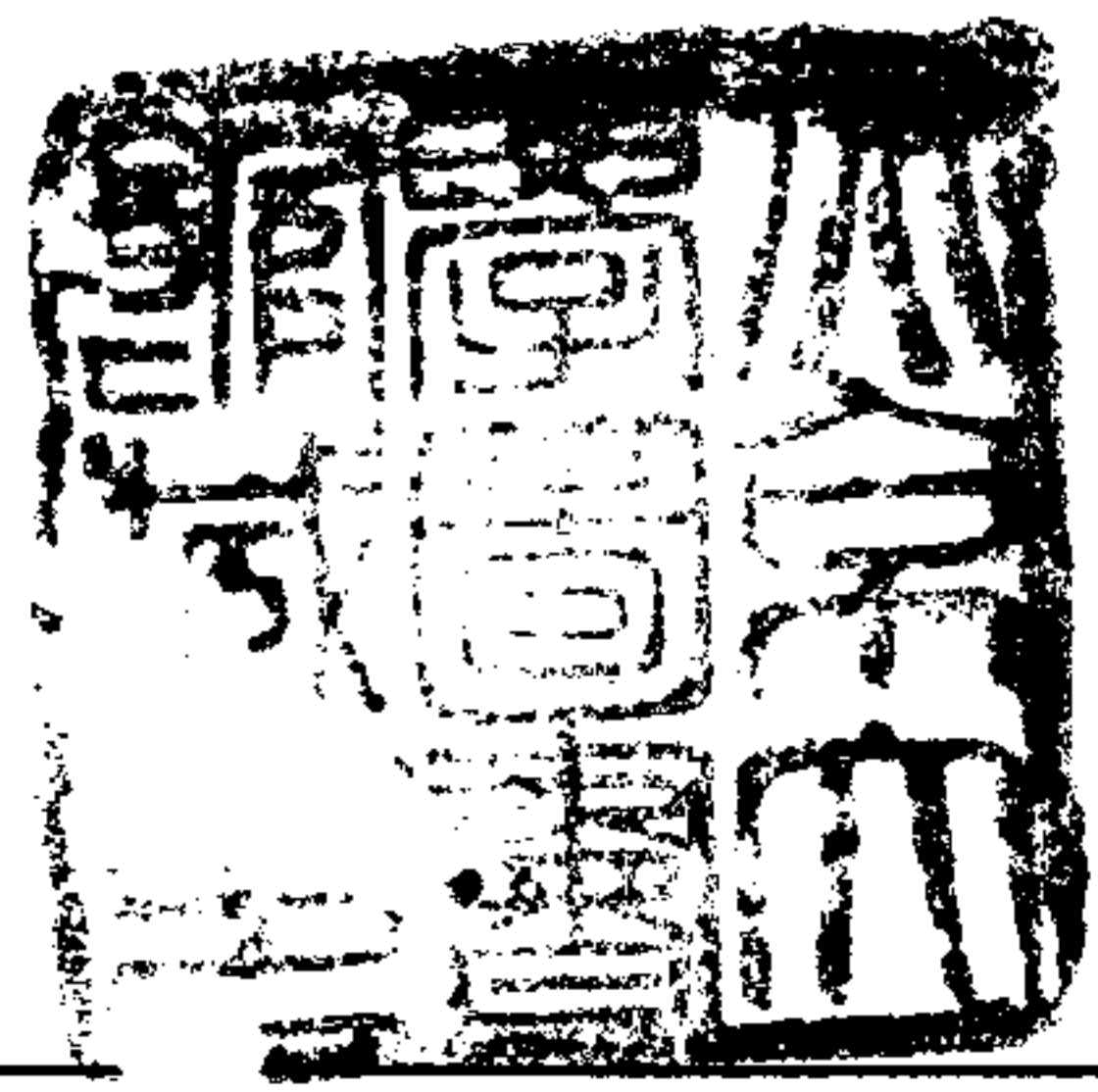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三・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疏議輯略三十七卷（卷二十至卷三十七）

〔明〕張瀚輯

一

皇明疏鈔七十卷（卷一至卷二十七）

〔明〕孫旬輯

二七五

制科

制科議

王鏊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精密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惡率由是出三

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書論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進士而士之拙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為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炳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軀軀于究為進士不意軀進士為



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缺乎習矣近年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卒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弃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士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誤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我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于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

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進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但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誤易也

科舉議

謝鐸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故由忠而質由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忠質之為貴及其至也亦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而至於滅質則本亡矣於此而不有

以迴幹之通變之不以失乎先王之意莫奇哉蓋自先王之政廢而民無恒產民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毀譽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於是鄉舉里選之法不得不變而為後世科舉之制此勢也非得已而為之者也善因其勢者謂之隨時於是而迴幹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之科舉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是雖科舉之制苟於此而盡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蓋亦不出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豈有不及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

三

於古之歎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恒浮談冗說脩之無益於身心措之無益於國家甚者口夷齊而心矯跖名伊周而迹斯鞅遂使科舉之學悉為無用之虛文暨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為師以律為治視其昔之所習者曾筌蹄芻狗之不若噫是豈朝廷立法之意使然哉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徒為虛文然則文與道離而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難矣乎雖然靜言而庸違者有矣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能至焉者此科舉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

迴幹通變之機以不失先王之意者乎不然一舉而紛更之吾固未知所以善其後也

維持風教疏

謝鐸

臣愚切謂仕途風教所係仕途不可以不清也冗員風教之濫冗員不可以不革也捷徑風教之著捷徑不可以不塞也大科貢之設昔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稱得人奈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外庶之官預定去取或者多為防閑而實則關節內外相應悉憑指麾而科舉之法日壞乞 勅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

四

官素有文行者取自上裁每布政司特差試員以為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前弊稍革而真才漸得矣歲貢一途雖亦有之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廉之初不以勢餌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又聽其自願往往名為休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之無可否則歲貢之法益壞乞勅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方許陞考校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職亦不濫矣此所謂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為準則者也順天應天二郡實為京府大興宛平江陵

上元四縣皆為附郭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於所轄實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為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今天下附郭縣分不分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為增益止於府學教官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多加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稍重矣此所謂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尤恐未精奈何大開捷徑

疏議輯略卷二十

五

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者未十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况今日納馬納粟即他日之強盜官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遺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明倫之堂為交易之地臣願深監前弊預塞其途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行此所謂塞捷徑以涇國學之源也

科舉議

丘濬

本朝科舉參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洪武三年詔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至十

七年始定今科試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鑄定額兩京十二藩貴州附雲南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類取人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而會試則加以半景泰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鑄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 旨遂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科至北三十餘科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式之文章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

疏議輯略卷二十

六

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擇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為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窮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其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或裁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字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顧於綱領統體悉及忽略焉以此初場題目敷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力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請

人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劣者可歎也已提學憲臣為小試其所至出題尤為破碎用是經書題目煩多學者資稟有限工夫不能徧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革絕相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蒞其事耳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為監臨官特以糾察其不如法者耳今宜勅有司凡科場條式必後 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彛倫治

聖諭輯覽卷三

七

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為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為程式者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少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更乞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飯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對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投提調監試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拆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填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差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數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後 祖宗之舊矣

賜舉議

崔統

今之士學校教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可廢焉昔成周每夫受田百畝死徙不出同井聯之以比黨教之以鄉大夫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為本六藝以翼是故亡饑寒空其身亡奇表收其心處服孝弟出効忠順迨乎德衰臣叛民失業士失學國則設力是先士則投好宅心孫具以兵售李悝以農售蘇秦張儀止掉三寸舌動七國弁髦其主殖醜其民四豪養客乃至其為雞鳴狗盜者向使有田生之有學拘之有科目進之不至是也蘇秦固曰使早有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 國家造士純用

聖諭輯覽卷三

八

經術然士誦之求仕鮮以裨身獲滋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考之省此里選之遺棄久已棄之况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面閭巷細人之兒無出財勢長吏不四五年非以微勞遷即因小毀黜是以止憑科舉日付之公道故試而得人若博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遭負也何也非有參驗之詳而觀察之可賴也自設官督學有司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故士益荒從今宜歲令縣令察舉民生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淳行謹者上之守而登於學其輕狡者雖才不取考校黜升責之太守督學

官間歲驗其當否以施懲獎士既得第銓司精選其才量授之任嚴考於課必堅守其法間有幸舉者不延矣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慎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脩正德末御史蕭鳴鳳徵舉嚴雖才不備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皆遭搆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靜晦之士收拾所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

疏議輯略卷二

九

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彙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閑闕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伍行之帥師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允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自為勇敢談說縱橫者自為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

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絕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置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踈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夫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

疏議輯略卷二

十

五

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于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美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袖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勞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雖嚴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然酌會殿二試事制少加損益每

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精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有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其所任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審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藝禮禮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教中 陛下屈群策而用之何備之不

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皇明疏議輯畧卷二十一

學校

明教議

方孝儒

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為之具素備能使以不成才為病不若人為耻各思勉焉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少時及於閭胥族師不責之以孝弟嫻睦則教之以敬敏任恤其本固已善矣及其漸升於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其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為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具芻牧之場被之衣冠而納之郡邑之學終歲暮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祭文挾弓矢角觚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為之為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自竊祿位為得計莫不相勉為恒人而自謂不必備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矣可致哉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行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

疏遠而明斷者有操識而通敏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出徇衆人所能必不非其所以其所固有而教之其成才也奚禦

脩明教化疏

謝鐸

臣聞教化學校所自出故我太祖高皇帝定昇金陵首建國學以司教化以式四方百餘年間承繼相仍罔敢有墜皇上嗣位之初謁廟幸學尤切注意于此臣實何人謬膺此任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恒思古人以身教而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必制禁令之間或可以爲教化萬一之助者苟有所見亦烏敢自隱而不為陛下言哉所有事

宜條列如左其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求教化之基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凡此六者自今而觀惟撥歷爲要而會饌次之其他不以爲迂泛不切則以爲窒礙難行然臣切思之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所養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駁奔仰瞻之際無所不趨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聞臣恐所謂會饌所謂撥歷者一切皆爲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次之人而欲備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可也所謂擇師儒以重教

化之職者竊惟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國子監官以至各省提學皆所謂師儒也有如臣者至愚極陋既病且衰力不逮志已其愧負於初心任非其人曷克更圖於後効願乞早賜罷黜之恩以爲師儒不職之戒然後力求道德之士以爲太學之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教化有賴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爲虛也至於提學等官雖一方教化之司實天下人材之責權足以點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達蓋其官之所歷視國學雖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不然或矯激以賣公道或假託以市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競何以禁人之不於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何以禁人之不如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弊人材以之而衰而在下之人固亦視其好惡以爲向背因其勸懲以爲賢否蓋又在所不必論也所謂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者竊以國學所養之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歲貢則取之鄉科是國學爲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今之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自進之徒而因循姑息之弊爲甚今之科舉者雖可以

得豪傑非常之士而虛浮躁競之習亦多蓋科舉必本於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不讀源流至論則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為何書感貢必先於食廩今而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其者不知舉業為何物是雖未必盡然大率實類如此臣愚乞勅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其板在書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絕其根抵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絕之以悉投於水火於其廩之未食者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已食者必痛加裁革而不通其私願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不惟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源亦稍清矣所謂正祀典以端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四

教化之本者臣以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係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為教化本源之地是誠不可以不正也且所謂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之下二十二入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而近時大臣與禮官亦嘗會議取自上裁不敢再贅但此外猶有不能以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隱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闡誠足以羽翼吾道論行檢漢儒如馬融戴聖之徒固為不可幾又論著述宋儒自周程張朱之外恐亦未免有

疵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首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於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於夷狄亡君親而不耻仇虜迹其所為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皇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憾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勅升時以上附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養大夫之例如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五

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為無少補矣所謂廣載籍以求教化之基者臣愚切謂天下之道非託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散雖教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而習誦之功未有不假書籍以行者也本監歷代書板雖舊多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雖旋加脩補而切於日用者猶或未備臣愚乞勅各布政司將切要等板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到監一以備國學蓄積之富而士習有所資一以免有司饋贈之勞而民力有所省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又本監東西書庫屋既墜地亦卑濕以致各類書板朽

壞日甚所損非細臣愚乞勅改爲東西書樓上以爲安置之所下以爲印造之局不惟書籍之藏極清高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矣所謂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者臣以監生之會饌猶百工之居肆不惟朝夕得以專精其術素實亦相觀有以收歛其放心誠國學之舊規 皇祖之明訓也自景泰初以柴薪缺少暫且息停遠成化中致饌堂損壞遂甚廢弛臣愚乞勅議將饌堂前廊房一帶照舊蓋造以便朝夕往來確磨免掉碗碟等件逐一脩造以供日用飲饌柴薪之費或取之抽分或資之買辦務使經久可行不致半途而廢如此庶幾國家養士之恩不爲虛文

疏議輯略卷十一

六

而教化之地亦益見其廢矣所謂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者臣謂你於涼其弊尤貪作於會弊將何拯所有納粟監生一節實爲國家教化之弊今固既往而不敢言矣然天下之事既不及塞其源猶當塞其流天下之病既不克治其本猶當治其標又安可坐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哉且往歲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今分爲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沒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之多少而爲撥歷之多少也然 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蓋已慮納粟之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

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二分自此之後多漸及而爲少少漸及而爲多蓋又不止往歲三分之一而已也若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爲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及多人多而撥及少不惟流弊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臣愚欲乞轉科貢爲六七更納粟爲三四庶幾易節則變變則通之意雖於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於甚極也

脩明學政疏

桂萼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子曰與其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昔先儒張載有志復古而不過其君故其言曰縱不能施之天下猶可驗之一方臣竊抱此志久矣於治縣時已將平日所學劃爲事宜見諸行事頗覺士民信悅真可見人心未嘗不古也遭逢 聖明適師古道臣職司和禮則學校之政實與聞焉過不自量謹用斟酌逐一開坐以備裁擇一

疏議輯略卷十一

七

五

臣聞先王之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士授職以統之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行不出農倫之外士不出畝畝之間是以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是賴焉蓋

未有不重農敦本而能養士以成俗也漢書曰餘子遺入序室所謂餘子者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尤莫功於出作入息之期也後世教養之政岐而二之故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考德行不來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各官故一登講堂求耻民事有父兄荷藁笠而子弟衣輕裘見達官貴人雖惡人必竦然起敬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而赧然媿之者是雖冠服如士人言論則道法其孝友之實曾不如塗之人矣合初論提督學校之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

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又每於考較諸生之後仍查寫實交老以耕讀為士者量加賞犒以廣子弟孝友務本之心至於興備水利以便農民招徠通民以辟土地責令該有司官著實舉行如有司有不盡心本農敦風俗者聽其糾舉如此則庶幾不出畝畝之中而成孝友之俗學校之政將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一府州縣提調官設稽考鄉行簿付之里老春夏秋冬循環開報於各生員名下書其人孝某人弟某人睦某人姻某人友是凡孝友睦姻任恤之行有一於身者明白開具事件朔望日送提調官稽考其鄉行有缺者官員不許起文赴選士人不

許起文應舉欽降三等簿用此填註一府州縣教官為諸生之會友簿令其同志者每會七八人或五六人五日一會每日先將所欲講求經傳隨意手錄錄畢即將本文諧恊音聲圈點句讀會通通章大旨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意思逐項錄于所抄冊子之端其作字俱要齊整每日務滿字八百以上此致知工夫也次將本身所處倫理上體認擬議自家行之父子兄弟朋友宗族有何事未盡分處或欲行己之道而所遭人倫有不可通者何

略朔望日提調官至堂查勘以驗勤惰申稟施行即此可驗課做其三場文字諸士子所賴以出身者正不待督責而自勸者也一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為一二人之心也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至於失之久而不復則名雖為人其去人之道遠矣士之有志於學者存諸此而已何以存之曰敬何以入敬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敬乎聖人所以純亦不已與天無間者不出一敬但無所存而自存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由此觀之雖文王之聖未嘗不畏故學者將入乎是惟畏為近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皆是法也

惟畏而敬敬而後心存心存而後可以窮天下之變辨天下之事雖投之膠膠擾擾而能不失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者蓋其見之明而力之定也一小學之教乃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調攝童子之心志使之不放動盪童子之血脉使之不滯養之於蒙昧之時所以責其大成於成人之後也今宗伯禮樂之教雖缺而因朱熹所集小學亦可沿流溯源始學其可廢乎合行戒令天下提學官勿以科舉自限其生員或失講於先宜即收拾他書一意以此熟讀精講庶幾不為屋厚基薄而其人品始可觀矣其小學即今社學當備明其制臣嘗做古小學之

疏議輯略卷三

十

制為圖列于左方乃古小學變制也傳曰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賊寇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有所出持令輕重相分頒白不提挈蓋吾人率民以行不外乎出入息之期而養之鄉井村落之內至於冬月則餘子畢入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以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視念之教者或嚴立課程急其記誦以

傷其魂強所不能令其思索以損其魄甚至父子相夷以傷天性師生較利以為勤惰此小學弟子所以同歸於無成而閭里風化所以卒至於澆漓也為此臣嘗治縣時辟存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為門左右為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揚榘等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冠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各采色輝煌令可娛目以一師長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揖坐立之後即授一圖指示點畫

疏議輯略卷三

七

令其通曉即此可以見禮器即此可以辨雜服矣又次為句讀室內榜管子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讀次以孝經刊誤教以句讀令其粗熟即已必令無苦乃善仍講朱熹小學數條又次為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數授之亦不宜多令其意通暢而已又次為聽樂堂內置鼓鼗笙磬投壺詩章射禮樂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日講一事則所以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者無所不有而非僻之技亦無自而至矣以上四堂一遍則日

哺矣後自書其堂一名名略復舊崇以次至句讀至習禮而一日之事畢復於門塾左右序出如此則人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免營貴之咎雖古禮崩亡亦未必無補於萬一也由是選入儒學而舉以科目則真才出矣一諸生業舉子志在仕進經書粗解章句便擬題目作文字競為浮華放誕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至破裂經傳不特買櫝還珠而已若此之類雖名曰仕人其設心與龍斷之徒何異故近代作為科舉活套亦自稱絕江網是甘以市井小人自居恬不以為耻也放心至此尚可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哉合申戒天下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

疏議輯卷三十一

十一

十一

坐整齊嚴肅使方寸常惺惺地然後取諸儒讀書法近思錄諸書體認一過則讀大學必如親見孔子曾子讀中庸必如親見子思讀論語必如親問孔子於洙泗之上讀孟子必如親事孟子於齊梁之間豈至既讀書後與未讀書前只是一樣人物張橫渠云及讀書後自家又見得別來今生徒知此言有味者寡矣近識者又紛紛以為讀書無益於學問至以傳註為贅者正緣其始未知讀之法後有所得而懲之太過耳不知此論一聞必將至於尚清談戒禮教尊賢一世使天下賢留為無所執持而後已故必甲令提學官講之於初如讀易漢藝文志作易十二篇及

東漢末世尚圖說士罕習易獨費直以易教授鄉里取象象諸文置之每卦每爻之左以便講誼然乾坤二卦尚依舊云其後孔穎達王弼之徒皆因以作註疏音釋正義略例遂不復古十二篇之舊矣程頤傳即因此易其後嵩山晁氏獨覺其誤至朱熹宮祖譙乃釐正復古十二篇朱熹與其徒蔡元定玩邵雍先天之易及參同契諸書得易卦作虞乃就改定古易因程傳而作本義是時程傳本義各為一書至元時儒者乃始判定以本義繫程傳歸古易十二篇之舊臣亦嘗欲以程頤卦下之傳列序卦下方求之及也今讀者皆當依此讀之則由隱之顯循循有序讀一過

疏議輯卷三十一

十一

十一

而尋溫十一過矣讀此書者又當先將各家精熟體認此乃朱熹蔡元定喫緊為讀易者作不讀乎此與未讀本義一般如書典謨註雖經朱熹改定尚有冗處其書以後蔡傳雖詳亦多贅繁務在反之於心從吾心所安而已其不可通者不可強也如詩朱熹傳註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註疏無由而知當時朱熹傳經一本註疏之訓釋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求作者之志不謂後之學者遂廢註疏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緒朱熹取鄭司農二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

三農生九穀註中所謂高原下隰平陽之農耳又如闕宮
篇註中龍象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密當之豈不甚為
可笑也夫觀詩求作者之志大抵於其辭有剛柔而得男
女抑揚而得上下君臣有規諷之義父子有怨慕之情朋
友切責兄弟相須以是定之無有失也若夫大義雖經孔
子刪定必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然亦或譏評論刺之不可
準者是存讀詩之人蓋亦孔子春秋之意也至其置辭命
意淺深婉直亦因其人求之斯得之矣聖人制禮甚嚴制
樂甚和順民之情也求詩太深不知樂者也諷詠而得者
詩之本意也如儀禮今存者僅十七篇於士冠婚士相見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古

之禮喪祭聘覲之儀亦略可見矣一禮一樂有本有文經
緯乎天地品節乎人情莫不得義理之文文質之中郁郁
乎無以加焉故孔子告顏淵為邦之問至於禮樂所款增
損者蓋寡故曰二代之禮不足徵也吾從周是經朱熹考
證已定揚復一圖尤為明使其文雖甚難讀然因圖以指
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合今諸生有志者相率於清暇
之日不擾之地畫圖周旋其間亦可以親見當時和和之
盛不但讀其書而已哉 國家有大制作必將求其人如
周禮不可講乎孔子曰為國以禮古之天下者於議禮
制度考文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故言而

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者也正月始和必布法於
天下下自閭里上至朝宁無異道治也教也政也理也刑
也事也相資以成治化故一貫而無舛夏曰夏禮殷曰殷
禮周曰周禮天下世守之曰守先王之典籍名之曰禮禮
者品節之義也人之生也因乎天地之性固無不善然天
地之生義矣氣化不齊賦性斯異不無厚薄清濁故王者
繼天之極凡所以脩道立教者蓋品節限制之使用其中
所以統而言之不過曰禮而已蓋當是時四輔三公日夕
相與論而守之惟謹詩曰維清維熙文王之典是也而分
之以六官其經制規為監屬不悖乃所以相成非所以相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十五

制故其勢合其事一可以久而無弊也後世事不師古或
師之不能純用其意於是相成之義反病其不有而不能
成天下之故不達則又假以為古之聖人於是乎有相制
之術焉故自漢以來其禮率以刑法相制以是把持天下
於是刑名法律之說滋蔓而禮於是乎湮嗚呼以此罔民
雖欲使民免而無耻且不可得况望其治乎合今天下
諸生皆當講求以成用世之學但二經廢之已久此典禮
所以不脩也合無先令國子監及各處提學採選賦質通
敏半力精壯者令其著功習學不拘年分但能講解溫習
者即與起送吏部選用各學教職其舉人能述道是經即

補兩京國子監等官則不出二三年而三禮之學大行矣如春秋先儒論春秋當以左氏考經之事以經證左氏之謬今諸生專事胡傳而程傳公穀左氏或漫不知省夫豈可哉合令諸生通看各傳其提學考課當論得失以觀其職如小戴記以註疏為主此 太祖高皇帝之舊規也近時一用陳澧註夫澧註率出意見殊未有稽使漢儒之意亦不能自合令天下諸生先考禮經其朱喜經傳通解亦略可考二陳禮樂書尤博洽於三禮所講解最為可觀合令提學考課諸生之時一以二禮為主其二禮所無則求吾心所安而已陳澧之註今脩正改定者數種惟大學

疏議輯卷三十一

十六

行

士張惣註有章句近是亦嘗與討論而惣之所註多不可改合令進呈刊行一鄉射禮所用以觀德者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所以考見子弟德行者率於文字間求之於是去古益遠矣今三代之法尚可考求以觀人者莫如射合令提學於考校之後每春秋各一月如周制於春正月冬十月奉行鄉飲之餘率諸生一肄習之容體必比於禮音節必比於樂以求循聲而入之規則諸生氣稟之偏學問之疵皆可以具見矣其儀備於儀禮不容復贅

國子監禁革事宜疏

章懋

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冬慶府州縣學為附學為增廣亦

既有年然後得廉其廉膳必二十餘年或三十年而後得貢迨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三五年而後撥廩又歷事一年而掛選通計前後年數已及六十歲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老多不堪用因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費廩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為之所也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先清之於學校責任提學憲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不許食廩克貢次清之於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揀選之法而加嚴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

疏議輯卷三十一

十七

時吏部就行考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按合得品級散官使之待選於家而行各處巡撫按分巡分守及司府正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辦實跡第其材識高下造冊奏聞其才識優長堪任用者即行取選年老無才不堪用者就令致仕况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否而授職也明試以功如此則官使得人而民皆受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員蓋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

因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監止一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
正學錄共七員耳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
錄等官三十餘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已為虛設而今
乃有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祿所役之皂隸皆
生民之膏血而國家大費之經費也冗食不節國用虛矣
臣切聞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為諸生表率後學範模
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成效矣又况近奉新例風憲
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內選補則各官者又不惟風教
所係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可備員為貴也如
蒙乞 勅該部查酌所宜量為裁減如成化初年之數以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六

後遇有缺員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舉行超
卓教誨有方者列銜舉奏及九年考滿教官內有功績而
兼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幾用不失人既有以佐風教而
備簡選員不至冗又可以寬民力而紓國用矣此冗食之
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官吏俸糧及監生家小月糧俱係
糙米師生會饌係熟米每歲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會
數坐派蘇常等府解納本色近奉南京戶部劄付判到弘
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二千六百
六十兩不分糙米熟米俱作七錢一石臣查得南京都院
等衙門官吏監生俸糧近年具是折價每石納銀七錢今

將本監每月糧糙米亦作七錢一石折納委實事體相同
經久可行惟有會饌自熟米亦係按月開支每人多者不
過三斗少則七八升者有三五升者有之若將銀兩碎
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查冊監生數多所有饌米乃日
用不可缺者雖云有銀可糴而米價貴時熟米一石不止
七錢款從本監糴買供應又不免陪補之患若止將銀兩
送湖則湖上亦費區處臣愚見此項糧米只合收受本色
已行具呈南京戶部定奪該部稱係巡撫衙門奏准事例
雖擅改移只得遵依收受訖但恐遂為永例則二患未有
已也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生俸糧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九

月米以後年分照依各衙門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齋
之便其饌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陪補之患此則預防
其弊官民兩便之事也一本監舊額膳夫一百名皆應天
府所屬各縣編審均徭人戶充役為因節有逃亡不便成
化二十二年該欽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克復始
行政派蘇松常徽寧國五府每名一年解銀一十二兩有
闕加一兩以充役之用本監先收獲前項銀兩雇人
應役自文廟六堂及博士廳并內外各號看守灑掃及雜
用工役等項共雇七十餘人該用工食銀四百五十餘兩
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雇人跟用及本監三應公用如辦納

內府浣衣局濕小粉等項皆於此取給先任祭酒劉某頗嘗積有贏餘奏准脩理號舍訖自臣到任以來所收弘治十五年十六年銀兩除雇人應役外比照北監見行事例學正學錄典籍掌饌職卑祿薄官員各一名共用三十二名其餘公用隨宜節縮亦頗有餘均給大堂監生俱有文案簿籍惟是未經奏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年蘇松常三府共該膳夫七十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其來文開稱係巡按馮御史議處事例而徵寧二府却照例解發多寡不齊欲便聽從輕減以寬民力義無不可但亦未經奏請未敢擅便定奪又今後湖查冊例該兼撥膳夫徒夫到彼供

役緣法司近年問擬囚徒並無一名到監無從查撥已曾具呈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法司回文須稟申請方准撥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雇人役前去供應但恐從前遂廢舊規乞勅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干通行各府遵守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 祖宗舊制及今北監事例行南京法司照前問發囚徒送監應役庶使百年成規不至墮廢所有前項膳夫銀兩除雇役外合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或有剩餘合無均給諸生惟復用以脩理公廨或刊補書板亦乞斟酌所宜立為定制以便遵守仍將收支數目明立文案隨卷照刷以防

奸弊恤民之一端也一近因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後湖查冊緣彼處冬月苦寒夜無燈火夏月酷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濕水泉汚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搬取事姻依親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香得先年查冊之時監中人多常撥七百名分作兩班往來替換猶以為苦臣切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冊一事比之其他短差及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為之所也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冊一月者往等坐班兩月使人有所激勸而忘其勞或別作區處以增添監生如先年之數使得分番更換庶幾公務易完

而人情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

馬文昇

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先於將材古之為將者必學於師數年而後成非一朝夕所得也蓋兵法始於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其孫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武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與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募舍人但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况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為

難得近因本部即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
韜略堪為將官者起送來京今良久未見舉薦即今在京
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諳略素諳者固有其人但
各邊將官亦止或號令明嚴或弓矢閑熟或持已頗廉或
愛軍頗仁而已求洞曉諳略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
不多見昔宋因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累命儒臣編集
兵書其目實繁備武經總要一書乃 仁宗命天章閣待
制曾公亮等編定而自為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
所載戰陳攻守行兵布營邊地方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
事宜酌古準今靡不悉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

新編輯略卷三

三

於心施之於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以克任邊方重寄
况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
所以武職官員多未得見間有抄謄舊本字畫亦多差訛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
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為中國之患萬
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之良將其何以禦臣等職
典兵政國家安危所係若不作養將材於今日何以得之
於將來日夜思惟無以為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乞勅內
閣儒臣檢尋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命司禮監將此書
從新刊刷數百部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

邊鎮守遊擊守備內外官員並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
令其如法收貯在邊未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帶以及
損壞遺失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

新編輯略卷三

三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二

武備

武備疏

楊士奇

通變宜民之道於軍伍補役之事尤為切要者亦惟遠近適宜而已切見今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相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途路艱辛資費有限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

罪亦有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為可憫况今西北二邊急於

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在此固為弗宜在彼且乏守備揆之事勢夫豈可執伏觀 太宗皇帝令曰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者今後勿補不復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所就此當軍原衛軍伍別着人當若在北衛分當軍的不動宣德二年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又准兵部奏令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

該解遠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在附近衛所帶管收操又奉 上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發還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 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罪者 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 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於附近衛所操備此 太宗宣宗皇帝之仁也今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勇衛又有廣西缺軍命南方

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遠東等處軍丁悉放廣西

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 祖宗之仁也近來部官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撥此只是畏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夫豈體國憂民之意哉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出軍丁暫發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今俱少軍若只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欲行起撥者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

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極邊衛分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遣收補其有缺之後復有清出者却於復裏衛分補伍如此則兵備得實下人不因而國家庶務亦無不宜矣

缺軍征守疏

干謙

訪得廣西地方洪武年間原無官軍守備永樂二十一年因總兵等官在彼鎮守恭撥湖廣所屬衛分官軍五千隨同備禦後因物故數多建議者欲行停罷復增官軍五千分作上下二班緣廣西係烟瘴之鄉本土人民尚有死亡其前官軍素非土著俱各染疾名雖在彼備禦實乃養病

疏議輯略卷三

三

度日從前至今官軍死者過半姑以總數計之其原額官軍一萬有奇除茶陵等衛未及開報今荆州等衛所已死一萬六千六百有奇俱於本衛所勾補兼之近年麓川等處賊寇竊發調軍征進及裏河運糧等項差役重繁官軍逃亡數多無軍補伍蓋因死者愈速而生者不繼為今之計欲令官軍照舊守備未免罹此瘴疫是以無罪之人而置諸必死之地徒有守備之名而無守備之實欲將官軍停罷不設誠恐彼處猖獗不時出沒侵擾地方必須有備然後無患臣意以為廣西湖廣相為唇齒賊情紛紜互為應援今湖廣永州晏被廣西流賊越境侵擾向使廣西兵

勢極肅自能捕捉未必貽患地方但以單弱之兵素之備禦之策一處有警則兩處亦不可安雖為廣西之害亦非湖廣之利也合行移湖廣都司將廣西輪班官軍依期督發仍整棚在衛者操守城池遇警聽調不許指以軍少因而怠忽候事寧另議

議團操疏

干謙

夫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寇虜之患自平矣臣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非方致歷 聖慮今議得各營覓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馬一營每隊

疏議輯略卷三

四

五十人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把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世調一二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重為獎勸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為兵者知將士之號令體統相繼

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預圍操軍士
十萬令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
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千隨機應敵
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
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
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
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
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轉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
又賊之所恃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見
裁策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而來今若與之

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
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伏賊必謂我
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鎗火
箭弓矢齊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符賊勢動分調精
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圍牌腰刀一齊衝
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鋒矢
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
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 皇上德威遠
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
圍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中嚴號令務使人

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圍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
調用以助圍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外仍令馬步
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使之耳目慣熟步
驟輕捷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如固守
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陣車鹿角器
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
知如鬼神貴在臨期變難以一定而求况醜虜矯捷去
來之問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
功岳雅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
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矢臣敢不潔已愛

軍以振士氣捐軀効死以報國恩

改撥官軍疏

馬文昇

本部議行中都留守司并山東都司撥去黃花鎮操守以
四處論之已是不均其中都留守司獨撥秋班山東都司
獨撥春班以兩班輪又似不均既該軍人楊上三等合詞
具告合無行移國營自弘治五年為始先將河南都司春
班大寧都司秋班輪赴該鎮操守一年至次年却令大寧
都司春班河南都司秋班又輪赴一年中都留守司并山
東都司輪流赴鎮亦如此例大率四處每兩年一輪兩班
俱通周而復始永為遵守又查得戶部等衙門會議都御

史唐珣奏稱原派黃花鎮春秋兩班官軍要照京營限期
徑赴黃花鎮交班照得前項官軍今後定撥省諭先擬事
例兩年一輪先期一年預行定撥省諭領操官旗不必到
營徑赴該鎮交班敢有該班來遲脫班不到及到班在外
等項悉照京營事例而行又經通行欽遵今國公朱永等
奏稱弘治六年黃花鎮秋班軍輪該河南都司摘撥一千
五百員名前去備禦今止到六百五十三員名數內尚欠
八百四十七員名要乞查照神機營官軍守備常判關等
處事例行五軍營照數撥本鎮備禦一節照得京營軍馬
永樂宣德等年在五軍三千神機營三大營操練至景泰

疏議輯略卷七

七

初年選出精壯官軍立為十營操練專為征調天順初年
仍散歸三大營成化年間為因各營軍馬遞今不齊卒遇
邊方有警一時取撥不定恐致慢事因言官之議於各營
內選取在京并在外官軍共一十七萬總在一處分為十
二營操備又命內外大臣提督名為團營凡遇各邊有警
就便調遣前去不許別差蓋內以護衛京外以預防邊
患居重馭輕強本弱枝其慮不為不遠其勢不為不重但
今團營官軍事故等項不及一十二萬之數而五營人少
團營官軍四千餘名即今又無別項工役或遇重大工程
又於團營借撥其黃花鎮防守官軍原係長陵等四衛撥

去為因雖衛不遠率多在逃又因閱實邊關大臣具奏暫
於團營內撥去今本鎮秋班官軍輪流該河南都司摘撥
前去防守但河南地方水旱相仍官軍飢窘不能赴操以
致團營數少欲候到足撥去緣今正係防冬時月不無有
誤本鎮備禦若再於團營內撥去萬一邊方有警又恐調
遣不敷况團營官軍不宜別項差撥係奏准事例今既該
各官會奏前來若不權宜處置未免兩相防誤合無行移
五軍總止等官於本營次撥官軍內照數先行摘撥一千
五百員名差人送至黃花鎮操守仍預行中都留守司該
春班各定官軍一千五百員名不必赴京徑赴黃花鎮防

疏議輯略卷七

八

守週而復始二年滿日仍令河南并大寧都司照前輪流
免致撥亂團營官軍該補團營之數陸續補送庶京營武
備以修而邊關防守不失矣

脩武備以防不虞疏

馬文昇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脩否武備脩則四夷知懼盜
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
昔殷高齊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書特稱之以為
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
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不可一日而不脩也李唐之末武
備廢弛終至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

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余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迩胡虜。宜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見。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所以四十年有土木之厄。至今雖耻未嘗。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管差官清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

疏議輯四卷五十一

九

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啟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其工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糧糶費不得實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

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脩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外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冬春各全支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為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越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且軍士多有預費。况六箇月止開草二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欲馬之不死。實亦為難。所以圍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捧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

疏議輯四卷五十二

一

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甚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之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守衛軍人盔甲多不如式。弓矢多係自置。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擔塞有名無實。况去歲內府戊子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

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
今將官除京宮摠兵俱蒙 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
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騎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
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
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
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射箭舞
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
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
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
即為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十一

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則鞍轡卸勒無一可
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 國家所恃以安者
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
謂之內治之脩誠未之信况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
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近日北虜大衆遞送
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似有啓
禦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虜之性小盛則掠
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
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
以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

場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為緊要本邊軍馬雖
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
藉京兵以為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
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愈加廢弛伏望處常思變居
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器欲其精將欲其
良操練欲其熟凡厥武備罔不加修然數者之中將得其
人為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
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議邊軍入衛疏

李東陽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十一

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成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
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
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警疑三
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
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
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
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
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燠之不相宜
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

此之外必須當發非緊急不得已之時而廢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道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谷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明洞察博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萬年無疆之福也

疏議輯四卷卷廿二

三

思患預防疏

周用

臣考之古國師教國人養馬冬既夏牙久寒則燠之以既夏炎故涼之以序其順特調燮以善其生者無所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民居稍遠極目荒墟曠無室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致暑雨蚊蟲之生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逃避 陛下察其弊近 命科道官點閱此誠防閑之至計也然既有以防之寧可無以處之乎况迄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浸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處所爲今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數座使軍士分地而收割豈而居馬亦得以沈其隱庇復

於居中建立廨宇以處領 勅之官使得便於點閱庶幾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永固矣臣等前踏地至香河縣神機營草場係太監覃昌姪覃綱管業臣等丈量之時道路稱快問其所以緣覃綱管庄之人倚恃聲勢擅作威福收歛之時征求百端佃種之家遭其漁獵納之覃綱之家者十無二三管庄之人所得者常居八九連累與等無由控訴夫覃綱已故太監之姪耳而管庄之人倚之尚足爲害况况非覃綱比哉且 陛下損數畝之地以厚左右勤事之人若未爲過而不知其轉展委托毒民歛怨有如此也卽一處而觀之則九權豪勢要之所謂庄田者其征利禍民

疏議輯四卷卷廿二

古

營私歛怨大率類此今草場之爲庄田者 陛下既令臣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演緣左右復圖奏討者未必無也臣願 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絕小人之營求則國體正而人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一人四海之化始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有 皇庄牧馬之地 陛下爲天下之主 聖母享天下之養是善天率地莫非 皇之庄也豈必於其間復私墳畝之地收數斛之租然後謂之庄哉臣以爲宮闈之用設有不贍取府庫之積以益之使不失庄田歲入之數則上可以愉 聖母之心下可以舒生民之害矣願重自裁抑罷庄田以益牧地凡各處之名

為庄田者由此而悉屏之則奏討之門自杜矣臣又見
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王
王鎮等住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庄田以裕其食用此固
朝廷招採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
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於飢寒流為劫盜者
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臣詢之於人咸言自此以
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營略同臣
稽之禹貢五百里紱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
昔聖王於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况慕義來歸
居於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哉况其間習於土俗而精騎

既詳輯卷上

二

二

射者不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
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遐邊之卒不能弓身不能
騎者在在皆是臣願 陛下留神於無事之日加恩於歸
化之人其處頭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矣若夫達官
之閑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材力超衆騎射絕倫之人散之
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
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
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

議清軍疏

王道

所謂拂民生變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官

不胥而委之有司有司不胥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
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運有一軍缺而致
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
之弊一也國初之制聚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調戍者多罹
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填營空曠或因
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
遣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千身膺桎梏心懸庭闈長號
卽路永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太拘之弊二
也邇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需費至於妻
子算計盡乎鷄豚若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之以軍

既詳輯卷上

十六

二

伍之役重之以供餽之煩行費居送無地可以息肩死別
生離何時為之聚首民差軍需交發互至財殫力竭非死
則亡此軍民併役之弊三也良法善計不在乎他在乎祛
此三弊而已矣

脩舉國營事宜疏

王廷相

切惟蓄威昭德 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
惟京師 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為四海之會極使無
宅中制外之形焉又安長治之福洪惟我 太宗文皇
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
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

諸邊之兵不能過此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亦不能過此 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為居重馭輕之圖深哉邈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具而兵馬少精是以卒而大戡於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及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愚專茲營務夙夜惕厲恐負重託乞以在營切要三事 勅下部議將軍馬錢糧隨宜區區勿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要於武備脩舉足為國家經久之畫而已其一曰選軍伏覩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

深議輯四卷之二 七

蘇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為三大營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俱屬伍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為十二營共官軍十二萬員名又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為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查得初選團營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為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二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馬臣等會勘得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五千六百名外衛

撥去各處工役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眾脫有緊急邊情調遣文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敵若不早為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糜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為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專一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工役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存鍾以奪其習而

深議輯四卷之二 六

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指勒縱是真正子姪亦湏用財打点各者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係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實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賄求該管人員作為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閑得以躲閃差役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將三大

營並圍營官軍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果皆
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圍營中間老病羸體貌委頓不
堪教練者悉行選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
姪者發回三大營其年老有病逃故為事久不回營等項
子男弟姪亦要清查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
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
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圍營
額數內衛外衛共轄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
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
武藝軍備聽征之用其圍營雜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搜木

疏議輯略卷三

九

方

等項止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間
事例圍營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
不振之患矣一曰惜馬照得圍營馬匹乃朝廷武備大
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自小民膏
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為可惜然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
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餵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
足查得圍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
料無草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
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
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

者九箇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
無草亦九箇月是草與料皆為不足夫馬給於官非着已
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陪錢以
養馬况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
惟乎在營之馬日惟饑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真此理甚明
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措
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如下場之馬
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為田畝而民間納租銀
矣營馬隨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收馬之資非軍
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操馬之例豈非名實

疏議輯略卷三

十

相背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
着已而不肯隨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且
一馬之價小民解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兩而乃容此
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可惜者一倍之例而所失者數十
倍之多豈非餉越充平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
意不及馬各就其職以為勝故如是耳使皆任為一家之
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量節休之輕重分別利
害之多寡而行之豈有惜纖微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
之馬哉伏乞將存操馬匹再增三月之草按月給籌半根
六箇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增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

草通融放給亦可足一年之用載觀兵部圍營草場乃為
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其本然今則收貯太
僕寺為買馬之用似為不倫臣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至
嘉靖十二年所收租銀至今竝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
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乞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
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補營馬草
料不敷之用又觀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地
七百二十二頃九十七畝伍分霸州尚有地五千二百四
十餘頃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釐
一年共該和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餘兩通為給軍養馬

疏議督名卷十二

十一

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何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
頗過則住者必有房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頃置必不暴
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為累賄賂人情千方
買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於貧
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栖止而露
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
必無餘而自養亦不足則草糧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饑
矣馬苦而饑欲其不瘦損而斃也得乎乞將三大營並圍
營軍士但審係得過之家即將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
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而不致損傷矣何謂餽養無法軍

疏議督名卷十二

十二

士關出草料散在各處從其自養莫能稽查中間畏法之
人愛惜馬匹餵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臃壯無他病損有
等奸徒未關本色則以膏藥於人關到折色徒為自食之
具而馬惟啖以酒糟切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
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臃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
即致羸病不堪騎操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
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餵養之法終莫能救其害馬
之弊今考在營每一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
十匹者中間有上臃者有無臃者除上臃中臃聽其自養
不計外其無臃之馬盡行揀出不許在家調養軍仍赴營
操練每一把總下各會集處會餵每日於申酉二時親至其
處一一點視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至於夜間聽其自養
一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其有臃息者免其會餵如此則
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矣再照聽征馬匹雖大邊情調遣
多有過二萬之數再有萬匹存營操守亦足為用倘事勢
嚴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匹二萬隣近易取若軍士
堪養馬者數少似亦不必濫給仍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為
定數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者行太僕寺兌給一
次以為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
亦可以節省矣三曰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

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
兀木巨萬不能敵是知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士
軍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敵無可恃之能對壘之敵戰之
氣安望其出奇致勝以禦侮哉此訓練之法所不可缺也
臣觀昔時團營操練之法其下營走陣之軍法度森整俱
有節制至累年在營舊軍亦皆武藝頗習堪備征調但今
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戶丁皆係素無操練若不嚴立賞
罰時加比較則揀選雖精徒為無用臣觀會典教練軍士
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
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以一百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三十一

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為試中
臣等以為自今以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
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
管隊等官着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
如何發矢如何馳馬如何滾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
為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夜末方散不中武者當時責治
治已再教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日仍依舊規夫教習不
倦則藝射精趨藝射精趨則膽氣增倍膽氣增倍則遇敵
不懼遇敵不懼則能以少擊眾以精制強更以諳曉韜略
之將御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願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

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目把總管隊等官每教一年之
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試驗以其所學軍士試中為率
不及六分以上者奏請罰治其試中軍士八分以上者
公同會舉陞當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
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預脩武備疏

江律

切惟安內攘外固莫先乎將與兵臨敵制勝尤莫先乎食
與器自古人君欲保治安民者未嘗不以為先務也我
朝創制立法內而畿甸外而府州各該衛所選將練兵以
衛乎民各衛所復設倉庫儲糧蓄器以資其用又慮夫紀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三十一

律不嚴軍威不振特簡命文武大臣以總督之恭贊
副將各有其人管屯管操各有其職訓練以時糧蓄不之
良法美意度越千古奈何承平日久兵政懈弛將以統兵
徒擁虛名而轄略幾聞兵以統衛徒有虛數而逃絕過半
糧儲有官專理而倉庫未皆充盈近該湖廣荆州府知府
沃類奏稱本府倉糧虧折二十余石欽蒙差官查盤是
其驗矣荆州一府如此其他倉糧可知軍器徒破物料兵
革未聞堅利近年各處有司解到弓箭是其徵矣有司供
應如此軍衛造作不言可見伏覩大明律親管頭目不行
用心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千百戶總小旗俱有降減之條

今名衛所發清勾逃軍不計其數而親管頭目恬不戒意
降級減俸未聞也欲官皆守法軍無逃亡得乎侵盜官糧
監臨主守取罪惟均成造軍器不如法罰所必加今各處
倉糧虧折如荊州府者不知有幾軍器堪用者十無二三
惟馮紙上虛文查盤核實未有也欲糧皆充實器皆利用
可乎恭惟 皇上出震繼離體元更化講學修德妙契中
皇明祖訓理財用人不戾乎大學格言唐虞太和之治復
見於今日可以投戈止武垂拱無為矣以臣愚蕙尤為未
然近口大同宣府累報聲息烽燧之烟未盡滅也浙江流
賊劫掠郡縣門柝之聲未盡無也况虜性詭莫測今雖稱

遣使進貢安知其非假借順之名以緩我兵備乎又安知
其非因通好之使以誘我道路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其邊疆務未
可少忽而天下武備亦所當修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書曰惟事有備無患傳曰雖有
智謀不如乘勢臣願 陛下當 國家開暇之時為思患
預防之計乞 勅兵部通行內外總兵鎮守巡撫等官中
號令以肅軍政明賞罰以勵軍士存恤訓練作興銳氣督
令各衛所陸續覓男壯照京衛會余一體隨軍操備暇日
講論經論孫吳兵書俾知忠君親上之義折衝禦侮

之道嚴加考閱務臻實效仍行各處巡按御史從公訪察
軍職官員才行操履勇怯勤惰照依文官事例各出考語
備開揭帖二本每過年終一本繳送兵部一本繳送都察
院以備參考其間果有勇略異常者具實奏聞或遇推選
將材或遇命察用人 朝廷因以循名責實而將得其人
矣及行各處清軍御史清查所屬衛所逃軍數目將親管
頭目察問如律庶官知警懼不敢害兵雖未遠足而逃亡
之弊可少緩矣倉糧軍器除京衛外其餘腹裏地而悉照
邊方事例差官查盤但有虧折不堪照例追問發落庶法
令嚴明監督盡心櫛雖未即定規雖未盡利而侵盜之弊

可少革矣然四者之中食所當先苟食焉不足則雖有良
將銳卒堅甲利兵必飢餓困苦安能奮勇前驅以挫彼敵
鋒哉各處之衛邊方尤重苟邊城整飭則是藩籬完固屏
翰堅高雖或勇寇跳梁安能自生翼羽以窺我堂與哉近
日之議安邊足用者或曰納粟冠帶或曰納粟入監或曰
招中鹽糧或曰開度僧道不過趨辨於一時率非經久之
常策為今見計莫若清理塞邊屯種之田蓋糧之積于倉
厥者有限糧之產於地土者無窮如趙克國之屯田以困
先零諸葛亮之屯田以安渭濱古人之行皆明驗近來
各邊撥兵鎮守等官不思 朝廷付託之重惟務身家謀

利之計就彼置立庄田私役軍人耕種故田之膏腴者多入官庄軍人耕獲又不以時而屯者又多饒薄之士尤莫若裁減江南之糧財賦國用所賴永樂宣德年間南直隸各府并各布政司衛所兵皆足伍故派存留之米以給月糧近年各衛所逃亡軍人不知共有幾萬名每年可省糧數十萬石可值價銀四五錢今各處存留糧積餘見在年久紅腐徒存虛殼侵欺虧折者上下彌縫徒報虛數再乞勅戶部踏勘遠方地土但有前項各官庄田俱令退出給與軍屯種嚴定禁例若有故違治以重罪如是則軍人免于私役而得以盡力於農畝屯糧豈不漸足乎查勘

疏議輯略卷十一

十七

江南各衛所見食糧軍人比與宣德初年若少千名將自出糧米以後年分暫為裁減各於原納府州縣每石止收存銀四錢類解本部收貯但遇豐年發去山西陝西布政司委官就近雜買豆麥於各邊倉上納則糧無虧折而民兩稱便邊儲豈不漸充乎假之以歲月期之以積久臣知將不必選而率多智勇軍不必挑而率多精銳饋餉隨處皆足何有千里挽輸之勞器械隨處皆精何有一器不適於用我之兵威既盛我之武備既修靜以致動逸以待勞大羊叛逆擾我邊疆可以不戰而屈之可以一鼓而擒之可以永保太平之治可以長無外顧之憂矣

脩舉武備疏

徐問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誤蒙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不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顧軍事未可易言而無患貫乎有備謹以道路一得之聞參採士夫衆人之見條為八事上塵 聖覽一預畿兵以重聲勢順天府霸州文安縣等處古為幽冀人習悍疆且密居畿內寔若周官六卿六遂漢為六郡良家之地也但以後世兵農既分舍其長技彼既挾無所用必且恃力乘人為寇攘者矣况京軍脆弱且甚宜思所以增壯而羽翼之往聞有招軍之令急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君民為軍已失國家定籍倉卒應募類

疏議輯略卷十一

廿八

非土著居人既無父兄產業以藉稽查未免徒耗衣裝冒叨糧賞遇利則先趨見害則退避然則緩急將何所恃乎臣愚以為平居無事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舊團保長於原編火夫內有年壯膂力過人并家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紀其年貌貫址以備鄉兵之籍仍須善加撫諭不得張皇震驚每選五十名推身家衆服者一人或省祭義官為鄉長俾其各相聯屬鈐約自為教練不許任其縱逸別生事端如上司初至之日召令面試藝勇量給犒勞即放歸農生業秋冬務間兵備官周歷閱實而再試之賞其勇藝而教其不能略如周官

寓農大閱之法每歲三日亦即放歸仍令所司復其身之
役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纔起調冒鎧器械該部各
預儲給庶使各邊夷虜知內外皆兵潛銷窺伺 朝廷氣
勢愈益尊崇隱然有金湯之限矣一練外兵以為羽翼山
東德州武定山西寧山陝西潼關等衛設為直隸蓋欲犬
牙相制以禦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擁列諸衛者重以馭
輕疆鞏以弱末立法之初未為不善但承平日久人心玩
狎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罷弱直隸以形分勢遠而又
不簡稽重以世胄誅來迫急尺籍雖存而逃流過半矣正
德初年邊事告急議以參政韓福為大理少卿操練畿輔

疏議輯目卷六十一

九

民兵又分行巡按官閱實直隸衛所武備蓋亦不忘內豫
潛消外憂但當時補備救急未有著實按舉而施行之者
况燕趙涿易古稱悍疆若欲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當如往
年故事推舉內外文武官內有文武長才諳曉韜略實心
廉慎可以為國安養軍民者加以僉都少卿之任一以提
督直隸民兵或行撫按及隣近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廣
撫按各督同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著實清查挑選軍丁內
精壯驍勇者為一班次壯勇者為二班老幼孱弱者為三
班逃故者行移各該撫按清軍官協心勾補務足原數民
兵則盡數精選壯勇弱者革退另補復召募教師分授教

演操練一班二班軍兵馬步弓箭鎗刀等藝使之精熟過
人一可當十十可當百足以衝鋒破敵橫行無礙其有成
效者悉聽便宜區處所在無礙錢糧供給衣裝什物犒勞
厚其餼廩或將老幼孱弱之丁量追工食一半以為津貼
止令分班更休防守城郭其隣近軍衛有司所管軍餘閒
民中武勇過人有父兄戶籍者亦聽從宜精選召募別為
營房一體安插教練慎選守法知兵善能撫馭軍衛有司
官分投率領提調指揮府佐官領五百名之上遇有緩急
征調行移提督衙門分投調用可以一呼而集有功查例
陞賞平居教練以武藝精否而上下其衣食使之團營結

疏議輯目卷六十二

十

衆足以相休歡忻足以相死赴敵足以相救金鼓旗物器
械堅利精明更休以期徵發以信先期以賞後至以罰兵
威振揚在在有備可以潛消外夷姦究規望之心古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將伐謀亦不出此一防制遠官以需
調用直隸保定等衛分俱有遠官舍目其驍勇悍疆狀貌
氣習與漢人不同所謂非我族類未敢保其不異但以安
插既久勢難變更惟在所司宣 朝廷赤心以置其腹時
衣糧賞給以安其家固立紀綱嚴飭武備以一其攜貳又
側之念合行巡撫督令兵備及該管遠官軍衛有司一體
鈐束於霜降開操之日間或一試以觀武藝而犒勞之常

操不必拘演常調不必遣行惟弗得已而後用其長技如
鼂錯所謂兩軍相為表裏之術也又須加意推誠諭信恤
其所私使知有中國生涯之樂妻子室廬之繫必得其心
而盡其力庶可無他繫也一區處屯丁以防虜患訪得大
同等處近郊多為戎馬蹂踐遺棄屯田并荒閒地土率多
膏腴可獲子粒之利其四衛餘丁就地耕種或立浮莊狎
習虜寇小則率眾抗敵大則走截軍堡若使官軍與之相
為犄角清野堅壁協力拒守俾其進無所掠旬日必將引
去是蓋足以憑藉聲援為吾羽翼且不煩糧餉而濟者也
邇者城堡不完人無固志有抵業者多就鎮城以居所遺

疏議輯覽卷廿二

廿二

在堡類皆游徒單弱罷人無所賴藉以為之守城堡既破
必將深入逼近邊城而士女震矣為今之計宜行撫按衙
門督行該道兵守等官再行查勘種地居人若干籍其姓
名嚴禁該管官不得別項科差索取仍於堡內官為起蓋
秀屋安插居住家口不許任意星散般移令其無事則率
眾耕收虜至則登陴拒戰有功者量加犒賞以固其志該
道官時往巡行督察以作其勤仍另選委老成知事守法
千戶一員日支行糧責令率領及於人戶內量編立總小
牌頭目輪一人哨探虜賊消息候其將來即令舉號鳴鑼
使丁民皆知警備入則俱入守則俱守不許參差延緩致

生他虞官軍既有此輩以為應援則氣勢自增防守自固
虜不得乘虛而突入矣一經略邊關以防黠虜者得居庸
紫荆等關皆隣邊阨塞之地中間邊牆缺口去處地亦廣
闊或限於巡歷之未周文移雖煩或苦於奉行之弗恪又
各衛守邊官軍間於利害乘無點聞徑自潛回將來猶可
深憂弘治間曾以通政叢蘭經略邊關若使各邊撫按番
意邊防自能了辦亦不必差官增此一番勞擾也合無降
勅一道與各邊巡撫巡關官督令兵備等官各嚴加閱視
邊關城牆缺口去處如有倒塌低薄即加增繕脩補務須
堅實使邊軍可恃為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

疏議輯覽卷廿二

廿二

官不時躬親點閱若有逃回等項拏問究治罪如兵備
仍前怠緩或委官代行致令虜賊乘虛突入以貽邊患者
撫按官照例從重察究施行一鞭策武臣以冀自効查得
見行條例軍職有犯監守常人盜律該斬絞罪者俱發邊
方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帶俸差操此例似為腹裏衛分而
設若兩鎮三邊諸處又何發焉夫操持宜責備于文臣而
磨礪宜激昂乎武職使其關葺庸才棄之可也或平時武
勇偶阻於時勢之未乘稟氣麤豪或至於跣弛而不檢一
發他方置於無用其於邊境亦何利焉臣以為兩鎮三邊
地方凡若此輩犯該立功充軍者巡撫衙門查訪得實務

乘公心不必定發別處俱於軍門酌量聲息隨宜調遣令其懲創奮發立功自見如果有功即與議奏施為未減以贖前行或有非常勲績一體拔用若屢試不效者仍與重治庶幾所謂不以一眚掩德當有古名將出於罪戾者多矣一專責委以杜聚寇天下以四夷為界限藩垣為手足畿甸為腹心生民為元氣盜賊為癰疽選用循廉之吏俾其潔已恤民節財薄賦所以固其元氣設立兵備江防海道所以除其癰疽者也爾來 朝廷隨時設官務為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狎熟武官以通私賂致兵政不修殃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因避嫌疑營幹他

家藏書卷之三

廿二

務以苟需遷轉者有厭棄荒野居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有徒藉刑威陵轡官屬而於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民患莫除盜賊滋蔓况今胡廣辰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飢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為盜而洞庭湖又聞時有盜警失今不治將來隱禍深為可憂合無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各該兵備江防海道官各移家於原設緊要地方住劄廉正以率屬咨訪以盡情簡閱以實操練以振武聯屬里保俾其相稽遞設鐘鼓使之相聞互為犄角使之相救堅其險阨俾之相守其平時已能振舉武備者務須益勤乃職以固藩維以需超擢其有仍蹈前轍遷延誤事

釀城地方大患者撫按即便察究從重處治施行一專內治以杜弊端兩廣為百粵富實為西南夷在禹貢荒服之外皆山箐險阻徭獞羅捷諸蠻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而大羊狼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制其防惟利大征剪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蕃如草木巢穴充盈非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黨必通鄉鄰相率走藏所殺類多住種愚蠢苗人是生民膏血斂為軍儲祇足以飽用事邊臣溪壑之欲以易千百無辜之命而已下耗邊境帑藏上虧 朝廷至仁蓋無一可

家藏書卷之三

廿三

者昔宋儒楊時以為邊事之與多出於饑劫幸利之人不務撫馴幸其有事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 朝廷憂此邊吏之大患也今日設方輦正坐此欲求太平常治胡可得耶宜申勅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兵參等官務要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布其威信嚴其阨塞謹其哨堡軍民村寨今深溝高壘預金鼓器械遠近相聞團結應援以防其侵軼發打手官軍不時出哨巡邏聚伏擒捕以遏其寇盜督察土官多方構害需求而使人得所查究江西諸處游食經商藝術之徒出入夷寨導誘而構之生姦果其自作不靖豈殺地方兩

廣則行鵬剿之法要貴則行挾撫之法使深居醜類以無事相安兵革不煩大興而帑藏免於浪耗其果阻塞官道攻劫倉庫城池殺虜人衆方議大征若有無故虛張事跡聿開兵端以啓邊釁致令損師費財以貽地方之患者聽撫按指實叅劾從重處治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吳仲

臣竊惟北虜犯順在古爲然三邊解體于今則甚迺宣府地方遠賊入寇白陽等處墩臺不舉火將兵不應援恣意殺掠如入無人之境臣竊思之犯順常也解體變也常可也變不可也臣請爲陛下陳之軍士所以解體者其初

疏議輯覽卷三

五十五

蓋緣流賊竊發諸郡邊軍內調征勦因窺見中原之民安居而恆脆中原之軍士安閒而怯懦陰有輕玩之志既留操備又窺見京軍無鋒鏑之患天顏濫近狎之恩堂墜無間遂成驕矜之習後回本鎮債帥不能體恤懦將不能振率包攬上納行糧折乾多方剝削靡所不至至于糧草久缺略不經心凍餓而死全無顧惜一有聲息乃使之裂膚擗腹以禦強敵如驅群羊于猛虎納生人于溝壑所以大失人心且如關山全軍敗沒鎮巡奏報殺傷纒二十人人命死於無辜其家不蒙厚卹既無激勸曷勵將來馴致今年殺都堂明年殺總兵當特廟廊處置未善姑息太過

所以今日威令蕩然而無所忌憚矣爲今之計奈何亦惟結之以恩而已蓋必特頒明詔痛自引過以誠感人心以言謝天下如唐德宗山東之詔使之揮涕激發以奮其志優其賞賚時其衣糧如宋太祖表帽之賜使之感恩懷德以革其心然後徐復以威懾之苟犯吾法有殺無赦賞罰嚴明人心悅服乃可以守死即戎久安長治不然縱無犬

羊之患必有藩鎮之禍斷斷然可逆知而預料矣但當國家多事之秋司農告乏之際出納無常措辦無計不過曰開中曰納粟而已然開中之弊價輕則勢要占窩價重則商債失利納粟之弊非惟名器太濫所謂醫眼前之瘡刻

疏議輯覽卷三

共

心頭之肉此皆利害相當殊非計之得者臣待罪通倉查得先該工部左侍郎趙瑣題准查脩河道以便轉運以大利官軍臣及復籌之以水計陸一年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兩無開中納粟之勞有富國強兵之實鑿然可以行之百世而無弊伏望 聖明查照趙瑣題准欽依內事理即日舉行毋容阻撓所省脚價盡發各邊用二三年間將見三邊足食萬士歸心然後以令則行何強梁之不消以戰則勝何醜虜之足慮又加以將帥得人 朝廷之上永無北顧之憂矣臣聞古之賢君減後宮之幣發內帑之積以供邊費無所顧惜况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亦何憚而不爲乎

兵部十事疏

胡世寧

臣父在病中誤蒙 聖恩改任兵部尚書又蒙加太子太保兩奉 溫旨稱臣過當臣感恩刻骨不敢默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君之初用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相能輔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臣敢披瀝愚衷妄陳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內有干涉他部者蓋用人全資吏部軍食仰給戶部也伏願聖明不棄蕝蕝特賜 親覽一定武畧切惟自古詰戎練武事備蠻夷盜賊蓋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為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不

陔叢書卷二十二

二十七

許輕伐先朝惟青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內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能遠征至于邊境叛軍即聽處決擒殺者律已明別無他議惟若民間盜起則望聖明深體先王保邦至義及查 累朝設立巡撫備 勅詞立為定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 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衄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貴圖後效以收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守官或先爭權曲阻其事或後已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諱事甚者即照

先年重創處死 崇憲職令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全將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為難 朝廷任之亦當比他官為異近該部每次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有未當者宜令訪實選替皆用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體國之人而久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保地方者必須定以三年五年加秩一次比與他官陞轉尤速以補其難然後人肯用力又必重其責任使能展布寬其文法使得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方措積錢糧在官以為練兵捕盜費用死開先登等項支用激勸不許法吏扼腕如昔王朝在遼東故事然後武備可修軍威可振而盜賊可

陔叢書卷二十二

三十八

毋戎虜可禦也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本不為害臣愚不敢欺隱初任德安推官 迨今積穀造舖造監與九買馬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撫州兵備曾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等事亦間用罰贖臣先蒙行取有被罰數百者自備方馬送臣至京後離任數十年兩經德安一經撫州民皆歡迎迨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盜出死力以衛若臣罰贖害民豈無怨也今任此官者拘束太甚故皆避嫌自保而縱賊殃民地方日啟故臣不揣以為事當如此也 重將權切惟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能破殺匈

奴不敢近邊宋失邊險我欲最強宋太祖分命李漢超郭
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皆能以一
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
效也臣伏讀我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
與者勝汝等其識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
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
自專必須奏請事由中制彼得推奸故難責成功常致誤
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
變於斯頃而定算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今各邊巡撫
總兵選任既當尤望 陛下體 聖祖之成法効古人之

新編輯略卷二十一

三九

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期
應變科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
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
失而使得成功矣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
皆驕惰未經戰陣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于遼東大同宣
府三鎮各添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
間時則輪番二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倣則併調
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比之命將
出京軍虛聲實角大不侔矣一更賞罰夫以賞言首級
論功非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

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為敵所乘
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遁不能
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
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
而得首者又為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為
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
例交鋒傷虜四五人即問克軍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
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
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
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

新編輯略卷二十一

四十一

守為事而敦堡任其攻劫鄉民任其殺虜上下相瞞惟事
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
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
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
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
殺虜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克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
四五人亦問克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眾自衛
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殺殺虜數十
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
輕則聽領兵官請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請處決不必

一二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備
 查審衆證其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
 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
 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人之上勇力出衆
 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
 所私者却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
 而人心思奮 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一御土夷各
 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
 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
 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為之勘剖

疏議輯覽卷三十三 四十一

該襲則早為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
 為叛亂兼併者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當
 掇拒信則隣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
 有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
 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為一則統為一
 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
 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
 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 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
 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
 鎮巡奏下該部應為奏決而不奏決不該推勘而托故推

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
 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通申
 合于上司各用厚紙大簿簿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
 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
 日聽其代領自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
 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
 又任而信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
 效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乎蓋惟
 不用財不避嫌而則為保釐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為諍執
 如上下凍州趙文與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

疏議輯覽卷三十三 四十二

發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若盈州李萬盈來見適約臣
 即鎖去量治仍即放還其與金茗州許崇高仇殺三十餘
 年臣令書法分斷其地後臣離往彼皆送二日之程又
 如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構亂臣委其表
 兄龍英州趙元珪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
 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氏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
 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
 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逝又如思明
 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為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
 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來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

因逐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恐其却奪即與將二司率兵夜道臣危且夕而所屬上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即日而至為臣守城旗鼓震耀彼謀遂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賜事臣為父召之即來提其人調其兵即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帶管其府自願為州聽屬以得保全臣不從乃止蓋信義雖變夷為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巡撫道遇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敷差人來訴臣即轎前責其家之占田圍縣罪惡深重 新天子英武同符 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即移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四三

文來首田本占民願從斷遂而原曲斷與之者消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諸番皆上番文誓不為惡松潘番又為兵備胡澧伐木脩城署匱以俟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為之傳播故未久而即遠乎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彼土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為地方消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已之罪無所逃于士論也一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以不敢開種今若查此北直隸欽奉 太祖皇帝聖

旨事理聽令各地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令盡力開墾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為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為伴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件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繁於 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眾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龍養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納聽其買補若慮執要否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四四

將引目發邊村巡撫都御史并管糧印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邊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察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鉉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彌益廣鹽而壯丁益勸于煎軍民得易求食其為上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糶每常邊糧不肯起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糶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有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於其

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拾萬兩到彼多糶米穀貯倉
 或計今年所糶可較後二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
 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糶或查應解邊糧地方特價
 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糶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
 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蓋亦治國通融之法也但其糶
 糧全在官司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措勒難收以
 致非損也農方可常糶 一絕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奸
 竊貨致令富勢小人員奪軍功能陞世襲軍職大壞 祖
 宗賞罰之公至於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
 萬 國家田賦有限何以能給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
 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克軍遼東見彼
 冒功之人勢焰薰灼遣人稟稟總兵官既奪邊軍血戰所
 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戕邊軍忍死所待之
 糧銀以為之宴賞且又聽之乘其馬殺其人鞭笞呵叱如
 待囚隸彼為 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
 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心踴躍思欲
 南降使非 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 聖祖
 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踐之豈不甚可畏哉
 天命哉 皇上入繼大統奮然下詔盡革此輩人心始快
 天下始安然有識者猶恨不籍其家以足邊儲而濟窮軍

之困戮其首以息邊境而快憤平之心也我 皇上勵精
 恭儉八年之久而天下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臣
 恐法度不時加嚴做則易至于漸弛奸弊某重加杜絕則
 易至于復生伏願 陛下深為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
 大臣計議自今嚴立 成命載諸 天府頒諸天下今後
 官舍軍民人等敢有似前奏帶冒功陞職者必行斬首地
 方其有真係報效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原立功
 地方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有戡亂平賊
 奇功 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裝束外其有聽容子孫弟姪
 實緣以前冒陞者文官除名再不叙用武職揭黃永不許
 襲至于軍匠官緣再有額外濫收者許該部糾道執奏問
 革邊遠充軍永為定例如此則奸弊可絕而賞罰常明財
 用漸足而民窮可故實為 宗社萬年之福矣 一正謬
 誤近多謬見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給米五十石即
 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
 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新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
 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待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
 政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
 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彼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
 干或令降級或令戒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戒月

糧算亦不皆臣嘗有言不行又如武職有該克軍身故者
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克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
襲免其克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
衛官先年有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少革
而復推有恃為惡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
只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
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
揮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矣今亦
停阻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查正要皆有益于
國儲不少也一惜人才今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
保而能舍身為國推奸禦侮弭盜安民者極為難得今在
朝文職止有等承勳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
崇小職不宜驟出 國家養兵善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
輔臣奏議久欲求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
未試而已試得效者又多小疵註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
事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昊則
先任食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賞
緣權奸奏逮至京而黜為民九疇先任兵備猝遇番戎入
寇內誅叛夷外退強虜而為番使寫亦虎仙等反間構罪
後任巡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功差誤又為檢人聶能遷

等文間流謗遠至克軍臣謂此二人者可宜收復在京不
拘大小職事以備緩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楊必進
二人者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安民有功楊必進
則有誤劾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惟俗一事之謗以致
考察閒住臣謂此二人者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
而進用之又有原任兵備副使胡澧其人德行追及古人
忠信行于蠻貊有才不露有功不伐臣昔舉代巡撫而亦
為考察所出惜其老矣筋力未知臣不敢薦惟得吏部另
作一行推別以勵士風幸也

皇明疏議輯略卷廿三

征伐

進平南獻俘露布

張輔

臣張輔上言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吊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聖罰必錫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滄更姓名胡奎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毒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怨戮之憂橫歛剝民家被培尅之害御冤動地

疏議輯略卷廿三

無辜顛天 聖恩許其自新任堅恬終而不改擠遏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克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有罪浮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制書總率師旅鷹鷂鷄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能罷被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關之險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群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窟窩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蚘之聚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燭火之然撲滅於噶江仙侶市廛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上人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兕於柙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

設備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鳴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衆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驚報候來賊復入於黃江紅悉來於閩海遣偽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三十日犯賊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麾兵調驃騎將軍吳旺劉塔出將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橫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義指揮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游水之逆徒殲其群兇斃其首將瀘水蓋赤長江屍壘而血腥殺氣騰空終

疏議輯略卷廿三

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莫敢退銃砲雷錮而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驃騎將軍朱榮等乘勝追襲由噶江至於黃江賊酋敗其徒黨棄槩奔迹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閩海聞賊首等輕舟復窺海濱遂洗滌脅從綏懷降附臣晟等率其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噶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舡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誓殄賊以寧邊嘗奮身而勵衆議皆臣旭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無進直窮海味追擒賊首臣

輔仍調柳升橫海將軍魯隆等并土人知府莫遂等臣嚴
調指李鄴并土人知府阮太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四
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嘉江賊衆猶舉萬尾而致毒欲
逞蟻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勒殺戈舡激擊而夾岸
奔走矛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衄士氣倍增二十九
日舟師至興東門滙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指舟而先遁我
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
靈舡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水合奚勞拜井
而泉流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不應仰聖德之格
天師進濱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逆于南安府深江狐疑
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勵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
率都指揮陳懷丞凱等由上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都指
揮俞讓盧旺命其指揮王英等舉厥江西各從陸路掩襲
游魂震情焚舟欲鼠於新平餘黨離披投杖未降於海口
臣輔復調黃中神機將軍程寬張勝丁能驃騎將軍劉賽
因不花游擊將軍朱廣王恕等遊海而追窮率大軍馳躡
至日南州柳升等魯麟舟師先於奇羅海口敗賊徒奪其
戰舡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營軍士王柴胡等七人
生擒賊首黎李釐黃中兩領指揮陳欽率交州右衛軍人
李保等十人於海口山中擒獲賊里敘遂十二日莫遂下

頭自武如卿等五人於盤海畔高崖生擒賊首黎滄及其
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
十日於奇羅海口擒獲賊首李魏并姪黎源谷等其胡杜
范六才阮彥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
卿阮謹杜蒲等賊之心膂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藟食
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寬宥迫脅招撫流離奉宣
恩命獲遂更生掃魑魅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
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借
竊跳梁徂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逆
於生靈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縛縛於轅門
宗族偽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烟瘴雨之僻處歷代兵
威所不能加孰知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
勘定之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陞六月之伐獫狁
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
變夷舞作信人道之惡盈是皆聖畧淵深明見萬里之外
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賦舌之民咸躋壽
域幾千里魚鱉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
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
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
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八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

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臣等今將生擒到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李隆等獻俘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并降附偽官別具奏聞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定南夷克清大敦獻俘而告廟社仰答神靈盛臨以賜饗美用昭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無任歡呼慶忭之至

報捷疏

王越

臣會同鎮守太監張佃總兵官李俊巡撫都御史張禎等議得賀蘭山後虜寇久成巢穴若不親統官軍出境追剿邊患何時可息且賀蘭山路險峻當分兵三路與寧夏延

疏議輯覽卷十三

五

綏兵相繼并進南路朱謹領兵從赤木口出中路張佃李俊領兵從黃峽口出北路副總兵張安監丞郝善領兵從宿鬼口出臣居其中出境親督各路官軍聲勢聯絡互相傳報往來調度又分差旗牌等官各督前鋒自本月二十八日於寧夏城發兵乘夜行至山下約十餘里各就下營張禎叔并僉事李端澄隨軍供給糧草二十九日晝伏於低窪去處至日落時入山其路單馬魚貫而進且高處如登天深處若探淵陡崖亂石寸步難行約五更時分始出山口地方寬漫兵分奇正疾驅長搗遍歷有水草虜可居止之處朱謹抵長流水亂井王谷堡泉臭水井歇涼亭等

處張佃李俊直抵南杏園北杏園南柳溝北柳溝荻蘆葉雙樹兒等處俱各止有鍋腔鹿角等物并舊行人馬踪跡臣即令旗牌調兵徑往東北會應張安其張安郝善分爲二哨北哨至花菓園瞭見賊之牛羊官軍爭先馳進賊忽見我兵驚慌各顧馬匹一時不得齊聚先上馬者約有三百騎前來迎敵張安率兵夾擊轉戰至辰時官軍奮勇齊入賊陣斬首一十三顆奪獲戰馬一十五匹并弓箭什物餘賊逃走南哨將至蒲柳溝其賊見塵起馳馬牛畜徧野不得收顧各賊止帶家小先從沙窩捷路徑往西北內一賊率領六人捉馬不獲各賊背囊懷房一齊射箭被官

疏議輯覽卷十三

六

軍圍選用刀亂砍斬首七顆隨分撥官軍邀趕前項頭畜馬驚四散奔馳追逐不及止邀收十分之一先行送回山口見得前賊帳房寬大整齊衣甲什物比衆不同必是賊首又帳後石壘低矮栽有山果樹株并野菜根苗顯是久住巢穴當今夜不收將帳房窩鋪車輛盡行燒毀數內軍人胡孟兒於窩鋪內斬獲幼小首級一顆又合兵追至大把都不期前賊集聚散漫虜衆不知其數分爲三面并力馳馬前來衝突我兵見賊勢猛下馬齊用鎗鏡拒打烟塵漲天賊稍退却馬上官軍奮不顧身乘其風順塵暗持刀衝入賊陣斬獲首級十顆奪獲戰馬十二匹并什物賊遂潰

奔走又追至白髮寺日色將晚張安兵方回有夜不收
報稱迤西塵起料是賊來跟襲當管官軍指揮趙昂等三
百餘人伏於道傍溝內餘兵徐往東行賊果循溝岸而來
伏兵突起賊馬驚亂和善領兵阻截其路官軍分投追斬
首級八顆張個李俊朱謹等援兵亦至又追至柳溝兒斬
獲首級三顆共斬首一十一顆奪獲戰馬十三匹參將吳
江追賊天晚回兵各賊號哭放火西去臣差旗牌通調各
路人馬於初二日晚初三日早俱回至寧夏城軍馬休息
查得斬獲達賊首級共四十二顆奪獲駝一十九隻達馬
一百二十二匹毛牛四隻黃牛五十四隻羊八百六十隻
旗號盔甲弓箭腰刀鞍仗皮襖等物共一千八百二件臣
看得寧夏督蘭山後地勢曠遠水草便利六七十一年之間
兵所不到三四百里之外虜得自由生養蕃息久安樂土
是以知識我路道擾害我邊陲任意往來畧無虛歲上勞
聖慮特命追勦臣竭盡愚衷密籌可伐之機深冒不測之
險長驅虎旅直抵巢穴誅其黨類奪其頭畜收其兵器焚
其廬帳氣喪膽落號呼奔逃縱使復來豈能安寢且遠搗
賊巢比與近邊截殺不同事體關係重大自古為難今臣
與守臣同心協謀將士効力成此微功邊人慶幸是皆仰
仗天威恪遵廟筭之所致也

疏議輯略卷十三

七

軍務疏

余子俊

照得廣西各該土官衙門比先年總兵官奉公守法各官
並聽節制遇有起調土兵撫捕賊寇隨即用命起發所向
成功以此地方寧靜軍民安妥近年以來為因副總兵都
督武毅等怯懦無謀處置乖方以致各該土官不肯信服
甚者中間心持兩端強梁跋扈為地方之患即武毅等
已是降黜都御史王翔前去提督軍務勦殺賊寇正在用
人之際而土官所部土兵委係驍勇慣戰賊人素所畏懼
若不維新號令盡革宿弊誠恐不得其心未免難於調用
况以夷攻夷為策之上而恩威並行制事之宜合無請勅
王翔到彼之日拘集各該土官宣明朝廷優待之意并各
人享有爵位之隆茲當地方不寧正宜効力補報如土官
都指揮黃玠先因為事提問後都察院具奏要行疎放宜
從王翔斟酌所犯事情可以疎放還職就便疎放又如土
官知府岑英具奏要行赴京陳情必是事有不平以此款
來控訴自今宜竭盡臣節捍禦地方仍調所部土人協助
官軍勦殺賊寇若有成功朝廷陞賞不吝其餘各府土官
但有克効勞勩與黃玠岑英等果能懋忠効力合當優勞
輕則聽王翔便宜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明白奏請定奪
及黃玠岑英俱係蠻夷大頭目又在邊方積威有素假其

疏議輯略卷十三

八

九

兵力雖可成功原其本心未易測度凡百調度處置及事
委曲宜從王翱密切處置停當具由開奏取自上裁務在
措置公平而事體允當夷情悅服而緩急得濟再照夷賊
所畏懼者必在乎土兵土兵聽調効力者又在乎土官而
土官得人用命又先結之以恩然後宣朝廷威德明賞罰
之公庶可使革心向化地方獲安今請勅當職前去省論
不若徑請勅各土官黃玘岑英等體天道順朝廷協力捕
賊悉聽王翱節制事平之日重加陞賞仍先請給官庫或
戶部折糧銀一千兩表裏四五付齎去會同總兵侍郎等
官先將得用土官黃玘岑英等每人給賞表裏銀兩以固

疏議輯目卷六十三

九

其心庶幾恩威並行事易成功其餘土官應該賞者斟酌
給與剩餘者就彼收庫糴糧等項公用便益緣廣西土官
衙門數多其黃玘係廣西都司土官都指揮使領軍守備
潯州等處土官岑英係思恩府知府比之各處土官其部
落頗盛氣勢頗強彼處蠻夷素所畏服無正統十四年廣
西賊寇生發以來而各官往往率領土兵協助官軍剿賊
其中心雖未可測而兵力則有可憑及兵家亦有以夷攻
夷使詐使偽之說無且蠻夷之性惟利是圖若欲結其歡
心必用賞賜誘掖古人有言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又曰重
賞之下必有勇者是也今王翱又係欽命克彼處總督軍

務官員既已籌畫應當建明前策合無准擬請給勅諭二
道內一道與黃玘一道與岑英并行戶部禮部依數開與
銀兩表裏就付王翱帶去招集黃玘岑英到官或差人齎
捧降與勅諭量授銀兩表裏宜以朝廷恩威諭以逆順禍
福俾之悉心効力恪遵朝命益堅臣節無事則謹守地方
保無疎虞遇警則調度人馬聽受節制凡有賊寇生發就
便率領土兵協同官軍剿殺果能建立大功肅靖邊境俾
蠻夷懾服軍民獲安朝廷公論如天日之明自有重大陞
賞必不惜吝務在竭忠委身以濟邊務不許陰持兩端心
懷疑二

疏議輯目卷六十三

十

平江西洞賊疏

王守仁

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壤於湖
郴在贛州之泅頭岑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湖郴者賊
衆而勢散恃險以負固連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以相
援臣等遵奉勅諭及查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
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泅頭如攻堅木先其易
者後其節目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泅
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為告諭具述禍福
利害使報効生首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
銀布一時感動各寨首長黃金巢劉遜劉相眉温仲秀等

皆願從表等出授惟大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來招又非一次待金集等到官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授亦未為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為患故亦不復與較金集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功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為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知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首家池仲寧高非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招求隨衆立功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因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止新地

皇明疏議輯略

卷二二三

難濟臣以為兵無常勢在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紐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為密書方夏使數十人各歸部集候候兵期則據隘逼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為賊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為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志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警殺移檄龍川使庶其實且趨各賊伐開路道回兵自利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為臣等嘗有為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諷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眾三千餘遠近皆為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之臣兵回三人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聚集兵衆踰越遠近各集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與我等官將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謀及三人首時陽怒其造不根之言乘機誣陷池仲容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遂收縛三人將斬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入首大赦而至是皆喜羅拜呼號許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并拘其屬書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且使珂等遣人歸集其衆復還乃獲

皇明疏議輯略

卷二二三

使生負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賴乃張樂享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掃蕩而荆頭又皆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亦宜警樂遂散兵使各歸農池仲安亦領眾歸報其兄且云盧珂等雖繫於此恐其黨黨悉掩爾不虞賊眾皆喜遂弛備臣使指揮余恩齊喻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令官府安輯勞來爾等何可不親往謝况珂等日夜哀訴乞官府試拘爾若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之官府必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為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復從

疏義輯卷之六十一

一三

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叢曰若要仲先用屈賴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賴臣探知仲容就道密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叢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珂等兵然道經利巢恐挫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珂等黨屬為名各賊果遮迎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送出境俊至龍川始發牌集珂等兵眾賊遂不復為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賴見官兵已散街市多張燈設戲為樂信以為不復用兵密往規珂等又果械聚大喜遣人歸報其屬乃曰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珂等使歸獲兵而令所屬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師正

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屬兵臣集臣乃設犒於廷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珂等首狀訊鞠實獄而夜使人趨獲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烏虎鎮入千戶孟俊指揮余恩兵從平地水高沙堡入推官危壽知府邢珣守備指揮郊文知府李教皆以各路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利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利先是賊徒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指揮余恩與賊遇大戰良久

疏義輯卷之六十一

一四

賊敗王受等奮追里許賊兵四散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鼓噪而前後千戶孟俊從傍繞衝賊伏於是賊乃大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遂將大巢攻破奮勇齊進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草巢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郊文兵遂破曲潭巢亦唐巢李教兵遂破右坑巢三利巢是日擒斬首從賊級俘獲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隨產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十日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邢珣兵破黃田幼巢姚璽兵破

岑岡巢余恩兵破唐舍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孟俊兵破大
門山巢老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刑珣兵破中村巢郊
文兵破半運巢都坑巢十八嶺巢空教兵破新田運巢古
地巢余恩兵破空背巢舒富兵破旗嶺巢項岡巢十三日
孟俊兵破狗脚巢水晶洞巢藍州巢十六日危壽兵破
風盤巢茶山巢人各擒賊首從首級并俘賊屬勇婦牛馬
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敗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
運大山扼險自固臣看得九運山勢極高亘數百餘里四
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山諸處賊巢以百
數賊若奔往其間必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因得

疏議輯略卷十三

十五

賊所也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
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賊衣佯
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敗散
之黨皆從相招呼我兵亦佯與應賊疑不敢擊遂得扼斷
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賊不
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四路設伏以待二十五日
陳祥兵於五花陣刑珣兵於平沙余恩兵於平坑水二
十七日姚璽兵於烏虎鎮危壽兵於中村李教兵於北山
又戰於風門與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於下坪
黃田物該處各哨官兵復尋踪會追二月初二日陳祥兵

戰於平初五日戰於上平初八日危壽余恩兵於
黃初十二日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刑珣李
教兵復與賊戰二十三日舒富兵復與賊戰二十六日郊
文兵復與賊戰三面連日擒斬首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
人等四路以為惡賊已擒斬張仲金等二百餘徒俱誠心
投招臣遣生員黃表往驗庶實巢果然臣量加責治遣官安
撫訖緣係捷音且本題

江西捷音疏

王守仁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與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
勦外隨有得寧王密燭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

疏議輯略卷十三

十六

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
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
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
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
中編脩鄒守益即中曾直評書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會
事劉監進七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
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
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如思奮時寧王聲
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所襲乃先張疑兵
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

自番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
乃番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關臣晝夜促兵
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伍文定等兵徑
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
官王晞徐文英知縣李笑奎楫王天與王景各以其兵未
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使伍文定等進攻廣闊等七門
是日得謀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
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挫城中十九
日獲市汙大會各軍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
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水灰瓶火

疏議輯略卷十一

一七

砲撓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
奔告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
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組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
破擒其若首宜春王拱樞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宮
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
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後於本月二十
二日據謀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
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壘期在必剋
是日有守城門官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軍民震
駭乞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

寶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
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
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先是臣等駐兵豐
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
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
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得自守必
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
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我今師驟集先
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
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

疏議輯略卷十一

一八

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
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
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威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
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
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隣之援
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
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
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為說今
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
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

人之氣攻戰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伍文定等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遣陳槐等各領兵百餘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憲宗室郡王將軍為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謀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眾稍散寧主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當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募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璣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

完謙輯略卷十三 十九

故南康不復則殺兵亦不能踰南康以驅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斌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璣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殺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伍文定等立於鏡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殺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眾兵遂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殺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師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琦羅瓚丁潰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堂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

完謙輯略卷十三 廿

積橫百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母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主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直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竊照寧主恣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剽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搔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無以招納

詔令奏議類

十一

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眾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賈軍民分遣其官屬親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聚蕪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知

詔令奏議類

廿

謀中憤不足其氣焰倏然也臣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眾是固上天之陰騭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為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為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窟宅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艱辛如府伍文定邢珣徐理戴得孺陳槐曾瑛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晴休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昉陳旦指揮林壘高曆孟俊知縣張淮應恩二廷顧必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

一第... 4 版正內

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監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察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畫策輔折衝以上各官功收征勦甚為難得况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錫命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一有餘年而獲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也

八塞斷崖捷音疏

王守仁

據湖廣分巡上湖南道僉事汪濬廣西分巡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副使翁素等會稱廣西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下塘張普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勇彭宗燁保靖統軍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本職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將

張經都指揮譚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佈官勇彭宗燁頭目彭明荷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項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佈官勇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下塘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振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引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防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期同抵賊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

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防拒然訪知本院在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百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燁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

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確石壘大
 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七十九名顆俘
 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
 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
 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五
 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
 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徧搜山峒無
 遺衆請收兵回至潯州府任劄聞隨有本院密切牌諭復
 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就於本月二十一日寅夜仍前
 分布各哨官兵遵照方略永順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

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本月二十三日

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本月二十三日
 陶羅鳳等處刻於十三日官制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
 等巢破賊方懷疑懼謀欲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
 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伏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
 雨各賊雖以奔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
 甚各該官兵奮勇擊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
 賊徒首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數多
 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調指揮王良
 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
 率先四百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

徒首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
 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
 從賊徒首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從老人陳
 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
 官舍單錦澤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
 呈解擒斬首從賊徒首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
 項數多該督兵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
 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自兵及官軍人
 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自兵及官軍人等二
 千名雷貴等自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

定哨道進剿八寨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

定哨道進剿八寨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
 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木
 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御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
 不知河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殺兵進入賊
 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爲殺兵乘勝
 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賊聚衆二千餘徒
 各執長鏢並呼勢擁來拒極其猛悍殺兵鼓噪奮擊
 而前聲震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殺兵愈戰
 益憤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
 徒首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賊皆

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
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
滾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
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
首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
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
俘獲數多正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
賊徒首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
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
月十二等日復據各處布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
官軍及遷江土日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
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
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日兵夫人等於
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
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整監督思思土日官軍徐五等
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九十二名
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
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八十六名顆又
於本月十七等日肅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甲等寨斬獲首
從賊徒首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日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十一

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二百五十三名顆
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戶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
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首級四十八名顆各賊
始雖敗潰然猶或敗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
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
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已入舟離
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舡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
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舡盡覆浮泊登岸得不死
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
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勦各賊泊無踪跡又復深入見
厓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
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
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齎有米米大雨之中饑餓
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
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以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
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
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
景定衛縣規制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
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
死亡乃遂班師而出切照本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先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廿八

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
 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
 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令
 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
 停軍中途候約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
 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
 分之經由往後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
 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
 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
 魁盡數擒斬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

從老弱一切皆與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
 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
 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切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
 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
 官既有地方之責在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
 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
 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濬吳天
 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美分布各哨官兵
 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
 准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張經等即便移

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避亦須整兵深
 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賊遂能悔罪効順亦
 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
 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
 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林諸處各分鄉導引路進
 兵務在計慮周密相權而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誤事彼
 中事勢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
 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
 期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
 鈞牌據右布政使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徭賊毒害
 萬民千百里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
 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
 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適者思田既附湖兵
 尚番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
 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以徵回彼必
 以我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
 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聞知且聽其出沒波亦放縱懈
 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
 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
 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使富總兵張祐照牌事理

萬民千百里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
 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
 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適者思田既附湖兵
 尚番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
 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以徵回彼必
 以我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
 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聞知且聽其出沒波亦放縱懈
 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
 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
 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使富總兵張祐照牌事理

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天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
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
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克攻破巢穴連戰皆
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
案驗為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將將
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首級并俘獲
賊屬勇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
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解報以憑覆核奏報等因
除遵奉外今據進剿斷藤峽谷各哨十一月官兵解到生
擒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千一十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
六十八名口進剿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
從賊徒首級一千九百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七名
口兩處共擒斬獲二千五百五十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
五名口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
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桓三
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沉劫郡縣鄉村自國初
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
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
據城兵亂後復合兵攻勦無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
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

御覽輯略卷十三

三十一

二

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狠戾相承兇惡成性不
可教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
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悍猛惡
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國初韓
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
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及多撓喪惟成化間土官岑英素能
懾服諸酋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級已
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
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
顧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
里之間方爾淘淘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
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
善用其報効之機翁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
有與兵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
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逾三年之功蓋其勞費
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
相慶道路懽騰皆以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
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効命但謹遵奉
方略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勇彭宗
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覆崖谷仆而衆遂能掃蕩巢

御覽輯略卷十三

三十二

一

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恩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搗自昔不到之巢破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為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為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為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稱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年大征各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為利

疏議輯自卷六十三

三三三

害勞逸相去倍徒均乞錄奏以勸將來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寨各賊積年窮兇極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自觀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殲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所當盡之責位慮賊衆甚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款俟再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勅諭但有盜賊生聚營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理一百密切相稅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

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提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毫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害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惡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所能

疏議輯自卷六十三

三三四

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為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為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為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再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彝等皆衝犯暑毒身親臨陣事峻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

宜男彭蓋臣者亦遺家下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
疾疫死凶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
略無悔念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
田報効頭自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
根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効不立無
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
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番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
史之權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体面督兵入巢破賊而後
出是左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將張經沈布儀湖
廣督兵食事汪濬廣西督兵食事吳天拱參議汪必東副
使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松及各督
哨都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十珙張錫彭飛張恩
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錫武鑿十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
應驄主簿李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官員知府程雲
鵬蔣山卿同知桂整史立誠舒相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
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
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
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蒸薰經月鋒鏑
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收捍禦勤事之績均有百死
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

有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官慰彭
明輔等特加陞獎宜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
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目盧蘇王受等亦由賜恩典或不
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
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
以懦劣迂踈縲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
計無不行又且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息臣伏讀感泣自
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然言亦自
幸苟無獲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
具本告回養病乞賜俯允俾得復全餘生尚有圖報之日
臣不勝願望之至

申明賞罰疏

王守仁

切識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
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倖服隨
叛之黨南顧之益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
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
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
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取不遂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
賊者為之鄉道處城郭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問謀
其始也出於避禍其終也從其為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

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羴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勒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民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為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

疏議輯覽卷三十三

廿二

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効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來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

况過時而不賞後時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况臣等腐儒乎議者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萬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畏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得者不過老弱脅從而已故班師未幾山林之間復以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棟南贛之兵精者得二千有餘部操演略有可觀誠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省半費而收

疏議輯覽卷三十三

廿六

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舊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勒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緊急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等即便然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強賊肆行劫掠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時以前官文缺未及施行臣即刻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復

夫兵得隨時調而無觀望軍討則自然無可推托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之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奮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寃債之莫伸特 勅兵部俯采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特假臣等令其令牌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

議江西軍功疏

唐龍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柄也故明主慎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今或論譽接賞者則崇階顯擢忠勤盡職者則深排巧詆執肯身任國家事哉切見宸濠溝患 宗社懽憂腹心應援而滿中外兩京之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勅福建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造倭人齊謀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大賊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緣托腹心又示無為以安其心然後邀衆以義糾集烏合之衆及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其覺

悔既出疆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驚聞使還策其歸途水踞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正此謂也成功之後瘡痍未復聖駕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百端僅獲身免守仁為忠可謂艱貞踴躍者矣使時無守仁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雖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戮辱荼毒可勝言哉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命待變而已况守仁家派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嗾類乎守仁於此不思忘私奉公以為社稷又於先年劉瑾為奸人莫敢犯守仁抗言觸忤杖死復懸流竄

瘡痍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克民聚黨為盜閩廣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備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崗諸寨大冒洩頭諸山次第擒賊增縣置邏立教明約遂為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曩得奉 命陞賞言者又謂不當來京致有所費切觀大官之厨日用無紀較一食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蔽賢嫉功之所為也及守仁丁憂服闋遂不起用顧猶造言排論鐵券未及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豈非過哉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且廢然殆盡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

定得陞副御史得應子千戶刑部徐理得陞布政亦
 有河過即今開佳戴德孺雖陞布政即死于水皆無廢子
 副使陳槐因勸進賢離人布意經點為民御史伍希孺謝
 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刑部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
 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
 効用哉今侍郎張聰桂華皆薦之曾蒙簡用為兩廣總制
 臣謂總制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
 心大濟天下將陳槐刑部徐理等起用伍希孺謝源等查
 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廢襲此實陛下奉天所
 操之失柄不可毫髮移奪者且早收之以為使人宣忠効
 勞之勸

山東平寇疏

牛鸞

臣聞天下之事固有謀之而成亦有謀之而不成者要在
 識其心而已矣若人果有圖報之實心或者厄於時勢或
 償其事焉不害其為忠若其人果無此心矣而復償其事
 誅之可也倘不察其心而徒誅其罪臣恐刀斧之餘亦有
 所蘊諸心而不敢以自伸者矣昔諸葛武侯有言臣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料也夫
 以諸葛之才之賢而猶弗敢逆料天下之事况其後世有
 非若人者乃欲以成算責之臣恐天下無全人矣臣昔為

益都縣知縣常見總督馬中錫山由小巡撫還常賊猖獗
 之日則力主招安而賊勢愈熾一則與城自守而莫敢出
 師故群議罪之陛下罪之誠是也以臣觀之當時二臣
 之心亦未必不有所見何者承平日久民下知兵一遇寇
 敵不戰自解彼二臣者當時所統不過千餘之京軍與夫
 數百之民快耳若遇寇敵能保其不敗乎夫以堂堂天朝
 命大臣誅數孽子一遇而敗國體所係誠為不小故不得
 已為招安之說自守之計幸而謀成焉軍民均受其福而
 亦不至於辱師不幸而謀不成焉彼亦將有所據也豈料
 賊勢愈熾遂至不可收拾如此乎臣嘗聞人言以為此二

臣者有才而賢果如此則必知國法之不可輕犯而思所
 以勉強支吾以脫于法豈敢故縱賊徒以干天憲乎陸
 下思之今日之所謂劉六劉七者非前時所謂劉六劉七
 者乎今日邊軍萬餘討之而略平前日款以京軍千餘討
 之而即定臣恐勢有所不侔也前日人心習于承平不免
 於軟較之今日人心久於鋒刃而頗思奮者臣恐時亦有
 所弗以也勢果有所不相侔時果有所不相侔而二臣當
 之至於功不立賊不息者原其心或亦有可怒者邪臣觀
 當日二臣之心雖強為招安之說然亦未嘗一日而忘賊
 也臣在益都因見狂賊竊發攻劫城邑支解之慘遠及老

姬屠戮之禍下逮嬰孩奮然糾率民兵有志殺賊二臣聞
臣頗自脩立遂委臣以討賊之任臣自受委以來南逐楊
虎北破劉實雖未大捷以憚人心之望然所以用臣者二
臣也當時二臣果無殺賊之實心豈至是哉馬中錫邊憲
提督巡撫也發縱指示職耳至追逐走壙者正臣等小臣
之責也今不能追逐走壙以致狐踪免跡徧漏郊畿是臣
等之罪不減於二臣今二臣罪誅而臣等以功陞不免於
重二臣而略臣等諸人也功罪同形賞罰異縱使臣等
晏然受陛下之寵遇不以為僭臣恐天下後世咸將咲
臣等不知有愧而駭陛下之錯用也况臣才不逮馬中

疏議輯各卷二十三

四三

錫邊憲而脫二臣之罪勇不如馮禎卻亦而獲二臣之賞
恐諸將聞之將謂陛下重文而輕武人人自解體矣伏
望擴天地之德廣日月之明不以臣言為誰米而行之奪
臣今職以贖二臣之罪馬中錫雖死邊憲猶生少賜寬假
使得效大馬之勞以收後功則使功不如使過而二臣之
心可少效矣臣疎遠無知不避狂僭謹具奏聞

請平潞州疏

張季敬

臣昨承 聖諭款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
用心設法撫勸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勸仰見
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

者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
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 皇上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 朝廷
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 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
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
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
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
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

疏議輯各卷二十三

四四

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裴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
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
再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
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
止憲宗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靈萬戰敗
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
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
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
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說言師老財竭意
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

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臣諸將心不一不併力
 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
 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
 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為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
 道憂懼不知所為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栢耆以
 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
 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
 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
 日之有陳卿也裴度謂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
 潞城為京輔近地不可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
 扈者將視淮西為高下猶今日各處強橫之徒或視潞城
 為高下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 朝廷
 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賊竭欲請罷
 兵猶今日之有欲為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為此
 言者栢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
 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栢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伏
 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憲其不知事勢也甚
 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亦非 帝王萬全之道
 蓋堂堂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為地賊以制亂
 賊豈為謀之善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末世匪說攸聞臣

愚不知古也第 朝廷綱紀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
 者大同之變 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橫不逞者動
 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
 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
 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
 倘蒙 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便行於綠邊風聞於
 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
 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與師問罪猶
 用藥治病隨變而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
 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
 官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
 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
 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為國盡謀
 者竊願效焉伏惟 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
 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為平淮西
 碑詩曰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
 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
 之臣敬為 皇上頌焉惟 聖明俯賜裁察

皇明疏議輯略卷二十四

撫治上

散處夷人疏

李賢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者况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為之哉初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數過之傳曰朝無幸位則食者寡此又非幸位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

皇明疏議輯略卷二十四

廩克實未之有也近因連年荒旱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暑寒風霜苦不勝言往往中途枕藉而死者不可勝計而達官坐享俸祿是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仁人君子所以痛心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

叛服無常今來降則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驚而達官群聚京師臣常恐懼不能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未萌之患矣

招撫流移填實京畿疏

商輅

皇明疏議輯略卷二十四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等處地方近因水患田禾凋瘵所在逃民動以萬計其諸有司遇有逃民到彼者一切驅逐不容若果能驅令復業固為美事但恐窘迫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逃囚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致失所致生他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則異日雖欲復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於此臣切照畿內八府所屬一百三十餘州縣自草場莊田及軍民屯種之外其餘荒蕪未闢之地足為逋逃萃聚之區者未嘗無也特以當事之人謾不為之所耳臣愚伏乞勅令戶部榜示中外凡有志復業者即令

復業其不願而無所歸者隨便分投設法賤貨仍又行移所司遇有逃民到於所在者先籍其名氏以稽人數之多寡次量其鄉村以考田畝之有無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於有田州分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恤餘田以備將來其口糧種具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其收成照數追還俱聽撫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尋常往來撫綏及特勸課俟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

新附之戶籍增舊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

議土官襲職疏

土官赴京襲職本成制也然亦有鎮總等官勘明具奏就彼承襲者又有赴京具奏因人爭襲發回保勘者又有為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無會奏緣由發回候會奏至日另行本人稱奏情願在京守候者天順八年節奉詔書內開雲南貴州廣西湖南四川土官有告承襲者務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參駁中間如有循私不公許御史糾舉罪坐原勘今御史馮邦奏令土官子孫循舊赴京襲職亦可馴服其心其意固善但土官

衙門設在極邊輻輳往回動經萬里中間貧富不一資費匱乏及至京師資費多者經年延慢兼以狡獪之夫肆為罔利輒萌誘取以致遠人蒙其陷害衙門被其玷污是以朝廷洞察弊特開恩例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也若如馬圯所奏俾知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於彼不便之事有所不免夫豈懷柔遠人之道哉乞罷其議如制便

撫治荆襄疏

王恕

荆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刀耕火種易於收穫各處流民僧道往往逃匿其中用強劫奪置之產業官吏不敢科徵里甲不敢差遣以致驕慢日生縱橫日熾荼毒生靈謀為不軌仰賴 皇上聖德神威賊寇俱已殲滅茲不乘時處置抑恐餘孽復滋重貽後患臣請得而備陳之襄陽府惟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歌馬大市塲蟬溪格麥坡潭頭坪馬腦關扒塔梯兒崖豆沙河湯家河洞庭廟玉女廟長口榔口馬欄青峰壽陽柏林前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移流人戶任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賊首劉千斤等一起聚皆響應比先年間因見本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發所以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後因節將官軍餘丁差遣各

邊備禦征進行爲漕運之用止留老弱殘疾之人不堪防
禦致賊窺伺爲患且其地方溪水雖多難渡峻急舟楫不
通漕運艱難乞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征進并運糧官軍
盡數掣回本所操守城池振揚軍威遇賊生發易爲調遣
撲滅其該所原撥運糧官宜從巡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
衛另行照數撥補至若均州地里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
縣上津鄖縣谷城化光相爲唇齒本州地方流民視竹山
房縣等處流民不相上下彼此驚擾自然之勢本州原設
一千戶所官軍一以守禦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
永樂年間奉勅脩理宮觀一應備邊征進軍糧等項俱不

差調臣以大獄太和山宮觀所在用工即今雖然如前中
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所實有食糧軍軍一
百餘名備丁三千餘名雖有輪班脩理之名其實在
關今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操練操場軍威遠有奉處并
降近縣分賊盜生發聽巡守等官調度調捕各處并遠方
有警及運糧等項不許差調其餘丁三千餘名應馬輪班
脩理遇有大營造之時仍令正軍盡數用工此乃保障一
方軍民防護各山宮觀之善術也又若均州南漳谷城竹
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荆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
流移逃遁之人帶領家小在彼耕種潛住爲非均房二處

谷有千戶所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北抵
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
南抵荆州三衛二百四十餘里又離荆門南當陽等州縣
俱各爲遠况本縣止有里半人民遇有生發絕無救援照
得已革荆州護衛官軍見存荆州三衛帶管莫若於內查
北口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在彼與民相兼脩築守禦
地方如全所不勾就於別所奏撥遇賊生發隨即撲捕庶
軍威彼此相接而盜賊不敢輕動矣然又有可憂者房縣
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荆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
河南疆城廣闊道路險要因無巡司盤詰以致各處流移

逃遁人等往往來彼開種結菴停藏爲非如房縣板橋山
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房灘當陽縣漳
河口俱強賊出沒流民經行之處務必每處設一巡司
僉點弓兵一百名令其往來巡視凡住種年久附籍已定
之民聽其生理其不肯附籍者發回原籍造作非爲者挈
送治罪以至僧道之徒亦皆善以處之蓋控制有人則流
移不敢聚衆關防嚴謹則賊盜日漸消沮此自然之勢也
至若設之官職以備非常而要害之衝尤宜如意今均州
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襄陽光化宜城當陽遠安等州
縣所設官員俱係裁減然此州縣土民雖少而地方實廣

况其間流民軍餘與土民參雜住種者其數甚盛詞訟紛
紜盜賊生發良有以也今因官不全故凡有公差考滿輒
委雜職官員署事非惟不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浸漁百
姓乞將前項裁減衙門州設同知一員縣添設縣丞一員
令其撫安人民緝捕盜賊不惟撫捕二事實有所歸而一
應公務舉無所失矣

止夷貢疏

倪岳

臣觀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
蓄留之於內既非殿庭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
用兼以餽飼之費與夫錫眷之物俱係內帑之財帛百姓

疏議輯覽卷四

七

之供億且獅子之真偽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
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
下之笑且以啟夷人窺伺之心以為中國好尚之所在殆
非所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等切為
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致今次繼踵復來
今若不為豫慮則今次既去再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倣
效以朝廷懷柔之仁固不計此小利其如夷虜效驗會得
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
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以千里馬獻者下詔却之載之
經史傳美萬世而後 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旨諭

止朝鮮白鵲海青之獻 皇上踐祚之初首頒明詔禁止
各處鎮守等官進貢以杜搔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
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
却令帶回本年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
禁絕善政遠近稱頌以為聖德恭儉與成湯之不殖
貨利同符於世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
此今未及三年而廣鎮巡官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
要行起送臣等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聖德
之累但恐有以先年事例為言容其到京則所經道途騷
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况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陝

疏議輯覽卷四

八

西甘肅驗放起送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一十八名到京
為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
旨止是准令回還未嘗許從入貢今若聽其從海而來則
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說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
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
人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冒濫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
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啟意外之虞乎即今地方水旱相仍
人民窮困願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臣等
愚見深為未便伏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
詭計之姦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行人一

員馳驛前去沿途體訪隨其所任司府以為宴勞給與以嘉答其意整其原來舡隻以便撐駕回旋以帖服其心仍請勅一道曉諭阿黑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依成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地以達京師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醜知明天子之所為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脩政治益崇俊良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方賓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律徼夷獸亦何足以為明時之輕重哉

止進獻疏

韓文

疏議事各卷五

九

臣伏觀天順八年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鳥獸花木及本處一應所產財物誠不寶異物之盛心也今朝鮮國兩月之內三貢禽鳥雖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獻其意蓋謂朝廷所尚者珍禽奇獸故博取頻貢希求厚賞况以禽獸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不禁止非惟彼國不知詔書禁止之意抑且窺見朝廷嗜欲輕探厚取久將起侮招玩殊非王者撫馭外夷之體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伏乞 聖明留意焉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王越

臣伏觀 勅諭曰哈密城池累被土魯番殘破夷衆見在

苦峪等處寄住經略累年尚未克復寧安亦至彼與鎮巡等官從長計議處置務將城池克復夷衆安插得宜爾受茲重任宜輸誠效忠殫心竭力多方調度隨宜區畫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俾夷虜服地方寧靖以紓朕西顧之憂臣等竊惟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 聖祖開創之國陝巴實殘元的派之孫夫何鄰夷不道攻奪殺虜城池空虛致勞王師遠討今彼既悔罪哈密當復若哈密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為敵境此所以貽九重西顧之憂也臣等濫膺委寄敢不殫心竭力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但與賊繼絕自古帝王經

疏議事各卷五

十

治天下之大道事體甚重力行甚難臣等才識凡庸經略宏規悉照廷議舉措其間委曲事情量從簡便伏望聖明勅令兵部仍會多官計議或臣等所言可行或別有良策具請聖斷早賜諭旨臣等仰遵廟筭俯察夷情進止遲速隨機審處期得夷衆富強地方寧靖庶盡臣等大馬報稱之愚茲者會議得處大事貴乘其勢僕夷狄在順其情哈密自始封忠順王脫脫已故無嗣王母守國被土魯番速壇阿力將王母并金印虜去國土殘破後都督罕慎恢復舊疆甫及成立尋被速壇阿黑麻殺害國勢益微朝廷為念哈密乃 太宗皇帝所封之國不忍坐視絕系以陝巴

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王俱係成吉思派差人於曲先
 地面撫取前來襲封王一將令其繼守哈密未幾又為阿黑
 麻所虜朝廷震怒遠招拘留之使顯絕西來之貢西夷諸
 國歸怨本酋又因兵臨哈密天威遠振本酋畏禍方復送
 還陝巴獻還城池遣人納款雖今日綸音未達於西耳往
 時殊鋤未入於窮屢虜情誠偽有未可必但本酋今已奉
 書通貢悔心頗切善念方新若使復見近日勅諭當賜必
 愈感激納款有如此正勢有可乘機不可失之時既該各
 官審據哈密三種大頭目供稱陝巴根基正大情愿輔助
 守國別無異詞且察陝巴語言器識頗優夷類足以壓衆

其同宗根基再無可立之人要將陝巴前去哈密住守不
 候土魯番貢使到來意在早建安撫之策坐收繼絕之功
 必其計慮周詳處置停妥一成不壞保無後難且各官俱
 領經略重寄貴在紓憂敢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據陝
 巴既已准其仍封王爵其先降金印冠服等物及陝巴求
 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隨前去夷人必須選發精壯者一
 千餘名沿途防護及到彼守禦方保無虞各夷所種苦峪
 田禾亦聽其量分家口收割以資食用又酒膏諭奄克字
 刺即便管領回還哈密併守毋令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
 池房屋累遭兵燹殘廢殆盡動調軍夫與之脩築險遠可

聖諭輯錄卷七

二

二

聖諭輯錄卷七

三

應今各夷欲自整理必須量給以助其成口糧牛具種子
 舊有定例亦須驗給今自變遷事體亦便其奄克字刺既
 與陝巴心志未孚終為後患與之結親誠為通好釋嫌善
 計都督拜迭力迷失等乃哈刺灰頭自原非哈密之人最
 為狡悍每藏禍心今陝巴初立羽翼未成若令本夷阿去
 及將家口給還各夷無所顧戀倘生叛意外通強虜哈密
 之害有不可言必量為處置以除厲階其回回等項頭目
 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或協守哈
 密或為哈密聲援與夫小列剌野七克力罕秃等夷俱
 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賞列似為缺典况陝巴復國之初

邊情疏

余子俊

照得求討書籍一節考之唐玄宗之世吐番遣使求毛詩
 春秋禮記正學于體烈以為與之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
 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以為吐番又叛新服因其有請
 賜以詩書使漸陶聲教化流內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略
 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於是玄宗賜以詩書今照
 董卜求討前項書籍臣以為成都記即成都府誌書也一

府之形圖關隘於此乎載不可以此與之使其知成都之
地方也方與勝覽天下之形像關隘於此乎載不可以此
與之使其知天下之地方也其餘書籍可以與之誦讀使
其知忠君親上之道佩仁服義之節若或不與彼來朝之
人市於書肆之中亦不甚難因其請而與之可以固結其
心書籍係董下所無有朝庭所未賜臣不敢以私與乞勅
禮部計議將董下所求書籍遣人量加頒賜因而勅令將
舊維州地方退還係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矣

增重國體疏

余子俊

臣觀武選清吏司呈日照得四方夷狄自開國以來開設

疏議輯略卷第

三

衛所及宣慰宣撫安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恩
威并舉朝貢各有期限賞例各有等差懷柔之道曲盡無
遺凡四夷赴京朝貢有印信者即與印信番文無印信者
自有白頭番文迎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衙門差通事
并官舍伴送前來各求盡彼忠敬朝廷之禮近年以來有
等小通事自恃其能事務誘取間有不與者輒行交通來
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均為詞說以動其心代寫番文奏進
及至考其所奏事理率皆謬妄之言只得勉為撫諭略其
罪責非惟無以增重國體抑且貽笑外方臣嘗思之通事
之說本為傳譯四夷言語以通其情不可妄為加增亦不

可曲為減首今小通事懷奸至此法律不原但無指實未
可究治乞將今年見在朝貢夷人求討番文行令小通事
逐一面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自寫即給筆墨令其
重寫如其不能就為追究代寫何人及所得何物將來路
通事并伴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送問奏請發遣至於夷
人姑宥之罪諭以禍福其餘應行事宜如印封報名引見
之類與夫大通事小通事傳譯勘審之要俱各精密無遺
使奸人知所警懼夷人不被惶惑則國體增重而外人敬
服矣

保固地方疏

余子俊

疏議輯略卷第

四

臣奉勅諭命臣以彌益安民之術選將練兵之方與凡可
以裨補軍機重務者條陳以聞臣謹會同鎮總等官計議
奏請其一曰衛國二曰保民三曰彌盜四曰安民五曰選
將六曰守隘臣聞陝西城池自古無水宋時東引龍首渠
水以入城隨復湮塌我朝成化六年復西引滿河之水自
古地夾八頭起脩石匣一座樽節放水二分到於西門穿
城而過足充居人之用多餘者泄出城壕然年復一年積
滯過多滄沒之患勢所必至且係三邊根本親藩所在不
可不慮莫若從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渠一道以
泄城壕之壅餘水經過漢時故城以達於渭不過三十餘

里節財省力實在於此此衛國之計也初渭南華陰縣民
告稱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守臣貪圖深井之地
園場空闊易於打獵水草便利易於孳牧土地肥饒易於
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為守備之處其實窺利營
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達賊踏水入套所在守
臣不過束手閉門而已成化以來官軍去靡又不如前后
守臣計議量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為截殺之所將安
邊營大勢軍馬移入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天深溝陡
崖邊牆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轉輸縱有達賊在
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為慮適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

縣成化十三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為
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
隨考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三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
邊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墻
塹近年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匹及鎮靖堡
軍馬原守塞門今移於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
遠人馬多病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
實軍馬難於出入但鎮靖堡已行奏免仍守塞門其餘四
營堡俱各移就險而守定邊營接連寧夏柁馬池我固
便利彼無隣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於迤南古跡海

螺城安邊營移於迤南邊營中山坡永濟堡移於迤南上
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塞門却移於迤北白塔澗口海螺
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為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遂
漸脩理其白塔澗口就快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次
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新興安邊永寧寨靖邊鎮靖
龍州八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况常年必須民間
運納谷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
計也臣觀淳化縣三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鳳翔鞏昌
漢中等府并蘭縣俱山林曠闊實為截賊淵藪所在流民
多有隱匿罪犯拋離鄉土倚恃山林刀耕火種以成家業

縣成化十三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為
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
隨考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三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
邊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墻
塹近年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匹及鎮靖堡
軍馬原守塞門今移於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
遠人馬多病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
實軍馬難於出入但鎮靖堡已行奏免仍守塞門其餘四
營堡俱各移就險而守定邊營接連寧夏柁馬池我固
便利彼無隣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於迤南古跡海

官司區處嘯聚扇禍况蘭縣親藩所在知縣正官猶且不
及百戶品級所以行事之際難與軍衛抗衡為今之計莫
若於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開設三水縣立知縣等官而
隸汾州陞蘭縣為蘭州立知州等官以隸臨洮金縣即隸
蘭州然後令流移之民各附籍於本州縣各克里甲自置
田地從輕起科此彌盜之計也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
埋立石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多有
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
致招賊寇違禁既已懈弛民人動遭劫戮况自邊牆至煙
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者此弊一開末流其可

防乎萬一被把總官員將地土霸占派令軍人代種或因
歲年旱澇人有逃亡而徵租無逃亡則往時覆轍可鑒為
今之計當思種粟之舉比之兵運禍結勞民傷財孰為輕
重况堅壁清野古人禦寇一策即今陝西地方災異非常
人心洶洶特政未宜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有十萬人
之將如都指揮以上之類有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
百人之將如千戶百戶之類陝西地方拾萬人以上之將
能稱厥任者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容或有之
此等官員非軍功不陞但中間或有故被奸徒排陷構禍
不能中理者或遇勘問官員畏避嫌疑不肯辨明者以致

疏議輯略卷廿四

一七

大至禁錮誅戮小至帶俸差操在在缺員職此之故今後
此等官員得罪之後果能改過自新撫按從公奏保不許
輕易施行其所保官員或仍違犯者終身不錄如此則人
有自新之路政無不舉之理此選將之計也商州所屬山
陽縣坐落地方鄠陽鎮所管西裏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
竹林關地處隔遠山林險惡人烟稀少俱係客商往來上
津鄭縣必經之處最為要害盜賊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
虜火蠍兒等已有不軌之萌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有殺
虜之迹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即今無籍兇徒私犯茶
鹽仍無忌憚及照鎮安縣地方兩河口要害大略相同必

須預為處置方保無虞乞將山陽縣附郭鄠陽巡檢司移
於箭河口將鎮安縣附近三岔巡檢司移於兩河口其三
岔原隸鎮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於竹林關開設巡檢
司僉撥弓兵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鎮安各三十名竹
林關與鄠陽俱隸山陽則免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
之患此守隘之計也

遼陽時務疏

王崇之

臣聞禦戎之道守備為本城池器械守備之具也將帥
士卒守備之人也遼東為東方重鎮各城有守備等官有
屯宿軍士城池修理之料軍國造作之需各有軍餘造辦

疏議輯略卷廿四

一八

既有其具又有其人宜乎軍威振揚武備修舉也奈何邊
官庶勤者少貪惰者多不修兵備不恤士卒軍需物料多
營於私室練操人力皆疲於私役甚至侵盜賣放之弊不
可勝言所以城池失修器械不備士馬疲弊紀律廢弛修
理操練有名無實凡遇撫按等官點視指稱修理及又科
害軍缺則雇人頂替器械多那借應點惟務遮掩遂為得
計前此之弊在在有之如遼陽一方大鎮也有六衛官軍
有四千馬步有都司以下統之有將官以臨之臣嘗一一
點視如城中舖舍多無門窗梁口間用土坯灰刷四月之
間操軍十日一隊之中嘗少數人馬軍可以調用士卒疲

弊不堪明甲可以禦敵青甲不能避體軍馬器械大率類此推究其故輒稱邊方多事未暇脩理公差數多卒難備辦大鎮如此小處可知平居如此遇警可知今北虜大衆逼近我邊窺伺日久倘卒然有警邊備如此可爲寒心但積日甚久無從稽考難以一一參究往日廢弛固不可究自今脩整不可不急乞勅該部計議行移鎮巡等官嚴督所屬及時修理如法操練士卒謹慎烽堠及將見在不堪兵甲查照舊例奏請兌換堅完器械替出不堪之數官爲修理既不勞軍置辦亦足遇警克敵仍令各衛今後除軍器有例每季查盤外如盤缺木植瓦灰等料俱資軍國

張謫輯目卷之十

十九

重務每季各將收除實數開報撫按等官以備稽考年終仍委布按二司官員查盤若有短少就將經該官員參以侵欺之罪其巡撫等官亦要不時點閱如城池器械等項不完者將衛所官員就加懲治立限完報都指揮以上官住俸督催完日照舊支給操軍數少查有役占者于礙總兵參副等官一體參究如此則法令嚴明人知警懼緩急得以濟用奸弊可以少革矣臣又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種田土專一採取人參榛松園獵野獸爲生數年以來多被本處上司及衛所官員指稱進貢人參等項或散布疋或給銀兩使令部屬官舍到於各寨百般逼迫科擾土人

不勝其苦近時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堪又多私役附近軍餘出境採打販賣以規厚利常被賊人虜殺互相隱匿不報各處又有軍餘土人潛將鹽米包裹力箭甲葉陰於墻下空野去處與夷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泄事情啓惹邊警多由於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打採杉木買辦皮張爲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查得每年進用杉木止該十箱人參三百斤狐狸皮張暫時買辦不多衛所官員却乃多方科擾自今前項出產地方被賊搶虜室廬空廢田畝荒涼不能存活正宜厚恤伏望將各項供應暫且寬免以紓民力以革擾害待賊情稍寧之日行令

張謫輯目卷之十

二十

二十

照舊採辦仍乞轉行本處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嚴加禁約及督令地方墩營巡守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有私役及縱容軍餘出境採取及將刀箭甲葉與夷人交易致生邊警者許被殺及知見人等徑赴撫按官處指實首告正犯旗軍人等量滿日與守臺哨俱照律例問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一體參奏等因庶官軍知所警懼下人免其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也洪惟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祿軍有月糧此外又有折俸鈔貫冬衣布花恩至溘矣遼東阻山隔海官軍俸鈔布花皆仰給於山東河南十一衛自山海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

衛自登州海船運到兩得利便然河西常勾給散河東拖
欠數多者蓋以陸路無虞海運廢弛也查得舊制道有海
船一十二隻官吏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軍士皆獲飽煖
近來船隻損壞者無人修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還至成
化十三年海運不通官軍絕望 祖宗制度廢弛意矣以
故軍士凍餒流離缺伍者多官員剝軍自養廢職者衆信
乎其然也如驛道盜鈔所軍俱無月糧止賴賞賜士官達
官間有半俸又係無子人數專賴俸給又無巡哨守臺晝
夜在邊尤爲寒苦近因各處災傷荷蒙 皇上憫念元元
遣使發倉賑濟所以固邦本重民命安地方也今邊儲預
備少積別無賑濟官軍合得糧餉尚不可得不無有孤懸
典查得自成化十二年前共拖欠官軍俸賞鈔六百一十
一萬三千一百七十錠布七十七萬二千六百餘疋綿花
二十八萬二千一百餘斤先該撫按官累次奏乞令布政
司起借車輛運送及暫量價值折銀補還戶部議得陸運
艱難節行本司查勘定奪造船備運補解去後但彼處官
員視爲泛常略不用意夫衣食切於人身不可一日有缺
今遲以數歲不能補給致此處有饑寒之苦彼處積無用
之地陸路既稱難來海運見今無船則窮邊官軍何所仰
賴哉臣聞遼東舊時收成糧食頗賤商賈賤賣易換有無

續編皇明通志卷之四

十一

十一

十一

尚不免於饑寒今兵荒相仍商賈少通使軍士號帶饑寒
以此饑寒之人不惟難馳鋒敵之下亦恐生意外之慮令
無不爲常例將前項拖欠鈔布等項行令山東布政司官
存留在彼就作官軍俸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解或令
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估計量爲便易委官解送
前來以救邊方一時之急仍乞將六歲布花鈔書另爲處
置或暫折收齋銀兩運來支給候道有船隻之日照舊海
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饑寒之苦臣又聞食者民
之天不可一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孔
子告以足食爲首民生最重邊方尤急所以戰勝政取守
固皆賴於此聖朝垂意遠儲因遼東屯糧不足發銀糴買
召商上納欽命巡撫官以總督之布政二司官以分管之
奈在前官員職任重大者多好逸惡勞卑微者惟畏勢貪
利甚有寅緣爲奸乘機逐利撒放糠糶穀豆糶買腐爛倉
糧官銀多歸於富家餘糧虛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端特
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弊驗奸弊敗露一清積弊邊軍
稱快但刑罰雖加而事勢無及粗腐虛關於倉軍未蒙實
惠折追拖欠於富商不肯還官開地腐爛相積邊境急缺
糧儲如前屯等處倉糧不及半年之用海錦等衛有十年
之積粟雲等堡全無一月之支今遼陽城中每銀拾兩止

續編皇明通志卷之四

十一

十一

十一

糴米二石五斗前項係分每官價銀一兩作米一石或八
斗尚少人上納近因賊情緊急巡撫總理糧儲官不得已
恐缺軍餉會議於定途金復等處十一衛軍餘輸運動調
一萬餘人往迴二千里每米一石雇脚盤費多者要七
八十錢少者亦不下五六十錢河東之地遠近騷然各官
雖用心催償但山澗險阻車輛不通止是牛畜馱負力疲
財殫力難畢集事勢至此尤為可恨欲減米數恐虧損官
銀欲增脚錢恐虛截缺乏即今傳報聲息不絕設若大軍
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逼迫緊急使餘軍逃竄山林疲餓累
死不惟重傷人命亦且大誤邊儲厥後河開農興尤難為

孫仁

十三

用乞勅該部行移巡按總理糧儲官員相度賊情緩急酌
量路途遠近聽其隨宜增減米數脚力多方措置以濟急
用以恤人難至各倉拖欠折罰糧數行令布按二司管糧
官躬詣各處杖追先儘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時
價折納銀布入官另為處置以便目前支給俱先定與限
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亦要斟酌地方庶乎邊備之克修也
停止鎮守內官疏

孫仁

孫仁

竊以為可憂者彼乃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背負肩挑
亦無舟運車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况管轄之司
密加羅網賦役之法繁如中州可耕之地盡為軍衛之屯
不毛之居尚供縣官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
把火頭之科取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
指下年又弗堪矣而况土官視為外府取利不遺於錙銖
流官思保遠方歸計務及於囊橐捕兵之擾未見賊面而
各寨傳食一空指陪之俗槩指賊踪而平民償賦數倍又
不堪矣而况總兵之莊戶不遺於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
於總兵大管小管之吏索公家僅取乎虛名家軍豪民之

孫仁

廿

廿

冒附重差獨歸於下戶又弗堪矣奈何而又重以鎮守太
監之擾乎甘言悲詞之求討上之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
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
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庄田為世守也而太監亦
有庄田受人投獻果何為乎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邊人
也而太監乃歲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
以為舊規而不疑也然豈聖明之所有乎又况把持商稅
包占漁戶私通土官之賄遺餽索官軍之答賀剋落寶石
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妄追子粒廣修宮觀
擅立生祠以民田供香火以官糧折馬料習以為常而無

所忌此豈聖明之所與知乎誠大弗堪矣夫夷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土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日以窮亂日以長今日掠某村明日擄某寨撫之旋叛歟之愈熾前日安銓鳳朝文之變今日增城蒙自之賊患已形矣若其人可以漢法繩檢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此哉失今不圖寬恤恐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也茲遇陛下明見萬里高出百王將太監杜唐取回并以違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痛使復更生夷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去而餓虎來僅存赤骨又將無遺體矣夷民易感又不勝驚懼臣切惟雲南鎮守非

五義輯覽卷十四

十一

十一

乞追復祖宗舊制憫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鎮守太監暫且停止姑候數年安集之後再以議增亦未晚矣如此則邊民深感寬恤之恩益勤尊親之念守在四夷而中國永安矣

民情四議

蔡清

一福建多山路山路多險阻如浦城縣仙霞嶺及福清縣常思嶺上官常所經行猶或詫為險峻抑不知此猶通衢大路也其險甚處上有懸崖峭壁百十仞下則有不測之坑谷泉瀉其中聲如震雷而僅以盈尺之板或半腐木支架其上以度甚可危也又或林木蒙翳枝一鏃而行又數十百步不見天日與探虎穴無異其出也木葉草刺粘帶襟裳當時平無事行者無護呼追迫之聲猶若未甚害不幸如去年漳賊温文進倡亂不三四日抵安溪縣縣民勿卒委棄皆奔入泉城欲從陸行則恐賊扼其隘萬無一生姑投溪舟而人眾利先溪險舟小不足多任載胥及弱皆無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橋梁道路亦王政一事諸薦公倉皇立國於蜀日不暇給猶以此為務公職方內地皇風清穆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猶視為度外設使温文進輩稍有黠鼠之智不離穴以即平地則官軍數十萬其如不得方軌不得成列之徑道者恐亦未能勦絕如此之

易也况雖幸無虞而行旅之出於其路者犯涉難危亦有
官君子所當留心者竊意可於歲事稍豐之日令有司督
諭當地大姓或照里甲圖分相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
必大動工力大抵皆有成蹊如傍崖之徑元用木度則去
其腐且小者易以堅且閭者或架方樓于其上又善矣其
木則收之左右無窮也若林木叢翳處則刊之焚之使獸
蹄稍遠行人不至卒與虎狼遇也今之大姓家有餘資而
濫費於淫祠何限此等在在若令舍彼為此督諭向
方蓋未必不幡然樂趨也未必皆勞鞭笞也如民力不足
雖佐以官錢亦可也其於有事之日兵民尤為大助一福

建僻在海隅去京師近萬里民間所貢方物如白糖樟腦
荔枝龍眼之類是其本土所有近京去處所無者有司科
民當地買辦貢上天府自是不易之制也亦有如牛皮雜
皮生鐵肥猪鵝之類若悉本色則路費難矣是以有司例
科銀兩倉付解戶入京買辦遠方之民乍一到京四無知
識莫知所從於是京中有一種名攬戶者就而與交其主
家鋪家亦皆通情有素欺其單弱多方誘誤將銀權買貨
物稽期圖利者有之或貨物大意或酒色蕩盡却轉誘他
人補此負重復誑誤者有之甚至有誑述無所追究者解
戶之害或破家或亡身更貽弟亦親屬仍及有司耳目所及

可以指數願為申請諸朝改立定規自今但近京所有色
物只今所在有司科解銀兩交納內府此等物民既可以
就京買辦官有見銀亦不難為措置矣庶幾奸民無所滋
其惡良民不至受其害有司亦易以了公事且省無名之
費增備有用之需以此法斟酌通行之天下或者其可乎
福建屬郡人民自永樂宣德以後多有田已盡丁已絕而
其糧猶在者名為無徵洒派其故何也蓋時事推移田產
潛入於豪右上下欺蔽有司莫為之分明歲復一歲遂不
可奈何又有一種恒產奸民元田不失一段願乘造冊之
勢買囑單書飛入絕戶妄指無徵又在洒派富家則厚享

無窮之利貧民則虛受不根之害此何理哉又有自傾墜
其先業者妄減元田糧數與以糧輕易售逮其漸次賣盡
寸土無存而虛糧在戶多者不下數十石此其人固不足
恤為其子孫者亦云艱哉至於生存無計挈家逃亡里書
又作實無徵造報矣如此等弊蒂固根連若不大為厘正
民俗實無由清愚意丈量田畝之法終在所宜行也但得
人為難耳抑聞此弊今日在在有之天下豈有終不可清
之弊事哉一天下僧田之多福建為最舉福建又以泉州
為最多者數千畝少者不下數百以無君無父之人無飽
食煖衣之奉何所不至而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無卓維

之產者何限各處無徵田糧酒派貧民者又何限其僧田
爲豪石巧計僭據者又何限經云君子聚多益寡稱物平
施若以今富僧與貧民較之可謂不均之甚矣且古有限
民名田之議况於僧道乎宜請諸朝量減寺院多餘田畝
分給貧民爲業亦古者授民以田之意或以補無徵糧田
亦所謂截長補短之意此其所大利者民也官也其謂不
利者特僧道耳而終莫決意舉行不知其所顧惜者何居

議江西地方疏

楊一清

制禦賊盜與禦戎少異居常保障防遏在於本處官兵鄰
近土兵不過暫時調用此等客兵雖得應援之力亦有侵
掠之虞不得已而用之急之恐失其心緩之難戢其暴要
在威賞兼濟方免後難總制一人固難獨謀必湏委用三
司官員若操練民兵護守城郭招集土人以爲鄉導此正
守巡之事誠使督率有道隨處皆兵人自爲戰昔人創置
樓鼓之法義營圍結之倫今鄉村屯寨未必不可依倣而
行然豈專事刀筆文法之吏所能爲哉訪得廣信府永豐
縣守坑軍兵弋陽縣橫峰寨打手贛州府寧都信豐安遠
龍南太平等縣大石伯洪二堡善射弩手俱各數經戰陣
聞敵不怯其餘府縣亦有大戶子弟各官酌量招調相兼
攻勦但要嚴號令明賞罰彼既各顧身家兼以會得官賞

量與應點之兵大有不同且使調來土兵有所鈐制矣樂
平餘干各賊出沒險阻去處必須扼截視其地勢或高壘
石墻或深掘壕斷其散出四面逼震擊其切近賊巢
如安仁貴溪弋陽德興浮梁等縣民快機兵若一舉調用
恐賊乘虛劫掠宜各存留把守浙江開化直隸休寧婺源
等縣俱與餘干樂平山勢連接道路相通合行各該鎮巡
嚴加把守預防不測其都昌九江湖口等處臨湖近江恐
從此奪船走避亦湏集兵防守江西腹裏原無烽墩各枝
官兵道路隔越恐難應援宜處給銃炮火藥以壯軍威仍
於高山峻嶺去處設立烽墩瞭望遇有緊急互相策應兵

部申明捕盜陞賞則例已極詳盡江西等處未審有無該
載又止爲官軍及應捕之人而設其非應捕而能捕斬賊
盜者尤須優其陞賞又聞江西之盜即係鄉民其大家富
室多與相通或爲窩主本方良民豈無知識今宜出示諭
以禍福開其自新除有名賊首不宥外但有曾爲盜賊窩
主及令家人等項與賊合者即便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若
能設法奮力擒斬者悉依常人給賞擒斬賊首及獲賊數
多者照例論功授以職事其賊夥後有攀指賍私等項並
不追究若隔省徵調土兵其土官親信頭目恐不肯來者
宜行兩廣總督鎮守務以地方爲重坐委有名官全頭目

管領彼為身計自能挑選精銳給賞從厚該管土官及頭目庶幾樂於應命矣

紀載詳見前卷

十一

皇明疏議輯略卷二十五

撫治下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恩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泊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

疏議輯略卷二十五

一

二

捕使之雅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蕪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



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君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曹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儻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

皇明疏議輯略

卷二五

皇明疏議輯略 卷二五

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也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感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踰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狙儻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民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籍膏腴之田以資種糧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與於間左之成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有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主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為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



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效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廓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慮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危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溼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

聖諭

四

二

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種犴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酒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路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

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敵之克則有遠縮畏避之毀猶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揚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鮮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

聖諭

五

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救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救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救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夫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王受等大意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節其兇殘酷暴慢上雪下真有可誅之罪余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

萬之衆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孥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次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勅殺故令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活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俾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次有爾

深議輯略卷五

六

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三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自數百人赴軍門投見哀號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見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直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為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

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一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情於是下廬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峇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詢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方履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

深議輯略卷五

七

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一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情於是下廬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峇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詢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方履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

竄日父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遵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謬承任使仰賴鴻休得

免罪責快觀盛明豈勝慶幸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夫自古盜賊之興即當撲滅於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苟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根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彊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為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向者山東直隸河南江西各處盜賊動輒數萬非我 皇上洞明治體畧降恩詔撫散脅從繼命將帥誅劔首豈能平定如此之易哉其自古

招撫之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今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只今江西之賊華林碼頭勦散無餘東鄉舊招遺黨尚及千人姚源或云營倍其數然臣不能實知也其他尚有贛州舊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憤其首惡之陷已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姚源者舊雖

聽招不曾流叛近於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克惡彼

九

則始為濫及而有觀望之罪後來自雪而有功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勦之招案也以人情言則今地方大戶自重身家者懲其往日決不肯與之聯居又有一種豪強光棍始以助官殺賊為名中以通賊寄賊得利暨後以誣執平民詐財物為業惟恐事定還鄉則新民告取財物良民告償人命鄉黨雖安彼獨受罪於是外則脅動浮言挾制官府內則讐殺復業良民及聽招新民各誣以罪使之不得寧居必至變亂而盡行勦殺以滅其迹此等之事官府動於浮言各立意見或以為罪或以為功雖有為地

方深計者彼此牽持莫之能禁今民間所苦第一光棍第二盜賊而兵擾次之為之父母者所宜急求安定以全其生而彼豪民光棍搬居城市方得藝業欲圖延捱歲月累死貧民蕩空鄉土而罪名可掩兼併可肆有如置身風波之中衆皆失色速求底岸獨為水手者方傲歌駐楫乘時射利而過客不知風濤利害或信其言以為然其亦可痛也矣今姚源請兵勢當必討固無容議矣其他盜賊有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於前過惡永不追究再後有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

疏議輯略卷三十三

二

十

之刑非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勤治數十人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為之奈何有言當勤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為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上下激之終不為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罪難當矣固不若勦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地方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於我何咎此則撫勦二策未有定見之情弊也如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卽此三言而事定矣故先進賊開化賊勢甚蹙三省議招臣獨不可今在

東鄉賊方信服欲臣誘殺心亦未安為守前說耳然不敢自以為是也特不敢欺隱弗陳以備採擇焉耳朝廷憫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群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自繁多文案堆積巡歷難通於鄉邑採訪或謬於傳聞又况忠臣或遠或去而又耻於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於媒孽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審否則一時輕信誤聽未免有傷公正之體以孤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勦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然臣又慮江西地方之禍不止盜賊可憂者卽今天旱之久民

疏議輯略卷三十三

七

窮之極赤地千里而水泉亦竭田禾無收而麥種難下來歲民飢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庄田所逼民久之察三司官員多被鈴束問刑察吏等事舉奉成案施行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為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矣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群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或於見在都御史俞諫任漢專委一員或另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員前來地方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

羗也謂屯田邊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开班虜之議叛羗也
謂請置護羗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
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羗夷為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
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班虜言之是不欲以威疆治而以
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
治有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
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亭障愈警雖寇掠不恭而甲
兵罔贖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茂諸番
者亦豈出於二子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以來平蜀之後
即定西番北路置松茂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豐溪

疏議輯略卷廿五

十五

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衙門隸之安撫司五長
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為土官以世掌之每寨復
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棵差役所以疆禁制
馭實中國之藩籬也為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
今無虞可也奈何任非其人處失其道致諸番不靖至今
為梗邇者雖稱兵制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過半矣
所存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不為太息乎為
今之計莫若先自為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強威足以
懾誠足以感然後略其小過與其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
以信誓定為約束量復青棵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於一

月之內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即以茶鹽量為給賞彼
利其物我利其安羗靡之術無過於此復於封疆交接之
所置之限界使彼不得侵奪違則約束治罪夫好安惡擾
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己者彼之情亦悅
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
攻則強以守則固亦無患於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於推
避壞於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為
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端已
及今不為經久之圖則侵擾日促於邊疆而任寇或起於
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矣易曰履霜堅冰至

疏議輯略卷廿五

十五

其是之謂與所謂制夷者蓋蜀之南部皆蠻夷也越雋即
邛都黎州即笮都播州即夜郎西陽即牂牁漢唐以來皆
治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兼以軍衛實華民之藩
幹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有小夷雜居曰獒人曰獒
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土官衙門故往往為邊
邑患邇者葛思夷人普法惡作亂撫臣調兵掃平以蠻田
之故夷眾不服流民謝文義乘機煽惑夷族復焚劫筠高
等縣至今未滅所以然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眾過
江流劫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何等舉
措耶夫兵必有戰斯有勝否今不與賊交鋒則賊之往來

自如安得不縱橫桀驁哉為今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將賊來則迎過賊退則追逐故伏掩襲絕其歸路則庶乎可以挫其鋒而奪其魄矣况謝文義等流民也阿濛阿黑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難保同心我兵相持之久擾其生業必思治安中自生變其勢必然耳又况阿濛等最爾小夷矣無火亂之理若能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弃虎之搖尾迫於求生也縲鷹之附人苦於饑困也阿黑阿濛既歸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避金之魚爾又何足為乎但經久之圖則在於以夷治夷為切要焉嘗觀周文安之疏曰都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沒大軍至則束手聽撫大軍回則隨復劫掠地方無三年寧息其故何哉臣以為山川險惡勦不能盡撫不能平當有以處之耳聖朝四海八荒皆設土官以為夷長惟都掌夷人未設止屬戎縣流官實難鈐束伏乞勅令巡撫等官親臨其地使各寨主自擇素有名望眾所畏服者一人立為長官統屬各寨仍隸本府該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長官司事例奉脩職貢則統屬有官自然順服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所謂訓兵者蓋周官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故因井田以定兵賦以司馬而掌軍營所以禁暴安民威敵靖亂之道也必身習進退之節心存

視附之義曰明旌旗之象耳熟金鼓之聲手得擊刺之宜足符鶴鶴之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無不中法是以攻無堅城戰無効敵矣程不識之師虜不敢犯部曲整也齊桓之師秦之銳士不可當節制明也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之謂也或曰巴蜀之兵脆弱不足以言制勝之師雖教亦未必克成是蓋以壤地言之也不知舟楫之師以前平關中楊越之卒可以得志肥水是不在乎壤地之南北也孔明所治之蜀非今之蜀乎惟其教嚴行故南平蠻夷北伐中原無一日挫衄故曰兵無強弱惟其練習而已矣今蜀之邊鄙西接土番南連諸夷邇者疆場不靖與師肆伐經年累歲未聞克捷議者皆曰羌夷桀驁地形險阻兵不易取也以愚言之兵必精強而後可以決勝負不獨將帥之得人也驅市人以抗虜雖孫武不能成功今日之卒果能技藝訓練弓馬閑習選閱精銳不及疲羸乎不然是在我者猶未盡其道也功之不成何以他咎為今之計莫如訓練士卒以立決勝之本為急也蓋兵貴精而不貴多兵武穆替寇軍經不一當十選之精故也吳闔閭之女軍可以赴水火教之嚴故也今當復稟及各邊衛所定為選練之法先將各該正軍及該操餘丁逐一清查揀選務要正身應當其年力精強體貌壯實有精神膽氣者

盡行選出備造年貌手冊查驗老弱不堪者不許造入選
定各管操官不時操練務在志體一耳目定武藝精而後
已嘗聞之是錯曰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步兵之地也揆視
相及川谷分限弓弩之地也草木蒙籠棘藜射鋒之地
地也窮險隘阻扼相視刀楯之地也今蜀中地形大
約類此則夫弓弩以射矛鉞以刺刀楯以舞蓋所急務矣
宜求是藝精者選之以為教師校其勝否定其當勤學勤
而業成者則升為隊長以寵之不成則決罰以辱之如此
則各相勸激未有不精者矣由是以藝既精以氣則壯以
守則固以戰則克而變為之侵軼又焉足芥蒂也哉所謂

疏議輯略卷五

六

儲餉者蓋穀食者民之司命也儲蓄者政之大計也故有
蓄則民用備民用備則國政舉且祭祀賓客供養祿給庶
事之常也非賴府庫之充尚不能集况與師動衆日費不
貲事變之急者也而儲積無先事之備可乎是故高帝誅
秦促項餽餉不絕之力也武帝鞭撻四夷文景富庶之烈
也今欲制羗夷之命不在乎他而在兵事之強欲致兵力
之強不藉乎他而藉乎倉廩之實蜀中儲糧之法廢弛久
矣民以逋欠為常官以姑息為德收頭利於侵欺倉串出
於虛假是以各邊漫無經久之儲運者有事松茂督民空
運水陸交集不能數萬夫以習俗久玩之民一旦嚴而驅

之奸者怨詈以訕上豪者訛言以惑眾事尚未成而已陰
受其毒矣此其故何哉不能預備於平素設爾為今之計
莫若漸積儲蓄俾足支數年之用必無倉卒未給之虞其
大要在於督通稅稽收納而已矣何以言之蜀民逋稅習
以成風久矣其尤甚者莫如瀘州富順銅梁持養其一年
正額不下十萬餘石所入公家者止有二三分耳使能一
克納十年之間可得者數十萬軍旅之供即此可資况
加之諸郡縣乎愚謂當先治豪猾大姓可也何也下戶細
民無所恃賴畏官守法恒先輸納惟此豪猾或倚其勢力
或恃其黨族或巧於浸潤或肆於挾制往往得計而逋稅

疏議輯略卷五

九

之風成矣今當舉此大家嚴以法令諭以禍福責以義分
以為諸民倡將見豺狼既伏而狐狸自懼矣夫錢糧之有
欺弊以稽考之法疎也今當稽納於州縣稽收於各倉使
區處有要而後庶幾爾其法徵糧之先各州縣先將各戶
該倉糧石給與印信由帖使各戶照數赴倉上納各州縣
仍具各戶糧數手冊送各兵備道查照各倉監收官每歲
各置會簿一扇不得混收難於查盤如遇花戶運糧至倉
官撥出硃串監收官用關防私記於上即赴兵備官處掛
號仍將州縣原給由帖用關防照過半在由帖半在手冊
令納戶執回赴各州縣銷照其各倉每一版收滿兵備官

查盤足數封記如此則收納有稽而虛出之弊可革矣但能行之數年倉庫必至充實倘有兵事之舉必無餽餉之憂詩曰迺積迺倉迺稟餼糧于橐于囊思戰用光言儲積備而後可用兵也所謂嚴茶者蓋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茶之為物西戎土番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裸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係國家政理之大經國之君子固不可不以為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至權稅以利國家初則置茶於秦鳳熙河諸路以博馬又置茶場於城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

疏議輯畧卷廿五

廿

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城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推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馬額獲其利至成化中議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兆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川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滿關隘而茶舡遍於江湖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適者巡按盧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

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為今之計莫要於嚴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裸以服役獨不可乎或者曰青裸之輸彼之舊貫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首我償不幾於相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乎吁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於我義也我償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為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

疏議輯畧卷廿五

廿

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於官權在國也邊鄙因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間使權歸於國而利及其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得失又孰多寡哉故曰至細之物而有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所謂審幾者蓋聞欲成天下之事者在得天下之宜所謂宜者事幾之謂也是故天之中鵠非異術也察於高下之等矣舟之撒旋非神謀也燭於遲速之間矣故物理人情當其事有輕重之勢際其會有緩急之時勢有輕重權而稱之則不爽時有緩急酌而馭之則不迷事勢太輕吾有反重之道時理宜緩吾無急取之

術如此則隨機應變與時偕宜當事之始故不離乎道之中要事之終亦不失乎道之宜雖成功與否付之天命而不可必而由中之悔吾知免矣乃若勢重而昂則自覆勢輕而抑則愈壓時緩而急則早洩時急而緩則失會凡此皆不達於幾者也剛明果斷之才或失之躁急溫厚慈良之性或失之姑息是故世有君子之才之德之美而訖無功業之立者皆昧於幾者也國醫之於病者非人人夫其腑臟開其關絡而砭治之也要不過燭其幾而已以事務之煩理亂之大苟不取其要而握之得其標枝而昧其根本詳於漫漶而疎於急切鮮不仆矣曹操之於昭烈方其

孫議輯各卷廿五

二

世

三

據蜀之初一日而數驚斯時也能以一旅之師扼吭而搏其虛動無不得者及其法立民附上下相安乃以兵臨之卒不能取乃下教以為鷄肋于亦晚矣安祿山舉三道勁兵入長安肅宗起兵朔方李泌勸以當詔李懷光圖范陽使賊無所歸肅宗不聽致慶緒思明相繼復起卒成藩鎮之患斯皆失其機會也是故經國之大當先審其幾中其幾則事無不濟矣今川蜀之政廢弛頹敝久矣甲兵則鈍而不精倉廩則耗而不實邊防則擾而不靜官吏則玩而不警小民則困而無依豪猾則縱而自恣一旦厲精奮振拯委隨躡壅遏剗閼憐孤好僻使上下煥然齊一以歸

於善非察於勢之輕重時之緩急則夫因革損益之間未有不徂於常而駭於變者矣所謂批隙導窾游刃於虛空而礫然以解如庖丁者恐亦未能至也詩曰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言會其幾矣所謂得人者蓋君臣欲有為於天下得其人則易如反掌矣伐齊之兵一也以樂毅則下七十餘城以騎劫則盡亡之削山東諸侯一也以晁錯則致亂而難以主父偃則謀行而易以此觀之法不可以定守變不可以先圖惟其人而已矣今之為政者得人任職之外術其可他求哉是故溫恭弘毅誠信謙讓而好善不倦者德也明大而斷奸謀而成倉卒而能應紛糾而能理者才

孫議輯各卷廿五

廿三

也勢性命之理達天人之妙動中機會行符時宜者學識也具是三美者惟聖人大賢能之下此則有間然矣故隨才任使擇所長而不求備斯善為政者焉廉潔公平心有計慮者使之理財沉深有謀略果毅有膽氣足以馭眾者使之治兵有斷決之明存平恕之心者使之理獄精深明夫識微達變者使之運謀勤敏不懈毅然敢為者使之幹事如此則職司皆得其人而事無不理之患推此道也以之理天下亦可也况一方乎不然材任相違必至壅滯不達治具雖存亦無益於事矣是故坳堂之水可以浮芥以之受盈尺之木則膠鷗鵬之翼可以蔽天按之施於鳩鷄

則累故量才受職乃為得人然猶有督馭之道焉取其大體略其小過無為掣肘無求速效使得從容展布竭盡心力則事功積累必有可觀不然受之雖當其任而馭之不得其方亦無望於功之成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之謂歟

專官分守地方疏

周用

臣切照江西南贛當梅嶺之北吉安居贛州之北其所屬各縣與撫州府樂安縣則環居南贛所屬各縣之外各府惟南贛地方田地山場坐落開曠禾稻竹木生殖頗蕃利之所在人所共趨吉安等府各縣人民每年常來謀求生

理船運穀石斫伐竹木等項又多通同山戶田主置立產

業變客作主徭稅影射靠損貧弱又有來歷不明佃田傭

工及稱齋教師各多不守本分潛行盜竊間又糾集大夥

出沒劫掠或因追取債負或稱根捉軍匠往往各於原籍官司生情捏告彼此文移經年不絕其各有司又各據分治俾曲作直抑是為非况吉安樂安素稱健訟加以持法欠平益無忌憚非惟藏奸蓄穢間有積案滯獄蓋因南贛二府屬嶺北道吉安府屬湖西道撫州府屬湖東道按察司雖有兵備在於嶺北吉安府不係管轄布政司雖委兼官又不得巡歷以致事無總統人多缺望臣到地方以來

緣見各府詞訟交構遵照大明律各從事發處歸結事理通行去後旋復阻閣亦緣吉安撫州於臣地非所屬勢難責成臣查得江西守巡地方地分五道其布政司除管糧外原設左右叅政叅議止共四員平時常該數內一員兼管二道乞勅查照巡按御史稟題准事例定議該司分守責任兼管二道聽攜家屬住劄臣於萬安太和永豐永寧龍泉樂安等縣遵照勅書事理除一應民情不敢干預外但係盜賊人命重情與南贛等府干涉者聽臣督責若各縣不行捕獲追究亦聽臣提問不許仍前阻閣則提綱挈維可收功於共濟防微杜漸當彌患於未形矣

疏議輯畧卷五

五

一

万

地方事宜疏

徐問

伏念臣以迂陋凡才叨膺遠方重寄大懼弗克負荷以紆皇上遠顧西南之憂其四省邊夷豺虎交穴土官酋目人等交構吞噬剝傷殘夷民困悴已極况連歲用兵征調餽運中間文武將吏貪酷誅求以致行伍空虛倉庫匱乏為軍民害者已嘗廉究釐革凡繕修教演化導撫安防彌之術槩已逐一舉行外謹將地方應議事宜開陳伏乞勅下諸司通為議請如有可採俯賜施行實為邊方軍民至幸一互考倉糧以杜姦弊照得四川永寧倉額收永寧宣撫司該納秋糧貴州永寧衛該上屯糧及重慶叙州等府

銅梁長寧等縣該折糧大布俱於本倉上納其糧放永寧
衛官軍四川宣撫司首領官吏師生日糧布放貴州永寧
赤水畢節烏撒普市等衛所官軍冬三月折色邇來官攢
狎於邊境去四川隔遠則監司不能以通歷視貴州隔別
則守巡不得而稽查錢糧自為出納時肆侵漁攬戶任其
通同密收輕折及至放糧檢合委官棍故冒破借貸預支
凡遇各衛差人關領百計刁難取索賄賂或久候而空返
或減尅而不全以致小民膏脂得滿此徒給罄之欲至於
官攢考滿朦朧規勘竟赴四川給文支吾脫去俱得保全
已該前都御史劉士元奏行川省撫按將銅梁縣等折布

疏議輯略卷廿五

廿六

糧米徵價解貴州布政司官庫上納外惟該司衛糧仍於
該倉上納積弊復然法當稽考合無今後永寧倉官攢考
滿丁憂等項務要申請貴州撫按轉行該道守巡官弔取
卷冊磨算無差別無侵欺借貸情弊具由詳九轉報四川
守巡該道方許起送若有未明就便轉行提問其四川該
管司府衙門遇官攢給由等項查無貴州撫按衙門查明
字樣不許擅自起送赴部如此庶錢糧可清而姦貪不得
恣肆矣一處調邊軍以實營伍照得國家防禦莫重於軍
充軍之罪莫苦於邊貴州古為牂牁羅施鬼國外連四省
邊疆內接九夷巢穴如都勻衛則近廣西南丹等州普安

衛則聯廣西泗城雲南霽益等州烏撒衛則通四川烏撒
府及近烏蒙鎮雄等府永寧衛則通四川永寧宣撫司銅
仁府則密近湖廣五寨鎮筸等司俱軍夷攬雜實西南極
邊之鄙也邇者貴州衛所軍人或到衛身故或隨解隨逃
該衛既無實用之軍原籍又多勾補之擾况貴州已極邊
陲軍糧折色廉薄征調空運身佔危亡率多逃移事故所
存十無三分之一若復一例改調不慮將來求之尺籍則
愈空撥之事體又無補合無今後凡遇勾補三次逃軍及
為事應改撥問發邊衛充軍者令酌量地里遠近俱發本
省沿邊都勻普安烏撒永寧畢節等處衛所充軍應該極

疏議輯略卷廿五

廿七

邊衛分者調發前項沿邊衛所地方哨堡常川守哨永不
許更番休息其間發例終本身者待其身終子孫仍補原
衛庶窮邊營伍可以少充而各處官司得免遞相勾擾道
途亦省供億之費矣一謹察邊防以杜後患切照貴州地
方思南烏撒永寧都勻等府衛所與四川烏撒府永寧播
州宣撫司廣西南丹泗城雲南霽益等州湖廣鎮筸地方
密邇雖設有土官而跡多兇鷲雖僅供糧馬而大半生苗
訪得土官及守禦軍職軍人溺近忘遠或與外境土官土
人結親往來及通彼處苗人耕種買賣而啟熾煽禍以
致搜兵讎殺殘害地方合無議行廣西雲南四川湖廣撫

按官及各轉行該道守巡官嚴加禁約庶法令嚴明邊防可固而將來構塌之禍或可消矣一節省文移以蘇邊困切照貴州宣慰司并有司所轄皆諸種苗夷不通漢語馬館供費固守前規若文移既多則科派無度官吏有督責之擾夷民苦瓚肩之求揆其困窮實難似措合無將貴州各驛傳本冊按季造報者特以夷方為之裁節通於年終類造若唐儒韓愈所論變夷悍輕易動以變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遺漏不究切之意庶使夷人困敝可以少紓道途供億之費亦少節矣

疏議輯畧卷三十五

廿六

皇明疏議輯畧卷三十六

馬政

馬政四事疏

儲懌

切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圖草料私賣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死為幸把總之官又徇私派領不恤貧軍孱弱之徒又多延捱比較以觀恩宥故也臣聞團營官軍大約不過十萬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其無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乞 勅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

疏議輯畧卷三十六

官軍分為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其馬四歲以下倒死者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蠲其半二十歲以上者免陪重去椿頭朋銀之例絕其衆輕妨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冊如有倒補轉換事故註冊為照官軍養馬按月關支草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作賤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失或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選閱未免更張夫古兵法騎可以為步步亦可以為騎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奇制變乎况查給京營馬匹不過三千已給三萬且每匹直銀二十餘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疲瘦倒死暴殄可惜

及青其賠償十中一二又矮小老弱比之原馬真為駘易
騏驎矣又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馬駒并馬戶姓名本
寺具數報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派取
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
也又有典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遞以
憑點閱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本及督理少卿
分管寺丞該府通判印記御史各一本是一事而五本矣
工食解送官吏糾擾所費不貲况其所造不過抄謄視爲
文具勞民費財於事無益臣以爲孳生馬冊各衙門每年
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

疏議輯略卷十六

每年三月之裏止具總數申文到寺備用馬冊亦止二本
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月就同投遞其點馬簿冊本
寺以寄養馬冊行令各衙門一體照式編造可以常用少
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
丞惟季報文冊乃欽定條例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
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及
照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比之別處不同馬政官員
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通判專管事少
官多令煩民擾至於文移簿冊巡送糜費皆爲民累查得
少卿係奉勅督理官員難以更改合將分管寺丞盡行減

省專委少卿各府通判悉聽約束順天管馬通判可以革
去蓋止寄養事簡故也又各地方俱有草場近年法制更
改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每年解銀到部惟順天府所屬
二十七州縣永平等府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
茲無分文解送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竊思
前項銀兩俱緣養馬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
在官又非小民拖欠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各考可以
革官吏之侵欺助邊方買馬之資也

馬政利病疏

儲燿

疏議輯略卷十六

三

二

五

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地不產馬
暫收折色自後比照日漸加增間有奉討量與亦不盡從
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
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宣府大同延綏寧夏陝西自弘
治元年至今節次其討過七十餘萬他如甘肅遼東山西
等處各一十餘萬可謂費出無經靡費不貲及照本寺寄
養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二萬匹俵養近圻以便征調
然本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行太僕
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玩
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紜橫議一具牢

不可破宣府大同給銀買補不計其數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探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賠償鎮巡大臣又多闊畧把總等官乾沒貨利至於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汪鑑侵欺買馬價銀追贓罷官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中不為有司杜減必為軍士花費及至買馬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隨討原其本心非全為馬伏乞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奏差風力即中一

疏議輯各卷十六

四

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如有奸弊聽其察究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知朝廷脩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効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關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為京輔之地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道點閱少卿督理况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息臣等典守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脩飾武備以防不虞疏

儲懽

省得仁壽宮皇庄二處坐落霸州文安縣苑家口等里共退出地八百二十三頃五十四畝歸併五軍三千神機營牧馬外其坐落白鷓澆等處者仍是內官羅全等管業臣等竊見霸州草場地寬廣水草便利牧地之善惟此為最陛下留神遠圖興脩馬政一旦俯從群議雖母后庄田亦宛轉上白退還放牧臣等有以仰窺 皇度計遠慮太而細微之利無益之征必不以此而改易矣臣前在霸州丈量退地之時適見工部奏委官員到彼踏勘草場廢弛之先渾河橫流散漫四出霸州上下漸為淤漲蘆

疏議輯各卷十六

五

蒿旋生放牧不到當時言利之臣因其地之美餘悉取蒿箔等稅此亦一時權宜之制耳今漂廢之餘又蒙查理是亦 陛下綜核名實之一端也然蒿箔等用較之草場放牧孰重孰輕况草場設自永樂初年而蒿箔等課起自近年蒿箔等地固草場之地也又况近來渾河改徙不產蘆蒿又非宜征之地伏乞查明前項科額悉行分豁使牧地無他征之擾庶幾可垂永久其壽府庄田一處坐落永清縣信安鎮地方共退出六百二十畝其地與霸州草場相連照前歸併三營牧馬皇庄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四十頃御馬監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五十三頃俱坐落

薊州安和鄉地方歸併三千營牧馬但恐下牧之時辟蹄踐蹂或傷禾稼必啓爭端臣復委本州查對冊籍於各家庄巢周圍兌換多立封堆以杜侵僭前次踏過地土并令退出庄地計其頃畝不下數萬長苦茂草誠足牧放惟念居民過多日侵月削復踵前弊致損成規乞設立板榜開寫民地四至頃畝於官廳張掛或有侵踰舉首重治庶杜弊源內有義井手輒在草場之中四面道理適均今欲議蓋官廳不免重費財用不如即寺以處領袖之官既免造作之營且省淨元之費且餘營房馬圈量宜成若太監陸愷奏討庄田一處坐落定興安肅二縣間其地方共退

疏議輯略卷十六

六

出地八百五十一頃七十一畝歸併五軍營牧馬太監單昌奏討庄田一處坐落香河縣口頭社孟家莊等地方共退地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七畝六分歸併神機營牧馬凡此草場皆祖宗開創之時心思規畫畜收戰馬以備不虞薊州一處固馬足矣且防其雨水蚊蠅又設薊州香河閻臺三河等地審時應候轉徙放牧其所以為馬政慮者至詳至備然歲久弊生三十年來奏討併種死牧幾廢仰賴天啓聖智遠體祖宗之心大為邊方之慮察納迂論漸自宸衷特命臣等清查退出各項庄田以復舊額固是以備前休而蓄不遠矣然事易於作而難於保終臣

等額自今以往大昭王度重申禁條敢言奏討者許令科道奏劾嚴加懲治則私蹊可絕而牧地永存矣

請復金牌舊制疏

湯一清

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偕其國師禪師各齋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皇上恩威撫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齎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時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每怎敢違了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宗睿謀英略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

疏議輯略卷十六

七

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克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代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略者之所為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治匈奴乃表何由列肆郡關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慕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管數千里北有

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之世讎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大羊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為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拍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中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而六十年世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

陔餘叢考卷六十六

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離之固何所於託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冊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褚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番族使知朝廷脩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物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

今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為統領不必令其未京以弘治二十年為招易之期乞遣廷臣齎捧上號金牌前來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住劄調取原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厚加賞勞事完造冊隨金牌齎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願者聽其將馬易茶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量調番漢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庶幾息威並施番人懷威永為藩籬之固矣

增種馬疏

楊一清

查得永樂四年開設監苑衙門兵部節奉欽依事例上苑

九

牧馬一萬匹中苑牧馬七千匹下苑四千匹當時種馬及後來孳生數自雖不可考而原擬養馬定規却是如此臣今偏歷兩監六苑酌量草場廣狹軍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議處得開城苑原額恩隊軍人四百四名安定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六十五名俱草場寬闊水泉便利地宜畜牧堪為上苑使官得其人政令脩舉各牧養萬馬誠不為難廣寧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一十八名後因添設回原州衛草場地方多占脩城郭及撥為屯地萬安苑原額恩隊軍人雖止九十四名草場亦頗寬闊俱堪為中苑黑水苑係其肅苑馬寺選撥恩軍一百六名草場過窄清平

苑原額恩隊軍人一百三十二名地狹上瘠人無生業俱
止可為下苑前項苑分恐不能遂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
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益苑可牧馬四千匹清平苑可
牧馬二千匹黑水苑止可牧馬一千五百匹通計六苑除
每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勾陝西
三邊之用國初之盛諒無以逾此然欲庶孽息必先多畜
種馬種馬既少則孽生遂難收效查得各苑見在馬二千
二百八十四匹堪作種者止有一千三百餘匹臣今將倒失
虧欠馬匹酌宜追補及弘治十六年分茶易種馬通止可
勾三千匹必須增置七千匹共種馬萬匹以兩年一駒計

源議輯各卷十六

十

之五年之內可勾前數將來孽息牝復生牝駒復生駒源
源不絕數十萬匹之數可計日而得矣及看得西寧洮河
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固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
土異宜孽牧多損養馬軍人甚以為累必須收買內地馬
匹易於牧養成效可圖且西人以畜牧為生要在不虧其
直自無樂售考之周官馬管掌竹馬量三物蓋三代盛時
民有餘畜者官以價值易之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
用意正如此臣欽奉勅旨雖許設法增添但陝西地方軍
民邇年以來困于虜變困于歲饑困于轉輸困于脩築公
私厩竭帑藏空虛別難措處查得弘治二年為因種馬數

少兵部奏准將太僕寺收貯馬價銀一萬二千兩送發陝
西布政司勅巡撫官督令布按二司官員收買種馬二千
匹發寺收養合無比照前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
千兩差官作急齎送陝西布政司交割聽臣督同督布按
三司于平慶臨鞏等府衛地方官員軍民之家收買堪以
作種好馬七千匹派發各苑等牧趁時搭配群蓋依例科
駒如有倒失虧欠隨即追補不許似前玩慢以致通課數
多自取罪責前項太僕寺儲蓄銀兩本為濟邊之用且如
各邊奏討銀肆萬兩不過收買戰馬四千匹較之孽牧之
利何如暫費而大蠲惟陛下裁之

源議輯各卷十六

二

馬政疏

楊一清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陝西延綏
甘肅皆防胡重鎮節節因戰馬缺之荷蒙 孝宗皇帝專設
風憲重臣督理其事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
政一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與舉頗難凡所規畫慶置
皆遵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
今草場地復收軍數增城堡相望苑既羅列牧種考之
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雲錦成群之盛其於三邊戰
馬每歲俵給不為無補至於招番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
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蓋金牌舊制二年一次番人納

差發為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
運送一百萬斤轉輸千里所費不貲後因邊方多事茶馬
停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
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招商買運不煩轉輸故邊方既得
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
伐但念天下之新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
失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茶司之所易即苑監之所
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又相為用
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
令巡撫帶管又恐仍蹈前轍莫若後巡茶之官而兼理之

陝西通志卷六

馬便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項自胡鹿肅靖戰馬告乏各
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有限及命臣督理馬政二年
有餘孽牧亦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邊戎虜剽亡相
繼支應不敷者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
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
後因各邊交爭互相多寡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勢囑
賄通濫收不堪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為馬
而設後因放鹽弊多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
理鹽法近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弘治十四五年鹽課脩
理河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

遂廢以此總制秦宥死馬寺卿車寔先後論秦皆欲增廣
然當人玩積弊之餘為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不免
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
查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
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
車以六石為則有多餘者依律掣擊追問至於固原慶陽
二鹽場每引仍收引銀一錢通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
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寔所奏就
池召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
邊報驟急鹽路不通除舊額課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

陝西通志卷六

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與河
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弘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
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報罷弘治十三年以前
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後因寧夏借課躉運數年怨聲
載道合令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
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
人展轉影射難再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關中庶幾物
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
及固原兵備提督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
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送臣等查考如遇各邊缺馬

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則邊計庶乎其不隳也

邊方馬政利病疏

王瓊

臣據陝西行太僕寺卿孫鳳呈稱先該兵部議得即中何孟春所奏屯田馬價等事合無比照北京太僕寺少卿寺丞分管各府地方馬政事例行令二寺分管內陝西都司所轄衛所令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寺丞分管陝西行都司所轄衛所令其肅行太僕寺卿與寺丞分管凡遇徵銀時月分管官親歷所管衛所將原額地畝銀兩催徵完足委官給批起解各行太僕寺收貯如遇官軍倒失馬匹行衛

疏議輯略卷十六

古

造冊送巡撫官處轉行行太僕寺照數給領與朋合椿頭銀兩轉買馬匹仍聽各分管官驗看印烙若地畝銀兩拖欠馬匹倒死未買皆分管官催督比較等因正德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本部尚書王敞等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准議欽此正德十六年該本寺奏朋合椿頭地畝銀兩久不解到乞行各邊兵備并管屯倉事會同本寺督行領軍掌印管屯官員追解若前三項銀兩一年二年全不徵解者參奏提問三年不徵解者係朋合椿頭照常問罪罰治係地畝銀兩將經該管屯官員更調別衛等因該兵部題准通行外今查陝西都司所屬西安左等一十九衛鳳翔等

守禦千戶十所各該管印管屯管操領軍首領等官明知地畝朋合銀兩專備買馬騎操之用乃敢拖欠經年不行完納或又將已徵捏作未徵希圖侵欺或借領別衛馬價不行補還合無行令各道兵備分巡等官并本寺分管官親臨各該衛所查究然問今後各衛所地畝朋合銀兩照舊徵解附近司倉庫收支庶銀兩出納不至錯亂文卷便于照刷等因具呈到臣查得成化年間兵部奏准事例每屯田二頃除該納子粒外加徵銀一錢隨屯糧帶徵以備本衛官軍買馬之用名為買馬地畝租銀若有拖欠自該本管上司查考與拖欠屯糧一例比較徵納豈可摘出

疏議輯略卷十六

十五

又令行太僕寺官分管之理况地方廣闊衛所窳遠行太僕寺原非職掌豈能遍歷衛所查考比較且拖欠屯糧數多止于住俸提問拖欠地畝租銀數少反坐調衛重罪所以法令雖嚴而事難脩舉政出多門而徒見紛更且如西安等衛相離行太僕寺往返一千二百餘里該衛徵完地畝銀兩解送行太僕寺收貯却又委官赴本寺領回本衛給散多有將銀領出在外營運買賣者兩無查照臣初不知其故及到平涼府審問行太僕寺卿孫鳳具呈前因若不更正復舊甚為不便合無除延綏寧夏并肅遠鎮官軍該出椿頭銀兩照依舊規徵收買馬本處巡撫兵備副使

管糧倉事等官查考外其腹裏西安左等二十九衛鳳翔
 守禦千戶等十所正德六年新例改任行太僕寺分管收
 支者悉改正照舊其行太僕寺見收未支地畝銀兩查發
 原衛收庫內借支者行令原借衛所照數補還今後西安
 左等四衛收完地畝租銀解陝西都司收庫呈巡撫衙門
 查明動支各處衛所俱解本衛收庫具呈該管兵備邊備
 副使查明動支內有拖欠地畝租銀者移文各該分守分
 巡官與拖欠七糧一例比較完納其前項衛所或營堡除
 原無徵收撥用銀兩外舊例該收撥朋銀兩衛所營堡俱
 照舊徵收衛軍亦聽各該兵備副使管糧倉事等官查考
 收支如此則職掌不紊事有條理而完欠易稽出納兩便
 矣

疏議輯覽卷廿六

十六

臣等切惟威遠之策莫先於脩武備而武備之脩莫要於

威遠疏

徐蕃

臣等切惟威遠之策莫先於脩武備而武備之脩莫要於
 審畜牧臣見往者陝西茶法馬政提督未有專員專牧或
 兼於都堂茶課則交之御史體統病於分合之靡常弊端
 滋於交承之不一今我皇上專命都御史一員併付以
 茶馬之事蓋欲盡復祖宗之良法收監牧之實效但恐
 振舉於廢墜之後非改絃易轍不足以成務非權任事
 久終不足以有為謹以馬政切要條為五事一併茶馬以

期實用切見茶馬招易濟邊良策但巡茶御史止事一年
 所易之馬解發於監死者雖有成數而不及查其虧耗所
 督茶課積貯於官司者雖有定額而不暇究其美惡非是
 不行用心蓋緣職任不乂也况先後交代陞轉不常稽考
 難行事勢肘伏望 皇上念官多民擾權分責輕將巡
 茶御史暫且取回而茶馬之事併付本官整理待其事有
 成效之日仍差御史巡察照依清軍事例三年一換則久
 任成功矣一為草場以便畜牧凡有侵占必須還官然荒
 場易處而耕種納糧之地似難遽奪曠野易為而既成村
 落之所恐難追復必得便宜之權庶有通融之法但有開
 疏議輯覽卷廿六

十七

地方軍民未免干於撫按轄於分守彼此牽制有礙更張
 乞勅本官督同巡守審察權變因時制宜務使地復民安
 公私兩便而撫按毋得干撓則事權專一矣一清軍士以
 足牧丁凡有逃亡必須勾補但邊衛疲弊官更因循或誘
 於別有奉行或視為尋常故事文移來往動淹歲時乞勅
 本官將原額牧軍逋逃者立限清勾戶絕者量為僉補務
 要人充舊額撫按等官毋得侵預則圍校有人矣一崇勢
 分以勸賢能切見往者寺苑之官不收才望故其資格淹
 滯權任輕微雖帶御佐之銜無異兩司所屬峻崇之階絕
 望苟且之念自萌今則推方面之賢使居寺苑懸京堂之

爵以待成功賢能奚容不勸乎但恐體任素輕人不知重欲收豪傑宜稍優崇乞勅本官嚴加采訪先將見任老懦者上聞黜退政績著稱者量加旌揚員缺用其所推賢否聽其考察使得準內守統體照依京官行事不受制於撫按不降志於兩司則體勢自尊矣一分委任以共事功切惟馬政興並非一端分任責成悉周業務但恐各該衙門不相統攝文移或怠於傳承差遺或違其約束獨謀坐運何以成功乞勅本官量於兩司官內選委一二才幹以佐經畫府衙衙門凡有事干馬政者悉從節制如有賢否勤惰竝聽聞具考語類報吏部以明黜陟則衆思蕪集矣

疏議輯覽卷廿六

十八

馬政疏

凌相

臣照得本寺軍士原係永樂年間欽撥領養養馬匹給有草場專以依給本邊官軍騎探額定每軍養馬二匹餘丁每名一匹所餘昇平等一十二苑自遼陽直至復州皆其統屬自正統以來裁革十苑止留清深二苑隸於蓋後二衛之間而當時馬匹尚及萬數猶足以供缺之需而自後倭給既多軍士作弊一遇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以備征駒監苑官吏位輕志下潛通賄賂莫敢誰何所以養成頑嫗之性慣習刁詐之風而本寺亦因事勢難為罔肯督責以致孳生不廣自漸虧耗弘治二年蒙調種

馬一千匹弘治五年支給太僕寺馬價七千兩亦收買種馬一千匹俱給與二苑軍餘領養比時墜生復廣馬匹成群後至弘治十六年以來節因開元等處城堡及廣寧高平寧驪官軍告蒙巡撫衙門批准告給騎操走逃數計萬餘加以軍士循襲舊弊以此虧耗復倍於前今計見在馬匹并駒止有二千二百七十五匹中間老病瘦損者且當其半欲望馬匹蕃衍胡可得乎臣看得巡撫都御史所議清查軍餘以備孳牧其清出二苑餘丁實該精壯者六千七百四名比之舊額足備其數但積弊既深若不通融議處則人丁雖多亦復何益切照遼東地方邊館夷虜不時

疏議輯覽卷廿六

十九

有警官軍征調馬在所先而本寺監苑軍餘領養馬匹例該兩年徵駒一匹今各軍餘內有全不養馬者有止養兒馬二三匹者又有養騾馬一二匹而復帶駒二三匹者全不養者蓋因貧難不肯措辦買補惟圖延推以觀因有或狡猾之人遇有官軍告領盡數俵出以倖輕便止養兒馬者多以家道得過懼人訐告不敢不養又畏避徵駒借此影射其養騾馬帶駒多者大率柔弱之人不善黃緣而監苑官吏於前二者受賂徇私乃以此輩假公責併今年報一駒後年徵一駒駒大轉收又復追駒俵既不及其人駒復口倍其數以此坐受其累不益他馬以抵數則拐已馬

以逃避弊狀如此良由知有官軍應給之利而不知有死軍依給之利所以任其舞弊一至於此莫若通計二苑馬匹查照數內堪以孳牧者以爲孳留下兒馬每驛馬五匹量番一匹其餘老弱矮小者令其變賣兒馬多餘者允與騎操通計變出銀兩酌量收買驛馬其併見在之數通融均派責令領養以後所生兒驛駒子俟其一歲可離種母即便撥與無馬苑軍至於老馬若候十七歲以上方許變賣則價值不登多至倒死今後兒馬十歲驛馬一十二歲即聽變賣或俵給官軍却將轉收馬駒內撥給抵數仍五年一次本寺清查應變賣者變賣應撥補者撥補則種

疏議輯覽卷十六

二十

馬獲均而人無規避之私矣但各軍餘所養馬匹既有前弊大率有名無實不過紙上栽桑何曾實有其數臣愚以爲少寬課責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每軍止令領養驛馬一匹餘丁四名比照有司四戶事例亦領養驛馬一匹仍每二年徵駒一匹有駒者即令報官無駒者軍士每匹納銀四兩餘丁每名納銀八兩蓋軍士出於一人餘丁出於四人軍有糧賞餘地則無故哀多蓋寡彼此通融俾各得其分願耳前項銀兩每二年一次進徵封記在官造冊呈繳遇有騎操官軍應領馬者有馬給養馬匹無則就將前銀買給俱送太僕寺印烙若軍餘領養馬匹派有名數

追徵馬駒限有年頭馬駒價值各從其便似乎強者無所用其奸而弱者無以隱其真矣但各軍衛力有貧富欠有多寡且東西南北之異處第男子姪之異居若不從其所便而禁以名數分撥未免拘撓拂抑豈能久而不變今計前項軍餘丁多者止盡一戶丁少者二戶相兼各派以馬數驛馬即量其力就其家即其地品搭均勻俱以四丁爲則以便追併其兒馬則於其隻身軍士或貧薄欠馬餘丁止令一人領之免其徵駒仍每馬給帖一紙各填姓名在上一造冊遇有老疾病故等項即聽執帖告明就於本戶出幼餘丁或在逃復業及擺站哨瞭役滿之人撥補至若

疏議輯覽卷十六

十一

前項軍餘先於弘武年間欽給草場本爲孳牧馬匹後被各軍開種盜賣或別衛官豪侵占軍餘不沾實惠致有無田在逃者弘治十三年兵部奏差主事黃清前來踏勘給與田帖當時止以人給而不以馬給每丁一名給田一頃三十五畝七分八釐故詭譎之徒僞報餘丁二三十名者輒得領田三四頃考其養馬不過二匹而已甚至全無馬匹亦得以冒田數頃而軟善之人從實報丁一二名者止得領田一二頃而養馬反有三五匹不等者其於祖宗給田初意大不相侔本寺宜俟其馬匹分撥之後次第清查田土若有盜賣侵占之弊各令照數還官每馬定以

畝數仍給帖與照其種牧如此則名當其實強家不至蕪
弁其於馬政似亦有裨矣

馬政議

王道

丘濬所論官牧之法大槩得之至其所以處置民牧者則
恐煩難瑣屑比之今日益增擾亂殊非通變宜民改弦易
轍之道也且前既言保馬之弊使民一身而應二役有損
於民無益於官諸云者可謂洞照其原矣今所處置乃止
於此不知依此行之百姓可以免二役之苦乎可以免芻
秣之費乎所養之馬果可以免於小弱羸瘠而真可以供
戰陣之用乎若徒為紛更而前弊不免祇益害耳或曰然

疏議輯畧卷廿六

十三

則必於兩直隸河南山東之地置監牧免閒田盡變民牧
而為官牧而後可也曰不然也太平日久中原寸土民
皆開墾以為世業縱有山巖川坂不可耕種之地亦百一
耳安得閒田可以置監牧馬也耶果爾則其害又甚矣曰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由今之法而通之以宜民而已矣
蓋國家之初干戈甫定而馬有餘刺生齒未繁而地有餘
畝故賦馬於民借民之力以為牧養因之餘以圖蕃息
亦猶古之所謂散之華山之陽云者其法非不良而其意
亦非不善也行之既久弊患漸生馴至今日為害滋甚有
編審之害焉有二役之害焉有輪養之害焉有芻秣之害

焉有黠視之害焉有交兌之害焉有印烙之害焉有倍償
之害焉而又有官吏之科擾里甲之侵漁影射之奸巧焉
百孔千瘡難以殫述而中原之民始坐困矣至其所飼之
馬所生之駒又皆小弱羸瘠無一可用盡如丘濬所言者
起債之時往往計丁出錢每馬一匹多者四五十兩少者
亦不下三十餘兩而後可以免於太僕寺簡退之苦前日
所養之馬徒受勞費無窮之害而何嘗得其萬分有一之
利哉夫國馬之不可缺者民既出錢以供應矣又使養無
用之馬而受無窮之害此何謂也為今之計當總計每年
應俵之馬其省若干其府州縣若干如有之偏輕之羨當
量其地方大小民力多寡一切通融而心於之立為定式
某省應俵若干某府州縣應俵若干即於本處見在口糧
數內起取銀其外今水馬二站者然每年照數買馬起俵
無致闕乏然後之所養無用之馬盡行并賞解備僕寺收
貯以備買馬之需如此則不失國馬之利而百姓頓除養
馬之害中原赤子當鼓舞聖德於萬萬世矣

疏議輯畧卷廿六

十三

皇明疏議輯畧卷二十七

禦邊北虜上

議和虜疏

于謙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烏虜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爲儲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齊金縉往使虜庭賄賂纒入於窮虜虜騎已至於關口 朝廷灼見虜情論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勅遣將大脩

疏議輯畧卷二十七

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虜虜貪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虜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覽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其去降黜尊號舍垢忍耻屈已從和

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后已接舌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會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耻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黜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貴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 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涉務復題

于謙

切詳也先倚恃兇強違天逆德罪大惡極凌逼古今一旦無故將脫脫不花殺害雖傳聞未可憑信萬一果如所言則也先吞併部落志驕氣盈愈無顧忌敢將本主殺逆自知惡不可掩雖欲改悔其道無由近雖差使朝貢奸謀未易窺則誠恐漸有圖大之意故意遣使來京一則張大殺敗脫脫不花一則使我懈怠不為設備切慮大同係西北重鎮為山西雁門紫荆倒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永平山海宣府延綏寧夏甘肅係緊急邊境雖是節行隄備誠恐視爲泛常不能相機守戰設若一處不支而稍制未免就逆相動搖况安邊之道先戒爲寶而防患之策預備

為先近日遼東及偏頭關守處節奏曉見賊營火發數多
往南行走不可不備隨據都御史鄒來學等計議得自山
海至猪圈頭止沿途經一千二百餘里新舊營堡三十四
處每營分委指揮一員管束每三五營選把總提督數內
揀選精銳無事操練有警策應俱照成規不致推託又選
揀輕捷果為一營專聽截殺劫營緊急調用原設并新增
大小關寨一百一十七處每關修砌甃牆關外又重置關
馬石牆深挑溝塹整理簽樁廣置掛木陟峻狹隘兩傍俱
積木石其有總路險要重別設備一可以為關外之藩屏
一可以遏賊人之歸路沿邊陟峻不必用工其餘平漫通

疏議輯覽卷廿七

三

削偏坡雖有高低頑石亦必火煨成墻壁間有深渠小
口難以披削者則灰石砌塞大關用指揮小關用千戶另
選把總提督有事則守把無事則輪流燒造甃灰增添防
備新舊墩臺前後聯絡烽火相望關外各有接連架炮士
卒自營而至關自關而至外平居之日各司其事卒遇邊
警會而為一又必籌度賊寇何路而來何路而去來則何
以禦之去則何以邀之若聲東擊西分兵誘我各該關營
照舊操守只原定策應營堡官軍協同相機勦殺大至則
通調赴受敵處所屯駐關出據險以遏其後統勇又各分
伏乘機而動我之兵力雖寡有險可恃彼之人馬雖衆無

計可施使其進無所得退無所歸然兵家情狀變態不一
倘無可為之機無可乘之勢則整慎勿戰固守要害不輕
動以隨其計彼漸至罷必不能持久而自退矣若密雲地
方東自黃河口西至慕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寨七十四
處墩臺二百五十六座營堡八所操守官軍四千八百一
十六員名沿邊平漫去處修削偏坡關口修砌堅厚墻城
關外重置關馬石牆挑掘壕塹廣置簽樁軍民輪流架炮
出哨關內營堡官軍常川操習無事各都司分守鎮守通
行提督密雲中後二衛古北東西二路如有聲息賊少各
照地方調用策應賊眾通調東西二路官軍於受敵處所

疏議輯覽卷廿七

四

駐劄可守則堅壁清野控據要害分布官軍其兩哨奔
其高峰使之勇無所施衆無所用人馬罷散將不戰而自
退矣可戰則鎮守內外官員躬率士卒以御衝突密切選
委驍勇精銳潛伏險隘以渴歸路挑選勇敢長鎗巨斧火
器短兵強弓勁弩齊力奮勇或晝而掘其壁陣或夜而襲
其營壘但緣要害數多兵力寡少平居盡地分守尚且不
敷遇警之際將何調用有如古北口潮河川并龍王峪五
寨俱各寬漫平坦路通大小興州沙漠賊巢可容千萬人
馬往來墻子嶺執紱于西馬等關俱係曾經賊寇侵犯之
處雖有站守海運之人全無器械武事生疎不過因循月

日懸望輪班而已倘有調遣豈得實用今照石匣驛正係東西地里適均之處水草利便可以照依永平山海等處建立駐操營一所取回海運官軍免致徒費糧糈將密雲中衛并附近營州左興州後等衛在京操備官軍摘撥二千員名選委驍勇都指揮一員管領前來駐劄使其住成家業不必輪班專一操練聽候策應庶使首尾相連緩急得用可以與永平山海等處同一無虞矣

備邊覆題

于謙

近該陳典庸奏稱所見達賊經過去處草房焚燒人跡蕭疎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是寒心即今五月將

乘議輯各卷七

五

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致失所 朝廷難盡賑濟又且各軍士微弱不堪持重衣甲器仗尚有未全倘使達賊乘虛深入雖不敢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為今之計貴在宣揚威武慎守封疆以固 國本合無於宣府大同等處廣儲糧草以謹防秋仍 勅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去處屯駐選勦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警息警急難以支持 欽命總兵石亨等往大同整飭邊

命遊擊楊能總兵范廣等往宣府巡視一帶因

糧草不足將廣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巡哨及遊擊石虎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留一千馬邑留六百山陰留五百今盛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調前去宣大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為耗盡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城官軍亦足守備而京城守禦為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移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固守遇有賊寇相機守戰計度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荆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

乘議輯各卷七

六

備官員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都督劉安都御史曹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為邊境之應援內為京師之屏蔽并今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略奏 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教閱振作論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

遼東防禦疏

于謙

伏視遼東地方自春以來達賊犯邊墩堡被其吃掘人畜

被其殺虜如入無人之境全無忌憚之心詳其所由蓋由遼東總兵等官互相矛盾彼此猜忌既無安邊禦侮之謀亦無折衝奮發之勇在上者既不能同心協力在下者亦莫不解體阻氣以致寇賊縱橫恣意搶殺而曹義等視之漠然不動似此急忽若不嚴加譴責即目秋高馬肥正係達賊肆志之日又况遼東切近京師止隔山海一關便係復稟慮恐賊寇益肆猖獗結連諸種部落大舉入寇臨期倉卒愈難措置不無貽患邊方有誤大計伏乞賜勅切責宋文毅曹義寇深等數其節次玩寇失機之罪令其嚴謹固守地方謹慎哨瞭一乃心力用濟邊務毋相矛盾以誤

疏議輯覽卷十七

二

大計仍俟胡源回日動靜若何務要和同計處要見前項賊寇是何部落實有若干其巢穴有無定止宜從設策選調大軍出奇勦殺以剷賊人深入之謀以安邊人固守之志有功照例陞賞失誤取罪匪輕若縱賊寇縱橫而不慮視邊人被害而不恤及輕率無謀墮賊奸計以致疎虞壞事者罪有所歸再照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多朝廷推以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往往定議就於遼東自在州并東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心難以測度即今彼處犯邊

得志我軍失利遂起奸謀結連內應其貽後患終非細故矧近日遼東安插達人糾合謀反出城潛從賊寇動至一二十年此正其驗不可不防合令寇深公同宋文毅曹義等通行計議區畫將已安插夷人若何設法關防撫卹鈐束以銷意外之虞以為經久之便及後來降者俱起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原處住種何者為宜或別有長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患弭奸今寇深等具由馳奏及勘原議不當因而處置乖方重為邊患者仍令該府通行永平山海宣府總兵等官將前項賊情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

疏議輯覽卷十七

八

邊務事

于謙

臣等切惟也先違背 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舉侵擾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懺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 朝廷之恩雪君父之耻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讎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興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避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亨往大同其餘將佐於范廣楊俊等內定奪前去蓋京師非無軍馬並帶去太多恐費邊

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
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
請定奪如家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練軍馬內挑選
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
氣漸和啟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朔軍馬以為
聲緩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奏臣等素之
謀勇之材又無勦闕之望叨受 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
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 天地生成之
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

禦戎疏

李賢

疏議輯畧卷廿七

九

胡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
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
避箭疾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
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
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
有巾有蓋為先驅馬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
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
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
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
以壯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

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軍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
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
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百二百五十輛約
長四里四而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
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
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
勢自張我威益振况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
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虜寇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
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
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於此所謂有備無患

疏議輯畧卷廿七

十

乃克有濟者也

建言疏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猶未甚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
愍之陷于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邊塞外破
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
今日奉天下之大數十萬之眾奉 上皇至於漠外委以
與瓦剌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高宗皆含棄
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
曜石勒歛其虛談而不侵梓宮常后因其講和而求歸宋
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夫

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
迎 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何也蓋勢之弱久矣雖
陛下所能遣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
行之乎臣愚無知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陣臣
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
盡力以收全勝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
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前一行兩楯蹲
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
後一行奇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
狽矣虜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刀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

疏議輯略卷十七

十一

祿山用八千人執刀而進韓世忠破拐子馬用五百人執
長斧而前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于火鎗之遲緩
趨起也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
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
之驅雲霧豁然無所抵碍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踈
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踈如古者畫
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
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
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
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

攸聞此臣之所信其言者也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
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
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
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為蘊忠信而能言語
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為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
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
必載庶乎不致招釁起戎矣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
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
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
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

疏議輯略卷十七

十一

相婚媾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
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
甲相雜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于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鑒
矣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
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
武藝者所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
於私室于是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
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
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

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軍之氣力皆變而為金銀以惠奸
死一且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狼虎幾何其不敗哉今
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都置舊弊而不改
者誅之可也急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古卒練習既久
技其勇銳汰其龍軟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六曰撫
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
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
之刻削於兵也金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點落三年朝覲之
所彈糾者悉加嚴法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賊私
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于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于

疏議輯覽卷七

三

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
狄外侵而邦本不搖此保國末世之良圖也七曰選將乘
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敗績屠狗之夫而漢魏以
王被禍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
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
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
於將門之外者若干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且令各舉
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特從亦令
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三將材固
此而克矣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特

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遣石亨等
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程禮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
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幸自伯陞侯天下之
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
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
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
丞相之號符離之後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
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耻之節
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
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

疏議輯覽卷七

古

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
矣至于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
庶幾恩及於賊而人知所效法行賞近而人知所戒矣九
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
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臣之領不可以倒挈大
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
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
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諮咨互相可否
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
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清

天命益隆矣若仍前每事但以秦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于雍熙也凡此皆其見于政治者而尤必以得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亦嘗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謂仁知勇也然其豈可以易能哉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訪於箕子曾謂聖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備觀而况於人主哉臣謂經莫要于尚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十五

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合善惡而並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取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取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由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殍掩鼻而不臭其若素手誤食而嘔穢冥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為之時誠能不於德學以見于政治則天

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雖耻可雷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抑何難哉

邊務疏

商略

竊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各邊操守率多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邊城有此二弊則必難為守禦矣今日居官者皆以遣使為請而謂邊方之事實不可為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特患失於姑息安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為耳臣觀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標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有漫散赴京或因頭目帶領久已實緣偷安內

疏議輯略卷二十七

十六

地今宣府獨石等處多係各處所發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聽令各官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且京師聚眾百萬縱得此屬不見其多不過為諸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禦賊寇使其成家業為久遠之計其為益孰大哉且臣又訪得口外地極廣惟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其守關軍士無由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在京功臣之家將口外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空閑田

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等官占為己業每歲役使軍
夫布種收利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田雖有餘力
亦無可耕之田即今邊報嚴急在京官員雖不敢役使口
外軍夫但莊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家而彼處親臨管
軍頭目常有占種田地數多及私役軍夫撮借官牛等項
宿弊仍未盡革若復姑息因循不即撥給軍民耕種則衣
食無由足給而邊境愈見空虛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
充國諸葛亮晉羊祜者皆已行之明效今日守備之要莫
過於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克實雖傾府庫之財竭
生民之力而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臣又訪得永

疏議輯畧卷三十七

十一

平等關口各隊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官
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
上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遣衣食不給各無顧
忌賊寇若來不過為逃遁之計然此事慮有三者而本部
未即施行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
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
徒守京城此名下策何也蓋邊方失守則關隘警急關隘
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縱有京師軍馬虜寇在邊亦
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皆利保定等處官軍新草
之給因此占留者或有此尤為不可先事者所宜早圖也

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為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備邊疏

黃仕備

中國地土雖無窮而其財賦所出亦有限原其所由天惟
生此以供 朝廷及百官俸祿之資初非期有夷狄勞費
之耗是夷狄本供費所不載而百姓實國家所宜恤以培
植邦本為供應之具而已今者賊虜乞和誦詐莫測必以
還我 上皇為詞則兵備不約而解珍物不取而得府庫
不劫而虛民力不用而弊國銳不攻而靡觀 上皇歸時
虜使未起而運糧之卒即各遺歸各邊見其散軍而戒嚴

疏議輯畧卷三十七

十八

之意不無十緩三四非隨緩兵之計歟見其和成兵緩大
起無厭之求今日求某物明日求某物今年遣使增數百
明年遣使增數千及其父也多而無數使輒往來絡繹不
絕又其父也求之既屢待之必厭欲不應之恐壞和好其
短在我以召禍歟欲曲意應之誠以府庫之財有限民之
脂膏枯竭又恐乘我不虞以啟後日襲虛之患至於不可
磨滅去歲也先大同敵殺之際其伯顏帖木兒親與總兵
官石亨言累年我使來貢求金銀銅錢筆器織金蟒龍等
衣寶石珍珠等物俱不見與是以興兵遠來蓋求物不得
遂致入寇則將來少有厭忽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詢侍

即趙榮等言脫脫不花固不元有南侵之意至於也先奸
雄黠狡則有莫測之機觀其遣使數千折牆強入皆恃去
歲土木之利逼城之師氣驕志滿縱恣自如亦以興兵南
來徂於多勝未遭我軍敵殺之苦痛挫狼戾之氣順之則
和拂之則寇况西北諸夷今已幾附而今所求器物又皆
帝王之具陰謀不軌意已明甚豈可信其必和以為苟安
之計哉伏望 聖上念祖宗創業艱難今自守成不易勞
心焦思憂業圖理毋以土木而寒其心毋以逼城而危其
意推原所由皆因權奸所誤非區區醜虜乃乃能至此
昔我 太祖高皇帝奉天之罰師至應昌 太宗文皇帝

御議輯畧卷三十一

十一

肅將天威掃清沙漠皆不聞彼以伎倖而能禦我今 皇
天上帝以中興之運付之 陛下正猶天命 太祖 太
宗之時也况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惟能修德
政順天信人則天自順乎我人自信乎我彼雖狡悍豈不
足削平以享無疆太平之治耶且和可暫而不可久利於
虜而不利於我也昔有商之世鬼方跋扈而高宗討之有
周之時玁狁作慝而宣王逐之使鬼方玁狁可和而利於
我則高宗宣王必先與之和而不煩士馬之勞矣因其情
詐無定和不可恃故直舉兵討之以寧華夏是祚數百二
君至今稱為中興之主 陛下誠知京師天下根本軍馬

幾何士卒操演精緻者幾何將臣素著謀勇者幾何從而
親書姓名倉卒調用庶不失人某有將才淹在卒伍之下
者按之某事格剋我軍志心者罪之京軍貴多欲備調
用今而數少何以增之軍士日練本期克敵今而多怯何
以銳之猶虜分外之求難事之請何以處之西北諸夷聞
風降附何以聞之如各邊徒擁將名久妨邊務者即別擇
能者以代之久被忌抑一籌莫展者即特命以伸之某處
將臣不智必致相激非國之福也即以所記將臣領其事
俾不智者知所畏某處兵寡而將勇為可托某處兵衆而
將怯為可憂某處衛堡不堪策應某處堪宜益兵添將相

御議輯畧卷三十一

十一

兼守把某處將師頭目剝削士卒相繼外宜選關空虛匪
不以聞某處堪宜經理屯田未及議奏處置某處宜廣蓄
軍餉節被管糧官員有名無實某處武職鎮邊年久精忠
可褒某處文職會酷宜行體實又如各邊官員猶鼠一家
軍士疲憊每年宜遣大臣分行以稽其弊端至於都司方
面風憲守令等官才否軍民有無利病四方有無休戚每
年亦分遣大臣詢察以憑黜陟邊事內政既皆脩舉若依
虜敢肆無厭之求頻仍遣使必發劫也先喻以禍福令各
遣使不過百人以通和好倘過其數則其短在彼因而青
之庶或守分不敢違約使若侵犯違 則必縱我銳兵奮

其勇武大舉勦殺痛挫鋒銳彼勢力自散退保無暇正如太祖太宗應昌沙漠之舉也安敢窺我中原擾我疆場以犯我士馬哉由是戒飭邊關無通其使不惟莫測我之虛實以開釁端且亦得免夷狄之費以固我邦本中興功業之隆直與高宗宣王同一垂休無疆矣倘不此圖以應無厭之欲臣恐彼以多事之情不遂其欲必致交兵惟恐邊力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毀關逼城之患而我京軍僅足以自護而不能策應邊軍徒足以自守而不敢掣援京師坐困雖有勤王義兵莫由內應又恐他盜亦聞風而起如此思欲走檄多方招募民兵則又有兵無將京師急欲調用

屯禦疏

王越

臣按綏德在秦時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初沒于西夏平元章孔興據守國朝洪武二年定陝西孔興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中設綏德衛千戶劉龍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署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漢

隋唐皆為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延慶熙和分界元置行省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考之漢文帝特囚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地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帝時又大入破塞外城欲再舉兵而海內虛耗不可復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為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又民大饑牛馬多死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

其久遠而不犯也值虜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為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西至寧夏定邊營七百餘里中間固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為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移徙不常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備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等處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惟東自定邊營起西

至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僅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谷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由此入故論者多欲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為今之計宜量撤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防其深入庶可感省遠輸以甦民因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之屯於定邊營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屯於花馬池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命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克其饋餉如虜將有入寇之機即令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

疏議輯略卷二七

廿

足以致其不敢深入且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挺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由以行黜罰而無濫縱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枕其衝則智有所不及或欲發數十年之師直搗虜巢燹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非今日之所可行也

禦虜方略疏

馬文昇

胡虜為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

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啓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我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烏雄傑點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皆番以資彼之厚利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為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百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又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

疏議輯略卷二七

廿四

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乜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為常然時或遣人稱貢未敢大肆猖獗其後虜酋脫羅干之子大節春首以計誘殺我官軍於神木二月以詐大敗我師衆於大同輕我之心由此益肆南侵之謀豈肯終已即目欲寇榆林其勢必併干一彼之奸謀詭計日深而我之脩攘戰守或輟國之安危實係於此臣等叨掌兵政日夜憂惶每思至此實切寒心竊以禦虜之道惟在內脩外攘二者而已內脩莫先於足邊儲固邦本外攘莫先於

選良將修武備武備既修通儲既足將復謀勇而兵皆有制則虜可破而邊可安矣但今主將未甚得人偏裨固肯用命遇賊入寇往往敗北生靈遭其殺虜地方被其蹂躪賊勢愈加猖獗軍威未見振奮所在守臣憂惶莫措若不委托大臣以節制諸路則此虜何時可破邊方何時得寧蓋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肅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為患亦深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不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其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具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遠賊為寇欽命都御

聖諭輯畧卷二十七

廿五

史王翱往彼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猛獍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為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越為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都總制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入期庸勦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此勢愈猖獗宜照先朝事例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賊若入套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其

所在調度勦殺務使總制為主提督為客則威權重虜寇可滅國家安危之所繫得其人則四夷畏服然虜賊來疾如鷹鷂不可測度縱馬馳倏忽數里近者邊造小戰軍上安神鑰鏡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輩之造軍被虜圍以為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况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焉莫如拒馬鹿角橫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則可以避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藉其踵而制之可也夫兵欲勝敵謀貴素定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兵有節有勢者

聖諭輯畧卷二十七

廿六

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若主將用兵節如鷲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有不勝乎今各邊將臣平時不講精略不習兵事遇有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所在上司不察虛實輒為代奏濫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然則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埃稀疎加以軍馬未精此虜仍復侵犯安危未可必也若數路精兵俱集日每練習遇賊入境每以奇兵三千分為一陣可分六陣老家

兵可分三陣為犄角之勢若擁眾而來必分兵拒我彼
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賊遭挫必併勢攻我
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矣又恐虜
賊譎詐聲東寇西若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
為之慮也然克敵制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
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今大同宣府延綏
官軍雖有遊奇之選終以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
去冬姚信等遇賊不敢與戰亦為可驗况邇來官軍遇賊
殺死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逃遁甚有
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一大弊也必每五十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二十七

人為一隊十人為一伍內選一人為伍長再選十頭目為
管隊計籍在官其凡遇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
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違者
以軍法處治若非原選前鋒官軍報功者照例論罪則庶
乎敵可克矣又以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既有鎮守大監各
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
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六員三處城堡
關塞相拒多則二百里少則百里而內臣如此之多何
也且每員軍人役占竝有數千大半納錢絕其操練防邊
鎮巡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

涼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將此外俱無此
等守備之數乞照遼東等處事例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
守薊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常祥不動外仍將薊州
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照例分守東
路將高英中踏察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行事其餘三
鎮各城堡營寨守備內臣俱暫取回則庶乎官不濫而邊
不擾矣

預防黠虜奸謀疏

馬文昇

嘗思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
俱來報說我每在達子營偷馬回還老營在某處報知今
將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
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孕顏等三衛達子與虜酋也
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此虜大衆即日俱在宣府
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切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
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備復重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
擊官軍在此虜酋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若被孕顏為
彼嚮道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劄營或留虜衆在於大
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
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係
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二十七

勢窮窮竟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
間及預備運子會出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
之境若此虜孰知道路剽掠日又京師未免戒嚴其為國
家之患非細也不可不早為之禦乞勅兵部一面於團營
揀選馬步精銳官軍三千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前去
密雲各整點器械令知兵武臣管領候候一面選舍人或
職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即今
見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瓜探如果東
行即將原定三處軍馬就便啓行於所擬地方操守遇賊
侵犯相機截殺又恐此虜請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

聖諭 卷二十七 二

後慮擁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
掠不敢馳騁秋涼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
久兵部宜奏遣備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并德州左衛
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赴永平聽候武臣
提調操守及將河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步官軍及
原選士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
俱在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
真定各如法操練若大同宣府聲息嚴急先將前項各城
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
相機戰守若大虜俱在東路出沒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

軍前去勦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
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不令
下班番之以實京師如邊方無大聲息仍令暫且下班不
許遠散以應調遣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
誤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空
虛非居重馭輕保固宗社之計臣以順天保定等府原選
民兵八千餘名先時真定知府張珣大名知府李瓚俱已
操練足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無復
應援之兵若將此等一體操練則可以振揚威武守護地
方為京師之援所謂兵不加增而自增者也

聖諭 卷二十七 三

夷情疏

韓文

伏考西域等國載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國撒馬罕兒
等乃其國號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求討番文除國
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頭項其
餘部落地方類稱頭官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
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為國主孰
為部領今勅書回賜之間若一槩具答如其所稱則是所
稱地而皆係入貢之國而彼亦無復君臣之辨矣此等事
體大有關係廟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
折外夷之奸况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如例

給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為成
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起釁未必不由於此宋
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富弼當國家事勢逼迫之時
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慎重事體如此夷狄安得不懾服
乎今我朝以堂堂一統國勢尊強非前代比况列聖相承
神威聖武四夷震疊天山之勢何所不壓而蕞爾小夷乃
或肆其狡詐暨稱王號僭瀆天朝揆諸國無二主之義責
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詞伏惟請勅一道發明華夏君
臣之大義備述 祖宗相待外夷之成規丁寧天語示以
畫一之令責付夷使宣示遵守之方庶懷柔之道制馭之
之各得其宜斯為聖王禦戎之上策矣

皇明疏議輯略卷二十八

三十一

皇明疏議輯略卷二十八

御邊三北勇

備邊事宜疏

倪岳

臣惟論天下之事當審乎理之所必然與勢之所必至當
擇乎古人之所已效與今日之所可行固不可肆夸大之
言以流於欺誕亦不必矜一己之能而耻於雷同斯事有
可成而非徒空言之為貴也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
竊入河套窺伺延綏既而阿羅出孛羅忽兒加思蘭之衆
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
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
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
花馬池興武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地東則延安
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還慶平原固原諸路皆其剽掠之
處擁衆疾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男
婦畜產為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或要
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
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拊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取於
滅者得衣食之原據於彼者得窟穴之固而虜勢日甚乃
者上厓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簡精兵復命大將
宜其大肆剽除庶乎少酬委託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



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折圭履爵以優將於朝行
輦帛與金以充物於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
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則殺傷士卒悉泯而勿聞撥拾
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
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
以鈎搭而去為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
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
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
致其死力哉况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平居不習夫被堅
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及隳邊

臨議輯覽卷三十一

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晉鎮京師以壯根
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 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懸崖
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馬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
延綏去京師遠宣府大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
則此當為階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
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接延綏而不知其相去既遠往
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
之常批實擣虛兵家之策精銳既盡而老弱乃置於此萬
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
乎臣又聞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

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糗粟之
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
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幸而至也東芻
百錢斗粟倍值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
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
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
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
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
而給塩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需之而尚費費
倍徙之利故官級日濫塩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

臨議輯覽卷三十一

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
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
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
徂之智或以茶塩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
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
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
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供給哉而典守者
陰懷竊取之計凡有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
私罔上而病下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彌之道兵力敝
而無養之之實又乎採建白者之策則又往往不同故據

指掌之圖辨背腹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
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
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况欲復治於河北
以為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為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
於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難彼或待為遁逃潛肆邀
伏或抄掠於前驅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
軍食之絕進不可得退不可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
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
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為之一空邊陲為之
永靖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治以流

通和宜隨則重不及事操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

待者不敵敵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侮險微幸於萬一
運和宜隨則重不及事操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
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盾亦無妻積之守彼或
來深彼以能我於馳驅或掩襲而突以撓我之困憊
安望於成擒中國後至於大創矣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
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欲東而進州之衆此
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遠乎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
諸衛不過駕馭之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兢至
生心蓄難為之頃頃遺孽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是夫
可知誠為無策也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

今之延綏不若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有開陝得
以安枕夫一民之主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
若是將使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開陝為
之難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開陝而京師為之
震驚與逾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揀此實謀謀故爾大謬
也嗚呼此倡彼和半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
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兵
戎之大計以籠中之小見駢筆下之浮辭謂謂謀為無益
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為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
非方措措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為苟且之舉以損威

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惑眾而示怯既

違若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
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隳於國紀又皆此輩倚文之
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
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
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謹按前古條例以聞聽其言若迂
疎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莫能任之以誠要之以
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道遠境之不久安也一曰 聖將權以
一統制而責成功蓋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
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為力曹武穆下二

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
叅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動有相抗而無相下
一遇警尋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以規免或逕申文移以
逗遛欲望彼此相援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臨之人寢成
掣肘之患頭自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
異向符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輒稟於廟
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無以效其力智者無效其
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
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
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

聖諭博古卷二

六

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
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
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
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大牙相錯而得以成運動關
關之勢蓋東扼延綏之喉衿西負寧夏之肩頂而守之得
其地矣於是遴選知勇威望仁義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
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關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
監督之任悉為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
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諂諛新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
足以視四夷之思而非猾詐避事之徒也尤必要之久而

緩其近功求其大而略其小選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
却慮之疑則其奮厲以建功敢不至乎棄乾綱以駕御無
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
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
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為長城而虜之進
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
也哉二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蓋實效所以濟
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翔之在武都日增兵靈示之以強
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兵家之策
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

聖諭博古卷二

二

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
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寬遠居
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况文二邊墩臺相
離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
轉往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
人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一至搶掠無遺可為太息臣謂
當閒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
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
可如遼東立柵築墻以為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
塹以為陷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添置虜寇將至即相傳

報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
堡聯絡莫窺虛實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深入以
為邊患者未之有也三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彌患而省費
蓋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以
來皆籍民為兵番止逾休其數雖多贍養亦薄所以維持
而威服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為長征之兵遂
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
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
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倍之農力餽運安得不疲
而竭乎往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

疏議輯略卷二十八

九

兵五千六百以成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
千以成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
客兵所在日供芻糧歲費膏犒虜虜未睹軍廩告乏職此
故也臣愚以為平居之民家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
五十則休侵漁有禁更番有期稍加廩餼得其驩心及其
強銳則教習雜於行伍之卒或有疾厲則罷遣復於畝
之間况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
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
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後食點恐成咨
怨蓋若於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

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於本境征調不至遠行民知效勞
有限歸間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
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為精兵况其生長村疇熟於
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
歲用兵者靡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
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
實之臣厚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
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所分隸以居房室器用官為周
給量撥開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
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慮且足邊鄙之

疏議輯略卷二十八

九

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
兵可罷內而仰給無所費外而供億無所勞甚為利便益
可知矣四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規賊情蓋人君
以恩威馭將帥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而大功集
也我 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為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
或僅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
皆出於 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少誤軍機或削奪
之必加或誅戮之不放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於
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於曹穆武一劔之
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裘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西南西

蜀不足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
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
機之誅權要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者功
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是以恩威失宜兵紀不立邊功何
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規邏為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
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
邊所用規邏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
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歿迥莫能測是以虜
人畏之而不敢近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提擢有加

疏議輯覽卷三十八

十一

萬

酬賞亦厚近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
方覺其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人情
實則緩急何以支吾臣愚以為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
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恤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
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倣幸者不得以妄求欺
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飾沿邊之將一體當罰之公書
上有功必以其實參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人喜於建立
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尤必遴選知
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由明酌賞之令以待規邏之功禮
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人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

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於彼或堅壁於此則禦敵得坐
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五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
食而紓民力蓋耕百頃之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
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
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渭河
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
弗支臣嘗考宋臣歐陽脩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
補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為
以行其弊至追救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敵
欽曹操屯田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宜其且夕戰守

疏議輯覽卷三十八

十一

不暇然用粟祇備治之計數置官田募民而田近計之地
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
莫如曹操然皆勉馬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勢之不可
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為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便而不知
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由河而運其
地形非有變易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難行之地
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粟未備其後武備益備
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致關東
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
倉間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汧河入渭當時歲運

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運耀卿之踏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善漕者耀卿與晏為首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懼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于重役坐食之卒耻於為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為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戎耕於沿邊之地牛具粟種官為貸之歲田之入什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效職者多田利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為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

疏議輯覽卷二十八

十一

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為害患矣至于漕運尤為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柝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塩船木筏往來無滯具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

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備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屯田漕運民既有餘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乎

備邊事宜疏

謝鐸

疏議輯覽卷二十八

十一

則若急而實泛今日西北備邊之狀所謂就其事而言者然臣嘗竊古今極理勢而論之若有其本而不見於事者有矣未有為其事無其本而能終始無弊者也且備邊急務莫先於審擇形勢而形勢之所以固則實在於將帥之賢士卒之銳然所以任用其賢者其銳者則又在於人君之一心而輔之者宰臣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墜夷率服臣愚謹按古義輒敢以是為備邊之本而復詳具其事于後為惟中國之於夷狄得其地不足以賦稅得其人不足以服役不可以

禮義化不可以衣冠處故先王馭之道惟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已未嘗窮遠討罷故中國以為無益之圖然所以守而禦之者惟在於設險亦必因夫天地自然之險庶幾為力易而成功不難矣臣嘗近觀往事宋之時北有契丹西有元昊講好納幣特以出為隱忍羈縻而已今則東而女直毛隣北則朶顏迤北西則哈密吐蕃莫不奉貢來朝願比侯服曷嘗聞其顯有名號如彼者乎宋之時全燕之險既失於北橫山之險復失於西養兵守境特以力為支持而已今五東則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為城幹曷嘗聞其雄據險阻如

聖諭輯覽卷三十八

古

一

臣

彼者乎是夷狄之棄未有甚於今日者也險阻之得亦未有過於今日者也獨河西一方近失聲援伏為窟穴是猶四肢無恙而一指不信豈足為吾病哉然數年以來民疲兵困而卒未克服以底于成功者抑有說焉且以形勢而論淮甸失則江不可守漢中失則蜀不可守天生大河以為關輔之限而受降東勝又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固不可守况又失河而退守延綏榆林千數百里之內其何及哉蓋寧夏去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之聲援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勝則大同以西之策應絕遠而延綏榆林不易守况自延

綏經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堡不過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較之宋時西兵蓋不能二十分之一而老羸半之兵弱而寡如此則雖狄青种世衡為之將韓琦范仲淹為之帥亦且無以為用况萬萬不及者哉是以往年寇掠如履無人之境東則自孤山栢林諸堡而入中則自平夷懷遠諸堡而入西則自靖邊清平諸堡而入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池諸處直抵固原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路况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漠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壑於此控扼實為至難 朝廷久為復套之

聖諭輯覽卷三十八

五

臣

策直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未決然往者劫營之舉傳聞道路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以虛張冒賞而已曾未聞既舉之後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蓋不惟徒激其怨望彼復寇之心使虜而有知寧不反貽其笑乎幸而上賴 宗社之靈近復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之時正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夏以為東西之援於是而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國初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備千八百墩以謹烽火以河曲為室家而屯田積穀於其中以受降為門戶而耀兵振武於其外賊小至則彼此自衛扼險設伏以待之賊大至則左右互援堅壁清野以

困之又大至則西發寧夏東發大同以至大河西南皆戎
屯聚策援之所以道踞則大減於昔以險阻則大過於昔
道踞近則我易於號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於
進退而奔突之氣阻所謂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者策之
上也不然則嚴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列於前諸踞之衝
而以重兵屯宿松延緩環慶固原諸處以備策應聲援以
伐賊謀使彼欲侵掠吾外則有追逐之慮欲深入吾內則
有邀截之患跋前疐後方且追退畏縮之不暇安敢自投
死地以求無厭之利哉所謂蓋地而守敵不敢與我戰者
此其所也今日之必可行者特在 朝廷所以任用將帥
所以蓄養士卒者何如耳蓋將帥者三軍之司命擇之不
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專馭之不可以無法昔漢宣帝
欲伐西羌必使丙吉問趙克國而後用以爲將宋仁宗欲
用夏守贊爲樞密富弼力諫其不可蓋選用將帥必詢謀
宰臣大合天下之公論此國之體亦事之宜也不然一人
之耳目有限豈能保其無所偏聽誤感以禍人國家哉輸
錢諾價交結保舉若晚唐之債帥殷監不遠甚可畏也李
牧爲將軍市之租悉聽其用以享士卒而狄青南征貴近
之黨相聞駭愕不敢從行蓋閭外之權惟其所制雖天子
之私人亦不得而撓之也不然左監右督甲可乙否惡能

疏議輯略卷二十八

七

望其堅志竭力以爲國家之用哉邛山之戰河懷陷沒雖
李光弼之賢亦不能以成功如是而任將可乎王全斌在
蜀解貂帽以賜之曹彬旣平江南猶惜使相而不與古之
馭將雖未嘗不以恩而亦無所濫也今則戎虜如故而先
後從事之臣貪冒已躋極品城濮之戰殺于王而爭伯江
漢高平之役斬樊愛能而威振關南古之馭將雖不專以
威而實未嘗廢也今則誅罰不聞而猶得以高爵厚祿坐
享終身夫所謂將帥者如此則其於士卒可知矣昔吳起
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服食病則爲之吮其疽實與爲將
陳所賜金於簷下聽軍吏量以爲用此則恩足以結其懽
心者也今而戰沒者名數不聞於 朝廷克捷者功賞悉
歸於權勢甚至糧有剋減之暴月有辦納之需怨心忿氣
充塞胸腹况得而使之乎呂蒙出師卒有取民一笠者即
斬張仁願禦寇卒敢回首望者必斬此則威足以制其死
命者也今而邊民不畏虜寇而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
賞而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殺無辜淫虐良善驕心惰氣
凝滿眉目况得而用之乎晉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
好勇陝西之壯兵可用也今則始而召募終而調補非其
願失爲方田立馬社厚以招齊如曹瑋者何人有戍之
苦無安土之便失其信矣管建田射銀的優以恩賞如种

疏議輯略卷二十八

七

世衡者何人強虜在外倉卒禦戰金城猶可屯也十七在田十三在堡今獨不可以此而省餽運乎寇敵在前艱難討伐渭濱猶可屯也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今獨不可以此而紓漕輓乎然而饒沃或兼弁於豪強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歛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脅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全為姑息於是屯田之政為虛文而兵食益困矣雖然避三門之險以沂河而入渭漕運之迹可尋也酌古準今繼耀卿之故智者誰乎轉襄漢之漕由南陽而入武關陸運之路可通也因勢相宜舉歐陽之遺策者誰乎今而輦金駐帛日湧月增止以輸

源議輯畧卷三十八

十一

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而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軍因而楛尅者有矣何望其畏邊凶奴如郭伋之在漁陽且交代者有矣何望其擊破寇虜如張湛之在高柳有推鹽以為水利然塩率賣窩以侵利於商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鹽課以為權宜然爵或虛授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迄立弊生根連毒結凡此皆非虜之能敵我實我自啟耳然猶未也聞有以交易茶馬而賊殺其人者矣寧不啟爭鬻之端

聞有因貢賜入境而掠其馬者矣寧不重納侮之隙武夫俗流出疆撫諭何以益辱中國之體頑狡白丁重譯相伴何以通夷狄之情在彼放服之由蓋亦有繫于此不可以不慎者凡今之事率皆裂是臣欲備舉以陳顧其事有未及者茲欲通前之弊一洗而去之譬之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毫髮而不受病雖盧扁華佗之神妙欲一一而救之亦未有着手處矣獨調養元氣以壯吾心腹之本然後煎湯滌胃以大收曠眩之效則病根不期去而自去病勢不期安而自安然此豈他人所能預哉實聖心一轉移之間耳 陛下誠如前所謂無怠無荒者以敬守此心惇德允

源議輯畧卷三十八

十九

元而難壬人者以慎用此心而又使宿德大人得以朝夕輔導啓沃如孟子所謂格君者聖心無不正矣聖心既正必能奮厲如雷霆明照如日月不惑異端不溺玩好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歛以時費出以經絕恩倖杜私門省冗食以大寬邊稅以大足邊儲凡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卒者皆周詳精密如是則所謂不戰屈人之兵而守在四夷者也不必繫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而來率服之不暇尚何訛如思蘭索羅忽之足患哉凡此皆世所謂迂腐之談臣周思極慮所以禦戎之道必可行之永久而無弊者實莫過此若乃相視形勢揀險設奇臨機制變雖克國者

將猶以為難度臣愚豈敢自謂其必然而望其為必可行
哉不彼之圖而徒孽孽于此臣恐區區萬秋之患有非聖
心之所深憂者矣

備邊事宜疏

李東陽

竊惟比歲逆虜亂加思蘭等嘯聚部黨并合群類據我河
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膏秦固原近又聞我大同逼我
萬全 朝廷命將出師 天威所至雉伏鼠竄然其虜掠
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况惡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
而易動今草枯河凍風高為健賊比無所獲當必復度河
曲縱今不然明年必來西官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憂議

疏議輯覽卷二十八

者恒以夷狄劫效固... 報亦是常事故以計
未然者為喜事圖永... 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蓋
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國家承平富庶已越百年居中夏
之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謀兵革之難無恠乎
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城所築近在冰延宋之盛
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
親歲幣所費不貲蓋凶奴盛衰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
不減其半逮至于元遂僭一統為天所厭極盛而衰自我
太宗親御六師虜益北遁踰時累月振旅而還迄今虜衆
雜亂交讎共益其數不滿數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凶奴

以來未有衰於今日者也夫以全盛之力馭衰極之虜雖
草薶禽獮亦不為難惟 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
不暇以中國困小夷有所不屑以華民徇醜類有所不忍
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為國大患至
于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
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安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
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
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固也作止團援豫其習
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

疏議輯覽卷二十八

十一

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
者治其力也如是以戰則必克以守則不危不能待人而
顧為人所待其不憂備禦者寡矣今國家經理區畫可
謂其精體統節日可謂其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
屢告饑廩寺繁列而馬無蓄良武庫克物而用輒失措城
堡基布墩堠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
豈汰之過哉奉汰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
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
曹莫得而什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
是則辱如是則晉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

故臣常夙夜反復以中當今之弊或者專在乎此也古之論料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饗不馳投劔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擅陣誅及裨官及其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縮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戒不得專也捷獲有推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在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陛下嚴簡擢之法省繁督之制數功賞之實奮嚴刑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同任一人則群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遺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革其心官奉其職雖是而糧芻可充器馬可利城堦可固練習可閑斥謀可明號令可信雖廣而八荒遠而萬里可以高枕而無虞矣區區小虜惡足為西北患哉臣嘗夙夜反復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敢據其大端為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其一二於後惟在陛下斷而行之耳一今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阻塞易為守禦惟陝西自撤東勝以來河曲內地無為驚集深山大沙險又在彼或乘東度河或經歲不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而人寡載糧而運則道遠而難給遂使

寧夏外險及備南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險故也然虜始入寇近邊比歲得我通降現我無備頗敢深入往時屢有建議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為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虜衆在內未易深圖或以中界沙地餽運難繼或以初立城堡民力不堪蓋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踰年歲誰肯任此事者臣謹按張仁頤城受降乘默啜之虛范仲淹城大順籍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今宜專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訓勵士卒使賊勢挫衄乘間而入何患無時節財省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費去內邊之給併力外供俟成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一屯田之制古今所重今沿邊諸衛所良田美地多歸長官壯夫餘丁半為服役不能不仰給于餽輓山西河南諸道竝進自綏德至榆林屯兵之地幾二百里及諸堡分給又倍蕪之山谷陜隘車較不通驢騾所負芻米多至狼藉石米之費或踰一兩束芻之費或至三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能致者則輕齎銀貨而重其入價大抵士所食者皆陝西之米馬所食者皆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高為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此其為弊不可勝言豈經久之利哉臣按趙充國之於湟中諸葛亮之於渭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南皆以撥撥之際實有成效今宜嚴責課督均餘壯之役
廣加開墾謹防秋掠其目前所給取之三藩其所屯獲
以積收五歲之內可省其一十歲之內可省其二雖推之
天下可也一馬者士之所資况與虜戰尤為急務今太僕
所俵苑馬所牧名存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
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土馬為斤八
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為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
盛行有司又屢以散茶給蕃甚有賤殺其人者蕃既憾於
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蕃地多良馬
而西邊關於用甚為非便臣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

疏議輯略卷二十八

二五

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漸少唐兵益壯今宜勅
禁巡茶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
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
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恤
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備馬
政之一端也一臣按宋西邊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募
亦十五六萬合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
營堡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况權
者已官絕者不繼請者多需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
之制猶有古之遺法常時召募其得其用適者驅之版築

編之衛所即成真軍甚乃坐名僉補使為世役故召募雖
勤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既判則籍農為兵猶非得已况
驅迫維繫使同罪人誰肯為之今宜厚加優恤罷其衛所
除其補代無事歸之守令有關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
保障可固矣一兵家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
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鎮所轄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
鎮相為首尾如一鎮所轄少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多者
或至百里兩鎮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非請命于主將則
不敢妄動主將非受命于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
幸其不值閉城坐視或當其分界則且為諉託以避罪辜

疏議輯略卷二十八

三五

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為玩事甚為不細臣按趙充國
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鴈門代郡東則漁陽上谷皆其
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願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城相距
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援不絕今陝西之地以
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今宜總
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令百
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揀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鄰則兵勢
不離而邊患可彌矣一胡虜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
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
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利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問于其帥

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為私蓄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缺望甚衆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况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雷兵疆利固在稅臣按晁錯有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今有所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卒士之氣不勸而自倍矣一比年命將出師多討領官軍掾史動數百人往往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畏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與怨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彌其復出其為弊也何可勝言况制勝

疏議輯卷三六

二六

則所費不訾失利則損威不細邊兵生長疆塞能寒苦習戰鬪誠為可用但以筋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產則窮於餼削得首級則苦於需奪殞鋒鏑則蔽於申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按陳貫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蓋省行賈以增邊賜節餽運以益邊儲操作養以專邊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和而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也一功以首計自古為然比年以來南則荆襄廣東廣西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賄取或以勢脅甚者殺殺被虜之人如此則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還從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石實可哀憐國家之例雖以

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暴熾而主事者尚蒙遷叙造罪者不過贖功則無復有所憚矣臣按魏尚差上不免繫囚石監處張竟為罷黜此占之所已行者宜嚴勅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蹈前惡者以軍法徇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御史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來則民怨獲伸士氣始振矣一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得其要處之盡其宜故也吐魯番近我甘肅境外今雲奪哈密怙其桀驁又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之度外似為良策恐小人者投抵毀譽邀功利損威命以啓覬覦之心維今以往不宜輕遣信使來則答之去則道之慎固封守以

疏議輯卷三六

二七

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操之得其要也哈密之使還在京師者既無所歸則羈于甘肅蓋至數十百人既費廩給又煩防範不可不慮今宜擇近邊隙地置為官司給牛授種使之居作彼感我恩惠懷其化雖或有外患可使盡力不然則分置天下諸郡復其力役使為編民其願歸本地者縱而勿禁此所謂處之盡其宜也

邊議八事疏

王鏊

詔旨令廷臣再議禦廣方略臣竊見會議之際心之所見口不能盡言之所陳疏不能備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上稔輿籍下採群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一曰

定廟等臣切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
寤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扭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
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
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
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
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入則憂惶稍緩則泰然
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飾雖號禁黠然古之冒頓
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
使北虜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
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飾小王子不足畏

疏議輯略卷二八 三二八

而孽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
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
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 陛下下一轉移之間耳其
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
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惟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
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
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謀臣猛
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喻即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
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

寧河武順王鄧愈東歐襲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
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有德諸
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
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斬養可
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
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
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
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
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
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

疏議輯略卷二八 三二九

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
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
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普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
之中其爲勇其爲怯其爲可用其爲不可用皆洞然於聖
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
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充矣二曰重
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
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
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六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

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
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太同有急欲調官府之兵而
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
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深食以立總制為急而難其
人聞尚書秦紘請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
造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乞依祖宗時用王翱馬
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
沮撓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
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
為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複臣以為

臣議輯卷二八

二

三

一

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
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
候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
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
同戰鬪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
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
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道
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
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
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專將權之明驗歟臣以

為既立總制關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
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
千萬人矣四曰恤邊民蓋取軍之泐泐以齊之恩以結之
泐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
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
苦萬然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
有月糧而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
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為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
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
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

臣議輯卷二八

三

一

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力而趨戰乎臣
愚以為 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
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
曉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肯効力
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為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為此無名
之賞臣以為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
造一冠服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
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為宜撥傳奉之祿以祿邊
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
之樂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五曰廣召募且當今所患者

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士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讎較之京軍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為將者不知加恤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節本小王

疏議輯略卷二十八

三

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端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八曰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

疏議輯略卷二十八

三

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
猶懼不能而上下方牽於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
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
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

疏議輯覽卷三十八

三十四

皇明疏議輯覽卷廿九

御邊三北勇

備邊事宜疏

董越

臣聞中國之與夷狄猶天冠地履其分截然是以古之王
者雖曰以不治治之然於其桀驁不庭化導不服者未嘗
不示之以威若高宗之於鬼方宣王之於獫狁是已洪惟
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華夷太宗文
皇帝潛龍幽燕深知夷虜入正大統屢出巡邊當時西北
諸胡聞風畏却施及昭宣邊鄙無警夷狄之衰古未有也
比于先帝始復北狩然賴皇天眷德虜酋悔禍不踰年

疏議輯覽卷廿九

遂固封疆 皇上嗣統以來懷柔備至然大羊常性雖在
馴擾而齧觸不忘所以年有奇諸路之擾西有河套之
憂遼陽為之絡繹宵旰勞於念慮王師靡於薄伐供億費
於轉輸較之 祖宗以來事勢又似有不同者豈夷狄昔
衰而今盛耶臣常推原其故矣曩時各邊諸將多勳閱舊
臣其遇敵決機臨危制勝皆嘗親經指授而深為夷狄所
知及所敬憚况其在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為用今父死
子繼惟膏粱是習而語畧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
狄啟釁此其一也曩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
在行然未嘗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鬪山

川險易皆其所知夷虜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輕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輒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輒輒為所輕夷狄啓釁此其二也 祖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卒之食一升一馬之芻數畝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輦車輓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莫能當之今屯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有或罰務俾適中若聖祖之待永成侯薛顯 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

皇明疏議輯略

卷二九

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况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親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速使軍士怨嗟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疎於控制或隱於上聞皆非 祖宗以來所以制治馭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以聞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逾二三偏裨麾下執銳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且以近日西事論之都御史王越等奏稱陝西延綏寧夏等處各報虜酋李羅忽仇如思

蘭等糾率醜類潛住河套分劫剽掠已經四年在廷咸議欲得一將任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高舉 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克總兵未幾以疾賜還今之將臣老壯不能皆一萬一遣者又如輔之有疾不知復以何人代之臣愚以為乘今無事之時訪求各處有智勇絕異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本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克塞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矣漢得一本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為之畏却宋得韓琦范仲淹在真定環慶

皇明疏議輯略

卷二九

而西賊為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驗歟其二曰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刑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為可以獲利可以立功比至元惡成擒醜虜就縛太率皆出其鄉導計畫坐困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漠水少欲直擣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

制之入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一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
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又聞近年各
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為
截殺實類送行無他比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為除見在土
兵之外更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以優養凡戰而有
獲悉以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
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昔韓琦嘗言京師
所以苦兵脆弱誠常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
遂不敢近邊用兵以募此其驗歟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
里裹糧士有飢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

詔議輯覽卷十九

四

百姓困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
圖末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
請以往事言之漢特西羌先零屢為邊患宣帝命趙充國
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遠度願至金
城圖上方畧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為不便後卒以此
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為虜之畜牧欲就
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里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
相去河西不遠其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存但不
知其地或民或戍且以一夫百畝論其穀粟既可食數人
其稿秸又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况三時務農一

時講武又古之良法虜雖猖獗然春深水泮亦難飛渡其
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充足而
不費徵求矣昔晁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
敢侵唐實靜諸高祖也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豈非
其明效歟其四曰明賞罰臣聞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又曰
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
重之近者二邊用兵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
惟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
以往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鑿坐擊吳軍
虛張首級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者河套之捷亦不能

詔議輯覽卷十九

五

五

無類此者賴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履實遂使會官之風
由之頓消臣愚以為自今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
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冒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
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實於法不
為已甚者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
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
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
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
法不疎於控制不隱於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耳將帥
得人則兵不必多餉不必久自無老舊之憂賞必當功罰

必嘗罪而無借愆之失其於控制之法又何至有偷安執
泥而煩 聖慮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
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分布邊兵預防虜患疏

楊一清

黃河將凍虜賊雖未深入而禦備之計在我不得不嚴今
延綏定邊營迤西直抵寧夏靈州地方廣袤平漫既無險
可據而所在邊牆低薄壕塹淤塞又復不堪保障以致賊
每從此深入陝西環慶固原地方肆行搶掠上厯九重宵
旰之憂下貽萬民殺戮之患臣總制各路兵馬謹當嚴肅
號令分布主客官兵揚威耀武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此

疏議輯覽卷十九

六

奇設伏以乘其弊於將歸之際然須脫畧常法隨事運變
乃克有功且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我邊患
於兵多病於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攬可乘而不乘兵
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
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肆志職此之由今將沿邊以
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興武營靈州一帶爲
籬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
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
德平涼一帶爲堂室行令延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遊
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及委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

各限十一月初十日赴程遊兵暫於花馬池營住劄奇兵暫
於定邊營住劄土兵暫於寧夏靈州一帶總兵衛統領
游兵副總兵與武營都指揮韓武統領土兵於清水營亦
限十一月初十日赴程駐劄賊果入套西行延綏奇兵移

疏議輯覽卷十九

七

至花馬池是日與安定楊柳二堡土兵移至定邊營量分
與鹽場三山等堡各連絡住劄與分守各將葉椿閣綱協
同指揮保勳等振揚威武併力防禦以壯藩籬寧夏總兵
官李祥統領前鋒奇正官軍先期至靈州有警移至石溝
分守寧夏西路營將馮棟統領寧夏市衛廣武營選先鋒
奇兵官軍前至鳴沙州陝西遊擊陳善領兵於韋州環慶
守備都指揮馬震領兵於山城各住劄以嚴門戶鎮守陝
西署都督公事曹維統兵於鎮戎所調度固原靖虜蘭州
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預行甘肅遊擊將軍徐謙統
領甘涼官軍并千魯經土客兵各於控浪操候河套有警
調至安定會寧與甘涼備禦下班官軍并謀齊力以守堂
室由是分布既定沿邊守將嚴謹斥堠遠爲接哨多設唐
馬但有烟塵消息或回人傳說即便轉唐走報隣境官軍
隄備賊果近邊各土客官兵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
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輕進遠追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
分彼此如賊大至謹勿與之爭鋒各取便欲入城堡以避

之待其擁衆深入延綏遊奇土其益身副總兵都指揮韓
斌等二枝人馬各襲踪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即便擊
回應接李祥衛勇馮積韓斌等各領兵于紅寺兒堡按伏
姜漢戴欽藍海等各於葦州塩池石溝按伏環慶官軍移
至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雄相機調遣腹裏官兵
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一百馳報安會靖寧官軍
堅壁清野勿露形踪多用鄉導藏兵於崖窰洞險要扼
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發兵擊之賊既不得逞
必將曹雄陳善重兵衝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踪而
出北至紅寺兒石溝塩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盤

軍機輯錄卷十九

八

待其前鋒稍遠先後倚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出其
後背奮迅逐之書則追鋒以截其路夜則卸枚以劫其營
賊深入疲弊又腹背受敵必大遭衄挫若犯環慶則延綏
遊兵官軍掣到紅德堡山城會合陝西遊兵尋龍截殺倘
因事情急迫都督曹雄領兵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
主副將官兵馬掣至萌城紺水堡以遏其破喪西走之勢
賊既散走其氣已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牆而
止沿邊主將官閻綱保勳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
其尾以我西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歸
之理如此庶可以振中國之威褫外夷之氣為今之計似

不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度因時
制宜又在各官今延綏遊奇土兵既皆製至西路其中東
二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其為患非輕已行延綏鎮
巡官照例徵調大同遊奇官軍先期於交界去處住劄賊
果入套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截遏如賊衆在迤東近邊折
墻謀犯延綏地方即將本鎮遊奇兵掣回若賊勢急寧夏
陝西遊兵俱同調去策應臨時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
處在陝西地方聽曹雄節制在寧夏地方聽李祥節制在
延綏地方聽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拗致誤事機則兵
既先實戰勝攻克兩無慮矣

軍機輯錄卷十九

九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據延綏總兵官張安稱近年以來虜酋驕橫勢甚猖獗輒
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殘毀若不預為處置使
其痛遭挫衄則邊患何時可息地方何時獲寧始必待虜
仍前恣意侵掠不拘何鎮探聽聲勢選定馬步官軍住守
先遣人出境密切哨探賊巢遠近首虜多寡然後將馬步
官軍分為左右哨掖步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揆邊劄營
作為家計聲勢連絡選振兵威馬軍晝夜行徐徐前進
約至賊巢分兵齊起驚撒散亂擒拿老小勒殺強壯邀趕
生畜使深入諸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

空無所顧藉加之腹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未
免克喪膽落號哭奔避再不輕犯庶乎內外軍民得以安
妥臣愚以為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
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
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無後復又河凍
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冰入套
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静臣方部署將士振揚
威武已將延邊直抵腹裏分爲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
邀截但兵少備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勝事不得已前
項撲搗巢穴之意不爲無見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

疏議輯略卷十九

之常道犁庭掃穴非聖王之本心然商高宗之伐鬼方唐
太宗之擒頡頏是非薄伐昭然可知况河套本我內地而
彼據以為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
窟澣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今冬
深河凍賊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於延綏中
東二路住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內
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自起邊警如仍前深入固慶等
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一面選人分投出境哨探賊營
遠近衆少一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
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

兵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叅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
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為馬戰總兵官
張安頌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為中軍大
同遊奇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奇兵又次之以為外援
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本隊官軍於牆外
二三十里列軍爲家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
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
我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拾其羸老
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暨整嚴備
不許貪利輕動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聲援必待其既回以

疏議輯略卷十九

爲羽翼賊若糾衆余孽尚集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
殿後宜府官兵相機爲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
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警累後軍逸而回則殺後
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佈疎遠孤兵無繼
訖難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領其巢
穴必自避歸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劫之沿邊之兵
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
比至套內見其妻孥傷殘視寇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民
之憤安邊制虜之計莫快於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
邯鄲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顧用之者何如耳

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兵部
詳議可否急賜施行

經理要害邊防疏

楊一清

臣有得應築邊牆自延綏定邊營迤東右勝池地界起至
寧夏地方橫城止共三百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填
塞平漫止存形跡獨與武營清水屯卜刺紅山四堡切近
邊牆易於防護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絕遠聲勢隔越
且墩臺窄淺牆垣低薄墩臺稀疎節被達賊窺伺牆裡既
無大兵阻遏牆上又無官軍拒敵賊殺填溝而進掘窺邊
牆一日可開二三十處本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勦墩

陝西通志卷二十九

十三

軍俱其攻寇往往棄墩而逃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前
來應援而牆外俱平漫廣衍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眾動
稱數萬我軍寡寡不敵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來之鋒賊
既入境馳驟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無復邀阻連年失利
職此之由為今之計必於舊牆內外幫築高厚牆外每里
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傍牆於空闊要害
有水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畧與邊牆相等墩空去處
仍酌量添築墩臺牆外壕塹挑濬極深對敵墩臺百座煖
鋪墩百間每間用五人守之該用軍肆千五百名無事之
時堅守舊墩尤必設治柝鈴廣張旗幟聯絡相應仍分委

官員各定鋪分護守將協同守備官各照所轄地方提
調廣賊若果入套仍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綏遊奇士
兵及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於定邊花馬池與武營清水
營靈州等處任創各分兵于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其間
應合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武振揚足
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進境若仍前填壕造牆官軍出列
牆上敵臺兩邊鎗砲矢石攻擊賊徒愈眾則傷愈多步兵
擊之於上騎兵待之於內其鋒必阻其氣必傷虜賊遠來
利於速戰入境無策勢必遁歸縱使結聚攻圍受敵不支
然相持之間未免少延時日烽火傳接環慶固原一帶人

陝西通志卷二十九

十三

畜可保無失又不得已則我邊兵姑飲入大小城堡以避
其鋒賊果深入速將拆牆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各
挑精兵襲擊而入陝西官軍撓之於內俟其將遁躡蹤而
出延寧精兵邀之於中沿邊官軍拒之於外賊雖梟雄豈
有善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邊牆我軍仍用鎗砲矢
石攻擊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不前亦必
大遭挫衄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畧之計宜無出
此但與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則必行據所司量撥人夫
以時調度應用動支賑濟銀兩以備召商上納誠計之得
也臣又有得延綏地方寧塞營之東有險計據賊難馳突

寧塞營迤西至舊安邊營舊安營迤西至定邊營各九十
里川原平漫與花馬池地方相類既無邊牆雖有溝塹二
道俱為沙土壅塞萬騎馳聚不能阻遏前此遠賊每從此
拆牆深入取其捷徑今若將花馬池一帶邊防整飭完固
萬一賊自定邊安邊之間擁眾而入西向花馬池邊牆
以裡地方自西而南不過稍迂百餘里則脩邊工程歸於
無用又必將安邊營迤西石澗池地界至靈塞營迤西地
界止共長一百六十三里三百四十五步內平漫堪以築
牆挑壕者一百三十一里三百四十九步山崖險峻堪以
剷削者二十一里三百五十六步責成巡撫都御史照依
所擬應築牆者築牆應剷削者剷削務使沿邊有備腹裏
無虞乃為萬全之謀至若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
溝岩之阻西路設立寧夏中路一衛東路止是新設花馬
池守禦千戶所以為偏重况虜賊大舉必從東路而入不
惟無險可恃實因兵力單寡賊至境上每仰客兵應援近
年徵調官兵失時後期訖無成功合將花馬池守禦千戶
所添設一衛除本所外再添四所共五所與武營相離花
馬池一百二十里地勢孤懸急難應援止是備禦客兵戰
守不足合添設守禦千戶所照依延綏事例委把總官一
員提調防守新設衛所合用官員於陝西都司官多衛分

摘調其旗軍於寧夏及靈州東西三路新舊舊額外志
兵內摘撥有警之時專以守城守牆守墩無事之際邊裏
閒田任其開墾以近就近且耕且守如此則勢不偏重而
邊牆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臣愚又以靈州千戶所
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原領土漢
馬步官軍四千八百餘名備禦西安右護衛官軍七百五
十餘名所管地方東至朔城北至興營方數百餘里大小
城堡二十餘座誠為遠賊出沒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備
為外境環虞勢孤無援無險則無陝西矣今內有土民
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俱係洪武年間山後等節次歸
附人數我 祖宗嘉其誠款而羈縻之給與田地草場使
其耕牧後因有警土人自備鞍馬出力報效累有斬獲此
虜畏之近來所司不知存恤草場被入侵奪馬匹走站死
不追陪虜賊外侵科差內擾人畜耗影死徙居半臣頃者
巡邊閱視彼處地方城池壕塹一切兵政但因守備非人
悉皆廢弛夫以寧夏地方如此邊務如此人情如此上無
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今不預為之所將來若有內變
不止虜情當慮而已傳曰不見是圖况機緘外見已非一
日之故耶又據漢土舍餘軍民劉谷等告稱靈州相離寧
夏動經百里隔越黃河本所月報循環糧草軍務等項

俱益夏一衛提督或有聲息河渡阻隔該後官吏經月不
回又兼本衛不時遣人來所騷擾生乞復設守禦千戶所
衙門查得靈州洪武年間原設守禦所經屬陝西都司後
因差用不敷奏章守禦名目隸寧夏衛管轄其餘土民亦
屬寧山衛經應司帶管路阻黃河科差拘擾添為不便昔
撫臣奏該州治建學立師誨訓土官子弟用夏憲夷似亦
有理但以寧夏軍餘改設編氓未免損此益彼近又革去
州治以隸寧夏衛分夫州治固不可設緣本所軍既不足
官有剩員復守禦之舊營無不可且官軍愈多則害愈大
靈州軍民其有為害而寧夏之人則因以為利貪家恣肆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十六

上下文征殺暴強凌無所控訴必須復設守禦專令憲臣
一員在彼住劄庶幾宿弊可革土人獲安但陝西按察司
憲臣已多有添除又啓官多人擾之議及香環慶在備
副使止管慶陽一衛事務甚簡况復兼理靈州鹽法慶陽
相離大小鹽池各數月之程實難運制靈州相離鹽池不
遠易於提調乞將靈州千戶所改設守禦千戶所係屬陝
西都司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管將環慶在備改整飭環慶
靈州等處兵備自環慶迤西寧夏花馬池與武清水營直
抵靈州一帶俱聽約束常在靈州住劄操練軍馬問理詞
訟撫安土人禁革奸弊無理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鹽法

仍聽陝西寧夏巡撫節制如此而又委任得人則軍民免
十羊九牧之擾土民有趨利避害之望而一帶地方邊備
錢糧有所稽考不為無益臣又看得常州地方廣衍平漫
四通八達乃虜寇出入要衝正宜高城深池嚴武備潛
息窺伺之患今乃坍塌廢弛守既不嚴戰又無兵倘虜寇
擁眾攻圍則城內生靈憑何保障腹裏人民必致驚擾况
密邇螺山慶府墳塋所存弘治年間大虜入寇多在螺山
住宿近日被人將慶恭王墳掘發言之痛心若不重加修
理添設常備之兵則日後貽累恐不止此查得寧夏中護
衛軍旗除選調廣武營鳴沙州操備外見在官軍餘五千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十七

三百二十二名儀衛司旗校舍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俱
在本州別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大有不同若將此屬摘
發常州設法操守保障地方衛護增營最為長便且秦肅
二府官軍旗校千里赴邊備禦今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
先王肢體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
合委官挑選管領操習與詳收千戶所官軍相兼防禦則
虜騎經行有所忌憚不敢恣肆腹裏人心有所繫屬不敢
搖動臣又行據秦肅政安惟學食事胡經各稱靈州橫
城以西北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山通賊要路我邊防嚴
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踰河任意寇掠河西城堡

雖有官軍數亦不足不能阻遏合將橫城以北直抵鎮遠邊牆墩塹一體封築挑濬黑水營先屯人馬後因路遠廢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入黑山營仍屯兵按伏又寧夏邊牆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賊知我邊牆高厚不能掏挖冬深河凍於牆盡頭處踏冰自西仍謀入寇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得御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一百八十五步墩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其稀疎每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牆裏套內地方又設石甯暖

疏議輯各卷二十九

十八

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關相對每年於黑山屯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為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河東墩軍累被撲捉既將石甯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座墩臺俱棄而不守乃於河西築立墩臺二十三座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全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賊攻圍遂將官軍移至平虜城由是平虜城為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臺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如何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今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

掏挖平黑山營有備則平虜為腹裏今廢棄邊牆不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不過池一帶邊牆既欲封築又於盡頭橫牆之南添築一堡屯兵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為患但恐冬深河凍踏冰而西仍謀入寇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然則河東三十六墩邊牆墩塹宜封築脩濬撥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煙火相接至於河西黑山營誠宜挑選精銳人馬於此屯宿按伏以為平虜聲援則封守慎固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邊防議

王瓊

疏議輯各卷二十九

十九

瓊集諸將議調固原兵亦赴花馬池與延寧兩鎮兵會合共三萬擺邊拒賊衆以為待賊深入乘其散捨設伏遊擊或可得利若在花馬池擺邊賊初至數萬結營擁入勢如山壓其鋒甚銳不可當先年官軍在彼阻截被圍失利瓊曰往年賊大舉深入官軍分布腹裏未有能邀之者惟嘉靖五年六月賊入不及二千官軍二萬邀擊以十敵一是以克捷今賊必以此為戒必擁衆數萬而後敢入乃欲倂倖如前克捷豈可得乎且花馬池東西賊路不過三里既過下馬房東西南北道路二千餘里賊隨所至掠取積粟牛羊食用我軍出百里之外糧草匱乏士馬飢疲自不能

戰審此兩端勝負已分何待臨敵而後知乎又兵法當識地利據險要以逸待勞今集兵三萬據邊牆營堡守之縱不能與戰取勝豈遠為賊所攻陷乎兵守既固賊豈敢肆首長驅不顧所掠之畜產乎遂統精兵六千啟行餘兵四千留固原操練聽候取調六月初九日至靈州適橫城堡在靈州北七十里黃河東岸邊牆盡頭收送虜中走回男子楊通備言在虜營見達子打造鐵鑿鑿箭說到七八月要來腹裏搶掠及脫走到邊見達子一群在外行走本堡官軍由黃河岸過邊邀馬入堡凡三十二匹十二日兵趨橫城時遇南風順行余鼓火砲聲數十里塵飛漲天沿河

岸牧馬虜賊於城外沙磧望見大兵至盡起營帳北去十三日自橫城東南循牆而行歷清水與武定安三營堡十五日至花馬池延綏諸將皆來會璽諭之曰汝等過虜大舉擁入既以為兵寡不敢迎敵又輕騎數千時入掠剽勞我士馬窺我虛實汝等又諉曰賊隨入隨出亦復不能勦殺必待如何而後汝等之志得行乎自今虜賊輕騎入牆不設衛擊殺定以軍法重治衆將皆曰諾二十二日虜賊一百餘騎到定邊營安靜二墩折開牆口二處刺賊十人披帶盛甲突入牆口下雲預令步兵伏牆下見賊入即趨牆口截之賊躍馬南奔下雲帥精兵追擊盡斬之牆外賊登

望見賊被殺號哭遁去璽令諸將操演擺牆拒戰之法衆曰今大兵聚花馬池一百五六十里賊分路進入柰何璽曰汝等生長邊方尚不知地利虜情乎今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入居其中趨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舉南寇則令傳示諸部落晒乾肉收乳酪約日聚集以候進既集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千里我之數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先至牆設備矣又虜衆臨牆上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城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與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城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方無井泉又多沙凹白或產蓬蒿深沒馬腹百騎或可委曲尋

路而行若馬至數萬匹必顛仆勞乏不得整驅並繼而行是以往年虜衆大舉必由花馬池平坦道路有水草之處結營而入或自興武營清水營入者間亦有之因出地圖指示之圖中備書某年月日賊幾萬幾千從此地某墩空拆牆口幾處入自弘治十四年以來無不自花馬池邊入者衆方信花馬池為要衝七月巡撫榆林都御史蕭淮來會勞軍將別請問曰外議皆云自來未有擺邊可以拒數萬騎虜去者公千金之軀親臨督兵任其事乎璽且以方畧告且請發佛郎機大砲助用淮曰其不足以知此有所聞不敢不告願公自愛時鎮守陝西太監晏寵巡撫都御

大寇天叙發精兵三百助戰寇天叙又備烘炒三百石運至花馬池并令各軍自備人給三升惟石臼墊牆下二十餘里無井令兵班行都指揮劉楫掘三井水其列可飲又定步軍五百待兵至牆下於花馬池城外井運水供軍諸將演營以定瓊意未得法七月十六日令諸將詣石臼墩牆下安營親往視之令人作賊於牆外舉旗諸軍登牆點放神鎗打之瓊急呼下牆曉之曰凡行營必掘塹或立夾牌拒馬椿以限賊馬今所以擺牆者足為我兵障蔽也賊登皆拆毀我兵於牆內用火器擊之彼豈能不墜落乎今牆上僅容一人單立而乃令我軍登牆持神鎗打之賊自

紀綱卷之三十一 九

牆外射之一矢斃矣微吾來幾壞事遂教演擺牆敵戰之法衆始稱善又令向如賊大舉從東西別路入則我兵三萬結為三大營依花馬池南北布列賊必於此三營經過各堅壁勿與戰待賊行動用神鎗砲大佛郎機砲出奇邀擊破之必矣昔李康步兵三千轉戰單于數萬今我精兵三萬火器三千而畏敵如虎豈將帥皆婦人乎初諸將聞令退有後言至是三令五申選猛士三百人各持大刀命執令旗令牌者領之誓曰自今出軍遇賊敢有逗遛退縮者即於陣前斬之故不倉卒策應矣諛軍機者秦檜繫赴京依律坐罪張方悚息聽受次日來萬騎東巡邊營

又至舊安邊營復回花馬池往返三百餘里塵飛漲天旌旗蔽野金鼓之聲聞於境外遇有狐兔野羊因圍獵之蓋奉天子之命以令將士所以威靈氣焰能赫赫也或曰既集大兵宜不露形賊入可獲奇功奈何揚兵使避去徒勞士馬而無功乎瓊曰禦戎之道以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且夫聚兵三萬月費千金利於速戰若潛師以待賊或不來久之師老食盡兵悉罷散而賊乃擁至豈不失策乎是時駐兵之處糧多缺陝西一省大旱米貴惟寧夏一區賴黃河水利頗有收穫都御史劉天和自甘州無程來六月到靈州即議於寧夏靈州倉該放軍軍月糧數內增

紀綱卷之三十一 九

價糴運巡撫寧夏都御史程鵬以謂宜如弘治十四年故事究運八府之粟而不獨取給於寧夏一區也禁勿許糴然官軍利於價增皆樂從之鵬不能強每運糧一石官給脚費銀一錢二分七月終已運至花馬池麥豆二萬六千石矢草亦間有折色聽軍隨營收放軍餉賴以不乏小民不受追逼寧夏鎮城至花馬池三百餘里運糧者循邊牆而行驟馱車輓晝夜不絕一日早賊虜五騎至與武營暗門墩下問敵軍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你營軍晝夜不斷做甚麼答曰總制調齊十萬人馬饋運糧草勾用要搜套打爾帳房賊曰套內多達

子有裏打不的又言我原是肅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
為信墩軍曰你是肅州人何不投降賊曰肅州難過草地
自在好過我不投降舉弓送牆上墩軍接之不換與弓賊
遂放馬北奔弘治十四年侍郎李繼督餉令八府所屬百
餘州縣遠至二千餘里空運米豆赴邊全省騷動而大虜
不能深入驅掠今天和取給於近地所產軍食足而民不
擾誠可為後來督餉者之法也瓊初議出兵調取各鎮節
年虜中走回男子熟知虜情者數十人克為通事至是令
尤乖覺者十數人各執招降紅旗深入草地插之中國人
被虜識字者見之拔旗去投降者不絕以此得知虜遠近

疏議輯名卷二十九

廿四

進止消息又令人投毒藥於近牆水泉又每五日輪遣夜
不收數十人晝夜夜行深出哨探百里之外無營帳往牧
一日十餘騎夜至墻下墩軍拒之一賊先入為守墻指揮
楊琮所殺又一日賊二十騎夜至柳楊堡墩軍下拆墻入守
堡官領步兵用神鎗擊一賊隊馬守堡官下馬爭割首級
一賊後射之傷死賊扶死者馱馬上疾走出口步軍追之
不及是後再無一賊至墻下者九月初一日忽有遊擊梁
震差舍人李聰自榆林回報說東邊虜中走回人口說大
勢達子在西下營不久要往大同西邊搶掠瓊曰此賊知
花馬池一帶備有款乘虛西搶靈州也田村莊也時固

原遊擊彭斌兵住小鹽池遠差百戶張天福齎執旗牌急
調彭斌遊兵來靈州與守備安正兵設備城初六日到靈
州十一日夜達子二十餘騎到於清水營鎮北墩西空拆
開墻口一十處南趨靈州張天福督彭斌等夜出兵陣於
靈州城北時劉天和在靈州召彭斌等戒之曰賊夜入未
知多寡宜慎重如總制軍令以拒賊出境保障居人為上
策不以多斬首級為奇功彭斌等遂肅隊而行黎明時約
行二十餘里至地名王鉄廟遇賊前鋒一千餘騎皆披帶
鮮明盔甲張打旗號驟馬衝突而來餘賊一千餘騎隨進
我軍奮勇各用火器神鎗大砲弓箭骨朵向前交鋒混戰

疏議輯名卷二十九

廿五

二三十合賊傷死者甚多俱被扶拖而去戰至辰末時分
賊方退迨至原拆墻口遇遊擊李勳人馬來拒敵不得出
又望見東路花馬池大兵夾擊遂西往木井墩東空拆開
墻口一十一處奔逃出境靈州也堡悉得保安時梁震差
家丁出口哨見忻都城離邊墻一百餘里有賊營帳三十
餘頂在彼瓊曰此賊近地安營雖未必深入不可不計逐
命諸將團聚精兵萬騎夜出襲之或曰有例不許官軍出
境殺掠瓊曰禁例所載謂守邊將帥不得私自使令軍人
出境擄掠財物也律不云乎若邊境城邑有賊出沒乘機
領兵攻取者不在此限今吾奉天子命專征關外襲殺近

地究伺之賊有不可邪如盜伏人家垣門之外主人知之
不即號呼隣巷共逐之而必待其毀垣破門然後拒之乎
昔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塞以嘗殺其近塞者故不敢
近耳若非殺之安能使其不敢近塞乎幾將皆謂不及如
此願依令出襲九月十五日致祖道供帳於花馬池南門
外約定酉時出兵度意至花馬池東北二十里拆墻出親
臨戒之曰暮夜出兵襲賊賊少兵多慎勿輕敵分散邀斬
首級至有損失此惟欲宣威沙漠使彼遠遁耳諸將皆諾
萬馬夜出嘶嘶之聲聞十餘里賊遂起營北遁官軍至忻
都城寇灰尚未冷遂放火砲納喊而回天明入墻自是差

通鑑輯覽卷九十九

十六

人相繼出哨二百里之外無賊踪矣論曰胡人以畜牧為
生騎射為業侵暴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
代以來屯兵戍守寡則難于應敵多則困于轉輸是故虜
衆一合而勢常強我兵難聚而勢常弱惟其弱也故有與
之和親為之納幣而不耻者其甚至於陷沒疆土臣事犬
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于斯極矣若夫英勇
之君憤夷狄之侵凌竭天下之財力無窮力疲而後已
皇上明見萬里嘉納允行諄諄戒諭務底成效前後巡撫
都御史寇天叙劉天和巡按御史王儀朱觀謀議協同鎮
守陝西都督劉文躬親督理副使齊之鸞張大用身任其

重為之深溝高壘以立大險限隔華夷又於環縣北甜水
堡西至靖虜關出長八百里塹山澗谷以爲重門慎守封
固自時厥後北虜將不得長驅深入而地內人民可以安
堵息肩矣至于甘肅一線之地長千五百里羌虜聚居山
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處居多漢
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
相保木譙高樓交聯不絕營壘相次便兵卒飭閉具烽火
相望合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
惟以克國爲法斯得上策矣前歲經略河西秦乞遵古
法重屯田以備戰守已施行矣然而尚不見成效者屯田
之難必須選之以歲月而又得人以分理之庶乎其有成
也

通鑑輯覽卷九十九

十七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
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鴻災能警臨
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
一二之見隱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
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
右者內挾交結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

俗互相為好惡世者謂之迂迂進言者自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慮慮警省易輟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濟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為荒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敵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惶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賴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於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

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諸各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諸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一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屬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選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兵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人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

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敵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惶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賴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於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

臣嘗聞諸道路之言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

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其功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其失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然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賜聲旆矣令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

疏議輯略卷十九

廿

行

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安募於帳下矣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之輸水陸千里踣頓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謂遠輸則百姓貧貴賈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官軍既不堪戰陳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遂爲聲勢以相掎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暇日繕完虜所拆毀邊墻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愛人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麾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訓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責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則家門之富緣皆以權力而強委

疏議輯略卷十九

廿

行

之也彼且需求刻剗發掘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
懈戰士之心與兵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
後先其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其肯以不庇乎
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
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
務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
頭自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潰後復有以捷將權則士
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
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救患以激怒臣
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亡死

疏議輯覽卷十九

廿二

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無其瘡痍問
疾苦恤其孤寡賑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
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宜以國恩前以厲鑿明以天倫激以
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
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
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損小以全大
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
勿食皆損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
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
而為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

和是皆誘我以利也從而信之則隨其計矣然今邊關守
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辯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
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
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
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
操縱許以便其縱之也不以為坐視其損之也不以為
失機養威蓄銳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
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
以乘敵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
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

疏議輯覽卷十九

廿三

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
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謀以謀虜熟訓練以用
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
水俟其盈滿充溢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
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
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拜出若不得
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成
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
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
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

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虛冒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
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
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償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
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失敗敵之道也抑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
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
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謾不加省勢有所軼則
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廢弛
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
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

疏議輯略卷廿九

廿四

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遵祖法以處外夷疏

胡世寧

近兵部會臣等三法司詳擬分別先今功罪官員等第備
將錦衣衛千戶等官鄭金等勘報其蕭事情功罪及復然
詳看得處夷之道未定則群臣之功罪難別是以彼此牽
持未敢定擬臣愚昧死敢盡言之昔我 太宗文皇帝推
武冠絕古今徼外四夷無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遺孽阿
魯台為和寧王馬哈木為順寧王西封脫脫為忠順王東
北置奴兒干等都司衛所貳百餘處皆以撫綏戎落藩屏
中國至于南討黎本利復古中國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

尤為備績宣宗以來黎賊復據交趾殺官劫印不可勝記
阿魯台亦為馬哈木所併其東北各衛所亦皆蕪併不常
存亡莫考 先朝皆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所
以保我子孫黎民永固基業尤得古聖王推亡固存之道
也乃惟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自有主國王
母以來三被土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廷臣無敢直言請以
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強求其親黨言罕慎曰陝
巴而立之旋被占奪今其民回回一種又附土魯番為傾
本國哈刺灰思兀兒生達二種已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
敢復歸其王彥才即自願投附土魯番又欲導彼入寇矣

疏議輯略卷廿九

廿五

正德年間兵部奏差彭澤總督經畧勅諭番酋速壇滿速
兒并火者他丁款獻還哈密城印將并牙即送回本城
居守夫并牙即自願歸彼復令守本城亦其臣屬也于我
何益又勅令克字刺回還哈密與焉亦虎仙同守城池夫
焉亦虎仙為彼占據哈密而奄克字避難來歸今使之還
是驅入虎口也一時廷臣失慮如此彭澤素懷忠勇身任
其事乃亦依阿不行執奏而苟且行事不終而還責以大
臣體國之義不為無罪也使令土魯番獻還哈密城池忠
順王真有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數萬
到彼為王誰與之守蓋不過一二年復為所奪益彼富強

辱我皇命且使再得金印城池以為後日指勒求索之計耳于我中國何益也夫土魯番變詐多端善為交問其欲問我附城為進使之激變則稱哈刺灰畏兀兒稍書交他來其欲問我謀臣使之受罪則稱壞事都是陳都堂沙的納响兒前說着來這裏把巴又起發了饋餉米賞賜又言射死火者他只丁憐了人馬往甘州城殺了一日其款使彼番使得通內問再無阻害則稱王子因見漢人殺了火者撒着兒奔馬亦虎仙父子故來報讐天自嘉靖貳年十月進獅子夷人已通番文開稱番使被也克力搶了馬又謂王子殺了人連壇滿連兒要動人馬一定來肅州

嘉靖二十九年

廿六

甘肅三年五月初三日為亦虎仙子米兒馬黑麻等往甘州歸行口稱八月裏王子人馬如麻的來圍彼四月已收八馬八月果至則造意通謀已又豈為殺彼三人報讐亦豈為陳都堂交哈刺灰畏兀兒使之來也其心我後為刺為之後患則言七八月重領着進刺連子還我漢人地方上去而竟不來其意詐何可信也其自正德六年得送回伊弟真帖木兒因在甘州久住深州風土好過即起逆心要來侵犯正德九年即要插旗甘州城門上十年六月陳九疇方到肅州十一年彼自以原許段干不曾與定及拘留番使為名與兵入寇豈因陳九疇也其先三取哈

密城池皆以哈密姦回為之內應其漸置姦回為亦虎仙等親黨曾屋久住肅州城內而又節差番使倒使火者斬巴忠等來探消息為通書問一旦擁兵徑至城下各回潛置兵甲圖為內應使非陳九疇奮身不顧後患即將各回監故打死而又近遣屬夷劫其營帳遠交走刺槍其城池使彼開變內顧而還則肅州城也難保無虞臣以為文臣之有勇知兵而忘身為國無如九疇固彼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殺也惜其信僚屬之公移輕聽奸回之捏報而妄奏速填其牙兒木蘭之殺則其罪有不免耳王邦奇奏其執殺夷使激啟邊釁言二次甘肅之亂由殺馬亦虎仙等

嘉靖二十九年

廿七

之誤蓋彼武夫輕信惑於流言為彼內間耳至于通貢一節則其後事難料前事可徵弘治四年因其擄去忠順王陝巴六年又犯肅州不服撫處奏准絕貢使一百八十一名盡發兩廣安置十一年因見器用缺之諸夷歸怨方才悔過送還陝巴嗣後通貢不絕地方騷擾亦不絕而及間內應絡繹于京甘肅之間馴至十一年暨嘉靖三年三次大舉入寇今奏准絕貢又三年矣祇聞來求不聞侵犯者豈其力有餘而心不款也蓋亦懲前二次火者他只丁之被殺危刺諸夷為之後患而長慮却顧也今廷臣議者以有備為長策以通貢為權宜其言誠是也臣愚欲乞聖明

特與輔臣熟議今後哈密城池照依先朝和寧文陞拾
置不問而唯責彼番酋恭守臣節再無侵犯一二年後方
許入貢或止通互市仍約其首其市皆不許多帶人衆淹
留歲月則我之邊城驛途供費可省而得專事邊備我之
謀臣勇將交聞不虞而得盡心邊事矣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〇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

御邊西北虜

備邊疏

胡世寧

臣聞古昔聖王皆求言納諫舍已從人求以制治未亂保
邦未危故能四海無虞萬代稱仰今我皇上聖德上同
堯舜天下治安遠過漢唐然猶下詔求言如此其切者是
即古聖王不自滿假之盛心也有君如此凡在臣工敢不
敬應臣切見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度廢弛士風頹靡奸弊
百出地雖廣而民益窮兵雖多而財益困文臣雖多忠勤
憂國者少見武將雖多智勇出衆者罕聞且自古偏安小
國猶有人才能禦外侮兵亂凶年未見民力困於今時者
故雖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上屋聖慮
下殫民財其大勢有如中年以後之人軀幹雖大肌肉雖
豐然而元氣已虛血脉已滯雖陛下為元首獨明於上
而群臣為股肱耳目者悉皆瘵痺聾瞶不堪任使顧不如
彼侏儒少壯之人故使人身如此倘更有風邪乘氣壓而
入此時必費調理國勢如此倘更有盜賊乘民窮而起此
時必難支持故善養生者及未病而藥之庶可保其遐齡
善治天下者亦當及其未亂而制之庶可祈天永命近年
以來災異頻仍天心儆戒端為此耳臣愚不知聖明宵

肝曾念及此否也左若臣侍有言及此否也臣本愚陋幼
生艱苦有親不能自立初陛下之祿以
養親于今十年臣感無已臣身欲報無地願臣受詔
之初任外職未知朝廷政務未敢輕率進言今蒙陞職
南京又逾一年臣感恩愈深欲報愈切仰稽明詔未言尚
及諸人况臣叨祿竊位感激如前非諸人地何敢負恩終
於緘默故今昧死忘過晝夜思索得合軍民利病時政邊
備所當興革十事謹以上陳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臣惟
正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至周
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

家議輯覽卷三

二

安於養養初於因循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
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奸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
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
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眾怒群猜百口排斥不曰生
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
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
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為毀譽嗚呼其意者或本廉幹惜民
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誤事及譽之以能事
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
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自巡撫下至

州縣皆不暇為國忠謀為民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媚其
口者願御宦以悅其心蓋以為此輩貴近能為禍福如此
則與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平遠雖
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
不害己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
用而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 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
疲敝而上厯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勅吏部精選各處
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
正有為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
私囑託公事倚勢豪橫鄉里者默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

家議輯覽卷三

三

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門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
考察務要勵忠勤獎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疾賢能
曲為謗毀者必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
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宦違道干譽為事者
許科道彈劾廷議訪實而奏黜之其或考黜之中間有孤
忠衆疾誤被謫官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不次陞擢
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趨正而真才輩出能為國家任事
矣二曰崇節儉以制財用臣惟 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
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
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成

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者賤鬻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 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關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群臣屢言 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願 皇上以 祖宗之付託為重以邊務之困急為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于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為樽節特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必各為國惜

疏議輯略卷三

四

五

疏議輯略卷三

五

財各為已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賈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三曰從權宜以足邊儲臣聞今西北二邊備虜軍多糧儲缺少每歲撥河南等處民糧齎運到彼接應此等糧米若責運本色到彼交納則路遠艱難民累逃竄兵法所謂遠輸則百姓貧者此也若許齎價錢就彼糴上則邊儲踴貴人益困窮兵法所謂貴賣則百姓財竭者此也臣念此事最為難處乞勅該部計議通美山西陝西近邊王府并將軍儀賓祿米及各府官僚并司府州縣官員本色俸米通該若干合無比照公侯伯或京官折俸事例每石折銀五錢或七錢每歲就於秋糧折銀或各樣課銀內定撥總解各布政司交收責令就彼分給缺官日月扣除邊用却將下年山西陝西糧稅盡派邊方或附近收貯虜退事間則抽軍就食虜來事繁則就近搬運至於彼處歲辦課物亦乞留糴邊糧如係京用不可缺者則乞改派別布政司代納如此暫行三年則轉運不勞而邊儲自足矣四曰立簡便以收鹽利臣聞今邊軍餉各賴鹽課近惟河東鹽官自賣最為利便其淮之鹽自來召商中納但今法又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臣請備述茲引

價值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五月糶穀急
圖應用青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買窩奸豪作弊所
納糧料類非真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鹽易消化聽支日
久催日未免多收竈丁數倍加納日累貧窮鹽課虧欠三
也客商中益納官錢糧雖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多暨
後守支則壓於勢要臨賣則滯於私益甚有父死子代而
未得支益財散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
恐不即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
類多夾買餘益及勢要益徒私販之益 朝廷為彼三事
設官科掣委更巡捕甚者欽勅大臣為之整理而三者卒

如法書卷三十一

六

六

不能禁下至秤手邏卒旁午紛紜徒增民擾五也私販之
徒貪利畏捕沒海沿江招引逋逃窩納盜賊出持兵器歸
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攖鋒此勢不散臣恐淮浙切近南
都又臨運道復有黃巢張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遷豪
右填實塞下今山陝富民多為中益徒居淮浙邊塞空虛
七也惟此七弊所當區處臣查得淮浙水鄉竈丁每益一
引折納價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益邊儲每一大引
不過價銀三二錢是益課收銀比之收益待中得利加倍
也又聞竈丁畏益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益課內將一
半折銀民情極便乞勅戶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益課通

令從便折銀其銀數之照水鄉舊價而畧減比商中糧價
而稍增酌為中制定立每益一引納銀幾錢逐年立限徵
收解邊糶糧或如臣前所言准作俸祿備銀却換彼處糧
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益引未支若干盡撥各場或從願
改撥長蘆鹽賤處所許令每益一引自買私益三引或三
引准作官益發賣各場置集凡竈丁有塩客商有引者會
集一所委官監買仍令把截臨場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
以一年或二年通買完足即絕商中以後竈丁煎鹽聽令
自賣或轉賣與客商其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
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煎辦者即撥當竈餘丁或僉有

如法書卷三十一

七

七

力願煎及有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立法則國家得益
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竈丁得煎鹽富而不必更免
糧差益可通賣人無爭奪勢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
陝射利之民可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秤掣
之官不必設益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待後日又事定益課
歲額止令州縣徵解而理益衙門漸可裁減其為公私之
便省上下之費蓋不一而足矣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臣
惟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
限將何以給竊聞 英宗睿皇帝曾與太學士李賢宴議
及此 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惜乎當時大臣多

爲身計無肯爲國忠謀者行 祖宗之法以將順 曆皇
帝之美者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
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
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管者
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
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
次擢用固不以 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司奏
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 太祖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
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
不以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不習武藝不惜軍士故今軍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
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
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直可爲之流涕也夫今不處
後益難圖然此弊 廷臣皆知無肯言者顧念後魏張仲
瑒請抑武人身爲所殺魏弗窮治國遂以衰今若言彼觸
忌或下錦衣衛掠問則必得肆怨甘心矣故寧緘默負
朝廷幸保其身無事耳臣愚昧死不敢惜伏願 皇上復
太祖之成法佩 太宗之格言繼 英廟之盛志爲後世
之末圖非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罪悉依大明律擬斷
該降級者降級該罷職者充軍其降級充軍者非真有戰
功不許擢用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
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於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
乞先下明詔令其本身并戶丁俱預習武藝一年選委忠
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畧廷臣各一員分投前去會同撫巡
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持槊
舞劍開一武藝者即令罷職其有子試中能代者即令替
職無子或不能者就令立功一祖子孫有武勇者借襲無
者暫停或全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孫襲職或弟姪借職
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閑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
則暫停或全減俸優給如此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

減而所任者皆堪為將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將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將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夷虜不足平盜賊不足慮矣六日閱軍實以脩武備臣惟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或購買旅費以作清出之戶丁或替娶貧婦以為軍人之妻小甚者或因清軍而命斷於簷楚或因解軍而產破於盤費此民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此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

詔令奏議類

十一

差占者多操備者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甚或得財賣放掛名行伍身不在營故今養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脚米乃衛所船料等項之費大畧費米三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計焉至運邊儲勞費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疋草料投跟勢要買閉止納銀三二錢耳此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為勢要買三

二錢天下若之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克軍之力或由聚集歸附未必皆是有罪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克軍之人悉是好家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因茲輕重不均人愈玩法况今東南力薄之人克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克軍東南亦常逃回彼此無益理宜通處之勅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臣分查各衛軍籍現在若干故絕若干其在先丁盡戶絕累經清報兵部者既免清勾以除民擾以後果有埋沒自首者即收本處被入首實者追解邊衛其見在者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若干近年所籍勾補若干其勾補者即係不肯復役緩急難倚

詔令奏議類

十一

之人合無此等軍士除在京及在邊衛分仍前勾補不動外其在南京并各處腹裏衛分者悉改編原籍衛分以免其逃然後以今改編并在衛原有家業者通集各衛實在若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該克軍者補充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問克軍者即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克軍者望體 祖宗立法之嚴責賣家產全房遷發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詳該衛分

給本軍以為盤費幾軍士在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
馳者少矣至於衛所管事之官猶望併省勢役占之弊
嚴加禁革於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
而後教以圍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
皆可用而民出力養之不為虛矣七日廣收蓄以儲將材
臣念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未嘗與虜一大戰故彼益驕
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 朝廷累下明詔
訪求諳曉韜略弓馬熟閑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
不多有故迄今並無一人應試成功者臣愚又念古之才
勇未必專閑弓馬或更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
則必可成功者况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
中非無能發縱指示者顧無偏裨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
取勝耳論今所急正在偏裨若臣前所言汰冗食以選將
校則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
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
臣愚以為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彌盜賊策
之上也乞勅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
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
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
甲教師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拿積

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其罪重者即發邊方以立功至
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選廷臣或
進士中才略明敏者為之平時則令草奏以習運籌有事
則令出差以請澁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
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
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為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八曰
立經制以禦外侮蓋汰冗食以選將校閱軍實以脩武備
廣收蓄以儲將材三事果能施行則各軍衛將固皆能戰
者矣臣惟自古京軍最懼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隋末盜
賊起於征遼唐李叛卒起於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經
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非計也况邊境有急請調京
軍往來奏覆緩不及事臣愚以為莫若自今分定在京直
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官軍專應大同陝
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策應延綏寧夏且請量著出征不
遠也成不又平時無事則止令邊軍操守有事急除遼
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畿官軍出援外其餘各總兵官官一
面奏聞一面徑調該衛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廷臣以
撓其權出京軍以分其食而經制已定緩急有恃外侮不
能侵越矣九曰重將權以責成效夫兵食雖足經制雖定
然而將權不重則威令不行士不用命亦難成功臣聞趙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〇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〇

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王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我狄最強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於東南削平諸國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愚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責任之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執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四

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為爾之副胡廣參政戴得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處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慢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幾會變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固宜改委其人推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為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鉞而無嫌惟勅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

宜拘泥資格而用已棄之人亦不宜驟與榮階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既當又宜體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制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彼得成功矣十日用間謀以規虜情臣惟兵將雖練然而不得地利不知虜情則動率所之為彼乘襲有敗無勝譬如警者之射雖挽強弓發利矢何益於中哉臣切料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嘗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乎兵法之所利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五

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乎兵法之所忌故彼常虜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輸彼常深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無形也我則為彼所形而不能形彼故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伴為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詐為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虜之人聞之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寡愈分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為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則或為所餌而遂遭覆覆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為所掣而肆行搶掠此彼常得志於我皆能用間之利也往年春夏

此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諸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出其左或攻其右或將搆其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死乞降之不暇奚敢再為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套也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夏犄角之勢亦可行前之策然我皆坐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為今之備邊莫先用間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輒為所獲彼之左右我

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顧惟彼有虜掠探聽入

境之人為我所獲者我惟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携之有陰為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莫不濟矣

籌邊疏

趙伸

一曰興復哈密幅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

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土番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為宋患元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迨我祖宗功德超越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入貢尤感永樂二年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陰

隨土魯番者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

止調集卒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其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為王弘治元年尋為阿黑麻殺之兵部具以聞請降璽書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酋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裔派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即嘗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即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乃

議兵部右侍郎張其都督僉事侯謙率何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馮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界焉既抵甘州議令馮亦滿速兒等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齎以勅往迨又未回張侯等遂以 上命脩嘉峪關清各衛又君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又通阿黑麻點許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侯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張降外任侯住俸閑往自此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哈密回回有以教之也無阿阿黑麻復令牙蘭察襲侵據哈密于時

兵部採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所以襲殺牙蘭之策乃於

弘治八年請勅甘州守臣揀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乘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馮亦虎仙等搆引土魯番為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首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與刃而其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臣謂盡其地非王

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 朝廷之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乎要之與師外夷亦為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遺矣不然所謂閉關絕貢亦一策也况哈密三大頭目都督馮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字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頑頑頑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為守必須仍得元之遺孽籠封以理國

事庶可懾服諸夷與後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

之二種頭目夷落射獵為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並聽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久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後奉各夷貢使著令若干扣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匪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赤斤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界乎哉二曰征勦

西海正德年間虜亦不刺阿爾禿廝兩種因與本酋小
王子雙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糜費錢糧竟
無成功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指撥
安置之地西與往涼諸路利衝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
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
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
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刺等
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
爲套虜住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鞭長不
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
縱有警急又酒諮議總制衙門往來馳心日復一日將領
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不歸歟於芻糧則告
乏於兵馬加以河西驕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大事
姑息怯懦者多戰鬪者少我兵強弱虛實點虛窺之熟矣
遂使我翻為彼籠絡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掠
輒為鄉導非為不攻而反為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卒
日為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
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
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為巧辭善說能移人意者使遊說得
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為間知山川形勢并泉芻牧道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萬

途迂直者使道軍材力踴健能依騰鷲擊越壘踰溝來往
無跡者使密覘宜於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寨
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饑之
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
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
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即從遠順逆之間有禍福死生之道
又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孫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
西奔事機可為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
隨軍向往遴選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
會勦或自莊涼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左則顯戮之或自甘
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顯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
海三年兵部尚書王某出師統眾軍中陞賞竟以功成靖
遠封伯即今之勢夫惟匪其人焉而已得其人焉則事求
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
以爲權有專制不得沮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疵
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勳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
文武大臣厚三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
德當以酬勞賞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魯氏威
望大振土人系服黃河延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
其羽翼俾其禪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如黔國之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王

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矣虜其州守臣又非並焉
 分將設官不免有十年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
 百敗之危嗚呼紙上裁察道傍作舍議論紛紛誰其責成
 又有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如厚
 賂虜衆以去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不學愚
 臣所與為也三日申嚴守滕固原地方肅清平涼兩道八
 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二十三座直與
 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驛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肅州相
 接自海刺都地方青峯臺墩以至大山墩共墩一十五座
 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營之中自西安州山神
 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九座直與靖虜衛鹽池相接
 先年砲火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大虜集動以萬計
 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因靖一帶彌滿山谷處處通賊各路
 砲火處處舉放安會靖隆維得小寧而固原鎮戎亦已動
 搖石鹽肅前雖云有備而定邊興武一帶先已殘破冗令
 延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賊望有警舉放
 火砲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無停刻使令固原
 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御守等官各照所管城堡備將
 墩臺與每墩應用旗杆鎗砲盔甲弓箭煙洞火把等件與
 原選守墩墩軍瓜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

造用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選指揮一員量帶
 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宜從宜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
 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
 來均勻勞逸所謂瓜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
 不虞死於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
 家如瞭望不真以多為寡虛張聲勢以寡為多耽誤事機
 除本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號會止固
 原警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
 關誤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採衆議如賊人來自各邊
 拆藩入境或三五人至三五十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
 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砲一箇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
 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
 即放砲二箇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
 齊舉煙夜則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砲三箇燒柴堆三
 座其或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
 更悉照原擬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
 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馬進止
 收斂人畜預得提備復將環蘭左右崖空洞堡附近扼塞
 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舍土達土人各顧利害但有歹
 大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

兩不領者三兩聽完備戎器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賞昔人有言東南文飽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關近塞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况天晴遠戍狼火分明將領轄門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四曰督理馬政嗚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有鹽馬有牧馬有太僕寺點馬寄之騎操牧馬司之監苑蓋馬課之靈障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擊牧自點視之法不嚴而椿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在草場冊籍散逸無存豪強占賣暴襲如舊則草放無地而牧軍因

疏議輯略卷三

馬

得以籍口奏討紛紜召商收價報中糧查假以寅緣則撈辦不時而盜課於是乎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監苑自大北虜在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擡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本為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先借領用事雖不常即其例也即今宜查

各鎮要害城堡王漢官軍籍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中監免各鎮官軍回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椿銀若是尅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已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又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蓋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過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事有成雲錦為辟可以西障全陝無慮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領苑等牧之功有以也即今甘陝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等責任之外加以督

疏議輯略卷三

馬

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一匹鹽一百引中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祿糧脩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者為定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做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討太僕寺馬價十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群孳牧科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務在文勘明白恢復故業果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即已矣蓋寧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兆河三茶馬司必須做

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
濟乎六曰歸軍事權管聞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關
而寄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
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授此其權至重矣今之
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
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並也且用兵之道妙
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
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
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為延寧門也固靖堂也延
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與皆其主有曾何綜

疏議輯略卷三

元

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襲之說局忌之行
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况掄選本于異材調度
出于傳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
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
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彎弓遠近不等西有橫城堡東
有黃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寧塞營迤東是也
迤西安定諸營溝塹平漫處處通賊蓋迎其鋒則彼殺我
寡譬之資寇兵而齎盜糧入其巢則我勞彼逸譬之陷虞
羅而投鳥笄是故擺邊未策也揚兵常事也賞厚非思也
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為正立之以

神速出之以妙筭為奇正以為未奇以為用處則合而為
正出則數而為奇四回八隅觸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為
首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出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
遠無以各鎮從違為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為異同或以興
武花馬定邊肅州一帶為一路或以石溝鹽池蒙城山城
一帶為一路或以黑水鎮戎西安海刺一帶為一路或以
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為一路曰簡卒伍曰繕甲兵曰
脩城壁曰科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候彼不我侵則勿啓
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圉則度其勢之虛實強弱青岑
各路互相應援互為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

疏議輯略卷三

元

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
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
逼臨延寧山後則為宣大零賊住套每年有大勢出入
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鎮巡依倣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
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
踐各鎮兵馬回營隄備修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七日優
恤戍卒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
冬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標中軍等項
為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徵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奇名武備
新軍克補其最苦者惟是奇名軍餘食糧三斗七軍四斗

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應備禦商鄜防守乃是
 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
 臣以為日常操日守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為抽選其聽
 繼餘丁在衛又有帶軍買馬局科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捉
 軍里老軍牌旗吏直聽把門解禁坐戶軍并等役况圖地
 項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募之法
 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登功為已有置之麾下待
 以上將是政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
 勝視今之勢芻糗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摧枯於草野主將
 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填數
 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為我用
 臣以為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不戰之
 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
 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
 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常使各
 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
 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者責令汲水斬
 草或令豹捕鹿或官駝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節令刻
 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殯贈人執役或與家石為備
 執鞭或托為腹心令其包納月利固靖備冬是矣羸馬疲

卒浪費易糧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為也
 商鄜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確徒羅賊曾何擒
 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徵調
 宣大賊不過河則徵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
 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
 以為固靖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
 大以為山未遼東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
 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嬰情臣
 以為此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
 鳥獸同群大勢向往虜眾多寡何以的知不信則弛我邊
 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
 宣大四鎮賊情警急于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
 緊疏各有偏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
 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為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
 不徵兵只在一守為今之計宜加參酌者為定令先主隄
 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各兵分布機宜先據要害大虜在
 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黃河開消而延寧無事則備
 在宣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將以盡其材能致敵而我不
 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守我而敵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為
 十如廣甫川娘娘寨炭溝營老營堡東北直與宣大偏關

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繪圖設備以遏東奔如黑
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顆樹西北直與賀蘭朶朶相連則
延寧之責也繪圖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貴且冬深河凍
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即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暗或
明長驅南下即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洛關陝為之騷
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為之搖動臣謂東奔則即疑兵之謂
也西潰則即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顧不在延寧宣大而
在固靖環蘭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害之涉然則徵兵調
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家非彼為則此為又
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君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

疏議輯畧卷卅

卅三

天下之選不可也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
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
不明至今龔督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賈功賞功奪功
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者出明詔革之盡矣
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
因報効愚以為議擬者有例可循嚴督者發端攸繫陝西
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
至宜將征進西海主客七漢官軍除出苛制變擒獲首首
散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勳勞者為上一等照例奏加封
拜以示崇異其有替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為福納叛招

降則另為壹等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
虜勢則另為壹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通
曉夷情為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為壹等又有
守墩守牆瓜空瓜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
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為壹等又
有固靖環蘭崖壑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舉雖
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則另為壹等
必通置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為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
某例當分為數等毋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為加賞
某為給賞同一陞也某為量陞某為加陞主將奏帶不過

疏議輯畧卷卅

卅三

五人副參以下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
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為之用者寡矣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切見陝西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
為患尤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
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人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
裏必將攻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縣其
間兵連禍結內憂或因之而作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
疾也成化初年北虜柱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
寧夏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壑於

延綏又因延綏都御史余子俊脩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
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
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戍敗我士
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我邊墻為不足畏連年擁
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大監總兵官都御史節經議
奏欲將舊邊墻村築高厚邊墻挑濬深闊又提督軍務都
御史史琳等建議要於花馬池肅州設立營衛摘腹裏
官軍防守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於所見止增
脩四五小堡至弘治十七八年久虜復大舉拆墻深入將
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厯宵旰之憂特命

延綏輯畧卷卅

卅四

地方之臣整飭經理臣雖聞劣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
年旱荒倉庫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
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
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
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
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前人經畫具在臣遂歷延綏
一帶邊墻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將原勘議過事情會同
陝西鎮巡等官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
其大約有四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
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肅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

此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與此大役必多異議
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槍殺為小動
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大事可成則費不足計遠效可圖
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即古朔方之地唐張仁願攝御
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候千百餘所自是
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
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夫受降城據三面之險
當千里之敵國初始撤受降而衛東勝已當一面之險其
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一面之地當千餘里之衝遂使
河套沃壤盡為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

延綏輯畧卷卅

卅五

在河南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者復
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道方千里之
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郡轉輸誠為上策顧
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如或近年入而過
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出則陝西用兵殆無
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矣今將延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不
得為上計尤愈於無策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
亦未敢忘戰者將寇選官軍策勵將士脩車馬備器械儲
糧糧明斥候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陝神武之威謹當督

率諸將恭行天罰，除元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於他人哉。

徵兵戰守疏

陳璘

臣觀秦稱大虜犯境，日無空日，累經移文徵調，延綏奇遊官軍於交界地方，以便截殺。延綏鎮守回咨本處，亦有大虜不肯督發，乞將宣大兵馬調赴延綏，官軍移於寧夏。再將固原遊兵移於常州、萌城等處，及將甘州游奇兵馬統至交界城堡，遇賊深入內外夾攻。臣愚以為今年宣大邊外雖有達賊，其大勢俱在陝西套內。延綏寧夏達賊其擁衆深入為寇，多在延寧二鎮交界地方。定邊花馬池、常州

疏議輯覽卷廿

廿六

萌城等處，所以兵部節次議奏，禦虜事宜，惟欲致謹於二鎮交界，虜賊必由之路。自春以來，守臣盡心謀議，遵依本部原議，分布副總兵於前項要害之處。果遇賊入，頗能拒遏。隱然已有長城之倚，而延綏要地亦不得自分。彼此是蓋不知本鎮與寧夏交界之地，係虜賊常年出沒之處。宜當會合，豈得任情自便？故必於本鎮遊奇兵馬，即日督發於延綏地方，隨宜住劄，與寧夏所部將官同心合志，哨探賊情，互相傳報。會合策應，而本鎮地方達賊深入，同總兵運謀設備，相機戰守。除宣府人馬聽候大同有事策應之外，即將本鎮遊奇兵馬督發過河，聽鎮守官分布住劄，以

為延綏鎮之援。至若甘肅土魯番事，尚未寧存，留其涼備禦官軍固原聽總兵官分布策應，亦要隨時早發毋事。遲延又聞甘肅遊奇兵不必徵調，以為肅州防備之備。若夫要將固原遊奇兵移於常州、萌城等處，則其區畫尤宜誠為可用。蓋寧夏地方嚴警，賊不得過，則固原一帶自可保其無事。但恐各鎮官員不知兵機最重，仍復遲疑，自分彼此。此則深可慮也。況以斯時七月之交，田禾成熟，虜若深入，必在此際。尤不可不為之早計，而豫圖也。伏乞勅諭通行宣府、大同、山西、寧夏、陝西、甘肅各宜遵守成案，同心協謀，共圖禦賊，不許偏執自用，致撓軍機。至於事有變動，隨時制宜，亦不可固執致有乖睨，但能保固邊疆，從速又當別議。

疏議輯覽卷廿

廿七

夷情疏

霍福

切照永樂年間，封哈密為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而制其逆順；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月，未見底定。是以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中國，惟通首貨交易而已。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奈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蠍為毒，麥禾無收。

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致其死命也惟
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
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通貢之議奉
有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還哈密城人口即許
通貢是我聖上因通貢之機借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
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
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
可知也未悔罪而遽許通貢恐我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
患愈滋此其可虞者一也哈密城也雖稱獻還乃無番文
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與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

漢書卷三十一

廿八

魯番之無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命得志將
劫我寧東誘我亦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而邊
患遂熾矣可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三
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
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三千遠來款塞乃
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納
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
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重大而我之邊患
愈無休息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糜餼口食仰給於
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

扣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
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為
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為變於內
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飢荒甘肅孤危尚慮
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也保甘
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
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并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
邊與虜為隣遠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
不慎也矧 聖明在上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
增光 祖宗乃輕棄 祖宗疆場可乎或曰漢棄珠厓宜

漢書卷三十一

廿九

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比狄南繼體勢則殊珠厓交
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
據險以守我一失險則虜必據之矣虜人據險則中國大
患無窮矣宋人西失靈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
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誤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趾
自秦迄唐入中國為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
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授漢棄珠厓例欲舉版圖十
郡之地棄而不顧若考作室乃弗肯堂者也又足法乎或
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
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中順王者且降于土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〇

會審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北狄並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患邊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昔者 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彼借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而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戡我諸夷脩我貢賦力能自立之即可因立之也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宋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乃求胡元遺孽而啓數千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為一國則將遂霸西北且連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折為兩國而控制之庶幾可也今畫問謀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跡我疆場將與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力殫心共滅土魯番即封爾為忠順王授爾金印以主西戎及牙木蘭之未降也因諭之曰爾舊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胡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我

哈密即授爾金印為忠順王長為中國屏衛則主哈密者雖非屬胡之裔亦不失我中國之體矣權以通變以趨時是故邊將之任也關外之責也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甘肅聯歲凶荒軍士枵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涼何有於哈密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益利其制益利也益一引輸邊粟二斗伍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懇邊地自藝穀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益悉輸銀於戶部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頽壞堡伍遂日崩折遊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生齒凋落地方困弊千里沃壤莽然兼墟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益法更弊之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皇帝之益法矣伏惟勅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哈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貞與偽有何料理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為目下拯救之方若何而為經久饒贍之策詳畫上聞取裁 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尊安萬世末賴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

備邊事宜疏

李傑

竊惟四夷之患自古有之惟在中國所以馭之有道爾然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為生以畜牧為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遷徙鳥舉難得而制其為邊患雖三代盛時所不能免觀夫商高宗有鬼方之伐周宣王有玁狁之征蓋可見矣洪惟我朝混一區夏疆土之廣超漢軼唐東起遼海北跨大河西盡甘靈山川形勢悉歸職方亭埃障障麟大櫛比城池堡砦星羅其於備邊之策可謂詳且悉矣北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

騷然上勞

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

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罕繼且其來如焱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獲而歸况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彌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一曰守要害夫地之有要害猶人有軀而其獲風寒不過數處也故得其地而守之足以控虜之咽喉而收騎不敢深入試以北邊觀之宣府大同皆當虜衝雖或一至而不敢深入者畏吾有以護其後也然則守得其要受患輕矣厥今患之所急惟在西陲豈非所守尚未得其

要歟嘗按漢元朝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為固唐張仁願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摧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自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比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剽按漢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平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又曠懸隔內郡應接實難然元朝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下皆不守此乎何以不陷虜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

故凡論備邊之策必先積穀充國建破卷之議先務也

田今河南內地上皆肥饒宜種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漸

完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以實之蠲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躪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甦邊民之困厄矣三曰用上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陳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能必也損重賞以招之設勅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為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人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根私營外利

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在聞賊角則悲痛傷心望獲
表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也。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
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勳貴可將
則將之不可以威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
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
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
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衄
哉五曰明賞罰賞勸有功罰威不迫馭將之道誠無越此
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
聞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損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

疏議輯略卷三十

一

一

一

勅憲臣覈實賞罰其虜人之時其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捕
斬首虜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其
地守將某關壁不救被虜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
一人則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六曰
脩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
盛衰為憂喜而惟以武備之脩廢為安危今天下全盛北
無耶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
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
乎或虜騎稍多輒張皇賊勢飛書告急朝廷必為之命
將出而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可言者名雖溢於尺

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一作擊刺之方或未閑弓矢鞍
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勇怯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
兵兵非舊屬之將卒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綢繆繡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
邊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面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
其軍士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埃養威力寇至則張聲
勢以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通相推
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脩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
十五六萬萬人為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統之時其
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兵不
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意將識士
情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脩中國之形
勢自壯設醜虜稔惡不悛則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擊蕩
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陳言攘外疏

汪循

伏自成化以來天變日形災患迭作民生困苦財賦匱乏
餘三十年日甚一日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民困至極邦本
必搖當國者必察其病根所在幹旋其機而力拔其根轉
福為福可也顧乃君恬臣嬉將驕卒惰毀法敗度任情挾
私內外交通上下蒙蔽以至今日天災愈甚民困愈極醜

虜陸梁蹂躪宣府正所謂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今欲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深溝固壘堅壁以守則少兵寡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孤軍也禦遷延於外司馬以空國調度猶豫於內聞彼潛遣哨卒十餘深入境土探我虛實此其志不在小也臣恐一旦得其形勝直以徹虜二萬人據通州則大事去矣此正陛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時或未之察近者所遣主將中貴猶帶勢要家人子弟號為頭目徼倖邊功希求爵賞加以軍士羸弱衣食不充器械不備恃此殺賊恐不能也謹陳外攘之策有四一曰重主將二曰選將士三曰審戰陣四曰明賞罰所謂重主將者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輕君重將也誠以三軍之命將實主之國之存亡三軍繫焉其在甚重將令不嚴軍不用命其害莫大故古之賢君命將必自貶抑以信其權如漢文帝之屈亞夫孫武子之斬宮嬪亦惟利益天下國家耳後世將一出外朝廷往往遙制其命鮮不敗者夫將非其人則敗使親信者間之則敗剛復不仁者參焉則敗况其臨陣對敵設謀取勝奇出多方變在不測而可以文法拘之乎臣來自遠方主將賢不能深知但既參之以中貴而又繩之以文法中貴天子信臣依阿不暇朝廷復以文法遙侵其權雖使孫吳復生恐難

國朝輯畧卷三十一 兵 一

成効臣願陛下重主將之選必求智謀之士如孫吳者堂堂天朝宜不少此自古將相未嘗借材於異代監磨魚朝恩宋童貫之失追回太監苗達使閩以外將軍主之假以時月責其成功如其不效然後按法行誅庶幾將得其人而戰必勝功必取矣所謂選將士者兵無常形隱於民間將無常負接於行伍今日之務募兵為急然應募者率多游手無賴之民雖一時不得不假其力後必逃亡終無實用聞成化間已曾招至二十餘萬今無存者是其驗也臣惟天下知謀驍勇之士未嘗乏人惟選之有道練之有方則智者運謀勇者効力而醜虜不足藏矣如臣鄉里民人有周榮宗者智力有餘能使雙刀慣鬪弓馬鐵鞭器械俱善運用嘗習私闖百人莫當又有新安衛舍餘劉璣亦勇敢之士緩急可用徽州山邑臣所知者二人所不知者尚有其諸山西陝西雲貴湖廣等處用武之地如此之人不知何限乞勅文武大小群臣各舉所知訓練調用戰陣有功不次擢賞則兵自精將自出矣所謂審戰陣者所貴乎良將者在乎隨機應變因時以制敵也昔田單以火牛而潰燕師岳飛以麻劊刀而勝拐子焉此皆度勢運謀以攻其堅而奪其技也中國之長多以神鎗火砲今聞醜虜黠猾不結行陣分騎散進撓我長技不能成功彼所長者

國朝輯畧卷三十一 兵 一

一第人 2 丹 黃多日事全書第 2 頁 5

考馬耳我馬既弱不開戰陣聞其腥氣縮足不前以弱禦
疆何以取勝今欲奪彼之長當以所選將士更相訓練習
為步鬪臨陣之時先以壯士萬餘擁盾直前勿令仰視以
長刀斫其馬足而大軍乘蹶其後則彼之技窮而敗不旋
踵矣所謂嚴賞罰者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顧
者一求策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
聖君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勸其子故賞必行罰必信使
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者豈厭又生而
樂速死哉利害交於前欲罷不能耳六韜曰將受命于君
出師臨敵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皆在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〇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〇

議防虜事宜疏

許讚

一曰廣招被虜人口以殺虜勢臣聞前者虜賊入寇也鴟
張鳥合動稱十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諳地利而識虛
實者皆吾中國被擄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為我勁
敵驅之戰陣如使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響應者豈
真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
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擄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
生之計方得免於虎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為倖功
攘利之具既幸脫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
行李任意索取銀羊萬狀方得達于官司而研審推問動
旬月上者僅抱窮愁為溝渠之潛下者已含冤抑喪亡
矣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有懷
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牢而為醜虜効死以終身
矣為今之計莫若浚發縲音不拘常格廣恩信寬文法嚴
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者即引報該管地方
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
存卹不願歸者緇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
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懸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
有無指勒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為衆所信服能借其
黨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十一

四十九

一八一

與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其甚於殊俗中國之利浮於左社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恩威所感歸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其構貳之心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墳墓生為他世之人沒甘為胡地鬼者斷無是理也二曰團結地方民兵以倡勇敢臣聞前歲虜衆之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強者厚集為陣老弱者分布槍擗不過數十成群三五為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為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况已著有明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

卷三十 五十

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向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現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扼肘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為利已之計反以滋剝膚之災其誰敢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使各處鄉民之有膽畧謀勇者自相團結勿拘聚寡如十人則推一人為小甲五十人則

推一人為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為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 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為變賣縱有隱昧亦不許追求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于其害得償其所失孰不乘機構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為重則視身為輕耳如是則人自為戰家自為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哉三曰脩築城牆

卷三十 五十一

以遏虜騎臣聞先口虜寇之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滿滿數十州縣者蓋由太原之域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得以肆意長驅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皆逼迂曲而多者人畜可以藏避即少殺掠臣嘗考古人賦畝溝洫之制大要固在于分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理之微意也故晉令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唯吾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于馬中國之民便于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可斷可守盡行修

治外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遠馳
逐者因勢審形畫築墻垣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脩理其
田間則不拘其縱橫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為基址而四
隣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于人情宜于土俗
如此則無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奪之姦有事之日
室礙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聞風以收斂而拒
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如風
雨之不可測哉四曰稽查功過以勵職業臣伏見二年之
間虜勢猖獗殘害晉省 皇上痛念民難赫然怒凡選
將勵兵督儲發馬所以弔滅茲虜之策既悉舉行其於三

疏議輯略卷三

五十二

力

晉之民諄諄然令其修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
人畜一應民間避害全生可行之事無不備行防禦矣以
上民間事宜部院必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布按二司守巡
等官夫布按二司官即古千城連帥藩屏王室之官也巡
撫一人管理一省守巡二人分管不過一府兵將攻戰之
事固自別有機宜若夫修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
斂人畜團結民壯寨隘脩險一應民間遠害全生之事以
方面重臣獨不可為乎且嘉靖二十一年屯堡未立固難
論矣虜退之後即令民間修堡守巡官自躬親巡行盡心
督理脩築高堅者自可保民不行親歷督理苟且者見今

被虜攻陷夫布按守巡上而巡撫之所委用下而府州縣
之所奉行今連年巡撫二人州縣官不下二三十員俱已
嚴加革黜改調而言官尚以一二不堪官員歸咎吏部巡
撫之下州縣之上布按守巡宣上達下責任重大夫豈漫
無相干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山西各該府州縣守巡官
地方被虜攻破屯堡若干座殺擄人口頭畜若干數通行
嚴加查出開坐明白奏 聞區處以後如團結脩築二事
若果可行仍行撫按責成布按守巡督理如有失事照前
一體究論庶藩屏守巡官自職業脩舉可以遏虜勢而安
生民矣

疏議輯略卷三

五十三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禦邊五 後表

請罷益兵麓川疏

劉求

臣聞王者之師不騁忿於一快必慮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為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躡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途險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數千里而至彼疲困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祥生又驟與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一

二

敵遇故未交鋒而剛猛敢鬪之氣十已消其七八無以將帥不和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彼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接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忌况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為不可夫兵凶器未宜輕動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蟲蝗之災其為患也如此况可輕動以管之乎若暴露十二萬衆於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管寇也又兵法有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是言糧餉不可不

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飢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騁忿而非萬全慮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并尉佗寇邊之怨 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率用是道以致中國寧而四夷安其所臣竊以麓川本鳥言獸心之夷雖不來歸不足為國耻何足與較勝負哉雖弘天地之心置之度外不為失也必欲懲之則宜忍一決之忿以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克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益以附近萬餘分屯沿邊地方厚其糧賞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二

給以費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木邦車里諸夷以為外援俟寇出沒即加勦攘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則三二年後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嚮道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 聖意欲暫息兵休民將圖後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亦必不致敗事伏望 皇上憫臣愚昧察臣所言如果無害於事有益於國可便於民則請罷益兵之議行屯田之令仍 勅所司選將命官各務得人授用給賞必存至公毋應故事而已

防患疏

于謙

切照福建浙江湖廣貴州廣西等處地方近來為因旱澇

相仍民多艱窘有等官吏不能盡心撫綏却乃生事逼迫以致盜賊竊發良善被害上千宸憲勞師遠征仰賴天心助順將士効力所在寇盜以次削平各處地方漸就寧謐此誠國家萬萬年太平之慶臣等切惟大易有思患預防之言虞書著儆戒無虞之訓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制治保邦之心未嘗不先事而慮今朝遠凡一應軍需財用糧餉物料大率取辦江南軍民饋運供給今賊寇頻寧人心甫定之際所宜維新命令以防患於未萌看湖廣貴州苗蠻巢穴處處其性頑獷易動難安其靖州會定等處餘寇未盡剪除福建浙江山深林密產有銀礦頑民往往尋跡竊取稍失防閑輒便仇殺近雖温州等處地方各起盜賊已曾擒獲干連抄提人口該鎮守官侍郎孫原貞具奏要行寬宥本部依擬覆奏欽准免其抄提令其復業誠恐舊役未除讎疑未定因爭小利復起黨端又兼原調殺賊軍屬多已散回各衙各班捕盜領軍官員亦有取回原任者萬一不逞之徒運為嘯聚重議征討轉餉撫捕不免事出倉卒人愈勞困雖 皇上聖德遠被萬方決無此虞但防微杜漸不可不慮近雖節有欽奉 詔書事例并本部行移各處鎮守等官令其隨宜招撫安軍民未免循常不能從衆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本部差人分投馳驛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齊與湖廣等處及鎮守等官令其各為騰寫於各府州縣土官衙門去處張掛曉諭軍民耆耄頭目人等爾等先期或為不才有司激變或為豪富大戶凌逼或土官倚恃暴橫或守臣不得其人或為賊黨哄誘或為賊人誘掠不得已從賊為非今賊首多被官軍擒獲爾等固有革心改過復還鄉里者亦有陽為順附陰持謫計者且爾等自受國恩將及百年祖宗墳塋父母妻子完聚保守足以衣食為良民又矣今一旦含順從逆去安就危其所以不為官軍殺獲幸矣自今益思保全之計輸誠順附各安其業朝廷體天地好生之心廣一視同仁之量前罪俱置不問共享太平之福永遠無害若或陰持謫計竄遁山林圖為目前之謀不顧後日之禍則命將出師設法擒獲首從必殺無赦悔將何及爾等雖一介編氓或生靈種歎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吉避凶世之通論爾等不可不審死生凶吉之理其各司府州縣官憲宜撫長官司等衙門官員自茲以往亦洗心滌慮奉公守法撫愛下人不許貪婪酷暴肆為凌虐以致激變小民重貽後患如若仍前有違一體處以重罪如此庶可以安反側之心而消意外之患矣

撫綏種殖疏

于謙

臣到廣東訪得彼處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久已安妥後

因黃蕭養之徒作耗所在有司失於處置惟務偷安兵政無備以致招集無藉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及至戰艦抵岸羣賊寇城又各畏縮退避署無禦寇之方相顧惶惶莫致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保為墟或劫掠其資財或繫縛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勝言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非人既不能安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能禁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且以彼處土人種類非一其曰生猺熟猺曰種人款人曰伶人獠人皆強橫悍疾之名曰溪曰洞曰寨曰團曰隘咸負固自保之所既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守不過依山傍險為自

聖諭

五

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不同然其好惡情性則於良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往來以營生至於有急自相屯聚而保護觀其背叛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蓋以將臣所司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緩懷威不足以懾服甚至欺其遠方無告培刻殘忍使不得安其生謂蠢爾無知顛倒是非使不得順其性既害其生又拂其性雖良善懦弱之人猶不免於動作况素無教令而稟性強梁者動之則易安之實難遂至攻劫鄉村侵擾百姓或報復私仇或貪取小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日見凋弊殺傷疾患不能聊生上賴 陛下神謀廟筭其首俱已殄滅尚有

一二餘黨未除以致猶重 聖慮命臣等前去招撫猺老由使之轉相告戒而蠻夷之徒莫不感恩思福回邪之黨不戮自夷然臣猶未敢保其終始不出有朕朝廷久遠之計蓋彼雖異類情欲可知苟得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固可保其又安無慮若一有所擾而不遂所欲則其反側之心難以遙制臣親臨彼境頗識其情今已回還敢陳愚見伏願 皇上量弘天地故舊圖新乘此邊務稍靖之時務為久遠常行之計九厥僮已歸者必撫之以息未服者必申之以義務令必信賞罰必明大惡必誅小過必有而又

聖諭

六

整飭戎伍堅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慕其德又畏其威則悍然不顧悻然不遜之氣不攻而自消矣

處置夷情疏

于謙

初董卜韓胡宣慰司都指揮同知克羅俄監聚節奏要於舊維州出境臣聞舊維州在保縣之外八十里唐李德裕謂其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號為無憂城臣切謂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則番人不敢東向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先是臣與內官陳涓等議曰維州先係保縣管轄後以雜谷侵奪為今董卜占據若得此州城專人居守則可以杜董卜覬覦

之心不得此州城仍係番人居住未可以絕董下往來之路已而思之以爲欲杜董下覬覦之心必須得此州城欲消董下反側之意必須厚加管待向使懷柔之道不至雖得此州城亦爲無用阻彼一路亦爲徒勞考之於古唐司徒中書令高祖嘗與吐蕃大戰於維州則是吐蕃非因雅州維州之險而不來也今阻其行維州之路則保縣一方固美矣又令其從靈關而來則雅州一方何罪焉况且又有一路從草坡出汝州一路從滄澤壩出灌縣一路從清溪口出崇慶是皆不可阻之路若或四路並出竟將何術制馭抑聞本番之放肆起於小節之不周臣自授任以來仰體聖心凡遇番使之至尤甚加意以今較昔覺聽撫諭且番使之來雖曰進貢實則圖其口腹利吾賜予以故常阜治蜀開清溪道以通群蠻又選其子弟聚之成都教以詩書數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廩給回平章事杜棕奏減其數群蠻遂叛伏乞聖恩因其使人之來嘉其向化之忠俟其回還令齎勅與克羅俄監察將舊維州碉房退歸保縣仍命四川三司并鎮守等官凡遇董下使人之至必撫之以恩待之以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馬匹既以阻却盛甲仍令進奉則在我懷柔之道得而番人反側之意定矣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七

五

懷柔遠人疏

于謙

臣等竊詳貴州地方雖僻在一隅人多頑梗係我太祖高皇帝開創於前太宗文皇帝經營於後迄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年以來爲因邊將廢置非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兵疲於久戍民困於遠輸遂致各種賊寇乘機生發殺掠人畜上千腥羶勞師遠征已及一年之上各該城池雖被蠻賊圍困而各城官員皆能効力死守及總督總兵參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貴州地方遺棄并征進官軍取回緣由具奏况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棄擲且事干邊務難以途制合無行令總督軍務本部左侍郎侯璉總兵官保定伯梁瑄等將本官所言取回各衙門官員等項緣由公同勘議明白務在斟酌停當置合宜上不違祖宗之法下不貽邊境之後患通行具實回奏定奪其言要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前去招撫一節緣此賊勢已猖獗惡已稔盈四出紛擾種類不一倚山管而爲險劫蜂蟻而屯聚既無所指定處又無常管頭目非得深曉夷情熟知道路之人卒難招撫訪得何文淵先已出差貴州備諳本處山川險易夷情向背合無將本官量與陞職請勅并關領賞賜前去貴州與同侯璉等相度賊勢便宜招撫惟復不必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八

差官只差人馳驛齎文與侯璉公同總兵官保定伯梁瑋等審度前項賊情量宜撫捕務日下寧帖其合用賞賜銀布等件就彼官庫量為支給不必京師運去務俾撫捕兩得其宜地方不致失陷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王守仁

照得思田兩府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今皆復業安居化為寧靜無事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八寨及斷藤峽之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目觀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奉 上命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

平一方倒懸之苦略為之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

而事机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十年之患矣何以言之八寨之賊實為柳慶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隴始三都鎮北三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僊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七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又千人而止各賊巢穴

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和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出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則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謀而合故名雖為多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數年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為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力故群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群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群賊臣等有得固安堡正當八寨之中

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欲於其地創造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為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襲求內徙今已三年而至賓州遂為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土及田之籍但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軍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踰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雖不滿五百之數若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

已漸盛足克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遷聚居民脩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觀迂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率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後因勢盛不敢復入遂與交通結契反爲之居亭扯引以分其劫掠之所得其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以賊爲重不可根基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縛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十一

兵入屯八寨與該衛官軍分功效力助築城垣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城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衰耗然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已立則各賊之脈絡咽喉斷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取几上之肉下筋無復得者此真破車之輪而諸輻自解伐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效順

而服化矣臣又有得思思舊治原在寨城山內上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上官岑濬始移出橋利憑巖依險壘石爲城四面皆斬絕山壁府治亦在礮礮之上芒利哈呀之石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濬被誅繼是十餘年叛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必然者况其地瘴霧昏塞薄午時開中土之人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卽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得有可守之地近因督勅八寨復往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本地方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十二

之田而起伏蛇蜒數爲平原環抱潏蓄兩水夾遶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趨事蓋思思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費居住旬月十不致一矧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情益踈離易生嫌隙今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思其始多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圖三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

大道朝去夕反無復阻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軍用漢法以治武緣之重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為安民治世不容已之事也又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緣無城郭解字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家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荷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已臣近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廣博平行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極高石山之下其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為兩股環抱而前遂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十三

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出石山十餘里重錯互回盤旋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為城門水從北出是為外隘其間多良田茂竹村落相望前此居民之餘皆極饒富後為寨賊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立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網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寨不過數年又將漸為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為宜割上林上下無慶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為築之城垣雉宇選委才能之官與督其後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

脩復其田業供其糧差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矣且南通南州在石門之內鳳化在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自此滿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已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為之唇齒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緣茅綠條等村寨舊所亡失田地皆將歸復則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以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自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若徒寄虛名今割武緣上文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慶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然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十四

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為行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其在事勢為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為遷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為一屬矣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滙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

化日親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况立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又昭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圍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遠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種差多宿奸老蠹與之包當因而以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恭之地方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爾臣因入撫田年親履其所相度得村名那父者寬平深潭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鬱煙火相接且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分割宣化縣思龍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而消阻盜賊矣且其間小民村居如那加馬坳三類那排之類未可悉數昔父以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得而安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跡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備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寧又係新創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十一

十六

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為之傍輔又自不同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封土寨稍有傳疑妨成阻隔今田寧思龍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毗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固得以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慶兵更無阻抑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勢所當為者也又昭得斷藤峽諸賊討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臣以各賊既滅終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為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徒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分投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之故使向化者益勸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首孤賊勢自散不能復合縱有一二亦將屈而效順矣乃今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網之徒得以藉口推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恐已懷讎歛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此

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之故也矧各賊新破勢未敢輕出雖屯數千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爲擾害而實無益聚無用之兵以重困甫定之民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者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也蓋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不必更有所設至於要害險阻則惟五屯北當峰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潯浦最爲切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禦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攝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逃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

既議輯錄卷三十一

一七

有五百其後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亂賊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分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墻垣亦甚卑隘不足以杜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三千之衆而設守備於其內取五百之中分調哨守其於他處之兵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塗之費仍於附近土寨自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百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款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至於恭將兵

備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兇梗而曲示勸懲或進其良善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目官兵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和哨守爲名兩月一更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然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常時舉調精悍土目一二十名尋常哨守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

既議輯錄卷三十一

一八

何工不就此課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城築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服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

平蠻疏

王守仁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官因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其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要在使人各

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
官之設中土之制也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
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
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何以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
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
斯民之騷亂而必欲流官之設乎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
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
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乎是皆覆自前
之毀譽辭日後之形迹苟爲一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
長之圖者也臣於思思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 聖諭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一九

公同鎮巡等官會議流官土官之事乃皆以爲宜仍土官
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
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
之法是群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
俎翻几席跳踴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
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
然一惟土官之設而不思分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
於田野而無有乎墻壩之限獷牙童楷之道終必長奔直
甯而無維繫之機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壩之限獷
牙童楷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其間是

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脩其墻壩禁其群觸
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禁矣今所
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會同臣猶以爲
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荒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
保其必行乎故又備歷田州思思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
理其城堡因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自長與夫父老
子弟以至厮役下賤之徒則皆以爲善然後知其可以久
行而無弊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是故特設流官知
府所以制土官之勢也今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雖仍
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患但十餘年後其衆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二十

日聚其力日強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奔蕪之患故必
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
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莊
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覈校調教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
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
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抑鬱不平之嗚使
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恭謁之求而宣
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磬戒
於溫恤之中消狃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駁月習不自知
其爲善良之婦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

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
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
官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惟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
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墾府之田二甲昔
以屬之府官府既無民情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
民為之辟其荒無備其草潦通其溝洫下力不足聽其募
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厚官吏而
其餘以佃人承之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
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
以資祭祀宿族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毫不

通議輯覽卷三十一

五

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
回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仰給於南寧府應謀其
城郭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
入商稅之所積官吏之所需者每歲通融酌立為條又
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務從寬假無大苛創官亦宜
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
服之道也既有流官矣然不立土官知州以順夷之情
可乎昔岑氏世有田州其繁盛之私恩又結於人心岑
猛雖誅各夷無督憲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其後
故蘇受之變會款遂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為

官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為嬰自存派之義
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又不直
官府之為者况各夷告稱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
帝勅旨岑黃二姓百五十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着他着
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為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
代代相繼承襲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鑄岑溥
皆嘗者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動縱罪雖可
戮而往歲姚源之後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開闢奔走勤勞
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貢又遣
人齎本控訴官兵將進之特猛遂率眾遠避未嘗敢有抗

通議輯覽卷三十一

五

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跡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
順各夷之情而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
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
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隆為田州而於
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六甲授以署州事吏目待三五
年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知州使承岑氏之
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議如此
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褒其先世之忠俯順其
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與滅繼絕
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

此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孽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然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為邦佐其幼為邦相邦佐自幼出斷武靖州為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况武靖當徭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為戢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以保障地方若似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為兩得其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三十一

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蓋土官知州之立其勢併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恭窳之事則土官之患猶故也况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子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卒復知有流官知府者耶流官知府雖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與三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中為其所信服者為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之以要領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

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根柢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自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皆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讓授予奪皆不經由於知州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雲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不敢縱肆以為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三十一

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自甲分立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地方疏

徐問

臣據貴州按察司整飭畢節等處兵備分巡貴州道俞事林茂竹提督四川叙瀘蜀廣及貴州迤西等處地方左叅將胡璋會呈據川貴二省委官貴州衛指揮朱文鳥撒衛指揮李瀚四川委官千戶章助畢節衛鎮撫張在鳥撒衛

經歷周輕為撤府經歷蔣益會呈繳為撤府上婦奢勿知
 府安寧土舍烏得即年克等及自把人等不致叛逆結狀
 并勘處過事情緣由到道據此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會呈
 到臣據此案照先為地方事務據守備指揮官權呈該臣
 批行據察司會議轉行該道恭守等官會同四川該道官
 查勘隄防及照該府地方與貴州宣慰安萬餘管下地土
 密通牌行本官令所管陸頭自各照地方整點土兵器械
 于妻室去處嚴加把截如有別處苗人擅入我境即便併
 力截殺毋得坐視民患自取罪累仍照本院原行演習武
 藝聽候調用及委貴州衛指揮朱文烏撤衛指揮李翰親
 詣前項地方拘集自把人等逐一查勘并行布政司支給
 官銀委按察司經歷夏美前去烏撤畢節二衛糧買糧餉
 及差人解送火藥預備緩急支用又令恭守將胡璋將原統
 川貴二省關隨官兵整備移千畢節衛與該衛官軍一體
 操練巡振軍威及行威清畢節兵備副使馮裕金事林茂
 竹各將所屬府衛并兼制鄰近四川烏象等府雲南賓益
 州將軍土夷兵操練演習守把聽候有警調用截殺一面
 會勘前項事情及會行四川巡撫衙門議處具 奏 奏 撫
 去後續據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萬餘呈依奉差把事周
 本祥到于烏撤府已將殺伐利害撫諭安寧者勿母子并

自把部夷人等俱各聽從不許作孽取具官民各守身家
 並無叛逆結狀呈繳前來又據守備指揮官權稟據烏撤
 衛軍人初受五報稱烏撤府夷賊約有數千全身盈甲弓
 弩自本夜一更時分行至鷄鳴由小路徑往中所百戶辛
 俸等屯直至夷方分散訖等情到職暗訪及夷俱在監倉
 聚集教演台久探知軍情緊密縱擊放等因呈報到臣案
 候間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貴州總兵官黑都督同知牛
 桓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周禕議照貴州烏撤衛與四川烏
 撤府衙門同立一城軍夷田地唇齒相連先年各有疆界
 分業既久自宜安靜今該府知府安寧下土婦奢勿伊男
 土舍烏得沙舊沙體等指以舖軍先年盜馬為名類起釁
 端既已恃強縱劫挾取軍人頭蓋奪占上糧地土抑且擅
 拆陸驛肆司官倉改立私宅掘挖壕塹懸插夷字牌面驚
 惑人心雖死人命雖未灼見其必反之情而所為事狀異
 常實有可疑之迹及見我軍申飭戒令既嚴徵調儲蓄頗
 集隣方各處有備兵守等官分布隄防而宣慰安萬餘與
 彼姻親又能奉公諭以大義奢勿子烏得等方知悔禍改
 圖散兵聽勘兩次取具並無叛逆結狀前來使土酋得免
 殄誅滅絕之慘地方無交兵蹂躪之虞此皆仗 皇上
 天威遠播將吏效勤蠻裔革心向化之所致也夷性大羊

既知畏服聽從兩省官處斷填塞壕塹退撥田土改正官倉相應府從為俗量加罰贖以贍將來如蒙之勅該部再加詳議如果相應行令臣等轉行兩省該道在備恭將等官將烏撒府土知府安寧土婦奢勿等罰贖白銀貳百兩夷民普仁等罰牛二隻解官變價通解四川布政司貯庫以示懲戒其鋪軍盛者至亦合俯從姑免究治使刑罰得平不致偏重仍乞天語叮嚀四川撫按官督該道守巡官嚴加切責戒諭知府安寧并土婦奢勿土舍烏得等以後各依疆土安分守法保全身家再不許妄生釁端自貽殄滅大罪悔禍無由矣再照該道在備倉事林茂竹左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三十一

恭將署都指揮僉事胡璋守備指揮僉事管雄宣慰使安萬銓貴州委官指揮同知朱文指揮使李翰經歷夏美周輜徐鎰鎮撫張在四川委官千戶張勳或能輸忠傳諭朝廷誅伐或能用命振揚遠近軍威或能伺察預先傳報消息俾臣等得以早圖阻遏潛消變亂事功雖有小大勞勩均為可嘉應合行令布政司動支官銀將管段絹花紅照依等級量加獎勞臣等俱未敢擅便謹題

議處凱苗事宜疏

徐問

訪得凱口山圍形勢陡壁險絕盤亘數十餘里有大軍攻圍弗克之後十八年間謀智彌長壘石排柵築砌營料日

積月久增倍待時若欲加征兵糧調集則逼冬盡春深雨水泛涉風靡之作役如往年蹈其故轍竊恐出險難乘攻之未能速克守之難於久駐未免糜費糧餉消耗士馬解散人心損軍實揆之事勢誠未見其可也况軍糧出自湖廣四川晏年催徵通負公帑所積無幾顧以一隅一種之苗傾其不貲之費以應之非惟得不償失將恐貴州地方從此倍加困敝而不可支矣夫往失當懲生靈當念固不宜勞師以費財亦不可玩寇而殃民酌事機緩急輕重之形察以利害小大得失之較俾無妨害庶可彌安除此行該道守巡兵備官量發黃梁等處附近義士軍兵暫給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三十一

行糧書令守備都指揮顧恩督令原委指揮張龍等分佈王仲武平浪申倣等司圍一帶地方輪番防禦前賊突出為害即便相機斬其新添等五衛亦從官議照先年戍守舊規各量調打手軍兵一百名於都司衛協同操練遠探軍威遇賊出沒兵守巡等官督令一體剿殺有功量加賞勞各該官員如有隄防欠嚴備禦弗謹或失機宜致令侵軼傷害地方者從重察究治罪仍一面責令各委官親詣賊圍再行宣布朝廷恩威征伐利害俾此曉知順逆禍福之原如能悔罪聽從撫斷責令認納糧馬殺傷人命照依土俗陪罰歸還復業仍令刻木立約再

不許找兵營救自取殄絕赤族之禍若不遵撫處於來春
時分再委恭將楊仁會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及都司官
酌量緩急調習附近土漢官兵或挾以兵威俾其懾服敗
其黨與使之失援或隱路設伏斷其歸途或多方間謀致
其內變不須費以期限務要動合機宜俾苗夷斂戢地方
安堵如仍不靖或俟彼來秋田野未悉將登我兵進壓其
境盡食其粟使彼內積將空外難收穫如隋高祖盡取陳
之計而又勒兵分據外圍俾其聲不相聞救不自暇各相
疑震窮蹙雖有高臺斷壁必有拔幟先登者矣如其事機
不偶勢且猖獗或拒敵官兵或出劫道路干礙官府城池

聖諭

三九

倉庫等項若往年香爐山之賊必須大舉動調別省土兵
另行斟酌

皇明疏議輯覽卷三十二

議獄

論韓國公亮事狀

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
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辭折幾微
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
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
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崇人臣
之分極矣志願亦足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
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

聖諭

一

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
金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為
其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茲 陛下則子親也豈肯
舍其子而從其姪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
一而已矣太師國公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
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有在取天下
千百戰之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
齏粉世絕宮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
但其人之年瀟瀟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有
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

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圍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為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為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禍隨然耻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為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臺

諫御史必有為

劉玉

陛下言者而事之枉冤延綿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為 陛下言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雖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申明律意疏

祖宗之治天下定律明刑以繩姦宄百五十餘年臣民遵守教化大行罔敢逾越夫何承平既久民偽日滋犯刑憲者有法外之姦而掌刑憲者無畫一之論故或子糾他人而劫其父或弟糾他人而劫其兄敗倫傷化莫此為甚若不講明律意恐犯法者無所於戒而司刑者無所於守將來之弊曷可勝言近者刑部湖廣司發審犯人王保招稱

在官呂昌糾同保等打劫伊父將母擊住用棍亂打劫出銀兩衣服等件將王保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呂昌依卑幼私擅用財罪止律杖一百此則子糾他人而劫其父者也又據該司發審犯人高鑿招稱在官強盜糾同鑿等打劫伊兄強預將兄擊住用尖刀放伊項下劫出金銀首飾等件將高鑿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強盜比依弟毆兄者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此則弟糾他人劫其兄者也俱經本寺駁問未結臣等伏讀 大明律內一款同居卑幼

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物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減凡盜一等免刺若有殺傷者自殺傷等長卑幼本律科罪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強盜論若他人殺傷人者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等長卑幼本律從重論謹詳律文曰將引者謂竊盜則藏匿隱跡竊而行所以用將引也曰免刺者則專指竊盜而言也曰亦依強盜論者謂竊盜有殺傷亦依強盜坐罪也意甚明矣引律者不知犯強盜者他人自有本律乃於凡盜之間加一強字遂欲減等且如前條各居親屬相盜既遞減凡人免刺而又別言若行強盜者則凡人不能強盜明矣此條所謂凡盜

亦有免刺豈得兼強盜乎或者入疑有殺傷者坐強盜遂以爲無殺傷者不當坐強盜殊不知強盜之爲強盜不在殺傷故強盜本條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拒捕乃言殺傷也又按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卑幼引外人盜已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笞四十外人依凡盜爲從論杖七十亦是專指竊盜乃有首從安可引之以斷強盜之獄乎且各居卑幼雖是異財實係親屬非他人比其行強盜且以凡人論豈得他人反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卑幼則雖同財而倫理爲重所以竊盜之罪可減而強盜之罪不可減况劫父劫兄窮兇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極惡較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如此皆人倫之大變律文所未該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援比附以上請若如前項擬斷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肆而不禁將來奸詐之徒欲行強盜者計挾本家一男一弟在內俱可免死且子可以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憚而不爲哉恐於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義有乖也臣等待罪法司職掌評允務求其當不敢緘默伏乞 聖明留察

申明律意疏

馬文昇

切惟爲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奸故在帝舜之世契敷

五教而皋陶典刑以弼之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之宜不可不明命臣更定新律以入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莫重於強盜何則蓋其執兵挾刃生殺在其掌握劫財姦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及天順三年傳奉 英宗皇帝旨曰人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五

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從實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蓋專指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故令法司會審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然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又何監至秋後處決况以強盜不分賊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及夫處決之際囚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且情犯有輕重

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是與鬪毆殺人者無異矣况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也強劇有犯不時處決則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正法守疏

林俊

切惟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奸細鎮撫司鞫訊太盜妖言洪武二十年裁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

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未樂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遵無妨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銅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慮憚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况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

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祖宗之法况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脩德之日今此小事尚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平大法疏

林俊

竊惟法立於祖宗守於陛下而奉行於法官漢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臣至內臣之親屬皆得免死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於內賴陛下神化之妙左右自皆革心萬一作姦犯科而無法以制之是教之使犯其流安可止耶夫人情不甚相遠論純謹內臣豈無論輕縱外臣難免惟外臣六年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按守巡之摧擊一干吏議終身不叙大約三數年間沙汰而去者不下三四千人是皆內臣所無故法妨犯而事無大小又須具奏故祗見參論之多若偏於外臣者實非敢輕重於其間也所據前項內臣似宜各下法司明正其罪其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當廢祖宗之法而司禮

監奏請發落亦須獄上方下其奏與凡貴戚之臣一無所
假則奉三無私畫一不二疏戚貴賤內外之臣皆無越我
防制之中相率遷善以罔干泰和之治矣若彼此猜疑殆
非 國家之福亦非內外臣之利也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林俊

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
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奸貪潛通陳俊等恣意侵
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
事未發何如中問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盡
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享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

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
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
猶非大盜尚為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耶成化
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掌宮太監
亦發海寧子克軍天昭德之財猶私財也尚示大戒况內
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是乎出不示大戒誠
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群盜效尤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
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為生
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比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為國守法豈
容忍默以漏大奸乞將王玘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

太監張得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院如
律庶群奸屏息積弊一清矣

獻俘疏

臣等會問得犯人一名趙風子即趙鏐招係順天府霸州
文安縣人弘治年間克本縣儒學增廣生員後因有病告
回侍親正德五年以來有反賊首令淪死劉六楊虎射傷
淪死劉七已故死齊彥名朱千戶射傷焚死劉三即劉惠
病故邢老虎等聚集賊衆往來山東北直隸等處張打旗
號僭稱大王攻破州縣燒劫庫獄殺虜人民姦淫婦女搶
掠財畜敵殺官軍阻截糧運共謀反逆日漸勢衆本年月

疏議輯覽卷三十一

九

日不等有在官谷玉賈能各不合投入夥內劫殺正德六
年七月十五日有鏐同縣先獲董仲義糾黨五百餘人亦
往河間府投入劉惠等營內約有一萬餘人合夥為盜攻
劫文安縣治比因水漲沮淪在彼住劄十月有鏐兄監妻
張氏男張龍即趙龍兒未獲男趙添瑞平寧弟趙銳趙鏐
即趙鏐監故叔趙達行見獲在官弟趙鏞趙錫等男婦七
十餘口俱躲本縣地名王東村水中站立被劉七手下賊
徒嚇趕上岸要行姦虜鏐不忍截傷賊人二名當被劉七
等將鏐捉住要殺有先獲已處決賊首劉三一名劉尚質
的名劉資亦被伊虜楊虎等夥約與鏐原上馬為盜鏐將

家口發送回家劉資等各添約以獲在官賈敏兒即勉兒
段朋張秀朱聰王本張實李文金劉春那本道陳美鄭良
并先未獲見監汝寧府陳振張璽吳鑑張隆李臣兒劉江
小張勇李海宋忠及未獲宋紀宋虎宋山小宋兒唐鑑陳
瀚等四散劫財殺人聲勢愈大各置酒會聚商說我們這
些人馬便也難成大事不若先從本縣起手然後遍歷天
下招集數萬人馬以建國扶賢為名須要下箇毒手人總
歸順若不從的逢州破州逢縣滅縣先要得了河北河南
後到南京見有空位那時節着你們拜相封侯全家都享
富貴却不是好等語賊衆聽允就在本縣起手攻破大成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十一

青縣等處城池殺傷官民燒劫房屋及分差哨馬四散虜
掠隨被官軍追勦有劉六帶伊已死男劉仲淮與劉七齊
彥名等一技人馬從青縣前往山東去訖本月內劉七復
回攻破冀州將在京小劉氏伊夫先為強盜監候今已處
決張玄劫去改名劉玄領賊一千五百餘人各處劫虜本
年月日不等有齊彥名伊在官妻弟龐文宣將齊彥名男
虎頭兒送至賊營就不合投入夥內僭稱大王領賊二百
餘人及有劉六在官姪劉彥深并在官李隆王璣于成強
劉惠即孫虎關洪李孜王紹即邵隆郭漢宋祿孫于可
昇呂仁黑虎各亦不合投入夥內谷玉李孜俱跟隨齊彥

名賈能跟隨劉彥深李隆王璣俱跟孫虎劉六關洪呂仁
黑虎俱跟隨已死賊首劉彥高邵隆宋祿俱跟已死賊首
劉廷寶郭漢跟賈能孫玉投入殺死賊首呂玉夥內後因
呂五身死亦跟隨劉七于可昇先投已死賊首喬二後因
喬二身死投跟齊彥名各領賊多寡不等賈能郭漢宋祿
孫玉各僭稱大王谷玉李隆王璣于成強孫虎關洪李孜
邵隆于可昇呂仁各號稱小頭兒又有在官宋倉與伊未
獲朱文亦各不合與伊已死九朱傳僭稱大王領賊一千
餘人賊衆就將傳頂朱千戶名目與龐文宣等各不合隨
同劉六劉七齊彥名共謀反逆攻破棗強縣有知縣段勇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十一

力屈身死屠戮人民不計其數又圍劫景州獻縣阜城等
處回到長安屯聚數日復往東行攻劫青縣靜海滄州等
處燒劫糧船後朱傳在山東即墨縣被官兵射重走至寧
海州身死及有在官孫隆孫富亦不合跟隨揚虎夥內僭
稱大王四散同謀劫殺錄與劉惠劉資那老虎童仲義等
共推揚虎為主僭稱大王月日不等攻破興濟縣又攻滄
州不破燒燬糧船殺虜人財不計其數復回南皮縣起程
將東光縣顧知縣拿住又沿路攻劫殺人隨有馬都堂邊
都堂德州桂都司各差官前來招撫錄等亦回書伴許若
朝廷放赦我等亦願解散等語前到南宮索強等縣屠殺

官民劉三虜得在官小趙氏為妾本年九月初一日行至景州地名朱門村當遇總兵官馮安官軍對敵五陣殺死夥賊一千餘人鎗等奔遁小灘河北本月初三日保定田都司率領指揮趙文等官軍截殺被鎗等殺死官軍七千餘人拿住趙文次日釋放鎗等又往山東蒙山地方當遇副總兵李瑾前來敵殺官軍四十餘人棄下神鎗盔甲一百餘副鎗衣一件楊虎將鎗衣沿途穿着及將在官崔氏即楊寡婦虜占為妻往來山東濟南東充登萊等府并所屬東平高唐濟寧沂曹等州青城樂陵在平等縣攻劫燒房有見監襄陽府賊人范益李江李勝劉敏陳春張山韓子義孫其郭豹李文舉胡友才宋淮用郭清各見得鎗等行劫有錢月日不等投入夥內跟隨各處劫殺人財不計其數及有見監河南賊人馬五管四并未獲楊保唐子文朱和等沿途搶虜人馬三千餘騎亦來同夥攻劫鎗過秦縣題詩一首得罪男兒愁滿腹膺中豪氣吐虹蜺滿懷血淚洒雕鞍幾回魂夢歸鄉土貽累父母隣里中連坐妻子釣魚苦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惟恩君恩似海深釋我寧家萬事足又到沂州湯頭地方經過州縣月日不等先後夥約未獲賊張通見監汝寧府汪太張仲良張虎吳鐸李表見監襄陽府王明陳鸞許文張海清王

文義趙宗張仲任紀王潮李騰王隆各隨營沿途劫殺人財奴淫婦女不計其數又虜得見監襄陽府馬經王震包張表劉全李遂李營王澤董文舉郭玉董智各分與馬四匹執打器械隨營行走及虜得已發落斬倣徐傑王俊張金鸞各打草喂馬挑擔行李本月內龐文宣等跟隨齊名等南行到於地名裴子岩被谷太監陸都督督調許遊擊等官軍殺死夥賊有八九百人去到大名府地方又被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本年十月內鎗等又不合攻破靈山等衛日照等縣至南直隸徐州攻城未破十一月初一日至宿遷縣殺死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名鎗等又不合虜得娼婦陳回兒劉三虜得路氏各在營殺宿初二日過河拿住高郵衛指揮陳朋帶至靈壁縣當有知縣陳伯安領兵對敵不過鎗等殺死官軍二百餘人當將陳伯安拿住同陳朋帶至宿州攻城不破燒燬西關殺死居民無數比有陳伯安不跪劉惠嗔惟是鎗勸放訖又去攻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放火殺人拿住虞城縣知縣行至丁家道口放訖又攻破歸德州劫虜馬騾人財當被守備萬全都司官軍追至亳州地方有武平衛致仕石指揮領軍一千僧兵三百前來截殺鎗等迎敵殺死僧兵七十餘人去到地名白龍王廟小黃河渡口有潁州夏指揮華指

詔令奏議類 卷三十一 十一

詔令奏議類 卷三十一 十一

揮領軍對岸營置物虎帶領夥賊黃寧等七人搶舡一隻
過河當被官軍追翻舡隻楊虎黃寧等俱各淹死賊衆奔
往河南府被官軍趕殺賊首張富奔往孟津過河來到臨
清被獲鏃等見楊虎身死賊衆又無統束議將劉惠立爲
賊首前到龍江過河至孟城縣地方龍崗方將陳朋放回
又到太和縣營五日虜得人財常有副總兵白玉領軍
圍殺劉惠未獲朱龍等領衆出小南門敵殺官軍兵快
一千五百餘人搶得盔甲鎗刀二千餘件神器七十餘件
前到沈丘縣攻城進入殺死軍民一千餘人拿住都司潘
獅殺死都司王保射傷河南布政司經歷任傑搶得弓箭
刀甲起營攻入鹿邑縣拿住見獲在官千戶李茂并失記
名千戶二員軍人二名俱各降服跟隨內有在官陳漢即
陳翰不合自稱主事領與劉惠爲男當將千戶二員放訖
隨有蔡縣致仕知府張什同不知名生員二名老人一名
自備馬匹假金臺蓋四副銀臺蓋十付段二疋前到鹿邑
縣饋送劉惠哀告免攻本縣以救一縣生靈劉惠接收聽
允彼有陳翰與劉惠未獲義男竇龐各不合商議兵法無
統必至於亂須分等第方可管束商同爲畫圖標將劉惠
號稱奉天征討大元帥上應武曲星將鏃改名趙懷忠號
稱副元帥上應文曲星小張勇僞授前軍都督提調都督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二

五

未獲李淮協守軍務管理旗鎗什物董仲仁奇兵指揮趙
果正兵指揮趙和嚮道指揮陳翰僞授侍謀軍國重務總
理機密糾劾大小事務元帥長史與竇龐分作東西二廠
管事鏃不合與劉惠自稱元帥并發放賊夥俱稱大王又
將張秀李淮宋和與陳振張隆唐子云楊傑韓信等分爲
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僞授都指揮等官置立五色
段帛旗號二十四面又置金旗一對上書流貫三千直抵
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李茂僞授中城兵馬
都指揮未獲戴宗竇朝賢并見監汝寧府張重吳鐸并失
記名賊人各僞授千戶百戶旗校等名色又見各賊攻城
殺人有功將王本邢本道劉鉞李勝各僞授千戶張保劉
敏范益各僞授百戶李江統領總旗仍舊領賊殺人又僞
造鈞牌上書奉天征討大元帥劉副元帥趙仰前途官吏
整備草鋪合用器物脩理橋梁道路迎接者秋毫無犯迎
敵者寸草不留違悞者軍法從事俱無違錯等字樣各衙
門迎接彼時趙鏃趙鏞與見獲在官妹夫張仲威各亦不
合與已故表弟劉覺勝前來投入夥內與鏃同謀及逆鏃
又在南頓鎮搶虜樂婦田三兒爲妾未獲小把子小玉兒
亦虜新蔡縣義官李慶安李天然在營營宿前到上蔡縣
有霍知縣梁典史并信陽衛李指揮各帶官吏生員民快

拒守不勝將城攻破當將霍知縣文解鼎掛燒劫官民房
屋財物庫獄有失記名賊人虜得北門不知名民人女劉
四兒隨營安宿前到商水縣知縣率領師生巡入察院住
劄數日去到西平縣有王知縣拒敵不過罵賊不絕被王
本將王知縣支解又攻破遂平縣燒劫財殺人不知其
數將鄉夫王雲裁縫部廷虜去隨營使喚又攻破舞陽縣
殺死陶知縣妻馮氏并本縣男婦不知其數并本縣在官
監犯僧一名德靜妄稱唐府逐出有孕官人所生收在賈
免兒營內又攻破葉縣將失記名字官一名知縣唐天恩
并父唐正家口六名唐府校尉李胡子三人俱各殺死又

三

十六

攻襄城縣未破本縣驍銀二千兩馬二十匹送與劉惠接
收不曾殺人當就分出其賈免兒一枝人馬復回舞陽確
山真陽光山等縣及帶德靜跟營去訖錢同劉資攻圍鈞
州五日退攻郊縣將破城內送出馬二十八匹不曾殺人
有未獲賊徒劉真虜得見監襄陽府耿奉汪現在營跟使
又攻破寶豐縣劄營三日有河南孫僉事差失記名陰陽
生汝寧府差失記名生員各賚執招撫黃榜前來錢等當
寫乞恩辯明本一副內開先年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
海內誅斬諫臣屏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國者乞 皇上澡
雪精神獨斷于中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

群奸等語與生員賚回當日夥賊見榜逃散者百十餘人
又到裕州攻圍有都司詹濟同知郁來辛指揮任御史督
率兵快拒守殺賊力竭城陷殺死詹都司郁都司任御史
并在城男婦數千餘人官民房屋燒劫一空隨有唐府差
人傳說你劫的僧人德靜非我骨血和尚在營可與殺了
罷等語錢又虜得見監襄陽府小民劉氏莫春陳朝唐用
富在營使喚本年十月內孫隆領九十餘人復到山東被
官軍殺敗孫隆到家看望當被本處地方捉獲正德七年
正月初六日錢等聞知南陽防守嚴謹由小路徑去唐縣
西關下營縣所官督率軍民晝夜上城拒守錢等每日攻

三

十七

城三次先後二十八日力攻不破本月十三日有偏頭關
官軍自南陽府前來銅寨鋪地方劄營官軍不勝回還本
月二十日失記名賊徒搶虜唐縣民人馬學女馬九兒在
營安宿有見監襄陽府賊人李奉李虎劉傑各接營助錢
攻城殺人及未獲小賊把陳資又虜見監襄陽府劉倫許
平趙雄李鉞常受張堡張鉞王山孫學李才在營打草喂
馬不曾殺人本月二十六日邢老虎病故就葬本縣漢王
臺西新建寺閣東後墻下錢等查得二十八營人馬共有
一十三萬五千餘騎造有各賊花名文冊六本分各收拿
點閱又於老營紅紗帳上大書英雄吞河海氣勢轉乾坤

對子一聯又置大牌上書奉天征討大元帥劉元帥趙示仰差去襄陽樊城南陽新野接戰領兵都指揮張勇并邏奇兵正兵及哨馬夜不收等項官軍人等回至牌所即便整隊倘有聲息就在牌西創營一面差人星報老營發兵截殺有功陞賞決不虛言鏃與劉惠各畫花押在上令失記名哨馬賞至新野縣隨被軍人截用等將哨賊殺死奪牌交送南陽府收貯鏃與劉資差發人馬前去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州縣四散攻劫城池殺虜鄉民當有湖廣河南總鎮撫按衙門嚴督襄陽棗陽隨州新野南陽等處官軍民快吏生人等陸續擒斬賊級將及四千奪獲馬騾婦女器物不計其數本年二月內劉六劉七與齊彥名龐文宣等在於滕縣地方被劉暉等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勢敗奔往登萊州海套內官軍圍住劉六等潰圍奔到古縣鎮地方又被官軍追殺無數止剩三四百人仍向北奔有鏃又差探得湖廣撫治都堂太監奏調漢土官軍將到於二月初六日起營攻破泌陽住劄燒劫殺虜及劫得焦閣老家蟒衣玉帶金銀段疋不計其數俵散各賊穿用訖有未到小把白秀不合虜得耿璧女耿氏在營被宿復到確山遂平等縣入城殺虜人馬燒劫房財比有夥賊畏怕官軍追殺奔散數多是鏃與劉惠委差小把張鉞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二十九

等前去鄉村約虜見監襄陽府曹知高志高方小七兒劉小住兒周馬兒王梅雷配馮小肯兒王欽毛顯徐增王璘曹蒲張萊李聰孫鉞曹州孫政張朝楊淮劉廷王子云王高文陳富隨營驅使至二十二日奔往西河縣有各邊總兵蔡將等官統領人馬前來殺死夥賊二千餘人奪回男婦馬騾器械不計其數鏃等乘敗復奔上蔡商水西華等縣攻入鄆陵縣焚劫軍民房財及致仕劉尚書家金銀財帛并官庫銀物不計其數又到新鄭縣鄭州攻城不開隨又攻破滎陽汜水鞏縣殺劫庫獄人財馬騾不計其數又攻偃師縣不破鏃等虜據未獲鄉民各傳報今有提督彭都堂伊總兵督率京邊官軍及湖廣撫治都堂太監總兵亦督發漢土官軍各委河南胡祭政王僉事各分投前來又有鄧都堂甄太監亦督發軍馬前來會合截殺鏃與劉惠等各慌張領衆奔往河南府四關攻殺意圖入城拒守問各邊人馬追至殺死夥賊不知數自有總兵馮禎奮勇身先出戰鏃又不合與劉資各督令劉世堂迎敵用鎗戳死當有張山率同任紀李虎等捉獲邊軍七名送營殺死劉惠見伊有功將張山偽授指揮及將任紀李虎各賞給衣銀面刺大王二字領賊殺人有未獲夥賊小將兒張益不合虜得永城縣已致仕李知縣女李五兒已死民人裴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二十九

文秀妻李氏各在營效宿連夜徑奔汝州又聞漢土官軍已到分布郊葉襄城南陽裕州等處截殺星夜奔往寶豐透出舞陽遂平汝寧府城東南關外周家橋等處地方節有漢土官軍迎敵斬獲賊級婦女馬騾器械土軍亦被殺傷五十餘人又往固始頓州朱臯鎮地方割營亦被漢土諸軍四路追襲節次斬獲夥賊奪回婦女馬騾及渡河不及泅死人馬五千有餘沿途滾馬逃散者不計其數比有劉全張表任美傅錄李榮王潭董文舉馬經郭五董智劉表趙鸞王囊包劉小韓兒各明知 恩例許令被虜軍民丟器滾馬免罪優恤各不合畏懼錄等刑殺仍跟在營接使不敢解散等因被殺追急將前造軍馬文冊棄失無存經由光山六安州等處軍夜奔走及攻破舒城縣捨虜人馬復回商城等縣復令哨馬四散鄉村虜得見監襄陽府劉江張鑾帶佐徐雲萬秋季守楊濟王賢高流兒隨營牽馬騾挑担物件二月二十日有賈免兒賊已死賊首李昇二掣領賊眾二千餘人由界河山隘走入黃陂麻城地方燒劫比有湖廣王太監劉都堂劉巡按該道郭金事督調漢土官軍追至羅田油河等處擒獲三百餘功燒房焚死二百餘人比因天雨水漲追趕渡河不及漂溺者有一千騎一校人馬傷死盡絕又有王本等夥賊三百餘人奔入湖廣地名出山杏四月十三日恭議白金

李源等督發漢土官軍將王本萬小七兒張寶李文金李守選雷配王欽陳富張表劉倫張堡各擒獲及將偕號指揮古墓等一百餘人殺敗奔散有見監泌陽縣賊把偽陸狄千戶即潘增賊首趙喜程官各率把見賊徒三百餘名由信陽州西關一路燒劫至四月十七日前往桐柘縣被知縣李聚督率鄉兵機快將潘增等八名生擒及斬獲首級馬器餘賊於十八日又往泌陽縣亦被知縣劉機將趙喜等擒獲斬奪首級馬器錄等仍往固始縣後到光州過商城光山等縣彼因各處官軍把截追殺緊急不曾殺人放火又到六安州攻城將破被彭都堂仇總兵督發官軍趕到殺獲夥賊約有三四百名又到廬州府過定遠縣城西亦被官軍趕殺夥賊四千餘人後到六安州劉惠劉資等先領餘賊一萬餘人過河及錄第趙瑞趙鑄俱隨同仍往商城地方去訖比因天雨水漲渡河不得錄未獲義勇李文秀帶領精壯二百餘人意欲渡河潛散回家又遇管四張通帶領二千餘人合為一夥復到商城朱臯過潁州太和縣到於張村鋪又遇楊虎夥內未獲小賊首迪郎二千餘人亦與張通合夥至鳳陽地方固鎮領賊五千餘人寫帖投稟叢都堂要得率眾歸服未遂後到靈璧縣知縣陳伯安屏風上亦寫領眾歸降平定巢穴等語又到南

宿州及桃山驛接遇官軍交戰被官軍追至徐州失記名
館又往南行因有京邊鳳陽湖廣各處官軍四下分布住
劄遂與各夥賊首率眾仍回商城固始分投亂入湖廣河
南界亂山內四月十九日有河南僉事王埏領兵將趙璠
趙鎬張仲威劉覺勝及將帶金銀一千餘兩一同捉獲四
月二十四日有見監德安府小賊首張朝用等亦率餘黨
三百餘騎流入隨州地名出山店被湖廣劉都堂督調官
軍擒斬張朝用等男婦二十餘名口餘賊當時潰散有劉
惠劉資招賊眾萬餘於四月二十六日前到應山縣劄營
有僉事郭韶督同領左哨官軍於二即敗廣水店斬獲見
監德安府賊把趙昇及賊徒首級一百餘名顆追逐餘崖
落水死一千餘人奪獲馬騾器械數多本年四月劉六劉
七齊彥名龐文宣等復到香河寶坻王田等處地方殺劫
人財又在武清縣八里庄與將王杲對敵將王杲殺死
又到東馬園地名將黨都堂手下子弟兵殺死不計名數
劉六又搶虜邑故楊能在官妻王氏劉七搶虜樂戶劉大
良在官妻大趙氏李敬勳怕兒在官妻丁氏劉彥高搶虜樂
戶丘端在官妻郭氏齊彥名搶虜軍人劉愷在官妻劉三
姐各在營處宿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劉六等到冠縣地方
又被陳太監陳都督督調官軍殺死四五十人聞洪奔到

流議輯覽卷三十一 三十一

范縣地方被遼東官軍擒獲本日有彭都堂仇總兵亦督
各路軍馬將錄等趕上斬獲賊級約有二千餘名顆有撫
治劉都堂方總兵亦各督官軍趕至應山縣地名漢東井
子鋪黃關九女崖河北隨州地名蓬龍山兩尖山等處將
王隆楊齊丁賢張潮孫升斬倣高留兒陳朝用盧萬秋蔣
寫徐章任美劉傑劉小住兒李奉徐增曹佐任紀劉壽曹
滿許平萬志高許文劉江劉小兒李勝曹知張仲王雲張
寫王文義王得王高文王俊宋柰趙雲李鉞王璘毛顯劉
全孫政張山楊槐徐傑張海清趙林王潮陽自來周馬兒
鄔小肯兒李虎圭寫李奎張金李氏馬氏李天然耿氏各
陸續擒獲斬首二百餘顆馬騾器械數多劉惠劉資等
屢遭殺敗俱四散由桐栢泌陽確山趕入南召魯山等縣
山谷內潛匿逃命去訖五月初三日有陳翰因見勢敗滾
馬赴仇總兵處投降本月初五日有錄行至應山縣東化
山坡下見得兩省軍馬重大思要脫身無計逼令未獲僧
人真安將錄髮髻削剃藏伊度牒在身將邢本道等分什
各散逃命是錄止同真安升先夥僧元曉的名劉小韓兒
作伴意要前往江西投入彼處夥賊再圖大舉有南召縣
知縣李聚節奉彭都堂劉都堂仇總兵分守胡崇政等案
驗及知府王宣牌面令縣嚴督官兵把截五月十九日地

流議輯覽卷三十一 三十一

方報有殘賊三十餘人前來當領聽缺吏高龍及兵快人等將劉資拜見監汝寧府夥賊家為張重張氏十九名口盡行拿獲五月初十日有南陽衛指揮王謹亦奉督集南召縣義官彭學等追至地名土地嶺與劉惠敵戰射中劉惠左眼傷重劉惠分付眾賊戒為人一場在此壞了你可將我身體燒化等語隨有數賊擡在山下李家地上草房內發火焚燒間王謹喝眾將火救滅斬取劉惠首級生擒夥賊三名內一名見監汝寧府張得招是劉惠義男說稱傷死燒化是的本月不第日有湖廣劉都堂及周太監及撫民張副使亦從安陸前來訪知有賊一夥到於隨州天

王險寨及螺蛳螺螄等處地方燒劫督發漢中土官軍生擒邢本道王囊包王子文唐富郭王汪見董智馬經陳美王山韓義王潭胡有才鄭良王賢李王曹用董文學李鏈郭豹宋淮用郭清范益劉益趙德李騰陳春劉表李榮李文舉及斬獲賊級馬螺器械千數及審得邢本道等供出鏃於前月日在應山山坡花樹下刺頭為僧潛解情由當即隨行武昌漢陽黃德鄖襄南錫等衛各督發官軍民快四散捉拿及有湖廣省城鎮巡三司亦各通行治屬嚴加把截搜訪又有彭都堂仇總兵趙御史亦各通行案驗告示於南直隸河南湖廣各屬府州縣物色訪拿間有武昌

衛軍人趙成同伊弟趙宗於本月十七日前到德安方總兵處首逃行至黃陂縣地方九十三里坡撞鐘經過見鏃狀貌異常思與省城行到案驗告示相合心已懷疑十日行至小河漢巡檢司又遇各哨官軍押帶賊屬小男前來問知前情比趙成趙宗又約郭安事原差孝感縣快手徐必高粘時趕獲緝見鏃同劉朝兒到於武昌府江夏縣地名管家套武昌護衛軍人唐虎店吃飯趙成一面叫報地方一面將鏃緝解聞隨有武昌府署印同知吳寅督委巡捕石知事差遣兵快李海劉永明亦到相幫擒縛搜獲在身原是直安度牒一張盤纏銀一十二兩六錢解官審實

監候間有楊寡婦路氏小趙氏俱在湖廣地方劉仲淮在官妻楊聰明宋紀在官妻劉六姪女大劉氏并何氏俱在河南地方各先後捉獲於本月內有龐文宣與同谷玉賈能李隆王瓚于成張孫虎李孜邵隆郭漢宋玉孫玉于可昇呂仁黑虎俱隨同劉六從湖廣地方圍風鎮撫船沿江流劫本月二十三日路遇已故馬都御史劉六領李隆等上船劫虜有馬都御史怒罵劉六將伊兄射一箭喝令李隆王瓚不合聽從下手將伊用刀砍傷落水身死本月二十九日劉六并伊男劉仲淮被湖廣土軍追急投水淹死劉七與龐文宣等駕船順流徑到南通州地方狼山停住

一十餘日乘風復到蕪湖地方將操江陳都堂官軍趕散下水殉死不計其數下到瓜州燒燬戰船槍奪軍器數多本年朱月內劉七與龐文宣等又到狼山停住本月二十八日被大風將船打破賊俱上山被官軍趕上圍殺各不合與官軍對敵致被殺傷本月十九日劉廷賢又被大風打破船隻奔死龐文宣船隻漂至地名福山港被遼東官軍生擒有名王因敗走藏在本處塔內至夜間走出跟隨劉彥高三子長劉折腰走至地名丁溪場劉彥高等各名各因傷重行走不動自縊身死谷王又走至地名黃舖有賈能等成強孫王與劉七一同搶船要行逃走官軍砍射

聖諭 卷三十一

廿六

緊急劉七落水身死齊彥名被官軍殺死割取首級將龐三姐趙氏丁氏郭氏後捉獲賈能孫王浮水上岸又與于成李孜邵隆郭漢宋祿孫王逃到海邊搶得魚船逃至山東膠州海口登岸到於安丘縣李隆與王瓚亦搶得魚船逃至地名丁溪場孫虎逃至南直隸通州各先後被獲蒙本州坊割劉七首級于可昇逃至通州呂仁黑虎亦搶得小船要往蘇州等處到於江陰縣地方各被獲劉彥深逃至穆陵關被牛僉事捉獲朱倉走至北直隸滄州從河南逃回本家張富從河南逃至臨清州玄與張并劉小女兒連伊在官張幼女各前後捉獲張玄處決訖朱聰被湖廣

官軍捉獲蒙將鏗等及龐文宣等并劉七齊彥名首級各檻解到京奏奉 欽依會問多官打問前情明白及查得監督提督等官 奏稱楊寡婦的係楊虎賈為妻劉惠自代領其衆收養本婦在營原無別枝人馬止是別夥賊徒倡名為亂是實除將劉七等首級遵奉 欽依梟掛曉示外將鏗等取問罪犯一議得趙鏗等所犯趙鏗趙璠趙鏘等二十三名俱合依謀反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律皆斬凌遲處死決不待時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六十以上不論馬疾廢疾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

聖諭 卷三十一

廿七

妾給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楊寡婦比依謀反妻律大劉氏小劉氏楊聰明俱依謀反妻律張幼女依謀反女律給功臣之家為奴路氏小趙氏何氏丁氏郭氏大趙氏龐三姐俱是被虜婦女各查發寧家照出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劉惠并趙鏗等龐文宣等各律該緣坐家屬并各犯家產及未獲賊犯宋虎等見監襄陽汝寧泌陽等府縣賊犯陳翰等俱各行各鎮巡等官各按獲問擬抄劄入官徑自具奏施行參照反賊趙鏗等三十五名怙恃冥頑悖逆天道深犯無將之戒共為不軌之謀趙鏗與已死劉六等首倡亂階趙璠龐文宣等助成雲燭大者僭稱王號小者

分授偽官糾合十餘萬之賊徒攻破百十處之城邑燒劫房財庫獄所過無遺殺虜官吏軍民不計其數極極淫之腥穢窮磔判之克殘震動京師阻絕糧運流毒遍於六省延蔓已踰二年罪惡貫盈神人憤怒今既擒獲宜加族誅內陳翰雖云滾馬而出官首降實因勢敗而希圖苟免况偽檄多出其手論情罪亦在於無原及照楊寡婦雖不領賊衆而克惡未行但久處賊營而名稱已著止坐為奴之律尚有未盡之辜所據趙鏃等押赴市曹會官處決仍將各犯并劉七齊彥名首級竿之葉街及將問過招罪處決圖形榜示天下庶有以彰 國法於今日垂大戒於將來

詔令奏議類

十八

其大劉氏小劉氏楊聰明幼女應合奏 請給什路氏等七口俱係虜掠人數合行釋放寧家未敢擅便開坐謹題 請 旨

遵奉 勅諭起解叛逆賊寇疏 劉璟

會同問得犯人何錦招年四十歲原籍直隸廬州府六安州人先任陝西寧夏右屯衛後所百戶招軍陞副千戶遇例納銀授都指揮僉事正德元年有先未殺寧夏衛儒學生員孫景文賊退生員孟彬史連不時常往今輩爵安化王寘鑄府行走情熟一日酒後寘鑄向孫景文說曾有人相我有帝王像貌又有寄住未到師婆王九兒不合假降

鸚鵡神每神降時就呼寘鑄是老天子以此寘鑄動心因無兵權一向延捱不得起手正德三年七月內有例納銀陞職錦與先未殺都指揮周昂央免孫景文作保錦借寘鑄銀二百七十兩周昂借銀二百兩俱納陞都指揮以後往來稠密正德四年八月內寘鑄使令未到校尉史成不合依聽邀請錦與周昂孫景文孟彬史連及先前在府唱詞今故無目人張會通到府吃酒問寘鑄說稱如今傳聞 朝廷之上專是劉瑾用事把這些元老大臣都屏退了兩京言路等官一網打盡內外多是劉瑾黨惡裏邊結張綵劉璣外邊結曹雄等又不時差出內行校尉紀啟金

詔令奏議類

十九

榮等到處訪察要錢害人劉瑾恐怕人來進本擬寫打一百全家發遣克軍榜文杜絕人言又聞劉瑾說他姪兒子大貴要取天下倘他得了我每富貴都沒有了謀稱人說我有天分你們若等扶我為主以討劉瑾為名必成大事等語何錦不合與周昂等各聽允當就對天發誓不許泄漏事情各散彼有先存今故教授高元吉不能覺察正德五年正月初六日遊擊將軍仇鉞因有聲息領兵往玉泉營按伏本年二月內劉瑾擬寫 旨意差先殺周少卿前來寧夏丈量地土又有太監李增與安都堂在彼各官畏懼劉瑾聲勢將寘官夾打妻子都被凌辱要得起錢饋

送劉瑾周少卿每地五十畝量作一頃又每一分要銀二錢
錢轉送劉瑾人情不堪三月二十三日有分守關西道侯
恭議亦到寧夏催糧本月二十六日實鑄不合向錦等謀
說你們拖欠錢糧馬價數多追徵緊急人心慌亂正好乘
此機會將前者所謀大事舉行人無不從但恐人少不能
成事錦等各不合聽記因思先未殺指揮丁廣千戶楊泰
陳宗胡濟王輔百戶魏鎮陳賢朱霞姚鐸雷英李榮李森
劉鉞何銳胡璽等多係掌印管屯管隊官員常受比較忿
恨易於糾合錦不合謀令孫景文置酒將各官與孟彬及
先未殺教讀殷哲請到孫景文家內會飲問孫景文說你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卅

衆人錢糧馬價無從辦納不時比較何日是了今安化王
等有天下分要舉大事若肯取巧將三堂殺了扶立安化
王爲主必定成事我們同享富貴却不強如比較吃打丁
廣等意正忿恨各稱情願等語孫景文隨即開具姓名當
天燃香發誓及喫血酒就計說着安化王殿下置酒請三
堂到府衆人齊來將他們殺死奪了兵權傳檄起兵有何
不可謀舉衆人言好各散次日孫景文向實鑄備說前謀
事情回報甚喜本日實鑄思起平虜城克軍逃回今已殺
千戶徐欽常在府內藏藥必肯從謀又令先未殺儀賓夏
琳親去平虜城與徐欽約謀轉舉元未殺百戶朱洗舍人

蔣泰程保胡英賈浩朱成王卿孫浩張閻楊舉徐愷軍人
陸原保并見在張欽等到家說稱安化王要替寧夏人做
主起兵差人來我們此事有益不可推却張欽不合與朱
洗等依聽約定下月初五日早到城當令夏琳回話三月
二十九日姜總兵分付周昂挑選精銳夜不收五六十名
遇警前哨殺賊周昂思得前項謀事人少正合機會於四
月初二日選得在官夜不收申居敬等共六十名着令常
在身邊頭角本日及時分實鑄差令在官同謀百戶李蕃
不合同謀前去邀請三堂拜周少卿假說與新來李太監
接風約至本月初五日會飲本日午時副總兵楊英因有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卅

聲息領兵往揚顯堡按伏丁廣請後獲在官指揮馮經到
家飲酒彼有錦等三十餘人同飲馮經問這酒因何請飲
錦回說你到初五日跟我去便知等語各散初五日早周
昂聚集申居敬等到家將大門關閉向申居敬說如今
追併你們欠的馬錢至急今日又該比較人說安化王有
福你衆人肯跟我扶助他爲主得了天下你我衆人都佐
大官各不合忻喜應承當即取出線香一把令衆人當天
拈香說誓又各與酒三鍾飲訖就令在家伺候隨差藍真
前來與錦說知錦就令未到周金保不合依聽前去請丁
廣孫景文胡璽分投相約楊泰等俱至周昂家內取齊各

各又計說今在官指揮張欽係管夜不收把總官若不用他恐有後害就令魏鎮前去賄請張欽亦到周昂家內備說前情張欽不合依從實鑄復差李蕃前來周昂家內言說止請得姜總兵李太監鄧監鎗到府其餘不來是錦不合同周昂丁廣等伴言要出兵截殺各帶家人伴當并申屠等各不合按執軍器將各巷口把住實鑄今在官儀賓韓廷璋不合與先未殺儀賓高嵩夏琳拜千戶王環家人王保及孟彬殷哲與先故高總男高士俊各藏兵器先在殿後埋伏又令今在官內使姚玉施英田成韓宣王堂各不合知情在傍隨侍後有今在官儀賓謝建槐來府伺

候方總知覺事已窘迫只得在傍恭應使喚後亦不合失於舉首實鑄先與各官把酒序坐間錦等率領前項夜不收人等到於安化府前一齊撞入殿內錦與高嵩等各執鎗刀裏外相合丁廣并弟丁三哥子魏鎮將江總兵砍訖二刀不死錦又照伊頭臉再砍二刀方死高聰拜病故高仕俊同高嵩王保將李太監殺死高嵩高聰又與楊泰姚鐸將鄧監鎗殺死錦又合同周昂丁廣當率官軍前去

都察院又與姚鐸陳賢胡璽將安都御史當堂殺死正遇都指揮楊忠在院裏事亦被周昂丁三哥子殺死丁廣又後獲今在官指揮馮經去殺周少卿馮經正恨伊比較要

增屯地當就取刀到殿察司馮經不合用刀將周少卿砍訖二刀身死有後獲在官夜不收閻添孫潘六十即潘成各不合乘機將書吏屠成岳寧二人亂刀砍死中告敬等不合與雷英姚鐸到鼓樓街遇都指揮李康等就殺死魏鎮毛輔又到公議府尋殺侯參議正遇大使張敬在內稟事并與書吏董良一同殺死書吏杜緒劉尚禮殺傷侯參議知覺脫走錦又不合當時差人將各監重囚四十名盡數脫放又將各衙門文卷盡數燒燬又將開住曲都御史并安小砍傷就將各官原領制勅符驗印信關防旗牌穿州人口盡行搶去有衆夜不收因性已獲指揮李杲

平素刻剝聲言要殺本官知覺躲在安化府內衆人將伊家財搶訖李杲告鳴實鑄却將寧夏衛官庫原收賞剩冬衣官布一千五百疋給與李杲倍償家財伊說不合收受

入已錦又令李森將黃河官私大小船并魚船共一十七隻掣去橫城西岸灣泊委先未殺死軍百戶姜永將守本日指揮尹清都指揮劉端慮恐禍及急走出城前去楊頭堡報與楊副總兵知會初六日候急議破鎮撫楊綱等獲捉送實鑄處本官不肯屈服經送寧夏左衛監禁言說畱着祭旗及有管糧通判張江亦被捉去府內強逼張江不合屈從使用本日錦不合與周昂等率衆扶立實鑄為

主朝暮朝拜聽其命令實鑄令孫景文寫告示張掛以收人心又寫令旨二道錦等寫書二封差未到鎮撫陳淮百戶阮宣各不合聽實前去調取楊副總兵仇遊擊前來聽用各官收訖令旨書信心實不從當日楊副總兵分付官軍要往王宏堡彼有都指揮胡顯與各軍士陸續潰散走回寧夏城內及將旗牌賣飲亂祖打身死楊副總兵無奈只得與戶清往廣武營轉渡靈州去訖本日仇遊擊領兵回城實鑄令伊卸去衣甲什物等件方得入城將原領遊兵人馬分散各隊本日實鑄又出令旨帖子與已死妻求今在男百戶妻忠不合作從前去管理河西道運所兼

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廿四

管三十六堡又寫令旨五張調取中衛廣武興武花馬池靈州等處兵馬地圖及調官軍前來領賞本日未時分儀賓夏琳原約平虜城官舍徐欽等一十一名方統到城內有張欽一名不到實鑄嗔怪來遲苦告路遠方饒初六日實鑄要動支寧夏倉官銀賞軍當有張江言說留在後用不曾支去却將寧夏等五衛賞剩冬衣布花銀兩查出聽賞又差高嵩去慶府并各郡王將軍等處還要金共五百二十六兩一錢六分銀八千四百八十四兩九錢各色紵絲四百四十一疋各色紗一十一疋各色大絹一十五疋青白三梭并藍白布共一千九百四十五疋各色紵絲

衣服八件金合包一箇到府聽賞官軍初七日守備靈州都指揮史鏞聞知前情差夜不收李得等分投馳報鎮守陝西舊總兵官并各路將官知會本日實鑄令後復在官銅匠楊茂鑄銀關防一顆刊字匠王得洪纂討賊大將軍關防字樣在上各不合依聽鑄篆付與先未死銀匠主時雍別鑄篆文又偽造黃令旗二百面又令孫景文撰成告諭榜文內開有劉瑾不法事情又令後獲在官寫字人官域不合依聽騰寫就與王得洪不合聽從刊板印刷四百張散與各處行人傳示服藥地方驚動人心彼有百戶鐘翊陳做為因強剽劫總兵家眷衣服夜不收羅漢為

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廿五

因搶奪財物俱被實鑄得知奉來首初八日早實鑄將前項管要慶府等府金銀段布等物賞給官軍人等每官一員賞段一疋每征操軍夜不收一名連金布等項折算賞銀二兩守城軍每人賞銀一兩本月十二日實鑄封錦為討賊大將軍就掛前項偽造關防封周昂為左副將軍丁廣為右副將軍張欽為先鋒將軍魏鎮陳賢楊恭胡璽陳宗王輔胡濟各為都護朱霞朱洗姚鐸雷英李榮李森王環劉鉞何說姜求各為總管封李蕃為儀副就頒命詞二十二張見在二張其餘不存前項偽官又每人加賞銀有二三兩者錦因夜不收羅漢被殺監真自縊尤全

鄧全載平陸續病故又選今在官王得成于伏佑尤千項
 補尤全親男王得成于伏佑俱不係原謀人數本月十三
 日曹總督發都指揮黃正帶領遊兵官軍二千四百餘員
 名前到靈州駐劄及節行揚副總兵調集靈州官軍該法
 遊取船隻巡把黃河隘口本日巡按周御史在延綏聞知
 前情會同榆林三堂議調副總兵侯勛游擊將軍時源等
 五千餘員前來策應十四日早有揚副總兵黃正史鋪
 并都指揮韓斌等帶領遊兵并靈州土漢官軍共二千餘
 員名到河東開地順河查帶劄隊又選官軍中會水手者
 共得鎮撫溫良等二百餘員名渡河將看船官軍射走奪
 取原船一十七隻及軍器等件掣過靈州東岸本月十五
 日宜鑄猶恐前項五十八名夜不收不肯用心又將官銀
 三百餘兩令周昂給賞夜不收尤千等并不記名上廣伴
 當一十四名共七十二名當令跟隨魏鎮張欽等賞銀二
 扣先去廣武營給賞以收人心本月十七日晚有廣武營
 協同都指揮僉事孫隆蒙總兵官帖差人將大小二壩
 積柴捲掃柴草盡行燒燬有魏鎮張欽等到於廣武營城
 門宣言散賞緣由勒要開門孫隆不納只從城官言禍福
 利害隨心官軍齊用弓箭神鎗射打魏鎮張欽等帶領人
 馬復回大壩本月十八日揚副總兵史鋪韓斌昭依曹總

兵原行寫書一封令仇遊擊家人仇書章等密齊渡河
 到寧夏城遙與仇遊擊約令裏應外合共舉大事本日姜
 水令在官軍人王恭劉雄藏文各不合依聽前去花馬池
 等處探聽延綏軍馬消息被把門官盤獲送開泰將審明
 解送揚總兵交收本月十九日有宜鑄何錦等說稱訪得
 各路人馬已在中衛廣武靈州等處沿河堵截大小二壩
 柴草俱各燒燬艇又奪去誠恐空開壩口水來難堵又恐
 度口人馬過來你們如何處置錦等計議未定二十日曹
 總兵領軍親到靈州本日有錦等差去巡河軍人報說瞭
 見黃河南岸人馬灰塵約長三里往西行走宜鑄愈加驚
 懼當差錦同丁廣張欽楊泰胡濟魏鎮胡軍李森陳賢劉
 鉞何說姜水等統領馬步官軍都揮鄭卿等三千員名錦
 等分領一千五百員名前去大小二壩防守又分與劉鉞
 姜水等人馬五百前去渡河去處把截只留周昂在城防
 守本月二十一日周昂差徐欽去平廣城調馬一百名來
 寧夏聽用有徐欽後獲在官弟徐文孝亦不合同在數內
 本月二十三日早有宜鑄出城祭祀社稷旗幟神使人
 喚仇遊擊陪祭仇鉞設計推病不出周昂自來看望仇鉞
 就乘機密令伴當陶斌將周昂抱住仇遊擊同家人來得
 用鉄骨刺打死周昂割下首級即開門吹號頭招呼原約

原議輯卷三十一

廿七

原議輯卷三十一

廿七

遊兵親信官軍楊真等一百餘人前到寘鐮府內將朱霞
王環姚鐸李榮孫景文史連孟彬高嵩夏琳朱洗陳崇俱
就絞死又將李蕃張會通并儀賓謝廷槐韓廷璋擒獲及
將寘鐮拜宮眷拘係在官侯恭議疎放就令軍人苟子先
馳報曹總兵等又差夜不收古興兒馬保前去大堡何錦
等領兵回城截殺是錦等聽言即發起兵行有古興兒暗
說前情與鄭卿知會鄭卿隨即布置所剖官軍張帖木鮑
本魏文輕勢將胡濟胡璽魏鎮陳賢李森殷哲胡英又到
河口將巡河劉鈺姜永何銳等俱各殺死斬首錦與丁廣
張欽王輔楊泰脫走錦原掛討賊大將軍關防倉卒遺失
本日徐欽帶領原調人馬一百名前來寘寘見得城門關
閉知得周昂等被殺隨即帶領人馬復回行至中途楊福
堡仇遊擊差人連夜到平虜城着落王指揮差人復到楊
福堡只將百戶朱洗殺死其餘軍馬各回本城徐欽徐文
孝各騎馬匹逃在地名沙窩兒後因無計要出境外投順
達賊有官周升長陳敬祖俱係徐欽伴當彼時止知跟馬
不知別情比因徐欽逃走拿解寘寘收監二十四日錦與
丁廣楊泰王輔走到賀蘭山外地名哈刺木墩被遊兵百
戶馬總士達馬旺金寬夜不收陸華等將錦與丁廣捉鎖
前來楊泰王輔俱被殺軍亂箭射死張欽逃走徐欽徐文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廿八

孝行至地名沙溝兒忽遇達賊二騎追趕前來徐文孝棄
馬藏躲徐欽被達賊殺死本日楊總兵領軍過河本月二
十五日百戶姜忠被百戶李英伊弟姜忠被指揮張德各
捉獲曹總兵領軍過河鄭卿等送赴曹總兵處審實發監
日晚張欽創傷難行復回大壩河口空廟內藏躲後又潛
到陳後堡被本堡軍人劉銳捉獲問分守馮恭將帶領官
軍亦到彼處捕獲張欽劉銳就將張欽送與馮恭將轉送
曹總兵處發仰寧夏前衛監候隨於安化府尋獲姜總兵
原領符驗一道征西將軍銀印一顆安都御史原領
勅諭符驗各一道關防一顆交與新任鎮巡官收掌又尋
寘鐮偽造見在黃令旗一十六杆紅令旗六杆令牌一十
面命詞二張陰陽等共書一十七本曹總兵先已奏繳寘
鐮鍍金銀印收壞鍍金冊八塊儀仗冠服家財并錦等財
產見在昔收檢在官寘鐮其餘家財等項俱被寘寘官軍
人等乘亂搬搶無存五月十九日等日蒙 欽差總督軍
務張太監差管領神鎗太監陸開帶領旗牌官楊義山王
獻等三次前來續又親統官軍人等督各官陸續將施恩
張欽今革封輔國將軍羅林夜不收申蔚敬等五十八名
俱各生擒程保賈浩王卿楊舉符泰張閔徐愷朱成孫浩
陸原保十名俱斬首寘鐮眷屬老哥兒等及各犯家屬賈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廿九

洪等一百七十名口拘獲在官本月二十八等日首惡丁廣同謀高士俊拜家屬賈九兒等二十四名口各陸續在監患病身故相埋明白蒙總督張太監按臨會同總制楊都御史案行陝西曹總兵寧夏鎮守張太監巡撫馬都御史楊總兵巡按同御史轉委黃副使許參議陳都指揮吊取錦等再三研審彼時錦因惧怕劉瑾毒害又不合隱下前項傳寫劉瑾專權用事及各官科要銀兩饋送劉瑾等情不實供出致蒙准信及審得儀賓謝廷槐因是安化王孫壻逼脅在彼服侍委的初犯不知反情軍人周昇長陳敬祖因是逃走徐欽律當捉來委的不曾同謀釋放外將

詔令奏議類

四十一

錦等起解問馮經等七名亦蒙總督張太監差夜不收趙汝舟訪知陸續擒獲審據徐文孝執稱兄徐欽委被達賊殺死就令吉引前去蘆溝兒尋見徐欽身屍朽爛取其頭骨并毡衫布帳馬尾帽一同送官研審是實將程保并馮經等各家屬共一百八十六名口就彼監候李昇行仰鎮官問罪徑自奏請外將錦等并馮經等押解來京數內張會通等二十二名口陸續病故又該總制楊都御史將各犯家屬年甲并同居知情等項緣由備咨前來將錦等奏蒙會官鞫問前情明白取問罪犯張欽等七十七名并家屬孟繼祖一百六十五名口各招同照出病故犯人張

會通等二十二名口各遵奉欽依張會通張禮係正犯行令所在官司控屍將首級解去寧夏地方梟掛周定係家屬斬首示衆朱哇子袁妙玉孟六兒王三哥范氏胡氏張漢趙氏何英何奈李剛馬永安下桂花李所兒丁伴哥揚汝義奴陳保女兒何瘦兒俱係宮眷家屬拜教授高元吉行令各該地方領埋冥鑄印冊冠服儀仗金銀器皿等件及偽造封官命詞令旗誓牌告示印板并各犯汝官家產來文備開造冊繳照何錦招出劉瑾外結曹雄內結張綵劉機各先奉有欽依曹雄拿解來京張綵都察院并問劉機發落訖紀厥全榮并未到王九思史成周金保胡

詔令奏議類

四十二

顯陳准阮宜楊綱張江俱另行會議得何錦張欽等七十名所犯俱各依謀反俱依謀者不分首從律皆凌遲處死孟繼宗等五十名俱依謀反父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律各斬俱決不待時內周廣招年八十取自上裁高三兒等一百五十三名口俱年五十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律各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王太劉雄藏文俱依奸細探聽事情者律楊茂比依偽造詔衙門印信律各斬王得洪官域俱比依詐為將軍總兵官文書者律皆絞與王太等俱秋後處決謝廷槐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杖一

百流三千里准徒四年係備質照例送工部運灰完日還職與供明保安君多人簡招兒家人譜成各隨任臣等又議得今華爵實錄以 王室至親為 國家藩屏正宜恪守臣職而保障一方願乃悖逆天常而謀為不軌我軍重臣屠戮軍士招誘諸路軍馬索取各鎮地圖搖動人心規竊 神器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但臣等銘該伏觀 皇明祖訓內一欵凡親王有過重者遣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諭以所作之非果有實迹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五見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為庶人輕則罰以米朝面諭以禍福使之自親欽此欽遵臣等難擬定擬伏望 聖朝體 乾獨斷割恩正法將宜錄重加懲治及將伊子台縉等一百四名口俱各量為區廢務在使其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又查得先該 欽差總督軍務御用監大監張永恭稱華爵安化王實錄係 崇寧懿親犯人何錦張欽等皆 朝廷臣子世受 國恩罔思報稱乃敢潛謀交結肆行叛逆迫脅官軍占據城池殺害鎮巡重臣索要軍馬地圖鑄造關防偽封官爵傳檄邊境搖撼人心意欲結構虜併謀侵犯中原實地方非常之變臣等不吝之賊也幸賴我 祖宗厚德深仁 皇上

神謀妙算邊將宣力諸軍用命元惡授首成擒祖訓昭然憲章真在臣等固無別議伏觀節該欽奉 勅諭除首惡何錦等三人不宥外脅從之徒果係迫脅為亂者悉與釋放毋得濫及無辜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配合天地雖窮兇極惡之人尚 垂矜貸臣等敢不祇承德意緣構亂之時寧夏本城官軍士庶人等仰面事督相率朝賀接受賞賜聽從使令綱常為之蕩然名教為之掃地言之痛心恨之切骨但干碍人衆難奉 明詔分釋脅從悉皆放免關過賞賜亦不追究其後獲犯人夜不收申屠敬等一聞周昂逆謀即有樂從之意殺人劫財乘機為亂當督相方張之時實此輩黨惡所致若欲比諸脅從之流則情重法輕非禁效正亂之道但舉事之日方纔預謀義兵一動當即戢止比之原謀首惡似有不同數內古與兒初雖兇黨後乃聽受仇鉞使令傳說鄭卿拔賊若有去逆效順之意尤千係尤全親男王得成于伏祐係事役選補俱非原謀人數比之申屠敬等又似不同平虜城官舍徐欽程保等一十一名聽信夏林之調相從謀逆之舉路自外來情非迫脅但伊事後方纔入城不曾相助殺掠正犯程保等十名俱已誅斬其家屬丁口與申屠敬等家屬俱各拿獲發仰寧夏靈州等處監候奏 請定奪及照安

化王儀宿謝廷槐雖不知情係實鑄孫婿難以獨留故土
 教授高元吉職在輔導顯而不扶焉用被相通合解京發
 落再照事內納米都指揮僉事胡頤領軍在外不顧主將
 倡率士卒潰散回城寧夏左屯衛所鎮撫陳淮百戶阮宜
 聽嘗偽旨召調將官寧夏前衛鎮撫楊綱奉賊意尋捉
 分守官員揆以春秋誅心之法難照常人脅從之例管糧
 通判張江本以章絳之流不聽逆賊之用情雖出於脅從
 義則難齒仕籍臣等所見如此伏望 聖朝大奮乾斷乞
 勅廷臣會同三法司詳議除何錦等正犯外合無將申居
 敬等叨正典刑梟首於寧夏地方示眾其家屬丁口與程

既議對日本卷三十一

四四

保等家屬俱免解京就彼押發南方烟瘴地而充軍隨住
 俟使情法兩盡可以警戒將來古與兒等四名應否俯從
 輕典并見解儀宿謝廷槐教授高元吉在任都指揮胡頤
 所鎮撫陳淮百戶阮宜衛鎮撫楊綱通判張江等通併原
 情議法奏 請明示寬濶庶幾少存無將之戒用防不道
 之萌臣等又竊思 皇上御極以來何負於 宗藩何負
 於武臣而實鑄何錦等忍為此事以厲膏肝之憂若一罪
 從寬不究誠恐釀成姑息之風重貽將來之害唐末從中
 可為明鑒况好生者 天子之德執法者人臣之義義有
 不共戴天法固難於寬縱此外果有原謀及殺人重犯待

後事發明白具奏施行凡照各犯脫放見監重囚四十四
 名燒毀各衙門文卷中間恐有利弊亦合揆究處治續又
 察稱後獲賊犯馮經等先在飲酒之時雖不知情及至臨
 期明知丁廣等謀為叛逆殺害鎮巡重臣却乃依從指揮
 使挾擊同閩添孫潘成將公差少卿周東拜書吏屠成岳
 寧殺死正係兇惡黨類法難輕恕楊茂偽鑄關防王得洪
 偽篆討賊大將軍字樣萬干謀反比之偽造印信情罪尤
 重官域比依聽騰寫告諭文書刊榜傳播惑人心情雖脅
 從其事亦重指揮李果雖不與馮經同謀但因夜不收搶
 伊家財聽從實鑄指以陪償為由將官布一千五百尺盜

既議對日本卷三十一

四三

取入已於法有違除將李果仰行鎮巡官取問應得罪名
 徑自奏 請發落其馮經等家屬與前解犯人申居敬等
 事體相同應否俯從輕典等因具題俱奉 聖旨該衙門
 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兵部為照實鑄係 宗室與何錦等
 事干叛逆例該法司參究會問上 請定奪及照馮經等
 與何錦等事體相同合咨前去徑自查照施行等因具題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刑部又查得 欽差總制陝
 西延綏寧夏甘肅各路軍務都察院右御史楊一清亦將
 起解何錦等緣由題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送
 刑部看得前項起解及逆人犯到京在逐合行處置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實鑄拜家屬送諸王館暫且隔別收住
着奉御蘆景帶領長隨二名提督官校人等晝夜用心防
守毋致疎虞日用飲食着光祿寺照例送用何錦等送錦
衣衛牢固監着其餘家屬送法司牢固隔別監候着三法
司照例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多官鞫問明白來說諸衙
門知道欽此欽遵繕該刑部等衙門看符實鑄何錦等反
逆事情重大未經定擬會問處所合無行移錦衣衛差撥
官校將何錦等緊關人犯押赴諸王館與實鑄一併鞫問
惟復將何錦等在於 午門前會問實鑄另行糾劾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何錦等緊關人犯押赴諸王館與實鑄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四六

一併會問來說欽此又該刑部等衙門將會問日期具題
奉 聖旨是便會同鞫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依法鞫問
前來無異生擬各犯應得罪名并議處實鑄及官眷發落
緣明白別無餘情臣等恭照犯人何錦交通王府首倡逆
謀貪婪富貴扶立偽主張欽等一十一名協謀黨惡構成
亂階申居敬等五十九名聞謀樂從助張雷熾以致守臣
被其殺害居人遭其屠戮各犯罪大惡極律雖處以極刑
合仍照例梟首示衆圖形榜示天下以爲不臣之戒孟繼
祖等三十九名俱何錦等親屬同居之人俱律該連坐高
三兒王氏等一百二十三名口俱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

姊妹人等律該給配其王太等三名順從逆賊指麾瓜探
諸路消息楊茂等三名各聽從鑄象偽印寫刻偽主榜文
問以斬罪法不爲過謝廷槐初雖出於不知情後亦失於
舉首問擬徒罪情亦相應但查太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
各原題本內俱稱數內申居敬等五十五名舉事之日方
總預謀義兵一動當即戢止比之原謀首惡似有不同及
稱馮經先在飲酒之時初不知情似與申居敬等情亦相
類古與兒初雖兇黨後乃聽受仇鉞使令似有去逆效順
之意尤千係尤全親男王得成于伏祐係事後選補俱非
原謀人數比之申居敬等又似不同謝廷槐雖不知情緣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四七

係實鑄孫婿難以獨留故土續查都御史楊一清咨稱王
完王付俱係孫景文徐欽施英顧種田之人似難與知情
家屬例論聽據申居敬等及古與兒尤千王完等并謝廷
槐等合無照依前擬發落惟復別爲區處再照見監寧夏
等處申居敬等與程保等馮經等各屬共壹百柒拾玖名
口父子父子兄弟并同居之人年一十六歲以上依律俱
該處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人等依律俱該爲奴但申
居敬等情既異於原謀各該家屬罪亦當從末減合無仍
照總督等官所奏就彼押發南方煙瘴地面充軍家小隨
住數內程保等家屬李氏等不見開有兒男合無行令彼

處查明給配有功無妻官軍惟復別為定奪內古興兒等四名情既與申屠敬等不同其家屬陳氏等一十二名口理難發遣合令隨住楊茂等三名家屬尤氏等七名口律不連坐合當釋放未到都指揮胡顯臨陣先退不顧主將所鎮撫陳淮百戶阮宜聰齊德旨召調將官鎮撫楊綱等奉承逆賊意向提分守官員律有名條法難輕貸所據胡顯未到王九兒等俱合行巡按御史胡顯等提解來京送法司依律問擬奏 請定奪王九兒等務要拏拿得獲從重問擬具由面奏管糧通判張江不能堅守臣節忍聽逆賊使令宜從貶斥用戒將來均乞 聖明裁處臣等又

思得華爵竇鏞以藩王而叛 朝廷以臣子而恃 君父敗壞綱常無復倫理正宜因法以著教懲一而戒百合無俯候 命下之日仍將竇鏞罪惡曉諭諸王府以為萬世不守藩輔之鑑庶幾人心知所警懼而宗社可保無虞矣

誅大逆以彰 天討疏

一名劉瑾年六十歲係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原任司禮監今降奉御自幼淨身景泰年間選入 皇城乾清宮恭應歷陞內官監太監正德元年十月內蒙政司禮監辦事荷蒙委以腹心整理庶務瑾要得任意欺罔專權納賄處恐人心不服難以行事不合朕蔽 朝廷將各衙門大小

官員尋事陷害以作威福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就行拿來決打枷號充軍以塞言路又不合招引無籍親識已發落姪婿孫聰見監千戶張文冕等不合互相交結賈緣作弊以通賄賂又選委乖覺官校一百餘員名聽瑾提督管事害人不時差出天下司府州縣訪察官民賢否過失所過地方重遭擾害從此人皆危懼莫敢言瑾過惡正德三年六月內 欽蒙令瑾本監掌印管事瑾因權勢重大益無忌憚內外百僚一應奏章不與各官計較亦不與內閣相干往往袖回私宅專與孫聰張文冕各不合捏寫 旨意屢更屢變是非混淆又不合串同該部將見監鄉里親識

張綵楊玉并未到曹雄毛倫等布列中外以為腹心爪牙又不合時常分付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計議允行方許進本內有今日陞職若謝禮微薄明日黜退或令致仕賄賂一通又即起用舊例銓補兩京堂上并方面官俱推兩員簡用其餘知府以下止擬一人陞除瑾要任意去取不分內外五品以上俱要兩員黜選又用接授銀兩不由該部推選或徑傳奉或於別本帶批濫加陞用以此選法沮壞人多不平又各處鎮守太監總兵巡撫副參游擊等官但由門下出身者不拘貪汙甚疾一禁存留此外雖有知勇廉幹亦就罷黜又如翰林院官選除已有

定例瑾不合巧立擴充政務名色將原任官員改調別用
都將太學士焦芳劉宇今革職男焦黃中劉仁傳奉克補
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係是舊例瑾要挾取各官賄賂
許令吏部不時考察又將各處舊設巡撫兵備等官不思
地方為重盡行裁革却任情添設巡鹽巡捕查盤等官騷
擾天下軍民府庫銀兩起解一空但凡 朝覲公差鎮巡
等官俱要饋送少不滿意即令校尉搜訪小過羅織重罪
設科取士俱有定額瑾不合私厚鄉里擅將陝西等處鄉
試增添名數又將會試南北中三卷止分作南北二卷都
督神英本無開疆闢土大功瑾因受伊厚賂擅加涇陽伯
爵給與 誥券先任都督僉事今降級曹雄因伊男曹謚
是瑾姪婿不合朦朧擢用鎮守陝西地方因已故總制
都御史才寬領兵殺賊失機故被虜寇殺死才寬彼曹雄
不顧主將臨陣退縮不行救援當被巡按御史奏瑾不
合挾私回護又將御史切責超陞曹雄為左都督又不合
擅改 舊制添設征西將軍印一顆欲將曹雄加陞伯爵
曹謚原係納粟監生不合希求進用瑾亦不合捏作以文
就武名色擅與千戶職事平江伯陳熊被誣信謠言反
恠伊不通賄賂差人拿來誣以賍私法司問監守自盜雜
犯合死緣係應議大臣上 請被瑾將伊 先朝給有免

死 誥券盡行追奪黜削伯爵籍沒家產全家押發濟南
衛分克軍江西寧府先犯不法事情已經 先朝革去護
衛瑾因接受本府金銀數多擅自准令復設又將王帶二
條送與 寧府及差來承奉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
奪民利激變地方瑾因修理庄田又不合掘挖 天地壇
後土堆侵占舊竹廠等處官地五十餘頃折毀官民房屋
三千九百餘間發掘民間墳墓二千五百餘塚蓋造房屋
千萬餘間與人賃住開設店房宿歇淫婦高利肥已法司
問刑自有條例要得嚴刑峻法攝服人心不合屢為更改
不分輕重罪因并強竊盜賊私盜逃軍隣佑人等一槩妄
行枷號決打永遠充軍致死人命數多原問原審官員稍
不順從輒便罰打降級又凡文武官員不分公私大小罪
名罰米動至千餘石各邊沓爛糧草不係侵盜人員槩加
倍追多至人亡家破已故尚書秦紘通政強珍并都御史
錢鉞致仕侍郎黃景都御史王嵩各原無反逆重情是瑾
不合懷挾私忿俱各籍沒財產家屬發遣充軍又凡職官
封贈犯該賍罪律方追奪瑾不合違例將弘治元年以後
不分充軍為民冠帶閑住等項一槩行令追奪致使 朝
廷恩典盡廢各處災異例該有司具實奏 聞瑾要朦朧
一槩阻絕但遇欽天監奏有天象變異輒加罪打前年湖

廣地方災傷瑾不合假以賑濟為名奏差鄉里今為民韓
 福前去科歛剝削銀兩饋送鉅萬入已以致地方民窮盜
 起至今擾亂不息近年以來瑾又不合招引四方術士余
 明余倫余子仁等各亦不合出入私宅占候天文相面算
 命妄稱瑾未到姪劉二漢後有大貴又見財貨充盈威勢
 張大及聞市井軍民號稱瑾為站的皇帝等語因而不合
 輒起異心要得謀為不軌密令心腹未到兵杖局太監孫
 和等不合依聽置造衣甲牌面約有千百餘付私假寶一
 顆又不合令兩廣太監孫昭潘牛各不合依聽置造弓弩
 五百餘枝匿藏私宅瑾待時起事又不合將小刀二把暗

藏扇內出入禁闈要得乘便使用又不合收養無籍兇惡
 假伴當隱蔽家中聽用况各處屯田原有定額瑾不合
 擅差韓福并今已死大理寺少卿周東等前往遼東寬奠
 等處丈量起科以致人心不堪地方激變遼東錦義二城
 相率作亂毆打職官幾致反叛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見
 在反賊何錦謀同輩嚴實等將瑾激變罪惡刊印告示
 榜文各處張掛動搖人心謀立宜錡為主殺死鎮守等官
 安惟學等又出令旨招集諸路人馬號名討賊致被該地
 方官備將前情詳原刊告示榜文一併封奏瑾見榜內有
 瑾姓名不合容匿不行奏 聞正德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朝廷得知寧夏反叛頒 詔天下慰安人心 欽差提督
 軍務太監張永領兵征討將何錦捕獲瑾聞知寧夏平復
 詭不合捏為 旨意誇稱已功本身既加添諡又許今
 故兄劉景祥超陞都督又思前日頒行 詔書亦出已意
 不合將原 宥克軍罰米官員停徵糧草等件仍舊查發
 追徵又訪得見監指揮徐鯤抄有寶錄今旨與入傳誦瑾
 要得箝制人口將伊故入斬罪全家定發廣西南州衛永
 遠克軍家產沒官本年八月十三日太監張永班師回京
 偕將瑾前項不法事情開條具奏蒙拿送錦衣衛總撫司
 監候隨於本家搜出前項假置違禁衣甲牌面弓弩等件

金銀數百餘萬寶貨不計其數科道軍官備將瑾各惡事
 情條陳奏奉 欽依將錦等拿在 午門前三法司錦衣
 衛會同多官逐一追問前情委各是實除已獲張永楊玉
 張文冕等該衙門從重問結未到劉二漢并親黨同黨人
 等及別有干碍人犯另行各衙門拿獲緝訪至日為問奏
 請定奪外將瑾等取問罪犯 一議得劉瑾所犯除謀得
 詔旨變亂成法紊亂朝政專權選官假與人員互相交結
 賞緣作弊持刀刃入 宮殿門發掘故塚各斬絞等罪不
 坐外合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决不待時財產入官照出
 劉二漢及親屬同居人等并孫聰曹維毛倫曹謚韓福余

日明余倫余子仁孫和潘牛蔡照等俱另行劉瑾所壞事
情逐查明白徑自奏請改正恭照犯人劉瑾本以險邪
謀膺重託盜竊政柄播弄威權擯斥忠良援引奸黨官爵
視苞苴為進退刑罰任喜怒為重輕賈貨積如山人命
等如草芥專權亂政於今五年蠹國害民非止一事毒流
中外惡貫古今 祖宗百餘年之元氣斷喪無遺一國
家億萬載之紀綱變亂殆及自歷已往之罪已負滔天尚
昧無將之戒深懷不軌偽造寶印而又狀已形移舊甲兵
而逆謀已著似此不法宜當速誅極刑伏望 皇上特奮
乾剛大彰 天討即將劉瑾押送市曹明加顯戮梟首示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三五

殺仍將本犯招情并處決屍形益番榜示天下以為臣子
萬世不忠之戒再照劉二漢并親屬同居之人希圖富貴
显有共謀之情孫和等監造衣甲雜進知情之罪張文冕
孫聰楊玉石文義張絲韓福等互相交結賞賚作弊變亂
選法激變地方毛倫曹雄蔡招潘牛余日明余子仁余倫
等或謀陞重職私獻軍器或出入私門妄言禍福焦芳劉
宗濫掌銓衡謀入內閣焦黃中劉瑾曹謐倚仗父勢傳奉
要階所據各犯俱合拿問明正典刑但數內張文冕楊玉
張絲咨都察院等衙門合行從重問結孫聰毛倫曹雄韓
福焦黃中劉仁曹謐俱已奉 欽依發落惟復刑有區處

蔡招潘牛余日明余倫余子仁合行各該巡察御史提解
來京劉二漢并同居親屬人等及絲和乞 敕錦衣衛逐
一緝拿通送法司依律問擬其事內別有干碍重犯許各
該緝事衙門從實訪獲送問通行奏請定奪

分別情罪輕重疏

會問得犯人一名劉吉年五十三歲係江西撫州府臨川
縣民狀招吉自幼私自淨身投入寧府收充火者歷陞任
承奉先年寧府原有護衛後因不法革改南昌左衛弘治
十一年有今死宸濠襲封寧王正德二年間宸濠要復護
衛差已故內官梁安賄通逆瑾朦朧奏討准復改為護衛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三五

正德五年八月內逆瑾事敗仍革為南昌左衛訖有宸濠
因愛在官樂人秦榮質美會唱為但奏討樂官伊訖不合
因而出入宮闈撥置行事後宸濠恣肆妄為意生不軌常
請已故術士李自然等推命相面妄稱伊有天子分又招
已故術士李日芳等看得本省城內東南有天子氣穴就
蓋陽春書院僭號離宮時去遊樂又將西山地名青嵐
先朝禁革龍口舊穴葬母俱要謀當其氣又暗蓄姦謀誣
陷 宗室打死軍民不計其數每年指收祿米遠例每石
折銀二兩過限陪徵訪知先任江西按察使鄭岳要行劾
奏就暗令與伊有讐今罷開未到本司副使李夢陽不合

依聽將以隨鄭岳門子劉泰送府拷打逼供無名賄私奏
 陷鄭岳為民正德九年正月內宸濠要行謀逆密與吉拜
 在官承奉欽典曹華官能綬黃瑞在逃陳賢已故萬銳
 致仕都御史李士賓舉人王春典仗徐紉校尉盧孔章趙
 隆及秦榮商議要謀復護衛方好整備軍馬圖謀天下
 就假以地方盜賊生發為名借指 祖訓粧飾成本因見
 已處決都督錢寧投為 朝廷義子專權亂政已發遣樂
 官臧賢出入內府另起見監太監張雄掌管司禮監事在
 官太監商忠少監盧明俱為張雄心腹用事教坊司
 樂工晉良先年授在本府教演小幼彈唱素與臧賢情熟

就差晉良隨同徐欽萬銳盧孔章趙隆徐紀齋本赴京謀
 幹先將銀五百兩與晉良托伊將銀五千兩引送臧賢又
 將銀四百兩與伊已發遣女婿施鉞司鑑求為打點就托
 臧賢將銀一萬兩送與錢寧各不合接受又送商忠盧明
 各銀五百兩托伊引送張雄銀三千兩寶符廟帶一條彼
 因另起見監太監張紉坐殿行事恐伊阻撓亦將銀二千
 兩托臧賢過送與伊亦各不合知情接受入已宸濠又因
 彼時見任兵部尚書在官陸完曾任江西按察使往來交
 厚亦令余欽盧孔章將金臺盤一付重十兩段四匹饋送
 次伊扶持陸完亦不合接受許允徐欽等方將前本奏行

兵部彼有陸完於香覆案內雖稱難將該衛再復却不合
 又稱寧王以 太祖典章為言分行會議其本羅奏有錢
 寧張雄臧賢各因得受重賄不合共為欺罔傳批 特旨
 將護衛屯田俱准改與宸濠管業續奉 勅書到府有本
 衛指揮千百戶等官已故王信等正嫌平日三司轄制各
 喜入府得以倚勢行事有宸濠得遂奸計為惡日甚彼先
 任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舉奏宸濠聞知捏情具本令
 徐欽等赴京將胡世寧誣害就齋帶銀兩饋送錢寧三千
 兩張雄一千兩臧賢五百兩盧明三百兩各不合接受扶
 同將胡世寧蒙蔽具奏誣陷遼東克軍彼因在官少監秦

用趙秀俱在司禮監文書房辦事曾打探消息亦各將銀
 一百兩送伊等各不合接受訖以後宸濠愈恣肆故行
 羅織撫按三司等官非禮鉗制使皆吞氣隱忍不敢非議
 又密令吉等招引慣熟武藝強賊在官楊清未獲本府王
 儒等百有餘人入府號稱把勢及招素在鄱陽湖打劫已
 故賊首楊子喬等領賊徒令與楊清等各不合依聽合夥
 不時出外劫才入府分受正德十年三月內宸濠謀要舉
 兵須得軍師方能濟事訪知安福縣已故舉人劉養正素
 有才名多讀兵書德情差未獲審理蕭宗瀚前去招請到
 府有宸濠因與講論未時陳橋之變有劉養正就不合贊

稱宸濠有撥亂之才當受賞銀五百兩密約待時舉事有
吉徐欽萬銳黃瑞陳賢已故內官陳學徐未秀指揮王信
王麒在官儀賓李世英已故張高拔尉火信林華等各思
宸濠舉事用費浩大各不合多方設計謀為聚財招納姦
人投獻田產強占官湖倚勢販賣私鹽胡椒蘇木等貨攤
放官本稻穀加倍取利假代兌軍多收銀兩重科夫價軍
民遭害百端正德十一年二月內有今死瑞昌王拱栢將
置買田地投獻宸濠加租被佃戶魏志英抗違不納良民
辜增守正不阿宸濠嗔恨就令陳賢帶火信楊子橋已故
校尉周孟清葛鎮等統衆前去將辜增魏志英家眷二百

疏議輯略卷三二

五

餘人盡行殺害房屋焚燒一空本年三月內有引禮方价
因為逼令鄉民辦納宸濠原放官本稻穀被不知名人讐
恨暗行殺害訖有宸濠見得朝廷未立東宮要得箇謀
大位密差萬銳同林華等前來饋錢寧銀叁萬兩臧賢一
萬兩謀求將伊今故長男大哥假以上廟燒否為名迎
取來京彼有錢寧臧賢因受重賂各不合心懷異謀暗行
許允先令林華回報隨又詐稱欽賜將王帶金兩寶石
開裝帶各一條絲段十對付與萬銳資送宸濠傳令本府
官員穿紅四十餘日專待錢寧傳取本年七月內有已故
吉安府生員康昭來省城科舉劉養正因恨伊時常在入

前非笑交結宸濠就寄書與王春并平素在府行走未獲
琴士馬効良不合扶同誣捏事情撥置宸濠設計令秦榮
不合依聽將康昭羅織打死事發鴛官塌案不行有原任
南昌左衛指揮戴宣陞授兩廣守備宸濠在伊見遲禮薄
登時打死將伊財產盡行收府及將伊男監禁五年女賞
已故儀賓陸程為妾宸濠因見陳賢行事乖便專令邀截
上下公文及串同各衙吏典未獲熊世蕃等獲故門子吳
漢等各不合依聽抽捺以致百端不法不得上聞正德
十二年有不在官原任本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脫
逃赴京具奏宸濠不法事件被伊聞知當將已故內官雷

疏議輯略卷三二

五

龍未到辛明李勇馬安拷問招稱承奉周儀圭使怒將周
儀并家人六十餘人及典仗查武等盡行打死令吉齋本
赴京捏奏要將閻順等陷死當送臧賢銀一千兩錢寧二
千兩張雄張銳各一千兩各不合接受捏同閻順等俱發
南京孝陵衛克軍訖彼因求討消息又送盧明銀二百
兩趙秀秦用各銀一百兩亦各不合收訖宸濠復與李士
實拜吉等相議圖謀天下必須慣戰賊徒當令王春徐欽
等招蓄已故賊首凌十一閃念四萬賢一萬賢三熊十七
在官閃念八熊十四等并手下賊徒各三五百人及四外
亡命遊食強竊盜賊脫死克軍徒犯與楊清并未獲原招

把勢樂感等不計其數藏縱丁家山等處各不合分夥內
劫掠新建等縣民人羅慶三等家并各處庫藏及各客商
船隻財貨送府平分又齊收厚結廣西土官軍狼兵并南
贛汀漳峒蠻欲圖為應差人廣東收買皮張入府造作皮
甲招藏四方匠作打造鎗刀盔甲及佛郎機鏡各樣兵器
隨差已故舍人童義即彭茂王親方俾各往河南收買馬
匹又差在官監生方儀亦往河南省城向李夢陽求討陽
春書院詩文伊止作詩二首付方儀回還聞知宸濠逆謀
亦不合不行舉首有徐欽今伊未獲家人姚元佐即張雲
賓不合共謀將帶銀兩前往揚州府招召慣熟武藝好漢

原議輯卷之三

本

已故教英未獲郭鼎引見宸濠共給與銀一百四十兩各
不合聽從領受募兵就假以雇借好漢護送貨船防盜為
名教英雇在官金章黃昇尚惠有郭鼎雇在官羅鳳張貫
每人各受雇銀叁兩同到儀真地方各訪知係是召募助
逆隨即惧罪逃散各不合不行赴官舉首宸濠又令姦人
暗藏於南北直隸山東一帶進京沿途鎮店去處假名買
賣專一接報京中事情待時起手時常邀請李士實劉養
正王春各不合謀說即今起兵恐四方人心未服必須厚
結朝廷頻頻進貢茶芽方物金銀玩器等項務得親
信不疑及差人打探動靜沿途埋伏健步快馬限以十一

二日報知一遇有警便起兵等語當就節差徐紀趙隆
盧孔章林華及已故校尉韓江各不合從謀往來京師打
聽不絕本年十二月內有在官太監畢真前來江西鎮守
不合將玉帶寶石各色紵絲紗羅羊酒馬疋進送宸濠結
好正德十三年正月內有江西清軍御史范輅因與畢真
爭論坐席及辨朝王服色畢真懷恨不合商同宸濠捏奏
范輅解解到京問罪降職本年二月內遇蒙 太皇太后
崩逝有少監盧明因素與宸濠交往情厚不合營求齊捧
報訃前去 開請得受宸濠銀三千兩宸濠又令吉典徐
欽黃瑞相送盧明行至地名吳城置酒相待回還被已故

原議輯卷之三

本

賊首吳十三等將金銀酒器劫去行文撫按拿吳十三
等惧怕投托閔念四將原劫酒器送還宸濠就令吳十三
等與閔念四等同行打劫先加厚賞安慰圖致其方彼有
宸濠飾詐要名求賢講學王都御史因薦伊今故門生湖
廣武陵縣舉人李元亨即董元亨往見意欲用善開導比
因議論不合董元亨隨即回還訖有死節巡撫都御史孫
鏞亦因宸濠為惡日甚逆謀漸露屢行具本劾奏俱被設
計邀截訖宸濠常於南昌府縣索討夫馬多派菲祭銀兩
節被知府鄭璵阻拒不從致恨在心本年八月內吳十三
閔念四閔念八凌十一等打劫建縣庫銀七千餘兩與宸

濠分用又被鄭密差快手再鳳捉獲窩主何順監問問
宸濠愈加嗔怒差人將再鳳捉拿夾打逼供鄭無名賊
私又有萬銳表兄伍吟犯該徒罪曾祇鄭打二十在監病
故萬銳告知宸濠就將前事捏錄具本誣奏轉將鄭拿
送按察司監禁本年十一月內有李士實在官李汝禎
女婿方侃萬銳姪徐大才萬銳姪萬桂并李蔡俱以監生
給領本布政司批文前來國子監復班肄業方侃萬銳徐
大才李蔡各明知宸濠與李士實等又謀及逆各不合不
行舉首正德十四年正月內宸濠要得暗收入心商同李
士實王春各不合捏造老行有畢真亦不合知謀主張寫
成呈文逼令南昌府縣學官生員耆老人等具呈都布按
三司轉呈鎮守撫按衙門會奏要求肅舉敢信 朝廷隨
有畢真改調鎮守浙江宸濠要伊預備人馬前來助逆當
將銀三千兩金盞一把盤盞四副并器皿茶芽等物送行
又將銀三百兩給賞在官於隨張浩等各不合知謀接受
許允本年四月內宸濠因前幹取伊男來京上 廟燒香
逆謀久未得遂復謀同未獲門副徐給假以 進貢漆扇
為名不合依聽收帶銀一萬兩金盞七付銀盞十付
到京交與盧孔章趙隆轉送臧賢打點彼有在官護衛
揮樂節舍餘孫福已故賈勝俱承差護送徐給前來彼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李士

在官本府校餘崇忠余瓊各另起進茶齋用在京亦常往
來看望各知前謀不合不行舉首本月內有徐紀等同府
傳報 聖駕將巡山東泰安州等處宸濠陰遣秦榮等於
大院內張設勾欄搬演雜劇預令李士實等撰寫疏詞差
人浙江直隸等處各路粘貼招致遊俠光棍誘引四方人
心意在扇惑傳聞京師邀請 駕臨因而伏兵圖謀篡逆
比有畢真前到浙江不合假以操演官軍為名就各重賞
銀兩暗邀人心及又打造盔甲兵器數千餘副堆積本鎮
衙門待時起兵助逆本年五月內宸濠又挾雙喜瑞州
府知府宋以方送按察司監禁宸濠逆彰聞致被科道
官將伊謀為不軌事情劾奏蒙 欽差賴太監附馬顏
都御史前去查革護衛被錢寧密令林華星夜前去
報說前情宸濠自知及謀敗露即召吉與在官承奉等官
涂欽黃瑞熊綬在逃陳賢已故涂永秀周瑞萬銳陳學喻
才并都御史李士實舉人王春王親妻伯儀張高陸程
李蕃都指揮王麒王信指揮孫隆典膳羅璜引禮盧鋪校
尉火信唐全在官儀賓李世英熊傑葛江典儀丁璫樂官
秦榮大戶謝天一賊首閔念八熊十四楊清已故凌十一
閔念四吳十三楊子喬熊十七萬賢一萬賢二凌十九凌
全雷漢四趙燿十九各進府商議宸濠說稱如今差官勘

疏議輯略卷三十一

李士

我府中事情業我護衛若不起手斷然不好十三日是我
 壽日鎮巡三司等官必來慶賀候其次日謝禮就令各
 官順從起兵彼若不從即行斬首等語大憲聽定此言與
 李士實等不合回說此語最好處漢官將李士實為據
 國師官等俱為校太監又說事定李士實為左丞相加封
 國公王亦尚書其餘俱陞極品文職王信等俱極品武職
 李世英等俱駙馬各喜允叩謝訖又議差已故舍人李華
 請對表這速來定計及令閑念四等各集賊兵三千聽用
 後有華其亦差張浩引領未獲張倫曹松等物前來
 賀壽家凍當賞銀三百兩就留張浩不合知縣在府治任

當遣張倫曹松各不合依聽徑回浙洋通報華其知會至
 十三日鎮守撫按公差并三司等官進府賀壽家各散
 十四日早辰漢密令凌十一楊清閣念四火信張浩等俱暗
 藏免器傍上有鎮巡三司等官前來謝禮行至三拜宸
 濠即出殿前臺上詐說太后娘娘有慈旨召我起兵你
 各官知大義否有都御史孫鑣回說跪有慈旨請看又問
 副使許遠如何本官回說只有一熱赤心寒涼感說殺這
 不知大義官以定民志有李世英不合在傍發說就令至
 信張高監斬凌十一等縛縛各不合聽從將孫鑣斬也
 使押出往於惠民門內校場仍將各首懸掛城上以

挾殺心被有另起見問鎮守太監王宏恭政王倫按察使
 楊璋僉事潘鵬師夔未到巡按御史王金布政梁辰胡濂
 恭政劉斐程杲恭議許效廉楊學禮副使賀銳唐錦僉事
 王疇賴鳳都指揮馬驥白昂許清王把南贛守備郊文南
 昌府同知何繼周通判張元澄等南昌縣知縣陳大道新
 建縣知縣鄭公奇各不合俱畏殺害不敢執義抗言并另
 起見問經過恭政李敷未到公差主事金山死節馬思聰
 本布政司恭議黃宏鄉官郎中塗文祥俱被綁送儀衛司
 等處監禁宸濠當差塗欽到各衙門追取印信關防又差
 喻才去布政司廬鋪去南昌縣在官儀賓強文盛去按察

司未獲典膳胡王去南昌府典儀李章去新建縣各不合
 依聽前去搬取庫銀布政司一十二萬兩按察司一萬三
 千四百三十六兩南昌府四萬五百二十六兩南昌縣九
 千七百九十兩新建縣三千三百二兩俱運送府內募兵
 賞人又召宗室及內外官員進府說稱今舉大事你各人
 務要尽心贊助事定之後宗室加爵祿各官重加陞賞等
 語當有李世英等俱素通逆謀各不合倡率已死宜春王
 拱揖鎮輔將軍觀銜宸瀾宸瀾宸瀾觀瀾宸瀾拱揖宸瀾
 宸瀾宸瀾湯宸瀾宸瀾并已故王親方倬儀賓陸程熊璽于
 全在官強文盛徐淦鳳張濠肅奇李淋徐輅賀浚周煥李

經羅朝紀未獲蕭相董講傅澄黃亮鄭讓葉清楊潢已故
長史郭統教授葉泰良醫劉文華典膳白泓涂鏗在官胡
通鎮未獲胡玉已故引禮馬萬里在官朱會介沈鑿蘇文
四未獲熊裕白金審理蕭宇瀛典儀李章工副毛潯在護
衛指揮丁綱楊昇已故張隆千戶夏振唐王嚴琪李雄孫
賢在官何綬朱煜馮曼周勇周鼎鎮撫閻鳳已故吳宣百
戶楊璿謝昇高洪盛德張鳳在官表桂於麒鄭鳳宋富儀
衛正顧鎮顧雄前衛指揮徐芳吳松何鏗劉勳已故曹儀
未獲侯昇在官千戶徐統已故楊永拜劉瑯未獲弟劉指
揮即劉璋舉人魏榜魏斌謝鳳已故甘桂監生余祥義官

熊濟未獲省祭官黃海胡鐘琴士馬効良崑山縣民胡吉
把勢李甫王儒樂盛在官巡軍范鳳校尉倪六未獲倪芳
盧求成盧求富已故吳傑徐玉盧求芳陸鑑徐倫張宣王
鳳周孟清葛鎮陸飛趙賢趙智倪慶倪楊王秀朱輝陽乘
樊林雁鐸吳嵩高童薛勝王淮徐英王隆趙十四朱英朱
真洪禮火義李成王雲亦各不合隨同稱呼萬歲宸濠又
令涂欽等將都布按三司府縣見監一應輕重囚犯各行
放出又將知府鄭瓛宋以方取入儀衛司監禁隨令黃瑞
修黃舡六隻及虜官民舡隻聽用傳令十七日起程徑往
南京慮恐操江舡隻令吉與陳賢王春等預在各處漁戶

涉于手一千余人要得臨時擊穿操舡有凌十一閔念四
吳十三楊清在傍各不合說稱萬歲但放心南京城池只
消我四人管定打破宸濠大喜各賞銀一百兩本日晚宸
濠將閔念四閔念八凌十一吳十三萬賢二萬賢二熊十
四熊十七俱偽授都指揮楊清范鳳俱偽授指揮就令凌
十一統領凌十九凌全雷漢四等吳十三萬賢一統領已
故吳成五等閔念四閔念八統領已故閔大賓解十二等
各賊兵二千餘人號五千楊清統領原招各處善射二千
餘人號四千五百就將虜得官民舡三百餘隻裝載號稱
先鋒與同涂欽萬銳孫隆熊僚帶領于全各不合前去攻

打九江南康又差熊綬陳賢葛江率領何堂楊昇徐銳各
不合前去吳城地方截虜糧舡有在官孫澄因素與熊綬
踴越相好亦不合跟隨上舡宸濠又令謝天一方便并在
官大戶鄧時已故歐陽文五姜乾一表鳳五萬士盛在官
監生秦妻一未獲生員徐大用齊倫各不合臨時順從招
兵助逆有在官舉人表衡明知伊父表鳳五從逆不合不
行首官宸濠又令陳賢點集揚子喬等賊兵并在城已故
快手姚鳳曾記宋華林余炳宋乾王定張五張六楊崇
楊松熊玉辛六夏隆朱珊向通表五熊貴曾先范祿杜斌
杜隆羅玉朱昂王祥張祥金十三李貴黎方余方李俊周

賢李朴吳黑仔王貫王行陳清華秀并未獲匪等四十餘人俱屬范鳳管領各不合依從聽候攻打府縣又差已故義官劉觀領銀三百五十兩收買硫黃炮硝合造火藥又曾差未到前衛指揮養廉千戶秦誠李瀚康靖百戶楊斌各下屯點取屯軍各官俱即逃避不從又差校尉趙智等各不合聽從前去浙江密會畢真太監等助兵及差儀賓李蕃李世英前往瑞州等府華林瑪瑙等處王春前往豐城奉新二縣妻伯帶同在官家人妻福童前往進賢廣信并橫風空等處陳學已故弟陳學八前往東鄉縣各不合聽從追印招兵比瑞昌王拱拼亦票差未獲內使黃萬

與余雄校尉黃賢等各不合前去貴溪縣往日交通王親

本六

已故義官江城家招兵江城回書依從彼有伊在官弟江梧不合知情不首當被各縣知縣顧似劉源清劉守緒馬津黃堂等各率兵截殺有王春陳學八等奔回妻伯等各被殺死妻福童等脫走潛至廣信不合起取伊一般家人已故妻高等同來助逆彼有妻伯另居族叔在官知縣妻懌及妻怡在官家人妻壘童各不合知情不首宸濠又令羅璜將布政司參政王綸職銜寫牌為開路取兵事差已故承差金大用齋執前去萬年縣招取姚源洞等處賊兵彼有王都御史前往福建公幹將過省城宸濠聞知即差

府一同計事有宸濠議要借稱大號及改年順德比劉養

本九

正李士實各不合議稱起事之初未可遽稱大號改易正朔待至南京正位然後稱號改年布告天下豈不為好宸濠聽止令吉查將前護二衛旗軍并儀衛司校尉共八千三百餘名及招到山西賊徒并省城脅從居民共二萬五千餘名就將本府私造及前左二衛并民局各收貯火藥盈甲器械俱給與領用宸濠又令秦榮同伊已故男秦道及佻長赤定起集本院樂工并招引流民二千餘人號五千分與已故樂人鄭貫王憲張天祿祝洪陳祿胡祿志六張得并未獲羅弘雷成各不合順從分領又有李世英招

引趙燿十九帶領已故從賊趙祥四趙祥十八趙祥四趙子慶能五十八蔡松九李堂李信十彭景李慶彭受德華十九觀忠李甫等八百餘人行李蕃募兵三百餘人宸濠就委李世英李蕃秦榮各不合管領隨人招已故吏布政司谷德王六章易鳳胡用文羅弘陳仁南昌府丘廷僖按察司王世寧各不依從入府受賞冠帶聽用彼有徐欽等督率衆兵將南康九江二府城池攻破進入萬銳熊僚孫隆及于金各不合督兵占據涂欽隨差在官軍餘黃堂萬銳亦未獲醫士陳江各不合依聽報捷各受宸濠賞銀二十兩涂欽又領楊清等賊兵就從九江前往湖口徑攻

安慶去訖彼有南康府安義縣未獲巡捕王簿董國宣原籍臨清州人帶領已故男董隆文婿陳麟未獲快手張萬貫陳高八等五十餘人各不合來投涂欽名下從逆助兵有熊繼等將前軍運糧米芻至省城宸濠令何堂葉泰各不合督同儀曹李琳百戶錢煜各不合懼害依聽管理支散軍校及令倪慶等不合聽從賑濟省城飢民又差陳賢等在湖口等處虛得河船二百餘隻黃瑞廣得船六百餘隻回省編甲完備給賞銀米聽候啓行有原監叅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守節抱恨不食而死宸濠又與李士實劉養正王儲王卷計議布檄天下誑邀人心劉養正李

士實就行撰造偽檄及安民偽榜專一指斥乘輿赦免稅役俱用木板雕刻印刷各千餘張俱不用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已卯又將布政司印信鈐印公文咨行天下諸司諭降又脅差叅政李敷賈往王都御史并廣東等處未到南昌府縣學教官達賓趙承芳金清唐曰仁賈往吉安府南贛等府俱執其妻子為質仍差校尉管押及又脅差九江府公差在官舍人哈英高策曾顯賈往饒州府各不合畏懼殺害替伊賈送行至吉安等府地方各乘機逃走被各該地方縣拿押送王都御史處將原押校尉殺訖檄榜公文燒燬李敷等各收候監禁二十三等日宸濠遣拱樞祭

旗毒關王廟教場三處又偽勅吉提督軍務及將叅政王綸加叅贊軍務各不合聽從同往教場閱兵宸濠僭祭天地宗祖及遣郡王拱樞等祭告山川城隍等神并西山青嵐等六處墳塋宸濠又令吉將前查過軍校編為一百四十餘隊分左右前後中五哨派令都指揮千百戶等官王信王麒與同丁綱張隆曹儀劉勳周勇周晷夏振唐王馮曼楊求何綬并在官指揮宋欽未獲曹錫百戶歐隆張俸俱分投管哨及令校尉火信唐全與同葛鎮周孟清徐玉姚十四倪六王鳳倪芳等二十八名俱分投提調執旗領兵各不合聽從管領又脅令已故前千戶吳昇未獲傳

英鄭春唐榮社昂張斌徐隆徐賢陳韶士椿龔昇陳銳百
戶張綱孝欽陳詔黃鑑護衛千戶本隆表勳百戶馮春高
璿蕭儀亦俱分投管哨吳松徐芳朱煜聞鳳表挂於麒麟
德張鳳碩鎮顧雅拜未獲指揮徙定陳琦千戶王爵王鸞
百戶馮淮陳麒劉綱顏玉揚威李幹在官鎮撫具雄俱亦
管執帶鎗刀旗牌儀仗防護等項各不合懼害依聽管理
聽候又令丁璜羅璜盧鏞張高黃瑞喻才陳學涂永秀各
不合管令在官傳明曾寄吳金即吳欽樂圖樂平已故梁
循程鸞吳裕孫敏樂奇龍百樂瑣樂秋胡用萬福羅祝蕭
文未獲李昂劉榮等七十餘人俱各不合依聽隨行供事

又管令在官儀賓彭綵文盛未獲魏銓夏英秦友源魏
峯錢浙王謹高岳劉浩顧觀祥前衛指揮夏維春千戶劉
鸞吳耀已故高洪百戶戴銘未獲趙昂劉勳楊玉姚芳董
鈺陳璿呂甫王節張琦王昇護衛千戶孫忠曾順李雍已
故張倫嚴琪鎮撫吳宣百戶謝昇田鎮楊璿未獲屈英孫
文趙塤王鑑李祥即會在官宋富鄭鳳典臆處各不合
俱害分投看守城門布按二司府縣彼有已故官熊濟
校尉洪禮火義李城趙賢王雲盧永芳朱真朱英未獲永
成盧永富各不合聽從差委專一巡風打探消息及今
陸程周瑞曾今在官儀賓表璜孫錄未獲賴純蕭榮陳善

能護衛千戶路達已故孫賢鎮撫陳淮未獲梁富百戶王
清田威周曼傳憲周暹王憲周綱凌銓徐擢劉昇阮芳王
佐李宏已故李曼未獲前衛千戶姚鉞陳備在官儀衛副
胡順已故典仗嚴雄長史郭統伴讀宋善正良醫玉用未
獲王廷秀孫記宗紀善李存恕典膳雷勤辛正廖乙庫官
孔俊楊瑞倉官李才寬潘倉官已故戴恩拜內官洪貴鄧
永富張文馮容張俊孔昂樂竹劉綱等四十餘人俱看守
王府門殿倉庫蕭牆等項亦各不合懼害依聽分投管理
彼有未到紀善譚漢典膳周瓊劉孟翊徐子文謝君鄭興
在官引禮蘇文四各因年老疾懦不曾用事各不合不行

舉首宸濠今吉與陳學將銀給賞前護二衛官軍各多寡
不等每軍又各賞米一石又令朱真與未獲民吳景賢等
各不合聽使將銀分送梁辰胡瀛劉斐許效庶楊璋賀銳
唐錦師夔潘鵬賴鳳各一百五十兩程果王疇各一百兩
經歷戶鴉知事張澍照磨雷燮各十兩馬驥許馬吉拜王
紀各一百三十兩俱交與各官家人懼害各收領後俱首
官貯庫訖又分送宗室將軍各一百兩段二疋隨行同謀
各王將軍又各重賞不同宸濠將萬銳取回偽勅鎮守江
西已故護衛指揮余雄總督巡守余祥謝鳳王儲劉子達
徐大用齊倫俱為授主事甘桂與李士實已故男李汝棋

俱偽授錦衣衛指揮徐鑑偽授光祿署丞仍令伊等各不
合依從一同留守宸濠又令觀鑑拱搦周瑞陸程守府協
同萬銳督理內外防禦謝鳳余祥與馬效良各隨同贊畫
及撥樂安鎮國五將軍觀鍾八將軍觀鉞瑞昌輔國二將
軍宸渠四將軍宸潛五將軍宸浣石城鎮國六將軍觀鍾
七將軍觀鉞宜春輔國三將軍觀鉞八位俱守城墻宜春
輔國四將軍宸浣瑞昌鎮國二將軍拱搦奉國六將軍拱
搦弋陽鎮國八將軍宸浣九將軍宸浣俱守王門仍率領
已故儀賓王伯純未獲歐創王達孫賢熊浩楊章護衛致
仕千戶朱埕內官胡永清黃永淳康榮郭福林福吳清等
各不合依聽看守青嵐等處墻壁彼有南昌縣已故致仕
知縣甘楷聽招入府與同泰妻一萬士盛登時各不合助
守墳宸濠又將胡濂劉裴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并同知
等官各拘番本衙門仍差兵校分投監守彼因楊學禮陸
陝西參政疎放赴任去訖宸濠又差官校舍人已故周成
戴廣陳仁管押師璉不合依聽前去九江勞兵撫民七月
初一日宸濠帶領宮眷人等及令諭拱搦觀鉞宸濠瀾
宸濠宸瀾拱搦宸瀾宸濠瀾宸濠瀾宸濠瀾宸濠瀾宸濠瀾
安鎮國將軍宸洪與前撥管哨等項人員王信等一同上
船又將王宏杜甫王金金山梁辰程果楊琦贊銳王疇潘

皇明疏議輯略

鵬馬驥白昂許清郊文鄭璉宋以芳奎文祥皆押隨行
凌十一等賊船到夾左右防守彼有宸濠派江又令吉與
王綸各不合依聽拱搦戴盈甲隨侍初二日開船起程初九
日到於地名黃石磯宸濠因見徐欽等領兵先攻安不
克素知潘鵬係安慶人當差白泓押伊不合同去城下誘
降被指揮崔文等死守不從比有畢真聞知宸濠起事就
不合暗行四散差人捏稱宸濠差太子來取浙江等語傳
報各處動搖人心本月十三日又假以進表為名俱收各
城門鑰匙約令三司府衛等官於次日四更時分各赴本
鎮行禮要得乘機殺害起兵助逆致破巡按張御史并各
官知覺隨即點集官軍嚴加防備畢真惧怕不曾起手十
四日羅朝紀宋欽胡通鎮俱各逃散十五日萬銳差人報
說王都御史官兵來攻省城宸濠慮恐破其巢穴又見安
慶久攻不克心懷憂疑與李士實等謀逃江西省城令
衆開船回行間有各船賊兵彼因倉惶擾亂逃走比知府
鄭璉宋以方亦各乘機脫走即中途文祥亦總得脫當即
憤恨自行投水身死有王都御史督令各哨官兵於二十
日四更時分前到省城攻圍彼拱搦陸程等各不合督
賊拒守被官兵奮勇攻開各門擒殺守城惡黨人衆宸濠
府官眷亦畏懼自縊數多本日辰時分王都御史進城撫

皇明疏議輯略

定良善及拿獲拱樛觀鑄陸程萬銳等并官人劉氏等及
今故宸濠子三哥四哥各發布政司等處知在拘監其先
彼居雷布政司等官胡濂等亦各於王都御史處投見省
候二十二日吳欽周俊徐銳各即逃散丙吳欽當於王
都御史處投首訖宸濠與吉等回至王家渡因聞省城已
破就彼駐劄節被王都御史分布官兵攻敗至二十六日
將宸濠并吉與李士實等各先後擒獲其賊船被火焚燒
并宮眷人等投水溺死及四散奔潰者不計其數有跟隨
徐欽伊在官姪徐春不合將帶圓寶衣服駕船逃往急水
溝湖內躲住彼有在官張受朱受吹二漢三琦王聰等一

諭旨

三

十五名各因販賣貨物等項生埋在於湖口等處地方先
各撞遇徐欽等來攻安慶并有未到前衛百戶秦昇王樗
俱被脅虜上船各不合俱怕殺害從行又有在官崑山縣
人吳奎常來吉家扮戲慣熟亦不合跟隨在船彼因攻打
安慶不克張受等七名乘機逃往河南睢州陳鳳等十一
名并秦昇王樗吳奎孫澄各逃往太湖等處及在官萬邦
德明知伊已故義勇校尉萬龍被徐欽脅去助逆亦逃往
湖廣金沙洲各不合潛往不行首官彼有楊清亦因敗散
帶領所部賊眾逃至徽州地方撞遇彼處官兵殺傷楊清
不合率眾拒敵將指揮張璽劉甫殺死亦逃至睢州地方

潛住又有助逆千戶何綬因敗逃回到於在官軍餘胡萬
真家不合將伊引送星子縣地方潛住有毛濬在官男毛
柯毛桓朱英男朱廣盧承成弟盧貴盧求富男盧泰蕭宗
瀛家人蕭進才舅伯另舟族姪妻相重妻真十四各明知
伊父兄族叔毛濬等各助逆各不合不行舉首彼有盧孔
章等并李汝訥等因宸濠謀反聲息傳報到京俱彼各該
衙門奏拿監禁數內盧孔章趙隆賈信病故相埋訖彼蒙
江西等處撫按守備等官王都御史等并 欽差太監總
兵張永等各先後將方倬等緝獲彼有建安鎮將軍宸洪
指揮千百戶等官養廉徒定秦誠李泮康靖傅英鄭春唐

諭旨

三

榮杜昂王椿龔昇陳銳張斌徐隆徐賢陳誦劉標徐銳袁
勳王爵李瑞吳雄陳詔黃鑑陳麒馮淮揚斌張江李欽梅
樗邱富秦昇王樗蕭儀高壻李泮楊威馮春各將彼脅等
項情由於王都御史等處首告各發聽候當有徐銳復蒙
王都御史差委將逆犯朱真朱英捉獲送官仍將徐銳吳
欽及陸續緝獲各犯家屬吉在官弟劉金三劉其三劉養
正弟劉養賢徐紀男徐潮張嵩男張節徐欽姓徐春及吉
與熊綬王春陸程王信何綬下各在官同居家人招孫火
信姪火耀秦榮男秦柯彥相及方倬男方一陽方一新俱
彼時年十五以下連吉等通行先後奏解歸案衛鎮撫司

監候內方倬棋章等各病故相埋訖蒙 欽依著三法司
錦衣衛將吉等并原監李汝禎萬桂等通行查取前來會
問前情明白蒙審得吉與在官徐欽能發黃瑞李世英能
僚葛江丁璿謝天一閔念八熊十四楊清泰榮在逃陳賢
姚元佐已故萬銳徐永秀周瑞陳學官才妻但李士寶王
春劉養正徐紀盧孔章趙隆李蕃陸程張高王信王麒孫
隆盧舖火信唐全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楊子喬熊十七
萬賢一萬賢二凌十九凌全雷漢四趙耀十九共四十八
名俱係與宸濠共謀反逆起兵倡亂罪大惡極處以極刑情
法允當應該依律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為第一等在官

玩誨輯略卷三十一

三八

丁綱何鏗楊昇劉動何綬馮景周鼎周景宋欽徐銳吳欽
秦妻一鄧時倪六范鳳妻福童未獲工副毛璘等俱係臨
時順從反逆處以極刑於法亦當但與共謀者情則有間
相應罪止其身免其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為第二等在
官吳松徐芳等一十四名俱係一時被脅隨從反逆用事
情與順從者不同若槩擬共謀恐失之濫在官樂平傅明
等一十五名俱係該府舊供職役之人雖各從行供使令
通合比擬知情故縱條分為第三等在官胡節龍順袁鳳
傳得受宋天和張縉俱係該府原供役使內官止是留其
守門殿方等處不曾共謀從逆應以同居之人本律料

坐分為第四等在官陳鳳劉奇等二十名俱係被脅從逆
中途逃散不守相應未減比坐知謀不首之條在官蘇文
四樂節等二十四名俱係知謀不從故萬秀將逆犯何綬
知情引送俱合擬坐本律分為第五等其第二等內犯人
宋欽吳欽徐銳第三等內犯人羅朝紀胡通鎮周俊俱於
未敗之先逃散內吳欽徐銳俱曾投首各是實除畢真王
綸等各另行問擬外將吉等取問罪犯徐欽等一百四十
五名各招回照出招內見問凌遲處死并先故未獲第一
等逆犯俱合依律緣坐家口抄沒其財產內係儀賓干
碍郡縣主君者另行奏 請定奪并未獲其餘人犯俱合

玩誨輯略卷三十一

三九

抄招備咨都察院轉行江西等處撫按衙門各查照分別
等第議擬於內若有虧枉者毋拘成案即與辦理其都布
按三司并各府縣衛所等衙門曾被逆賊劫取倉庫錢糧
脫放獄囚等項通行查勘明白具奏施行會議得劉吉等
所犯劉吉徐欽等二十七名俱合依謀反但與謀者不分
首從律皆凌遲處死吳江徐芳朱煜等三十名俱合比依
謀反知情故縱者律斬劉金二劉其三劉養賢等三十二
名俱依合謀反但共謀者子孫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
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劉金二等二十四名俱年六十
以上律皆斬俱決不待時丁效等十名俱年十五以下律

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蘇文四樂 節妻懷方儀方侃徐大才
李蒸萬銳朱廣盧貴盧泰蕭進 才妻景童吳奎孫澄萬邦
德余瓊柴忠孫福金章黃昇尚 忠繼鳳張貫江梅婁相童
婁真十四俱合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陳鳳劉奇等二
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胡萬真依知人犯罪
事發指引道路送令隱避者減罪人何綬謀反共謀罪一
等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各准徒四年蘇文四樂節妻懷
俱係職官方儀方侃李蒸徐大才萬銳俱係監生審俱有
力照例送工部各照徒年限運炭完日仍比照行止有虧
事例各革去職役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原籍為民朱廣等
四十一名俱係舍人軍民伍校等役審俱無力照例送順
天府通解各回原籍官司查發衝要驛遞各照徒年限擺
站滿日各着役宦家隨住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三

地田

撫卹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屯政之宜其法在於召佃而其要則尤在於蠲逋薄徵而
已以召佃言之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陪補相繼
迭出拋下田畝荒蕪不治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
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
散一軍之田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
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索全糧彼欲兼領又患寫
遠孰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利而陪

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陪者
愈陪患不得息自非 朝廷寬恤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
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
等官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
開耕計畝定稅給帖承佃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官分外
科擾俟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為有見蓋以荒田零址隔
遠遠則不便於關領荒則未墾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
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其租稅則人憚於陪糧而不
肯佃即今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共計三百三
十頃九十七畝有奇足堪耕闢乞聽多方招人承佃不拘

全分隨其所使開坐畝段告領戶田開墾耕種隨其所佃
畝數納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二年稅糧以
爲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效一體徵納若成熟之後雖
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畢待十年之後復有區
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爲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
不苦於全領又不患於陪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
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
於虧欠矣以蠲通言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
年分屯糧共一萬一千五百石各衛掌印并管屯官員俱
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追

皇明疏議輯略

徵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
其前項無徵稅糧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
忍代陪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誰肯當與子爲人陪納
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住糧住支已久拖欠數以者猶
望豐成之年處置陪足至於數多者縱得豐年亦無陪納
之計各官住糧再無關支之望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各
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
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以後財力稍舒補完夫以各官所住
之俸已係在官今後以之准抵通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
莫若照各年分豁災傷事例各衛見今勘實拋荒地

若干所拖欠糧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
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者暫准開
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
俸廢幾人心有所導循而通負之糧漸次可補否則各官
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
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既住日
用無措未免侵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
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爲愈也以薄徵言之竊惟
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
糧一十二石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則

皇明疏議輯略

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比較之屯田軍一名佃五
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十二石住作月糧實納糧六
石豈得爲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大疫
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
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廢棄極目不勝淒
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陪
補陪補愈重逃屯愈多逃屯愈多陪補愈重反覆相因勢
不能已屯政之弊至此極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三則之
內一項停免俟年豐入數方議茲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
見種若干項畝照常輸納見荒田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

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但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遞欵除豁一項恐亦有礙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籍悉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佃之召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抗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三世爵等累次題行欵通查各衛冊荒田地共若干頃冊冊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可行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查

聖諭輯錄卷之三

四

笑勘密各衛冊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有奇委實冊冊合應除豁其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乞照依所議將前項冊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俱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各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銀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二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墜作五升三合五勺共墜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

開坐畝段俱赴各衛開告領戶由開墾耕種示為已業其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屢幾出為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處荒廢久遠用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亦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今查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驟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疏瘠不堪之田俱着衛軍領佃陪補糧稅最為積弊伏乞通查各衛戶由每戶多領五紙以內者每三紙令領一荒田一分務要三限開荒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

聖諭輯錄卷之三

五

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也無曠土軍有餘糧也弊廢幾可清矣

三邊屯田議

王鏊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三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克國屯田奏曰曠度臨荒東至浩覺荒虜田畝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墩煌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番步士

萬人屯田地勢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為屯田內有忘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節度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道近地連歲大孰軍不復飢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極界中至受降城秋米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經此遠事之効也卒獨不可行乎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四

河渠

治河議

宋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常橫潰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何也河源自吐番桑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濱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蘭之水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

疏議輯略卷三十四

也河之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浸渾濁而其流益大桑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特皆積雪曰耳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關即關隄二地至哈喇別里亦與納鄰哈喇河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後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亦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夫其本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灑

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已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水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於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鉅野通于淮泗汜郡十六害及汎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决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决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滿澤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輪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決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溢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田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

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小知遂以河决歸于天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說其能債事者也

蘇松水利疏

夏元吉

上以蘇松水患為憂命臣特往疏治八月遣都御史俞吉

齋水利集以賜臣元吉講究拯治之法但臣奉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夙夜驚悸惟勤咨訪欽承 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共事官屬及諳曉水利者參考輿論頗得梗概蓋浙西諸郡蘇松最甚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抗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為蒲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甚極拯治之要在浚滌具松江諸浦導其壅塞以入于海但吳松江延袤一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築浚屢塞不能經久自下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陸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潮汐漸漲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澁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松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浜至南陸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

其壅塞以入于海但吳松江延袤一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築浚屢塞不能經久自下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陸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潮汐漸漲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澁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松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浜至南陸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

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迎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時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於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也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金景輝

自古有天下必轉輸天下賦稅聚之京畿是國計以固根本召四方商旅會於都邑以通貿易如漢之鄭當時王安世唐之田弘正元之郭守敬董皆能興水利通漕渠者逮成 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命大臣疏會通河開靖江浦增備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販仍於京城內外置倉厥以貯天下糧儲建場房以畜四方客貨富實京師以開萬

疏議輯要卷五

四

萬

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 朝廷恐妨國計仍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以聽巡撫賈銓提督開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呂二洪下至清河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艘又訪山東河南久大名等府起運京糧亦因河淺俱赴畿內買納况商販必至以致京師米麥翔貴物貨騰湧且畿內耕穫有限而四方買糴無窮幸值歲豐民食尚乏倘遇凶荒將何以賴陸贄有云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儲之於藏者有急而需一朝可得今畿內之地正當充實

容虛耗矧南京進貢馬快船隻亦皆阻誤不可不慮考得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兩少泉脉微細以致淺澁其亦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野安興基巡檢司地界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開座擠塞留滯之弊甚為便利伏乞 聖明晉

疏議輯要卷五

五

意甚幸

定計誤以祛河患疏

徐恪

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毫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十里之內散逸瀾

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厯 聖衷軫念運道之阻
艱生民之危懼特 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
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
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
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
古今有之而惟漢馮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亦難二十餘
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塞
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鑰神祇又令將
軍以下親負薪土卒塞決口起築宜防河在武帝時不過
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

疏議輯覽卷之五

六

關係運道之通塞不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噎而廢食哉
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
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滿悍之
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萊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
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
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
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
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
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澁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
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

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
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於既塞之後不能保
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嘗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
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積於履陸一
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
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
不知其幾萬倍也况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
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
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
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

疏議輯覽卷之五

七

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
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為重要與此大役其得
已乎且合用椿草鐵石船塢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
所在倉庫既多空虛 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
何取給若不早為之慮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
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
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
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
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 發劉大夏收用歷懇且陳不為無
據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

深運道日阻所萃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
將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
在踈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僭陳伏冀斷自宸衷
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淹不切時宜更乞
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
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之必將
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
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
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
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勅劉太守專理其事合用錢

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椿草等料得預為
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聖意火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
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太守議處起倩
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
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
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
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
相無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
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
罄巧思竝屈群策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

身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懽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
必求成功小有償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
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乞勅廷臣議
處而行必求萬全幸甚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軌

臣竊思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况陳銳等多累
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
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
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
地中得舊時磚木特人為之成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

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每歲若干萬民不勝其
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
於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甕山諸志與籍籍然而可
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於我朝必欲置閘河於無
用費脚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
見諸陵無損通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
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之開塞水之盈
涸此理甚明足破群惑况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
增補閘夫見在無事於復僉閘官見在無事於重設近年
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通惠滔滔無阻然將王佐曾舉

而行之特易耳每至蕪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
車輛固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
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
飢餒况今止通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
源也臣常竊料開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
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上聞猶
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
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過用空手而
回或陰雨連晴放運而費如斯之屬深為隱憂臣因考之
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
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
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以後因漕運積運將京儲收貯
通倉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為三七定例嗣是
莫之能改遂使一帶官軍不沾實惠又款具疏上聞未
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聞空運邊糧備防邊關
寨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
若使姦細為之向道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
燒毀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開運省
費為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問道之危機為陛下
告者是宜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乘惟陛下晉神省察
謀之二三元老乞勅令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開修倉
主事無理開運間板見存備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拜其
他用度量支備倉餘剩巡倉職罰拜所省脚價民財民力
亦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雇人略運
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差及造船築堤展
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
輸矣與國家無窮之利杜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
兵殆一舉而兩得之矣臣愚又以漕運糧儲國家大計
容受之多卑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舟車拜進脚價
倍省此開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河
止開闢規模真在稍加脩濬必可通行前代君臣尚能興
舉其事船艦直抵海子今之開運止於船剝而後遂行屢
止者固由勢要奸徒罔利所阻亦由地形漸高流沙淤塞
自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
使其不計多費錢糧大興工役開深七丈再加廣闊水勢
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
固永久之利也但功程浩大切近都城不敢輕議為今
之計只應照舊舊規修濬河閘臣等陛下之日自大通
橋沿河逐閘踏勘形勢大略此時開門洞開初冬水涸流

波尚且不絕若各閘皆閉水盈可待至通流開坐於通州
舊城之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市井輻輳之地
兩岸居民闐闐鱗集柳比搬運糧米大為不便者至本城
西門白河之濱舊有小河通過城北一而中有舊廢土壩
地基西北一里至今堰水小壩議須挑濬河身因舊壩添
築高閘多用椿木礮石甃砌平時習水行舟水大聽其漫
流而過由此徑達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關搬運之難然閘
壩相去寫遠各添設閘官吏二名閘夫十名分管普濟通
流二閘看守新壩以防盜決載觀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
固三倉豐儲居集萬家守以五衛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
宜過慮搬運自起驚疑及查河源之水出于西山玉泉由
海子經流 大內玉河而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
時之旱澇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者酌
而行之可也

治河通運以濟 國儲疏

胡世寧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為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能治
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恤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治之
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處地方數年于茲矣
去年以來復致運道阻塞夫此三處兩京南北衝要 國
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常歲為 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

喉之氣也今之被水也過半是猶咽喉之氣有傷救之
不可以不急也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
噎噎之病為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急也故今日之
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
也蓋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
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
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
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過其性
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番發源流入
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

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為患然自宋以
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
海路近所經為害猶小決于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為害
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
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榮澤縣經中牟陳留等州縣至
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寧州縣至懷
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
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
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
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州

之中境山之北潘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
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
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
徐之半州漫為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
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汙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
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禍猶小也
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
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
而分其勢其前出陽較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
不可開也其在沛西榮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

疏議輯覽卷三十四

十四

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
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汴橋潘溝二道各宜擇
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
而北徙欲脩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
固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
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當急施
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
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
秋水溢其塞處半為流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為力甚難
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

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
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歲來水
淹或憂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
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兩面築堤以通運道
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
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
昭陽南口金溝舊關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臣與尚書
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為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
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
另開河一道南接番城北接沙河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

疏議輯覽卷三十四

十五

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迂道工力尤省其河
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開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互
就取其土厚築西岸以為湖之東隄阻防河流之漫山水
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
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闊以為運道仍於
彼立一夫厥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運以警寬豐沛之民
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掘之處有礙民田民
屋則宜補給開田扣除根稅而量擇與開荒遷徙之力可
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取疏勢之難易臣等不曾親歷試
驗未敢執定為是乞 勅總督河道都御史一面料集工

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
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使放舟以防一
道之塞運道既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
流則大決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并直隸江北之民
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乞 勅戶部計
議從權於兩淮兩浙召商額外多膏鹽引令其買補灶煎
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雇役近河貧民并
備應用器物興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
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從田賦所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專
賴劉晏理財亦惟與此塩利况我 國家全盛食塩生産

疏議輯略卷三四

十六

數倍于昔而塩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塩也今取而
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為大利且塩既官賣民間私
塩漸少而巡邏之役可減塩徒意外之慮可無又彌大患
豈不當為然以為難者第恐執要徇私之徒乘之以占利
庸俗泥常之人因之以起謗大臣持循保名不為 國計
者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賴 聖明革此三弊而後可行
也至於挑土之器工役之流亦宜量募江浙徽嚴二府之
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一工勝如北人數十工之力是宜
給之踴費厚其備值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使北人漸次
效之亦以後治田勸農之利也臣愚又念豐沛南北一帶

通河州縣之民近軍也分困苦 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
望 聖恩善念以後進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為停
止可感省者量為減省其兩京工部該派器物 內府應
用者或念原蘇州縣倒地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不必
經由南京監司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船隻裝載
又因而多用人夫奉送其士夫往來船隻衙勢多索人夫
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驛遞夫役照前管河即中無理稽
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糾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養休息
而一 國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至阻絕矣近該少卿黃維奏
乞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其為國慮良忠然聞其事勢甚
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 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
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後下船至京又聞沁水至武
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其河流
因必可以通衛也後當 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
如紅荆口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
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北通衛河歲撥江
南相應衛分粮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之北
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疏議輯略卷三四

十七

乞急救河水滄沒民田疏
王廷相
得得巡捕中丞御史趙稱藝命輸租田有定額歲無豐歉

而惟正之供所不敢者固亡廢之常也今獻縣地方西北二面田賦之地四望如湖縱遇豐年匪稼何措其糧馬常賦不敢議蠲者有司不免株連追納豈但苦逼失業之民將并全社而累斃矣富者移而貧者逃而無復還鄉里之望戶口消亡勢固然也臣奉 命巡捕是踏雖職匪關然目擊痛心誠有如痲痺在身而不忍忽然焉者因遍訪士農里老人等頗得其際蓋謂古漳沔河原徑自晉州深州武強等處東流入海自嘉靖七年波湧泛漲漸將深州舊城西河身淤衝約二十餘里阻水不通折轉東北創衝大河害及該縣以至天津占沒軍民糧地不能悉數苟非大加疏治之功不數年而浸及于 京師矣雖該邑民王木等并知縣劉沛然節有奏訴亦間荷 俞旨第委官庸闇利害兩端難於前輕重大較蔽於中往往以巨患之難除國賦之難議苟且顧避終坐視而已矣切照實因彼處河身淤塞變為饒畝富室據小利操其贏以百計阻撓勘官憚其難或受其囑遂不顧茲水之有損於 國害于民甚大且常也該縣訓導程鑑知之尤詳備謂自獻縣而言之不過西北二面二千餘戶不得其業耳其餘阻淤墊溺去處不可遙度者又豈得以一二計歟苟非得剛廉任事之臣則故河終不可疏萬姓剝膚之災終不可除也臣深然

其說自謂備徵耳目親親民害如此敢不以聞于 陛下也耶臣切見我 陛下奉 天愛民每無不至特臣下不能奉若而敷宣之耳且如京西琉璃河民病徒涉 陛下曾不惜帑費建橋梁以便往來中外感怙為甚况此河水傷民為害甚天陰損 國稅甚多 陛下豈不聞而軫念于衷耶臣又聞琉璃下流亦有淤塞若不乘時疏濬橋梁雖建終必衝損但出於遙聞而不敢執奏惟茲水患得于親見之真者庸瀆 宸聰如蒙 皇上痛加憫惜乞 勅工部都察院會行撫按官員勒限踏勘源流被災去處先豁民租以挽流移然後計工挑濬務復古河以洩泛漲次即沿尋舊堤隨宜築塞以為固防衝塞之長策庶陷溺之地可復為築稼之場垂斃之民行將見更生之樂豈但民有恒產而 國稅可無陰損之虞矣若權宜下策則通計滄波田畝蠲豁常賦又量古河淤塞而按業加稅庶民困亦可少蘇 國稅不至坐減也

理河事宜疏 周用

臣近日查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見行文卷一為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一為效愚忠興農功廣 聖心以隆 聖化又一為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固國本俱該戶部題奉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八年

以來累經有行稽諸文案未見成功臣竊念以為治河愁
田事實相因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治則水當益治事相
表裏者欲為之莫如古人所謂溝洫者爾古今稱聖人之
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昔厥成功至
周定王五年河徙砥礪中間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為
中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
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為遺
于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
之者惟曰濬畎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歷千七百年而河
不為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至殷盤庚
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圯溝洫蓋小壞矣圯猶未徙也至
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决也至秦廢井
田開阡陌溝洫掃地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决酸棗决瓠
子决則甚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决不可勝紀今年
治河費若干萬明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塞之而已矣溝
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言之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
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連季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
盪衝激於斯為甚者之前代傳記黃河徙决於夏月者十
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四

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
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
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億萬一之幸也
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
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汾泌及伊洛瀍澗諸名川
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
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
世會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此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
之不脩者較然甚明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
所不至故於乞糴荒田之疏屢蒙俞允則於今日整脩溝
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
焉且黃河所以有徙决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霖潦
無所容也溝洫之為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
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于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
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
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
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
之大患以是為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
黃河親被衝决民間田地决裂破壞不成墾而耕者不得
種種者不得收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四

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沭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大山徂徠諸山水發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豈無自來備繕陂塘渠堰蓄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五千里天災流行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若使溝洫既備則豈惟山東河南得以衣食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黍稷苗以圖飽暖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與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所謂修

疏議輯卷之三

五

溝洫者非謂一一如古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而已然遠謀不可以俾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莫能舉行究其所由去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凡厥事功古今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臣愚以為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勢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今略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群議其諸條自未敢觀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治

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夫古之溝洫者即後世之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為大渠溝洫為中渠為小渠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將來彼此相病然有一府一縣一鄉之疆合行司府州縣通融規畫是日界限由鄉而縣而府以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者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項畝畫為中渠為小渠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切為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

疏議輯卷之三

五

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去處用水平打量疏為槽壟出於溝洫之間水潴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以助夫役者大約施功之特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為之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為之緒仍令州縣各計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於召募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竊見閭閻衙門充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糧會赦方任赦後又復間發稍至幾年天下

衛所食糧軍犯莫紀其數况今會計如王所稱亦且告乏却容此等潛形竊食實為虛靡今欲為此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隸各問刑衙門除奉特旨并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做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粮荒田自給口粮三年之後量徵屯粮若會赦不願還鄉聽其為民前田永為世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間擬徒罪發配人犯多是膏腴亦合除賊盜并與扶罪情願納贖人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扶罪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陵寢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四

贖亦不廢汰至於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食特為繁重此年以來財力俱散大約原額均徭編銀肆萬玖百餘兩該夫役壹萬肆千貳百餘名約計在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即今河患稍寧臣謹遵勅諭便宜行事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餘兩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草合柴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在役銀約計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為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濫卹稅粮陪賦之苦議

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舉行則溝洫之政斷可修復溝洫既成豈止可以平河患興民利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奔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因脩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饋溝壘相因所在皆是是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所謂蠲荒粮以復流移者切見凡近黃河一帶地方自來旱潦無備百姓稅粮無辦多致逃亡遺下稅粮差徭又復責令見戶包陪輒轉貼害十室九空將來未見底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四

止臣聞成化年間河道侍郎王恕因襄河旱荒奏奉蠲免今欲開墾荒田沿河州縣積年逋欠若復照舊追徵百姓終無復業之期乞通行查理遠年錢粮若係小民逋欠悉與停免及將見在積荒田粮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民指望衣食顧戀鄉土必然日漸復業荒田自然日漸開墾又思往年治河徐有貞劉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欽關抽分銀兩以備支費又近年兵部侍郎王以旂奉命治河支費官銀亦幾至十萬兩以上諸臣固皆因黃河徙決有此經費然亦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今欲修復溝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就於近

年蠲糧數內通融扣補雇募工食往來各戶辦納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脩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將來溝洫脩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賞之費與再三不得已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為力既易其收功甚遠利害相懸何啻十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所以致大益暫薄所以成永厚者也又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者蓋溝洫之政如前所陳荒糧既蠲人力以集若無其人專任其責將來無始無終祇是虛應故事今事權專重無如撫巡乞 勅督同布按二司委行守巡兵備屯田管

疏議對各卷三

二十六

河等官分駐各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疆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縣按月稽考守巡按季稽考巡按稽考一年之成巡撫稽考三年之成其新任州縣并到任一年以上者俱聽撫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也又若持定論以察群議臣惟黃河徙決不常岸禦之策人自為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懷慶府武陟縣郭村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河或謂自開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

通運船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船由渦河經汴梁達陽武陸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然每計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即令運道既設其建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餘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則工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 命治河適當群議方興天和專意脩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奉有 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求宜欽遵臣恐將來黃河徙決不常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為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為之一如鹽商之法

疏議對各卷三

二十七

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召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遼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 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例舉此以足百姓因以足國尤為切近况北直隸地方實多膏腴田土若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安滄冀平谷滿城三十七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居重馭輕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致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或飽食之民假日月

二書 463 丹 黃 參 日 事 三 書 第 7 頁 下

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每運而視遼東則當舍危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此至其脩舉之汰臣反覆思之其不越乎溝瀆之政伏乞聖明留意焉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五

管轄

脩建國學疏

李賢

竊惟大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有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材皆此焉出賢才所以盛所以衰皆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乃建太學於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養事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脩德尊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辟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儀明人倫窮精已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歟永樂初年駕臨北

京大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君養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所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為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儀為外物輕廉耻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混住於巷野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無藉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立功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嗚呼

天下之士循之於庠序而懷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為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績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惟心措非當措則天下之人聞之解體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為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脩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况佛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皇上興廢舉廢乞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重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

風大振生民於是平安天下於是乎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而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

酌大義以全賢孝疏

林俊

孝寧殿下累之琉璃瓦重荷 聖諭於釘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德廣天悼叙九族之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為無見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異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復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

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者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禮聰察識事斷不為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為有不可為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蓋府宮殿蠶蠶而下見移東寢萬分驚虞實將誰任脩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准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頽問其故謂科派例嚴所司顧忌不脩之政此不可已者也

各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割贖解部所司無自措置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頽垣朽柱東柱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庭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太義不可已有可為割財內帑為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為又何必為此等舉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替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三五

又不用琉璃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即已矣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承祖考者義不當若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歿之矣改之非孝子歿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為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人之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進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尋常文具之間以毀饒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也臣數侍賢王言論數被賢王禮愛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顏若無右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

義不當以用琉璃諫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首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之道當如此竭忠盡忠事陛下之道當如此寧主靜思愔悟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為世世頌美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切據江西鎮守太監已經奏行拿京燒造太監近亦病故誠恐差補前來深有可憂蓋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恭隨供奉文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况官兵四集救死扶傷里巷嗷嗷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辨再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難散俗黠則易動而安况賊盜無種起於饑寒禍福無門生於窮迫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告白晝殺人則訴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源東鄉贛州南

安懷疑之輩友側未安臣心悻神憂朝夕致慮為今之計
 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
 變立起矣蓋曆火於薪投種於地鮮有不發者而况噓其
 焰培其根乎臣蓋灼然有所見者也前議查革不蒙俞允
 未幾鎮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懼
 且泣曰人殃乃至乎頃蒙 聖明將丘得拿問尹輔取回
 百姓聞皆私慶曰人殃幸不來乎自茲良善樂業矣小民
 無擾矣官府不添科派矣豪強不敢肆矣獄訟賊盜日可
 消矣夫前項太監初本為地方之設今聞其來憂恐懼泣
 則若遇蛇蝎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水火是誠何賴

疏議輯覽卷三十五

六

馬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旱暵與宸濠之毒而已加
 以淫雨無時洪水迭至禾稼淹溺室廬傾圮閭閻呻吟之
 聲耳不忍聞道路饑餓之色目不忍視溝壑展轉之狀口
 不忍言民之困苦比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
 例將江西鎮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
 成撫巡三司等官綜理及將燒造太監未久查革磁器行
 令饒州府督造起解供用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閹也
 周禮閹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
 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獨不立鎮守太監
 蓋倣周為治也其精意誠遠立法誠美未幾始於繁縟

去處暫設鎮守是時江西尚無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為成
 法而以暫設者為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
 人以致橫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盡耗海內多事 孝廟
 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值變中止至今天
 下以為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
 其害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詢於內閣及九卿科道等官將各處會議
 鎮守一併查革以復 太祖之規以成 孝宗之制則天
 下之禍亂于是乎塞蒼生荼毒于是乎除矣言出禍隨臣
 非不知但臣職在言臣志在忠惟 陛下察之

疏議輯覽卷三十五

七

議處戰巡船隻疏

何瑋

查得本部嘉靖六年造完戰巡船八十四隻本年見造又
 一百四隻其工食例該本部措給其物料會無者例皆坐
 派蘇松等府徵解查得六年備完船隻物料先已招商應
 用今尚有四府未完今年物料各府通無解到照得谷內
 開稱已及年分損壞船又一百一十八隻例該備造未及
 年分損壞船六十三隻不久捱及年分又該備造其物料
 俱該坐派蘇松等府恐民力不堪呈乞議處到部照得南
 京內官監供應器皿及裝盛物料神宮監司苑局等衙門
 蓋棚及薑果竹筴等料本部供應器皿及備船物料例供

坐派蘇松等府約計銀十萬兩以上見今累催俱未完解固由官吏違慢亦由貧民辦納不前其操江搶壞戰巡船一百八十一隻若再坐派深恐民力不堪有如該司所慮擬合議處查得永樂年間額設戰船止一百三十一隻宣德以後漸增至三百一十九隻至成化年間止存一百四十隻且載會與當時不聞快事今乃增至四百隻比永樂年間三倍有餘宜量減其半庶得少寬脩造不致連年坐派以重困疲民或謂其有備無患操江船隻不可輕減臣等議得兵家之法雖稱有備無患尤當料敵度時若強敵大盜出沒於江湖之間必用水戰決勝則戰船不得不多

聖諭輯略卷三五

八

若強敵大盜或在北欲渡江而南或在南欲渡江而北則戰船止於巡邏把截自不須多蓋敵一登岸戰船即皆無用故也况今四方寧靜無強敵大盜之警其出沒江上者不過盜徒小盜若設戰巡船二百隻加以府縣巡司等船固已足用其多餘戰巡等船實係無用縱有大盜卒起兵部馬快等船不下四五百隻亦可一時借用不為無備今乃以多餘無用之船而連年坐派以重困疲弊之民似為非計又查得新江口戰座巡哨等船舊例五年一脩十年一造先年搶壞俱係操江官軍自備物料脩理天順三年該南京內守備題會同外守備詳本部議將座船二隻先

儘舊料不敷之數會有關支會無費辦動支官錢給還戰船該用物料以五分為率二分官為出備三分原船官軍出備會議題准一向遵行至成化二十年該外守備奏要將搶壞船隻上行南京工部脩造本部備查題准事例具奏仍准照舊官二軍三至成化二十三年又該內外守備題巡軍比操軍辛苦巡船搶壞要行南京工部脩造工覆題備行本部查照果無別議將該用物料查會關支買辦仍委官督督龍江提舉司官吏匠作及南京中軍都督府差撥官軍與同原船旗軍相兼用工脩造本部既失於查照題准見行事例執奏又失於查照原奏情節

聖諭輯略卷三五

九

乃將巡船並戰船通與脩造從此遂成故事弘治十八年又該本部奏准將改造戰巡等船會無物料坐派直隸蘇松等府州縣辦解沿襲至今遂為定例各船旗軍因戰船搶壞俱本部脩造利害不切于彼遂將戰船視為官物非止不加愛惜甚或暗行作踐往往不及年分先已搶壞推及年分則又移文本部脩造其弊已久臣等議得運糧官軍勞苦萬狀運船搶壞尚與官停半出嚴脩造操江官軍安逸已甚戰船搶壞反不出分文止行本部脩造已為不平又致生戰船速壞之弊深為未便乞勅該部會同兵部計議如臣等所議萬一可承乞將戰巡船量留二百

隻應用其餘俱送龍江提舉司拆卸堆棧候留用船隻損壞即用脩造不敷料銀或查照題准舊例以五分爲率官二軍三或比照運船事例官軍停出戰船既減則脩造自少操軍知愛惜其船則損壞必遲脩造益少則物料本部可辦不必坐派各府以重困疲民事體似甚便益

疏議輯覽卷三

萬

皇明疏議輯覽卷三十六

風紀

振肅風紀裨益治道疏

馬文升

切惟贊襄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焉洪惟我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十三道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一道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近來風紀不振是以姦宄得以逞其邪謀群小得以恣其欺罔賄賂公行紀綱日紊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伴之盡言所以姦邪敗露群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矣臣捫心揣已無由仰芥知遇之隆惟進言納忠庶幾少効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以聞一選賢能以任風憲切惟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朝自洪武求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朝廷分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

疏議輯覽卷三

一

二

并行人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
 任者所以未盡得人乞勅吏部行各處巡撫都御史并布
 按二司官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內
 從實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
 白具奏遇有員缺吏部據此并行人博士內行取如六年
 以上知縣員少於辨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會同本
 院考選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
 風紀為之振肅矣一禁撻拾以戒賊官自古重賊吏之法
 所以為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賊吏之害民猶狼豕之害嘉
 穀賊吏不去則良民何以安其所故我朝於文職官吏
 受賊不分賊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役不叙枉法滿貫
 充軍其所以定賊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風紀
 憲臣拿問貪賊官吏無所究抑俱不敢撻拾具奏其風憲
 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近年文
 武官員被告黜發者往往讐怨原問官員撻拾虛詞朦朧
 妄奏輒將原問等官提解來京或就彼對理縱辯無干受
 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國體沮壞風憲是以風
 憲官員互相效尤坐視不究以致法度廢弛貪污恣肆而
 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乞勅法司凡貪賊等項官員被巡
 按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賊私律該為民充軍者

不許一槩奏擬及就彼與原犯一同取問則貪官知所警
 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一擇人才以典刑獄切惟刑者國
 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
 得其人也故雖臯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呂侯司刑
 而穆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慎我朝舊
 例凡各處按察司官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
 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斷事及各府推
 官有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近年以來推官
 斷事等官禁以年老監生除授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
 問刑之際祇憑姦吏任情出入及各處監司多有將推官
 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項公幹經年不得回任以
 致問刑缺人者乞勅吏部今後凡按察司官有缺俱於兩
 京法司屬官內推選推官理問斷事有缺於法司辦事進
 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槩濫
 除亦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虛例差遣如此則司刑各得
 其人而刑不至於枉濫矣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
 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
 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獲安也其分巡官出巡往回
 月日亦有定制洪武永樂年間各分巡常川在外徧歷所
 屬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

雷近年以來多有碩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
 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
 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墮而姦弊滋甚乞勅各處撫按
 等官今後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
 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不拘日期
 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以利
 弊實報之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姦避事曠職苟祿者許
 巡按官實舉究如此則官無濼曠而姦弊為少革矣一申
 命令以備庶務洪惟我 朝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添設
 將官假以節制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司校以
 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備防邊備以防
 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時各官
 奉公守法仰副委任上無外碩之憂下免流離之苦近年
 以來各邊將官多有指以進貢為名肆意科歛廣置第宅
 恣情燕樂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脩一遇有警
 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遷竊臆
 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
 任其滋蔓伏望降勅切責使為鎮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
 馬脩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為巡撫三司者務使恩澤下布貪汚斂迹倉庫充實軍

民安妥九百政令無不脩舉如前昔許巡按御史從公
 糾舉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備矣一逐術士以防扇
 惑切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姦也左道邪術之有
 禁者所懼亂世故我 太祖高皇帝於大明律祖訓皆
 惓惓致意為其所以監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
 深且遠矣故先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或扶
 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術
 往往來京港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
 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劉常恩
 之輩實錄妄為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天厭其禍俱以敗
 露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
 戒將來乞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兵馬錦衣衛官校
 嚴督地方深加斥逐乞勅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
 要用心關防搜檢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於扇惑矣一
 擇守令以固邦本夫官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臻治理
 即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意也今
 在外之官守令尤重蓋守令為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
 其福不得其人則民受其殃往年州縣未盡得人大學士
 李賢奏 准允遇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
 分附選遠近考選銓除臣亦曾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

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頌受惠近來各處州縣有一年至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拘於附選年月不得越期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至衰老不得實用乞查李賢奏 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預訪州縣之煩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至於監司乃守令之綱也所係甚大尤宜慎選陞用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實達於吏部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脩矣一嚴考覈以示懲勸洪惟我 朝舊制凡在京各屬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具送都察院初任稱職者朝廷給

疏議輯略卷三六

六

與誥勅封贈不稱職者不得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近來各屬因見本官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作不稱職者輒便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勸懲之典廢弛殆盡伏乞嚴加究治敢有似前捏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蹟明白劾奏有職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御史挾私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警戒矣一禁公罰以勵士風切惟科罰科歛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郡縣

間有旌異禮待補為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百端或領支脩理學校或給發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已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為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曾降戒諭今弊尤存尚不知改且兩京為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屬官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者亦有乞勅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禁所屬仍乞勅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蓋敦廉耻之風共助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為不偷矣一廣儲積以足國用切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首財

疏議輯略卷三六

七

節用恒以國用不足為憂所以內帑金帛常有數百萬之積近來群小用事妄興造作以致庫府為之空虛天下為之困憊 皇上登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况天下倉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止有二年之用萬一有事將何以濟乞勅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該支本色俸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勾用如果不足作何區畫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雜辦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

足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國者從宜計處則儲積可廣而國用為之少足矣一恤土人以防後患切惟思慮預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未清武清灤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末樂年間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民終係異類即今壯大男子恐有萬餘為官者止憑俸祿而俸祿為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為不增况達官折俸銀兩先年按季關文近來者過時且此輩賴此養贍一有不足為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之可憂莫大於此乞勅兵戶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

頭議輯卷三十六

達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土達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入官庄田分撥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為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彌後日之患者宜從長計處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一清僧道以杜遊食切惟僧道不清則遊食者日眾而民食恒不足矣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共額設僧三千七百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二十二年度僧

二十萬各年所度僧道不下數萬况其軍民壯丁私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脩寺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於儒書若不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乞勅禮部不許額外再度仍通行各處撫按等官督責官司但係新脩私創併於古刹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童道童即令還俗敢有私創處觀及容隱未度僧道各問發口外為民寺觀住持遠俗為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同所司容隱者亦治以罪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濫費矣一敦懷柔以安四夷切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

頭議輯卷三十六

九

行亦我朝之故事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太宗文皇帝威振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衣服待以筵宴豐厚厭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以來光祿局長作弊尤為菲薄以致知禮之夷罔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事雖小關係甚重乞勅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大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差官看視其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有似前虧減許將光祿寺官并局長等參奏拿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一節財

用以蘇民困切惟為國莫先於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苟
不節用必至於窮財害民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
矣在昔我朝洪武末集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
富足故雖外征北伐內營宮殿樂於趨事亦皆勞自正
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疲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
守爭相進言科取百端民愈凋瘵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
年荒旱民之死亡過半田土荒旱而稅糧如故北直隸山
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
及供兩京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非
節用體息豈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始乞勅

禮戶三部各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末集洪熙宣德正統
年間如油蠟猪羊鷄鴨及棗菜夫工價銀兩等項增損幾
何逐項上陳量加減省者為令與自今九百用度更加樽
節靡不急之脩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克儉之盛德復見於
今日而民困為少蘇矣不足兵我以禦外侮切惟為國之
道足兵為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書曰張皇天師兵法曰
亡戰必危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建設衛所籍
天下之軍共有數百萬即今有計餘年而逃亡死絕者
過半蓋由軍老埋沒而無籍冊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
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清出者有無一二在逃者十常

八九其見存之軍在江南者俱各守邊備校備糧儲江
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
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
南京官軍雖有五萬餘然多騎射之未精付物之未備加
以連年興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見存
之弊也况今胡虜猖獗於其涼出沒於西北強賊又嘯聚
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也乞勅兵部通行
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州縣有司將所管軍人姓
名籍貫并充軍年月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
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改正除年遠

蓋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一本仍通行
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
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山陵畢日將見操軍馬逐一查
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其南京各營官軍亦各一體清查
仍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
日各另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着實
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
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為有備矣

王直

王直

而致治也洪惟 聖朝法古為治考績之法本於虞周而制度詳密無以復加近該吏部尚書王文憲方面等官不能皆得其人建言御史公幹不分日月久近復 命之日要舉劾方面之廉能貪酷官各一員其無廉能者聽其不劾貪酷者坐其不稱及方面官公差考滿到京又要舉劾府官等因臣切惟方面之員有定御史之差無窮每歲各布政司御史公差往迴多至六七員亦不下三四員逮其先後復 命御史孰肯自陳在已不稱必至妄劾方面塞責則一年之間方面被劾者過半比及二三年計數殆盡矣此例既行縱使轄范居職豈能有為其為御史者始焉既因妄劾以塞責繼焉必相訐奏而罹罪且適者皇上勅遣巡撫大臣考察方面等官將貪酷等項罪黜外其存留者未及半年矧明年朝覲例該吏部會官考察黜陟即日推舉方面則自年深御史等官稱職者方得陞授是今日之方面即前日之御史等官也豈有初為京官俱得稱職繼陞方面即被黜罷是以中外喧然皆謂王文所言其意雖善失於一偏必不可行伏乞 皇上遵 祖宗之成憲體虞周之良法亦依洪武永樂年間例御史巡按體察方面等官貪酷得實者即奏請拿問不可縱其蠹政害民一年之久延至復命糾劾以免已罪若拘私不劾者

事發生以不稱至於方面官於所屬有貪酷等項布政司例應奏請按察司官則五品以上亦當即時奏請拿問各以下就便拿問何必容其在任害民直候公差考滿到京舉劾其間又有廉能尤著者御史則俟復命方面則候公差考滿到京開奏備送吏部以候覆考其他清軍刷卷巡鹽巡河點馬御史若果體察方面等官廉貪得實依憲綱條例一聽舉劾皆不可拘以員數坐以不稱以致前弊如此則無非於 祖宗之法誠有合於虞周之意俾方面等官廉能者有久任責成之道貪酷者無苟延歲月之弊生民安而治道得矣

御史出巡議

胡世寧

國家除因事遣使之外每歲分遣御史出巡藩服蓋所以宣上德而詢民瘼者其職端在是也按古遣使之法莫要於漢刺使以六條察郡國莫詳於唐陸贄說使者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異四賦經財實六德保廉察五要簡官事是皆後世所當法者然刺使六條乃今監司之職而御史實專之唐之所謂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者蓋亦督守令而為之或欲因是以觀政治之得失驗守令之賢否耳非欲使者躬親一一為之也惟漢六條乃為簡要其法非條所問即不肖夫率長吏以教養斯

民者二千石也凡地方之事皆其所司惟慮此官之不得人所行之或未當又恐有豪強凌弱力所不能制子弟行私情所不忍割故立刺使以監察之若使二千石能戰子弟矣能制豪強矣能奉詔書行事不背公向私不浸漁聚歛選舉當而賞罰公矣此則二千石必已得人郡國必已大治外此皆所優為者何假於刺史之一一問之哉况今天下郡縣守令之上皆有布政分守以提調之又有按察分巡以監督之巡按之行蓋又出藩臬巡守之上而握其要者也乃欲六條之外一一而問吾恐其以一人之精力一歲之工程而欲遍歷百十之州縣經理百十之政務日疏議輯略卷三六力且不暇給將或舉其細而遺其大者矣故今巡按一出山嶽動搖雞犬靡寧而或有豺狼當道安然坐食其事亦可見也竊意今遣巡按宜擇剛明公正曾經作縣熟知民情之人而臨行之時面諭諄切復命之日賜對周詳庶幾古者詢事考言及遣使察民疾苦之意其出巡之事惟以省風俗去貪穢察民隱簡官事為急其次地方有大利病所當區處大宛抑所當辨雪大豪強所當驅除大賢才所當薦拔凡監司郡守所不能為者許其奏處其餘瑣瑣之事不必一一經理如此則事簡而易行職專而易舉所操者約所及者廣矣

考察御史疏

王廷相

臣等伏覩節年詔諭仰見 列聖及我 皇上慎重風紀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直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等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相關防免其考察外其餘巡按巡鹽巡關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 御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考覈出巡有無贓犯及乖違等項遠限劄仰該道從公保勘交無遠礙方許奏准照舊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贓犯乖違未曾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盡職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覈實漫言指摘似為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除犯該贓賂有實蹟者奏請提問及過遠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覈外今將關係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為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於劄付之內行令一一遵照條款考其脩否以別勤惰如此則御史能警省惕勵無怠職廢事之愆而 朝廷之風紀亦於是乎振揚矣一除奸革弊方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錢糧出納之侵欺驛傳往來之汎濫里甲困於無藝之供糧長苦於應官之饋巡鹽即販私鹽捕盜與盜通氣入官有見而之錢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科歛任情指稱脩

理而罰金無度吏典無賄而文書不行豪富售財而差役
 倖免隱奸蓄隱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
 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譴博採以察下之隱微况巡
 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
 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
 但有奸弊發覺即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
 副 皇上救弊恤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
 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申寃理枉切惟推情
 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能得其真者况權勢之
 家問官懾於利害富家之室賄賂靈如神明朴實之民鈇

監獄詳略卷三十五

六

口奪於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鐵鍊之吏才情拙
 於鞫問由是情偽莫分寃枉無愬小民不得其生者多矣
 既不能體 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
 災召青職此之由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慎明刑獄及
 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切勿拘
 成案即與分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寃民回京之
 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寃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
 一揚清激濁切惟御史為 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
 否賴之采訪部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年以
 來御史推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

曾有卓異政蹟與否但見其奉迎齊備禮貌恭便以為
 好即一槩濫舉多至數拾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賢猶並器
 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書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
 官其大奸大貪盡政害民者則或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
 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為國大壞風紀於斯為甚合
 無今後御史出巡於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行考察果見
 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為公輔
 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為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薦舉其
 中人以下平常之流止可註在考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
 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及罷軟無為

監獄詳略卷三十六

七

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蹟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
 良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蹟造冊呈院以
 憑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
 人及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
 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
 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寃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
 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官員一一如期完報其有等慢無
 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
 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干係利害之事則
 推托閃避遲留而不為干礙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

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為不職
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急為勘
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
其餘拾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
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已未完數自造冊呈院以憑考察
其有邊夷等項事情難以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
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
此其大節也為御史者必須清脩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
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
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

府縣能幹官員及乖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
雲飲食若流全無約束之節反生搔擾之害所至州縣計
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為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
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外若
自大亦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
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
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為有司之害違者許
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查訪得實向道之日考以不職
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
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妄劾其同心戮力有

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
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
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
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負度者無度
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
者則必與之相講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
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行者巡撫則不行官更人等若應
巡撫者巡按則惡之若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
拿問因而革去職役者巡撫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
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為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

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為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
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
可何也都御史列衙內臺奉 勅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
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
近日本院題 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為此只
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於 朝廷之上若據禮制名
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為宜合無今後御史不論副都
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回
道之時考以不諳憲體

皇明疏議輯覽卷三十七

糾劾

糾失儀疏

張寧

臣聞見君而不知謹者斯為背禮知罪而不能懼者與於
枯終背禮者敗常怙終者無忌有犯於此難道於刑切照
定遠伯石虎本以疎庸夙承叙陞頃由微績起至大官德
盛生成已過草茅之分恩深荼養當懷犬馬之勞奈何無
所用心遂致鮮克由禮適因有疾 皇上待以慈仁聽行
調理視同休戚不責朝參乃於天順二年七月初六日既
病痊而入覲當加敬而不忘及禮拜於外朝合侍班於中

禁豈意本官處身不檢致令幘頭墜地已無加敬之誠及
禮畢不入內班又失常朝之禮御史糾劾而不在 皇上
寬宥而不知先雖過誤後實怙終臣等切聞古之人臣見
君君適路寢然後敢退豈有上方視朝而敢背禮自便者
乎又聞諸侯朝王稍有失儀或肉袒告罪豈有明知有犯
而敢怙終自縱者乎即事原情法當無赦懲一戒百理難
曲全伏望 皇上以法斷恩以義制事將本官拿送法司
明正其事以昭國典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張寧

切照太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已正

人為上為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祇為私
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曄為相從
子昇求遷秩曾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閉我勿使增罪累比
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為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
無以父任執政為避比之王文高下如何也沈文通登進
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峻乃進京而退文
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
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及責之
豈有身為大臣元宰公然為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
哉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

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三十
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
陳瑛而已若一舉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獎起是
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 陛下優禮大臣准
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
臣等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可以大寬大寬則犯之者
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為
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其所存施非止一
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不共怒但畏其勢
而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

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
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人以居內閣用輔平明之治其
王倫陳英仍照不中生員事例壹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
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苟求而
真才斯出矣

任人圖治疏

彭韶

臣聞欲致天下之善治當任輔弼之賢臣欲求輔弼之賢
臣必稽平素之才德蓋無才則不能當大事無德則不能
制流俗故必才德兼備然後可置諸具瞻之地而責以治
平之功此古今之通論也兩無足取而苟以克位非徒無

以厭服人心且適足以破壞天下事矣事至破壞彼之奸
諛固不容誅所可惜者勢已難為徒為國家之禍而已臣
謹以才德之大綱論之虞已寬仁存心正大夙夜在公白
首不欺侃侃立朝之節孜孜體國之誠見善如己有視才
如己能如此而後謂之德非含糊苟且以為忠厚小廉曲
謹以為雅操之謂也知無不為為無不當苟利社稷以身
殉之出可以拚衝禦侮入可以脩政立事上則致君為堯
舜下則澤民如父母如此而後謂之才非精於簿書巧於
結識奔趨敏捷搏擊嚴刻之謂也得真才真德而用之則
朝者精彩人心悅服四海仰之而有望外夷聞之而有畏

豈不與善治乎苟非才非德而用之則善類喪氣蒙僚解
體夷狄相傳以竊笑群小得志以橫行其不去治而亂者
幾希矣切見右僉都御史張岐近由副使陞除以協管院
事命下之日物論喧騰不以為當其故何哉正以其平素
卜之也雖其得進之由跡迹諂秘人莫能知然其立心行
已則皆知之矣以言其聲望則實輕以言其資歷則尚淺
以言其德則公誠正大之全無徒外貌悻悻而已以言其
才則濟人利物之不聞徒趨趨搏擊而已蓋為人機軸似
寇深而才不及步驟類吳相而險過之極身捷臂殊非備
重之才素也疾言直為環簿之器居上則凌下居下則欺

上趙由之遺風也有勢則俯之無勢則蹙之張當之故智
也是非任情黜陟同列不學無術用詐行私以奔競為長
策以苛刻為能事安可任風憲之事而處非分之地哉夫
都察院之設所以肅百寮而正百度定大事而決大議振
揚紀綱禁絕奸惡天下百責皆其攸歸非若五府六部各
司一事而已是必宏才碩德乃可無忝厥任今以是人君
之臣恐其戚柄在手剛愎自由非惟無以振紀綱而反壞
紀綱非惟無以禁奸惡而反長奸惡尚何肅百寮正百度
定大事決大議之有哉近日廷臣所以舉之者豈不以其
居官有激烈之聲而疑其有與庸之鬼耶臣竊以為不然

夫古人所以善典戎幹事者以其安民和衆能得士心沈
 幾先物料敵不遺故也如岐者暴躁無狀浚見其謀人雖
 畏威而不能無怨事雖苟集而不能無怨俾之專治方隅
 必然要功生事其可望之和協將帥以抗戎虜平其能必
 之約束勢要以清兵政平其能保之捐軀殞命以死緩急
 乎臣揣其能用之邊鄙且尤不可居中任事將如之何臣
 雖非先見之呂晦敢希直諫之胡銓不避斧鉞言之無諱
 然臣與張岐非有一日之怨片言之忿直以清議難容不
 勝憤激耳益一人之進若甚微而用舍之所關為甚大也
 一官之命若無妨而風憲之所繫為可惜也願陛下臣此

章俾六科十三道公平是非則臣虛實灼然可見萬一不
 以為非伏望 陛下以職掌嚴風紀為念以用舍關治亂
 為憂將張岐別行叙用如王荅李秉葉盛者乞俯詢外庭
 斷以 聖心或再行收召或取回治事則公論伸而用舍
 明用合明而善治得矣昔宋靖康之際有臣本綱而不能
 用用而不能盡其於唐恪取南仲之徒乃逃陞兩府遂使
 百備廢弛人心頓絕夷虜乘之以亂中國今四海全盛
 有金甌之固非宋季之比然昇平日久兵威不振夷狄跳
 跟敢入邊鄙有識之士亦未嘗敢釋然不隱憂於心也所
 可望者賴得人以扶持之耳是宜進賢如不得已不啻千

鈞之勢不輕發可也苟文於用舍之間仍復草草則法
 家獨士益疎曲學佞倖充斥雖政事日更法度日張臣恐
 無補於治矣譬如人有大病方虞邪氣之入顧及委之庸
 醫豈不誤哉臣竊念出位越職乃臣子之小過忠君憂國
 實臣子之至情古人有以布衣而憂天下事者人不非之
 況臣忝列班行誠不自量不忍自默者祇欲 國家得人
 圖治以隆太平於億萬年使臣輩犬馬之齒得優游於無
 事之天而已惟非有願望也

任賢以隆治本疏

胡淡

臣聞維德有基於待講之官輔導 儲 亦莫先於
 庶子之職蓋聖者人君致治之本必得正人以講明之
 而治道益隆儲君者 宗社臣民之本必得正人以輔導
 之而國本益固待講之官必擇學行醇正之士俾之橫經
 帝幙細繹古今朝夕論思之際以格正君心為己責以謀
 謨治道為己任如傳說論聖學於高宗是也若夫庶子之
 官所以輔導儲君之職而儲君一身又係於左右庶子之
 正左右正則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如周
 公之輔成王是也夫侍講庶子之官所係之重如此此古
 昔聖帝明王所以必求賢良以任之也切照侍講周旋俱
 以庸才遭逢 聖世謬居翰苑而論思之益不聞俾擢春

坊而輔導之能罔著乃者妄陳章奏掩飾尚書何文淵過
惡節被科道劾其阿黨徇私朋姦罔上之罪蒙 皇上
不即加誅此誠天地包容之量也臣愚以為人君之治天
下誠不可不用忠良君子而黜姦邪小人也若君子在位
雖未遽見其善而治道日以長小人在位雖未遽見其惡
而治道日以消彼周旋者誠小人也豈可待於經筵以備
講論乎又豈可列之東宮以資輔導乎伏望 皇上斷以
大義示以至公乞將周旋斥逐罷歸別選賢良以任其事
庶幾忠良者有所勸而姦邪者知所戒矣臣叨職言路有
所見聞不忍緘默以負 朝廷任使之意故為 皇上陳
之



皇明疏鈔序

臺察東萊孫公

自公多暇出其

皇明諸疏覆為校

而語余以意曰斯在昔柱下殿中

之業也某不佞願與天下士卒業

焉斬公一言以為序余受而閱之

為卷七十為章二千六百七十有

五而洪永一之熙宣七朝二之嘉

隆五之萬曆諸疏則弗及焉其慎

也閱已余乃稱曰夫自昔聖君莫

不願臣昌言而自昔賢臣亦莫不

願盡言於君其交相願於有言也

而說者猶謂言難言何難哉非有

忠愛之心則叩墀訶殿僅以濟私

而徇名故立誠難有其誠矣而體



要權變容有未晰則無以曉人而

回天故識體難然適弗逢時與當

盛時而幾弗遇主若唐之有陸漢

之有賈周宣之有杜伯獨非難乎

是以貴論世也昔者竊聞長老言

二祖開天聖神莫及其威斷尤莫測

而銳精創垂永懷壅閑故有一關

說而立致顯貴者熙宣以還天下

之手久矣道政交新

明良迭作其引裾而止輦代有之即

救弊而為弊所乘伐奸而為奸所

梏者間亦有之而其言竟無弗昭

錄者

世皇入繼大統廓清靄霽駸駸同符

祖矣其神聖威斷由是也四十六

年之中創述雲蒸言議濤湧是為

盛際而議禮者或襲成說而加固
議獄者或守成法而加激伐奸故
弊者亦或師成心而加慙

人主異焉乃有顯之而用之者有弃
之而用之者亦有大弃之而用之
者是曰同符

二祖

穆考繼統以寬仁培國脉以温厚平

人情學士先生發抒於亭鬱之後
而鬯之紛如其忠也批嬰於沕穆
之中而捷之敷如其直也小者報
聞大者立行而竟七年未有一大
創者弘哉

聖德逖哉 顯謨是其難類不在上
今觀在鈔諸疏勉勉肫肫孰非發
諸忠愛即有一或依於名而未始

不為忠言也其所陳說經畫匡
糾正孰非忠言即有一或遠於事
而未始不有獨見也則又所謂難
而無難者總之曰

主聖臣直夫惟臣之直而
主之聖益以光顯而洪延我

國家所以遠邁漢唐宋而上齊二帝

三聖著要在茲乎今

國史必在金匱石室其副亦不顯殿
中柱下又其副乃在今世所編疏
錄與諸所纂名臣錄中蓋如奕之
有譜醫之有案存什一於千百豈
其盡之然奕不盡於譜而善奕者
或繇譜而心巧醫不盡於案而善
醫者或繇案而意神故周羅佚簡
綴緝成事以待世之奕秋倉公若

曰

聖之盛德具是已二百餘年之文
獻具是已中寰外宇海徼山菁夷
荒戎莽之情狀具是已立誠君子
逢時遇

主儻由是以考鏡之則其端委可見
流變可睹而所謂神巧可從出也

無謂言難其斯孫公之意乎孫公

王勝疏鈔

卷六

五

禮文

名旬東萊人其按兵越職鯁賦而
奮身以靖越變悉心以濟兵艱遭
逢

明聖有言輒行而立誠識體宛與諸
鈔相望第以事在萬曆身任編廁
不入刻而以余嘗逮事

皇間有陳說則出其舊所鈔者一
二綴之末簡以刻余止之而不

其委序也則又辭之而不可嗟乎

余亦嘗廁殿中柱下之職也其忠
言嘉謨既有愧於在鈔諸君子而
紀

明聖不泯賢哲大業又有愧於孫公
即序之不益有餘愧乎然以不能
而又不可也則又強其愧心而序
之

禮文

卷六

六

禮文

萬曆甲申四月望日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雲蕭廩書

刻

皇明疏鈔序

余少時業好觀

國家故事比通籍備員輦轂為行人

諮諏之暇時從史館中秘諸郎閱

所藏書并臺省所下章奏有當於

心者輒手為鈔錄納之篋中自謂

稍稍見虎一毛已幸

工上拔置臺端日發眎故篋不廢頃

奉

中權齏吳越而是篋也載輅車中相

隨以往已事而竣而代者業復報

遷余優游坐食無他營於是畢取

篋中諸鈔彙次之間哀諸名家所

嘗編輯者以廣吾所未備藻質具

存法異兼採蓋自

國初迨嘉隆間總之凡若干篇題曰

皇明疏鈔授梓以傳余惟古者有記

言記事之史即今太史所注起居

實錄及公卿百司所上章奏是也

周禮宗伯之屬有御史一人居柱

下典掌書史而漢官儀亦曰殿中

御史兼典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

內受公卿章奏乃知網羅舊文以

彰法戒固御史事爾

明興以來

祖宗制令金匱所藏職在太史風風

乎與三五明聖並麗而名卿碩輔

諍臣拂士諸所論思匡糾鴻猷石

畫迄無成書以備史官之缺亦司

職事者之過也余不佞逖觀兩漢

諸臣賈誼太息而危明主鼂錯慷

慨而陳大計汲黯匡衡之徒或志
在拾遺或心存補闕言無詭激事
有明徵方之典謨亦其流亞降及
李唐魏徵密勿於熙朝陸贄徘徊
於庸主厥有敷陳並稱遺直宋之
先代典則猶存至其末葉枝蔓滋
甚窳言累牘強所難行乖本實矣
今朝邱隆綦盛上軼黃虞一時言議
之臣類皆摠忠佈悃不離故實而
誠意周浹藹然忠君愛國之思上
視兩漢殆與之方駕而趨矣乃今
所次要在闡皇王之略析理亂之
源燭事機之會用以翼君德而裨
民生其他猥瑣務疵求癥索不屬
陳善之科者槩不敢錄昔人稱廢
明聖盛德不載減賢士大夫之美

不述輒引以為過余不佞無所知
識何敢比於校次之事乃私心幸
際
休明獲以其間彙為一代成書傳之
同好不惟名卿碩輔諍臣拂士之
業燦若指掌而
聖止輦之風歷萬年如日中天矣
即余不佞亦庶幾補職司之曠云
萬曆甲申季春既望
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察御史東萊
孫旬書

皇明疏鈔目錄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東萊孫旬彙輯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新都游應乾

杭州府知府吳郡張振之

同知豫章俞均同校

卷之一

君道一

法天順人疏

王禕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疏

桂彥良

大庖西上封事疏

解縉

上萬言書疏

葉居升

資治策疏

王叔英

養聖躬勤政論惇孝義疏

章綸

獻言圖報疏略

丘濬

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疏

馬文升

建言疏

胡世寧

卷之二

君道二

上中興政本疏

李賢

政治終始疏

彭韶

講學親政疏

王鏊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勳

永保 天命疏

李文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論時政六要疏

黃鞏

卷之三

君道三

勸行王道疏

張元楨

陳言疏

姜洪

陳治忽明忠佞疏

劉玉

八事疏

毛鳳韶

陳言治道疏

賀欽

大本急務竭愚衷以圖報稱疏

孫懋

卷之四

君道四

陳言十漸疏

余珊

忠益疏

胡世寧

乞重天命以興聖治疏

何孟春

陳愚見以保治安疏

譚纘

立本慎幾明法疏

沈教

慎五始以隆新政疏

任惟賢

卷之五

君道五

陳愚見以裨聖化疏

劉忠

獻愚忠以答 聖眷疏 楊一清

初政第二劄 聖眷疏 霍韜

固政本以隆 聖治疏 汪思

務學親賢養 聖體疏 鄭慶雲

勤志聽言以端化 聖治疏 鄭慶雲

正 國體愜群心以全 聖考疏 李儼

獻愚忠以裨 聖政疏 管一律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 聖治疏 方鳳

安內攘外以隆 中興疏 何維栢

受言崇儉以光 聖德隆治安疏 王時舉

卷之六

皇明疏鈔

目錄

三

尹道六

保泰九劄疏 吳時來

陳謹始之道以隆 聖業疏 陳以勤

披衷獻議少裨 聖政疏 陳以勤

效愚忠陳末議疏 吳嶽

竭瀝血誠以圖報 聖治疏 周怡

卷之七

君道七

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星

應 明詔整憲衷疏 王得春

進太平四劄疏 張國彥

勤 朝 重延納以臻熙隆疏 張 貞

敷陳大政切務以裨 中興盛治疏 夏 栻

重延納廣聰明以隆 新政疏 胡應嘉

勤初政以保 天命疏 魏時亮

竭愚衷補衮職以隆 萬世治安疏 劉奮庸

培養無疆景命疏 蕭 廩

卷之八

聖學

緝熙 聖學疏 薛 瑄

開經筵疏 楊士奇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講學圖治疏 謝 鐸

請復經筵疏 曹 鼎

豫戒遊逸以謹 君德疏 湛若水

重經筵以養 聖德疏 鄭一鵬

勤 聖學疏 王好問

法祖

遵 祖訓以端政 孫 懋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 國脉疏 張 紳

慎守 祖宗家法疏 石 瑤

率舊章以隆治化疏 劉 濂

正法守申令式疏 洪 異

卷之九

儲貳

早定 宗社大計以絕窺覲疏

羅 玘

東宮 聖學疏

霍 韜

早舉 東宮朝儀疏

羅洪先

養 聖功端 國本疏

周 冕

慎選官僚疏

呂應祥

早定 東宮朝賀禮制疏

唐順之

天恩未報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慎選 東宮內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 鹵

亟求輔導機宜疏

張國彥

卷之十

閩

舉盛禮以光 聖孝疏

馬明衡

慰問 中宮以全 聖德疏

詹仰庇

正位 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宗藩

酌大義以全藩王聖孝疏

林 俊

選輔導以全宗室疏

馬文升

條議宗藩至切事宜疏

何起鳴

遵成憲守 明旨以慎藩封疏

殷士儋

議處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

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張居正

卷之十一

好尚

奏止齋醮進香疏

張 寧

乞停遣使西域疏

毛 紀

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疏

楊廷和

扶植 國本疏

林 俊

黜異端以隆 聖治疏

屠 僑

禁邪誘以斂 聖福疏

李 錫

闕異端以隆治化疏

鄭憲雲

亟誅蠱惑遺姦以隆 聖治疏

張 翀

除邪類以建 皇極疏

劉世揚

黜異端懲小人以隆 聖道疏

安 磐

除邪妄以彰 聖化疏

夏 言

崇正黜邪以隆 聖治疏

史 梧

闢左道以保 聖化疏

鄭一鵬

決 聖意以毀佛象疏

朱 演

卷之十二

巡幸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疏

王廷相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

止行幸疏

王好問

玩賞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乞取回收買玩好太監疏

王恕

請停造鰲山燈疏

朱衡

貢獻

止貢夷疏

倪岳

停免額外貢獻以昭人信疏

張紳

罷額外進獻以重 詔令疏

張紳

却貢獻以光 聖德疏

鄭鵬

却異物以養 聖心疏

張祿

十三

遺

六 目錄

七

停止鎮守內官疏

孫仁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

俯從謙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紳

乞止差官織造疏

張嵩

停差遣以恤邦本疏

張原

停止織造監臣疏

韓奕

停差官以塞弊源疏

解一貫

暫停織造以蘇造民疏

言

追罷遣差疏

章

停差遣以回 天變疏

吳翰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喬祺

戒幸成以圖長治久安疏

林若周

慎差遣以廣 仁恩疏

郝杰

卷之十四

命令

慎政令以圖治安疏

黃重

法祖宗慎睿旨以光 聖治疏

顧濬

一法令以全治體疏

余瓚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章僑

六 目錄

八

信 詔旨以正 國法疏

許復禮

慎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

信 明詔以杜弊源疏

鄭自璧

平政令示鎮靜以定危疑疏

曾竹

慎政令以崇 國體疏

劉思賢

慎大柄審大號以隆大業疏

李學曾

重批答以清 朝政疏

黃臣

卷之十五

爵賞

慎爵賞以正 國體疏

汪淵

慎爵賞嚴主威以正 國體疏

張九

卷之十九

脩省三

遇灾脩政疏

曹璘

陳萬言以禱脩省疏

何孟春

灾異陳言以禱實政疏

曾鈞

脩德以應 天數疏

汪俊

卷之二十

脩省四

灾異陳言八事疏

王守仁

灾異脩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懼灾脩省疏

朱鳴陽

陳言脩省以彌灾異疏

何孟春

懼灾脩政疏

劉瑞

省 聖躬以答 天戒疏

郭宗臯

脩省陳言以副 聖懷疏

顧濬

實脩省以回 天意疏

蘇信

務實德以吞 天戒疏

彭汝寔

卷之二十一

脩省五

急脩大本圖治安以盡脩省疏

楊一清

陳言消變疏

仲選

陳惡見以禱脩省疏

吳仲

急勵 聖志以吞 天變疏

秦武

懲既往戒將來以回 天意疏

毛玉

嚴交脩以吞 天心疏

程啟充

脩省陳言以吞 天戒疏

蕭一中

乞脩省以消 大變疏

周瑯

錄臣言以弭 天變疏

周瑯

順人心以回 天意疏

何維栢

卷之二十二

脩省六

脩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遵明旨陳時政以吞 天戒疏

張潮

謹 天戒以隆 盛治疏

唐胃

因天灾以圖治道疏

丘九仞

陳言脩省以消 天變疏

華湘

脩德政以弭灾變疏

方鳳

務實勝以吞 天戒疏

劉世龍

元旦日食脩省疏

徐棡

省咎陳言以回 天意疏

王應鵬

卷之二十三

脩省七

弭灾變疏

吳巖

天變自陳疏

王廷

自劾不職以弭	天變疏	楊言
自陳乞罷以弭	天變疏	鄒守益
因變陳言以謹	天戒疏	趙錦
亟脩省以回	天意疏	何起鳴
因變陳言以實脩省疏		李鳳來
極陰成象災變異常懇乞省圖疏		周弘祖
陳末議以弭災異疏		部光先
脩急務以弭災變疏		鄭大經
省營繕以光治道疏		何孟春
重惜事體以正	朝廷疏	林俊
停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疏		周瑯
陳弊端以圖美業疏		張遼
親政權以折奸防亂疏		許相卿
陳切務以裨	聖治疏	王俊民
戢儉士以杜亂階疏		鄭慶雲
戒逸豫以光	聖德疏	高世魁
任賢納諫以禦變圖治疏		王泮

憫人窮邠人言以昭	聖德疏	楊一青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聽忠言信	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已
聽忠言信	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已
崇節儉以隆	聖德疏	魏時亮
仰崇儉德俯恤民窮以永圖治安		魏時亮
納忠言罷採辦以紓	國計疏	詹仰庇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浴	國用疏	傅孟春
擴善端以寬無辜重耆舊以保至治疏		陳相
乞	恩裁省以安民生疏	蕭廩
駕帖辯疑疏		王恕
請革西廠疏		商輅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黃瓚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玉
去疑貳專委任以杜神姦疏		張遼
重	明詔納忠言以慎初政疏	田美
納忠言懲欺罔以謹初政疏		邵錫
裁濫役以節京儲疏		鄭自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懲欺罔以杜後漸疏	鄭自璧
奉旨查明銀兩疏	劉宸
舉正欺弊疏	劉宸
一群心以圖治本疏	趙漢
卷之二十七	
釐正二	
重明詔懲奸黨以隆新政疏	汪文盛
思患預防疏	周用
飭法令懲奸惡以保治安疏	安磐
預防派弊激勸臣工疏	劉黻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聖德疏	張嵩
重降明旨大懲奸黨疏	章僑
乞寢貪圖以保元化疏	章僑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解一貫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璜
信詔令以蘇民困疏	黃臣
舉欺弊明法守疏	鄭自璧
慎于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遵成法以重民命疏	蕭廉
復成法以慎杜奸萌疏	張鹵
卷之二十八	
國是一	

扶植綱常疏	羅公
採衆言定國是以便遵守疏	王瓊
存君子退小人以裨聖治疏	浦鉉
明大奸以廣言路疏	李學曾
遵成憲開言路疏	汪珊
專信任以戒不虞疏	陳時明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講
採輿議以定大計彌遠患疏	曾忭
卷之二十九	
國是二	
開聖心辨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議功罪以存國體疏	曾忭
正國典明選法以便遵守疏	許讚
持公論破私黨以定國是疏	曹嘉
和大臣敦國體共濟時艱疏	周怡
承詔命正會議以明國是疏	張鹵
明言責正人心定國是疏	汪文輝
卷之三十	
時政一	
言上時政疏	商路
應詔上書疏	李夢陽
國是利病疏	孫原吉

條陳弊政疏	李承勳
建言時政疏	王一夔
六事疏畧	劉玉
卷之三十一	
時政二	
論時政十失疏	李東陽
應 詔陳言時政疏	萬鏜
條陳因待興革以便官民疏	萬鏜
應 詔陳言內治外攘疏	劉珣
卷之三十二	
時政三	
復舊制以足 國安民疏	桂萼
陳愚衷以恭復 聖諭疏	郭維藩
條獻末議以裨 聖政疏	陳以勤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殷士儋
陳愚悃以廣 天恩疏	顧存仁
遵 明旨陳民瘼疏	潘季馴
陳愚見以裨 聖治疏	凌儒
撫群情以裨安攘疏 又旱災疏	游震得
卷之三十三	
時政四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應 詔陳言切務疏	王世貞

預陳用人理財大要疏	張商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竭愚忠以陳政要疏	鄭履淳
卷之三十四	
援直一	
赦言官以光 聖德疏	儲燿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夏鏜
建言疏	何孟春
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望疏	程啟充
加意聽納以勵曠官疏	章僑
錄愚忠以光 聖孝疏	陳洪謨
體群情以保治安疏	李高
述格言以資治道疏	鄭洛書
容直言露嚴譴以廣 聖聽疏	陳時明
優容諫官疏	衛道
宥慧直開言路以隆 聖治疏	田麟
容諫臣以開言路疏	鄭本公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李學曾
卷之三十五	
援直二	
容狂直廣聽納疏	汪思
弘聽納以別淑慝疏	王世貞

乞貸直贖近臣以昭 聖德疏 張 卬

應 詔陳言以彌災變疏 周天

開言路以圖 新政疏 王 官

乞遵成憲保全諫官疏 鄭一鵬

宥狂直以光 聖德疏 韓 楷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黃仁山

宥狂直以安 宗社疏 葛 鳴

宥言官以存 國體疏 梁世縹

廣至明大英斷以昭 威德疏 謝汝儀

宥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啟充

宥言官以廣 聖德疏 沈 漢

仰戴 天恩恭陳末議以隆至治疏 馮成能

陳末議以重臺諫疏 王時奉

卷之三十一

援直三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 聖德疏 岑用賓

開言路杜奸萌以全 聖德疏 王嘉賓

宥言官弘 聖量以廣忠益疏 鍾繼英

廣延納以隆大業疏 駱問禮

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龐尚鵬

宥法官以重風紀疏 蕭 廩

俯宥狂直言官以彰 聖德疏 張 渙

禮臣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唐 吳

謹 天戒急親賢疏 湛若水

優老乞言以裨 聖政疏 何天衢

敬大臣優臺諫以隆 聖治疏 李 錫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 奇

情未群言恭陳親政事宜疏 高 儀

動 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何維栢

亟圖覽本顧問以隆交泰疏 溫 純

卷之三十七

用人

酌事理以公考覈疏 王 恕

重守令疏 李承勛

任人圖治疏 彭 韶

知人官人疏 胡世寧

擴大公以贊 聖治疏 霍 韜

慎考察辨邪正疏 毛 愷

止下一心同濟 聖治疏 湛若水

謹用人以免物議疏 許復禮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周 用

慎選撫臣以安地方疏 解一貫

脩大政祛流弊以隆 聖治疏 孫應奎

卷之三十八

財用一

民財空虛疏

何瑋

會計足 國裕民疏

韓文

裁革冗員以節冗費疏

張文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楊庶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鈔關禁革事宜疏

梁材

弘遠慮責實效以躋富彊疏

潘潢

議處全陝屯田以足兵食疏

潘潢

卷之三十九

皇明疏鈔 八目錄

財用二

財用詘乏懇乞 聖明節省疏

劉體乾

省冗食以裕 國儲疏

黃重

請給料價疏

楊巍

講求財用疏

靳學顏

明會計以預遠圖疏

馬森

卷之四十

財用三

足 國裕民疏

李邦義

查理倉漕夙弊以裕

國計疏

王國光

酌議任官事宜以裨

國計疏

鄭大經

定經制以裕財用疏

駱問

清查欺冒以裨 國計疏

詹仰庇

節財用恤小民以固邦本疏

李巳

遵成法明職掌疏

劉繼文

豫處 國計以保邊圉疏

蕭廩

卷之四十一

賦役

乞 恩分豁土地疏

彭韶

恤民隱均徧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萬鏜

查處皇莊田土疏

林俊

傳奉 勅諭查勘畿內田地疏

林俊

皇明疏鈔 八目錄

乞正谷大用侵田疏

楊廷和

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疏

張漢卿

議處王府牧地以飭防裕餉疏

蕭廩

卷之四十二

征權

代題議處鹽法利弊以裨 國用疏

章懋

處治鹽法事宜疏

陸深

鹽法實邊疏

梁材

淮鹽利弊疏

霍韜

兩廣鹽利疏

黃佐

浙直鹽法疏

周

處鹽法以濟邊儲疏	郭登
覆處鹽法以濟邊儲疏	李如珪
陳言鹽法疏	王朝用
罷征邊關商稅以通貨財疏	劉穎
卷之四十三	
漕運	
論漕運積債之害疏	叢蘭
般運倉糧疏	劉大夏
饋運糧儲疏	唐龍
漕例疏	俞諫
漕例疏	王瓊
皇明疏鈔 八目錄	
乞廣餉道以備不虞疏	王宗沐
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疏	王宗沐
條列漕宜四事疏	王宗沐
議復臨德二倉糧疏	徐棻
卷之四十四	
輿圖	
議天下郡縣繁簡疏	楊博
建言陝西地方重務疏	徐恪
改建府治添設兵備以便民俗疏	余子俊
請復重地憲臣以圖治安疏	張佳胤
荒政	

早災疏	汪文盛
議救見災預防後患疏	何孟春
大同停徵稅糧疏	
賑濟疏	唐龍
卷之四十五	
禮儀一	
廟制疏	楊守陳
祀廟疏	倪岳
乞明典禮以正尊親疏	何孟春
陳言畢獻餘忠疏	胡世寧
重陵寢斥邪佞以安宗社疏	胡世寧
皇明疏鈔 八目錄	
守禮儀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陳愚忠以裨郊議疏	萬鏗
卷之四十六	
禮儀一	
正典禮第一疏	張孚敬
正典禮第二疏	張孚敬
正典禮第五疏	張孚敬
正典禮第七疏	張孚敬
廟議第一疏	張孚敬
廟議第二疏	張孚敬
講學辨疏	張孚敬

再議樂舞疏	張孚
覆正祀典疏	倪岳
卷之四十七	
禮儀三	
請勅廷臣會議 郊祀典禮疏	夏言
申議 天地分祭疏	夏言
申議郊祀 二祖並配疏	夏言
恭酌古今慎處廟制疏	夏言
重 陵寢以培 國脉疏	夏言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
舉曠典以備大禮疏	唐皋
皇明疏鈔 目錄	
議舉典禮疏	王治
重大典疏	王好問
卷之四十八	
禮儀四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議孔子祀典疏	張孚敬
薛瑄從祀議疏	霍韜
正祀典以充 聖治疏	姚涑
請革祀元世祖疏	陳棊
請廟祀二忠疏	黃相
導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胄

卷之四十九	
曆律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華湘
稽古樂以裨 盛典疏	廖道南
學校	
論太學疏	李賢
修明教化疏	謝鐸
修明學政疏	桂萼
風俗	
維持風教疏	謝鐸
嚴考覈以正士風疏	胡世寧
皇明疏鈔 目錄	
欽遵 聖訓嚴禁奢侈疏	汪鉉
存 國體勵士風疏	胡汝霖
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卷之五十	
武備一	
建置五圍營疏	于謙
防患疏	于謙
撫治荆襄疏	王恕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王越
保固地方疏	余子俊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馬文升

一萬二千 丹 續修四庫全書 0 卷之四十九

題刊印武書 養將材疏 馬文升

遼陽時政疏 王崇之

議邊軍入衛疏 李東陽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兵部十事疏 胡世寧

卷之五十一

武備二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修舉武備疏 徐聞

預修武備疏 江律

修兵政復舊規以固根本疏 管律

嚴武備以壯 國威疏 陳時明

卷之五十二

武備三

修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請議南京守備事權疏 王廷相

訂處清軍事宜疏 王憲

稽古今成法以備戰守疏 程文德

修舉農兵以保萬世疆域疏 葛守禮

經畧邊務以圖久安長治疏 李崇

預上京營五論以次張武機疏 張

卷之五十三

武備四

陳愚衷效末議以保萬世治安疏 胡松

益兵據險以衛中華疏 韓邦奇

供億艱苦乞早議處容兵疏 唐龍

仰聖斷敦實效以成安攘大計疏 曹忭

卷之五十四

邊防一

宣府軍務疏 于謙

預備大同邊務疏 于謙

議和虜不便疏 于謙

急處糧道以實重邊以保 盛業疏 于謙

論散處夷人疏 李賢

備邊疏 黃仕儔

建言邊務十事疏 劉定之

邊務疏 商輅

防禦大同事宜疏 李承勛

勘處倭寇事情以伸 國威疏 李承勛

卷之五十五

邊防二

禦虜方畧疏 馬文升

上邊議八事疏 王

陳言攘外疏	汪循
備邊事宜疏	倪岳
備邊事宜疏	董越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卷之五十六	
邊防三	
備邊事宜疏	李東陽
議防虜事宜疏	許讚
重邊防以蘇民命疏	汪鉉
備邊六事疏	李傑
創立五堡以嚴邊防疏	史道
皇明疏鈔 卷之五十七	王煒
陳膚見以贊修攘疏	
卷之五十七	
邊防四	
備邊十策疏	胡世寧
籌邊疏	趙伸
杜攸夷以安中土疏	張紳
欽奉 聖諭禦邊疏	侯綸
卷之五十八	
邊防五	
經理要害邊防疏	楊一清
分布邊兵預防虜患疏	楊清

夷情疏	霍韜
申嚴邊防以彌虜患疏	唐龍
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疏	唐龍
奮 乾剛整王師以綏四方疏	胡經
正名罪愆舉用以杜奸萌疏	曾忬
勦虜收功乞 勅邊臣以圖善後疏	丘禕
卷之五十九	
邊防六	
罷馬市以絕邊患疏	楊繼盛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張東壺
欽奉 聖諭條陳邊計疏	楊博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	
減虜六事疏	程文德
陳末議以備經畫以贊安攘疏	張鹵
即時事飭人心以圖安攘疏	張鹵
懇乞入衛番休以甦疲鎮疏	蕭廩
卷之六十	
征討一	
進平南獻俘露布	張輔
議處四川土官事宜疏	余子俊
南韃捷音疏	王瓊
貴州捷音疏	王瓊
平江西洞賊疏	王守仁

江西捷音疏

王守仁

卷之六十一

征討二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王守仁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王守仁

平蠻疏

王守仁

申明賞罰疏

王守仁

論新建伯撫勦地方功次疏

霍韜

議江西軍功疏

唐龍

卷之六十二

彌盜

皇明疏鈔

八日錄

三

卷之六十二

撫綏擒獲疏

于謙

陳言處置地方緊急賊情疏

楊一清

議處江西緊急賊情疏

楊一清

彌盜息民疏

王瓊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請平潞州疏

張孚敬

條議寧州地方善後事宜疏

潘季馴

卷之六十三

江防

極江盜疏

黃綰

議處重兵以安地方疏

黃綰

馬政

覆應 詔陳言馬政疏

馬文升

遼東馬政疏

凌柅

陝西馬政疏

楊一清

再議陝西馬政疏

楊一清

請復金牌舊制以舉茶馬相易疏

楊一清

羊種馬以助軍需以祛民害疏

翁大立

議處牧放馬匹疏

謝汝儀

議處僕苑官員疏

褚鈇

屯田

屯御疏

王越

皇明疏鈔

八日錄

三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方日乾

卷之六十四

刑獄一

論韓國公寃疏

解縉

申明律意疏

劉玉

訟劉槩罪疏

王恕

講求律意以定 國是疏

丘濬

陳脩省議刑罰疏

何喬新

講明律意疏

馬文升

正刑法以服人心疏

李錫

應 詔陳言平大獄疏

常廉

論刑獄疏	黃紱
信法令以全紀綱疏	曹懷
正國法以光聖治疏	唐樞
卷之六十五	
刑獄二	
導舊制平刑獄疏	劉濟
議處重罪以存國法疏	劉濟
緝訪事宜疏	歐陽一敬
請辨馮恩罪狀疏	王廷相
禁刑獄之濫疏	毛愷
禁酷刑以全民命疏	葛守禮
正國法以銷禍本疏	龐尚鵬
河渠一	
議疏黃河築決口疏	劉大夏
興水利以克國賦疏	吳巖
定計謨以祛河患疏	徐恪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胡世寧
興水利以救民患疏	汪鉉
論治河理漕疏	黃紱
卷之六十六	
河渠二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軾

處河患恤民窮以禪治道疏	王軾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霍韶
沔陽修堤疏	儲洵
賑饑治水疏	葉紳
修水利以保財賦重地疏	呂光洵
黃河勢將北徙疏	洪朝選
理河事宜疏	周用
卷之六十七	
風紀	
振肅風紀裨益治道疏	馬文升
欽導勅諭申明憲綱疏	汪鉉
忠節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疏	楊傑
錄忠裔以均郵典疏	章僑
憫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允
旌旌忠勇以昭激勸疏	沈束
廣恤典以勸忠義疏	龐尚鵬
廣恤典以光聖治疏	王治
闡揚幽忠以彰聖朝盛典疏	賀一桂
籲天乞恩願代夫死疏	楊繼盛妻張氏
懇乞天恩容令身代夫囚疏	沈束妻張氏
卷之六十八	

外戚

重名器以全威晚疏

張仲賢

裁抑戚畹恩幸疏

張漢卿

近幸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劾宦官疏

韓文

急除大逆權宦以禦大亂疏

林俊

庶幸討戮宦賊疏

林俊

抑權宦杜紛更疏

戴金

斥奸佞杜深患以隆治化疏

楊永祐

乞除大奸以正大法疏

劉宸

皇明疏鈔

卷之六十九

權姦一

杜群奸以保治安疏

趙漢

亟處倖臣以保新政疏

趙漢

遵詔旨戒專橫宦臣疏

鄭自璧

糾劾近倖疏

章僑

慎名器裁幸恩以隆聖治疏

周弘祖

嚴究恣肆內臣以端近習疏

詹仰庇

卷之六十九

權姦一

斥大姦以除惡本疏

孫應奎

罷奸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

橋奪跋扈權奸疏

高時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究正輔臣冒濫軍功疏

周冕

乞察奸邪以光安攘大業疏

吳時來

亟處姦惡以謝天下以靖虜患疏

張紳

卷之七十

權姦二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沈鍊

糾劾誤國輔臣疏

王宗茂

罷斥姦貪以清治本疏

徐學詩

早除元惡以圖安攘疏

董傳策

貪橫虐臣欺君蠹國疏

邵應龍

皇明疏鈔

卷之七十

權姦二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林潤

督臣欺橫不法亟賜罷斥疏

陸鳳儀

黜貪濫撫臣以消民怨疏

林潤

皇明疏鈔卷之一

君道一

法天順人疏

王律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人業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成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

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冀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冒昧以聞陛下無謂儒者常談而不加覽焉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疏

桂彥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思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于為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衰處今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諒之此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

人心天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扶之而不危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 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 五曰培國脈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

皇明疏鈔

卷之一

三

漢

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及朕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常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二員知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司知府歲貢廉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繆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眾持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 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明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 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啟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為朝廷之用矣 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

皇明疏鈔

卷之一

四

漢

道守備為先征伐次之開邊襲貪小利斯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為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盡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為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諭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動兵於遠哉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曩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 十一曰蒐才俊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聖明疏鈔 卷之一 五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聖明疏鈔 卷之一 五又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聖明疏鈔 卷之一 五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聖明疏鈔 卷之一 五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 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當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

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令各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受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職矣

大庖西上封事疏 解縉

臣伏惟命出惟行不宜數改刑期于無刑寧失不輕故今速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億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言賞延于世復及其昆尊榮賚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恣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

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
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派
識陋蠅集一時免園寒士抄輯穢蕪略無可采 陛
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執
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
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旨類別以備勸戒剛其無
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
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蠹駸尤
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
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
一明疏鈔 卷之一 七

為公除山澤之禁稅務鎮之征商水輅朴居而土
木之功勿起布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
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
斷所謂瑜迦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
省冗費減編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宮城之工役
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惟薄不修母
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
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
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
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
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
明疏鈔 卷之一 八

其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
 舜曰杖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
 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
 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
 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
 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
 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 陛
 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于輕重建不為君用
 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
 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
 僚孝廉人才真蹈瞽趨而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推
 堪驚悍之夫關茸下愚之輩朝攝刀鏘暮擁冠裳左
 棄筐篋右縮組符躬履之賤袞繡巍我負販之傭與
 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枕詢有德是故賢者羞
 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
 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
 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
 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
 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
 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忠良也古者鄉隣善惡
 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
 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

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
 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
 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
 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
 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
 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
 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為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
 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
 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歎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
 也而茶椒有糧系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
 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
 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
 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
 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
 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
 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
 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
 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
 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
 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
 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扭于

宴安墮名城銷鋒鑿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而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為仇舜不以為嫌况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

皇明疏鈔 卷之一 十一

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 陛下幸垂鑒焉
上萬言書疏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 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 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疆幹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 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

者顧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
 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孫親叔也分地雖廣制度雖
 侈所謂大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
 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
 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
 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
 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
 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
 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
 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
 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
 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
 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為太過者歟昔賈誼勸
 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
 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
 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
 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
 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
 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
 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
 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
 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

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政
 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
 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
 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憐
 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
 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
 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
 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
 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
 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
 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
 不能守之 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也
 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
 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
 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
 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
 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
 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
 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
 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 聖衷致使

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
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
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 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
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剛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
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
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
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
之實所謂實者在 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
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
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
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
皇明疏鈔 卷之一 十五

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
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
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
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
為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
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
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
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
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
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真之法乎苟取其所長
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
皇明疏鈔 卷之一 十六

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
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
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
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
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辱
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
之辱其始也 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
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
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
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
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

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
廉若是其智若是少不如法 朝廷不少貸之吾屬
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
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
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掎劓以給屯田工役之
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徙大
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
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恣嗟愁苦之聲充
斥園邑非 朝廷所以恭承 宗廟意也近今就中
願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
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職矣

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策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蕪之深山大壑人迹不能追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生死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 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今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 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 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

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逃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網紀大振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

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
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
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
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
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
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為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帥則以
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
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
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
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
一文帖里中田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蔣
皇明疏鈔 卷之一 十九

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萬事至於
聽訟獄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賊多
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闕章一有不稱雖有忠臣
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
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
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
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
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
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
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
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
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
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
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
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
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
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
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
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
今數之賢者寧有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
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

速之過也

資治策疏

王叔英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木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於此者亦頗知其略者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三者生之乏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

皇朝通志

卷之二

三

王叔英

於工商僧道有汚維之衆而失力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負此二者生之未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負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不行富彊兼

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稅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於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籍徇私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

皇朝通志

卷之二

三

王叔英

其入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衆而務本者寡實由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為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為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况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為為宗而後世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託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遵奉有不耕而

食不餐而衣之利由是為之者衆往往食肉飲酒華
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
違之况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
稼乃托佛老以為生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愚
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
獲福且輟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
高祖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實
由於此此僧道有汚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有
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為本故常厚之以商
賈為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
每病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為商賈者益多然商

皇明疏鈔

卷之一

五

五

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
貧於商賈况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
而施奇技淫巧為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
而無益於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
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俾其一旦之售
由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斯三者豈非
有害於生之未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
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
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
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
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實由於此昔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以後世事漸
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
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
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
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由於此
斯二者豈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
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寔
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由
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
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
人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柰何

皇明疏鈔

卷之一

五

五

而民不窮困乎蓋由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
民既稀其役自繁之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
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
害於為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
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畧
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
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於近利者衆故其
入洿池多以數畧由是材木不給魚鼈不充此所謂
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
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
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餘蓄然漢宣帝時

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今穀賤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有婚姻之事往往皇明疏鈔 卷之一 三五

假借於人務為浮靡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已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偏舉也 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為害則除之明其為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養 聖躬 勤政論 博孝義疏

童綸

一養 聖躬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 臣恭惟 皇上身乃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祖宗 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 聖子 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皇明疏鈔 卷之一 三六

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為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 天地 祖宗 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 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監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論政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啟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三

之為君皇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傳說周召仲山甫
尹吉甫之為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
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
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恭和
之盛以為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
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 列聖之於諸臣常命
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三
及 祖宗 列聖為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
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
問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
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博孝義臣
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
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
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
百姓刑于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
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
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
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
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
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 皇伏望 皇上於

皇明疏鈔 卷之一 三十一

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 太后
而脩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
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
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 皇
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
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 陛下尊之為 太上皇帝
是為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
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為 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為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
節旦 幸南宮率羣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門以叙
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
福萬世帝王之法也 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
以臣觀之是復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
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 詔
冊妃汪氏為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已正位 中
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
母阮氏為 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彝倫而 中
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薨逝臣民莫不
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
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

皇明疏鈔 卷之一 三十一

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家之本風化之
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
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生如此
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
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
平矣

獻言圖報疏畧

丘濬

仰惟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 大
寶之位肇 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 六朝閱
一百二十年我 皇上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
戊申十干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而 皇

皇明報鈔

卷之一

三

存心

上登極之歲適與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 聖

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
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國祚大
數以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三代以後惟漢唐宋國祚
為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
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為一元然非善攝養惜元
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
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微政務
日趨於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致
於不可振起而底於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
道豐亨之際官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

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
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
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為敗亡也向使其君
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
之垂戒汲汲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此
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功德於民適逢機會因人
成功非若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
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開彝倫再立世界自天地
開闢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 國家有
此大功上格 天心焉 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
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嗜欲開先之

皇明報鈔

卷之一

三

存心

際生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示非常之
變而當其居潛養晦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
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大市三垣
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而兩京畿暨十三藩司所
奏地震母慮五六百次至於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邇
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鳥三鳴于禁
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為重
地變莫大於地震而在京師邊方為急禽鳥動物得
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
書地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六年之
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速之間卜以古人占

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
然我 祖宗積德累仁 先帝敬天愛民 皇上清
心寡慾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豈無其
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不言因其必然之
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當然之
人事而求其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為祥矣夫人所以
能勝天其道何繇脩德而已矣臣願 皇上體上天
愛民之深念 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
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
人言謹好惡而不流於異端邪說謹用度而不至於
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頽
靡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以禍亂為
憂屈己虛心不以顛危為諱防慾而剛為之制思患
而預為之防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則反求諸心熟思
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乎天理順於人心適於時宜
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 祖宗發訓有無違
悖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為便否清議以為善
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
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
議之訪於衆而獨斷之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
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
則合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

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機應
之無窮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逢吾
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覘吾機便之可乘上繞畧露
其微機衆即據以為俸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利其人
植黨與排異已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
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
是皆為其身謀為其家謀為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
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 皇上誠能養心性以
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
以絕姦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
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為天下之
皇明疏鈔 卷一
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狡機伺便之人承風
希旨之輩曉然皆知 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
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于佛老也所用度者
在乎儉朴而不在于奢靡也在于節省而不在浪費
也所用任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于正直而
不在乎諛佞也則 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
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
可迴轉小人不敵肆其姦君子不為人所蔽左道惑
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逢 明主
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
無不足 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疏

馬文升

臣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又主乎敬焉耳蓋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能敬則心存心存則愈謹而後可以疑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治道無不隆矣若敬有不存則心放心放則德不謹而萬事俱不立矣尚何望其疑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隆治道也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神聖之姿始以布衣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振綱陳紀貽謀作則此心之敬皇明聖鈔 卷之一 三

未嘗少忽蓋為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初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初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也迨累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憂勤惕厲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皞而無忝於聖祖也恭惟皇上養德春宮蓋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是以即位之日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敬天法祖不迺聲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黜異端隆大孝於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籍田親幸太學凡古帝王聖德之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天下蒼生無不延頸以望治使能存此心始終

不渝則真可以四三王可以六五帝可以繼祖可以陋漢唐而皇明之大業可以保之於億萬斯年而不替矣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主之戒也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所當察也皇上續紹洪基當民窮財盡之餘兵廢刑繁之際所以疑皇天之眷命者在是所以收天下之人心者在是兢業危懼此心豈可一時而不存乎此心一有不存不流於聲色則流於貨利不入於遊逸則入於奢侈一或有之皆能敗德敗度而於前所謂帝王之盛德或有少損不能終矣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是亦忠愛之至臣以為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於不皇明聖鈔 卷之一 四

接見蓋亦有所待焉耳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以言治矣昔者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矣蓋欲太甲敬天動民而保天位也傳說告商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於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為商令主伊尹傳說為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况邇來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上天仁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修德廣人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伏望念祖宗初業之隆而天命之靡常思

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機之暇節嗜寡慾以順養天和澄心靜慮以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諮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為辯析孰為道心孰為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用是以親決萬機蓋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 太皇太后 皇太后 兩宮益隆其孝養於 親王介弟益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而責其人珍禽異獸之貢必御之而塞其釁夫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面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降 敕戒飭

皇明疏鈔 卷之一 五十一

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 教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姦而禦侮科道為 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賜其寬貸大臣為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為之優隆左右舉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親信而任用之浮躁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忠良者委任之不貳便佞者罷逐之不疑於 母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致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致太濇浪費錢糧宜加減省無益齋醮不必修建於 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則厚

性而薄米廣開言路以防壅蔽時接臣僚以通下情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上暫免踏勘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邪術罔為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允迪于茲則二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我 祖宗列聖真可繼述于今而天變亦可以少弭矣臣本以庸才叨總風紀日夜思惟無由補報伏望少寬斧鉞之誅俯納芻蕘之語身體而力行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建言疏

胡世寧

臣聞人臣之義知無不言臣竊見 陛下天性聰明日勤聖學至於敬天法祖愛民求治之誠誠有格於皇天而非三代以下今主所能及者然臣竊聞帝王之學有要其推之於治亦有要臣愚私恐 聖心泛勞於上敢述所聞以獻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皆曰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尹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至吾夫子繼往開來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於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為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其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事

皇明疏鈔 卷之一 五十二

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
 言怒哀樂發之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廣凡
 家刑賞之政慶恤之典無不皆由於此故曰天下之
 大本天下之達道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當喜當
 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
 也又或今日當賞而因前日之怒格之不賞或今日
 當罰而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事當賞一分
 而因喜賞過二分或此人當罪一事而因怒併罪其
 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於平居無事之時常當涵養
 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
 者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於哀樂
 呈明疏鈔 卷之一 三十一

亦然不徒今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不徒此事
 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
 位萬物以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修
 何治不隆何災不弭哉先儒以為此學問之極功聖
 神之能事者不過此中而已伏願 聖明留意然中
 無定體隨時而在隨事不同故執之者常如持衡之
 勢不使少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則周公告成王
 有曰俾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謂
 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工惇厚
 溥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於後世矣夫當
 守成易溺晏安之時而不為明作有功之戒則士習

偷惰而廢政殃民日見陵夷之狀矣若專明作有功
 而不為惇大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又
 非悠久之道矣此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
 周公欲使百工知成王意向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
 長有令聞於後世忠臣為國遠謀之意如此臣竊見
 國家承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大甚以致政弊民窮
 天災日見 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豁然天啟奮然
 雷動信用忠賢釐革政弊人心惕然警省政治煥然
 一新知我 皇上勵精圖治之至而皆為奮明作有
 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素無定見惟事隨風趨靡以
 速時名而或事為過舉以失 朝廷建中立教之本
 皇明疏鈔 卷之一 三十一

意則非惇大成裕之道也臣近見撫按叅官本中有
 以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即坐贓奉提者至或大奸
 人貪置之不平而惟繩此武職小官以塞責如此臣
 恐諸臣倣效刻薄成風而傳諸天下後世不知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周公願其君永有辭之意也
 除此小事臣已駁令改正外至於大政事大賞罰之
 有關於天下大體者伏願 聖明持 勅大小臣工
 今後供職行事常懷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有失惇
 大成裕之體雖懷惇大之心而又不可遂隳明作之
 志復蹈因循之弊則 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真
 為允執其中而堯舜禹之聖不是過矣至論聽言

舜戒禹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其臣正諫也雖然樂正諫而又曰朕聖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聖說而又曰欲並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為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此舜之執中見於所言者如此至於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臣昔上論逢迎與將順不同君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不明人心士皇明疏鈔 卷之一

聖明容臣與吏部細加查訪并凡因公降謫官員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長短陸續上請或還原職或量收敘至於情理難容不該收敘之人久請遐荒者亦乞 聖慈體大舜欲並生哉之意量加寬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則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慎唯和唯一此其大法也夫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夫既立賢不拘其類而欲難慎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全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不害其為器也惟夫奸險媚嫉之人無際可指而能皇明疏鈔 卷之一

時戒群臣使和而不同以共成我 國家無疆之休
而已凡此經書大旨 聖明天縱經筵日講豈有不
及而臣猶以為獻者區區芹曝之私不能自己也伏
願聖明俯賜採納天下幸甚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五

四十五

皇明疏鈔卷之一終

皇明疏鈔卷之二

君道二

上中興正本疏

李賢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
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
論之詳矣若夫關於 陛下躬行窮理正心脩己治
人之道則或略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
為 陛下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
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
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
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日勤聖學二日顧
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
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
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
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
之道也皆切於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
伏乞 留中萬幾之暇時賜 省覽於 陛下身心
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 寶位天
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
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
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
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

財用以固邦本屬將帥以作士氣修正事以攘夷狄
開壅蔽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 陛下之
餘事耳伏望 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
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
君誼辟之踪蓋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
之逆耳者惟 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
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
儒朱熹將上殿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
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
臣以道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 陛下有聰明
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五屬

繙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
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
夜久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為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
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
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
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
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
何事不但口耳之祖述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
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為要務以居敬存
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
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為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五屬

致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願箴警臣聞前代
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
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
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
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
有訓誦之諫居寢有燕御之箴魯廟有歌器而存持
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
講閣前代遺跡寫為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
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
賢之君以警戒為規鑑以宴安為鳩毒内外交養而
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

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老艾略不省覽是以流連
 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撫往事之
 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
 起居常目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
 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
 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
 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臣觀自古聖
 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
 罔淫于樂皋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
 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
 皇明聖訓 卷之二 五
 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
 召公之戒成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
 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
 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
 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忘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
 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
 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
 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

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
 法絕去嗜欲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
 為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為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
 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 祖宗之心則社稷幸
 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
 甚衆能不為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
 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
 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
 弊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
 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
 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於此必
 皇明聖訓 卷之二 五
 不牽於彼伏乞 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
 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
 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
 觀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
 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邪以庸暗之君待其主邪夫
 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 陛
 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
 之物陳之以惑 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
 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 陛下留心省察
 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 宗社
 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 大明令主而中興之

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皇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嘖一笑夫一嘖一笑尚不可輕發况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 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 陛下內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克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 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六曰崇節儉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太和

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綈席用莞稭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秦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燒羊恣饑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珍珠遮目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於漆素衾禩止於黃純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諸司諸色買辦倍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 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為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得兩蝗死仁宗霖雨為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為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

若詿廢黜姦邪任用忠良克已自新以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况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凜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為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 臣區區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勉貴近 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為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動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冥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慘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 祖宗之法絕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為戒也猶恐 陛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哉之亦

冊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美之曰當時貴近之臣其也正直其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 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縣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上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騫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士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 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 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誠固結民心而欲久

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
 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
 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
 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
 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
 以古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
 失所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
 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
 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
 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言其難散故也五霸之民如以
 水搏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
 心之道近體 祖宗恤民隱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
 於 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
 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蓋 陛下省一分之
 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
 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 陛下之
 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姦宄
 之變必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於永
 久雖歷億萬斯年可也惟 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政治終始疏 彭韶

臣伏觀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詔書內一欵

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
 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 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
 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 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
 治終始為 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如政
 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
 外此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
 天心仁愛之至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
 表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
 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
 志比之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才事太宗嘉納至今
 稱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他求惟守成化之
 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
 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
 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於 聖明者不止於
 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 中宮特詔
 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
 土物於 皇妃位下或加 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
 幾與 先帝時 后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
 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天意所以不豫人
 心所以湮鬱殆為此 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
 俯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
 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

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
 近午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
 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
 所未能得所請輒從此 陛下思防之意有未終者
 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
 見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機宜及此特斟酌裁省俾
 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
 疆之祚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
 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
 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克
 進貢海南臣庶實有憂心茲者又 詔鎮守內外等
 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
 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頻仍警
 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
 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
 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
 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
 財以克貢奉之名豈有出自已物哉而乃水陸勞擾
 人畜瘦損怨歸公家 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 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
 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近年
 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俸寺

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 恩澤又月與之
 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之忠賢
 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馬行之則孰不思阿順從
 欲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 陛下用臣之道有未
 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
 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
 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
 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為功古人所
 貴即其已往而慎于方來斯謂善始守而勿失則德
 澤加諸當時聲名昭諸後世斯謂善終書曰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 陛下大
 聖明聖鈔 卷之二 三
 聖人事臣蝶蟻微命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講學親政疏 王鏊
 伏蒙 聖恩特降 勅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并示
 優眷者臣久伏草莽忽聞 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
 降光生巖壑歡溢里閭茲誦 聖書誨諭諄悉憫臣
 以直道難容嘉臣以勞動自効臣之寸衷特荷 九
 重之知雖殞百身何能為萬一之報乎隨欲赴 闕
 陳謝而衰病侵尋恐顛越於道路乃敢具疏以聞 臣
 本樗材遭際 聖朝亦嘗承乏內閣預聞 國論適
 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
 說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于野十有三年無復當時

一第 172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卷之 5

之望矣恭遇 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蒼生
欣欣相告復觀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
優老之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野
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今幸 天恩下逮何敢復自疑
外而以出位為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
之隆者蓋起上下之交而近世之交其道有二一曰
講學二曰親政 陛下踐祚以來時 御經筵 聖
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
之間廣廈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從容講論凡帝
王為政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萬幾之暇靜以養心
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為學遜志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四

之觀如其可采采而行之則臣雖填溝壑無復恨矣
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聞臣不勝感 恩激切屏
營之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
子自正朝輦御文華殿公卿大臣咸服侍列羽林之
士亦皆環列以聽 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焉傳
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
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
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
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
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
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十五

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 陛下昧爽視朝 聖
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大懸絕而不親所望 視
朝之暇時 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室諫逐日輪對
從容咨詢生民苦疾政事得失使得日陳于前總攬
乾剛不治微細接見忠賢不隔疎遠則自朝至暮無
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者此也講學則 聖心日明親政則 聖政日修君
臣上下日周旋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
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幽歆義
不忘君故敢輒効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與與否
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 陛下少留之夜

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
不能敏者敏于學如有所不及成王訪落於羣臣曰
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行學有緝熙者繼續而
光明之也示我顯德行者羣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
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
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禋之際自非遜敏
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
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昧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
也且不獨商高宗周成王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
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

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暇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

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 誥告天下皆出 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 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直入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

皇明集錄 卷之二 六二

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 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博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文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齋 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 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 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 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 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首則御馬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

皇明集錄 卷之二 六二

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 聖節稱賀
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
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
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
遺意焉蓋天有三垣 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
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
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
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
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
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
蹇義夏元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九

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
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
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
是而已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
民二事而已人易為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
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易為而不安乎守令雷之而監
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
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
也安危之機在君德 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九
德威矣而治效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
而殃民者多為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
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
察之間閭軍民一年資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
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 詔寬恤事件公然廢
格不行奉 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
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 皇上有不忍人之
心無人為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 皇上有不忍
人之政無人為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
何日可期伏望 皇上特降 勅旨切責天下巡撫
巡按督察有司絕懲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

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屬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屬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為即為之而毋以利害為念姦有當擊即擊之而毋以強禦為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為虞則所謂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者庶幾可冀至於兩京科道以言為職亦多不能體 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暮年之間不聞直言時事間有論列不過畧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叮嚀戒諭令其展布四體靖恭爾位畧承順之細謹務陳善之遠圖於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憲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

皇明通鑑

太卷之二

于

王左刑

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頹而起其惰恐無切於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為之人利於善良而不利於姦惡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為之志沮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 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

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逆眾當求之道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繩姦惡者聽臣等指名參究罷黜以為辱臺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悞觸雷霆之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容臣等據實分解以養直臣之氣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為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即 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為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伏惟 皇上清明在躬傳心之要得之舜文其於修己以安民備已以安百姓特在善推其所為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瀆 宸聽不勝兢業

皇明通鑑

太卷之二

于

王左刑

永保天命疏

李文祥

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屬責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在位多匪其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為譏謗遠逮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正如心腹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 陛下密訪渠魁明彰 國憲擇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詢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

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懲之方貴賤異等威之辨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己私不恤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雖小嫌必深鉤罪惠及奸宄之雄養成傾頽之俗紀綱盡廢體統蕩然豪家僭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巧漸成上侵伏願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庶臻實效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致玩弄權法一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兼資卜亂臣竊聞致仕尚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書王

靈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少勵士風庶彰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溫詔感其良心終始驅策以圖實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况上化下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詭諧之臣以武帝為君力陳規諭字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黽勉忠良之列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既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如此則位不乏才官多稱德况古昔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遂近驟聞莫不驚駭伏願陛下再頒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揜聊示懲於已往庶知警乎將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嘉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弗責其非猷謀可採者獎其情而亟行其策惟當斷以一心不必搖於衆口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儻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嫌疑必賜片時引對臣草茅新進積無怨讐豈不自謀率爾狂戆但思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吉凶休戚義實相關隱默謾欺情亦安忍故不避斧鉞歷盡忠誠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書王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臣聞天道立元以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
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於天下更新示
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往也洪惟 憲祖
以成化紀年蓋欲治化之成就而 先帝以弘治紀
元則欲治道之恢弘皆即為治之大端而言其規模
固已弘遠已今 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
獨取於正德乃究其為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意能
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有
以知 陛下自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可以四
三王六五帝而爭光於 列聖矣然以正德為名當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五

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
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苟德有未正雖
令不從欲求治弘化成庸可得乎臣以菲才待罪冒
監而老病衰頹不能久事 陛下無以補報 大恩
茲已具疏乞休將歸死首丘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
自已敢據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為五事
效野人芟背食芹之獻以為新政涓埃之助伏望
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 宗社無疆之休
生靈莫大之幸也 一曰勤 聖學臣聞明君以務
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

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
術以為修齊治平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
諫之臣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潛格非心而薰陶成
性故其聖德隆盛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
下如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亦莫不然但其學有未至
故其治不古若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
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內殿兩廡及
洪範揭於左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從事於
學也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 陛下出震繼離如
登 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 經筵親儒臣以
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 經筵之開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五

講有日而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免間斷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有剪桐之戲而莫與箴規違持養之
方而無從諫止則所以輔成 聖德者或未備也臣
願 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
文臣引之便坐講論經術咨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
十八學士於中禁故事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
以誠意假以溫言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
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辨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
其於 聖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
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 今日

正德之先務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二曰陸
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
子替其達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子
稱焉難能則為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於繼述也
昔我 太祖開創之政比跡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
訓於後人者至備 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
其盛德大業以增光於前烈者尤盛豈非 陛下之
所當繼述者乎 先帝在位之日尊養 兩宮備殫
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
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遊田
皆其善行之可法者 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臣聞天子之於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
者也故禮以大婚為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
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
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
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
所宜先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
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閭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
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教之
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
預而禮不可不正也伏惟 聖朝 列聖皆有內德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念戶口之消耗而議優恤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
極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以汰冗員以節財用
皆其志之欲為而未成者 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
志其纂修 會典則欲舉 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
行其節修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為法戒尤
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當取
聖祖之 皇明寶訓 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座右與
大臣講議舉其彛典而施諸今日則為能盡繼述之
道而見 陛下正德之實矣昔啟能敬承繼禹之道
而建四百年之夏成王能式刑文王之典而行八百
年之周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三曰謹大婚

惟鵲巢葛覃膠木之德足以母儀萬國允正六宮然後設幄于內成以六禮以定 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則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 今日矣 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 今日乎臣老且耄不達時宜而惓惓愛 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萬死冒進強言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四曰重 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手 詔令而 詔令所以行于天下者由其信也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妄而持之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皇明頭鈔 卷之二 李召章

竦聽而厭服書曰今出惟行傳曰今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乃者 陛下登極之初渙頒 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房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鹽糧為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也又謂 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為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頌 聖德以為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逮今已期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政

不行而 詔書所載盡為虛言之奏六科諍臣冗員復留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 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文之吏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耶臣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倖而姑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奉 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之變以警動其心使之憂勤惕勵修政立事以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皇明頭鈔 卷之二 李召章

之風雷與宣王雲漢之章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儆予為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以其能致敬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倫書所載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而 聖諭以為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故減膳素食 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既嘗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藁席書曝于日夜對于地三日而大雨霑足又嘗 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責宜加朕躬毋為民災其罪已修德如是故能開創大業建致隆平而無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皇上天生聖哲初政清明求言圖治孜孜不倦故官

其治效益隆而休徵畢至也奈何 即位以來星文示變尺呼于聖地震于南京旱災于陝西生靈嗷嗷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 皇上勵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衆情即有違於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把持而百司不能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侈奢之無節凡若此類皆天心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 陛下遠師帝王近法 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已求言之意敷告下土日與在廷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弭災之道凡用入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成天心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 陛下之正德不為虛文矣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論時政六要疏

黃華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者寧忤 陛下而不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幾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至急者為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十一

五

陛下陳之 其一曰崇正學 嘗聞先儒周惇頤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 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 聖學維新 聖政日舉矣 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 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言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十二

五

為廣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
 自輕如此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為公
 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
 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
 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
 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
 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
 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
 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
 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狩者二十九皆
 皇明彙鈔 卷之二 三三三

諷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
 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
 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
 婦不能相保陛下為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
 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
 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
 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
 天時人事如此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廢
 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姦雄窺伺
 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
 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官

親驪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
 機為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
 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
 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
 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
 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
 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
 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
 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
 皇明彙鈔 卷之二 三三三

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
 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
 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
 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
 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計此養亂之道也彬
 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
 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
 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
 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
 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
 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

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諸章疏通具檢出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助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皇明疏鈔卷之二終

皇明疏鈔卷之三

君道三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謂之有為之主則可非大有為之主也為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幸遇陛下臣敢於是時而勸行之夫王道乃帝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蓋心必純於理而無私然後著之政事亦皆純於天理而無雜苟政雖善而心有未純外身心以為治是為伯道伯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王道真伯道偽王道實霸道虛王道坦夷伯道崎嶇王化大同乎天道伯業僅補其罅漏人主不可不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更創制度振舉綱維黜陟人物惟勸陛下於身心用功身心之功既至則王道著於政事者布在方冊可因可革可益可損當自能裁之而羣臣有名世者當一一有以輔之也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心乎殺之也君得此心而當教養之責則當心天之心以達之萬事以生乎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一

史記坤篇
王制鳴刊

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之理無一物無
 生生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和薰蒸諸福畢至
 皆由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
 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欲
 由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為之蔽而不能祛遣此天理
 遂以漸泯人心即以漸亡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
 於一燭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欲遂於一
 已一時而患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慎哉王道之行與
 不行實判於此然非有大有為之資有大有為之志
 者不能克也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臣在山林伏
 聞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為之望嗣登寶位屢
 皇明聖鈔 卷之三 二 史記

著大有為之實邇者崇異端變近習以盡此心殖貨
 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
 能大有為矣先儒程子謂學者不可讓第一等事與
 別人做王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勸陛下行
 之而竊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知夫所
 以必先於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
 定多惑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在心
 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為堯
 舜况於人君誠致中和而臻位育之效立皇極而成
 參贊之功將見黎民於變而比屋可封四方風動而
 魚鳥咸若此明效大驗必至焉耳古語云有志者事

竟成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惓惓夫
 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功不過
 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於敬
 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
 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敬以存
 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
 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而敬以
 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
 微不爽矣截斷於慮念之初芟除於事為之際必使
 私欲無一髮之容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子謂有
 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即天德也此
 皇明聖鈔 卷之三 三 史記

即慎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
 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
 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
 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好
 武好內好察察以為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
 政矣行王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惓惓夫聖敬既
 一則作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
 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即聖賢之學心與理
 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於
 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
 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

易者此事此務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
事此務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
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
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
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
之極其博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
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
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
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
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
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
皇明疏鈔 卷之三 四

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
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
也淨而均兼之庶恥喪而浮偽滋後世之習俗日惡
矣何以反之王道之淳枝葉繁而根本驟後世之學
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正事事有要一一究之
使王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
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
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
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論則所以涵養 聖知者深
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
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 聖

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毋有避忌使之得
以盡其情彼勳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群
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 聖知
者益切臣尤不勝惓惓

陳言疏

姜洪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之路三年於茲無一言裨益
時政無一言上答 國恩尸祿曠官憂慚切至盡忠
補過夙夜不寧不幸 先帝奄棄萬國哀號遠聞
皇上詔履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
思以忠見逐即復召用知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
俱各斥貶李汝省等左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五

方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皆削奪官職又禁番
僧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棄毀
珍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帝王盛德事也人心
仰望更化已久而 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為難四方
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為 聖明天子出
焉太平指日可待焉 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
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公忠之道謹舉八事仰
贊 聖明懲陋狂瞽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幸察
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
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
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

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許衡曰
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
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
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之奇異
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為所溺則不得其正焉
皇上即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
但聲色貨利易於溺志異端諂諛易於惑人操存之
功一有不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為其
所雜也伏望 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
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則虛靈常存萬理昭著而治道
所出者正矣 二曰務聖學夫古先聖王為治之道
皇明彙鈔 八卷之三 六一

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當妙選儒臣
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至六經下至史鑑取
其節要有關治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
禮畢方退又當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
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三曰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
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
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
言諫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
天下故大舜告廟即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
宅憂亮陰之後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此自古帝王皆以從諫為首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
皇明彙鈔 八卷之三 七一

歷代興亡治亂之迹用人立政之方愛民利物之術
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為治鑒古為
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於正理而王道王化所由以
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聽易惑守善
不固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備罔覺
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
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為無益近年雖設經筵
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
行講官兼旬累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盡學問之功
求為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 皇上聰明睿哲超越

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
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
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撥
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
退不得從容面陳忤 旨往往批撻殿庭或貶斥遐
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
中外顧忌以言為諱上下之情不通久矣 皇上即
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
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
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狂妄志在納忠 聖治之
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 臣謂此決非 皇

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 明
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
皇上威明恐人言攻擊欲先以箝人口也伏望 皇
上鑒履霜堅冰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 祖宗求
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
大事面折廷諍至於大小群臣有事亦當召對經筵
講官不時尤宜咨訪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寮震
悚庶政允釐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
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於朝則奸黨息政事清明而
治道泰小人聚於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
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
皇明疏鈔 卷之三 八

員外郎林俊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
知許寧廉能驍勇軍民推服至於在位之臣內則太
監懷恩雖稱官臣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
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
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
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
以禮召用或為三公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
人政事脩舉 皇上可以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
五曰禁近習夫古者官臣充掖庭掃除之事傳官禁
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佞諛賢乃委
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得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九

而股肱不良亦難以致政事之康也伏願 皇上即
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
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致革中外目為邪
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 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
謫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為臣下不忠之戒
馬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
兵部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
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脩張元禎檢
討陳獻章行人司副莊景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
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強珍徐康于大節給事中
王徽王誥蕭顯賀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

西播供奉之事未有干預 朝廷之政也近年一監
 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市舶
 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衣玉帶視焉常服名位之濫
 莫此為甚然君側之人眾所忌畏恃勢縱橫所至害
 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 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
 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
 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死不足以謝天下幸賴 皇上
 明聖尋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
 謹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干政事使弄威福濫設者願
 加裁抑在京倉庫草蕩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
 場池礦皆非 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
 皇明錄鈔 天卷之三 十一

免害人 皇上退朝惟宜書史自娛莊嚴自持勿與
 狎昵受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議論聽其毀
 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
 獲治安之福官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 六曰黜
 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為甚佛乃西域胡人言
 妖路遠假輪迴生死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
 假稱老子做依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脩練之術
 以文奸偽皆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戮我彝倫為世大
 害庶民庸愚信其欺誑猶為不可况 天子之尊生
 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皆其所
 主豈有求媚神鬼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時未有

佛道之教然享年永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佛道始
 盛天子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尋載諸
 史冊歷歷可見我 太祖高皇帝禁人私私寺觀僧
 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過四十
 縣不過二十無遊手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之效近
 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相勝不論財力僧尼道
 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真人天
 師之稱又有方士恠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幸無比
 去歲靈濟宮脩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成殫費
 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宜降福祥然而頻年水旱
 災異百姓饑凍流離 先帝尋亦晏駕皆 皇上之
 皇明錄鈔 天卷之三 十一

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 皇上近將法
 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退可謂 聖明所為
 出於尋常萬萬然不去其蠹不拔其根其害不息內
 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群疑天
 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清邪偽若以嗣位之初未
 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脩寺觀使
 自銷鏹則數百年異端害政之敎至 皇上而始正
 矣 七曰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
 之養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不以一人之欲
 而勞損天下之民也 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
 獻中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段疋兵器等類或薦 太

廟或供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心
不急之物飾簾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
可為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
木犀龍衣二船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船少者七八號
多者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滿載私貨附搭
閑人往往將貢物遲誤藝績每起貢船發行舳艫先
後相接撐夫挽卒晝夜喧呼南北往來道路如織皆
特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盤
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
一方民力殫矣 皇上即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
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
皇明疏鈔 卷之三 十一
如前害人雖有詔旨諄諄軍民恐不蒙惠也伏望
皇上念此生靈乞 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合無今
後軍器段疋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太常寺等衙
門的當官員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遲悞其板枋木櫃
等類每年蘆溝等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藤篾油漆等
物北方所無仍今南京并出產去處供送京師住坐
輪班各色人匠無下萬數着今依式製造尤為近便
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府每年進奉梨栗
等物不過止差更役亦不見有違悞如此觀之則內
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 八日慎始
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在於謹始而善其終則能保天

下之大而久享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咸和萬民
一聖者治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慎終始不敢豫逸故
能永保天命世濟雍熙而萬世稱仰不可及也晉武
帝焚雉頭裘初政仁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
遂起五胡之釁唐明皇焚珠玉錦繡躬履節儉而末
年信讒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寶之禍二君者皆以
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所為比其他奢
侈之君殆又其甚焉先治後亂為天下後世笑故人
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為尤難初節之難而能保
晚節為尤難 皇上即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方升
皇明疏鈔 卷之三 十三
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尚持此心始終不
變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若少有怠忽則
物欲抵隙小人乘間則其事勢相激弊端益甚然
皇上明見始終堅如金石如戶所言固萬萬無之但
臣區區愛君之甚不敢不慮於未然也伏望 皇上
念負荷之重知保守之難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虛心
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忽怠不以治安而滿假
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陳治忽明忠佞疏 劉王
臣聞救燃眉者不可拘拱手之儀呼疾痛者不能脩
唯喏之節里之事其防微而後容而言之必之事

必呼號而言之何者其勢誠迫而其情誠切故也然則朝廷大事果有關於治忽安危為臣子者所當畢命效忠犯顏陳諫豈可自諉泛遠甘為容默哉臣待罪近畿竊聞陛下近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驚懼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臨終顧託之言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即其巧為戲弄不過投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矣顧命大臣以輔導為職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此徇逸遊之樂棄輔

皇明疏鈔

卷之三

十四

五

導之臣違先帝顧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昔者孔子為魯司寇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漢鄧通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古人致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抑臣尤有深憂於此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

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處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諛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况今災變頻仍甚者白虹貫日雷震殿廷彗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證諸人事厥繁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脩胡寇日肆夫以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而災變之見又如此誠宜恐懼脩省克已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私暱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下大器常以眾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

皇明疏鈔

卷之三

十五

五

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祖宗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責以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又安皇圖永固陛下壽同軒義名齊乎先舜誠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八事疏

毛鳳韶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於史故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動我太祖高皇帝命文臣為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往者陛下有編纂御札之命誠為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功且獨詳詞翰而畧於道德躬行之實非所以彰盛美也臣願陛下遠稽近法遴選德行文學之臣數員以史注繫銜日侍黼扆之側遇有言動政令隨即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紀錄事昭法戒則心存敬畏而忿懣好樂皆得其正言行政事罔有不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本者也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盡天下之情而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二六

三

協庶事於一中率百官於太和則人心悅而天順矣臣聞言路之通塞關天下之治亂邇者陛下詔科道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也但人之才性不同行事亦異往年陛下稍加釐正蓋以示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承風疑沮以故各官畏忌朝政不敢極言吏弊不肯盡舉此非生民之福也今陛下納諫求言鮮有應者間有一二進言或不合聖心致蒙譴謫則中人以下之資鮮有不惴惴自保於國家何賴焉臣願念責任之重則慎選於始念頽廢之易則愈加作興寬其罪過養其威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不銳意敢言仰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二七

三

不念於此哉伏願推大孝以及人本人情而為治推無一人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克軍者發回為民為民者冠帶閑住人望所係者酌而用之使各遂臣子天性之欲復際堯舜聖明之盛則誰不粉身碎骨以報 陛下以徇國家之急哉臣聞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莫保其安而况望生息乎邇者 陛下詔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臣始蓋國初無鎮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 陛下總攬權綱深念黎元如織造太

皇明彙鈔

天卷之三

一八

孫述刊

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前代所無也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况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邊者軍糧則扣及升合在各省者民利則侵及雞豚黨附群姦分投四出凌轢有司董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 陛下獨斷不疑一復國初之舊將各處鎮守并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各太監速取回京以昭 陛下仁惠之治往時河南川陝之民一遇饑荒多仰給於湖廣今湖廣襄陽之民亦相食矣 陛下發太倉之銀以濟之臣恐國計不可空虛惟各鈔關鹽場銀兩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錢為可賑也然又恐有限之

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但湖廣貨利甚廣而苦於各王府之抽分魚利甚博而苦於各王府之侵奪鹽利甚急又苦於各衙門之禁革故每鹽一斤直銀三四分矣 陛下於額徵錢糧猶且停免而此等侵塞民利至此不亦有負於聖明也哉臣願一切嚴為防範則眾利皆歸而荆襄實矣方今宣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克熾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患尤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為民壯非游惰之輩則貪懦之夫非久役之繁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

皇明彙鈔

天卷之三

十九

孫述刊

私役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臣願 陛下詔東南脩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季之用以寬農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今赴官防守事寧即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驅之農以養其武厚其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北之民素習弓馬鐵寒切身則養亂待時萬一匹夫大呼則群雄起而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願 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之民廣招博募選其豪勇謀畧熟於弓馬者使抵克民壯重其管領嚴其部伍令各戶授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若

有前弊亦加痛草恤其私使無饑寒之憂養其力以
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下內有以散奸雄
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釁而西北之勢固矣方今災
變相仍百姓不安 陛下勅守令官脩舉職業臣竊
以職業之大者莫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為
先周漢重農享國最久此明驗也我 國家設管田
使又添設勸農農政水利僉事等官著之憲綱一責
成於郡縣正官其法良矣柰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愒
從政者笑其鄙言事者諱其迂以致農政不脩而生
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其時乎臣願
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額內專任參政總管勸農
皇明疏鈔 卷之三 王

兼脩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繫銜間有
克脩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
道寓焉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缺
臺郎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則久任
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詔有司議開
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
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國初事例行罰如此
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強於食足而
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陳言治道跡

賀欽

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

四海之治當盡為君之道欲盡為君之道當講聖王
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
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
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
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學也何則得其學則
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
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
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
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
後人之贅言而亦 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
皇明疏鈔 卷之三 王

舉以為言者非不知 陛下嘗講論之蓋區區愛君
之誠惟願 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
於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
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
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
而在 陛下矣夫如是 君道豈有不盡天下豈有
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
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不宜
苟以俗儒廁其間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為己知而能
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為人徒知而不
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惟 陛下留神致察

豐其廩餼卹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詔命名不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况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 三曰導 祖訓以處內官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擢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閹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使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

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悉數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為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設載之御製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供養并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職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帝王同條共貫宜為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柰何後來守法少疎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構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賄招權賣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泉恭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陲

或待寵招權納賂不貨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
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
人耳目者非 祖宗在天之靈上天保佑之至必有
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 皇帝陛下遠尊帝
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蒞政之初百度惟貞進賢
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
於以見 皇上真大有為之主也雖然臣於是猶有
憂焉何則臣恐 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
作復如故矣伏望 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
之禍渙發諭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 太
祖高皇帝祖訓凡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
皇明律例 天本之三 三三 王請
其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等項盡
數取回蓋既曰內官但慮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
不正莫此為甚殊非帝王之制 皇祖之訓決當速
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
賊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究此又不思之
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
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賊官吏自不能
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
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况其假公正之迹遂
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賊常小而自作之姦賊常大
所訪察之姦賊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賊實

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
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又有巡按凡有姦
究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
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為其拘制
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
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為姦
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
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
將官之不職者則 皇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為其
幹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
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為無
皇明律例 天本之三 三三 王請
以虛為實欺誑 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為 陛下
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為將
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
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 陛下而罰之矣寧
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顧
為姦究之地 陛下猶可以為心腹而倚任之乎大
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
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
主外事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牝雞鳴晨
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 陛下
導 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無有不歡

忻鼓舞而歌詠 聖德者矣夫自昔宦官擅權敗國
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德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
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
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
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違
於 祖宗之法 陛下於午朝聽政之際或出臣章
以示在庭群臣并請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
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
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為是而欲 陛下速舉而行之
也其或以臣言為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
必順帝王之道不可導 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為內
官之黨 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
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 陛
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為是而
欲 陛下成此大有為之聖政矣 四曰興禮樂以
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為治必以正風俗為先風俗善
則人為善易而為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為善難而為
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
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
三王治隆俗美臻於太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
下為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
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五

禮

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
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略以
致詳不能不待於 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
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
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 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達聰
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
葬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 聖主也但
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頹敗之俗尚多
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
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
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
舉行而有司奉行往往不體 聖心故奢豪不律
者多違國法幡幢之制僭擬 朝廷奠禮之奢十倍
諭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
若此之類是皆頹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
婚祭祀諸禮有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
當舉行者今未見一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習俗之
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已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
禮及其既長終於愚駭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修
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
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
論財之風以中國而下同夷虜夫以僭越之心徇財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五

禮

禮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為此則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况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為木主者少而懸紙燈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臣請以淫祀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如五嶽四瀆五鎮等神我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脗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為萬世之成規柰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

皇明頭錄

卷之三

三

三

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為廟宇妄為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為廟宇妄為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為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今之庶民小子賊盜娼淫皆得僭越誦讀而污穢之手魯地如斯已為非禮况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為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為至靜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為十殿閻羅之形劉燒春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如真武本為玄武宋時避諱改為今名玄武為龜蛇

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為廟宇塑為人形別作龜蛇名為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普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記承誤習以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若夫士子無廉耻之節官吏多奔兢之風商賈日至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偽此又朝廷禮讓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王化固守夷風道友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尤為不少自朝

皇明頭錄

卷之三

三

三

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愧耻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堯舜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朝廷之上宴享之間其惑上心辱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和易四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况其院本雜劇之類率多淫邪戲慢之為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胡元以來因循未革之宿弊也夫以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為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淫邪

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高建戲臺
斂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虛費民財
壞亂民俗所在官司略不禁止是豈 聖朝之美政
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
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 聖朝蓄此果安
用哉且京師為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
四夷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使天下臣民一觀
國光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
豈可設為三院以蓄淫穢之物而為天下之陷阱耶
况此等娼淫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
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艷之色照耀路道故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三

為必可革不為因循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鄙夫俗
吏之言所遷惑於凡 臣所言冠婚喪祭之禮淫聲妖
色之害與凡 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有未盡者其詳
載於大學衍義及 御製性理大全等書乞命 經
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 聖心洞
然一毫不惑由是於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
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
術必拔去病根而不為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
拆毀而不為因循之政禮讓之化未行者必崇尚德
教而使之行禮法之未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
凡今俗弊一一痛革則自上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三

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况膏
梁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情民一睹此物隨風
而靡廉耻既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母下不卹妻子
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于道路剛強者至於切財
殺人不畏 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禍可
勝言哉且 天子以四海為家海內之民皆為赤子
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
一民不全其倫凡此娼優同焉 陛下之赤子也柰
何以禽獸畜之使其子孫永陷聚麀之惡而略不傷
憫之乎恭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
奮然以唐虞二代之教化為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

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
知音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劇決可革者則著為
定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令之使改行而
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為民京師及各處娼淫原
無夫者則盡令嫁夫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前淫
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耻以全人理則淫穢
消除化為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 朝廷
舊無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于世俗之淫邪今當次
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
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
雅樂自 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

俗自美風俗既美則民心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虞三代並美矣何有不序不和駸旒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既久 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芟載柞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誤舍梧櫟而養檠棘為之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檠棘而為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為之孝耶此事理較然明者無可疑者若必以承誤踵訛為孝則 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問進寶玩者不必罰宦官之蠹政者不必屏斥而言官之黜謫者不必收錄

皇明疏鈔

入卷之三

三

臣

矣豈理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弊一一革之為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為是也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大本急務竭愚衷以圖報稱疏

孫懋

臣伏念備員諫垣於茲有日愚衷未竭夙夜寧忘直慮誤犯 天威自罹罪憲於 國事無補於 陛下聖德有累也夫既無補於事而又有累 聖德則臣妄言之罪反有重於不言之罪矣以是因循將發復止然尸素自咎傍徨益深頃者伏聞 車駕 大祀南郊尋游海子當時大小臣工罔不相顧失色誠以南海子者延袤不啻數頃儻 鑾輿一日周游不及

則 聖御何所安止大禮何由 慶成於是相率且請還賴 陛下聞言即悟從諫如流即日 車駕還宮 慶成大饗神人胥慶中外騰懽雖古帝堯之積衆舍已帝舜之明目達聰大禹之拜昌言成湯之從諫弗弗不是過也 臣以是知 陛下有優容之量而臣負隱默之罪非一日矣於是且喜且慙披瀝肝膽謹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昧死為 陛下言之何謂大本 一曰保 聖躬 臣聞之詩曰續戎祖考王躬是保保者謂保其身體蓋太保之職也然則王者之所以自保可知矣若近者游幸射獵之事有馳逐之勞有銜檠之虞非所以保 聖躬也况

皇明疏鈔

入卷之三

三

臣

陛下春秋鼎盛 儲位尚虛正宜優游深居願愛聖體近聞睢窈窕之遠廣僉斯子孫之福以上慰九廟在天之靈下答四海臣民之望也且家索千金坐不重堂况 萬乘之重乎伏望 陛下睿思精慮凡游畋佚樂之習無內無外一切戒絕自然 聖躬有養和氣召祥 皇嗣由是誕育 宗廟生靈永有賴矣 二曰早 視朝 臣聞之禮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釋者曰視朝而見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自古帝王追我 祖宗之御天下莫不皆然今 陛下十一月視朝不過再三退朝之餘日已昏晚則何以

通上下之情決可否之計哉且四夷朝貢而至者觀望攸繫畏忽所關也伏望陛下乾剛決勵精圖理日出而視朝朝罷而聽政則所謂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內而中國莫安外而四夷畏服矣三曰御經筵臣聞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釋者曰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我國家開設經筵之意端在是也今陛下每遇講期輒聞報罷講讀之官徒為具員則何以資多聞之益正稽古之學哉然自古盛德之主未有不以講學親賢為務者也伏望陛下日講月講務循常期因以延見群臣切劃治道則所聞皆正言所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三六

必有興治致化之功裨益聖政聿隆太平所謂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平和之福者是也二曰廣言路天治道之隆替係言路之通塞故曰興王賞諫臣未有忠諫不用而能善治者也臣切見給事中如王元凱張原明御史如周廣高公韶主事如戴冠黃體行韓邦靖李中編脩如王思之數臣者素負忠義兼有才識往者皆以言事罷謫或自請謝未蒙收錄非所以作忠諫之氣開敢言之路也如蒙乞勅吏部通查前此言事謫去之臣有如前數臣者一體起取赴部復其言官或別加擢任則忠良效用讜言日聞所以通治道而求諫者不越此矣三曰重本兵夫兵部者本兵之寄即近古樞密院之任考之有宋韓琦范仲淹皆一時名臣也先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畧使後乃並授樞密副使當時議者謂宜一處乎內一處乎外蓋以二人久在軍中備詳本末內外迭處足應機宜方今邊境多事本兵之寄不可不重其選也乃若宣府之警提督大任至委之於侍郎丁鳳非以在其位而不得任之耶蓋平日輕授之過也其後卒任彭澤近者甘肅事情緊急朝廷簡任亦推彭澤一人耳夫以澤之忠義智勇所向有功用之誠當矣不知用以繼彭澤者果誰歟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宅謂在位者俊謂預養以待用然則今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三五

日欲預選以待之者無他惟於各邊巡撫重臣皆
擇其人而任之必久俟其備禦之有成功然後以次
授之本兵如此則外而巡撫既得其人內而本兵亦
皆得其人可以協機宜可以備遣委矣如蒙乞下
廷議今後會推各邊巡撫之任務在得人以為他日
本兵之地而其本兵之寄必於邊任者是授此則重
本兵之道也 四曰嚴邊防夫邊兵之設所以防禦
虜寇詩曰豈不日戒嚴孔棘是也今 朝廷久留
邊兵演習 禁中坐食 京師示虛關塞近者宣府
之警虜衆數萬而守禦者不滿萬人長驅深入無足
怪也及照各關守臣類皆役占士卒或收納月錢以
致關門無結草之禦堡若鮮誰何之人如蒙乞將原
留邊兵遣還本鎮以時操備仍 勅各邊撫按官員
清查役占等弊嚴加禁革庶行伍整肅而邊防益嚴
矣 五曰理財用夫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財
用不足國之大患今日所憂不在此耶師旅一興則
餽餉告急矣往往大司徒有開例入監之請然亦大
不得已而出策之下者也蓋亦反其本邪昔人謂冗
不去不可為國今日之冗 臣不能以悉數姑以耳目
之所及者言之若南京各省府不急之織造錦衣衛
冒功帶俸無限之濫員兩京各監局賞閑之工匠凡
以靡天下之財耗太倉之粟者視 祖宗之時不知

凡幾倍矣如之何而能使財用之不竭邪如蒙乞
勅戶工二部檢尋 祖宗以來并近年會計經費簿
籍逐一比附見今支費有如前項浮冗並行 奏革
或量為裁省庶粟多財餘國用不乏矣夫此五者皆
有關於今日之大政不可以為緩而忽之者也故曰
急務雖然臣以是數言冒干 天聽非以苟且塞責
也實區區忠愛之心將以圖報稱於萬一也儻蒙
陛下留神採納而見之施行有如近者開納在 廷
諸臣之所言則臣幸甚天下萬世幸甚臣無任激切
願望之至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三

皇明疏鈔卷之三

皇明疏鈔卷之四

君道四

陳言十漸疏

余珊

臣惟今日神聖當天文運中興薄海內外皆以為堯舜再作湯武重生宜必有稷契伊周為之佐相與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以致太平以迓天休臣等亦效愚忠城彼朔方相附以安也何氣化人事未免於錯聖君賢相偶不相值遂致陛下負堯舜湯武之資至今未有以成其大抱撥亂反正之材至今未有以就其功好日漸邁似不克終臣引領萬里憂憤填臆每欲披瀝寸丹上塵聰聽原無上事迹涉羣疑相生皇明疏鈔 卷之四

以矯激之名加臣以干進之罪為是下筆躊躇有再今幸俯賜條陳無間踈以臣不勝感泣哀悼效唐魏徵謹陳十漸并其致漸之由與夫杜漸之方圖終之要為

陛下陳之願少審威嚴留神清覽焉 其一

曰紀綱漸頹臣聞之宋儒朱熹曰綱者稽綱之有綱也網非綱不張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絲非紀不理故家無紀綱則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可得而齊國無紀綱則君不君臣不臣國不可得而治天下無紀綱則中國非中國夷狄非夷狄天下不可得而平古之聖王知乎此必先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夷斯臂動而指隨

事而繩聯內外協應本末畢舉所謂天下之紀綱也

在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顛倒衣裳陵谷易處不知紀綱為何物矣恭遇陛下起而振之一體統而尊朝廷杜多門而專決斷於是天下之政始出於一萬國之心始繫於首人謂文王綱紀四方矣近年以來承平日久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而上下之分未定官府異同而陟罰之法未公紛拏泄沓御委其勒馬駘其銜以為在朝廷似非在朝廷以為繫官者又非在官省遂使朝廷以其心為心百官萬民四夷亦各以其心為心譬之人病大風手足痿痺不仁筋骨肌骸不屬行居坐卧難以居仰此

皇明疏鈔 卷之四

紀綱之類其漸一也 其二曰風俗漸壞臣聞自嗟為風相染成俗一人唱之百人和之故曰吳王好劍術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其實由於朝廷之所好尚而為士習之所轉移是故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戰國之士多縱橫西漢之士多忠厚節義重於東京清談盛於兩晉積之之久習與性成海內從風不自知覺晉誼所謂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語此切至之論也古之聖王先見乎此統理人羣移本易末混同天下一之和衷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耻而必去而天下之人亦

各自相砥礪雅操堅持初不待爵祿之褒嘉刑威之督責而後知所勸懲也正德間逆瑾等招權蔽化一時士大夫無廉耻者爭先趨附日計鑽研以營富貴鑽研得效束裝問途甚至誨淫及於婢女雖宰執臺諫多稽首董賢之車父子兄弟皆垂頭萬年之床風俗波蕩無復士氣矣恭選 陛下起而作之營陛乞陞者悉皆罷斥招權納賄者漸次誅夷一時京師風紀肅然公卿之家門無私客人謂帝堯於變時雍矣曾幾何時去者復來來者弗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首掌銓衡首取一種輒美脂膏重富貴薄名檢之人以為撫按推舉不足深信此輩固融不肯生事乃煖

皇明詔錄 卷之四 三

擢而尊寵之是以波汝風生廉介日銷甚至侯州專彈劾罷吏議禮儀納集蛆聚廉耻蕩然邇又聞市門頗開賈販仍舊投桃報李畏此簡書不知兵荒之下四方庭羸骨間幾多而耶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

其三曰國勢漸輕臣聞宋儒周敦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有輕重也夫一家有一家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天下有天下之勢四夷有四夷之勢以身對家則身重而家輕以家對國則家重而國輕以國對天下則國重而天下輕以天下對四夷則天下重而四夷輕古之哲王有見乎此必先端其本正其則使在我之勢常尊而在彼之勢常卑我尊則威立而難犯無

下帶不測之憂彼卑則法行而易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此所謂審先後權輕重之衡也在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宜其治家無法輕重失倫無以號召天下制御強臣也是以一變而有安化之叛再變而有逆瑾之謀三變而有宸濠之亂恭選 陛下攬而振之關石和鈞低昂在手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萬國諸侯王帛稽首人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矣近年以來政頗優柔法多縱弛遂使姦雄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成立勢成於積習之外往年戊卒殺許都御史而不究近又殺張都御史而效尤往年戊卒縛賈叅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動輒嘯聚千百為群

皇明詔錄 卷之四 四

圍繞邊城甚於黠虜挾制撫和晏下招安之榜誰何無柰連上止兵之章是蓋廢法伸恩損威養亂姦豪得志謀叛益堅招之靡未聚而忽散故騎虎之勢偏近於蕭牆猶鼠之風傳笑於外國東邊妖胡效之而殺主事止邊庫役傲之而殺縣官中間殘賊殺方面妻殺夫子弑父接跡天下有不忍名言者然此非陛下不能脩身齊家端本正則也特其法令不一聞制夫人惑於鄙儒姑息之論牽於俗吏權宜之計誤於姦說欺罔之詞是以九鼎之威不重於朝廷而反重於邊陲號令不出於一人而反出於一二戊卒之口失今不治則方鎮之禍萌於節度朱此之亂成

經兵容可已乎此國勢之輕其漸三也 其四曰東
狄漸強臣聞中國之有夷狄猶晝之有夜陽之有陰
相反相從無有判然而孤立者顧彼之盛衰視我之
強弱以為嚮背耳古謂胡虜無百年之運臣亦謂胡
虜無百年之衰試以漢唐而下言之漢高既困於白
登文帝時虜入雲中注句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未百
年而有呼韓邪之來朝至明章安順間上谷中山之
師燕然漠北之役曾無寧歲未百年也東漢末年匈
奴款塞徙居內郡多招種落接帳連鞬未百年也而
有五胡之雲擾自是魏分東西周齊角立楊堅拜吞
亦未有百年之久也唐之太宗大召名儒增廣聖舍
皇明疏鈔 卷之四 五
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並遣子弟入學未百年而
安史倡亂吐蕃劫盟迄於五季契丹桀驁陷我幽燕
十六州遂失河朔又未百年而有宋隆興瀆淵之捷
南北弭兵又未百年而女真亂華徽欽北狩又未百
年韃靼滅金入主中國此天地翻覆亘古所無夷狄
之禍也又未百年值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胡元綱
常再肅及土木之難魚未百年今去洪武百五十八
年於茲矣推數循理而觀之夷虜之勢其可易哉臣
詢之四夷莫強於北狄而北狄莫盛於吐蕃蓋古之
回紇亦匈奴之種也其驚悍驍勇帶甲百萬小王子
為其逐遁數千里蓋有其地每撫創祗掌志吞西

未忘也曩甘肅之圍則糴兵耳若乃東胡躡躅於遼
海韃靼蹂躪於沙漠羗戎跳梁於西川不知凡幾族
類凡幾兆衆率皆肥馬利兵長大驍猛動輒有飛揚
跋扈之氣氣數相參又安知不有劉元海趙元昊阿
骨打其人出乎其間以作我邊陲之厲階耶况今承
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不知將將不知主蓋自逆瑾以
來以苞苴易將帥而其任此職者皆膏粱駿子廝役
凡流惟知附倚幽陰推剝為事是以各邊軍士苦於
饑寒日就彫瘁雖蒙 皇上恩詔優恤詰戒申嚴然
以七年之病元氣已耗有非一朝一夕所能平反也
且以松茂一邊言之萬山攢簇大江中流四面番碉
皇明疏鈔 卷之四 六
星羅奕布緣去兵燹日久生齒浩繁小者亦有數千
大者不下數萬而糧運往來止有羊腸一線之路一
番駕勇千夫莫當以此恃險亂無寧歲每年上班官
軍盡出城都重慶等衛不下千萬方其遣戍父母妻
子號泣以送自分無生還之期及其到邊迫於強番
日脫月削衣糧器仗盡以供番捱至更番死者過半
又貪官債帥百立名色巧為科歛而輦載以輸請謁
之門者不可勝美是以我軍益困終歲罷勞不得一
飽而反傭工於富番耕地養馬以自給甚至妻女盛
塗澤倚市門以乞食也似此喪威百不當一尚望其
赴湯蹈火挾鞬先登立萬里之奇功執舉此一邊他

可例見大同兵變職此之由臣聞盛衰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肉食者鄙不能早見預料為陛下亟求所以制禦之道克戰之方乃假鎮靜虛名以蓋無能實跡為必無事之言以寬主上之憂或又扶同規隱逡苟免不見虜而還而誇百年無比之捷俘殘虜而歸而勒萬世不朽之銘甚至粉飾捷音濫頒賞賜虛張功次峻秩超陞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門庭之寇誰其掃之此夷狄之強其漸四也 其五曰邦本漸搖臣聞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軻亦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夫小民至愚而柔不膺一命不階寸土若無與於厥邦矣不知天聰

皇明聖訓

卷之四

七

皇明

明自我民聰明天畏自我民明畏惟天之至大而惟微之細民此所以為邦之本而不可忽焉者也然何以聚民曰財而已財者民之心也心傷則本傷順民之心者保邦之本也故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二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惓惓為漢文言之使鼂錯而愚人也則不足信使果智也豈非切至之論而可以權數少之哉我太祖高皇帝汛掃胡元奄有天下收勝國土崩瓦解之民而萃於一可謂得帝王之驅除矣及其為治別無異技每以魯論節用愛人一篇書之殿

庶自此盤銘專務以恩結人心以財養民命是以植基本日益深厚保安邦土日益隆固雖內難間作民無叛志迨入正德逆瑾鏡寧等招權黷貨一時文武士大夫無耻者納集蛆聚權天下之膏脂骨血盡載以輸權倖之門者動以萬計是故財用日益以竭民心日益以離怨讟交興海內洶洶大寇劉七等乘之倡亂於東北鄔蘭等煽禍於西南持梃一呼赭衣數萬所過焚劫靡有孑遺至勤王師十數萬奔走七八年間而未定天厭厥亂篤生皇上起而安之新詔初頒痛恤民隱積年逋負一切罷除民用矢心含泣思奮以為今日復覩漢官可謂又王懷保小民矣

皇明聖訓

卷之四

八

皇明

曾幾何時事未盡一令或反汗黃紙蠲租白紙科催冗食之征下及鷄豚造織之需自同商賈江淮困於赤旱母子相食充豫苦於剽掠盜賊縱橫而川陝湖南之民則又終歲勤動疲於供軍竭於祿米自是銷骨飲恨田野嗷嗷無復樂生之心矣以今觀之形拘勢格心違跡判父子兄弟不相保君臣上下不相維國勢搖搖如驚濤怒浪中不繫之舟舟中人顏不變顧以為安流臣不知其何心也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 其六曰人才漸彫臣按仲尼丁周之末而歎才之難得郭泰傷漢之衰而嘆人之云亡夫以成周亂臣十人若太公散宜生輩皆稷契皋夔之流亞誠

其人矣至於東漢人才如李膺范滂者皆不過一節之士耳何謂亡之不知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非必借才於異代人人如稷契臯夔而後謂之才也彼李范之徒誠一時賢人君子天以遺人君共濟時艱漢室不知所重嬖寵姦邪戕滅正士而膺滂輩亦不自愛互相標榜激成黨錮身被淫刑禍延朋友而國以殄瘁郭泰安得不傷之乎臣以為人之云亡非惟君棄之亦自棄之也若社其才而用之則位或不當其才才或不稱其位屈其所未盡困其所難知事委叢脞終蹈後艱雖有其人與無人同謂之人亡亦可也何以明其然也三代而下尤岳氣分士無全節熟民事者或不悉吏幹通武畧者或不解文謨才華可取節行不如求士於十亂之上誠難矣顧惟人君養之有素擇之惟謹器使之而各當其苟君既不擇所宜又付之於枉又使之邪間正踈間親新聞舊凌轢而播棄之而死徙之而謂國有其人乎我國家造士日久非無賢才之足用也自瑾銳亂政以來水冠受禍死亡流竄推剝幾盡值我皇上哀而錄之死者贈官生者還職甚至峻擢不限資格方是時海內之士無不感泣思奮願為田橫之死客久矣何狂瞽之言有不當 聖心者一鳴輒斥去昔已降調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已禁錮終身今或箠死殿陛

皇明疏鈔

卷之四

九

孫仁

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館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臺空張源胡瓊等死而科道空間有一二英傑係籍羈旅者又枉之於弗當之位或又往往為權姦擯錮者忌其忠言之悟主才能之勝已也多方排難曲為安置違之俾不通以故忠邪牛驥之士皆得以盤據角立其間而 陛下耳聾目眩亦關於楚咻齊語之市熏陶銷鑠忽不自知其在苞魚之肆矣馬能為秦無人馬能為魯多賢哉此人才之彫其漸六也其七曰言路漸塞 臣聞夏禹商湯拜言改過其興也勃焉夏癸商辛拒諫飾非其亡也忽焉夫以一代之興下係一言之從違其迹雖微而其禍甚著人主之於諫言也其可忽哉是故古之哲后與王炳於幾先事無微而不察言無微而可畧苦口者比之良藥峭直者喻之從繩納以降其志聞以拜厥躬猶恐驕惰之易生而忠誠之不上達也於是敢諫之鼓置焉告善之旌植焉戒慎之鞞垂焉誹謗之木立焉尚防其弊也又制官以言為常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又恐其廢也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是以求言彌切聖德彌光俞咈之風通於上下彼叔末之朝淺智之君不樂讜言偏好諛佞如護疾忌醫寧滅其身而不悟也豈足

皇明疏鈔

卷之四

一

孫仁

法哉我 祖宗以來內設六科十三道外設按察司等官以司糾舉雖寓專責之意於科道初不以諫議名官蓋欲海內人人得以盡言而不徒科道為然也自逆瑾等相繼竊柄深忌忠言之發已姦私也專取一種軟熟易制之徒為之鷹犬互塞言路蒙蔽主心以苟圖富貴於目前不顧危亡於旦夕一有正士少觸忌諱非遠加貶竄即痛加箠楚務置之死地而後已值我 皇上起而錄之各正其位於是臺諫作敢言之風廟堂揖都俞之美凡 溫肯嘉答不曰所言有理則曰看了來說聽納如流畧無抵忤方是海內翕觀思見德化之成無幾日矣比來降心未懲其忿

皇明詔錄 卷之四

逆耳或動諸顏不勦說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即今朝野以目無復汲黯張綱之流矣巨聞唐相李絳有云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便心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蓋恐不測之禍及於身耳由此言觀之則今之諫官獎之使言尚恐不及况又訶責貶斥而死徒之誰肯不為自便之計而務為危言以取辱哉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 其八曰邪正漸淆臣聞天下之事有是非天下之人有邪正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而後人之邪正不為其所混淆也然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邪正之人獨不可辨乎顧惟吾性有所偏情有所溺是以雖知某為邪而吾非邪之志不篤雖知某為正而吾是正之心不堅况夫其人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熏灼既久則與之俱化而不覺其誰為邪誰為正孰是而孰非矣今夫孔雀鸞鳳天下所共知也高德孺指孔雀為鸞而隋帝信之是豈真不知哉蓋其心悸目眩而無見於雀與鸞耳世之是非邪正無辨於前者何以異此臣以為邪人自有姦邪之情狀正人自有剛正之氣象陰陽各以類分是非明白易見彼忠言逆耳違眾特立輕富貴重名檢舍生取義不避斧鉞之誅

皇明詔錄 卷之四

者必正人也正人之言求其是媚眉承睫伐異黨同重爵祿賤名節貪生畏死不顧天下之利害者必邪人也邪人之言飾其非是在人主虛其心去其偏空吾衡鑑靜以觀之耳若徒以阿意順從為忠臣犯顏抵忤為逆子則姦人得以正言飾邪行是非顛倒邪正混淆幾何而不指雀為鸞也哉正德間瑾輩膝上引用姦邪排斥正士國是日非正坐此弊 皇上起而裁之顯忠遂良邪正以別彰善癉惡是非以明民皆曉然知所趨避矣近年以來論篤將與儉邪投閒飾六藝而文姦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摸稜兩可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是蓋大姦以忠大詐似信

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周公孔子誰其辨之臣恐邪正不並立是非不同途天道陽一而陰二卒之正不敵邪牽惟廢之制將陷陛下於羣陰之主矣此邪正之清其漸八也其九曰君臣漸睽臣聞臯陶陳安民之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宋儒蔡沆釋之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所所謂和衷也夫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雷霆之威若可畏而不可以言和矣不知天生厥后以為民天生厥臣以為君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雲龍風虎之相從股肱耳目之相須分雖尊嚴而可畏清甚親狎而相和矣然和豈易言哉高宗之告傅說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調變之資非臣無望矣是故臣之於君必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君之於臣必以誠孚心以意逆志殷勤開納以行其言夫然後上下一心官府一體敬而無失和而不同其斯以為和乎若曰吾君也爾臣也天地之分也必大聲色而厲之以威必騁辯給而折之以詞必眩聰明而度之以詐肆為猜忌過於狐疑恥見屈於正論忘受欺於姦諛則竊金之似舉動即真子蛇之影恍惚成疾而君日睽臣日離矣尚望其同寅和衷以共成興王之業哉恭惟陛下帝堯欽明成湯

皇明疏

卷之四

三

六

勇智從即位以來恭默思道寤寐求賢故大臣而體羣臣一手足腹心之相視萬無此失矣自夫大禮之議言人人殊故有不當聖心者輒譴叱之死徙流配至盡網中之禽此固陛下篤於至孝有見於尊親而無見於衆訟之家矣而不知邪佞相觀巧發竒中以汙壞陛下之名器紀綱者不少而陛下既以先入之言為主投之而自無不合犯之而自無不焦者嗣是而後大臣顧望小臣畏懼足將進而趨趨口欲言而躡嚙上下峻截內外乖戾寢寢睽孤於載鬼張弧之間正賈誼所謂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血脈不得周流行止不可屈伸矣今不治將入骨髓臣恐扁鵲望桓侯而走也和衷之道豈其然哉此君臣之睽其漸九也其十曰災異漸臻臣聞漢儒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夫天積氣耳靡瞻靡顧何告戒若是之詳仁愛若是之篤耶不知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實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精祲之氣亦與天地摩盪而上下相推事感象動一陰陽自然之理有非安排布置而然也况人君者天之子父子之間喘息呼吸尤真切也哉是

皇明疏

卷之四

四

七

故父之於子喜焉而撫摩之固以為愛也怒焉而鞭叱之亦以為愛也天之於君喜焉而責備之固以為愛也怒焉而譴懼之亦以為愛也天既無性而不愛乎君子當無往而不敬乎父若狎恩恃愛以為天怒不足畏也天愛不足惜也敢行暴虐戲豫而馳驅之是為恒君悖子天必割愛而改顧他人矣嗚呼天乎其可忽乎在昔正德間崇信姦回背棄天道上天垂愛亦累矣至於迅雷烈風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旱見龍之妖曾無虛日而尚不省晚年謫見寢宮一炬煨燼方且啜泣何嗟及矣惟天無親眷於有德仰惟皇上降生之期河清三日自是城上郁郁紛紛蕭索

皇明疏

卷之四

五

文淵

輪困有宋祖紫雲之慶又龍岡舊斷土脈墳起伏下小兒暴長數尺帝王之興豈偶然哉迨夫嗣登寶位初政清明山川出雲和氣葱鬱南山聞鳳凰之聲華村產麒麟之種雖古帝王受命之符不多讓矣近年以來胡赫斯怒天災荐興往歲東南洪水沒都城西北赤地連千里淮海揚波駕出三江之上京師地震再見十月之陰劇賊縱橫起山之東餓殍流離滿江以北至於兄弟母子析骸相食此古今所罕見之災也頃歲以來雷雨殺禽獸雷風伐樹屋遼陽軍婦產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而三起地震累月層見報不絕書皆自西北而東南然不知其為何祥也况

陰靈之氣上薄陽精白晝冥冥罕有光采尤可忌乎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凡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諸侯有一無以保社稷大夫有一無以保宗廟士庶人有一無以保其身况兼有而十備矣今陛下縱堯舜上聖之資乘湯武興王之運天眷方隆人心初戴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宜無不得者然何以獲此於天耶臣莫得而知也嗚呼其無乃宰相召之歟非耶臣惟人主圖治莫先於置相莫要於內閣蓋其師傅之職賓友之位論道以變理陰陽宣化以運平四時言動關君德之失得設施係天人之去留非他宰輔小臣百執事可以出入進退其間者求之古人

皇明疏

卷之四

六

文淵

如椽契伊周為天下萬世之第一流始克當之今不可得而見矣就以一代之才供一代之用亦必揀選難任求如漢陵勃之重厚唐房杜之謀斷宋韓范之救時庶免顛隳不徒執簿呼名窠坐資級備員數而已然不知今日內閣為宰相之第一人者果稷契伊周之佐歟抑平勃房杜韓范之佐歟臣見其直不如陵厚不如勃謀斷不如房杜而救時又不如韓范遠甚徒以奸佞伴食怙寵上激天變下鼓民怨中失物望臣固以逆知其斷非天下之第一流人矣夫居天下第一等之位而非天下第一流之人正臣所謂有聖君無賢佐時不相值功不可成曾貞觀慶曆之不

若則將焉用彼相矣進言者或冗或浮或知或否
望畏悞又不肯為 陛下下傾吐之而使 陛下不
自知覺誤於信任方倚之以就大事抑豈知其真
之中元氣日耗天眷日離寇難日作必至河決魚爛
而後已此其梗化之源基禍之本臣忝同舟已逆知
之不忍坐視以胥陸沉故因求言之詔而敢及之也
臣謹按 陛下之師得易同人之屯四持太師之權
而勢不能以自克五隔強臣之拒而情莫得以下同
又屯飛鼎伏當經綸之任無濟難之才將有折足覆
餗之凶不可以不慎也 臣又按 陛下之友得易姤
之剝一陰生於下而君子之朋將以類去一陽剝於
上而小人之朋將以類聚若是者王順長息則我之
使注訓惇卞則我之仇尚友之云雖然復次剝剝者
復之藏也夫次姤姤者夫之伏也禍福相倚治亂相
尋未有剝而不復姤而不夫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
子孫其昌 臣願 陛下謹未然之防而進將來之陽
若曰士之處也求其為斯世也而不必如范升之詆
誚士之出也求其順吾志也而不必如張楷之責望
人言杞憂邪而已不覺人言外有變而內不知則是
重陰抑陽黨邪陷正雖有金柅之固不可止矣豈不
激成天變也哉 臣聞地者坤道也臣道也夷狄之道
也法宜靜不宜動今地震京師且在十月者茲謂重

陰相臣妨政天下不寧在三邊者君相不能制夷
而夷虜侵中國積陰為水雨水不時則水潦為敗大
水沒都城則陰沴陽小人在相位兵起之光電毀瓦
斃殺禽獸者國任小人而弗疑也雷霹靂大風伐屋
折木者小人在高位賢人走道也人生有兩首四目
茲謂人禍政出多門宰相亂位四夷來侵之象赤風
主火災賢佞不分官人無序故火失其性夫災不妄
作變不虛生人感天應捷於桴鼓然則今日之變謂
非相臣之積漸也耶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夫是
臣者歷事先朝曾無寸補每以姦佞啗取寵榮既覆
前轍之車莫及噬臍之悔此 陛下之所親見也今
又曲管虛譽以欺 陛下於再誤若弗早辨則後車
弗戒禍將焉極 臣以為此臣不去則紀綱益頹而風
俗益壞此臣不去則國勢益輕而夷狄益強此臣不
去則邦本益搖而人才益彫此臣不去則言路益塞
而邪正益淆此臣不去則君臣益睽而災異益臻益
之而甚不惟漸也 臣請 陛下亟去之更求才兼文
武應變幾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大學士楊一清
德夙成木強重厚可與共臨患難如今大學士石琚
若有其人同置左右如不兼得寧虛位以俟而不求
備焉斯弊政可除人才可用必有上帝者

把而協夢下之求矣臣遐荒疏逖糞土之臣平生未
識宰相一面去京師萬里豈有深怨積怒於是臣而
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反覆開諭不避斧
鑕之誅者區區之意以為宰相論道親切化原苟非
其人必基禍本况其臣又為宰相之第一人關係中
興治忽尤為至要至要而明詔所謂弊政未除人
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為國長遠之慮而不敢自為身
謀其愚亦可見矣願陛下霽威詳察焉至於杜漸
之方非有他說也即此而可觀其由圖終之要不必
巧術也即此而當反其初臣請陛下默坐澄心試
思之前日新政紀綱何如耶即今何以漸頹必求賢

皇明疏

卷之四

十一

三

相與之講明總攝倫要以一體統整齊條貫以戒紛
更正名分而定上下之志公賞罰而謹予奪之微使
天下之人各承其教而莫能不歸於約束各從其令
而莫敢有出手範圍斯紀綱振矣然此或可振於一
時而其久未保不頹也必如宋儒朱熹所謂人主之
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
而立必如詩之所謂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然後紀綱
有所藉而施蓋君心者紀綱之本而人才者又紀綱
之用也本不立則其用不行故君心不能以自正必
先作人以聚人才人才既得而後可以親君子遠小人
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則紀綱恒振而不頹矣

前日新政風俗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壞必求賢相與
之講明痛抑奔競以獎恬退旌別淑慝以表宅里使
天下皆知忘利之可慕而必為嗜利之可羞而必去
斯風俗正矣然此或可正於一時而其久未保不壞
也必如宋儒程顥所謂脩理學校以崇尚教育之則
可不日而復古尊禮師儒以風勸養勵之庶可一道
德而同風俗蓋師儒者賢才之則而學校者又風俗
之源也師學不正則道德不齊故人君者必慎師儒
督學之選以造人才人才既成然後孝弟達於鄉曲
行義著於朝廷卑弱之氣可變而盛大萎靡之勢可
起而植立則風俗恒正而不壞矣前日新政國勢何

皇明疏

卷之四

十一

三

如耶即今何以漸輕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申明國憲
以肅軍令開列原格而窮造謀勦滅叛軍務全復梟
獍之首簡飭撫帥必痛革姑息之恩使人皆知京師
之為重而四方之為輕斯國勢尊矣然此或可尊於
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臣惟我朝都燕徒以形勝
要害為固原未立有三鎮之兵後來雖調兩直隸等
處官軍上京操備比當防秋率皆虛應故事未免顧
此失彼作法於京禁兵雖設有十二衛死亡差占日
見孱弱殊不足以備非常而邊兵生長虜界習與性
成世變風移強悍百倍近年以來內寇頻作莫可誰
何往往起調邊方仗以成功是以內輕外重此

成專一得以窺伺玩我京兵甘肅大同兵變由此為
今之計莫若罷直隸等處上班操軍就以宣府大同
為北鎮之兵西以近紫荆州郡為西鎮東以近山海
州郡為東鎮北鎮因其見在不必添兵止於東西二
鎮梁積精兵各二三萬在此屯守操練以扼紫荆山
海等處閑隘仍各聽京師有事調發應援而北鎮驍
勇者盡籍其名以送團營助操練之數每半年內將
東西二鎮兵選撥一半兌換北鎮兵若干更番北守
以易北兵來京操練口廩止於當身月糧及於家室
輪轉循環歲以為常夫然則外既不失其防秋之備
內可不患其猝變之虞彼專一之勢由此而折我強
皇明疏鈔 卷四 三三

來動經旬月緩不及事以致於敗正金人所謂待
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應變之機豈其然哉臣以
為虜之來也必有其處某處可以通虜常行者料亦
不多我於其處先備芻餉揀設精兵或募土著共充
其數緩處可數千急處可數萬屯守於此命一大將
統之不時訓練以為戰兵專伺敵之來若敵勢熾銳
我且據險按兵不與迎戰堅壁清野俾虜無所掠彼
必不能持久可坐待其困而勢自分然後我兵奮力
追躡其後彼若又復烏集再圖反拒我則乘其未合
勾呼各處戰兵四面夾擊則我以逸而當其勞彼以
老而當其銳未有不克捷者矣至於遼東宣府大同
皇明疏鈔 卷四 三三

漸搖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擇守今而重農桑黜貧殘而清府庫減織造增添之需以寬民力罷工兵冗食之費以裕民財水旱預備無致流離而緩不可救盜賊先弭無致滋蔓而急不可圖屯田子粒固可實徵而助軍供山澤附餘亦可查給而充祿米是皆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斯邦本固矣然此或可固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自古救荒無善政弭盜無巧術惟在預足衣食使不為饑寒之所迫耳然衣食有限莫能以戶給也要之可行於今其惟朱熹社倉之法為良乎而其條件班班具在乞 勅戶部頒布各郡縣擇賢能守佐責限施行未必無補也此法既

皇明

卷之四

三

五

行則饑寒有備而賊盜可弭仍 勅兵部查照兩直隸捕盜御史亦 勅各處巡守等官嚴捕預勦每年終將所在有無盜發及擒斬多少造冊奏繳以憑論功陟降茲亦遏盜之機有不可緩者至乃屯田足邊寬民之要務如在漢趙充國留田金城可二千頃得粟數十萬唐韓重華開代北田三千八百餘畝得粟二十萬元自京畿海涯崔葦之地立軍民萬戶府募南民耕佃歲可收粟百萬石此皆古人已試之成效而其地固在也造化之氣本無停機安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臣請 陛下責各邊該道等官募壯士願屯邊者徙塞下與步兵雜耕其間若直沽通

州沿海等處亦募南民與東鎮兵築堤捍水為田俱官給牛種器具勸之播種須一歲後使之自給海涯之地多在腹裏無事哨守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期發騎就草以為耕者遊兵防其寇鈔仍於田所乘塞列隧部曲相保虜雖大舉攻之不能害則戢守有備而耕者不憂收穫有利而邊儲可充矣是在 陛下乾斷力行不為橫議所撓而或中沮爾祿米難供由於 宗室蕃衍我 國家誕膺天命將億萬載無疆之休方興未艾後何以給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考之漢唐宋以來宗室子弟莫不授學有入仕之途有科舉之選一時得人如漢之劉向唐之李勉李石宋之

皇明

卷之四

五

五

趙汝愚皆名儒碩相萬世瞻仰固未嘗無益於國家而有同姓之嫌也請 勅禮部集議如得開此一途則 帝室神明之胄其才必有大過人者誠得周召毛原以夾輔周室非惟 宗祧之託可綿固於萬年而官廩之常亦可以省祿米十分之五邦本恒固而不搖矣前日新政人才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彫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嚴飭銓選而難慎任使綜核名實而洗拔幽陰量能授職不以謾言而在其才度德定位不以私恩而濫厥官顧清汪俊呂柟等召還京秩以備省院部臺之用張源胡瑗王思等量加贈祿以慰忘身殉國之忠權姦嫉毀忠良再參之輿論史曹承

奉內閣必斷自 聖衷則遴選周防任用專信斯人
才盛矣然或可盛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 臣
惟今日選才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教莫要於立師
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其賢者能者
其得人之盛莫可尚已漢唐而下雖有太學郡縣等
學以養士賢良孝廉明經進士等科以取士要皆師
道未立名實乖謬曾未得古人才十之一柰何欲效
周官之治乎我 聖祖立國之初最重師儒之職非
明經宿儒不得充補是選故師道尊嚴一時得人於
斯為盛近年以來進士滋多不以是職為重每強甲
科下第舉人任之有不願就者止以一種無學術無
皇明疏鈔 卷之四 五

官一以師禮相遇無使奔趨跪拜至於奴賤則彼
以道自尊而人亦尊之樂於教育無負厥師矣其督
學憲臣選之亦不徒學行之優也又必求其年力精
敏其淡薄耐辛苦者為之責撫按官督催巡歷無間
險遠每年一周如得異才加人數等者每年終將試
卷封送禮部勘實通其姓名於 朝廷而師儒督學
率以九年為斷課其德業徑陞京秩以酬其勞如是
常才及不稱職者先後查黜亦不許妄呈禮部至有
冗濫之失其果累試異等曾無過犯或阨於時命累
科不第以致歲月蹉跎者量授一官如今待詔文壁
故事無使後日貽黃巢李振落第之患斯儲賢有素
皇明疏鈔 卷之四 六

取才無窮人才恒盛而不彫矣前日新政言路何如
耶即今何以漸塞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之面折難
容我必有不公之事我於甘言易受彼必有曲順之
情不然何彼不樂生寧拂我以去是無求於我者也
不亦賢乎何此不肯死寧順我以留是有求於我者
也不亦佞乎於是降情以納其面折正色以拒其甘
言辯者不折之以詞狂者不厲之以威有因言而謫
如呂柟等者還其官職有秉直而死如張源等者錄
其子孫或復唐輪對之制或申宋辱臺之罰如此則
下無不盡之言上無不知之事而言路通矣然此或
可通於一時未能保其久而不塞也 臣聞漢人有言

學如鈎得封侯直如弦死道邊自古枉道易合直道
難容彼直臣者為燕佞者眼中之丁必欲拔去而後
已豈容久於其位得盡所言哉且如漢張綱埋輪直
使也而為梁冀所恨使之刺廣陵幾為賊張嬰所陷
唐顏真卿三朝者直也而為盧杞所嫉遣之使許州
竟為李希烈所殺或又陽為推重陰加排沮如朱异
間侍讀徐綸願補郡守李林甫啗侍郎盧絢自請賓
詹凡此陰謀不可數計苟非其人剛直出於天性卓
然不為利害所搖惑者安能自立於朝耶縱有其人
矣而或寡學術短才辯不足以發難顯之情有其才
矣又賦性姦回宅心閃倏不肯少輸面折之意求如

皇明疏

卷之四

五

五

唐陸贄精忠辯達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三百年
間幾何人哉此又求賢者不可不深察而曲成之也
臣請 陛下繼自今遇科道之臣必因人而試其言
因言以察其心務求賢否之必得仍 勅吏部查成
弘之世以言官章疏之多寡而為考察陟降之上下
苟有直聲動 朝廷英名翕赫者必使之常侍左右
以終其職若無故列名銓注外補及反間遷謫私假
差使者此即權奸扶同欺罔陷害忠良冀異盧李之
故智也則反坐而抵罪之斯忠臣得行其志姦臣難
遂其私言路恒通而不塞矣前日新政邪正何如耶
即今何以漸消必求賢相與之譏明彼邪人之行偽

而其說巧巧者愛所由來正人之行實而其言拙拙
者惡所由至巧愛易投吾且勿愛而觀其行偽斯得
矣拙惡易犯吾且勿惡而省其行實斯得矣又必講
學窮理以致其知博問延訪以辨其才不輕假顏色
而為其伺察不輕泄辭令而為其逆探絕胡廣之中
庸誅味道之兩可斯邪正別矣然此或可別於一時
未能保其久而不消也 臣惟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
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
間治亂判焉苟非察於人倫明於物理之極致確乎
不為他岐之所惑者幾何不流於楊氏為我而無君
墨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少嘗見褒

皇明疏

卷之四

五

五

衣博帶服巾而戕然者今世號為道學倡引生徒宴
多黨與或匿跡於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於寬閑泉
野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詆聖賢海
內慕名從風而靡以致優仕乃持此而謀王猷斷國
論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
節行高一世非不可慕而可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
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於亡可不戒哉
臣請 陛下留神聽察務得其人申明我 聖祖學
規之戒今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務宜
從正敷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少有偏邪違者治罪
嚴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遺害無窮者

即毀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恒
別而不淆矣前日新政君臣何如耶即今何以漸睽
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拔骨中之芥蒂慶千載之明良
敬大臣以恤股肱體羣臣而通耳目推誠撫御使彼
我之性情泔洽虛心聽納使上下之血脈周流仍
勅吏部通查前日以讒去位十數餘人召還館閣部
臺宥其狂昧於既往期其策勵於將來以示我之能
容以表我之不校是即帝堯之任賢勿貳成湯之改
過不吝而君臣諧矣然此但一時允諧之盛而非可
久之道也臣惟明良之歌唐虞所以喜起於股肱耳
目鹿鳴之詩周王所以燕樂於羣臣嘉賓蓋取永言
皇明疏鈔 卷之四 三十一

不生得保令終以全功名邇年以來早朝之外已廢
午晚雖慶成筵筵盛典禮間亦舉行近見邸報又
稱地方多事明年慶成宴免辨臣不勝駭異夫所謂
慶成者以君臣共成太平所以簪花啐酒而慶之也
今惜小費而廢大典是慶不可成而天下無太平之
期矣豈不貽四方觀笑昔逆瑾時慶成簪花偶遺天
下太平四字不假餘年時以為先徵况今并與其宴
而悉罷之乎恐非太平之象也臣請 陛下繼自今
早朝之暇間舉午晚以訪治道慶成筵凡大燕會
時舉不廢以親羣臣則上下交孚恩威並用而恒不
睽矣至於災異之漸臻由於九漸之未杜九漸既杜
皇明疏鈔 卷之四 三十二

諷詠以協上下之情飲食聚會以誘忠告之益非徒
一於勢分之尊嚴而惟口腹之好樂也漢唐而下若
高祖宴於長樂羣臣次起上壽武帝宴於柏梁羣臣
即席賦詩唐之太宗丹霄積翠之宴君臣得詢貞觀
治要其雍容氣象可想見於當時至於上元觀燈觀
稼較獵苑中賞花釣魚之類此又宋之君臣不知和
會之慶也我 聖祖萬幾之暇亦有君臣同遊之語
文皇以後早晚一日三朝每御便殿訪求治理慶成
臘八端午諸宴稠錯交舉未聞有間是豈輕於狎暱
不知省費之經耶蓋欲君臣常常接見以為治道慮
耳故一時君臣若三楊三劉諸學士情款日密嫌隙

則天地交泰萬物和暢以和召和而天休必至可十
全矣尚何災異之足慮哉雖然圖終之要不外此十
事十事之內尤莫要乎人才蓋人才者天地之紀萬
化之源也方今盛世何患無才但時入後天一陰當
午精醇之氣有限人才之出不常如顧清汪俊呂柟
豐熙鄒守益等輩雖未可媲美伊周求之當世亦未
有能超然出其右者偶以謗言不實學術不同或議
禮未當遽置之閑散編配流落之間恐非中興之象
也今幸承 明詔求言爰及人才未用臣以為帝德
光天格於上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豈復有遺賢之
歎臣願 陛下擴包荒之度憐救時之才召而用之

以圖惟厥終其言行政事必有可觀者臣不勝惓惓
 臣又惟帝王之孝莫大乎以志養也臣在先朝獲
 親我 恭穆獻皇帝之治國也專以勤學好問為本
 源容物好賢為先務每退朝之燕絕跡寢宮留神書
 館日召紀善等官講解經義一有未明親書條段出
 而審問至再至三務得諸心而後已不樂宴遊雖陽
 春白雪之臺未見一登不好聲色雖楚腰莫愁之麗
 未見一選臨朝端穆禮士殷勤亦未見有輕假辭色
 令人得以窺測其涵養本源如此是以智慮日益精
 明懿望日益隆重雖河間之大雅不羣東平之為善
 最樂不得專美於前矣至於處豪強兼并之家待處
 厲強悍之士率皆含汗納垢但質之朝廷付之有司
 而已初未有幾微見於言面輒以刑威勢劫使人措
 躬之無地也其恕人容物又如此惟其積累之厚故
 其發達之深誕生 皇上以為聖子繼述文武以有
 天下今尊有 聖號特稱皇帝可謂尊之至矣 廟
 號觀德祀以天子又可謂養之至矣 聖孝如天雖
 帝舜之至孝武王之達孝何以加此顧於議禮之臣
 言偶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竄朝宁為之一空
 似非我 獻皇帝平日好賢禮士之至情恕人容物
 之聖志也苟不得其志雖尊以天子之貴養以天子
 之富庸安乎然則 陛下何不起而用之各還其職

以駿奔走於觀德廟中濟濟多士東文之德升歌於
 堂依我落聲以樂我 獻皇帝含笑於九成文武臣
 民騰歡於四海則正孟軻所謂事親可如曾參之養
 志楊雄所謂寧親莫大得四海之歡心不亦純孝至
 極史書萬古出虞帝周武之上也哉然其本不在乎
 遠求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清心寡慾其道不在
 乎多言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勤學好問其術不
 在乎泛為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容人恕物於此
 而又卜賢相以師之屏姦邪以守之進科道以扶之
 如此而舊章不復弊政不除人才不用生民不安邊
 將不飭軍儲不充十漸不杜五事不循天變不彌中
 與不成臣未之聞也

忠益疏

胡世寧

臣以病廢庸才誤蒙 聖恩錄用強疾來京途聞
 陛下日御經筵勵精講學臣為 宗社生民喜幸無
 限舟中無事日取舊讀經書擇其切於治道者試為
 講義三章到京之初即欲封進然思 陛下天縱之
 聖乙夜所觀儒林妙選之臣 經筵所講豈其少此
 而臣為此冒瀆豈不取笑天下得罪公朝以是躊躇
 未敢今臣又思昔言野人有食芹而美思獻王室者
 豈為王室無芹而欲為獻蓋區區忠愛之誠不能自
 已也臣之愚誠實亦類此故敢以獻伏願 皇上萬

幾之暇特賜省覽終篇如其切於治道更乞留中垂
意若係妄言非忠批外擬罪臣愚甘當重黜謹開另
封進呈 御覽講義三章大學一章秦誓曰若有一
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
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
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
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
人這是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臨了這一件
大事都不說別的只說要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
皇明疏鈔 卷四 三三

亦有利尚是庶幾不敢執定之辭蓋子孫得他但則
能世世為君黎民百姓得他保則能箇箇安樂所以
有利然非這箇大臣一身能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
薦得天下許多有才德的都來輔佐朝廷行好政事
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箇
大臣自家非無智能技巧但是他立心虛詐不一不
能休休有容所以見人之有技能者則媚嫉以惡之
媚是忌嫉亦惡也見人之彥聖有德者則阻絕人不
許薦他使不得通達於上這箇大臣不能容天下之
才德如此人君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子孫黎
民亦曰危殆蓋子孫之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之
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能致此也
蓋由此人妬賢嫉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以
引用布列庶位者都是他一樣的奸邪小人互相蒙
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被排遠去無敢在朝指言其
過者以是任他私意行事蠹政害民雖傳到子孫那
裏還是他引進的人一向得用一翻過了又引一翻
都是這樣人盤結蒙蔽住了雖有一兩箇正人得進
朝來被他眾口誹謗同說不好人君亦自難辨雖有
英明之君一時難辨亦被他人眾把持住了亦難張
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前代人君
坐此累其子孫凌夷敗亂者不可勝紀大學引此

得前一樣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好的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不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惡的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媚嫉之人奸深計巧多能結交彌縫以自媚於人主左右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殺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於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唯仁人放流之仁人即仁君也蓋獨是仁君至公無私故於此媚嫉之人不為私意所蔽能早識他不為姑息所牽能決去他雖其罪惡未著未忍殺他然亦放逐流竄之將他遠置四方蠻夷之地不與同中國蓋恐其近則投間抵隙夤緣復進以妨賢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者如此

皇明聖訓 卷之四 五

蓋能惡人者謂能遠去此媚嫉之人不為子孫黎民之害公天下之惡而惡之也能愛人者謂能去此惡人則能保全善人使得安心輔佐以為子孫黎民之利公天下之愛而愛之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按先儒朱子有言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今之言者乃徒劾人貪暴等事而捨媚嫉不言其故何歟臣又觀秦穆公乃周末一箇繼國諸侯其人有何足法但此篇說話說得君子小人之情狀利害

極是明白痛快故孔子刪書存此於百篇之末以垂訓後世曾子傳大學又引此於十章之末以為萬世治國平天下者之昭鑒也臣切見我皇上臨御以來內無聲色貨利之慾外無親近私昵之蔽而惟一意修德講學勵精圖治孝養均於兩宮憂念存於百姓誠不世出之仁君也今惟鑒此古訓試察在朝大臣有能薦賢而又喜人薦者即秦誓所言前一人也宜當信用有不肯薦賢而又怪人薦者即秦誓所言後一等人也宜當途逐惟此一事最關治亂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書經一章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這是周書洪範篇周武王初得天下訪問箕子推行大禹洪範九疇以告之也洪大也範法也謂治天下之大法也昔者大禹治水功成天與神龜出於洛水其龜背上所列文數有九大禹聖人默契天道因而則之以為九類示萬世人主治天下之大法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箕子推行至此上言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者蓋言人君因時制治有是三者作用不同皆所以納天下臣民於皇極者也然是三德非人君自操威福之柄則不能用故此言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王食唯獨也辟君也福謂

皇明聖訓 卷之四 五

凡與人以爵祿使之得福也威謂凡治人以刑罰使之可畏也王食猶今言珍羞盛饌也蓋獨是人君受天明命為天下主則可以賞人之善用人之賢而與之爵祿使之得福是謂唯辟作福亦獨是人君則可以討人之罪黜人之姦而治以刑罰使之知畏是謂唯辟作威至於王食亦獨是人君居天下之上則可以享天下之奉而食用珍羞尚膳是謂唯辟王食臣謂大臣也大臣則不可擅作威福借用王食者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使大臣而有擅作福威借用王食者則英明之君終必覺察而討其罪故在大夫必害於而家在諸侯必凶於而國大夫稱家諸侯稱

皇明疏鈔

卷之四

三

夏名州

國者蓋古人之大夫如今武職然多是世祿家傳借亂則滅其家故曰害於而家諸侯如今公侯伯之類多是分封有國借亂則滅其國故曰凶於而國人謂羣臣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若大臣有作福作威王食而君之不覺則凡在羣臣因見大臣作得威福可以趨附他求得官祿免得禍患遂皆靡然從風陰懷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心立為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論以顛倒是非混亂曲直而蔽主聰明排斥忠良以陰附權臣之勢為禍不淺下而小民亦皆倣效成風過分借用而不可繩以禮法此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臣觀自古人君不能總攬威權不覺威

福漸移臣下而致失祖宗之天下者多矣然考虞書舜典篇載舜命九官兩咨四岳其餘或咨衆論之公或因大臣之讓而命之周書立政篇周公告成王言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則知自古賢王進賢行賞必先咨於衆論用刑勅法必責成於有司又若不專以一己之見與此不同者蓋人君一身深處九重不能盡識天下之才亦不能盡歷天下之事故必先得忠賢數人布列卿輔要職以後命德討罪必咨衆論必聽有司從公擬上然後人君察其公私可否稱制臨決是雖先咨衆論而必斷自君上雖斷自君上而皆合乎公論此昔人

皇明疏鈔

卷之四

三

楊慎

君自作威福者如此舜文所行與箕子所言同一揆也乃若秦漢唐宋之季中材之君不能知人委用姦相一人被其蒙蔽排斥忠賢無敢直說引用姦邪托為鷹犬使之攻擊異己以致羣臣畏威服勢無敢異見凡其所欲即與議奏其挾下奏以欺上則曰衆謂所同而不知由其一人私主也其挾上旨以欺下則曰上意所主而不知由其平日從諛也凡善則歸己曰上初不然我勸如是也過則歸君曰上所固欲我不能回也大臣一言天下皆信由是怨皆歸上而恩皆歸下威福予奪皆出其身而主威日削國勢日去矣此後世人臣之有作福作威者然也我 太祖高

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監前代姦相之弊革去秦漢以來丞相之官遠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府部寺院等衙門以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厭事官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明著 二祖訓首章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至我 太宗文皇帝簡任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內閣多是 朝廷親選翰林編修等才猷歷練能識人才治體公忠體國者為之不曾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又皆唯才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迨我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朝間亦選委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高量條旨彼時絕無偏重之勢兼且以前大臣多是 祖宗

皇明集錄 卷之四 三九

親自下僚識拔不論資格者蓋由日嘗面試知得明白所以如此一一得人及後 英宗睿皇帝再登寶位凡選用卿佐重臣必召吏部尚書王翱與大學士李賢面議可否彼時或用二臣所薦或由 聖意自定皆稱得人廷無間議 憲宗純皇帝以來始不召大臣面議止令吏部會推才望相應者二三員疏名請 旨點用一員此又上合虞舜命官必資四岳詢謀僉同之意也 臣猶記弘治七年間內閣員缺吏部會推相應六員上請 孝宗皇帝點用位次最下者二員曰李東陽曰謝遷都只是詹事等官不曾驟用崇職不知自何年起內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

第一人羣臣尊仰稱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薦引隨事附和不敢異同近又另立掌 誥勅一員多自尚書侍郎翰林出身者不由衆推首相坐名題本取用後有內閣員缺即令推補又不知是何年會議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係內閣取中教養之人為其門生者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點亦不許擅陞外職使之歷練民事稍涉干係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閒者俱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眾者不許再如 祖宗朝選入翰林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

皇明集錄 卷之四 四〇

皆私訛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以掩眾口下視六卿等官勢分懸絕若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相承入閣者必其門生子弟自相傳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老責後人之報施而凡身後贈諡廢子等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為已地而盡力為之至於纂修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褒貶任情以是不如 祖宗朝選取外官同修此則自古所無之大弊也近聞吏兵二部選用緊要官職及會推大臣必先相所而後擬名奏上法司出外勘事亦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威福予奪盡歸於此一官矣使得其人皆如 先朝楊士奇楊榮

溥及今石琚之忠清仍一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
有姦險媚嫉者濫其位則被其排斥忠賢引用兇邪
國事日可憂矣 陛下以省往年禮部尚書員缺吏
部會推賈詠為首 陛下親用席書均之侍郎資格
不異也席書陞禮部舉朝士夫皆以為非而攻擊不
已賈詠一時雖未點陞數月以後首相坐名取掌
誥勅遂入內閣位居書上安然坐受舉朝畧無異議
今此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 聖明豈有不知
而何用於 陛下者如此不服用於首相者如彼帖
然人心所向如此今 陛下採諸輿論斷自 宸衷
慨然召用楊一清勉留石琚舉朝欣躍方謂 陛下
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
以久留一清於邊且不欲羣臣早推應代一清之人
意有所向也羣臣奉旨另推見任兩員寧受稽違之
責而不敢少拂當道之意即日推進者勢有所畏也
陛下視今威福出於誰乎易因履霜遂戒堅冰蓋以
陰比權臣防其勢之漸長也此事忠臣有識者深以
為憂故今在內者危迫而不能自安在外者畏縮而
不敢求進也不然以 陛下聖明何古帝王之治不
可復而天人之心有下順乎今天心儆戒災異頻仍
男子不假婦而自生一育者喻君無臣欲養萬民而
不能也兩絲者喻上一心澤之降被變而成私也地震

者陰不能安靜而借為陽動臣強之象也 陛下遇
災儆懼命其撰勅戒諭羣尹修省彼不肯懼者恐羣
臣或因是而指其失也多方陰沮揚一清之進者恐
才出其上因而代已也此其心迹甚明惟 聖明早
加省悟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易經一章不出戶庭无
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
不出也不出戶庭无咎這是周易節卦初九爻辭周
公所繫本說初九這爻以陽剛得正居節之初猶賢
人君子在下未有職位且有九二大臣蹇遏其前未
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為不出戶庭則无
咎戶庭戶外之庭乃私室無人往來慎密之處也孔
子於此又見得古今君臣言語不密以致禍亂故作
繫辭又因此爻而釋之曰凡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
階階為梯級由此踏上而漸至者也何以見得言語
是生亂之階蓋人君與其忠臣密謀國事君若一時
不密而洩其言則所與謀之忠臣必被人怨謗用計
殺了所以失其臣臣若一時不密而自洩其言則招
人怨謗終必見害乃所以自失其身凡此君臣密說
的言語或欲行大政事或欲除大姦惡皆不利於權
姦小人不可使知者所謂幾密重事也自古權姦之
人平日善於交結必有心腹左右之人為之探聽使

君臣之間一有不密而漏洩其事則臣既見殺君亦被怨國家禍患由此而成是以君子之人務要謹慎周密凡事藏諸其心而不出諸其口使戶庭之間亦無人知也此君子兼指君臣上下而言臣觀自古君臣議事不密而致忠臣被殺國家受禍者不能悉紀只如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權成帝止欲自用一人左右爭執以鳳未知不可因此主威日削災異屢見成帝乃問師傅之臣如張禹敢諫之臣如谷永輩皆私附王鳳將災異指在別事身上不肯實說以此成帝一向信任王鳳不疑後有京兆尹王章言及成帝召問感悟遂與章議舉賢代鳳彼時只因言語不密以致王鳳知得反行用計巧使劾章下獄而死又諷御史劾其所薦之人亦致去官以此舉朝怕鳳再無敢言王氏者傳至其姪遂移漢祚孔子此言真萬世人君謀國之切戒也惟 聖明留意幸甚

乞重 天命以興 聖治疏 何孟春

臣聞國運當興天命攸眷帝心簡在衆誠所歸 皇帝陛下興聖於南維配天於北極藩邦之號表于徵兆莫之為而為曆數之傳形于誕敷莫之致而致陛下應符而出躬受天命蓋自所知所重踐祚以來心存聖治固宜思所以興之矣 臣限守炎荒遙瞻 魏闕草茅耿耿不勝至愚竊伏私計今當數月在廷

皇明疏鈔

卷之四

四三

臣長升

皇明疏鈔

卷之四

四四

臣長升

自元老以致庶寮幸際 清明共圖傾竭事之是非政之得失官之臧否民之休戚罔不畢陳法令之斟酌紀綱之董正人才之進退威福之流布弊革害除瘴祛滯滌忠明佞白賞信罰必維其時矣 臣愚竊計今日群臣之所陳者心有萬慮口有萬言萬慮至深萬言至富其條件不可勝計其科名各有指及臣外遠莫由與聞然大較知其所願惟在 陛下修德勤政始終不間而已修德者勤政之本勤政者修德之發修德勤政非有二事所謂脩德者宋呂公著告其君曰人主即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莫先於學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以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傳說之告高宗不過如此楊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皆汲汲於學後世繼體守成之主生而驕逸忘其祖宗創業之艱難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于酒或盤于遊畋或窮奢極侈小而喪身大而亡國皆由不能以學修德故也夫學以修德而政事由此立焉是修德者勤政之本也所謂勤政者

司馬光告其君曰人主初即位正四海延頸企踵屬望之時若深執謙遜端拱不言羣臣奏事不加處斷中外之情能無鬱悒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志不可慢時不可失不回視反聽無以新隆平之基不改絃易轍無以拯頹靡之勢今近而畿甸遠而海隅之民注想維新如饑如渴須亟有以慰之百九執事中君子小人情各不同窺測深淺相為勝負事又有當蚤慮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罔君子言人主勤政無有遠近幽深悉知其事物如此而後能治天下若有行弗躬有事弗親雖有盛德民何取信弗能問以盡其事弗能察以盡其物則小人得以勿罔君子矣庶民弗信則不能安民矣勿罔君子則不能知人矣不能知人何以求治人主不患無高世之資而患無求治之意不患無求治之意而患無好學之實修德在於好學求治在於勤政是勤政者修德之發也欲進是道無他亦惟在乎知人與急親賢而已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古之帝王先務為急程頤告其君曰人主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性成就商之高宗舊勞于外及為天子不敢荒寧享國長久為後王法周之

成王年十有三而即帝位起居言動必謹後世守成之主莫有及焉高宗學于其盤而傳說為之相成王以召公為之保周公為之師故其德昌隆而政休美陛下起自外藩如商高宗春秋鼎盛如周成王在朝士大夫素未相接 文華講學當選天下碩儒於今方始既深居 九重遠於萬里若復頭印淵默日益嚴重則自賢自聖上之乏涵養薰陶之功下之無周旋輔導之助外之幽僻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由上聞疎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由自達 臣愚伏望 陛下追法帝王舊典紹復 祖宗故事未明求水辨色視朝日 御經筵無分寒暑或退朝使殿推擇二三大臣及諸侍從更召迭進與之從容辯議古今治體人間情偽使各盡其胸臆所懷至於文武班寮凡有職業應進見者亦必命之使前降以 溫顏假以長畧親加詢訪委曲詳悉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又得知其人志趣所向器資所任而加銓定焉其有經術通明有守不畏魁磊淳茂耆艾之士及諸博通今古史傳智謀超卓可以參廟謨斷國論者 陛下置之優閒引之禁近使得專意討論以備朝夕召見綉繹顧問密勿獻替務俾縉紳有道巖穴篤行之儒毋遠於朝毋遺於野如程頤所言經筵既罷當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祗候非時宣召資其啓沃其有事故

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輪直則羣臣間將皆有一言可裨時政將皆有一善可答君恩將皆得分 陛下憂勤之寄將皆得副 朝廷委用之誠不敢偷安苟祿養望待遷而 陛下得開益聰明漸磨道義為商高宗中興殷世為周成王專美姬室德不期修而自脩政不期勤而自勤矣或曰 陛下昉臨大寶一日二日萬幾晝既研觀書史夜須省覽章疏究隱微於未形極思慮之不到而又欲與大臣從官延款酬對日晷夜分猶將弗給恐非願養神明之道竊以為不然為國有體勤政有要政有本末事有細鉅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不能見目睫舉其綱則

皇明聖訓 卷之四 聖訓

萬目張翠其領則衆毛理 陛下誠修德勤政知人而親賢臣下之賢者登之不肖者斥之其材能之堪某事者就任使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已先得其體要先得其本與其鉅者自然躬不勞而日有暇於講學矣若夫簿書煩冗文法碎密較量金穀剖析毫釐乃百官庶寮之所司 大明會典內開載 列聖累朝品式格例甚悉 陛下遇有以此言此事陳者第令各該衙門檢括看詳斟酌停當取決施行雖勿留意蓋無不可古人云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又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為可為於可為之時正賴今日臣所謂重 天命以興 聖治不越乎是惟

陛下裁察臣無任瞻戀拳拳之至

陳愚見以保治安疏 譚續

臣伏讀易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今天下事至正德十六年浸入危亂其去敗亡者無幾矣 皇天眷佑九廟有靈篤生 聖人入承 大統天下臣民思安如救溺願治如拯焚圖存如追亡 陛下即位以來奉天勤民賞善罰惡痛懲前弊革故鼎新固未嘗不汲汲圖治以答羣望也 臣以為今日之事治之名則有矣治之實則未也夫事常患於名勝而實不足天下無治之名則君臣之間尤以為未治思有以圖之惟其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不惟不治而亂已潛藏隱伏於其中矣昔賈誼在漢文帝時欲為之流涕為之痛哭 陛下之聖明遠過文帝臣之最愚萬不如賈生 陛下自以為今日之事比之文帝之時為何如也 臣切憂之憂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其心皆非所以勉修職業圖報 陛下也是以輒忘愚陋不避鈇鉞謹條陳四事一曰澄 聖慮以鑒興衰一曰親大臣以修時政一曰開問辯以新 聖學一曰容直言以廣 聖德昧萬死為 陛下獻 陛下察臣之心矜臣之愚不錄其罪不以葑菲見遺

皇明聖訓 卷之四 聖訓

少加採納脫或於新政有補萬一臣九死其無憾矣
澄 聖慮以鑒興衰臣切謂天下事無大無小要
必歸於人心思慮之中故孟軻氏曰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天下事若委置之思慮之外謾不經意鮮
有不顛仆者仰惟 陛下上承 祖宗萬世之洪基
下負中外人心之仰望以一人而御四海之廣以一
身而應萬物之衆所居者何位所守者何業可委而
不切於思乎臣以為不必遠求唐虞泛觀千古請於
孝宗一十八年存至隆盛 先帝一十六年幾入敗
亡少撓 聖慮究其所以在 孝宗朝其敬畏 天
戒者何如其恪守 祖憲者何如其親信大臣者何
皇明疏鈔 卷之四 四九
如其開納忠讜者何如其培植 國脈者何如其愛
養民力者何如其慎重名器者何如其寬征薄斂者
何如其使諸司之不失其守何如其使人人之樂於
効用何如至今父老言及 孝宗朝政至有泣下者
蓋思慕之切真如赤子之於慈母也在 先帝朝一
切反之以致末年大壞極弊宸濠乘隙而妄窺寧府
諸宗室以此而速禍茲皆 陛下在藩邸時目擊耳
聞非臣子所忍一一盡言也臣以為宸濠之變 先
帝啓之寧府諸宗室之死宸濠使之使 先帝守
祖宗之法體 孝廟之心則宸濠必不敢妄窺 神
器而寧府諸宗室不遭屠戮保全國家矣臣知 陛

下於此固未嘗不為 先帝惜亦未必不為寧府
宗室痛也然深宮無事之時夜氣清明之際於 先
帝之所以招亂 孝宗之所以致治曾一仰思之乎
今日 朝政 敬天 法祖用人行事親賢納諫勤
政愛民果能一一皆 孝宗之舊乎亦或有一二已
陷 先帝之失乎臣以為殆未之思也 登極以來
惟改元一詔深類 孝宗行事所以收拾既失之人
心培養已喪之元氣 宗社萬年靈長之命脈正切
於此改元之後漸不如初矣今日之事又漸不如元
年矣一二年後臣又不知為何如也 臣願 陛下凡
一切舉動澄其念慮其在 孝宗朝何如其在 先
皇明疏鈔 卷之四 五二
帝又何如務痛懲其所以如 先帝朝者力追其所
以如 孝宗朝者由此而進之三王五帝不難到也
若但苟且因循謾不着念臣恐養成禍本紀綱壞於
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 國步日危後之悼今亦
如今之悼昔也詩曰殷鑒不遠孟軻曰禍福無不自
已求之者此 社稷興衰之介天下理亂之機惟
陛下其深思之 親大臣以修時政臣切謂內閣大
臣在 陛下為腹心之寄六部大臣在 陛下為喉
舌之官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謂之
曰元首股肱蓋言君臣相為一體不可岐而為二也
陛下所以處之者貴親而不責疎在心而不在跡宜

着實任用不宜禮貌虛文今在位大臣一切事務
 之章奏章奏之外竟為限隔臣以為大臣不時宣
 召相與商確政事茲在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漢
 唐宋英君誼辟行之我 國朝 太祖 太宗 仁
 宗 宣宗 英宗 孝宗皆行之最限隔者 先帝
 一十六年在位大臣未聞一 宣召 先帝時朝政
 日非其悞正在此 陛下嗣登寶位已入二年其諸
 如臣曾幾蒙 宣召相與議及時政手不意 陛下
 之聖明乃於 先帝之已悞者不改圖也 臣願 陛
 下自今以後但凡一切事關機務政切大體者宜
 御便殿宣召諸大臣相與面議斷自 聖心以决行
 皇明 聖 卷之四 至三 夏竦列

止如是在臣下不致多煩章奏在 陛下不致多瀆
 宸聽最為簡便 陛下何憚而不為哉如大事大疑
 該吏部者 宣召內閣大臣拜召吏部堂上官相與
 商確裁決施行其餘別部并三法司重務俱一例
 宣召周歲之間不拘日月一日之內不限遲早因而
 據外以察其內因跡以求其心其忠其偽其正其邪
 其據誠體國某固寵懷私久則未有能逃 聖明之
 見者於是本之 聖斷量為去留脫或不公不法蹤
 跡詭異於人望不協於公論有違者 臣等科道官有
 所見聞聽其舉劾如是而在位大臣不奉公守法以
 忠 陛下有是理我如是而 主威不立國勢不昌

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有是理
 哉 陛下泥而不行意者謂其為舊規乎所謂舊規
 者非我 祖宗列聖之舊規非漢唐宋英君誼辟之
 舊規非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舊規特我 先帝朝
 之舊規耳况凡事當裁以大義度以經權事當更化
 何拘於舊規事當守成何取於創立 臣願 陛下急
 改圖之所以上延 宗社之福下答蒼生之望者在
 此也 開問辨以新 聖學 臣竊謂人君之致治本
 於道人君之求道本於學故堯舜禹大聖人也生而
 知之若無待於學矣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曰精曰一曰執者明雖生知亦未
 皇明 聖 卷之四 至三 夏竦列

嘗不資學以有成也學而有切於治道有補於身心
 臣以為非問辨不可故書稱舜好問孔子告哀公曰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易乾文九二
 論聖學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
 行之唐太宗開文學館一時儒臣杜如晦房玄齡等
 十八人分為三番更日直宿暇日輒至館中講論文
 藝或至夜分我 國朝楊士奇解縉等七人在 太
 宗時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
 唇自人君養成君德以隆治化延 宗社靈長之慶
 造生民無窮之福未有不兼勤學好問而得之也邇
 者傳奉初二日 經筵大小臣工無任忻忻 陛下

切於求道勇於進學之心是可見矣仰酬 聖志俯
慰羣望豈復有加於此者哉然道在六經有是非得
失邪正之歸事在諸史有公私理亂興亡之鑒勸講
之臣所以啓沃開導 聖心者要不出此然 天威
嚴重下情惶惑而義理之在經傳又非急遽嚴憚中
所能盡意兼是三者欲其有所啓沃開導恐亦難也
在臣下近於空談或者無益治體在 陛下徒為色
受或者無補於身心 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儒臣進
講之時少降威重賜以 溫顏及復辨問咨訪道理
於一章中或要指未會於一句中或體認未明何者
於政體最關何者於治道殊切務虛 聖懷究極所
皇明疏鈔 卷四
以如是則勸講之臣舒徐展布必能盡其委曲發其
與妙該貫詳明巨細畢舉庶無負於格心之責矣仍
乞再 命儒臣於我 國朝遠而 祖宗列聖近而
孝宗皇帝朝事故有功於 社稷有關於治體有益
於生靈者編作講章進講之時序入一條相從講論
一以仰見我 祖宗列聖致治保邦之意一以見
陛下憲章祖述之心如是而聰明不日開君德不日
成志氣不日彊聲聞不日美政效不日彰者未之有
也臣於 陛下深願望焉 容直言以廣 聖德臣
切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史獻書工誦
箴諫庶人傳語是皆之人君舉動凡人皆得言之不

特言官也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而退有
後言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
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是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未有不以求諫
為急也前賢范祖禹曰天下如人一身必血氣周流
無所壅滯而後能從諫者使下情通上上意達下如
氣血之周流於一身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
亂之間係言路而已我 國家稽古定制設立給事
中御史等官寄以言責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
朝廷用之為紀綱 陛下委之為耳目凡官曹設私
措置乖方刑賞踰制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
病許其舉劾言雖過當亦示曲全無非為 宗社生
民至計也 臣見近來言官言事不惟不用其言而且
罪之今不惟罪之而又外黜矣臣子立君之朝當死
君之事降黜豈其所避忌哉 臣實不忍立 陛下之
清明尚見此舉動也言官不足惜 國體可不顧乎
先帝朝權奸播弄威福凌虐百官敢塞言路其初正
類此前轍已覆後車可不戒乎 臣恐陰邪得計巧飾
成風忠良喪心言者結舌是非莫辯勸戒不明縱有
竭節盡忠欲報 陛下皆懼諛畏禍不敢挺然當
國家之事矣若是而望體統正紀綱立政體清 國
勢昌有是理哉宋儒張栻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

臨難無杖節死義之臣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向對曰大臣持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晉平公且如此况不為晉平公者乎望 陛下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言勿罰及無罪以昭平明勿沮撓職官以壞執守勿罪言官以振作士氣以保全大體勿差官校遠出以動搖人心以遺害地方抑外戚無厭之求以愛養民力以俯答羣情治奸邪巧飾之罪以潛消人怨以重洩神忿遵崇先訓廣開言路虛懷以待犯顏必容上以彰陛下好諫之誠下以免 朝廷舉動之失雖堯舜文武復出不是過也以上四事臣一得之愚感待念切遺值 聖明不知忌諱上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立本慎幾明法疏

沈教

臣惟人君繼世而有天下天下之大主之一人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一日而委萬幾之紛叢一舉而繫萬世之仰瞻苟願治之志未定而治道不於其大者圖之則德意不洽於民心何以享治安之盛基業弗延於可繼何以紓負荷之隆君道缺失而天下將日去矣自古聖智之君必致念於修身立政之

本而加慎於重熙累洽之時以之圖治則功成以之享治則澤久有道之長良不誣也仰惟 陛下德妙日新業承富有夙夜孳孳勵精圖治期登天下於全盛之歸蓋廣德而保業無所不至矣臣等方將順仰承不暇也尚復何言哉但臣猶有見聞不能緘默自分愚昧不識忌諱敢試言之而 陛下試垂聽焉臣嘗考宋儒之言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是已大幾萬變也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是已大法三綱也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是已三皇明號錄 卷之四 三五

大也德之所由行而業之所由固 陛下不可不加之意焉者也臣請踴其十日條舉今日之事而縷陳之嘗聞 陛下登極之日早兩旋霽五色雲見天心之昭假是固有屬於嚮明而致理矣邇年未旱乾水溢南甸之羸廹弗食山崩地裂西土之變異戾常方春而地震不寧幾遍天下今淮揚且苦疫癘大行矣入夏而風霾屢作竟至經旬今寧夏又報風火延燒矣若是者是殆天心仁愛之洩迺時出夫驚懼之象而人事修省之實尚莫穰夫召致之愆也 陛下之於天心固宜自考其得否矣然則敬天之怒上帝是禋者今可少自暇佚哉 陛下即位之後 親幸太

學起用老成賢人爭輔是誠翕然於聖作而物觀矣
通年來 經筵日講一暴十寒聰諫納言甲移於乙
道揆法守可徵也所以遵用之者何如 成憲舊章
具在也所以率修之者何如若是者恐銳意圖治之
念無以澄固於親近君子之時而望道未見之心終
亦必亡於幽獨得肆之地也 陛下之於聖賢心宜
亦自度其得否矣然則聖不自聖賢以致賢者今可
輕自棄忽哉 陛下改元之始 詔頒大赦民樂更
生物情之欣戴是誠所謂革故而鼎新矣邇年來盜
賊蔓於賑恤之無方緝捕不見軍兵之用命夷虜肆
於沈岷之潛入驅禦不聞將士之好謀糧運過淮違
皇明軍錄 卷之四
限多矣民困軍疲雖漕臣之自劾奚及京衛巡軍解
散久矣官殘吏躋雖憲臣之清解何如 陛下之於
兆民心宜亦自驗其得否矣然則存心天下加志窮
民者今可謾自急緩哉 陛下總覽乾綱因勢而利
導事制而曲防所以救弊者初亦甚可觀矣而迄今
則殺人者不抵坐似有以開輕視民命之端蠹國者
免發遣亦何以嚴悉除奸黨之戒織造之官差矣恐
憑城依社者不顧朽柚之空龍虎之殿建矣恐求福
利者弗啻鼯鼠之耗夫救弊猶防川也不惟其隄築
之捍而又從而決之則末流不可復塞矣然近者諫
官還奏而太監王堂之撥軍遂寢則又懋昭 聖明

而凌逼之漸杜矣說者以為弊之有救其幾正在於
此語曰履霜而知堅冰雨雪而先集霰非 陛下所
宜深省者乎 陛下分正庶職登元臣於休告復諫
官於斥遣所以用人者初亦大稱善矣而迄今則大
學士蔣冕辭去弗惜竟不為 社稷之計尚書汪俊
遽往還鄉曾不亮忠直之心以言為責如給事中鄧
繼曾試御史李本等則譴逐勿容而奪之氣因事納
忠如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則 詔獄勿貸而剝以
膚夫用人猶任木也不察其梁棟之才而乃斲而小
之則柱石無所於資矣然昨者銓曹舉相而大學士
石琚之 眷任獨先則又允愜輿情而覲倖之萌絕
矣識者以為人之善用其幾亦在於此書曰知人則
哲任賢勿貳非 陛下所宜常念者乎夷夏大防不
可一日不辯 陛下分番直於京操求將領於武舉
所以預待乎應敵者慮非不周矣但一遇有警即以
動搖月糧乏而屯田之政不修連年借給 內帑矣
枵腹之兵何以驅其力戰長技設而步射之訓弗習
臨時以卒予敵矣束手之卒何以望其成功失事之
戮不嚴於玩寇之官則曰姑責後効也而倉卒孰肯
効死避難之糾不行於改衛之職則曰方有新詔也
而 京師誰與守衛應敵之幾殆安之不察矣奸宄
之萌盛世亦不能免 陛下專設總督於兩廣時遣

總制於三邊所以定計於行師者備非不飭矣但一
 當多事飛報旁午腹裏之患似不足平而請調邊兵
 或見於潢池之竊弄邊疆之急我則何恃而檄取狼
 兵不問夫所過之驛騷統綺膏梁之子不習戎行而
 手握兵符奚取於身先士卒少年新進之夫不讀兵
 書而遙制閫外何在其為帥貞丈人行師之幾將自
 此不振矣天地之泰本於君臣之有義而君為臣綱
 則臣之得舉其職者亦由此之保全何如而其道尤
 在於相信耳 陛下端拱穆清而奔走羣辟則既處
 之有章矣但禮分濶絕而情意或不孚揆事決策宰
 執不容於秉持而臺諫不容於補察議禮制度禮官
 無可以執奏而儒臣無可以論思 詔許直言矣言
 似切直者則黜削必嚴恐長其漸而習以為常 勅
 同脩省矣職効不修者則摈辱畢及將執其辭而欲
 加之罪若是則君使臣以禮之道乖矣將見忠賢解
 體而讒佞日來 臣為今日所甚懼也人道之大本乎
 父子之有親而父為子綱則子之備極其孝者亦視
 其分之限制何如而其大則在於無違耳 陛下議
 隆大統而兼盡至情則既行之曲當矣但議論撓擾
 而意見或不定因心之孝本無窮已而儀文崇厚禮
 宜有以制情罔極之恩自難報稱而 位號尊隆名
 必須於考實自王國而統天下天命人心固自有在

也然始封之地統緒當存而不可忘其所由興先
 尊而後親親天理人情於是而至也然 大禮既定
 邪說可廢而不必徇其所偏執由是而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矣故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臣為今日所
 深願也家道之正本於夫婦之有倫而夫為妻綱則
 內之所以長發其祥者亦由外之所以保合者何如
 而其要莫先於正始耳 陛下年方富於春秋而位
 正乎內外則既居之合宜矣然宮闈雖近而大順所
 由關 儲嗣不可不念關雎和樂而後麟趾振振斯
 國本為有繫本支期於百世雞鳴警戒而後家人嗃
 嗃斯 祚胤為無疆節欲於言語飲食此身常使強
 固也則必近嚴敬遠技能以養壽命之源慎動於出
 入起居清明常使在躬也則必檢姻戚社請託而奠
 靈長之祚若是而王教之端無不舉矣夫臣之有言
 則既如前但言或有過心則無他惟 陛下采而擇
 之因言以考實不以為可棄而以為可行省察於念
 慮之微體驗於事為之著持循於 朝廷之上檢飭
 於燕獨之時事天必修德以召祥致治必法古以建
 極御民必行仁以成化救弊必拔本以塞源用人必
 信任以責成應敵必治內以攘外行師必推心以布
 威君臣必孚誠以合道父子必則義以弘恩夫婦必
 養福以達順如是則 聖德之洽益以廣大大業之

固益以永長矣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慎且始以隆新政疏

任維賢

臣伏覩 詔書內一款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聞體元居正係登源端本之幾而謹始圖終實長治久安之要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帝王未有不謹其始而能謹其終者亦未有圖終而不謹於始者也仰惟 陛下聰明仁孝藩邸著聞順天應人入承 大統踐祚之初首頒渙號與物更新弊政則釐革之舊章則率由之而又聞諫斯從力行不惑退姦如脫距進賢如拔茅天下臣民莫不歡忻鼓舞易聽改觀顛仰聖人之作而思見德化之成也何慶幸歟然而聖人莫測愚昧難明最爾草茅愛深望遠不無默議替疑於萬一謂 陛下曩者 經筵御矣而徹講太早大臣敬矣而延接太疎言官論奏間有依違政事處分不無同異謀畫不專於輔相腹心尚寄於貂璫事干權倖遂寢閣不行罪本貫盈或黃緣得免凡若此者殆由中心好之故見德而不見威矣臣竊意 陛下孝友純篤 聖情靜專正在疚恭默之餘而適當一日萬幾追尊之禮未隆思慕之心甫切宜其有未遑者闕於前而補於後將有待於今日也耶道以思至言以時雍嘉靖億

萬年太平之治端肇於此去故即新懲前慮後事機之會不可失也 臣輒忘愚賤謹述慎始五事條列於

左上塵 睿覽臣非不知珠玉填委焉用瓦礫而顧

緘默於 龍飛下 詔之初觀縷於 鳳曆紀元之

始良念責守雖異忠愛則同誠欲 陛下慎諸始也

始慎而可以善其後保其終矣惟 陛下能收萬方

之善故小臣敢效一得之愚美芹而獻野人區區之

悃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語曰不棄九九之數

則嘉謨可聞也伏望 聖明寬誅采納以勤敬自勵

以堯舜自期光 列祖之閑休行中興之景運豈惟

臣等幸甚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

勝戰兢隕越之至 一曰務學修德以慎出治之始

蓋務學非博聞疆記之謂經則師其意史則師其迹

考古今以昭勸戒論人物以辨忠邪親近儒臣切廟

治道躬覽章奏察納善言窮天下之理通天下之情

此務學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勤勤則心志開明義

理昭著而無他岐之惑矣修德非彌文外飾之謂靜

則養其性動則節其情存祗懼之心以畏天稽愛憎

之偏以應物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視聽言動率歸諸

禮嚴怠荒之戒絕嗜慾之萌此修德之大也而其要

則在於敬敬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而無非僻之干

矣二者交養而日進無疆則皇極以建元源以清

本工而天下之治可成也董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見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之謂也 陛下春秋英妙睿智夙成及時有為心逸功倍當務之急莫先於此惟 陛下留心幸甚 二曰親賢遠姦以慎輔治之始蓋君子小人勢若持衡不容並立人君用舍之際實關治忽之機內君子外小人此泰之所以吉亨也 陛下雅重耆碩不喜佞諛堯舜之資殆不過此但薰陶涵養貴謹其初今與士大夫接不過 視朝數刻 經筵片時而 尊嚴如天咫尺千里雖有嘉謀忠言何階可達臣愚以為師以道之教訓傳以傳之德義保以保其身體此古之

皇明疏鈔 卷之四 六三

義也 陛下退朝之後必當數 召大臣相與圖事推誠盡禮不為虛文其 經筵勸講亦須虛心盡下假以 溫顏反覆咨諏有疑必問非盛寒暑不可廢違侍御僕從擇正人以充之直諒多聞踰常格以待之正心養德必有助也至若趨和承顏逢迎導欲此姦人也厚貌深情妨賢醜正此姦人也招權市寵背是從非此姦人也而凡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窺伺間隙惑溺聰明者必深排痛絕使無所售其術而容其欺知之必去去之必決無係吝也將見 大明既升羣陰畢伏小人革而不仁者遠善人以之而衆庶事以之而康唐虞之治可幾也益之戒

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致治之良規百王之亦鑒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三曰聽言專任以慎求治之始古者諫不置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所以廣視聽而防壅蔽也我 朝科道之設既有專職以隨事盡規而 皇上布告之條又許人直言無隱是以嘉言罔伏讜論時聞諄復者似於頻煩諷切者隣於譏訕援據者幾於掇拾指遠者類於迂濶詞激者近於沽名慮深者熾於過計然惟求其濟世興邦之益而無計功謀利之私言之必聽聽之必行之必果甚至犯顏逆耳亦當獎借優容必求諸道其或因論列以濟私假彈劾以復怨詭欲驚愚言非急務曲以阿世則又不可不察也方今 聖明在上任職惟良員無冗濫各得其分乃簡厥修周公之戒成王曰勿誤于庶獄庶慎孔子曰先有司此專任之意也 陛下誠能以格心屬輔相以進學責講官進退人才聽之鈐曹通融財賦聽之民部據禮守經聽之宗伯選將論功聽之本兵懲姦殲惡聽之法吏程工謹度聽之司空激揚補察臺諫得行其言糾率澄清風憲得伸其志規可持循事無掣肘不抑奪於 內批不遷惑於衆口不沮撓以近習不煩擾以紛更臣勞於下功歸於上夫何為也先民有言受諫則明拒諫則昏又曰為政莫要於守法有言責者盡

皇明疏鈔 卷之四 六四

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羣策畢用庶政無隳治道之
成斷可必矣惟 陛下留意幸甚 四曰重吏安民
以慎共治之始蓋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
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故曰守令民之師帥所
以承流而宣化者也其可忽歟今郡縣長吏遴選則
主於銓曹而獎率實由於撫按是亦守令之綱也秉
心惟公則愛憎取舍之不偏激揚懲勸之皆當賢者
得以安其位而行志不肖者無所用其倖而肆姦此
民之所以安也然而尊者易驕卑者易凌為之上者
殊情異尚甲是乙非或以安靜為因循或以興作為
生事或以忠厚為遲鈍或以老成為迂濶或以介特
皇明疏鈔 卷四
為簡傲奔走承順者謂之能辦集期會者謂之敏此
曰賢可舉彼曰必不可舉此曰不賢可刺彼曰必不
可刺旌揚或因於喜博擊或逞於怒將見逢迎奔競
之徒興而循良實行之風泯矣臣愚以為事貴協恭
不宜獨任莫若巡撫有所舉刺則下巡按覆覈之巡
按之焉則科道等官當公事於其地者亦可移屬
廉勤必其彼此同辭見聞一轍然後從而進退之設
其幹理操持不無可錄而封章薦剡脫或見遺則亦
兼考藩臬守巡之署而博參臺諫輿論之公量材登
用無輕棄也臧否據之撫按而黜陟審之銓衡而又
為撫按者同心合力互察交稽惟以人才為可愛而

不以形迹為可拘惟以賢否為去留而不以好惡為
進退獎之重而待之優期之深而望之遠不記其舊
惡而開其自新不錄其暫失而責其後效則公道昭
明人心奮激吏稱其官民安其業其間聲最卓絕者
亦宜準昔人故事或 璽書賜勞或章服是榮或增
秩賜金或錄屏書績俾得專於化理而布其才猷久
任而超遷之非過也亦以為民也書曰在知人在安
民朱熹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朝廷亦可以
無事此探本窮源之論守約施博之道者也伏惟
陛下留意幸甚 五曰養將治兵以慎防治之始夫
安不忘危大易所訓文事武備聖人所兼古者不以
明疏鈔 卷四
無事忘戰良有以也方今 聖明在上文德誕敷萬
國躋壽康之域四方無金革之聲口不言兵茲惟其
時而何犯是不遘耶蓋宴安易溺儆戒難忘而木蠹
始於虫生法弊由於人壞我 朝兵將之制內則總
之以府部而外兼聯之以重鎮其養之厚教之嚴擇
之慎悉臻其極設奇制勝將不乏良而舉墜振頹兵
自足用故法無不善或奉之者慢之也禁旅畿兵不
容置喙以在外者言之兜鍪之冑本出膏梁而作養
之方亦殊曠缺上之所以致待與其所以自期既多
平凡苟且無以端其本於前及其以序而承家循資
而蒞事又多玩愒卑污無以矯其習於後韜略則不

閱也騎射則不習也減尅支賚賸削部曲怙勢駐輿靡不為之至於城池器械之當修亦廢棄而不省而撫按守巡之就閱或督率而未嚴卒徒懈於私役鎧仗非其素儲其或羽檄方至桴鼓甫鳴固已睢盱震縮而股戰心寒矣而况以行伍有限之財供將領無窮之欲鎮守欽之都司都司欽之衛所衛所欽之軍旗家無虜儲身無完衣名徒掛籍力不兼人何望其敵愾禦侮也 臣愚以為修武在治兵治兵在擇將擇將在素養素養在申法武弁適子方其幼也悉養於黜教之必至而不狃於近規提學專其責守巡課其能撫按獎其進第其優劣而籍注之以為異日委任

明頭鈔

卷之四

三

三

之張本及其長也充任其官考之必嚴而不容以倖也撫按司其柄守巡勵其成本兵覈其實別其臧否而刑賞之以示多官懲勸之典常礪其氣節治其驕慢稽其隱占止其誅求慎屯田之修飭馬政之廢申律例之禁謹戎器之除訓練於無事之時振作於有事之際將帥其兵兵愛其將孰敢慢其上以殘其下者耶若其材之可以推轂而授鉞參謀而制閫固自有武舉之科推選之制足以羅而致之而駕御之方鼓舞之術籌策之運則又 廟堂之上自有其人誠能專其任而不撓其權何患將之不養養之不擇擇之不良而兵之不治也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書

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保治之要法經法之宏圖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明頭鈔

卷之四

六

皇明頭鈔卷之四終

皇明疏鈔卷之五

君道五

陳愚見以裨 聖化疏

劉忠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移文令臣知會

節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臣 朝廷已屢有 敕旨

了劉健等還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詣

臣家存問臣扶病望 闕謝 恩訖切念臣以蟬

妄幻之軀混麟鳳郊藪之跡 殿閣則駢聯孤卿之

銜品桑榆則重拜問使之旌麾天光被於陰崖露渥

零於擁腫昔平格或能僅施今賤子幸乃並收寵並

乾旋老當屯溝將危將殆且悲且歡歎枕授意今子

代書效哀鳴之禽非擇音之鹿無馬卿遺稿於林頭

竊史繭餘諫於牖下切惟人君莫先於定國定國莫

先於正身然君身所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 天嚴

以定萬年建 國之本奉 祖訓以來萬年垂統之

本正 聖心以端萬年傳家之本勤 聖學以清萬

年幾政之本兢兢業業馭朽履冰此古今帝王貽厥

燕翼之良謀中興英主能自得師之首政也其次則

在於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所謂君子

者公清直大廉靜光明其學負以道事君之正其節

有不可則止之堅操天度之權衡莫 國是之位置

得是君子用之其引援非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

老彼小人者或勸於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政治日劫

於太平矣所謂小人者陰險姦惡嫉賢妬能納賂招

權口蜜腹劍結與援以固寵榮諂言路以規舉劾鮮

廉寡耻辱道喪心誤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

姦進拔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林不遺

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墮其術中矣昔林甫懷毒

于鷹揚而九齡輩驚心於挾免張說溺於鼓鑄而懷

慎輩貧死於蒸毛邪正進退之機否泰於此攸繫此

臣拳拳以進君子退小人為第二義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守藩邸之初心念靈長之洪祚無以逸遊而啓

荒縱之源無以宴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色以散

精神無嗜禽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不識忌諱而為

言路之罪愆無以請謁陰行詭計而致號令之中止

無聽甘言陰為邪佞以延譽無納讒口以防深厚之

詐欺惜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登

壇之材擁虛器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竽練兵必趨關

之勇糜廩庾以困征輸者無令蠶食治道與危機一

念恒存於意外內修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新蓋此

數者姑舉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恒藉以為諷諫

之助後因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篇切感隋煬帝

荒淫敗國之政又上言曰煬帝所為如此便是禹湯

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絕况隋無積善之慶者手狂言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三

紀萬死之誅 先帝無幾微之愠續叨內官參與

幾同官悉三壽之良獨臣之一得之助乃退而恭成

一疏思進以仰贊 萬幾屬當休退未獲進呈其大

意請 聖駕隨時早晏臨御 文華默召輔臣密授

懿旨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疏寫兩京九卿長貳

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於各官銜下直書

數言務使知見之真不墮毀譽之計又時與六卿長

貳之中或次第以承宣撫巡藩臬來朝亦不時以

賜問其轄內察屬之賢州郡民牧之最軍民之大利

大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答 聖問一如輔臣之例

無事虛文仰承德意會萃僉言繕寫三本以一留中

以備 御覽各以一付之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

除不次之超拔更量材品各委責成其未在所舉者

照舊循資自知勉勵庶才稱其官官勝其事擇才於

無事之日獲用於臨事之時古大臣夾袋之書古賢

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清問下民之心或者亦出於

此臣肉食四十餘年叨閒十有餘載敢借垂死之筆

少贖枉生之愆但蟣虱已臨於湯沐之既具犬馬已

迫於帷蓋之既陳神思荒迷語言狂悖石室秘藏不

能啓 帝王心印之寶篋雌黃舊筆亦有愧伏翁口

授之漆文執黃卷以窮言未得於片言隻字存白頭

之故習何有於乃志乃心伏惟 俯賜哀矜曲加采

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獻愚忠以答 聖眷疏

楊一清

伏念 臣章句孱儒柳蒲弱質遭際 盛時父塵仕籍

既廢而興任每兼乎文武求退而進位乃躡乎台衡

頃當近倖干紀之時獲遂山林優老之願駑駘久病

豈有意於騰驥朽木不凋分宜供於斧鑿恭遇 新

皇御極圖任舊臣改任今官俾總邊鎮伏讀 制詞

屢有寬朕西顧之憂之諭夫主憂臣辱安敢避難用

是扶疾以起千里遐征誠願以其力之所能為者圖

報 聖恩於萬一也適者遽蒙 召還內閣之 命

屢疏悃誠未荷 俞允進退維谷不知所為仰惟

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日新庶政而機柄獨操器

使群材而權度在已虞舜之好問好察如何加焉大

禹之克儉克勤德懋矣 嗣位以來五年於茲敬

天法 祖愛民勤政日有孳孳不自暇逸然而求治

之心徒切至治之效未弘 臣竊觀正德年間 乾綱

下移權奸竊柄始則劉瑾中而錢寧後乃江彬海內

騷然幾成大亂 陛下起而振之政務歸於內閣裁

斷出於 宸衷近臣非惟不能與力亦且不敢與聞

是宜天人協應海嶽效靈柰何近歲日蝕地震旱乾

之災層見叠出至於物異人妖有近代之所罕

聞者 聖德清明豈宜有此皆臣下奉職不效之過

也臣年老久衰非但乞骸骨將就木既不能仰承
聖眷任事供職若終無一言以去則上負 恩私下
干物議其罪莫可自贖矣謹以今日至切至要者疏
為五事為 陛下陳之倘蒙留神覽觀 俯賜施行
於治道不為無補 臣雖屏伏田野與世長辭復何憾
哉然此特其大要若夫 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未
阜康有任官之誠而事多苟簡兵政密矣而夷狄不
免於侵陵法令彰矣而奸頑未見其懲艾其他弊政
尚多 臣昏眊之餘不能盡述 陛下責公卿之所有
事責臺諫使得盡言必有陳其顛末以俟采擇者矣
臣不勝惓惓愛君體國之至 一曰 聖學 臣惟人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五

君一心萬化之本原也然方寸之微而衆欲攻之苟
無詩書理義以維持之百凡聲色貨利奇珍之物遊
觀田獵騎射俳優之技與凡異端邪術之流投間抵
隙皆足以動搖吾心而讒諂面諛之人又從而趨附
之日積月累幾何不蕩蕩然而陷溺於物欲之中乎
既為物欲之所溺則於天下之事安能真知其是非
得失之所在務決去而必行之哉此講學所以為人
君圖治之第一義也 臣竊聞 陛下在藩邸時 恭
穆獻皇帝專教之讀書今紀善伴讀等官誦說經史
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一切儉人俱不得在側故幽
潛之德孚於上下恭默之化洽於臣民 嗣位之初

首開經筵祇循舊章選擇儒臣日侍講讀又聞 命
內閣取尚書以俗說訓釋且為韻語以便諷詠至於
無逸洪範等編尤加嚴究書史之外凡百玩好悉無
所用天下之人皆謂仲虺稱成湯不遜聲色不殖貨
利周旦稱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陛下盛德何以加諸是雖天性高明而 獻皇帝之
善教有足徵矣 臣愚竊謂 帝王之學與書生異不
必求諸文詞之幽深不徒事夫章句之尋摘要在繼
其功得其要而已 經筵有定期然儀衛森嚴勢分
隔越恐講官不得効其忠日講乃常典然往年或廢
於寒暑或阻於風雨所謂一暴十寒之弊或不能免

皇明疏鈔

卷之五

六

王穆孫

焉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詩曰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所謂時敏者謂勉於有所不及也
所謂緝熙者繼續光明無少間斷也 臣昔觀京師每
見舊時講官其進講也多摘取書中好語稍有嫌疑
者即不以講且其所講不過隨文釋義不能推廣言
外之意以開 聖聰又或於講終獻諛佞語以驕
上心 臣知今日必不為此伏願 經筵之餘退朝之
後日 御文華殿命官進講仍乞降之霽色接以溫
言令其從容開說不許嫌疑其講經也務發明身心
義理之大要其講史也務推演興亡治亂之大原所
謂必求諸道于焉能自得師因而推及今日之政事

其事有合於古其事當用於今其事善可為法其惡所當戒 陛下疑神定慮默繹深思聞聖賢義理之論譬猶親近其人監古人隆替之原設若身處其地有所疑必形諸顧問有所得必措諸躬行如此則講讀之制不虛行講讀之官不虛設心常在於詩書理義之中百凡外物自不能奪之本源澄徹而物理自明推之仁民愛物而無不通放之家國天下而無不準致治之大本實在於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伏惟 聖明留意焉

二曰 聖政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我 聖祖稽古建官以政事大權分任六部即六卿分職之意我皇明雖錄

八卷之五

七

五

太祖皇帝始設內閣簡儒臣居之以備顧問職論思資望深者荐加師保職銜以輔養君德翊贊化猷即三公論道之意 列聖相承皆不時召見部院大臣面議政務日與內閣之臣裁決可否金匱石室之藏不可見其見於 御製五倫書及故大學士楊士奇李賢等所著三朝 聖諭錄天順日錄等編君臣咨問儼然唐虞都俞吁咈之風百餘年來政事修舉道化隆洽實由於此至於臺諫論列事情天下方面官述職來京得入覲 天顏面承 清問不惟周知事之利弊亦得以見人之賢否逮至 憲廟稀接大臣而上下之情始見踈遠我 孝宗皇帝弘治十三年

以後時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并尚書馬文昇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諮訪政務面賜裁決昌大休明之氣象至今思之正德年間視朝稀濶大臣不復接見以此威福之權下移近倖紀綱法度幾於蕩然天啓 聖皇誕膺 寶曆積年弊政剷除無遺廢黜奸佞登崇俊良嘉靖之治號為中興天下之政務必由六部擬議必由內閣 皇上總攬乾綱萬機獨斷近臣不敢干預可謂千載一時矣但內閣之官自朝參日講經筵之外未聞時時接見六部等衙門未聞召對商高宗之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

皇明雖錄

八卷之五

八

五

夫既不得常接 天顏則交修無所用其力納誨輔德亦或托諸空言及其久也壅蔽之患生竊弄威福之人或由是出矣 願 陛下退朝之暇進講之餘不時召見內閣重臣將一切機務面議可否取 旨裁決六部都察院等官凡章疏之上并臺諫之臣有所論列亦乞時賜宣召面加質問聽其盡言不許忌避庶幾朝無失政國無隱奸非惟大臣不敢欺蔽行私怠忽荒政而 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矣 三曰聽言 臣聞 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血氣也血氣一日不流則百病生言路一日不通則百弊作古昔盛時嗇夫庶人皆得進言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後世以諫設官其途已狹若為諫官而復不
得盡其言則 朝廷耳目將誰託耶我 國朝設立
六科十三道皆以言為責 列聖相承未嘗不以開
言路為事言路開則庶政清言路塞則庶政紊矣
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渴納諫如流凡科道官有所
論列輒下該衙門看了來說又或褒之以所言有理
其所建白多見采行言路可謂大開矣柰何各官人
品不同識見各異通達國體實心効忠者固多事體
未練輕率妄言者亦有以抗直為尚者每過乎激襲
見聞之偏者多失其真或一事而辯論無休或數人
而自相矛盾遂至上干 天威每加詰責雖多所寬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九十一

諫者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
一於斯皆為盛德李絳之言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
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書度夜半則暮減
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
罪之乎近歲以言得罪者臣不能知其詳不敢泛
有所指且如去歲冬間御史侯秩論臣不宜入內閣
上激 聖怒降二級邊方用夫秩之論臣雖無據
心實無私 臣之昏老委不當用 陛下雖誤用之臣
亦不能自強侯秩所言不為無見伏願 陛下遠師
帝王聽言納諫之德近循初政樂聞讜言之美今後
給事中御史論列時弊指陳缺失及糾彈官僚者一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九十二

貸亦或因而貶黜者有之甚至有下之詔獄者有械
繫入京者似與聖王從諫弗拂者不侔似與初政聽
言之意不類然此非 聖德之不能優容其實諸臣
有以自取之耳顧彼言官雖涉狂妄猶勝緘默雖涉
戇直猶勝軟熟論事有過當其心必自諉曰我所見
如此不敢不盡也論人有失真必曰我風聞如此不
得不言也若從而詰責之罪黜之自非灼有定見確
有定守者孰不思全身遠害而為容容唯唯之歸耶
竊恐中外相傳以言為諱弊政無由而祛官邪無從
而糾民隱無從而達天下之事日入於弊矣嘗聞陸
贄之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

一 親賜省覽擇其言之當者或即 賜施行或令
該衙門看詳覆奏上請定奪其有未當亦乞曲賜優
容置之不問仍召還侯秩復其舊官或令吏部量才
陞用豈但愚 臣之心獲安而兩京言官皆得安心舉
職矣再乞 勅吏部通查二三年來以言得罪之官
開其事由疏名上 請或復其舊職或量為叙遷如
此則 聖德彌光治功有補凡有言責者感激奮發
孰不思所以自効哉 四曰有過仰惟 恭穆獻皇
帝至仁大德克敦天心篤生我 皇上潛龍升御出
震繼明奠萬國於熙平圓群生於嘉靖推厥本源功
德隆矣 皇上嗣位首議尊崇之典考經據禮至再

至三既而采納廷議斷自 聖心尊尊親親亦既兩
 盡無復遺憾夫何一時言禮之臣不能推廣 聖上
 因心之孝紛紜牴牾力持初說終當率眾伏 闕喧
 嚷無忌在禮法為不恭在事體為不順上履 聖怒
 將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下之詔獄加之箠楚或充
 軍或為民甚至有斃於杖下者罪誠自取夫復何尤
 但推原各官大抵狃於學術之偏襲於聞見之陋其
 心惟恐 陛下之所處者有乖典禮將為 聖德之
 累不思 陛下之所處者正所以為禮也今經二年
 矣充軍者羈管遐裔有同戍役之夫為民者編齒村
 氓不與衣冠之列雖有自新之念無復自致之門所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二

以節該大臣言官屢有論列未荷俯從近該御史張
 袞具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臣工欣然稱
 頌既而吏部覆題又復報罷眾心惑焉夫 陛下之
 罪諸臣者亦因其可怒而怒之俟其改悟固未嘗終
 絕之也譬如上天之於萬物霜雪雨露皆所以為恩
 然霜雪摧折必有雨露之沾涵然後群生得遂未有
 嚴寒之後不繼之以陽春也 陛下始因諸臣罪狀
 可惡而竄謫之又因其能自改悔而收復之正合天
 道生長肅殺之意 臣湖南人也稔聞 獻皇帝容人
 恕物之量 陛下體而行之 獻皇帝在天之靈必
 無不善且慰矣蓋 聖氏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諸臣抱罪既久悔悟已深叙而復之
 必當有以自効伏願日月回照雷霆霽威乞 勅該
 部通查言禮被罪之人充軍者令其生還鄉里為民
 者量授一官叙用不幸因箠致死者亦令有司優恤
 其家庶足以見 聖德如天無所不包非惟被罪之
 人感再造之恩而凡為臣工皆興踴躍愛戴之誠矣
 五日和衷 臣聞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釋之者
 曰君臣上下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
 流通民彛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夫君尊如天
 臣卑如地其情易踈而難親其分易睽而難合故天
 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二

然後理道立上下不交則德業不成有國者之深忌
 也 陛下即位之初召用耆舊委任忠良視大臣如
 腹心崇獎臺諫聽受讜言待群臣如四體上下可謂
 交矣中外欣欣謂和衷之化可成矣自夫大禮議興
 大小臣僚不能仰體 聖心推廣 聖孝各持初見
 務求必勝 朝廷之上如聚訟然二三言禮之臣乃
 援古典執經義以釐正之於是眾論歸一而大禮告
 成矣然自是上下之情不通和德之風不著是皆群
 臣負 陛下而 陛下何負於群臣哉夫虞廷九官
 濟濟相讓推賢讓能庶官乃和竊觀近歲臣僚正直
 忠厚之道微乖爭凌犯之風起惡聞人善而樂談人

之過失務驕仇者不顧 朝廷之事體喜攻訐者不
究事情之虛實公卿降志於庶僚賢否混淆於橫議
或因一事之失而槩其平生或信一人之言而輒相
附和忿戾之氣每形於章奏交構之辭幾成乎罵詈
自古太平有道之世未嘗有此不可聞於四夷不可
訓於後世伏望 陛下恭己責成 虛懷聽納元首
股肱上下相須手足腹心相視一體使上之情必宣
於下無壅蔽之憂下之情必達於上無扞格之患仍
乞 天語丁寧戒諭中外臣工各以恭遜相師毋襲
猜忌之風以悖大成俗無崇儂薄之行協心以理
國事如輔車之相依同德以立

皇明疏鈔

八卷之五

巨川之共濟

然大臣者庶僚之表也尤當廓然之德體包荒之
象求賢如恐不及見善如已有之正身以率下則孰
敢不恭平心以應物則孰敢不服于以和典禮之衷
于以迓衡平之治大臣既和則庶官無不和矣然所
謂和非和光同塵之謂也不矯為異所以為和不苟
為同亦所以為和古之大臣上殿論事互有異同下
堂則不失和氣何者其心公也公故和凡其比周朋
與相非相怨者皆私心為之也 臣願 陛下和德於
上百官和德於朝萬民和於野漢臣所謂心和則氣
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
由是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民人育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無不畢得豈但災沴可消而一清未盡之
年倦倦一寸之忠所望於 今日者如此伏願留神
省察

初政第二劄

霍韜

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
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為
非非也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者而已責大臣知
刑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問亦非
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規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
知經費矣此文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 臣願
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 蒙首召戶部問之曰 祖

皇明疏鈔

八卷之五

一曰

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留幾何 內府需
費幾何百官廩糧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
何藩封祿米幾何內官月糧幾何較之 今日歲計
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
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
愈極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
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
流幾何較之 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
然後從而思之曰輿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
有加於昔乎官添弊冗政紛多門盍有以處之乎次
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

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勇士幾何
 校尉幾何較之 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虛名無
 實勢豪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疆圍
 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愈冗愈
 冗愈極糧食無措盍有以處之乎次召禮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幾何
 儀賓幾何內臣幾何較之 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
 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 宗藩內
 宦不有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盍有
 以處之乎次召工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
 入幾何恒年修理幾何 上用所需幾何各監局所
 需幾何軍器修理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較之
 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
 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於昔者乎繁費日滋
 帑藏日竭天下日困國計日艱盍有以處之乎次召
 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 今日
 天下決大辟幾何情真着監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
 後從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死
 不有倍於昔者乎經奏處決有此數也敲椎冤死不
 有萬於此者乎民無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冤國本
 攸係盍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
 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洽也

固宜再世有五人焉則為二百金之家矣以二百金
 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二百金
 之家儉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五人
 焉則為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
 費不立墜先業已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為
 二百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為千金之家
 也存乎人者也天下一大家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
 者也我 祖宗初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
 藩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
 臧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
 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猶勢窮弊生尚
 宜思所以救夫末流之患以適夫時宜之制柰之何
 年積月冗於是數者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浮費
 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是猶承千
 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之家矣復妄意夫千
 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
 圖之猶內臣外臣協心同憂兢業十年乃克有濟失
 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未大更張 陛下只時念及
 此或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
 樽節之意自不能已矣內臣勲戚亦使之盡心思慮
 以防夫日後之患以紓夫目前之急國家得宏久之
 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亦能日慎一日心中

此正愆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退聽克已復禮之力
由此益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
自致夫 聖德 神功之盛矣

固政本以隆 聖治疏 汪思

臣惟天下之治忽在于政事之得失政事之得失在
于輔臣之賢否上有願治之君而下無輔治之賢下
有謀治之臣而上無任賢之實天下率歸於亂而已
故夫輔臣者政本所係不可以不慎也 國家自
太祖鑒前代專恣之弊不置丞相政分六曹 太宗
乃有內閣之選謀議機務票擬 旨意無專恣之慮
有輔佐之益法與意俱善 累朝相承獲有成效正
德年間始沮於劉瑾再沮於錢寧三沮於江彬進議
而不允者有之擬 旨而擅易者有之甚者大小章
疏或從中以徑批或沉匿而不奏內閣備員而已茫
乎其無所知也政本廢拔枝葉凋瘁天下日入於亂
甚可畏懼天啓 陛下嘉靖中興率由舊章一洗近
弊羣工言之六曹奏之內閣議之 宸衷裁之百司
行之天下仰之何其盛也改元以來事漸可議 卽
位之詔多付空談陳乞濫於近習恩廕私於舊故元
兇逃於誅殛儉邪狃於狎昵陟罰異於宮府訶責輕
於耆舊論之累牘而不可入也爭之盈廷而不可回
也臣民岌岌蚤夜惶惑於是有不省章奏之疑有不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一七

任內閣之疑有左右蒙蔽之疑是三疑者人多蓄之
而不敢輕為 陛下告也近因御史余翺之論而

陛下報之曰各衙門章奏朕皆親覽與內閣商確施
行一遵累朝舊規張佑事朕小心畏慎未嘗蒙蔽
綸音一發羣蒙皆開莫不渙然皆釋而後置然以喜
然徐思之又有大疑者焉夫既云與內閣商確施行
矣則今日內閣猶新政諸臣也何闕失之漸多而不
滿天下之大望也豈左右欲之 陛下惑之而內閣
姑順之歟豈內閣言之左右幸之而 陛下故棄之
歟豈 陛下各之內閣陳之而左右巧沮之歟不然
是必 陛下實有所不省內閣實有所不聞而左右
實有所蒙蔽者而 聖諭云云殆亦自覺非是而外
姑設此以相荅邪 臣愚知 陛下必有不肯也 陛
下有堯舜之資必能成堯舜之業以光 祖宗之治
然而春秋方富閱歷未熟所賴左右狎臣盡小心畏
慎之節以無損 聖明內閣重臣竭股肱輔導之忠
以大弘德化而乃使根本不固闕失多端惑亂衆心
以致屢 聖諭此臣之所大懼也夫天道下濟而光
明地道卑而上行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
其志同而今也 聖心不得明於下庸愚不無疑於
上科道近臣顧猶若是况疎遠乎當今內閣不賜
召對章疏不闕面議 陛下所謂商議者不過司禮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一七

往來通之而已縱見信從亦恐不能罄所欲言矧或有已言而不得畢達已達而不得盡從者邪內閣如是况餘臣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誠望 陛下念內閣為政本所係不以尋常輕率視之追省前失究其所由果係內閣諸臣阿順不諫則是貪祿固寵誤國蠹政書曰臣不匡君者其刑墨使臣等得而劾之陛下從而罪之別選賢俊以圖安其或為 陛下之不信左右之所搖是 陛下外託為商確之言而實有朕殊不覺之姦以間之於左右矣則望普明 離照大奮 乾剛逐其所不可親而置之掃除之役信其所不可疎而延之坐論之禮政本既固帝載用熙

皇明疏鈔 卷之五 李召章

聖德光明眾志安定而天下之治不隆 祖宗之盛不復堯舜之業不成者 臣未之信也大抵 先朝之綱紀壞於正德之權姦 陛下起而救之不可不痛加懲創豈得復循覆轍猶人有飲毒而殆者幸而醫師甦之乃謂毒不殺人聊試再服其有不遂殞絕者乎 臣自奉 綸音悚息累日欲言不敢然食 陛下之祿冒 陛下之官有懷不吐罪實難逃故不敢終默伏惟 鑒螻蟻之微忱寬斧鉞之嚴誅俯賜鑒觀試加采納則豈特微 臣之幸實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務學親賢養 聖體疏 鄭慶雲

臣等伏聞 陛下入春以來 聖體屢爾違和今雖

暫就平復寔自天祐之然 臣等私憂過計以為微陽之復當保小愈之後尤慎况以 陛下一身為 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主厥繫甚重不可不謹凡茲致疾之由蓋緣 陛下年方冲幼血氣未定 宮闈之內或不能以禮防制以致 聖體有所虧損即今以後再不加惜日復一日為疾益深後悔何及此 臣等積憂之餘情不能已故不避斧鉞向 陛下言之夫 宮闈深邃最人之所難言亦人之所忌言是故以子之親尤不能得之於父况於君臣之間乎然竊念此等事關係甚大使遂以為難為忌而不言之其為不忠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恕 臣等之狂畧 臣等之瀆少加 悉納其於 聖體不無少補萬分之一 臣等萬死萬死自昔聖帝明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無求不得無欲不遂若可以自肆矣然必自朝至晏戰戰兢兢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保惜愛護若恐有一毫之不至者何也蓋所以防情欲之過養性命之源務使志氣清明身體強固上以副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望下以演子孫千億之福皆係於此也夫元氣之在人身如木之根水之源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其元氣則軀體孱弱精神短少壽命不宏子孫不蕃是以上世之君每於此率多壽考久於其位而子孫眾多末世之君

皇明疏鈔 卷之五 趙彞

徑不及故其歷年昌後亦每不前人若也蓋上之則無欲次之則能寡欲下之未免有欲非惟不能寡而又縱之此其所以不同而其效驗昭昭也然寡欲之道惟在於正心蓋欲者邪之動正心之道古先聖賢皆有成論然其最親切緊要者則莫如真德秀氏德秀之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欲本交戰邪正每相形真萬世聖學養心之要道也伏望 陛下以此言為法於視朝之暇退御文華殿將古聖賢書籍日賜披覽凡義理之可以養心道術之可以為治者皆探索其精微考究其議論又於 經筵日講等官中揀擇其人醇謹端厚文學優長者數員與之講論以資啓沃凡 官闈所行之事使彼皆得聞之儻有所失庶得以時匡正至於元老大臣尤宜日賜 召入訪詢治道至日夕乃罷退朝之後以禮制心以義制欲務使暗室屋漏之中不忘上帝臨汝之念鼓琴之際常存擊而有別之規則心不期正而自正欲不期寡而自寡矣若然則君身強固君德清明 宗社有萬年之休子孫演千億之福非惟 臣等之幸實天下國家莫大之幸也夫苦口之藥治病者利焉拂心之言治國者資焉惟 陛下留神俯納 臣等無任願望之至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疏

鄭慶雲

竊惟人君以求言為職臣子以進言為忠是故臣子言焉人君采而行焉斯固君之明也亦臣子願也夫大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夫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人君於臣子諫而不聽是安其危而利其亡也輕其君之危亡者非忠臣也樂其危而利其亡者非明主也在昔唐虞三代之盛君臣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言者無費詞受者無難色是之謂至治三代之下人君於其臣之言或聽或不聽而治亂亦因之不足論也 陛下自登極以來亦嘗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之者嘗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忠 陛下無轉圜之美 臣等近因 聖體屢爾違和具務學親賢保 聖躬數事上陳 睿覽其間千百數言自謂披裂肝膽頗皆切於陛下心身之學又竊謂 陛下於此必將有所感動覺悟 深宮幽邃之中有篤恭持敬之道如禹之祇敬湯之日新文王之小心翼翼武王之以義勝欲則於 聖學 聖躬少有補裨而 臣等之職盡矣近者伏觀邸報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等愚昧誠不知所謂至於遠近傳聞之人亦謂 陛下不宜有如此批荅也夫所謂該衙門者如今之六部三法司百職事之屬也故凡銓選禮樂錢穀兵甲刑名土木

之事則固其所司存也謂之曰該衙門知道可也
 於臣等所言乃 陛下身心之學非可以外求也此
 在 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該衙門何與焉語曰為
 仁由已而由乎人哉明言為仁之道在已而不在人
 也夫 臣等所言非 臣等之言也先儒之言也非先儒
 之言也古先帝王之所以保身保民永年昌後之道
 也使其言之可用 陛下當采而行之使其言之不
 可用亦當明示譴責以為言官失言者之戒今徒諉
 之于該衙門毋乃以為其言常談不足聽信姑為是
 尋常推托之辭抑或以其言有所拂戾於 聖心而
 為是距絕之辭也夫人主之過莫大於距絕人言傳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三三 徐尚周

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
 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
 欲治可得乎甚言人言之不可距絕也 臣等竊思
 今日如此之批荅非 陛下之過也司章奏者之故
 也然其端有二或隱匿不以上 聞或標擬不由內
 閣是謂攬權夫人主之病莫大于權柄下移而蒙蔽
 人主之聰明為國大蠹其罪浮于亂臣賊子以 陛
 下左右心腹之臣而負此二者之大惡 陛下又可
 一日安枕而卧乎蓋蒙蔽者必致于攬權苟權一入
 其手則其蒙蔽者無時而可解也我 武宗皇帝在
 御之日十五六年之間 國不得治天下不得安寧

者其弊正在于此 陛下所親見者也奈何今日又
 忍蹈襲之耶 臣等職列諫垣遠在南服凡有見聞不
 敢隱諱切念騰章於數千里之外待報於一二月之
 間心有餘而力不逮言雖切而勢愈隔其所望 陛
 下者如日月焉惟恐其虧也今 臣等言焉 陛下復
 不以 臣等之言為然漫不加省而果於棄之不少愛
 恤則 臣等之心益孤矣夫 臣等之言不足聽也不足
 怪也今老臣耆德杖起于朝法家拂士襟連於國其
 所以排琅玕而叫閭闔吐忠朴以報 明主者方未
 已也倘 陛下不加獎用一切以是拒之其所以失
 忠良之心塞諫諍之路豪傑解體奸邪萌志聰明日
 蔽于上惡政日加于下唐虞三代之治無復見於
 今日矣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勤萬機而不間於旦
 暮之功納群言而不遺乎芻蕘之善言切于身心者
 務躬行之不怠利在于 國家者務舉行之必力則
 君身正而萬事理 國家治而天下平矣 臣等萬死
 萬死謹再瀆 聞惟 陛下采納無任願望之至
 正 國體愜群心以全 聖孝疏 李儼

臣伏見 陛下繼統之初虛已用賢釐革弊政凡我
 臣工莫不一心一德相與輔致太平但議禮之時群
 臣各陳所見不無異同蓋去古既遠禮文殘缺聚訟
 之喻從古則然遂至違迂漸成否隔姦人乘之惑上

誣下無所不至 國體既壞人心亦拂 陛下聰明
 天授豈不知之蓋純孝之心無窮禮儀猶未全備不
 能不為固蔽之也今 世廟告成而祀享之儀咸備
 實錄既進而尊崇之典大彰臣下何復紛擾奸諛何
 復覬覦易曰遇雨之吉群疑忘也言剛明居上睽孤
 之終自當釋合悔悟更新洗滌瑕疵此其時矣傳曰
 得四海之懽心以祀其先者然後為天子之大孝欲
 得四海之懽心未有不自 廟堂始當此之時宜有
 曠蕩之 恩以昭雪幽枉與天下相忘於蕩蕩平平
 之域謹昧死敢以正 國體愜群心二事為 陛下
 陳之 一日虛心以廣 聖度 臣竊謂 陛下之於
 皇明疏鈔 卷之五 夏大寶
 群臣如天地之於萬物兼臨博愛未嘗有偏特見近
 日言官累疏欲加死者 恩典欲復竄謫名籍未蒙
 俞允又加應該遷陞差遣官員率多從中阻格以迹
 觀之似 陛下尚欲較計議禮異同而督過之未忘
 爾夫議禮諸臣固守一得之愚不能斟酌從宜以觸
 天威自取罪戾又何言說但其初心亦欲以此獻忠
 陛下以效區區而不知其拂戾一至於此拂戾之迹
 既以取怒 陛下其區區之忠亦異 陛下平心亮
 察之也况忠心一伸萬事可冰釋矣伏望釋去前疑
 不主先入處以無心示以至公向日打死竄謫諸臣
 備從言官論奏量為優卹叙用各該遷轉差遣官員

有常格者俱照常格使天下瞭然知 聖心虛明言
 物真如天地之無私無物不在覆載之中矣天下幸
 甚 二曰果斷以消朋黨 臣竊謂 大禮已定前事
 既往天下猶有萬機人才不可槩必正當靖恭分理
 萬事之機公平以盡群才之用豈可獨揭議禮二字
 為的於天下使人無賢否惟望其的之所在而趨之
 近見文武臣工章奏文間必牽引議禮者十常七八
 或以擠排善類或以援引黨與或以翻異成獄或以
 脫免罪逆或以變亂舊章無耻若郭勛亦將援此遮
 飾愆尤固不持席書等數臣而已彼其意以 陛下
 聰明洞察難於欺罔惟此一事足以取信若 陛下
 皇明疏鈔 卷之五 夏大寶
 既信從之大小臣工誰敢異議於是鹿馬可以易形
 白黑可以易位天下事惟吾是聽無不如意矣蔡京
 之紹述秦檜之和議欺上禦下用此術也國家受禍
 不遠之鑒况 朝廷之間朋黨一立四方效之駸以
 成風 臣見內外百司同事則相傾同官則相陷肆其
 褊心以相詬病攻乎異己而代之位者往往皆是也
 此豈 清朝盛事耶伏望 陛下察往古安危之故
 究群臣忠邪之實奮 乾剛獨斷之權以破背公死
 黨之私向之議禮是而行事非不以其是而掩其非
 向之議禮非而行事是不以其非而沒其是百司庶
 府毋得動相傾陷奏牘之間毋得牽引舊事如有仍

前諛佞無耻煩瀆 天聰惡怒是馮陽攻陰擠者聽
臣等劾奏降 旨切責或即坐以奸黨之罪使黨與
潛消時靡有爭宗社之福也天下幸甚

獻愚忠以裨 聖政疏 管律

臣謹按三代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緣古無專諫
之官故乘時布令以速天下之言俾民隱上達王化
旁通是以治隆俗美良有由然今 陛下負堯舜之
資居堯舜之位任喉舌以公卿寄耳目以臺諫委腹
心以近貴託藩屏以世勳恭儉求治於今五年夫何
海內多屯平康未覩臣仰窺 陛下必有勤於宵旰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主 林恩

而未暇逸也蓋比者 陛下以大禮未定 世廟未
成無申純孝之心固不遑他務茲者 大禮定 世
廟成純孝之心盡矣當此歲運更新之初正乃順序
為政之際 臣濫冒言官既有瞽說不忍堅守口之戒
敢為 陛下獻焉 臣聞為治有術要在擇人故伏羲
畫卦以內君子外小人為泰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
故曰泰曰否係乎人之賢否關乎國之盛衰歷觀漢
唐宋之興替未有不出乎此者 臣願 陛下謹於任
用務量才度德勿昵匪人博訪旁求勿循近嬖如此
則尊德庇民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
臣豈信之手 臣又聞天地閉而萬物否上下交而德

業成是以政事之興蓋本于君臣之協也君臣不協
則上猜下忌縉紳有識之徒必懷巖穴長往之思矣
百揆庶務誰與輔之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臣願

陛下推公愛以體群情察厚誣以防讒間如此則精
白敬應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 臣豈
信之手 臣又聞國之綱紀存乎賞罰聖帝明王賞不
避仇罰行自近故曰人主御天下貴無私也蓋私則
啓驕驕則強強則橫橫則不可制矣是豈 社稷之
福 臣願 陛下賞功勿使濫于廝養罰罪勿使脫於
苞苴如此則趨善遠惡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
然而興者 臣豈信之手 臣又聞王言惟作命發乎通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主 林恩

而見乎遠四夷之所觀望萬姓之所信從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一言以利天下其機如此可
不謹歟 臣願 陛下於批荅之間亮事情之可否審
關係之重輕務詞與事宜事與理合如此則率作興
事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 臣豈信之
乎 臣又聞后從諫則聖蓋人君一身獨任天下之責
深居九重之中民情世事易於壅蔽故曰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是以方今之制封駁章
奏舉正欺弊責之給事中激濁揚清肅僚員度責之
監察御史 祖宗以來惟恐諫官依違乖職故常可
嚮諭之 臣願 陛下虛懷納聽隱其短而用其長原

其狂而亮其直如此則輸誠布悃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以遠方一介之士誤蒙擢用倦倦盡心以事陛下者唯此五聞也是五者堯能之故黎民於變舜能之故萬邦作又禹能之故不距朕行湯武能之故兆民允殖四海永清今之望陛下三二帝四三王使中興之業增多於太祖高皇帝開創之績者中外華夷同是心而罔間也陛下豈肯自遜之乎如臣言可采乞於萬機之暇賜清夜之思融會聖心而達之政事可也如直委以該衙門知道固非臣寸草之心矣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聖治疏 方鳳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三

趙才刊

臣惟禮者為治之本而必先于正名名分不正不足以成治至于萬幾庶政尤必先務為急不急先務則為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矣欽惟陛下聰明睿知應天御極未及三月而隆恩善政徧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為則可進求以堯舜之道則尚有未全者况以近日之事觀之將來之作爲又未知其為何如也臣請冒死陳之所謂大禮者興獻王之議是也陛下不肯自私而付之禮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惟遵古人不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以私意

恭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陛下留中不決一月有餘臣仰窺聖心不過篤于孝思不忍遽定而獻諛希寵之臣遂立異說以搖睿聰伏望陛下割恩從義克己復禮不必論孝宗興獻之親疎而當體太祖太宗之心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而當垂天下萬世之法則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謂大法者處決大獄是也太監張銳張忠等罪大惡極無一民尺地不受其害論其情罪當與江彬錢寧一律賊臣蕭敬等曲為救援法司未減止坐一死雖臯陶再興恐難別議本留于中半月必待御史屠僑催請方纔發出而又有多官會審之旨中外聞之不知所謂會審者將以其罪尚輕而欲加之以快人心耶抑因其重賄交通官掖而欲減之以壞國法耶伏願陛下奮然獨斷毋事姑息將張銳等早賜處決勿惑于近侍之回護勿沮于宮戚之挽扶使將來內臣皆知畏法罔敢作慝則大法既正而治具張矣所謂大務者御經筵以親儒臣開言路以防壅蔽是也雖聖如堯舜舍此無以成其治蓋經筵之設所以培養德學講求治理不可一日而廢也陛下經筵日講之議遷延不斷而內閣大臣動以經月不得一見且聞有造為離間之言而多方誘引者臣切憂之科道之官所以補過拾遺規救時弊不可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三

徐尚周刊

一時而廢也今 陛下比之於即位之初聽信漸深而事屬左右親信者輒以有旨為辭且聞有不由內閣調停而徑自批發者臣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筵為必當御而內閣師臣時賜 召問義理有未明者相與咨諏事體有未安者相與商度一言一動師保是依而內臣不得與如此則得于講究之餘者親切有味而禮樂法度之施自無不宜矣以科道為必可信奏疏之繁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當有厭心言辭之戇直見 陛下之容諫不當有怒心或可或否斷之于獨而左右不得沮如此則得于聞見之下者聰明日啓而蠹政害民之事無不照矣臣待罪言職

幸際 明時必欲以堯舜望 陛下 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者眾邪正相勝不彼則此而天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言矣

安內攘外以隆中興疏 何維栢

臣以迂愚蒙 陛下召用叨受今職感激趨赴入侍清班得親 天顏端穆 聖德仁明納諫受言事從至當 經筵日講學務時敏群工在列濟濟踴躍奏事承 旨莫不祇慎大臣奉公小臣守法苞苴不入請託不至盡洗往昔專恣貪黷之習清平景象 臣謂此出竊幸遭逢夙夜矢心隨分盡職以事 陛下固不敢以言塵瀆 天聰但觀今時事尚切隱憂有不

容已於言者仰惟 陛下踐祚之始正世道維新之會固宜 天心克享災害不生化行俗易姦宄不作中國尊榮外夷賓服馴致盛治顧今有未盡然 臣自外來江淮南北百姓罹病艱苦萬狀官府威信不立上下不相維繫民志頑獷軍逞驕悍士踵澆訛以下凌上以賤辱貴法紀陵替漸不可長比之畿甸震兩釀災傷稼地廬餓莩委野加之遠方州郡山首海醜尚多竊負頃者土蠻東犯永平俺荅西躡石汾荼毒之苦慘不忍聞至於陷城虜官百十年來實所未見將弱兵疲緩急何恃虜情叵測後患當虞 臣竊為

陛下憂之夫當此內憂外患之時正 陛下奮勵警

皇用疎鈔 卷之五 三

惕之日故 臣敢以脩德安攘之說告 陛下然所謂脩德者非有難行之事不過自 陛下之聽講視政者之加意耳 臣願 陛下每於講讀不徒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將所說經史咨析疑義務稽帝王脩德立政之方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以為法戒又於大臣中有才德可資啓沃者推舉數人俾與講論諸臣或輪次入直以時 召見以備顧問要知心何由而可正身何由而可脩家何由而可齊國何由而可治天下何由而可平內治何由而可尊嚴外夷何由而可制服講明而力行之及退居 宮中擇老成謹厚內臣諸人服勤左右崇護 聖躬俾游處有常度幸御

有常節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聰明睿智皆由此出
以此敬 天法 祖以此用人行行政無不可者每日
朝講之暇請 御便殿與執政元老高確治理將中
外臣工所題事務撮其關係重大緊切要畧開坐
上請裁奪施行仍 召部院大臣詰問所司如進退
百官當何以久任責成以熙庶績而責之吏部錢穀
會計當何以量入為出以經制國用而責之戶部
憲章典制當何以品秩名分以端習尚而責之禮部
詰戎禦暴當何以簡師練兵以安邇控遠而責之兵
部刑罰獄訟當何以明允欽恤以使民不冤而責之
刑部水利土木當何以興革罷行以節紓民力而責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五
之工部貞僚肅度當何以振揚法紀以風勵天下而
責之都察院其餘職掌悉付所司 陛下提挈大綱
時 賜丁寧則百工愈加警勉和衷協寅爭相磨濯
以趨赴事功如有怠玩及不當於職者言官據事論
劾使不敢肆况近日當事大臣多有誠心體國甚隆
委托正人布列足備任使但臣子去留無常後先識
見或異 陛下宜及時將天下國家機務悉心共為
圖理以預桑土綢繆之防且我 皇上春秋鼎盛正
當憂勤惕勵未明而衣日旰而食苟非隆冬盛寒不
宜屢輟 朝講兢兢業業以理萬幾不可自暇自逸
蓋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人心向背天命去留夷狄順

連皆繫於 陛下之一心 陛下之心正則發通見
遠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天下莫敢不正
此古帝王所以安中國而撫四夷以成中興盛治者
用此道也伏望 陛下詳察臣言果有可採亟與諸
大臣裁酌而力行之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受言崇儉以光 聖德隆治安疏 王時舉
臣竊惟寶忠直者治之機 皇上則放逐之雖言官
薦之而不從寶珠王者治之蠹 皇上則好樂之雖
言官諫之而不止是一念之好惡雖微而關乎世道
之隆污者甚大一時之從違雖輕而垂乎萬世之勸
戒者甚重 臣待罪言官惡得無論 臣嘗觀唐太宗退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五
朝謂長孫后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賀曰妾
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說之
夫以太宗黽勉納諫晚年猶有廷辱之疑賴賢后之
言而悟甚矣受言之難也 皇上臨御之初 召用
建言諸臣歿者則恤錄之度越太宗遠矣乃今獨不
容直臣之諫豈不欲以 明主自居乎 臣知 皇上
必不為也又觀唐玄宗初年以風俗侈靡其珠玉錦
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母得服珠玉錦綉及後在
位日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度夫以玄宗能自
刻勵晚節猶以奢敗識者謂之鮮克有終甚矣崇儉
之難也 皇上登極之詔凡織造採買悉皆停罷超

越玄宗遠矣今乃獨不能禁珠寶之進豈不欲以節
 儉自勵乎臣知 皇上必不為也又觀戰國時齊威
 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寡人國雖小有徑寸之
 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有四臣者將
 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夫威王乃戰國
 中材之主猶知所以寶在此而不在彼况 皇上天
 縱之聖登三邁五顧肯居齊威之下哉臣又知 皇
 上必不為也夫此三者皆 皇上之所必不為乃今
 言官薦之而不從諫之而不止者臣知其故矣 皇
 上之意豈不以為人臣食君之祿不當言君之過吾
 皇明疏鈔 卷之五
 以至尊之威雖盡播天下之口無不可者殊不知君
 不自明兼聽則明亦不自暗偏聽則暗故古之人君
 設誹謗之本置敢諫之鼓樹進善之旌開導而求諫
 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恐其人之不言而過失之未聞
 也况震之以威乎今 皇上之所逐者不過石星一
 人而已不足慮也然在 朝之臣鑿石星之轍而以
 言為諱者所當慮也脂韋之習既勝骨鯁之氣潛消
 甚至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其為
 壅蔽之患不既深乎 皇上之意又以為人君以一
 人治天下當以天下奉一人吾以四海之富雖盡致
 天下之珍無不可者殊不知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

法於奢何以示後故古之人君捐金於山投璧於谷
 沉珠於淵惡衣菲食敦朴以為天下先猶恐其令之
 不從而淳風之或漓况導之以侈乎今 皇上之所
 好者不過珍寶之微而已不足戒也然天下之人從
 皇上之好而以侈相尚者所當戒也競靡之念咸彰
 黷貨之風愈熾甚至卿大夫皆徇利以寶家士庶人
 皆徇利以寶身其啓交征之患不既大乎臣故曰關
 治道之隆污垂萬世之勸戒者此也伏望 皇上恢
 張 聖德俯採狂言察石星陸鳳儀等言雖逆耳心
 則效忠誠為珪璋之器亟行起用以復其官思珍珠
 寶石等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美觀之具亟行停
 皇明疏鈔 卷之五
 買以杜其侈庶言路開而善道日闢儉德崇而淳化
 益隆矣

皇明疏鈔卷之六

君道六

保泰九劄疏

吳時來

臣聞履泰不難保泰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致其艱貞之意蓋慮時之不能常泰也以堯舜之聖當唐虞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叮嚀於叢脞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不保也以今日之天下 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乎不獨 陛下以為泰也臣愚亦以為從上古熙皞之世亦若未有今日者矣然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下不交而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敢以君德之大與政體之要條為九劄 上陳大約鑒微慮著欲通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安長治以圖永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 聖明 親覽而施行之則 宗社之福也緣係恭 進保泰九劄以光新政以隆萬世無疆之業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第一劄曰致戒懼臣聞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下矣又何慮舜之不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人之情有兩畏則克戒

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人主深居法宮之中於安樂易於怠荒方其為安樂怠荒也從而告之曰是所為困窮永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為安樂怠荒也日甚然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堯之所以誠舜而首啓之以執中之說也臣惟天以天下之大託之 陛下先帝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 陛下不識 陛下將安享其盛以為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狀不可測而務戒懼乎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臣觀陛下天性高明 聖度博厚御 朝聽講思道求治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二

張應麟

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 朝之暇亦如御 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宮人之時亦如接賢士大夫之時乎臣願 陛下靜而自思嘗存戒懼之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為祈 天永命之基伏讀 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謂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秉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此 太祖之克戒懼也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曰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管束此心為切要此 成祖之克戒懼也臣願 陛下遠法堯舜近法 二祖也誠近法 二祖則必思所以操存此心罔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為切要者矣此心既定一中常在將見四海永賴天命益隆

臣愚所深望於 陛下第一義也伏乞留神 第二
 劄曰端遊幸人皆曰 陛下好遊幸臣愚以為遊幸
 者 陛下之適也特遊有善有不善所與遊得人
 得人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
 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連荒亡為
 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晏嬰遊而作君臣
 相悅之樂此與遊之得人也魯隱公觀魚於棠而僖
 伯稱疾不從此與遊之不得人也宋太祖與諸臣賞
 花釣魚賦詩我 太祖與宋濂同遊命侍臣賦醉學
 士歌且諭曰俾後世知朕君臣相樂若此也此皆古

皇明詠錄 卷之六 三

今美談然則遊幸何可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
 善可以為度與遊非其人則遊自不善可以為憂惟
 陛下審其所與遊者何如耳臣愚以為 陛下退朝
 之後欲遊幸其處盍召一二輔臣同遊或敷陳道德
 或商確政事或歌詩或寫字蓋堂陛禮嚴下情多阻
 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稍畧形跡藹然如家人父子
 使諸輔臣有讜言忠益得以造膝上陳人將指此遊
 曰是虞廷賡歌氣象再見於今日豈非曠古盛事耶
 如此則遊幸正為訪道問瘼之資臣猶恐 陛下之
 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慢積令名傷大體
 臣竊憂之遊何可得也是端遊幸所以為急荒之防

乞留神 第三劄曰戒嗜好夫淫聲艷色
 人也久而不覺其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投人主之意
 而陰移其權則必多為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好故
 誘以好色所以移人主之目誘以好聲所以移人主
 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視之聽之以為此小節無
 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即生悅樂一有悅樂必至沉溺
 此不必別為淫巧以充之玩好日深政事日棄精神
 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故耳目之嗜一成而國家之
 敗由之彼邪人亦豈謂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每不
 喜其君之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悅其君非真
 愛其君也不過為固寵之計而其禍乃足以敗人國

皇明詠錄 卷之六 四

家甚可寒心也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
 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
 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修心
 縱欲鮮克有終蓋誠深慮於此也宋儒曰人主之心
 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之以惡則惡夫所養之
 惡孰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 聖德恭儉必無此好
 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乞 陛下審察於此
 見美色必思曰是蔽明之物也罪之見淫聲必思曰
 是蔽聰之物也罪之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誠養
 心養德之要務也伏乞留神 第四劄曰發 繪音
 上 視 陛下每臨朝雍雍穆穆蓋有大舜恭己

為之度焉舜稱無為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
為之左右贊襄也今 陛下得毋以在位者師師濟
濟固有所謂五人者足倚任乎臣聞舜雖曰無為雖
白不言而都俞吁咈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
不疇咨焉臣愚願 陛下退朝之後日講之暇 召
閣臣一發 綸音臣竊想 陛下所以慎重而不發
者必將曰言或不善則人或議之故特重之至耳臣
愚以為帝王之言不必皆盡善正在因其不善而與
天下共改之臣聞 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事一
時知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及矣其
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請亟為更張誠帝王之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五十一
度也故言雖善若不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手不善
也言雖未盡善若能聽人言而速更之猶之手善也
弘治之政於我 朝獨稱盛焉亦以 孝宗皇帝延
接羣臣而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離左右得以獻其可
替其否而美意良法遂因之而旁達於天下也今以
庶事之煩不必勞 陛下 一親裁定之而問之也
章奏之煩不必勞 陛下 一親翻閱之而問之也
任 聖心所欲為與所急務者隨 陛下之意發一
語商一二事令諸臣 面奏可否臣見 陛下誠一
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勵自萬倍也誠一咨問之而風
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己之化正在於此夫諸

臣之事 陛下猶父也 陛下之視諸臣猶子也
有父子不接一語而情得通者乎臣誠願 陛下之
一發 綸音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留神 第
五劄曰習奏事臣聞敷奏以言漢唐宋之盛皆有面
折廷爭之臣又曰以口舌爭則不獨以封事奏而且
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百言不如口奏何者以上易
知下易達也或者以大庭奏事尤恐 聖覽未遍
聖心未達難於對衆處分臣愚以為不然今此諸臣
中有聰明如 陛下者乎此必無之矣但諸臣親之
故習知之耳 陛下未嘗親之故不知之耳夫以素
不親習之事一旦而欲諳練若素聞然即堯舜以為
病矣臣愚以為此不足為 陛下患也患在不親而
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有竟不能知者也臣愚
以為稽定大庭奏事之儀尤須復 會極門奏事之
規故事 會極門封進章疏 列聖於此親對諸臣
批荅臣曾見有 寶座在焉今政務雖煩其大者日
無幾也章奏雖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 陛下亦何
憚於此不一親之習之乎誠令各部院科道極其大
而切要者如軍情聲息地方災異民間利害疾苦不
公不法弊端奸萌等事務為明白簡易之文或每日
見奏之如妨政病國之甚者仍口奏 大庭 陛
下而聽之若不省覽則亦徒然無益矣臣愚即

請 陛下留意知 大庭之奏者必軍情聲息也 地方災異也必民間利害疾苦也必不公不法弊端 奸萌也須納之 御前即退 御會極門召奏事者 問故如此日以為常一日習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 之十日之間可知十事矣由此寧有不盡知天下事 者乎臣聞 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閑暇作書愛制筆 精妙甚彌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 積學所致今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嘗 不竊嘆 成祖之因書悟學也 臣願 陛下勿以不 自知為恥惟以不親習為憂長存積習之心毋懷自 怠之意庶天下國家之故可以漸致通達而坐剖之

聖明聖鈔 卷之六 六

豈非萬古不世出之 聖人哉伏乞留神 第六劄 曰嚴票旨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 子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子之 道惟在責相蓋如此也 先朝批荅每與輔臣面相 可否輔臣擬 旨奉 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 覽省不竟未免調 旨封進內或閣臣所議未當 上心有欲改更者亦必發下閣臣再看詳過然後批 發所以重王言求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猷嘉謀則 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宋臣歐陽脩有言天 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夫宰相何 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也蓋欲求其至當服天下人

心也自七月以來批荅 嚴旨文理未協者不 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以為此 皇上親筆也則 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耶則又何以稱順 之於外也又安知或有不由閣臣之筆閣臣不得而 知也或有未經 御覽不由 聖心 陛下不得而 知也 臣愚以為即今發票務遵成規其合 上心者 行之其有未合者須發閣臣明示 聖意再三詳看 以更之未為不可也如不由擬票徑從內批者若事 理未當容閣臣執正閣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 志又何以虛居其位容臣等指斥之矣是重票 旨 所以為舞政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七劄曰慎傳奉

聖明聖鈔 卷之六 八

夫傳奉者 特旨也以其無前事而由中出者也如 前日脩邊賑恤之類是也至於陞官差官節有 明 禁 祖宗設法防範奸弊意深而慮遠矣昨該兵部 題覆太嶽太和山事旬日之間六更 明旨已經該 部執奏伏蒙俞允臣無容再置喙矣但如此之類奉 旨差官相應備云前由具本題奏該監乃不具題而 兩奉 傳帖是即非 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舞文 之徒假 內批以求必行其私者也易曰渙汗其大 號書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下 里之外遠之况於傳奉一出人人爭覩一有不當 朝廷之上成一過舉而可輕易乎臣愚以為今

奉事例必該衙門補本覆奏擬議可否請 旨定矣
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為必可據弗以內降為必可
行即覆議未當 上心亦必下之閣臣擬票安妥至
於 聖明果有美意欲行亦必先與輔臣商確庶政
體歸一而 朝綱以肅若事體未當該部不以執奏
是部臣不得其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
之矣所謂慎得奉所以為侵政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八劄曰弘虛受 陛下自臨御以來旌 召遺直
延納嘉言既而厭言官之不諳事體者一聞都給事
中馮成能之言又慨然溫俞之矣 陛下之仁不惡
切諫如此故凡懷仁抱義之士孰不爭趨 召命一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九

陛下之真能容之也斯舜之所以為隱惡而
善也夫以怡之一身前以狂言忤 先帝而 先帝
諫之今蒙 陛下召用之又以狂言忤 陛下而又
被謫怡兩立 朝而兩見黜為怡得矣其如 陛下
召用之初意何哉願 陛下即下 溫旨大開言路
仍召怡補之原職使天下之人聞之仰 天地之大
見日月之更則怡不得冒進言受謫之名而自古人
君納諫之美名皆歸於 陛下之一身庶善言得以
日進於前而奸萌不得以潛生於下夫伏乞留神
第九劄曰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欲害
君子則必創為誹謗之說或更為違抗之論夫加之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一

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則死誹謗者
多矣即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委質縉紳之流安
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身依日月之光將順
不違又安有所謂違抗之意也罪以誹謗則誹謗矣
罪以違抗則違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而
敢於為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為惡今後願 陛下
照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告違
抗者即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者即以誹謗
之罪罪之庶奸險不得竊視人主之好惡以行其中
傷之計賞罰得中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伏乞留神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二

聖明

陳謹始之道以隆 聖業跡

陳以勤

恭惟 陛下剛健純粹之質稟之自天高明光大之
學養之有日茲者 出震乘乾統御萬國 德音煥
發治象更新在廷之臣莫不舉手加額躍然奮勵思
有以自効其尺寸而况臣曩獲侍 經幄奉 清光
叨承 恩眷者垂九年餘居常兢兢焉以靡所裨益
為愧乃今躬逢千載一時之會其叩心瀝膽以効忠
於 陛下者敢後時乎臣嘗聞萬化之原出於君身
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書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
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 陛下紹登寶極正

履其始上而天地神靈之所顧屬下而華夷臣庶之
所觀望前而 祖宗列聖 九廟之所寄託後而
聖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皆於斯時繫焉儻舉措云
為一或不謹則所失豈細故哉宋臣司馬光曰楊朱
見岐途而泣非虛言也 臣為此懼乃敢援古證今條
為十事以 獻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
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於
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諸始者若夫正心謹學之大
要安內攘外之弘畧臣且有待而不言也伏惟 陛
下留意幸覽焉 臣竊惟人君欲有為於天下其始
也莫先乎定志故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在

皇明疏鈔

卷之六

十三

聖明

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
下之治成矣何者人君主天下之權勢也富貴尊榮
所自出也志或不定則事之感於外者何限而吾心
汎汎然應之靡所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將窺
其間而以不正之端中之矣夫心有所中遂牽引之
而不返其流之弊可勝言哉臣竊以為 陛下今日
之心涵養於積學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為
帝為王固無不可者但當時萬幾紛至窺伺甚多若
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實於治化又安可圖
也臣愚過計惟願 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
為主此志既定吾心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

拳焉日趨於正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
逸遊不足以間之便佞不足以惑之克之不已思志
向益純所為益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也何有此定
志之術所當謹於始也 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
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
難而忽之則負荷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為難
易將至矣君以為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
曰帝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
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春冰誠知夫君位之重不可
忽也伏願 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為樂而惟以
保位為難在閭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居其後當
皇明疏鈔 卷之六 十三

影響鼓舞莫喻其捷可不畏哉伏願 陛下深察
道之甚通務修德正身以為順承之實雖處幽獨而
常若降鑒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若在帝之左右凡
發諸念慮必思曰得無拂於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
思曰得無忝於天工乎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益懋
德以副之一災異之臨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
此則上天孚佑景福熾昌其於維新之治不有光乎
此畏天之誠所當謹於始也 治道不必遠引前古
其要在於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夏遵禹訓商奉
湯典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惓惓不敢忘哉蓋祖宗
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則其
皇明疏鈔 卷之六 十四

積日累月之久而不敢頃刻縱其心母以一念之逸豫
而貽四海之憂母以一時之踈畧而致千百年之累
民雖安輯也而常恐其携離政雖修舉也而常恐其
廢墜世雖治安也而常恐其危亂如是則可以永保
天位而 國家之祚垂於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
所當謹於始也 天人相與之際流通同聞事作乎
下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成湯顧諟天之明命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能祈天永命後世稱之彼
昏不知以為天人遠不相涉惟所為而莫之懼及
天命既去悔何及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
人君舉動以謹則禍社稷一古於解則答歟必至

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苟非至
於大壞固未易以更變也至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
明狹小制度或庸昧寡識茂棄典章卒之國無藉焉
何以為治洪惟我 太祖肇造鴻基 成祖嗣承大
烈其勞心焦思垂訓立法以為子孫萬世計至宏遠
矣伏願 陛下思貽謀之深隆繼述之孝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為治人民者 祖宗之人
民必法其所以為養官爵者 祖宗之建置不可授
之非其人府庫者 祖宗之蓄藏不可用之非其道
至於聽治之暇尤望恭取 祖訓置之座右細加省
覽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臣凡有關於成憲者

切遵守如故則曩時平治之畧足為今日守成之規
所謂率由舊章永無愆矣此法祖之善所當謹於始
也 聖王以一身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
之無亂者亦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臯陶之言則
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
息養萬民可見愛民實為人君之先務繼世之主率
多生長深宮於民間疾苦不能盡知遂使宸慮不經
於四方君門隔絕於萬里冤痛結於民而上不恤窮
愁偏於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以
載舟亦以覆舟民以載君亦以溺君而可忘情也哉
伏願 陛下重念民為邦本弘施曠蕩之恩大慰黎

皇明疏

卷之六

五

蘇

氓之望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衣食也無
暴斂以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非
所便者蠲之以順其意而 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毋
以巖廊之尊而遺草澤之賤毋以萬乘之安而忘匹
夫之憂斯薄海內外均蒙休澤而民有不懽然戴
者乎此愛民之心所當謹於始也 自古帝王莫不
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之室茅茨土階大禹菲食周
王卑服民到於今稱之後世若漢文帝惜露臺百金
之費身衣弋綈足履革烏宋仁宗見後宮首飾珠玉
輒閉目不視我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代金 成祖
所服衣袖至於敝垢此豈不知享有四海之富而顧

斯衣此其意或以一錢尺帛皆出於百姓之膏
不忍妄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糜費金帛有如泥
沙毋惑乎上下之積益空百姓益感感然苦窮也伏
願 陛下以此軫念 先帝所司會計帑藏之數嚴
其出納仍取弘治以前支費舊籍一一遵守而又躬
尚儉朴為天下先宮室之奉但仍舊貫乘輿服食之
物悉加裁省凡宮中冗聚之人奇巧之玩無名賜予
無度取索一切黜而罷之庶幾遠近向風家給人足
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當謹於始也 權柄者
神聖之所資也故當常使在上而不可使在下洪範
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政當
皇明疏 卷之六 二

皇明疏

卷之六

二

九

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於近嬖孝成委
於臣下至唐永淳間悉歸宮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
謂倒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臣
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莫若舍已而從眾眾之所
是我則為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
人君獨為天下公議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為
有見伏願 陛下深玩此意凡 朝廷有大興革人
材有大進退治道有大刑賞先與諸大臣參詳可否
而 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霆之斷斷言裁
法而行劑量一出於淵衷咨詢不及於近近則
臣等亦不敢重於外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又何足言

此攬權之要所當謹於始也 古稱明君有惟在始
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故雖唐虞之朝俊又在官而所以
以難壬人者猶加謹焉况後世子嘗觀齊桓公始任
管仲則與後任非其人則替唐玄宗始任姚宋則治
後任非其人則亂夫以一人之身委用不同而利害
懸殊如此則所關係亦大矣哉我 太祖嘗言用人
之道當知姦良若知良而不能知姦而不能去則
誤國自此始伏願 陛下以此為鑒於內外臣工一
一清心以圖簡照之方大抵君子多敦實行小人多
託空談君子多體國任事小人多謀身規避君子多
面折廷諍小人多阿諛順旨君子多為國薦賢小人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一三

見羣臣講論治道至於大誥首篇特著君
之訓其意遠矣伏願 陛下篤一體之誼於退朝
之暇即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
撫夷夏和陰陽之道或詢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於
簿書之外命極言民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
君臣道合血脈流通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
理矣此接下之規所當謹於始也 人君以聽言為
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焉孔子曰天子有
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子所以 祖宗臨御之
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此無
他以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必有所不知因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一四

不自知其言之繆妄亦以唐虞成周之君古之謂聖人也而其臣乃以兢業陳謨抑畏作訓蓋恐念之於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縱之於早後或無以圖其終故其言不能已也臣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欲致主上於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之忠也竊不自揆輒敢敷陳觸冒忌諱儻陛下不以臣鄙猥常談或有可取即留中省覽一一裁而行之則於中興聖業亦庶幾有毛髮之助此實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不勝忠愛惓惓不勝感切惶懼之至

披衷獻議少裨 聖政疏 陳以勤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九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 朝廷清肅凡百執事成願竭智盡能鯁鯁焉懼蹈於曠職之罪况乎公卿大臣祿位崇厚責任異於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游日月既不能畢力以興設便宜又不能矢謨以翼宣 神智其為曠職孰甚焉臣備員密勿幾及四年遭逢 皇上恭已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於內閣臣得從諸臣後竊見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已多謀求而措於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頗潛究其畧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願 臣年來多病氣血衰殘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即欲緘默復一言而去則上負 恩遇下乖素心律以人臣

之義豈無愧乎謹晝營夜度條為六事或稽其所載或察以衆多之言實於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已伏乞 聖明加惠垂覽 勅下該部早賜施行臣不勝大願 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勵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近年以來 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躡級必在蒞蒞時迺得為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替即驟陞者然且謂為外也多悒悒不得志以去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門官需次魚貫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崇峻迺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 臣故曰 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 臣考前志稱吏部郎官得整風俗理人倫者而臺諫之選尤稱華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之人則於內外相應官員慎簡以充其餘迺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拔於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即以臣歷官所親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當緣速化而招物議者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二

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而後及臨事任之者而始斥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於朝而競而斥之且不靳殊擢於前而復難其任使於後此其故何耶蓋由於識拔之不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躡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為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為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間陞一節尤為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而非屈今顧以定法繩之殆非為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意則備位不克如此則何以壓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曠然一矯前弊莫若略去資進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為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為準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探其行能問其議論其優游循默低迴庸衆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為旌別惟察其方正脩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為四司郎中給事中及京師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推之則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專馳於進

而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廣之次之恩居顯膺之任昇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國家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焉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轂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網絡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於明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至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一酌久任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宜倣而行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為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仕者各踰為一切因循觀遷孰肯盡心於政教科條為數世利者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為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於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略已脩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於一隅而不徧於天下在州縣則惟行於一邑而不及於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

進士不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又任而不議官私
酬其勞勩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
情無所望而為善者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
其心使奔走於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
其職且將懈弛而墮於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
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
貢一體待遇即於循資推調之中間行又任超陞之
法所謂又任者非必人盡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
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黷貨殘
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失而
未嘗有卓越之譽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已
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為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羣
吏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又按采輿論綜核
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重書褒勵諭令又任勿更轉
徙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為則知府
即陞內寺少卿各省叅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
即取為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即左右缺少仍補給
事中隨授以應得 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
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為吏者皆
以常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於旦暮可稱之功且其
榮之雖又擢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

皇明政錄 卷之六 三十一 詳署

以蒙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千人而
天下郡吏莫不爭自洗濯清白乃心以承德美行
之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滿郡邑
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
無愁歎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
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以為職
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錄悉
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
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賊吏臣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
廉潔者膺非常之賞貪墨者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
吏興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祿
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
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
而侵漁百姓聚斂為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貪
污有罪者刺吏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
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覈吏治於枉法受賂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滅
名檢墮失寢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臣何瑋謂受賂
濫賞以上宜籍沒其資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謂
將賦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
來任事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

皇明政錄 卷之六 三十一 詳署

若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剝民之財罄於錙銖
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察多為所欺蒙不即擿發即有
敗露者又以寬紓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
載在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
議懲劄之輕者改調或陞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
如此而已其有賊私狼藉眾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
問所司竟羈縻日月照常歸結利法以容奸臣誠不
知其可也且賊吏之願非在於為名也其始也以井
市狙獍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
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乃其所
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三

禁會刊

其居官致富目為雄傑矣今欲禁賊吏而止於罷官
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其
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
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敗露褫
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
迺復賣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為而洩國之紀綱
何為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
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
害下民者或徑自拏問或叅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
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是入已
賊私不徒論罷必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放歸重

者仍依伴間斷即擿未索受官辱亦不足惜或
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
虛濟之自常伴外皆是股削膏血民之貧羸孤弱
往往捐妻賣子殞命冀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
傳刃其腹中矣矣此之重處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也
宋臣范仲淹嘗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亦如此臣
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然畏刑之及而斂其手足
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湔洗瘡痛沐浴膏潤太平
之美可日月異矣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於前而
樂於盡職追賊則不肖者有所畏於後而不敢為非
臣之二議所宜並舉而實以相濟者也伏乞 聖裁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三

禁會刊

一廣用人臣惟 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
羅之法最為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
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
拘於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既以孝
廉賢良茂材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為
官又嘗下詔求野地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
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意天下人才甚多
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
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
世之務進則為王國之楨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
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推魯少文雅負幹局者

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知韜略鈴束者
 論辯縱橫可使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
 用之亦肯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託迹
 于畎畝屠酤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
 大臣為國長慮者當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之使其
 抑心下氣顧藉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略不圖
 即不幸一旦有事輒圍視乘釁而起橫戈一呼羣然
 嘯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丘濬
 所云在中國則為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為夷狄効力
 大率皆此輩為之也當今之時前所謂豪傑往往而
 有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
 不得其道則姦雄多自出此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
 斷鄉曲招納亡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
 流且其自以仕進無階居嘗快快如鷹隼馱馱不能
 忘飛揚奔騖也夫當治平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
 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聊或至弄兵假符此輩相率
 攘臂其間左提而右挈之則貽禍必非小小於此而
 為之計其猶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欲
 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為約束苦
 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爪牙缺之
 松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該提官
 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藝者

以應 明詔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
 者五六人務在撫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
 又於其中覈實用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
 以酬獎之其或終濫僨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
 行之數年則梟狡劫敵之士輻輳而出於此途將來
 必有能為 朝廷立功名攘夷狄者是 國家於科
 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即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
 亦藉此可以潛消而預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
 及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 臣嘗考民兵即古寓
 兵於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為最急蓋京師去塞垣甚
 逼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
 人心 臣憶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
 且數至 臣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
 以應也又迺曰無兵奈何當是時 臣心竊危之年來
 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為得策請
 試言其槩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鷲健悍慷
 慨多材力 臣往聞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為社分
 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為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
 性然也今誠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擁衛京師但恐處
 置失宜于民不能無所患苦而精銳者未必羅致亦
 為無益 臣以為苟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
 其道在編餘不濫訓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

第...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28 版文內

請勅下巡撫令其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
成周因田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
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
一人兄弟三人報其弟一人即州與大縣計之大約
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為二軍
以其半為正兵半為奇兵即於編僉時取其武勇善
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為正兵皆登名尺籍呈送
巡撫兵備稽查操練之期定於秋防後農事之隙每
年不過三月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知兵將
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既畢即令歸農無使有數聚
之擾凡其收隸尺籍者將平日雜徭役悉與蠲除仍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三

兵盡數調至各府各府彙為幾軍每軍以一大將領
之通稽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為
聲援所以壯國威固根本永持治安之策無出於此
者昔宋仁宗時籍河北疆壯揀為義勇寇至則翔集
赴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民家三丁取一教之戰陣
屯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集民兵胡不引
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既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
操練時不可不懸賞以勸今須預為料理臣查得近
日御史清出畿內勲戚地土甚多歲有租銀真保一
鎮各山口撤兵後既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
守每名編銀三兩有奇似為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三

策以至於此所關係非細事也臣竊慮此以爲
之務亟宜責成各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
坐委一員仍以屯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
府州縣除掌印外其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委
定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
招徠流徙田地拋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堰有侵沒
湮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瀉旱乾有積積
及屆農期則趣有司躬臨疆畔勉其耜事平徭薄賦
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優恤補
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疇而逋逃者鮮矣夫民
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未有農事舉而民不充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三

三

行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
緩之人爲已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數羅買或
偶因他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具耳及
遇年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處卒無以相恤
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爲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
大振飭之則民之甦息尚未可期今猶有言積穀之
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於
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
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
略做階層之意皆設立義倉遇豐歲則每糧一石令
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

分給爲各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
民又於每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
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
嚴稽驗以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
罰皆一一具爲擘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
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
論奏重懲歲終具農穀登耗數送戶部照對
仍乞 勅吏部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能爲國立
事者爲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司農故事
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稟度
皆滿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爲虞富安天下之術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三

三

也再照農穀之事至爲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於
民臣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况能偏以疏舉
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可爲萬世長利是在
該部臣留意而已伏乞 聖裁

效愚忠陳末議疏

吳嶽

臣待罪南銓曾無善狀思少自靖自獻其道無繇每
念衰病侵尋精力困憊恐一旦隕先朝露竟無以報
塞萬分徒負 恩私將不瞑目於地下矣謹條六事
用塵 上覽伏願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
一曰勤召對臣聞高宗之於傳說也命之曰朝夕納
諫以輔台德乃置左右勉以交修而說也惟遠

戒行古... 用克紹先王為有商...
我 皇上慈勤 聖學 日御經筵豈不以養德進
道在是乎顧 經筵率拘常例 皇上之聽講也不
終日曾無反覆問辯之功儒臣之進講也有成規殊
無從容啓沃之益時方欽承靡暇而感動無繇實効
鮮矣 臣愚以為 經筵之外莫若於退朝之暇仰遵
祖宗成憲 皇上時御便殿召進輔臣或講學論道
上下古今於一切軍國重事悉謀議而審行則咨諏
善道詢納讜言謨明弼諧之風將復見於今日矣敢
乞 聖裁 二曰恨輪對 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
問丞相陳平曰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曰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三
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識者
以其言為知體正以當時無輪對之制所問非職掌
之人故平對乃爾自今言之大小九卿森布在列而
分職任事各有攸司若非延接之勤咨訪之數其何
以考庶政而綜覈其名實耶顧今 皇上接見群臣
視 朝之頃耳且 朝見自有定議即奏對常規始
取以塞責若事關大計非數言可了其縷縷之誠自
難以上達也 臣愚以為常朝之外當更煩 聖慮將
各部院等衙門編為班次分定日期每臨期 皇上
御便殿暫免 朝參依次 召入輪對其科道官
亦得 暫參與可否月錢穀兵馬禮樂刑名民戶

治之污隆政教紀綱之得失 皇上一一垂清...
其各照職掌次第敷陳斯 聰聽之下自足以得其
要領久之則人品優劣職業脩否悉難逃於 聖覽
即諸臣數觀 天顏仰承 休德亦罔不知所奮勵
而庶績其凝矣伏乞 聖裁 三曰容直言 臣聞山
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良以直言者
決壅去塞邦家之利也今之諫官言事或識未通練
意每失於稍偏氣涉輕浮詞多傷於過激所謂犯忌
諱觸逆鱗有弗遑恤者矣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曲
加寬宥其言果善不徒嘉納而已即亟見之施行其
言未善姑置之勿論不必加以責罰有優容而無
皇明疏鈔 卷之六 四
嚴譴所以倡敢諫之風廣納善之路也假令言出禍
隨動先咎至人人率以為戒將使賢智結舌忠貞杜
口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萬一有
伏奸隱惡其誰肯蹈不測之禍為 皇上陳之語曰
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壅蔽之謂也敢乞 聖裁 四
曰崇節儉 臣聞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貴故堯稱茅
茨土簋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草屨亦
惟省財以養民敦樸素以為天下先耳恭惟 皇上
登極之初下蠲貸之 詔罷侈靡之供四海之民莫
不延頸踵踵喁喁望治以為更生之辰也節儉之風
聞於天下久矣邇來忽聞 內帑匱乏復取足於戶

部人人駭之且戶部所掌財賦乃軍國重費一切造
方奏討兵馬之用皆仰給於此倘餽餉稍缺調度不
充則患伏肘腋豈直司 國計者之憂哉此費之決
不可不省而儲之決不可不饒裕也若 內帑則尚
有可權處者伏乞 皇上於賞賚服食之需裁損後
晉玩好靡麗之物屏棄勿陳誠一崇雅素則可省者
自多可費者自少積之既久寢寢有餘羨矣不然財
源已竭摻括已空此外無他術也敢乞 聖裁 五
曰正題覆 臣聞 國是不定孫叔敖昔以為憂何適
隸言事者執德不弘往往各持己見凡有建白期莫
敢違少有異同即生他議以致法甫立而弊生今朝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三

五

行而夕改意見紛紛何時定乎伏望 皇上勅下部
院大臣凡遇各官建議下各衙門議覆者事果簡易
可以變通時宜人人稱善即題覆中亟請施行務可
以應乎輿情事苟乖違徒爾紛更滋弊人人稱不善
即 題覆中明列是非不必曲徇乎彼見惟求事理
允當無嫌於人已相形大臣絕黨比之私言官何息
怨之有此受益之道取善之公人臣為 國而非為
身也敢乞 聖裁 六曰復執奏 臣聞 祖宗朝凡
內批下各衙門稍有干礙者大臣遂有執奏必直陳
利害明列是非準則 典章援引事例積誠布款務
以感悟 聖心在早塞弊源永絕禍本斯功實不謬

工之巨之節屹然矣設以 成命不可復回
以臨陳解是自為之地而謀國疎矣脫有權奸
事伏隱微其害未有易言者將誰任其咎乎昔玄宗
定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此前事之
驗也伏望 皇上離明洞察 勅下各衙門務秉忠
赤凡事應執奏無但首尾兩端重貽後悔斯上下之
情通而依憑城社者無施其計矣敢乞 聖裁

竭瀝血誠以圖報萬一疏

周怡

竊惟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
當陳希世之義 臣狂愚小臣不識大義原任吏科給
事中屢荷 先帝知遇感激激圖報於嘉靖二十二年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三

六

因論輔臣嚴嵩等專擅內有 先帝日事禱祀未能
軫四方水旱之災致怒廷杖下錦衣衛獄械繫五年
再逮再釋當時人皆謂臣必不免於死矣倖而免死
臣母在家病危屬續望臣一面而不可得人皆謂臣
母子必不可得相見幸而相見復愈十三日乃終以
皆蒙 先帝非常之恩臣母子感激何可云喻臣舉
家感激何可云喻臣常思粉骨糜軀何以報答萬一
惟朝夕仰祝 聖壽萬年 皇圖永固庶少盡忠誠
而已恭遇 皇上膺天景運嗣登 大寶 先帝
遺詔推廣德意滌滌臣罪 召復 臣職 臣在太常寺
少卿臣以五年之繫萬死之餘兩次釋放生還送母

終年臣之... 二十餘年之... 所庇也... 誠非常之恩... 四海之富長居... 幾臣之野心... 有也必有道... 學非徒然... 之師友也...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五

古聖帝明王... 君難為臣... 固縱之居... 天地神人是... 重也此所以... 古之知難者... 兢業業不敢... 邪之分曉然... 則必法堯舜... 者孰敢不敬... 可久之德此... 皇明疏鈔 卷之六 五

民病死非小異也近報邊境倒卸太多一時備
 難秋高虜狂大可慮也不大警省改德而徒曰
 則天意不可回也必幡然改念平日之所欲者不
 平日之所為者不為勤政親賢去邪寡慾一言一動
 必就於正道則一念之誠上通於天災異自消百祥
 來降美伏惟 存神 三曰敬大臣以尊師道古之
 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而成者唐虞君臣更相飭戒
 君臣自相師友也湯學于伊尹武丁學于甘盤太甲
 成王學于伊尹周公皆學焉而後臣之宋程頤為崇
 政殿講官後世不知此義但以崇高自大以威嚴臨
 下不復知有尊師之禮師傳保之職三公之位也三
 皇明錄鈔 卷之六
 公坐而論道我 祖宗朝優待三公之禮甚隆其餘
 輔弼之臣必稱先生不敢以官名不敢以名稱一則
 曰先生二則曰先生每歷朝實錄可考也 仁宗以
 未未之有改也 先帝世宗皇帝初年於輔臣楊廷
 和等猶稱先生自後輩諂佞之臣進而後卑之矣夫
 敬大臣者以大臣近已也所以自敬也尊師傳者以
 師傳成已之德業也所以自尊也不敬不尊則視之
 與群臣等無有畏心何以警惕徒以官秩崇之祿賜
 厚之是不足為敬為尊也要在敬之以禮尊之以心
 逆之則喜送之若失遇之則親溫言霽色而訂可否
 不徒以揭帖進呈如是則情意孚洽義禮昭著

盡而大業成矣伏惟 存神 四曰擇左右以慎選
 習人之所居莫大乎慎所與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故曰與君子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
 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小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此理易知也况人主左右諸欲易遂服用華侈聲色
 艷麗使令便辟善柔便佞滿前後其所言者無非蕩
 心之言所舉動者無非肆意之事一日與居志念遂
 移夙夜與處染習無辨古人戒之曰不邇聲色又曰
 遠者德比頑童恒舞于宮酣歌于室狗于貨色耽于
 遊畋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故曰人君一日之內接賢
 皇明錄鈔 卷之六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所以警省身
 心發紓志意德崇業廣心泰神怡樂莫大焉內臣中
 謹慎小心知義禮識大體者固多其善柔便佞不少
 選擇而使之尤為緊要即今秋涼宜 親近儒臣日
 講不宜暫罷伏惟 存神 五曰勤朝政以勅臣工
 古人有言一日之計在于寅一身之計在于勤故曰
 雞鳴而起雞鳴則寅時也業精于勤勤則有功也自
 古聖帝明王必憂勤惕厲一日二日萬幾不動則荒
 惰宴安萬事隳矣傳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
 人當惜分陰經曰克勤於邦又曰君子所其無逸我
 祖宗建無逸殿正訓以勤也常朝必于昧爽之時昧

爽者晦明未辨之時也朝早則精神清爽志氣精明
朝罷而退百官各有警惕得以脩政立事非曰小補
若於辰巳時朝則百官亦有年大者守候久而精神
倦未免廢事習久則百官因循怠惰無怪乎政治之
不古若也伏惟 存神

皇明疏鈔

卷之六

四

皇

皇明疏鈔卷之六

皇明疏鈔 卷七

皇明疏鈔卷之七

君道七

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星

臣聞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
日偷適今四序更始之期正萬國維新之會矧庶職
來同之際尤群心屬望之時苟因循玩愒日甚一日
則不但將來治效未可遽臻即欲長如隆慶元年之
治亦不可得矣臣本草茅寒士至愚極陋遭遇 聖
明待罪該科思欲補過拾遺其道無由切見 皇上
入春以來天顏漸 視朝漸稀章奏頻煩經筵屢廢
雄心銳志不無少減于初年怠政情萌將大貽感于
後日臣目擊耳聞心實用憂欲先此而言則日月侵
尋漸不可長今正 已畢天氣正融 皇上不以此
時勵精圖治更復何俟臣子不以此時發憤直言更
復何為是以不避斧鉞上陳六事咸切于 皇上之
身心今日之要務至其節目之詳施為之序始末及
之焉 一曰養 聖躬夫人主一身乃 祖宗之所
付託萬民之所瞻仰關係至重不可不養然養之之
道節飲食寡嗜慾其道也恭惟我 皇上即位初年
清心省事飲食起居咸中於禮無容議矣近則有不
盡然者試以鰲山一事推之夫為鰲山之樂則必縱
長夜之飲飲食其能節乎語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

四二七

之芥甘脆肥臙命曰腐腸之藥昔賢以為名言今人以為至鑑 皇上倘不亟戒沉湎於茲萬一起居失調 聖躬虧損後雖悔之其可及乎今鰲山之事已往不可追陳然酒色之害及今尤可深警伏願 皇上念關係之匪輕懼酒色之深累由此節飲食寡嗜慾為萬之惡旨酒為湯之不通聲色則血氣充盈精神強健萬壽無疆而兆民永賴矣 二曰講 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言人君睿智特達雖由于天縱而啟迪開導必資于問學故我 祖宗有經筵日講之制定于二月內舉行蓋天氣融和則功夫之進修為易萬象咸熙則人君之皇明既鈔 卷之七 三

政治宜新 皇朝相承率由不廢所以建大業于前垂洪府于後者有此也今經筵一事雖節有言官申請未見慨然舉行切恐倏而春矣倏而夏矣又倏而秋矣歲月愈邁德業無聞不亦重可惜哉臣故不厭煩瀆特面申請伏願 皇上以務學為急以明理為要將經筵一事及時舉行則緝熙光明而帝王心學可考之而不謬矣 三曰勤視朝人君裁決庶政通達下情莫先于視朝故南面之訓著于書未央之戒嚴于詩知此為重也 陛下即位以來未明而衣日盥而食視朝可謂早矣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視朝可謂勤矣然自正月以來則似稍倦于勤者蓋緣元宵以

前有歲時之娛元宵以後有 聖節之樂暫爾休息理亦宜然或有奸諛之徒迎合 聖意必有以先帝二十餘年不出宮闈天下宴然勸 皇上效尤此則大不可者蓋 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太阿獨持故百司奉行可幸無事至其眉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廢則亦悔之矣今 皇上當朝儀久廢之餘萬事叢脞之後若不再加勤力何以保厥有終伏願 皇上日日視朝以周知乎民情以總理乎萬幾不惟可以作精明之治亦可以快觀觀之私矣 四曰速愈元蓋人臣隨事建言冀人主之聽人主聞言愈允誘人臣之言也故君無稽命臣無隱情上下相達治化可舉 皇上即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嘗不允也未嘗不速也雖或事涉無當不宜俯從亦速降 明旨不致遲悞今則臣下進言有允不允者矣不允者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矣是豈愚言拙計不當聖心故濡滯以示警也抑亦左右內臣遏抑章奏不使達於 宸聽耶臣嘗因而數之事實有關於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有關於內臣者則稽遲不允甚或右以此得罪如此則雖有指鹿為馬之欺南詔喪師之禍亦無由以知之矣且尋常章奏稍緩可也若于北虜消息軍機重情呼吸之間便有利害若或稍遲為禍不細伏望 皇上從此于尋常章奏則三日

下其兵機之事則當時進覽庶 綸音速示而雍蔽
可通矣 五曰廣聽納古者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
木所以開治道而求諫也 皇上即位初年虛心求
諫仍詔軍民人等直言無隱雖其盛德何以加矣後
以太常寺少卿周怡言事悞犯忌諱 皇上遂怒而
遷之外職又以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言事偶遺
聖旨 皇上亦大怒而斥之為民天誤犯忌諱非諫
臣愚也遺落 聖旨非大不敬也若有披鱗引裾之
臣不審又何以處之乎故二臣去而言路少塞矣伏
願 皇上廣翕受之量大樂善之誠仍召二臣復還
舊職再諭諸臣勿以二臣為戒則忠言至計因而畢
皇明疏鈔 卷之七 四一
陳于冕疏之下矣 六曰察讒諸孔子曰浸潤之譖
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故成王息三叔之
流言昭帝識上官桀之詐古今仰其至明以能辨于
此耳方今公道昭明幽隱畢宣讒說殄行庶乎絕息
且帝居九重君門萬里雖有讒譖無階上達近有一
二內臣專擅威福肆為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逐日
切齒欲行中傷夫其所以中傷者不過即其諫諍之
言或過于直則曰此入欺 皇上過于激則曰此人
慢 皇上偶一言之尚不允從漸漬既久自不覺其
納而發之怒則譴責加焉而彼忿洩矣夫人臣盡忠
直以獲罪譴固其職分亦所甘心但恐臺諫由此喪

氣諍臣由此杜口彼益得以遂其無忌憚之為而天
下將至于不可收拾此固非人臣之利亦非國家之
福也伏望 皇上深察其情于凡一切譖毀之言悉
置不行保全善類而天下之至明必歸矣夫當今之
時胡虜猖獗國計空虛其他背理傷道之事不知其
幾更改損益之政尚費神思悉置勿論而以六事首
陳者非無謂也蓋此六事俱干 皇上之身心當今
之急務六事既修天下之治可徐而理也 臣憂深慮
苦發詞狂直非不知觸忤 聖懷干犯群怒但念愆
不可縱機不可失故為剴切之談以徼萬一之聽倘
聖心由此轉移美業由此克終則雖干身斧鉞亦所
不辭况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
陷主不義乎正臣今日之謂也伏望 皇上鑒犬馬
之微忠採芻蕘之過計將臣所言俯賜嘉納仍由此
以往而召輔臣以通上下之交躬覽章疏以達軍國
之務選將練兵以解疆場之危節用省費以裕經制
之計于凡節目之詳施為之序一一悉心講畫咸底
成績精明之志與天同健雍熙之化與春俱融豈直
斯民不勝頌幸則 祖宗德業亦有遺光焉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五二
應 明詔聲愚衷疏 王得春
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目達聰以廣維新
之化賢智之臣獲主而事尤宜披肝露膽以盡獻納

之職此固宜相須之甚殷而相遇之不偶者也我
 皇上嗣登大寶朝寧改觀頒布 綸音海邦易聽
 卽其直言無隱之求真巍然中興之令主矣臣叨受
 簡書巡歷兩浙雖能身遊虞廷之盛而一念犬馬之
 微忠欲有所建明以爲更始新政之助者殆夙夜不
 遑以自寧也敢紬繹 詔款遺意上有關於 國體
 下有切于生民者條爲八事開列奏 聞雖塵埃之
 小知無補高岱之高而江海之深又何擇於涓流之
 細况臣備員臺末既有當言之責而 皇上納諫若
 渴又有可言之時則亦何忍自甘緘默以速曠瘼之
 罪哉伏望詢謀不遺于狂瞽兼聽旁及于芻蕘留神
 皇明聖鈔 卷之七 六

采擇見諸施行庶一得之陋少有裨於禹幾其所以
 衍 宗社無疆之休者亦在是矣臣不勝戰慄懇祈
 之至 一曰正宮闈嘗聞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
 之始萬福之原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
 可以不重也故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匪惟
 遏逸慾之漸亦以養壽命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
 後宮之內老弱幽閑者不知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
 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爲之一處乎昔唐太
 宗踐阼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左丞戴胃
 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三千餘人至

今傳爲盛事况今 皇上嗣極之初治法堯舜將
 貞觀之政于不足爲耶臣請 勅下禮部早正 母
 后之位以聽天下之內治更選良家女備充嬪妃之
 數其餘婦女若非經 先帝御幸又禁宮中者皆宜
 出之各歸親戚任求伉儷庶陽道常盛陰氣常微而
 所以頤養 聖躬消弭氛祲者此其大端也伏乞
 聖裁 二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
 隆殺異宜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得人
 以任之則儀文可飭誠信可通由是郊而格帝廟而
 饗神胥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祭之義也此者
 我 朝官制爲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
 皇明聖鈔 卷之七 七

則隆重之意槩可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
 書而掌寺事者宜興蔣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
 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灤州齊章崑山
 魏校是也豈常以異流雜品而濫厠崇高之位偃然
 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 先帝祈天永命建設
 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旦顯榮
 至此今奉 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不
 可廢而宗記實不可用也臣請 勅下吏部將宗記
 退還本官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爲之修復 祖宗之
 舊制永黜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惟清之
 士必能盡志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義而相 聖天

子明禋者其殆庶幾乎伏乞 聖裁 三曰惜名器
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帝王用之以礪世磨鈍者
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
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
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諷辟寧損百萬之資而靳
一節之拜其意亦猶此耳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迺
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于 國家之輕重哉
君謂經營 官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
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
靡之世祿以裕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
皇明疏鈔 卷之七 八

而夏之謠諛之風則從此濫觴矣恭惟我 朝開國
卓越千古故 大聖人之所作爲亦迥出常情萬萬
也姑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陝西寶雞縣進瑞麥
一莖而二穗三穗五穗者甚衆 太祖曰朕爲生民
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
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永樂
六年福建布按二司奏言栢生花爲瑞 成祖曰朕
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
藩方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毫不
言今言栢花爲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癘百姓富足
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乃降 爾書切責之大哉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九

王言有以仰見 二祖光明正大之心矣邇年以來
獻瑞者不一而足凡形諸表疏見諸歌誦者備極諛
美之詞間有災異則多所忌諱匿不以聞甚非所以
憂治世而危明王也今 皇上當履端正位之時不
可不防其漸臣請 勅下禮部通行曉諭中外臣工
毋得仍蹈前愆以消邪佞之風以養直諫之氣凡四
方或有水旱疾疫之災寇賊姦宄之變不時據實報
聞使可以知戒懼而備修省庶 皇上敬 天勤民
與 二祖同其盛而諸巨忠言讜論亦與魏相同其
休矣伏乞 聖裁 五曰慎題覆夫中外臣工身任
官守言責之寄者孰不懷忠悃竭誠敷陳時政

各建白以自獻于 上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是此非言有同異故下之該部議以覆請于 天子天子可其奏而降有 明旨則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期于永世之必行此實尊 君命重 王言之大義也但前此六卿擔當任怨者固多獨斷之猷而依阿詭隨者未免徇人之見每致言官論事奉 旨依擬之時委曲遷就漫無定主不曰誠如言官所論則曰與本部查訪相同使如綸之言渙汗之號玩若民間之常語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以為訓乎臣請勅下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秉公詳看持衡參酌是者即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為非即以論罷可也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十一

蓋苟可以同固不容于立異苟可以異亦不必于尚同協輿論以裨國是又何嫌疑計較之有哉若建言者不顧 國家大體仍撫拾以沽忠履題者不論事體當否仍阿比以混上許科道官互相糾劾庶乎大臣秉執持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言必可見諸施行而 聖旨之所頒布莫不世為天下法矣寧復有壅遏之患哉伏乞 聖裁 六曰清輸納

臣伏讀 新詔款開 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收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蠹一旦振刷此真盛世之象也臣以為積弊固在於清查而善治莫先於法 祖蓋

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久而廢墜則弊斯作焉嗚望以修舉之者寧不在乎 今日乎嘗聞成化以前運糧解戶上納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 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內府以故內官軍校視彼為奇貨多方刁指百計需求有白糧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物料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迴解糧之人費驗常數不得不稱貸陪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欲號訴無由向 九重上達其困抑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為隣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乎民若秦越也而司國計者獨忍其玷於危亡而不為拯援之哉

臣請 勅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局等衙門凡係 上供錢糧添設科道官各一員或將巡視光祿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糧長解糧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候委官會同驗收運送 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驗鎖鑰紀出納並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弄明白備造揭帖進呈 御覽庶乎文弊可祛財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十二

力可省而 祖宗之法度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
皇上下奮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
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伏乞 聖裁 七
曰慎貢選夫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下傑
以布列于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拘于資
格之限也近奉 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
得為方面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 皇言所以飭
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
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久緣在上者期待甚輕遂
消沮自棄今遇 皇上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侷
儻非常之才奮發而興起者矣至于貢行非敢謂其
獨劣也蓋緣埋沉歲月壯心已隨雖欲建功立業恒
苦于日暮途窮此所以終難于策勵耳臣請 勅下
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與正貢並行然行選
貢又先于慎選提學雖有員缺必多方博訪不分內
外拔其華實竝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盜名者簡居
是任諭令校士之時不以一毫徇己徇人之私得以
察乎其間惟取其年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
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升之於國及
試之 大廷果能兼此四長則從而奮庸之否者先
黜其人仍查係某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
庶幾貢薦之士皆得以及時甄錄賢能彙征可以備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三

七

二途之用可以預兩司之權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
從此致矣伏乞 聖裁 八曰恤災傷竊惟淮安徐
沛乃國家根本之地而鳳陽泗州又 祖宗陵寢之
區則所以輯寧底定之者比之他郡縣尤當加意焉
臣去歲出差南來道經彼地見其水患異常室廬漂
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嗷嗷待哺之狀誠有不忍言
者矣况加以開濬新河工役繁興勞瘁益甚今雖竣
事而民之瘡痍未復寒無以衣饑無以食其逃往山
嶺者亦無以居皆嗚咽相視聞欲嘯起而為盜固理
勢之所必至也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難而甦其枯
槁為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難而甦其膏肓為難其
在于今民方枯槁而疾入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
者若非大加賑恤其何以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內 先帝念淮徐等處之遭水患而不忍斯民
之陷於危亡也特允輔臣所請專差刑部左侍郎吳
鵬前往被災地方動支徐淮二倉米麥四萬石運司
餘鹽銀伍萬兩及各府州縣無礙庫銀與預備倉糧
相兼支給一時百萬蒼生賴以全活而他變亦因之
不作臣請 勅下戶部體照癸丑年事例擇遣大臣
一員詣彼經畫賑賙以宣德意以布仁澤或止令彼
處總理河道及總督漕運衙門就便分理優恤以救
燃眉之急庶乎民皆懷感恩服而邦本可固寇亂可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三

七

河矣至於天下但有被災殘破地方并乞即與推
一視同仁此又 聖明如天浩蕩之恩聯屬人心之
至計也伏乞 聖裁

進太平四劄疏

張國彥

臣聞帝王之御世也一本端則萬化理人臣之責難
于君也大綱舉則細目張唐虞三代之治由此其選
矣臣備員瑣闥叨直論思自進言之外無可為 皇
上報者用是謹披瀝愚衷條為四劄以 獻倘蒙
勅下所司量行採擇其於 今日太平之盛未必無
小補云爾 一曰議進講之規以培 聖德臣聞昔
人有言曰君德之成敗在於經筵自唐虞三代時觀

皇明聖訓 卷之七 一曰
之此言殊有未盡自後世觀之則誠若所云者且如
我 皇上端拱清穆其尊如天臨御之際堂下遠於
千里退 朝之餘門外遠於萬里雖師保之輔導未
必感格於忘言臺諫之封章未必盡徹乎 睿覽所
持以啟心沃心克成 聖德者舍經筵其何以乎况
諸臣之進講也固不開誠布公 皇上之聽之也又
皆心領神會當是時天機動盪萬慮澄清將以二帝
三王為不足法矣但恐人心之出入無常理欲之消
長甚易大禹惜寸陰文王不暇食為是故耳乃今堂
上 盛典率於夏冬輟之雖休養 聖躬何嘗不可
而一暴十寒未免前功盡棄臣一念狗馬之私治有

倦倦於中而弗能已者又惟 帝王之學與儒生不
同天下之理本同歸一致臣竊見五經四書多微詞
奧義且 皇上素所講習亦會已深求其開卷易見
無俟辨說而自能感發其良心者孰有如前代史冊
及我 皇明祖訓昭鑒等錄與宋臣直德秀大學衍
義諸書乎合無 勅下閣部大臣詳議以後除 經
筵正日將五經四書昭舊進講外其餘日期則專用
前項史冊及 祖訓諸書有關治理者反覆開導務
俾我 皇上博觀往古大鑒將來以後雖隆寒盛暑
經筵日講常規慎毋一槩盡廢務使我 皇上善言
常入於耳善念常萌於中如是則天理日明人欲退
皇明聖訓 卷之七 十五
聽感德大業駸駸然與天地同久矣 二曰別章奏
之體以節 聖勞臣伏觀隆慶三年八月內禮科都
給事中王之垣等題為酌陳 廷臣納忠事宜仰禱
聖治事已經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今後各衙門章
奏務要詞語簡明字畫楷大照嘉靖初年格式 便
殿面奏候旨行欽此臣看詳近日章奏竊見其字畫
楷大誠便于覽觀而簡帙浩煩尚難於燭偏蓋 皇
上以一身為天地綱常之主內而中國外而夷狄近
而百官遠而庶民中間情有所不得伸勢有所不容
已者皆得形之章奏控額 九重况邇來 朝廷之
上細務漸煩彌文日盛使一槩詳審則萬幾之贖君

父不勝其勞一緊舍置則犬馬之忠臣子安能自達
如臣猥以菲劣前月內會條論新政五事冒干 雷
霆無非欲 皇上親輔臣養 儲德開宰執同心共
濟之猷鼓臺省直諫敢言之氣修明史職大寓勸懲
以成一代光明之偉績已也顧其間文詞鄙俚且多
掇拾常談其不足以感悟天心而置之淪落無庸異
矣但恐將來緩急不分玉石並棄雍蔽之害有不可
勝言者合無 勅下該部詳議今後將內外一應章
奏各因其事之大小情之緩急分別門類如在外文
移照驗照詳體式以便 御覽再照知人則哲自古
為難進退人才 帝王首務臣見邇來內外舉劾章
皇明疏鈔 卷之七 十六

其餘備例舉劾章奏宜比照條陳式樣殊語下總提
大意後開應任應罷官若干員應改應降官若干員
每官務將心術操守才幹年力分為四項每項俱要
事跡可指其所指事跡不過一二考語不過數言更
須明註某某長於學行某某長於風力某某長於智
謀勇敢會計推鞠各堪備某衙門之選以憑不次擢
用至於兩直隸十三省例應入 覲說堂等官今後
但遇考察年分俱要先期將所屬官員虛心滌慮備
加體訪俟衆論協一摘取賢不肖之尤者親見其人
試以行事然後斟酌考語量議去留毋得偏聽輕忽
致生顛倒其陞調守制應在前任考察者尤必秉公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十三

嘶專一馳騁四六遂至毀譽失直甚者官已宣成而
議及筮仕文取對待而事出無稽此皆組織浮詞而
不務覈實者之過也殊不知人才未甚相遠美刺豈
在多言善狀誠有奚必過為鋪張大節果屬焉用備
及瑣瑣矧今考察屆期視昔尤宜加慎臣蚤歲家食
及前任知縣親見教職佐貳等官有年未五十註以
老耄趙甲貪鄙誤坐錢乙者彼豈不以下吏卑官惡
足介意蓋愚一命以上均為王臣名節利害所關安
有彼此若使任情顛倒誰能心服士習之不端而官
邪之日甚有由然矣合無行令兩京臺省在外督撫
巡按衙門今後除劾薦異才糾彈大蠹照舊論列以

妄意中傷 朝廷體統 祖宗法令不從 茲蕩然
 矣乎 臣聞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軍國
 宰相待罪今顧倒行而逆施焉有識之士既嘗扼腕
 太息矣乃被論之人又復群然訾議紛紛焉辯訐無
 已俾業是官者多遠嫌避謗務為容默論一人則驛
 需趨趨遲疑靡定言一事則瞻前顧後點檢踰時且
 猶兢兢焉業業焉恐上觸 天威下招物論然則為
 臺諫者將何以自效其職哉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
 幾又曰前車既覆後車當鑒以是而欲言路大開公
 道大明壅蔽大去治效大臻臣知其萬萬不能矣乞
 勅該部查照前令重加申飭以後一應被論官員不
 皇明源鈔 卷之七 一
 許造言騰謗假以認罪伸冤為由將 朝廷耳目妄
 意摧挫違則痛懲一二以警將來併乞 皇上少霽
 天威將隆慶元年以後諫言得罪諸臣量行超擢以
 慰中外人心以存 國家大體庶 祖宗臺諫之設
 不為虛文而臣愚鯨曠之罪或少免於萬一矣 四
 曰通任使之法以儲相材臣聞孟軻氏曰天將降大
 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古之人所以建不世之奇勳成格天之大事非後
 世彷彿其萬一者恃有此而已我 朝館閣之臣最
 稱清要自昔以來內閣非翰林不入翰林非庶吉士

不預者蓋 祖宗時內閣止備 顧問翰林止備纂
 修故取其文學而不須煩以政務亦勢之不得不然
 耳嗣後六曹之政必請 命于 天子 天子之令
 必擬議於內閣則今之內閣即昔之宰相濟濟英賢
 後先相繼誠可謂極一時之選矣臣恐自是而後人
 心不古巧偽日滋萬一雕蟲末技濫廁清班謂三公
 可坐而待鄙吏治為荒俗而政體民瘼恬不加意將
 來 朝廷之上亦何賴於此人哉况天下之事必請
 練乃精中人之才縱習之猶恐不利耳聞雖切何如
 目見之為真討論於簡編終不若身親經歷者之為
 尤愈也合無 勅下閣部大臣詳議今後將翰苑之
 皇明源鈔 卷之七 一
 臣隨其資望才識量授拊循方面等官俾其洞悉民
 隱親嘗世故俟厥歷既久政蹟有成克稱台輔之器
 者不次超擢晉之密勿其每科新進士初授悉量擬
 外官如庶吉士有缺令在京九卿堂上翰林科道在
 外總督撫按衙門各舉所知二三員照例考選教習
 察其文行兼優名實相副者授以編修檢討如是則
 非特名卿碩輔種種輩出而百司庶府亦罔不皆得
 其人矣
 勤朝講重延納以臻熙隆 張鹵
 仰惟我 皇上丕受乾符嗣登 大寶人心嚮慕千
 載一時臣祗以職任事宜塞責應 詔未即盡言非

敢默也固以紛沓章奏已盡諸凡亦以 皇上未有
行事而臣固未得其所以言也今自冬徂夏已歷三
時謹以三事大端頗有明微而萬政弘敷盡此攸繫
者上焉 皇上陳之 一曰早視朝以肅觀瞻臣惟
惟天行健而奉 天者所宜先惟勤有功而勤民者
所最急故憂勤惕勵為帝王相傳不易之心法以致
治良圖誠未有先於是者我 太祖高皇帝大訓有
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又曰
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天命去留人
心向背皆決于是甚可畏也自是 國家 九制隆
平率先是訓今 皇上自臨御以來每視朝太晚向
皇明疏鈔 卷之七
當 先帝梓宮在殯 山陵未畢之時而晚固以此
時 奠獻几筵瞻依哀慕實以式崇大化之本不欲
遽嬰機務之煩若此者臣固得而解之也今 大喪
免矣 山陵畢矣雖 聖心孝思無窮而人心屬望
殊切乃 皇上每視朝之際為 祖宗既退朝之時
通連晦朔或晝漏移刻鐘鼓方鳴或曙日盈廷班行
未就又視 祖宗退朝之時而更晚矣且臣僚所切
望于 皇上者固欲振久弛之人心也今每見諸臣
退 朝各清明之氣盡消簿領之程又促恐或廢事
實切憂惶是于臣僚之屬望者而未有以答其心
先帝嗣位之年每朝過早惟二十年之後漸緩 朝

儀故復以蓋愆成美託之 皇上今若當 龍飛虎
變之初而不隆 宵旰明作之績是于 先帝之付
託者而不有以成其美臣故以是切望 皇上急為
改圖然臣所望者非欲 皇上一日三朝一如 祖
宗之舊亦非欲秉燭視事以為過甚之勞也惟望明
初發而視 朝日既出而 罷朝則截有規程人心
既定時方炎暑、聖體亦安所以樹萬年四海之觀
瞻者此其一也 二曰勵經筵以資啟沃臣惟帝王
之學雖于韋布不同見聞之功由于積累則一蓋人
心易危道心易微一日之暴良不足以勝十日之寒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猶不足以勝其接宦官宮妾之
皇明疏鈔 卷之七
時少故必功不間斷者而後可懋其修為又經以載
道固所以盡帝王之心法而一帝一皇一王一霸又
各自有心法之不同史以載事固所以盡古今之治
亂而一代一朝一人一事又各自有治亂之不一講
學之功必次第詳陳始末悉述則知亂生于治而圖
治為難否多于泰而保泰為難邪間于正而去邪為
難善雜于惡而從善為難其用以昭鑒戒而啟經綸
故必義不間越者而後始綜其條貫學資君德誠非
易易我 祖宗披荆棘振甲冑於時之至難學而學
者莫先于 二祖自是勤學一事為 累朝世守家
法在 先帝初年其輔臣頌之有曰憂勤惜大禹之

寸陰始終念高宗之舊學大極典謨之奧而細包史冊之繁可謂修為條貫備極無餘至 遺詔諄切猶以廢學為恨今 皇上初御 經筵宥密疑神恭默體道于諸臣所進奏講章直講必諦觀詳聽灼有心得其人心鼓動所望以紹 聖學而甚至治者何如也夫何 經筵方啟而即罷日講間日而數罷近復蒙 宣諭 經筵日講俱暫罷停臣愚以為勵精之初即已如此駁循以後更將若何講筵經幄之臣必有為 皇上言者經今數日杳不一聞夫近代人主有能開聽納復御 經筵則史必持書以示褒與皇上何如主也詎可謂 成命已頒即默不以告臣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三

故以是切望 皇上速為改圖然臣所望者非欲皇上竟日窮年以下同于韋布亦非欲分章限卷以苦偏于章程惟望於禮部所請 經筵日講之日俱有定期矣非關遇 大朝會典禮其功不宜少停累朝所御 經筵日講之書俱有定名矣不可趨為簡捷避忌其義輒為間越且 內殿清涼亦不侵炎暑縱以盛夏將臨 經筵難于具儀宜且暫罷其日講之儀固殊為簡便仍乞 宣諭照舊施行于日講之官更乞量加員數當講之際更乞 親賜討論至于 經筵事宜亦更乞 裁定是後寧期簡約而常行無苦儀文而暫廢所以收放心沃心之實功

者此其二也 三曰勤顧問以決壅滯臣惟德業成于上下之交而否泰係夫君臣之際頃自我 太祖首著君臣同遊之篇 列聖相承以為太平我 孝宗每與諸臣論事多或連日或移晷君臣堂陛一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至今大小臣民猶切頌播至我先帝為西苑春遊平臺夜召文華紀盛之時其來諸臣格心謹論造膝嘉謀以成喜起休風明良盛事視祖宗 列聖尤有烈光茲惟 皇上與望堯隆曩臣嘗以大臣入閣奏事必諫官隨入為請即誤蒙 首詔嘉納今既數月矣羣臣既無 召對之命輔臣亦無數語之及歷稽 先朝向所未有况今士風傾側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三

國是君皇財用詘乏甲兵疲敝凡可憂甚危之事舉萃目前雖極力圖惟恐將有失而乃乘以虛文怠玩之人心臣固有不知其所終者故以此切望 皇上急為改圖旬日間于退朝之際或日講之餘 首命輔臣六卿進之 便殿下及臣等但列名諫署亦輪次隨後或親給筆札或第為 面對令其於見今時政最急且大者各舉數端即陳所見其言寧質勿浮寧畧勿泛必求實用以濟時艱既盡群情隨加 聖斷果當可採即 賜施行如 日月一照臨雷霆一震發盡決疑梗大致訴合天下雖大庶務雖繁固可自 皇上一言括與之而有餘所以 明目達聰

之機要者此其三也且自 皇上即位以來間多浮
議即今臣民之踈遠無知者尚有諸臣民章奏多不
省覽 宮中鎮日惟事遨遊若此者固以三者無勵
精之跡以行之也三者既行則人心悅豫義問宣昭
聖德益崇訛言自息凡臣等所欲言 皇上所當行
者始可期次第而舉矣臣犬馬朴忠煩言瀆冒無任
隕越惟 皇上為宗社臣民之留意焉

敷陳大政切務以俾中興盛治疏 夏斌

臣自通籍至今叨荷 國恩十有九載念昔經事

先帝濫厠瑣闥未效涓埃旋蒙謫調漸緣收錄薦歷
外臺頃者 皇上龍飛御極臣以服闋赴京忻見漢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二四

林

官威儀快覩 天顏咫尺誤辱 甄拔遂貳同卿感

激 洪恩誓圖報塞顧臣駑劣殊非駿逸之才日閱

驥群徒循驗寄之舊茲勤干慮之積用據一得之愚

謹以時政之大有關於 國體有切於 聖躬者列

為六事冒昧上聞伏乞 留神詳覽俯賜採納施行

臣愚無任惶悚懇祈之至緣係敷陳大政切務以裨

中興盛治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曰修朝

講之實 祖宗朝會群臣每日御門奏事四方人員

無問大小並得引見蓋欲不時咨問備知地方之災

害生民之疾苦政事之得失官職之賢否俾下情得

以上通 天子明見萬里法甚善也今日事引奏

成虛文而所奏者又多泛常瑣屑不足以聳聞聽行
之既久自不覺其厭且玩矣臣愚欲乞 皇上於御

門奏事之時間垂 清問下及芻蕘使舉朝改觀萬

方易聽下民因之鼓舞職官有所警惕機括轉移之

閒治化流行之盛莫速於此仍乞 勅該司今後所

奏之事務擇緊要重大者如某處奏何災異某處報

何聲息某官保舉何官員賢能某官劾何官員貪

濫其他瑣碎不必瀆聞如此不惟 聖聰日達 聖

心日謹在廷之臣亦莫不知所觀感戒惕矣至於講

筵之設原為進德之階非若經生俗士尋章摘句為

也臣愚欲乞 皇上於講筵之後即與大臣商確政

事評論職官咨詢風俗料度夷情其有條對失次欺

蔽不忠者科道官得以面糾之將見諸臣日近 天

顏渥承 顧問莫不爭自磨濯益修職業而 聖德

益純 國體愈練施之政事罔有不得其理者矣伏

乞 聖裁 二曰肅郊廟之儀人君父天母地而紹

統於 祖宗郊社禘嘗所以虔報祀而重本始也

儼肆森嚴萬民於此具瞻四方由之式聽居尊之體

不容或紊臣愚欲乞 皇上自後出幸南北二郊齋

旂在前屬車在後冠服 御輦率由舊章以示臣庶

至於行禮之際仍 勅該部諭令執事者雍容雅飭

母致贊呼迫促拜跪參差庶乎致敬致慈各竭其誠
 來格來歆並受其福矣伏乞 聖裁 三曰慎燕息
 之容宋儒有言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少
 接宦官宮妾之時多燕息之間正謹獨之處也臣愚
 欲乞皇上於退朝之暇不忘臨御之儀凝然淵默端
 然靜重詳繹 祖訓熟閱奏章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將見食息起居威儀不忒前後
 左右間隙莫窺溼養精純 天德於茲日懋神元翕
 聚 聖壽為之日增矣伏乞 聖裁 四曰隆心膺
 之託人君一日萬幾所與共理者宰相也古稱君明
 臣良治具畢張又曰相道得而萬國理輔弼之所係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五
 大矣 臣愚欲乞 皇上日親輔臣慎終如始即票擬
 之未合惟申諭以示公苟啟沃之可從務俞允以示
 廣而為大臣者亦必仰體眷倚之重共據篤恭之忠
 受善貴虛而濟之以斷接下有禮而處之以公鑑別
 惟明深惟誠偽之辨取舍當務核名實之真庶乎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伏乞 聖裁 五曰重耳目之
 寄自古言官之設以為耳目之司故史稱吾有李勉
 朝廷始尊又曰今日瞻落於溫御史言官之重由來
 遠矣我 朝建立科道以司糾彈凡以肅百僚振紀
 綱使人有所憚而不敢肆也頃者 朝退之後乃有
 中官群毆御史幾殞節奉 聖旨將許義等拿送法

司重究又申 諭王廷等紀綱法度朝廷自有主張
 臣竊謂乾綱獨奮將必重懲群惡追究主使各正其
 罪以明至公而後已無何許義不必送法司矣主使
 者不究矣李學道又從而調外矣紀綱法度于此大
 紊恐非所以示四方傳萬世矣夫中官者 陛下之
 僕從也言官者 陛下之臣子也漢時鬪官恣肆司
 隸校尉尚得以磔諸市今許義一賤厮耳御史繞行
 糾參即被毆辱身命未保謫調隨加解風憲之官以
 快近習之忿重不諳之譴而輕無君之誅傳之海隅
 遠夷將謂中朝御史被內宮臣痛毆幾死又調外任
 紀綱法度一至此哉且許義何人敢於 朝堂之間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五
 肆行兇惡抑有何力能驅策群小耶此必陰有所受
 乃敢欺 君辱國如此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顧
 不求首謀之人而薄示加功之寵耶夫御史巡城據
 法行事亦其常職今橫被毆辱裂冠裳即驟遷以
 獎之平生意氣如此沮喪甚矣况謫之于學道一人
 不足惜其如耳目之寄何其如 朝廷之綱紀何臣
 愚欲乞 皇上申飭近習追究主使明正憲章以示
 懲創其御史李學道仍乞 勅下吏部議擬仍令照
 舊供職耳目無所壅蔽綱紀不至陵夷宦官寺知警而
 群工思奮矣伏乞 聖裁 六曰專督撫之任 國
 家控制夷狄關堡星列將士雲屯督撫分閫調度備

亦密矣承平日久邊事日非黠虜跳梁為謀叵測頃者遴選督撫之臣責以簡練之任 戒諭申飭每履聖懷其所注念於邊防者何切也夫軍旅之務自古為難西北之患于今孔棘自非曾試其事目擊其時與身履其地者固非可以揣摩測度據紙上之陳言為帷中之勝筭也今眾言盈 廷群策角立督撫動有掣肘行多顧盼其何以鼓精神而樹勳業耶臣愚以為備邊御虜惟在擇人既得其人矣則必聽其言行其志兵馬錢糧衣甲器械機宜調度一任其所為而無中制焉又必寬其文法假以歲時一捷且錄小劬勿罪而惟要其成功至於三年無成冒破欺怠者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三

廣

治以重罪不宥如此庶乎賢者得展其謀猷不肖者難免於罪戾而虜患不足平矣伏乞 聖裁

重延納廣聰明以隆新政疏

胡應嘉

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 新詔一頒臣工懽慶薄海內外莫不頤頤然以向至治臣等叨列侍從尚有一念忠愛之愚欲為 陛下獻者切以君臨萬邦機務至衆諸司奏牘剖析為難自古聖明之君未嘗一日不接見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國家能保乂安虞廷風動之化謂非都俞吁咈之所致哉我 國朝之制太祖以來 列聖相承皆躬臨臣下以決庶政所以達四聰屈群策者每至於日昃晡恤也迨 英宗皇

帝以冲年即位軍國大計尚不能對衆處分當時 臣楊榮等權一時之宜創為早 朝奏事之例所奏者惟取常行數條先期擬答 上陳臨時止依所陳者傳 旨而已自此之後遂相沿以為故事上下之情未通擬票之詞難盡懷忠愛之心者每建議復舊惜未舉行至 孝宗皇帝雖循往例以奏事然奏事之外其接見大臣以及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遑暇從容延訪虛懷聽納故弘治之政於我 朝獨稱盛焉今 陛下以長君而踐祚正宜親決庶務然萬幾至曠而孝思方殷諸凡舉措非資於大臣之商確不可苟端居法宮之中一切利弊得失盡憑紙上以參詳則章奏浩繁紛至沓出閣臣之擬票未悉者不獲回達而 陛下自竭聰明以臨之誠恐 聖慮必煩 聖慮既煩則 聖躬亦勞且倦矣倦心一起百弊俱生左右投間抵隙何所不至此不得不慎之於始亦不可不防其漸也 臣等乞自今喪禮稍暇強抑哀情軫念國計每日早 朝事畢必退處 文華殿母輒入 乾清宮雖云 梓宮在殯然 聖人之大孝固不顯於依戀 靈几也三四輔臣不時接見凡事之有關於興革行止者必與之面計剖決及一應賞賚委任除拜之類亦皆一一與之詳酌事屬六部則召對六卿義當疑難則 顧問儒臣 溫顏款語務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三

廣

悉其底蘊期了悟於聖心則事至而無疑滯較之
 徧閱奏章獨管神智者其勞佚難易為何如乞 陛
 下深思之急圖之萬代瞻仰真在此舉也 臣等又查
 得昔之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諸所陳
 奏皆得預聞而我 國朝之制六科亦輪官於殿廷
 之左右執筆紀錄 聖旨注寫簿內亦古諫官隨入
 之遺意也今各科之須知開載頗明不知廢自何年
 伏乞今後 延接大臣之時科臣亦得更番隨入大
 臣有奏事不忠敢肆欺罔者許即崇正之或對仗彈
 劾以面折其是非或退上封事以詳析其可否則大
 臣敷奏益有敬畏之心 陛下之延訪必得事理
 皇明聖心 卷之十 三十一
 之當 聖心有開明之益 聖慮無煩擾之累且大
 臣之人品自莫遜於 聖鑒忠直者必正人也諂諛
 者必小人也而諫官亦不得挾私妄論邪正臧否於
 此皆可辨之當今首務孰有急於此者故敢據竭誠
 惓以為 陛下先及之也伏乞 特加睿斷即 賜
 施行則 聖政之隆將與都兪吁咈者同其盛而
 聖體亦得以垂拱仰成坐收延納之効矣若止循故
 事一 朝而退言語不交商確無自似非君臣一體
 之義將至閭閻萬里之遙而海內之所以拭目於
 今日者恐不足以答其惓惓之至念也 臣等無任激
 切懇祈之至

勤初政以保 天命疏 魏時亮
 本月初七日該鴻臚寺傳示免 朝一日至十一日
 復示免 朝大小臣咸謂我 皇上初政甫及一
 旬免 朝至再巨獨以為 皇上時哀衷未釋耳今
 當抑哀除服之日必將勤政事近儒臣悅聖學親經
 史者不但 御門已也顧初政一事即繫人心稍有
 怠忽無以慰百姓延頸相望太平之心慰百官滌慮
 思承 德化之意人心所在 天命所繫臣敢不為
 陛下悉陳之恭惟 陛下 天地宗廟之主百官政
 事之主億萬生靈命脉之主九夷八蠻歸向之主也
 陛下之勤急關係匪細而初政之敬忽人心屬望尤
 皇明聖心 卷之十 三十一
 匪細者昔帝舜初政詢岳闢門明目達聰武王踐祚
 訪於箕子成王除服訪於群臣古之聖帝明王孳孳
 汲汲於初政者類如此 陛下勤於此馬即將舉於
 堯舜之隆濟於三代之上迺今問學問政之勤懇未
 著而 御門奏事之傳免再申豈人心之所望於今
 日者哉蓋今日之天下百姓窮困已極四方盜賊甚
 多 國家元氣耗竭夷狄窺伺甚密中外拭目挽回
 者 陛下之親賢勤政耳 陛下一加意焉甚非難
 事甚不勞者若稍稍怠忽則天下之元氣豈可以再
 壞哉有諂於 陛下者必曰 先帝數十餘年不
 朝今數日暫免何害此最非忠愛 陛下以慰人心

保 天命者所當立斥者也蓋先帝初年日勤政
事日御 經筵納諫甚多親賢無倦崇敬一之學聞
事心之旨數十年後方始廢 朝然 先帝明於親
輔臣凡身之疾痛事之大小悉問之剛於制近習凡
要緊章奏疊置前列雖不要緊者不敢以滋壅蔽斷
於去姦邪凡中官姦臣素雖信愛一覺便斥夫 君
德最莫先於剛明英斷者而猶不免因 朝政之廢
遂致海內之虛 遺詔所謂蓋行成美端在 陛下
則 陛下明斷英烈悉邁 先帝即他年 萬壽日
隆尤不可怠况今尚在 先帝初年勤政之時天下
望治之日而可怠乎昔周宣王初嘗晏起矣後因姜
皇明疏鈔 卷七
后脫簪之請遂翻然早朝晏罷以成中興令主夫一
宣王也晏起幾失人心早朝遂成賢王孰謂 朝政
之可怠哉若 陛下以 朝政為勞精神稍覺不勝
臣請先言攝養精神之畧 陛下將有不勞而治者
夫儒臣經史保精神之良藥也宴安近倖戕精神之
醜毒也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親經史儒臣者而傷
生害治之君未有不由宴安近倖者顧 明王之自
擇何如耳若 陛下以御門稍覺虛文懇乞 斷然
力行科臣所 請并開經筵日親經史儒臣朗誦問
答務講求保愛精神養心致治之法退居 乾清早
晚尤以尚書并大學衍義娛目養心或即少屏左右

坐凝神儼對越 上帝務希減幸 御後宮之期
則 陛下精神日強將萬萬年無疆惟壽豈但 朝
政不勞而已哉 陛下盛德大業於此日將隆矣先
臣王守仁所謂養德養身只是一事非虛語也若
陛下應有免朝之日直示臣下某日暫以某事免
朝若 陛下出御太早果難只宜 欽定日出為度
昔周政不綱而視朝無一定之限或太早或失遲暮
詩人諷之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
暮蓋言狂夫尚不敢越折柳之限而人君何可越日
出之限哉是故一有定限則 陛下慣習將自有不
覺其勞者矣矧 陛下聰明仁儉中外傾仰有年茲
皇明疏鈔 卷七
必不以朝政為勞而恒以宴安近倖為戒臣固謂
陛下釋服抑哀之後未有不勵政事近儒臣悅聖
學親經史者也伏乞 陛下鑒近日之免 朝知臣
民之屬望拳拳惟天下太平為念惟 聖體保愛為
心體天之行健以 御門 御便殿 御經筵 勤
政勤學為聖功奮 天之乾剛以讀書靜坐養心不
溺於宴安近倖為 聖德體 天之光明下濟以納
諫諍辨賢邪慎賞罰真意流通於臣下為 聖治此
只在 陛下斷然有為不時召見咨訪若古之聖帝
明王之孳孳汲汲者則百官政事可以允釐四海生
靈可以永安九夷八蠻可皆歸化而天地 宗廟之

託可永保萬萬矣

竭愚衷補衮職以降萬世治安疏 劉奮庸

臣一芥草茅謬通仕籍昔荷 先帝簡命供事 潛

邸臣職雖微賤豈徒効章句之末技以希身家之富

貴哉區區狗馬之忠冀將有所 啟沃以裨 皇上

身心之助 今日治理之地爾伏自 即位以來六

年矣海內非不乂安而災疹未消外夷非不威順而

伏機可慮 朝政若振飭矣而權柄漸移仕路若清

肅矣而熟套仍舊凡若此類百司庶府引領 勵精

之治海隅蒼生思見 德化之成其仰望於我 皇

上者何切至也而近日 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五

潛邸舊臣也處心積慮豈忍恣然謹條列五事冒死

為 皇上陳之伏惟 留神採納獨出 英斷 宗

社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保養 聖躬蓋人主一身

天地神人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當

萬機之繁人主前後左右何者非聲色之娛嗜慾之

端此非大智大勇鮮有不為所動者而精神意氣坐

此日損雖有願治之念先失其振勵之本矣如之何

其可伏願 皇上繼今以後思此身付託之重念此

心保守之難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

輕萬年之慮毋以有限之精神而當衆欲之攻如此

則 君德日益清明 君身日益強固 宗社無疆

之福端在是矣 二曰總攬政權蓋人主之權禮樂

刑政之本必一政一令出自上裁而後臣下莫敢自

行其私在昔 先皇英明果斷恩威莫測一時大小

臣工歛手屏跡竊弄威福者誰與今政府之所擬議

百司之所承行非不曰奉有 欽依也而斟酌依違

之際 皇上曾出獨斷否乎故人才之用舍果盡協

於公論而無敢自快其恩讐歟臣未敢知也 國事

之紛更果盡出於忠謀而無敢私意其上下歟臣未

敢知也即如輔導 東宮原係閣臣之責而敢為身

便之圖 朝廷名器本為勵世之典而今皆為市恩

之具 先皇之世誰敢如此乎伏願 皇上大勵明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三

五

作之志獨觀萬化之原於凡用人行政即庶府之所

建白閣臣之所擬票而參以 聖裁時出 獨斷則

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權柄不至於偏重矣 三曰慎

乃儉德蓋人主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窮奢極欲以

縱耳目之玩逞旦夕之樂者何所禁而不為不知有

國之藏富皆小民之膏脂也矧 朝廷歲有經常之

費邊鎮歲有年例之發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

出而復加以無益之作則財用幾何而不匱哉自

皇上御極以來 內府取銀之數不下數十萬矣求

珍寶之異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之間悉鑄金雕

之飾淫巧之技勝而耗財之弊滋其於身心實用未

何竹禪蓋哉伏望 皇上念內帑空虛之甚憫小民
征輸之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當中外無事之時而
厚為儲蓄之計則府庫充於節用而有備可以無患
矣 四曰留心章奏蓋章疏之達於上或言 君德
之臧否或言 朝政之得失或言人品之忠邪或言
時事之利害雖建言者未必一一皆中而原其心無
非効忠之心也 皇上置之而不顧不惟進言之人
託諸空談而儉邪之夫反生猜忌謹言之不聞於
上職此故也伏願 皇上主之以含弘之度而狂直
者優容其過參之以精詳之思而當理者曲順其情
言及 君德而反已自修言及 朝政而更化善治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五

其批鱗之忠恕其愚直之罪有 詔賜還布列庶位
廣仁宥於既往作直諫於方來不惟 皇上包荒之
德同於覆載而諸臣之感恩圖報於將來永矢啣結
矣 皇上誠味臣之言而默自改省臣雖干冒斧鉞
死亦何憾如不以臣言為然不但假之優容臣即叨
冒官秩碌碌班行思之有餘愧矣非臣所敢知也伏
乞 皇上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 臣愚幸甚
蕭廩
臣近者恭聞閏二月內 聖躬偶爾違和臣子之心
雖在千萬里之外不勝震懼隨又接到閏二月十五
日邸報奉 聖旨朕比昨少安臣子之心雖在千萬
皇明疏鈔 卷之七 五
里之外不勝欣躍匪但愚臣之心如此一時大小官
僚遠邇黎庶之心莫不如此誠以 皇上一身仰為
天地神祇之主宰俯為華夷億兆之君師上承 二
祖 八宗之鴻基下啓萬萬世 聖子 神孫之大
統 聖躬萬年有慶則俯仰上下俱有萬年之慶一
日未安則俯仰上下均鮮一日之安其為關係莫罄
名言故凡臣子之心自有所不能已也以臣子懇切
之心自不能已仰惟 皇上慎重之心自越常情而
凡所以養壽命之原而對俯仰上下之望者寧俟臣
子之言又寧俟 臣愚千萬里之外之言哉然臣自元
年以來每從班行仰瞻 聖明壯盛冲穆之容竊喜

以為 聖壽億萬斯年之慶而伏觀六年間緝熙時
 歎之學孰非養德養身之功乃今春秋益富正當
 天體益克而側聞人言顧若少異於前者臣誠不知
 何以也母亦 冊典履行宮掖太廣 恩幸弘博神
 氣太勞有以致之與臣聞神氣在人猶水之在地中
 凝則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為溝為壑靡所不
 竭故善養壽命者必以愛惜神氣為本而愛惜神氣
 者必以慎節情欲為先是以古先聖王妃匹有常數
 御幸有常期誠不以一時快心適意而勞形搖精以
 貽莫測之憂况妃匹廣則服飾必廣御幸多則寵賚
 必多徒取快心適意之觀而恣為勞民傷財之事則
 皇明彙鈔 卷之七 孫長
 或基無窮之患故不為也今 陛下年齡甫壯正如
 四時之春春則方盛而易於發揚唯於發揚時常思
 保合則盛者長盛茲者 聖躬違和甫安又如一陽
 之復復則尚微而成於擾動自非擾動中養以安靜
 則微者愈微此 法天立命之道不可不察也此臣
 所以雖在千萬里之外而一念犬馬愚忠自有所不
 能已也伏望 皇上深念 天地 祖宗付託之重
 遠惟 子孫臣庶仰望之殷 敬身則如敬 天地
 祖宗 愛身即以愛 子孫臣庶神氣雖復而調養
 保護必萬分加謹於前宮掖雖廣而接見御幸必一
 切大省於昔凡快心適意之事足以勞形搖精者必

力遠之以養夫 天體如一切取用採辦織造之類
 足以勞民傷財者或悉停之以養夫 國脉則欲寡
 心清神凝氣定既以培 皇上景命於億萬年而物
 阜民安本固邦寧又以培 宗社景命於億萬世矣
 此臣懇切祝願之悃誠亦四海臣民懇切祝願之悃
 誠也臣干冒 威嚴恭俟斧鉞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皇明彙鈔

卷之十

三九

皇明彙鈔

皇明疏鈔卷之八

聖學

緝熙 聖學疏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 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惟艱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與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

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為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既修雖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啟沃之力亦有資於 聖心 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開經筵疏

楊士奇

皇明疏鈔 卷之八 伏惟 皇上肇登 寶位繼承 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不幸 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 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

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
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
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
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
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
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
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
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
不得以上惑聰明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
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
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
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
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 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
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
之道况逢 天王之明聖者乎臣請陳之而 陛下
擇焉夫堯舜之道何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
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
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

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為而天下
治也今 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
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
覽題奏而目勤政務共此不懈可為堯舜之君故天
下皆忻忭踴躍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治獨 臣之愚
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
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溲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
怠前得而後失者 臣且忝陪宮僚伏觀 陛下儼然
端拱朗誦經書未嘗改一睿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
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
帝王之全道理欲幾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
功曷從而盡 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
深也今 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半儀而
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混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
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
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
內臣之語而已至於下官百職之正邪偏弊何由聞
之 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
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
易塞倘或銳志漸少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
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
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

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
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
由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
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
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
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
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代之而復
解詳釋旁引曲喻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
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天理人欲危微之所以辨知
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愚何
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為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
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
懈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
皆當聚之 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
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
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奧
言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
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
惑少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時且氣清明之際湛
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
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
警省務去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

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 陛
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
朝則 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
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
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
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
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 陛下令諸
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
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
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
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
歸一之論 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
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批荅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
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
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豐凶
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
忠謹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諛諛者則黜逐之愚
蠢狂直者則容恕之謇訥不能言者令具本赴奏之
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
目為一已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
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幸應
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荅謂政事不必與羣

臣面議但如近日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荅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未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臣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所過慮者而已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一二若官鮮廉耻之節士多浮華之習教化陵夷刑禁懈弛俗尚侈靡而財粟滋乏民生困窮而盜賊日繁雖在平時亦為可慮若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無蓄甲兵朽鈍行伍閑空將帥驕惰而不知兵士卒疲弱而不諳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若此者今尚可理後必難為如船之弊漏益大將不可濟如人之疾

聖明疏鈔 卷之八

七

陳文

病愈重將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常為之朝思夕慮或至於廢寢忘食者也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伏望 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於內博資於外則積弊可以漸革善政可以漸成所謂本立而末自茂綱舉而目自張殆見庶績咸熙萬邦協和一如唐虞之治矣孟子曰人不足適也政不足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君正而國定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臣雖無大人之德而 陛下志行仁義實可為堯舜之君故臣敢陳前說而不欺效小人之為容悅也伏惟

陛下裁擇臣 陛歲恭親 陛下嗣統承天用賢納諫而臣忝侍從之久義當忠諫遂為此奏然以 先帝梓宮在殯初政最繁 陛下方憂勞不暇故此奏不敢遽進尋蒙 聖恩擢居吏部非復弼諧論思之職故此奏不敢冒進今念 臣當六旬衰老之餘二年疾病之後精力方憊神志且頽誠恐一旦病不能起遽先朝露則區區誠敬之心無由得盡抑恐 陛下雖負堯舜之資而羣臣莫陳堯舜之政徒襲近世弊政而無以成唐虞之治也故敢以此奏進之伏望 陛下恕其冒越之罪矜其忠信之心俯垂聽納則非徒愚臣一身之幸而已

聖明疏鈔 卷之八

八

謝鐸

講學圖治疏

謝鐸

臣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今校勘翻刻以供 睿覽臣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神理二宗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有望如 陛下今日之舉也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月之望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弦之漸故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無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有也

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
 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
 講學圖治以保此豐泰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
 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哉孔子曰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
 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
 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
 不篤至有知為君子而不能用知為小人而不能退
 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
 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
 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
 皇明疏鈔 卷之八 九二

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事皆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
 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
 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耻者自如飭官
 司也而汙暴益以甚裕民兵也而能敵益以極減省
 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斂每困於
 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
 日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讞覆之
 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
 在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
 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
 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
 得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
 一或有妨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
 碍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 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
 無必開拓此心之知力行此心之仁奮發此心之勇
 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篤日
 置左右薰陶啓沃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
 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
 曰今豈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
 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自慮却顧兢兢此心罔
 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焉自隨則前所謂積
 襲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

豐泰大有之業可保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伏惟 陛下察臣之愚試以今倦倦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 宗廟 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

請復經筵疏

曹鼎

臣近聞尚書王恕陳言講學毓德暫止經筵尋又聞司禮太監覃昌傳奉 聖旨經筵暫免待八月來說者臣初聞之既驚且駭蓋以王恕職兼師保寔經筵侍從官也不宜有此陳請 陛下少主正經筵講學時也不宜有此傳奉將信且疑次日早朝接見之臣莫不爭相傳誦驚駭以為異事臣備員臺諫職當言路苟有所見奚容緘默謹撫拾衆論附以鄙見昧死為 陛下陳之竊惟人君愛人之要莫先于學人君講學之功莫大於勤蓋學則心術開明而於義利公私有定見勤則志意堅確而於躬行實踐有定守故以成湯之聖每致警於盤銘之辭以武王之聖恒究心於丹書之戒聖如大舜益之戒猶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治如成王周公之戒猶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是知人君養心之學不容少緩講學之功豈容不勤也哉歷考前古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未有不以學而明以不學而昏亦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洪惟我 高皇帝開創之初首定經筵之制朝

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之士教授 皇太子及諸王經史 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閣學士以備顧問攷究古今刮磨治道 列聖相承率以經筵為第一事誠我 國家之令典 列聖之盛事也仰惟

陛下昔在青宮已勤講讀今承 大寶益務精專侍從之官既量加祿秩經筵之官復通賜錕幣仍降德音勉以啓沃寵遇優渥古所未聞然 陛下好學之勤已出於天性勤學之功亦不假于勉強自臨御以來朝退之餘即御文華既每日一小講又每旬一大講聞于耳皆典謨訓誥接于目皆經生學子雖日講讀一過隨即揜卷雖曰接見片時輒復退散能由此

皇明疏鈔

卷之八

三

七

持久而不懈怠始終而不間斷庶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優游漸漬德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為臣子者仰見 陛下講學之勤莫不交相慶幸咸以 陛下為英明勇智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拭目以觀作止以驗勤怠凡進言之臣如吏部侍郎楊守陳浙江按察司副使鄭紀鳳陽壽州知州劉槩等又莫不首以此為勸勉經筵講學此實為君者之急務為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林院侍講王臣復以時將盛暑深懼 陛下怠心或萌不遵 祖宗之故事獨援近來前例而暫廢經筵

講學之功又嘗先事進言荷蒙 陛下俱賜嘉納凡
為臣子者又莫不爭相慶幸以為 陛下講學之功
可保其無間不意今日乃有此事則 陛下旬月之
間言行遽相戾如此廢講學于數月失大信于天下
使言者不信聞者見疑關係 國家其故非細若曰
陛下欲經筵進講而怒惟昧於所保倡為此說以上
之則怒惟不知大臣之道矣萬一窺見 陛下將有
免經筵之心而為此說以逢迎之則怒之罪惡殆有
不可言者豈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宦官仇
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
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
皇明疏鈔 卷八
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
心知憂懼吾輩下矣怒不能反其言而導君勤學以
勝彼固寵之術則怒之見又宦官之不如也然王恕
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遂下今已數日矣周洪謨丘
濬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皆坐視 陛下逸豫
而廢講學之功略無一人進言臣不知前日 陛下
擢任之隆錕幣之賜啓沃之勉不識其果何為而設
也竊經筵侍從之虛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負
陛下蓋萬萬也借曰時方盛夏暑臣子苟圖一時之安
獨不念 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一日則有
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官講學

一日則盡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虛一日之費此臣
所以盡言為 陛下陳之也臣於篇終尤竊憂之
陛下初臨大寶獨攬乾綱政事雖漸清明賢才雖漸
舉用姦蠹雖漸屏斥當此之時百度尚未盡舉災異
尚未盡銷黎庶尚未盡安盜賊尚未盡弭四夷尚未
盡服正 陛下講學憂勤圖治之時也然 陛下前
日暫免午朝臣嘗疾首今日暫免經筵臣實痛心伏
願 陛下獨斷宸衷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日為始
仍日御經筵日視午朝以崇 聖學以圖治理仰答
天命之眷顧 祖宗之付託以副進言者之願望以
解天下臣民之疑則 陛下好學之誠遷善之美真
皇明疏鈔 卷八
可以比隆湯武匹休 祖宗垂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豫戒遊逸以謹 君德疏 湛若水
臣父以險難退廢山澤恭遇 聖明繼極以人言起
臣草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親勸講官進講之時
聖容淵穆 聖聽靜專臣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通
者暑月暫輟講事臣切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
有所做則存故廢於講學則或繼以逸欲不可以不
預戒也孟軻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
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言人主不可以一日不親賢講
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狂遠
矣乃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之

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壞也難此臣所以日夜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雷是作罔晝夜頷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遊慢遊則暴雷暴雷則朋淫而殄厥世也夫殄世極矣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王之無逸其後嗣王生則逸故享年有永有不永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不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則觀逸遊

皇明疏 卷之八 三五

田之事與觀逸遊田之事與則耽樂之心勝故下絕於民上逆乎天也夫天民邈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謂陛下今雖未御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 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尋求為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處處標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 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為禁止舊德老臣如太學士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 賜召問以興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以取其旦夕

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有侍從之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遵克念之訓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於以經義勸聖學以德業裨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臣愚之心伏乞 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坐隅為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重經筵以養 聖德疏 鄭一鵬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

皇明疏 卷之八 十六

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 皇帝陛下春秋鼎盛睿知夙成日 御經筵緝熙典學此大有為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所謂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為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 經筵者三事條陳于左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重 經筵以養 聖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講

讀之官莫難於得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
牧明揚側陋乃至假夢卜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
京吏部尚書今起復羅欽順國子監祭酒今養病魯
鐸翰林院修撰今謫官呂柟道德深純經學蘊藉皆
負海內重望或累薦而未起或遷謫而未還士類莫
不惜之乞 勅吏部亟加起用俾以舊銜日侍 經
幃使得盡其論思啓沃之忠其有巧言令色便僻側
媚者願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得為善類之蠹則左
右前後莫非正人書所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旦
夕承弼厥辟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辯
臣聞 太祖時宋濂等講經義從容賜坐浴及時事
皇明疏鈔 卷八 一七
太宗時楊士奇等日造 宸前承顧問漏下十數刻
始退 孝宗御 經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吏部尚
書王恕至於 聖躬過勞為言今 經筵講讀數行
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而望輔養之益不亦難哉
乞於進講之際 聖心有所疑者無耻下問或 宮
中所看書史 聖意有未透徹處即 賜延訪夫治
亂存亡備在史書為萬世人君鑒戒今講官講治不
講亂講存不講亡人土何所做省乞 命講官臨文
講誦無有隱諱如漢文帝以崇儉守法聽言寬征而
治成哀帝以溺酒色棄忠賢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
武以崇儒納諫而興桓靈以錮善頹親小人而替隋

煬帝以任刑罰拒忠諫與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
以任德教納忠諫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
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
則亂大要於一代之中某君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
亂一君之中某事如何致治某事如何致亂下至閭
閻艱難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
常觸于目儆于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好問好
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
功莫貴于有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
月方纔傳免近年率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
並立日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企慕之念
皇明疏鈔 卷八 一八
自生日與賢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
時聞即此心而充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
祖宗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
便殿溫和去處令講官日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
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好學
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事崇虛文
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謂也
勤 聖學疏 王好問
臣惟聖王之致治莫先于法祖明主之進德必本於
務學蓋講學以進德則道日明法祖以善治則業益
光自古帝王之盛恒必由之洪惟我 祖宗列聖崇

儒重道克勤聖學迨我 世宗皇帝體乾德之剛健則殷宗之恭默敬一之箴四箴之註皆本於聖學之不倦成聖德之光明也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日勤朝講躬親萬幾而用賢納諫之意恒若不及此非帝王之遠躅 祖宗之家法乎道統之傳有歸而治統之緒克紹矣熙洽昌明之會不在是乎近見司禮監傳奉 聖旨經筵日講一時俱輟又該輔臣查復先朝停講舊期具疏上請隨奉 德音但以有 旨諭之臣等竊謂 祖宗之制罷講多於歲暮今傳奉之 旨既屬非時輔臣之請又弗俞允豈 陛下以願養 聖躬為重以講求治道為輕耶又以嚴凝之氣當避勵精之志當息耶 陛下誠未之思耳蓋首出庶物之始正自強不息之時治心窮理之學誠養壽願神之要故天機動則嗜慾自消禮義熟則寒暑皆適昔宋祖於雪夜而咨詢國事仁宗以暑月而視學禁中彼二主者豈不知寒暑之切身乎求治之心急故暇逸之情緩是以致治之美能啟當代文明之運而養天下和平之福古今稱盛焉今 陛下天縱之資非有宋英君可匹臣等引翼之志亦惟古帝王是期夫望道未見文王之所以緝聖敬也而成命集焉日就月將成王之所以求顯德也而明命保焉陛下以緝熙之學而成聖德純一之美臣等以將順

之忠而舉明主三代之隆俾天命日固人心益結誠宗社無疆之休也而容可以言勞乎若謂嚴凝之氣不可以干則尚衣可益也因思閭閻之民輸庸租者或無食乎圓廬可試也遂思戍役之士披霜露者或無食乎凡庸思所至即詢之講讀之臣而求夫康濟之術此亦 聖學之大端太平之開先也設或風雪之候偶一免之是 陛下之輟講者有因也而非願息也至於歲暮燕息朝講暫輟又思及終歲所為其進德而廣業者果視之 祖宗之制不悖帝王之道不違焉則 聖衷無歉洋洋乎與造物游矣其美又何如耶使一因時寒而深居 大內俾堂陛遠隔上皇明聖鈔 卷之八 十一 德下情鬱而不宣非臣等所望於 陛下也况今北虜跳梁在東則畿甸殘傷在西則州郡攻陷在北則將領掩殺視若無人深思長慮可為痛惻而兵將一無怙恃所賴 社稷神靈 陛下睿哲足以弭變保邦而身致太平之盛也使復安常居逸而忘勤勵精明之思臣恐人心解體而天下之大計失矣夫主憂則臣辱今四郊多壘為 陛下宵衣旰食之際臣等之蒙耻亦甚矣故敢披瀝忠赤不避斧鉞効一得之愚也伏望 皇上虛懷採納 經筵日講仍照 祖宗舊制於十二月暫輟由此而引伸觸類凡軍國機務罔不一一留神究其源委而執其要樞如文王之

至道未見成王之學有繼熙 祖宗先帝之典學敬
一則 聖德日新 聖治日洽太平有道之長即此
其兆端矣于冒 天嚴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法祖

遵 祖訓以端政本

孫懋

臣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
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
施行大哉 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
也頃承 先朝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 主聰竊
弄威柄 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
匿不與轉聞或捏改 旨意肆為欺罔以致予奪非
皇明疏鈔 卷之八 三十一
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者假以
朝廷震怒動遭譴誅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
不能上通真偽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既壞
祖宗之法莫大於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使
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 經筵
輟講積有餘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
踈違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內閣莫獲參預
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
大壞姦黨橫行蓄患邊方流毒海內上千天變下失
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 社稷壅蔽之禍茲
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捏寫 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

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違
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
欺蔽可為寒心尚賴 皇天眷祐 宗廟有靈 社
稷不致顛危乃真幸耳茲者伏遇 陛下聰明天錫
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 帝位四方萬國延頸拭目
瞻望太平今 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始
且 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
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 明
詔痛革 先朝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
懽慶以為我 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 詔令
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矣茂以加矣但臣以為本源
皇明疏鈔 卷之八 三十一
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 陛下奉天法
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
日 視朝之餘即御 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
工所上章疏疑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內
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大論讓
矛盾者則 勅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
批如 先朝之為者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
以彰 陛下至公無我之度且又竊伏私念內閣機
密重地 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 旨進奏宜
必各有職掌論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
若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

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尚若闕疎進擬之權容
 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
 禮監職掌著之 祖訓內閣創置列於大明會典臣
 愚欲乞 陛下仰遵 聖祖大訓載稽我 太宗文
 皇帝故事 勅令內閣專一擬 旨司禮監專一進
 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 御寶將
 逐日 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次類進
 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問雖 陛下聖意有所予
 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執奏不
 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 勅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
 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
 皇明政錄 卷之八 三五
 其數目送吏部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
 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姦舉無所容而 朝廷之
 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忝官諫諍遭際 聖明一
 念朴忠粗先有見如此伏望 陛下脩舉 祖宗久
 大之業釐正 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永示弘規
 追究前日壅蔽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人明降
 勅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 祖立
 政之第一義也伏惟 聖明留神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之至

導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脉疏 張紳
 臣聞稽于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

伏惟我 皇上英資神斷冠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
 憂勤不憚興革思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盛海內
 臣工皆有以仰窺 陛下通遵 祖宗之盛心矣節
 該都御史何益春及科道等官徐景崇汪淵盧瓊楊
 鈐王秀等各題欲將各處腹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
 以靖地方節奉 欽依或推廉靜老成的去或查照
 舊旨行或謂鎮守繫是舊制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
 違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 聖意非謂鎮守內
 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人
 交謹合謀皆曰此 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
 陛下亦曰此 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踵訛
 皇明政錄 卷之八 三五
 襲非不以爲異不知所膠固者 景皇帝之弊法而
 非我 太祖 太宗之貽謀也夫 太祖之時內官
 不得與外事諸司與內官監文移不得往來其爲檢
 柅之法不可尚已永樂初我 太宗皇帝乃命三四
 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蓋專爲隄備邊徼
 譏察非常而設至於腹裏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
 任或以公侯伯都督之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少卿之
 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爲萬世計者蓋已不
 遺餘力矣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 英宗皇
 帝漠北之征 景皇帝以郕王監國尋據大位天步
 艱難所在盜賊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

始命兼以內官爲鎮守易文職以巡撫之名隨該山東右布政使裴綸奏稱山東畿輔之邦 勅遣內官唐廣鎮守其地緣山東難同邊徼見有右都御史洪英在彼巡撫督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練軍士保固城池乞 勅從長計議凡非邊境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庶內臣無輕出之勞有司免供應之擾景泰元年十月十九日奉 景皇帝聖旨內臣是朝廷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此每布政司差一箇人鎮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如今這廝不知主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文書去着他從實回將話來但飾詞撫拾不饒又該刑科皇明疏鈔 卷之八都給事中林聰等題稱也先雖悔過而稱臣群盜雖畏威而斂迹然狼子野心情偽難保未可遽以爲安而即罷巡撫鎮守之任今裴綸因見瘡痍甫定輒要將內臣取回獨留大臣巡撫 皇上不即加誅令其回話但恐跟隨人等中間冒名目需索供應生事害人者難保必無伏望特賜戒飭俾之謹守法度嚴加約束其鎮守官員候事安民安之日另行處置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題奉 景皇帝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各處巡撫鎮守村疇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人科害軍民有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體訪果有此等之人應拿問的便拿問照例發落應奏請的奏來處置夫由前之旨觀之始與縱虎出柙操挺殺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兄臂之不可終而姑勸以徐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善守 祖宗之法者固未有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事體之是非輕徇左右率意自遂如 景皇帝之舉動者也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復忌憚其前項內臣固無可革之期矣及我 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石亨恃寵招權獨留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爲故常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皇明疏鈔 卷之八成祖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靜萬邦其艱難險阻蓋已備悉而所以爲 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臣有益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 太祖 太宗當先爲之矣而又何假於 景皇帝之手耶臣嘗伏讀天順元年我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郕王杜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綸音載頒天下後世所共聞知則 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戾宜無足法者茲固舍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如 景皇帝之法乃謂業已持久不復改爲不亦乖舛之甚耶夫 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

着他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
 往歲宸濠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
 世寧也反狀已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
 守仁也而鎮守江西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於京
 師臨時竟為甘心降虜則所謂有事來說之云其果
 是待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 朝廷之生靈遇變
 則懷顧望以孤 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臣之設不
 惟無名而適以為奸雄之資固愚臣之所未解者也
 頃來各處鎮守內臣革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知
 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人羈縻銜勒無復狂逸奔
 踉之慮然縛窮奇之腹而欲其不食穢竊脂之口而
 皇明疏鈔 卷之八
 使之不肉區區之私竊忍其可制於一時而難保於
 他日此愚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為狂瞽之言也夫
 漢高畫一之法變於孝武而復於昭宣然後有吏稱
 民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規變於神宗而復於元祐然
 後成旋乾轉坤之功今日承 先朝大壞極敝之餘
 所在黔黎困窮已極重以災異迭出邊徼交馳此正
 陛下痛革弊政以迓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脉之日
 也伏望仰思 太祖 太宗成憲之良簡察 景皇
 帝立法之弊及檢會前後臣僚紛紛不已之論 勅
 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內臣逐一查
 革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舊德

守鎮內臣自 陛下始蓋真足以追配二帝而掩
 成王矣顧不偉歟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為 陛下
 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言為國家異日之遺恨愚臣
 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
 慎守 祖宗家法疏 石珪
 臣伏觀 御劄及傳諭欲於 世廟告成奉安 神
 主之後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 廟所謁臣已
 同費宏楊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 明旨今早
 司禮監官復傳 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注臣仰窺
 聖孝惟欲速從 母后之令耳但從今固孝而孝有
 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以誤 君父於過舉也
 皇明疏鈔 卷之八
 臣惟 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
 者又 太廟尊嚴上同於 天乃 天子對越 神
 靈之所非時享祿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
 而况於 后妃乎其曰后妃廟見即今之 奉先殿
 是也 聖祖神孫累經參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
 聖相承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
 一敢議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
 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
 神聖明物察倫創始詒謀以垂永久萬世 聖子神
 孫之大範也有所舉動遵而行之若為圓者之有規
 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毫釐不爽則今日家法即

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治功即 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紛紛之言曰 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不同任意徇情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君之實哉 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謀而合然聖不自聖尤且法 祖宗之道况一代開創之 興主多少運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哉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陽分定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外女治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宮闈以正 朝廷又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其防者 皇明疏鈔 卷之八 元 陶汝成

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夷狄侵擾羣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以 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為 天地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變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輒入太廟街門來往坤類行乾之事陰乃冒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後患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樸鄙之臣輔導無狀固不足言誠恐上為 聖德之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以成 君父之過以負 天地之恩也伏望 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 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道所有 謁廟儀注速賜停止

次戒 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率舊章以隆治化疏 劉濂

仰見 陛下玄默澹泊恭儉仁孝真大有為之主也內外臣工不能仰副 德意奉揚 仁政 陛下好鎮靜而導之以紛更 陛下法祖宗而盡之以自用少識治體者未嘗不寒心也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請為 陛下言之在昔守成之君力致太平榮華後世者未始不由法 祖宗之舊守畫一之規傳說聖人也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公告成王無逸七月之篇尤惓惓法祖之意八臣之忠如傳說周公亦止矣嗣王之賢如高宗成王亦已矣聖主 皇明疏鈔 卷之八 二 葉全刊

賢臣明良都俞舉不越比而今之言事者輒欲濁亂成法動搖 國是謂之何哉臣嘗原其心矣大率為已謀非忠於 陛下奸回詭譎者假之以濟私積忿蓄怨者因之以洩怒迂僻固執者則又不達時宜而強為荒遁支離之說以欺世誣人紛紛藉藉殆無寧日 陛下即位于今五六年矣宵衣旰食欲隆唐虞之治天下企足翹首想望太平之休卒不聞一讜言嘉論裨益新治今日某人建白明日某人建白今日廷臣會議明日廷臣會議此數年之間所以議論繁蕪而成功無聞民瘼不瘳而化理愈滯非 陛下之失臣等之罪也昔邵雍聞杜鵑而知變法之禍後神

宗卒用王安石以亂天下其先見之知睹于未萌此今群邪彙進儉夫接迹恣放任情肆然無忌陛下非惟不之罪又從而聽之則小人復何所畏憚我朝法制經畫于列聖者惟詳惟備盡善盡美但法既久不能無弊聽其自至而莫為之所則非審時圖治之意坐視小人播弄動搖何時底定又非盛世之所宜聞合無勅下吏部申明變亂成法之條及奸黨亂政之律布告中外今後究論時政者先查某事舊規如何今日流弊如何如何可以祛宿弊如何可以復原規敢有變亂紛更妄為建刃及援引國初不可行之法與夫祖宗偶為之事非純懿之典皇明聖訓太宗卷之八者許該衙門參駁科道官論劾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為臣不忠者之戒陛下亦宜惟道謙冲益隆繼述非祖宗之法言不言非祖宗之法行不行則臣民幸甚宗社幸甚

正法守申令式疏

洪異

臣聞繼世而治天下不修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欲修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修也治以法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願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也洪惟太祖高皇帝撫有天

載仁心美意洋溢於善政善教之中真若精金美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也聖子神孫期於世守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被羣姦扇亂更變不常陵夷而至正德末年壞亂極矣幸而祖宗功德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陛下龍飛藩邸出繼離明即位一詔汎掃奸弊之流恢復祖宗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觀青天如循大道天下臣民歡忻鼓舞皆謂陛下將大有為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矣即位以來昧爽視朝孳孳圖治而又選用老成人望布列庶位三公九卿率多先朝耆舊練達方正之臣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未復災異未息刑罰未清士論未明國是未定盜賊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久不治者何也臣愚以為祖宗之法未修也祖宗立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國步多艱姦臣誤國舊章成憲率意變更樹黨招權巧立名第祖宗之法非不昭然在也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職者或無其權妄增濫設愈變愈多加以累朝補偏揅弊之政屢有轉移急功新進之徒只謀近利條格冗雜事例繁多欲便已私隨意援引一有論駁則曰此先朝之制也此某人奏准之例也以此而惑聖聰以之而排衆議陛下將伊誰適從乎方今天下之事臣未暇悉舉姑以

其大者言之 陛下今日之法果皆 祖宗之舊矣 乎昔年弊政果皆盡去矣乎職任之外別置所司傳 奉之徒尚未盡去官爵之未修也子粒莊田與民爭 利無名之費倍於正供賦役之未修也下多僭上卑 得踰尊一食百金一費巨萬風俗之未修也軍士驕 縱尺籍罔憑鼠耗狗偷食儲乏絕軍政之未修也水 行陸挽動費千夫過關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未修 也條例浩繁訖無定主生死出入維所愛憎刑名之 未修也倖臣第宅僭擬王者名山大地半入緇流建 置之未修也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 訕歎息而莫 之柰何也 陛下亦嘗考諸 太祖 太宗之時曾 皇明疏鈔 卷之八 有是乎今之二三大臣雖皆在位然但使之循常供 職例以奉 命為賢此殆孟子所謂如臣其所教者 也雖有才美亦將無以自見况其年皆六十有奇西 山景暮來日將無幾矣 陛下春秋鼎盛政務倥偬 治效未臻老成將盡 朝無人焉誰與共理可不及 此而為先事之圖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綯繆牖戶言修政當及時也且我 朝自洪武以來 百五十年矣 國祚中微 陛下入承大統實為 中興再造之主正當及時追復舊章修明 太祖 太宗之業以新天下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 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為而不為此臣所以鬱結而長

也伏願 陛下不以微臣之言為不可行而以 祖宗之法為必可復遴選三公九卿之中有賢良方 正識達治體者特加 眷注使之披瀝肝膽各盡所 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糧賦役風俗禮 制軍政驛傳刑名造作之類逐一議擬何者為 祖 宗之法何者非 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 何者行於今而不戾於古何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 繁則刪之冗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求於理 而致於道毋避忌諱毋沮權豪毋以 先朝之所嘗 行者為拘毋以耳目之所習聞者為定隨條論列纂 成 中興令典進呈 陛下揭諸廊下日賜睿覽校 皇明疏鈔 卷之八 正每遇 經筵之日復與諸臣訂 否務求至當 永為不易之規頒行中外使各臣工以此而行若有 法外生事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而凡 姦巧之徒無由而得紊亂 聖聰 陛下於萬幾應 答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姦巧之徒所能惑矣上 下一心君臣同德 太祖 太宗之治寧不復見於 今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願 陛下留意焉 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悚懼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九

儲貳

早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覷疏

羅玘

臣於去年四月具本差義男羅秀膏奉內開向者賊
 瑾謀逐榮王當時顧命大臣不能死助 陛下諍留
 榮王致使 陛下肘腋之間無一血屬之親足以召
 亂彰彰有前驗也故舉宋司馬光婁寅亮之故事以
 瀆 天聽兼備責諸臣蕩無廉恥阿附賊瑾之狀而
 又發其後日乘時觀望不忠之謀冀以感動宸衷即
 賜施行以慰海宇臣民之望以消姦雄睥睨之心然
 後姦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主鬯臣雖謹
 皇明疏鈔 卷之九
 死固其分也是後寂然不聞示諭臣料必是後宮儲
 祥將次彌月臣之私喜旦夕望之及今踰年更無影
 響徒聞大盜並興徧布天下連數十城所過如洗運
 河兩岸焚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死將官近
 於楊村剖剝參將王景夫楊村去京城幾何而眼空
 如此臣謂 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前月二
 十三日湖廣陽邏地面傳來流賊執殺右副都御史
 馬炳然臣初疑似之間以為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
 且非受 命征勦之官不過遇之而已而輒殺之則
 九卿之長遇之亦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侯
 駙馬遇之亦必殺也是尚知有 朝廷威令哉而朝

廷左右尚為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亦在賊
 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
 也亦痛夫 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以
 至此也然尚斷然不信傳采之言忽於今月廿三日
 申時迎接炳然之吏王廷昌回報云親歛炳然之屍
 面劈一刀而去其鼻身中兩箭而傷其肋臣即跌仆
 在地口鼻流血昏暈沉寔如同氣絕臣知不久不以
 妻子自隨止憑一二小童扶摩灌飲至晚畧蘇目今
 便血如流筋骨已解氣息奄奄死在旦夕尚恐賊窮
 生計魚游釜中火燃未沸且喘息須臾之命百般搜
 索或至擁如盆子者一二人馬馳騫中原誘聚不逞
 皇明疏鈔 卷之九

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益見逗留事機一變
 成敗分焉自是一二大臣雖欲假竊包荒養高之
 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未可也而
 陛下尚欲與數十年近習為講武之舉寧 有暇哉臣
 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伏 望 陛下
 乾轉坤少垂 睿覽立召 皇親 公侯駙馬伯府部
 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 司馬光范鎮韓琦文
 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 之議棄短取長酌古準今
 藏鋒歛鍔隨事據理 似代 九廟之勤渠兼託 兩
 官之奉侍體 祖 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穆之序而
 無即真專候 松房之芳快觀前星之耀納眾庶於不

識不知之天禱姦雄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誅死如生之年亦甚樂也臣不勝憤激屏營之至

東宮 聖學疏 霍韜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獨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 睿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皇明疏鈔 卷之九 十一

皇明疏鈔 卷之九 十一

之木朝夕鈇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

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竊

取古意繪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曰文王世子視

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

讓願 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

榮授經見東漢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

茅茨土階願 皇太子知我 祖宗皇帝聖德上符

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子敦

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

知聖王嗇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 皇

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知

小民之依不恣逸歆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

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

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

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

太平之丕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也十二曰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皇明疏鈔 卷之九 十二

皇明疏鈔 卷之九 十二

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

少裨 東宮作聖之資 勅下內侍謹厚人員將臣

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

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

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

幾言無偽飾歆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

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人

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傳說及

漢明帝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

略未敢謂肖真也至於字畫惟儒士勞良相陳鈿按

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

皇明疏鈔 卷之九 十二

皇明疏鈔 卷之九 十二

皇明疏鈔 卷之九 十二

皇明疏鈔 卷之九 十二

皇明疏鈔 卷之九 十二

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片之悃恕臣等謬誤之故 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 特賜內侍人員時進東宮 睿覽達臣等區區微誠 臣等不勝戴 恩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早舉東宮朝儀疏

羅洪先

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為防而其禮之行也又皆究微隱以周其慮蓋於辨等差防新習雖節目至細舉動至暫其關繫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蓋所以為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 臣伏觀 皇天眷佑前曜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 儲宮

皇明錄

卷之九

五

儲宮

已掌下 詔覃恩四方矣既而慎選宮寮備輔導以隆法制天下皆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為慮至深且遠也獨於令節上殿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以玉體未克而又持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拔置有知者皆由涵濡而與之生成而又屢被霑霈之恩正思所以報稱而莫之為圖者及聞 儲宮之建又二年矣使其徒仰法制之隆而未覩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不倦哉 臣謂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民與 臣殊責至於望清光樂盛美而

私願者其心則一而已竊以明年正當天下臣儒朝覲會試之期而元日又為三始之吉款乞 聖裁即於是日候奉天殿大禮既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朝賀如儀 臣思是時內自畿甸外達邊鄙上計之吏下及蠻夷君長雕題左社之酋凡奉正朔而來王者皆得舞蹈庭墀必其自慶以為朝覲而且得見 吾 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說仁義者莫不矢初服而篤忠貞必其自慶相與謳歌 吾 君之子也是禮雖止於拜稽而實則可以萃羣情可以塞眾望可以昭大義不出宮禁而關四海不逾頃刻而垂萬萬年無疆之休是豈區區節目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皇明錄

卷之九

六

儲宮

廟而臨臣民與禮不應 臣請暫於奉先殿行禮或即代告自可通誠蓋推 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而繁文在所略矣或疑廢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 臣請擇左右慣習之人委之扈從重裘累茵周帷復幔戴日而出納陛而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况血氣得動盪而益舒智識由習燕而漸廣其於宣節不無相宜至於出閣講讀自有常期不敢預瀆此正所謂禮之權也青輅既乘綵仗斯備凡冠服之制几案之規旌羽節蓋之華其職掌有常員而藏納有常處也乞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內外執事侍班員缺從公推補務在得人徒具位至於周廬之士虎賁之感亦

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特取其膂力以壯羽衛實審其志意可托干城蓋文物以昭數而陛盾以飭威斯二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罪宮寮職當引古誼以贊助道術今觀典禮未備分不宜默惟陛下亮其忠察其微隱而早斷之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養 聖功以端國本疏

周冕

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求為建論思以仰禪 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無遠者大者雖有縷縷之誠不足實聞臣伏觀嘉靖二十四年春我 皇上渙發綸音欲行 皇太子 裕王 景王冠讀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續以禮官不

皇明疏鈔

卷之九

七

臣

能仰承德意妄有所議是以中止臣嘗聞漢儒賈誼保傳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為定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太子也未生則有胎教既生則有保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禮樂詩書之教如拘以文成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節繁多為言者又書生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不易之道哉欽惟 皇太子誕生岐嶷之質得於天成以堯繼堯以舜繼舜似若無待於教也臣切思 皇上天縱之聖龍飛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知尤加意於二帝三王

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怠矧 皇太子生長春宮之中隔遠 天顏不得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所云無逸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祁寒暑雨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為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與其日處于深宮孰若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為師保與其日逸于休養孰若詩書禮樂之為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日所不可一日緩者也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以收其放心及其十有五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况皇太子之年有以過入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乎然重 太子所以重 宗廟 社稷也教 太子所以教天下萬世也早一日之教則天性之明早開一日非獨臣之願也是天下之至願也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各舉昭代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正言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恪之人至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以為之

皇明疏鈔

卷之九

八

臣

擇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則 聖功可養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裁臣不勝拳拳懇祈隕越之至

慎選官僚疏

呂應祥

臣等恭逢 皇太子冊立該輔臣等官選擬詹事春坊等員吏部題 請銓註間隨該科道等官先後論列選擬非人仰荷 陛下高明洞燭各有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仕中外懽服今各缺已蒙 聖諭着吏部推補臣等待罪該科無所知識但讀禮有曰凡三

皇明疏鈔

卷之九

九

九

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親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推補必有孝悌之行而有博聞今古者然後為有道之士可備禮樂之輔若漢唐宋以來輔翼非人不足言矣獨嘆服我 先朝列聖之慎於擇人而未嘗限於所選也又嘆服我 皇上 勅諭且備員之見誠超越千古而與 列聖同心也 成祖文皇帝問楊士奇曰汝今兼 東宮何官士奇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 東宮官則 成祖文皇帝所倚以輔翼 東宮者胡廣楊士奇二人而已又聞 仁祖

皇帝擇 東宮講讀官尚書蹇義等以侍郎儀智憲詔蓋以儀智道理明執守正雖老精神不衰是 仁宗皇帝倚以輔翼 東宮者老臣儀智一人而已及至 宣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兵部尚書張本兼太子賓客 英宗皇帝擇用官僚以吳與弼為左春坊左諭德然已上諸臣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官或自守令或從布衣蓋期在得孝悌博聞之才以備禮樂之輔然亦不過此耳今 陛下且不備員之勅臣等仰見 陛下之心即 列聖之心也但今官僚方補而論劾紛至豈不以 太子天下之本官僚輔翼之臣然與茲選者未盡皆孝悌有道術之士所以效忠乎 陛下者不得不犯衆怒一言之耳今 陛下 勅吏部選補萬一選補之後衆心難服甲可乙否再致人言臣等竊以清明之朝師保之選誠為榮盛之事而致使人心疑惑指摘納賄之跡形於章奏傳布四方有碍觀聽故臣等思得今在京在外九卿總兵等官其職不過一事其治不過一方凡有員缺尚書會同九卿等衙門各官公同推選題 請點用况官僚太子之輔其關係天下國家之大伏願 陛下 勅吏部照會同推選事例集各衙門官公同于朝會內閣輔臣將已補各官及各員缺應補之人一究度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聞有實行顯著者方

許疏名上請點用庶幾合眾公於下遵 聖斷於上
則人心自定人言自息垂之世世以為選官僚之法
真才可得矣再願 陛下 勅會推各官不可推舉
奔競之人蓋奔競者之立心也隨時勢以為轉移人
好利則進以利好名則加以名百計營求以快其欲
逐其貪而已少遇利害輒叛而去望其納忠責其死
報不可得也今 陛下聖神文武默運化成其奔競
者固無所容而太子進德之輔尤宜斥去此輩臣一
得之愚上塵 聖覽如可採納俯賜施行豈惟臣民
之幸實 宗廟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
至

皇明疏鈔

卷之九

二二

唐順之

早定 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群情疏 唐順之
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
臨蒞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萃人心昭軌度也伏惟
陛下聖謨獨運深惟 宗社根本之重早正 東宮
儲貳之位以繫宇內之心者二載於茲矣曩以儲躬
冲幼務存謙抑凡遇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令進箋
內庭此皆禮出從權時有待今皇天迪保睿筭日昌
雖龍德尚韜而麟姿益茂至於來歲首春又當天下
百官述職多士賓興衣冠咸萃於天都歡欣交通於
萬國咸思望元良睿哲岐嶷之先以思報 陛下曲
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寧有窮極哉而文華受朝之

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敬抑而未伸非所以彰主
器之殊尊答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願 陛下俯覽
萬物作觀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勅各該衙
門凡 東宮朝賀一應儀注早為詳訂鑿與塵仗一
應法物早為完繕所貴周慎豐美以飾采章而聳觀
聽其青宮內外侍從禁衛一應職屬早為擇補務求
忠謹端亮以專羽翼而資保護儀物既修官職既備
及茲正陽履端之辰蒼龍應律之候群臣請奉天殿
朝賀禮成即詣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
成於兩作前星之曜增光紫極而內外官僚之眾四
夷朝貢之臣咸於快覩爭覲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
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揚 聖天子貽謀燕翼之
休命者必自茲益篤矣

皇明疏鈔

卷之九

二二

郭希顏

天恩未報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臣退伏畎畝生未報 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
稱南倭北虜為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
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顛與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
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
賀臣度曰立儲難 皇上誠欲立儲則重臣有可與
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
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
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火殿災皆天垂

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 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思 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 皇上至愛莫如 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嫌何疑也蓋自言者倡為 二王面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由差遠也 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桃此可大慮也由最近也 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論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 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釋疑而君相相信是為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匱人或伺之如此乎外防也 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 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萌昔三代之

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况於親子乎是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闈臣仰窺 聖慈為王繾綣但官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 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 聖明早斷及時 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為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為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 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六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何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 大聖人萬年垂拱者誠以 南面事權非 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 聖愛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沖質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務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君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願 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彼此永無猜妨宮中問省之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

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 宗社自
延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
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罪輔臣
只知 天恩莫報輒憤激椎心且先國者不讐其私
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智是
故在庭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明仰慰 祖宗
九天之望深思 聖母一脈之託察臣愚始終為
王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勿
首爭效 闕下者哉

慎選 東宮內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鹵

臣于正月十二日與禮部尚書高儀等同日具本以

皇明疏鈔

卷之九

十五

汪春刊

冊立 東宮大禮事上請既而荷蒙 明旨允俞臣
仰見我 皇上上欲以隆 宗社萬年之計下且不
遺臣愚一得之言爰暨中外臣民不勝慶戴且各該
衙門已具儀擇吉事行在邇 惟自昔帝王慎重儲
闈固貴于早定尤貴于預養故 前本有謂周成王
為太子方其尚在襁褓之中必太公為之太師周公
為之太傅召公為之太保伯禽唐叔與之游詩書禮
樂以為習故成王能聖為成周令主今所有外廷官
僚之選除師傅保之官輔臣與大臣兼領其餘官僚
先宜于應選臣僚之中求其德誼誠篤學術純正心
行光明之人而簡任之必不宜一使浮薄矯飾之流

得塵清貴以妨至公但 東宮講學備官事尚有待
臣且不敢贅瀆至于內庭應選人員近在目前其機
務尤為切要何者 皇子殿下當此千秋睿齡與內
臣侍從其勢易為親密其情易為浹洽其為事易習
其為言易入故昔我 孝宗敬皇帝之在 東宮也
我 憲宗純皇帝擇內官覃吉任典璽局吉為人溫
雅誠篤通詩書識大體議論方正每于 孝宗前口
授大學中庸論語諸書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
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諸凡情弊
悉直言之嘗曰臣安敢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
矣故至今仰 孝宗之聖者而必多吉輔導之功臣
愚以為 東宮內臣之選見今在內人員抑豈盡無
能如吉者乎不則亦須永得其近似者方慎選以充
此二事係于天下國家首務誠非他事可比萬望我
皇上遠法帝王懿則近遵 祖宗成憲果以臣言不
謬乞 勅下內閣令其遇 東宮備官開講之日會
同部院大臣以選外廷應備官僚再請 勅下司禮
監令其目今即會同在內近侍及各監局老成公直
管事人員以選內廷應備官僚務各秉至公以求至
當如有營求冒進之人許內外諸臣但有聞知即指
名論究庶我 皇上啓後洪猷 皇子殿下基命成
德皆于是盡得其機要而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

皇明疏鈔

卷之九

十六

汪春刊

將益厚于昌隆矣

張國彥

張國彥

隆慶三年詠禮部題為懇請 東宮出閣讀書以端

脣養以崇 國本事奉 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四

年再請奉 聖旨年十齡來奏欽此臣等竊計來歲

壬申 東宮妙算正十齡矣雖備官行事尚有待乎

新春而輔導機宜不可不預定於今日蓋 皇太子

一身關係最重上而 天命下而人心 宗廟社稷

賴以靈長中國蠻夷賴以撫馭矧茲出閣講學正天

人界限作聖關頭從此不預定機宜曲加培養而屑

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使聲歌玩好陳於前紛華靡麗

能視其既定之心奪其已成之習矣故自古聖王三

帝必加意皇儲而教導皇儲未有不先於慎始者然

慎始之道雖非一端要其實不過曰選賢以備其官

忘分以通其情久任以責其效三者盡而輔導之功

無餘蘊矣臣待罪該科欣逢盛典敢不披瀝愚衷為

陛下獻伏惟 太子天下本宮僚者又 太子之本

也昔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即以太公為師周公為傅

召公為保伯禽唐叔與之游詩書禮樂為之習左右

前後無非正人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故成王能

聖而周道用康漢賈誼曰習與善久居不能無為善

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為惡唐張九齡曰胡越之人生

則聲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

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今士庶人

之家欲光大門閭尚為其子選擇賢傅矧 陛下之

於 皇太子哉故簡任宮僚誠方今第一事於此不

慎擇忠良而或間以私昵參以匪人為他日倖進之

地則上負 天子下負此心 陛下之臣固知其必

不為此矣但恐士生斯世以文學相高論人者於心

術人品或未加詳察則賢者未必選選者未必賢而

摘章繪句銜巧爭能之人反高出老成數倍矣况帝

王之學與儒生不同左右贊襄惟練達忠誠是貴昔

周勃少文漢高倚以為重趙韓王匡扶二帝止於半

部論語為之蓋正心誠意節用愛人即二帝三王之

能事畢矣何以多文為哉今 陛下選用宮僚固必

須文學之士而心術邪正人品優劣則尤宜萬萬加

謹者合無及今將應選人員行令在京九卿科道各

推舉老成練達正直忠厚孝友溫良赤心報國有道

術者一二人不拘在朝在野名位崇卑據實填註考

語封送吏禮二部會同館閣重臣從公類選精確擬

定青宮職銜會官題請取自 上裁如此則甄別薦

舉一出至公而碩輔真才計時可得矣又惟簡拔才

賢固當極一時之選而拘攣未破非所以聯上下之

文三代以降雖輔導各殊而太子之於宮僚罔不情
意浹洽故有卧則同榻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
字者豈過為謙屈如此哉蓋天子之子榮貴已極不
患身不尊顯不患人不敬承所患者忠言不入於耳
善念不萌於心不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知四方災
異之可懼不知閭閻徵役之苦不知疆場戰鬪之危
與夫一切欺蔽逢迎險壬邪佞故使之親近儒臣正
欲開發其聰明涵養其德性云耳今 皇太子聰明
睿知樂善親賢其於妙選諸英固未嘗不欲忘分相
處矣但恐儀文太密禮數太拘外廷之臣不得時時
進見或見而遽退講讀之外無一語相及若是而曰

皇明疏鈔

卷之九

二十九

餘

輔導 皇太子焉誠恐上下間隔情意不通教者止
於備官學者止於完事宮僚雖盛而實用罔臻睿質
徒勞而纖毫無補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
寒之者至矣味斯言也豈非千古人君之永鑑乎臣
願 東宮出閣之日以好善忘勢為心以隆師親友
為急合無先期責令所司定為簡便儀注勿拘文法
勿泥常套俾諸臣之與 皇太子勢相親密言相浹
洽每日除讀書習字外將 皇明祖訓孝順事實或
資治通鑑等書擇其簡易明白有關君德治體者量
授一條依俗從容訓解務期 皇太子優柔厭厭融

會有得方始還 官每月終師傳官具錄奏聞 陛

下不時面問縱十中得五其益良多仍令該班內臣
導之溫習無使忘記此非特 皇太子道德學問與

日俱新而諸臣之勤情忠邪亦藉是可考矣又惟上
下交親啓沃誠便而遷轉無定則職業難精今天下

事何者非 陛下之事百司庶府何者非 陛下之
臣求其最切而至大孰有過於輔導 皇儲哉使官

僚之內才且賢者或改遷別用不將以他務為重而
以 皇太子為輕乎今內而九卿外而百執事所司

不過一務所統不過一方尚欲久任責成以終厥績
何獨至於宮僚而疑之或謂事有勞逸秩有崇卑酌

皇明疏鈔

卷之九

二十一

張慶利

量推遷未為不可臣竊謂捐軀盡瘁固臣道當然而
賞賚爵秩皆大君所有使輔導諸臣果能顧名思義
克稱厥職則何官不可兼何賞不可被雖異數殊恩
朝廷非所吝矣奚必改遷別用而後謂之報德酬勞
也哉臣願 陛下簡任之後更加責成非其人固當
亟處如其人即終世賴之縱不次超遷仍令照舊供
職如此庶切磋砥礪之時多薰陶漸染之功大 皇
太子令德高名將與古聖王同一揆矣再照內庭供
奉之人日侍左右 皇太子起居動靜莫不與聞誠
因其機而導之以正則為勢甚便為言易入此在司
禮監諸臣慎與不慎焉耳往見 東宮冊立之初

陛下嘉納科臣凡內直官員一時遴選甚當是以
皇太子殿下尚幼冲而學庸論語諸書皆歷歷成
誦且其字學疏朗筆法適健雖 聖子神孫靈秀自
別而典重諸人訓誨之力有不可誣者矣矧茲出閣
之頃正群情鼓舞之會臣願 陛下嚴責司禮監將
先年選用各官備加考覈分別等第有功者破格陞
賞有過者斥逐一二以警其餘若是則人人思奮內
外加持養聖之功莫良於此臣學術淺陋識見凡庸
謹以千慮一得及今當預為整理者恭酌輿情上塵
天聽其他一切未盡事宜應行禮節併乞 勅下閣
部大臣虛心延訪悉力講求務期有裨 東宮德業
皇明疏鈔 卷之九

皇明疏鈔卷之九終

皇明疏鈔卷之十

宮闈

舉盛禮以光 聖孝疏

馬明衡

臣惟臣子之事君親莫不願其有德而獲福尤莫不
願其有壽而享福故歌詠慶祝天下之至情也 國
家以孝治天下每遇 萬壽聖節則文武群臣畢賀
於外 皇太后聖節則命婦入賀於內所以昭福德
之休而盡臣子忠愛之極也茲者二月三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先該光祿寺請辦壽筵
陛下欣然舉行臣雖至愚有以仰窺 陛下純孝之
心至誠至篤上欲承歡於 皇太后下欲廣示孝愛
之風於無窮也伏覩 旨復令命婦免朝賀臣竊
疑之非惟臣疑之在庭諸臣及衆庶莫不盡疑之矣
夫暫免朝賀在尋常固有是事然當議禮紛更之時
正人心勿皇之際忽傳此報至情所激安得不疑故
皆私恠竊歎以為此意若出於 皇太后則中間必
有因事拂抑之懷往來存沒之感故情無聊賴不暇
及此耳若出於 聖意則 陛下母子至情有隆無
已豈以 皇太后聖旦之節而忍輟此盛禮哉此臣
民之疑所不能自已者也况前者 興國太后令旦
節命婦已行朝賀臣見當時左右之人宴賜之餘咸
欣欣然有喜色今 昭聖皇太后聖旦之節相去未

越月耳乃輟而不行前後情文相違臣民之疑又何足恠乎伏惟 孝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八年深仁厚澤實在人心至今父老道及 孝宗時事甚或流涕天下人心之思 孝宗如此則其思 昭聖皇太后當何如哉 陛下仁孝夙成恩禮之隆宜無不至然萬一因禮文末節之微稍成嫌隙此其關繫非細故也夫母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臣愛君思社其漸况孝敬難篤而易踈讒言易間而難合微之往事自古為然其在今日尤不可委曲而加之意乎伏願 陛下思 孝宗之仁思念 武宗皇帝之付託追前者皇太后之懿旨體今日 皇太后之深情益隆孝養之誠務盡惻怛之實 聖旦之期還令命婦入賀彼此之情洞然無間則皇太后安 陛下安天下臣民俱安矣雖有今日之疑適為 陛下隆孝之地耳臣言及此不覺痛心伏惟 聖慈俯垂 睿察則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慰問中宮以全

聖德疏

詹仰庇

臣本草茅荷蒙 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 陛下簡拔擢臣臺諫荷國厚恩愧無補報前次二疏干冒 天威自分貶斥幸而 聖恩浩蕩俯賜寬容臣雖粉骨碎身未足圖報切謂職居言官有聞輒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又以 聖君明

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又中機會外此皆為無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 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切舉事之最大有關於 聖德者為 皇上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建天下之極為萬世之經也恭惟 皇后殿下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遵 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之主以為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莊有拂 聖心去歲 聖駕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權慶群疑已釋近聞久出坤寧置之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 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為 聖德之累何伏望 陛下遵 先帝之命念 宗社之重及今請就正宮命直侍曉事官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后抑鬱之氣以舒而 睿體亦因以平和矣臣每入朝之際聞諸大小臣工無不以此為 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官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死有餘辜也用是披瀝心血冒犯 天威伏望 俯賜鑒納臣雖萬死亦瞑目心矣

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臣近觀邸報該雲南道御史詹仰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 慰問 中宮以全 聖德事奉 聖旨 后以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又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一本懇乞 聖明正位 中宮以慰人心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知道了待 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觀之不勝駭愕臣待罪萬里之外雖 朝政之得失尚不聞其詳况宮間事乎今書之邸報傳之中外矣凡大小臣工莫不相顧垂泣以為事關 君德之最大者臣敢惜死不為我 皇上陳之臣聞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子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能育 君猶天也 皇極者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聽外治者胥此焉 后猶地也 坤寧者后之位也所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胥此焉位之時義大矣哉今 皇后母儀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處卑謂之拂經拂經則必有乖戾抑鬱之憂譬之地不得其位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召之雖天有剛健之德其能獨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者故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 皇

皇明疏鈔 卷之十 四一 皇明疏鈔 卷之十 四一

上之意以為 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殊不知 皇后之事 皇上也猶地之與天也地非天以

為之併懔則無以安其靜正之貞 皇后非 皇上以為之瞻依則何以慰其坤順之懿睽違日深拂鬱日甚疾將日劇况能退耶 皇上之意又以為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殊不知 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地不可一日離中央之位 皇后不可一日離中宮之中豈可以疾之增減為中宮之出入耶 皇上中天地而為綱常主將使天下之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今 皇后乃與 皇上共奉 神靈之統者而可使不正其位乎共理萬物之宜者而可使不安其居乎又 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不違啓處以致抑鬱成疾乎恐非所以訓八方而昭四表也此猶自其名位言之耳且聞 皇后有闕睢之德尤所當親有樛木之賢尤所當敬有脫簪符巷之規尤當虚心聽納以為天下萬世法豈可踈而遠之而不得日炙 聖德之光華耶臣之事 皇上猶子之事父母母不得於父必於幾諫號泣以求親心底豫而後已况 皇后天下之母乃今不正其位抱病別宮臣豈不號泣極諫以自蹈不忠之罪哉伏望 皇上早賜 綸音速請 皇后正位中宮加意調慰則 睿體自平 聖德益光典禮崇而彝倫敘

皇明疏鈔 卷之十 五二 皇明疏鈔 卷之十 五二

矣臣之生死不足恤也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宗藩

酌大義以全藩王賢孝疏

林俊

孝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 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德廣大博敘九族之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為無見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復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社公論謂寧府多

皇明疏鈔

卷之十

六

張成刊

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禮聰察識事斷不為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為有不可為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蟻蠹而殿下見移東寢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准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頽問其故謂科派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故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穀數少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無自措蓋此不可已者也

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 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荆府多敝漏准府同一江西頽垣朽柱東柱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司為割內帑財為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為又何必為此舉哉古者采椽不斷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紀湘州之約儉紀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聖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巳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即已矣今

皇明疏鈔

卷之十

七

張成刊

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承祖考者義不當若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改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為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人之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進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尋常文具之間以毀壞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也 臣數侍賢王言論數被賢王禮愛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顧若無右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先寧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臣欲愛

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 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 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 陛下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愔悟必有創於臣言伏望 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揜義為世世頌美臣無任墮越俟罪之至

選輔導以全 宗室疏

馬文升

切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遵 祖訓者 朝廷親親之恩為益篤縱欲敗度有違 祖訓者 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

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

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

叔而囚蔡叔孔子怨之鄭莊公弟叔段因母寵愛莊

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鄆縱彼所為俟其惡深舉兵伐

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

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怨或譏此天下

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

皇帝天生聖武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

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

能及故本支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建封諸王藩

屏王室既設內外之官以理其政復選才識之人以

充其任輔導之方可謂至嚴矣所以各王好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罕有自正統年間惟秦晉蜀襄德吉徽崇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而其他郡王府往來傳事亦皆遊食凡百出入尤無禁忌雖有藩府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僕屬頗疎者雖知所為非禮不屑戒諭輔導官莫不敬諫正鎮巡等官懼其誣陷亦不敢具奏所以窮極人欲蕩踰軌度非禮之為靡所不至卒之坐糜廩祿遂成窮迫或動違 祖訓事干 宗社有不終

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者有褫削爵秩者有革去祿

米者甚至污濁之事又有不可傳之中外聞之天下

者其為 朝廷之玷大矣向使輔導之官各得其人

早為諫正藩府親王肯為戒諭鎮巡等官預為具奏

又豈有此等事哉夫人君之於宗藩不患其過儉而

患其過奢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

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殆必宜豎擇老成之人以

充任使用度有時給之宜以資衣食輔導之官并選

國學鄉學師儒之屬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書以

開為善之路誦 祖宗之訓以啟持正之心若藩王

所為未善長史等官得以從容諫正不聽者密具奏

聞郡王所為未善教授藩王得以因時戒勉不聽者亦容具奏聞若干官闈重事差內官 皇親密切處置不使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專罪輔導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而又於妾媵之屬選於本府軍校之家不使外侵凡百在外之人禁其非法不道之為不使內入藩王郡王一體相成而 國紀 朝綱兩無所拂保全 宗室莫過於此

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疏 何起鳴

臣等切惟當今 國家當二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之邊防內之 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念

已經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 宗

藩二百年來蠶斯麟趾綿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誣比之邊防尤為難處近按 玉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主君儀賓不與焉其視 國初分封之數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 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而稅二三猶未止也夫根本茂盛則枝葉蕃滋 臣慮再越十年又不直前數矣以故 宗室則衣食不克嗷嗷控訴有司則艱於處給莫可支持貢誼所謂失今不治終成痼疾誠可憂矣恭惟

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 命禮官集議定為 宗藩

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為彝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爰陳冒臆列為九事仰 聖明留意焉 一臣謹按洪武八年

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 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 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

衆盛原定親王每歲祿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以資之用議更定

親王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夫洪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即憂乏用斟酌節減如此 聖祖

不為萬世計耶查得議處改折郡王以下裒多益寡 皇明疏鈔 太卷之十 親王為

尚有定論惟是 親王歲祿參差不一夫 親王為

朝廷屏翰歲輸隆重良不為過但 親王一體祿次懸殊而本折有重輕地方有貧富尤非所以遵 祖

訓而一衆心也合無降諭 親王使知 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慕義願減原額之數或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宗室不足之數各令具奏 朝廷降 勅褒異樹坊示勸儆數月之後一無 奏聞者該部即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合一恭聽 宸斷處分亦不為過 一各 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限天祿不贍其養抑且居處沓雜小民恒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矣

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
 江西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宗室數少則
 常祿可露易與為善數多則黨眾祿窘亦易為非此
 韓代周府所以日益多事往往越關奏擾甚至凌詈
 官長白晝劫奪甘為遁逃淵藪而莫之禁也是豈無
 其故哉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凡係 宗室眾多不能
 並處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王府故
 絕去處其府地規制各照爵遞減使為可繼夫散處
 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不必過為拘泥者
 一先年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至多
 實緣爵襲乃又并其子女同進封者糜費國力莫此
 為甚條例查單信不刊之典矣何頒行又踰四年不
 聞一疏奏報豈以天下郡王一承繼王爵無冒襲
 者乎臣不暇悉數即如晉府交城三表抽以輔國將
 軍應否得襲榮端王表杻之爵又如弟輔國將軍那
 一繼絕 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
 多也請乞 勅下禮部進行王府云處撫按官轉
 吏史等官具啟 親王及管理等爵查係已前犯
 罪 爵及故絕郡王弟姪遠孫曾經冒襲者作速具
 奏呈襲本爵自能首者仍許襲爵終身其子以鎮國
 將軍管理府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
 該科覈實施行毋得再為文具徇情容隱 一宗室

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年無所底止及
 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題
 覆各宗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庫按季
 撥給不知作何坐派處分以故賦日多歛日急而民
 亦莫知其所以然矣合無 勅下禮部通行王府布
 政司備查以前本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於額糧
 內增加或於額糧外區處有無完欠各查明造冊具
 奏此後凡遇冊封郡王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
 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考至於缺少去處
 各該撫按官遵照近日 詔事督率所屬查催完納
 此外亦宜善為區處毋只靠損貧民如山東泰山湖
 廣太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補湊是在有地方責
 者一加之意耳 一國家軍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
 不失其時今據 玉牒所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
 八百位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恩禮過
 期宗人怨憤殊非事體臣見該部題覆可謂疏通而
 寢閣若此何也蓋議覆雖由該部而奏請遲速應否
 合格實在 親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宗室初
 生奏報及請名請封選婚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
 具奏關節重於錢神移文耽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
 而祿領已為借債之券矣臣愚以為此必輔導嚴其
 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覈實限一年以裏奏報名封

此禮俱不許過限如無違礙而奏請過二年之上者
年終類美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位以上者長
史教授輕則住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勞
茂著許一體陞用給與 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以
前各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礙覆題者該部備開違
錯失格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王
府長史教授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奏以憑
題覆施行如再刁蹬故違稽錯該部悉遵 詔旨嚴
行查究治罪 一郡王故絕府地屯廠暫歸 親王
掌管待有新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例甚明
何迄今未見一第一椽奏婦 朝廷者豈 親王規
皇明疏鈔 卷之十 一四 夏鳳翔

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占愆者尚多即有議革黃
緣復業 朝廷法紀寢格不行近如遼府收樂工張
紹之女生子川兒朦朧請名希圖承襲若非該省御
史相繼糾察不幾於冒亂宗統乎 親王如此郡王
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女之禁
尤當嚴也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各王府及各該巡
按御史原設立富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當
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將改正過數目要
見變賣過房屋若干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奏敢
有仍前占愆者重行叅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
王府收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具奏限以名數
皇明疏鈔 卷之十 十五 黃秀刊

此微利為乾沒計耶抑有司者奉行之未至也即臣
所知如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
數十萬計若非御史趙岩目擊將軍勤煥等有詞幾
何不為田潤王語等所影射耶觀之一府餘可類推
乞 勅該部一面再行撫按官將南陵王遺下府第
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
備查凡係故絕郡王及削除 親王處所逐一查明
從實具奏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掌管候
本處有新封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該府
以滋隱沒 一條例開載改正工樂蓋有見於花生
蠟育之弊最為瀆亂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各

收買一次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收取以恣淫穢
違者許其所在官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輔導等官并
差遣人等叅奏治罪 一 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
妃以至安人鄉君身後皆有御祭蓋 朝廷親親厚
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一二處御祭有司供辦祭器
豐儉不一在王府則欲極豐在府司則欲儉在遣祭
官則於豐儉之間稍為裁酌或有一祭費數百金者
有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其間不良有
司未免因緣為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查得會典
所載止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品止云轉屬買辦豐儉
未有定數合無 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王府應行

祭禮照依爵位定差等移文該衙門通將合用品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貽累小民各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襲瀆盛典庶典禮歸一人易遵守 一王府承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事呈長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 祖訓可考近訪得各王府內使等官營求出入管莊收課却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威福羅織害民重科厚斂靡所不至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藩近來玩視祖訓私收闖人徧滿官闈各求覓利是以出外生事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塋之類務極華侈僭踰典制依憑城社莫敢誰何伏惟 勅下該部通行各撫按轉行長史司啓王知會嚴加禁革內使人等恪遵 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出外擾民仍通行各王府將見在內官內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奏討不由內監撥給者一一革退仍嚴私割之律并第宅墳塋違制蓋造者通行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查叅長史司官一體治罪凡此九者或議勸捐祿糧或議查革冒襲或議清府第正樂工無非以義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祿糧或議名封婚禮無非以恩厚親之意至於定祭物禁內使又無非恤民衛親之意皆處

宗藩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行而濟一時權宜之計耳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上請彞賜施行其於宗藩未必無少補矣此外有為國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即節其祿秩者有謂 親王傳制袒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各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襲封者有謂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宗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因之一城使得畢力民賈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 王親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一體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陳意見惟願 廟堂之上主張肇畫特降 手勅廣集公論定為經久遠大之計上請 宸斷施行實 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 臣等無任惓惓

遵成憲守 明旨以慎藩封疏 殷士儆

先該臣等因肅府延長等王真澆等奏稱乞將輔國將軍管理府事緡熿賜復親藩爵統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 臣等謹遵 世宗皇帝欽定條例及先帝 皇上兩次不准繼襲 明旨看議明白覆請 聖明堅賜 宸斷不准繼襲仍乞 勅諭緡熿以後

勿得再行瀆奏等因本月初六日恭接 聖旨極邊
重地必須用王鎮護縉纘還准襲王仍支輔國祿欽
此臣等聞 命自 天不勝驚愕汗流措身無地竊
惟 朝廷所以布大信而萬世治安者有 成憲之
當遵也海內所以守大分而人心寧帖者有 明旨
之可守也 宗藩條例一書乃 先皇帝念天下民
窮財盡而 宗室日繁力不能支 特命會集在廷
羣議勅成此書以抑冒濫 親王故絕非親弟親姪
不許繼襲之公實居其首非萬世所當遵之 成憲
手及肅府縉纘奏請襲封本部議以為懷王堂叔似
非應繼人數始則奉 先帝宸斷不許相繼繼則奉
皇上聖斷不准繼襲 二聖成命赫然如一豈非萬
世所當守之 明旨乎本部所以遵奉而抑諸藩之
冒濫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各藩所以帖然不
敢萌覬覦之邪念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今縉
纘茂 成憲玩 明旨肆然屢瀆 天聽若復蒙
賜以王爵則將來各宗效尤紛紛奏擾不已凡 欽
定條例俱不足遵凡奉過 明旨俱不足守人人欲
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豈 聖世之所宜有哉且
皇上止念其極邊重地必須王鎮護偶未思及前項
關繫耳今臣等考之肅府始封甘州委係極邊今已
移在蘭州腹裏並非極邊之地况肅府諸郡王見有

數人於其中選擇賢者一人管理府事自足鎮護何
必更條例而變 明旨乎伏望 皇上特念 先帝
欽定條例所當遵 二聖兩次 明旨所當守堅持
定命仍前不准繼襲則 朝廷法制畫一而各藩窺
伺不萌民力可節治安可期 宗社生民幸甚臣等
幸甚若或 聖意念其邊遠必欲王爵鎮護亦望
俯念 成命至重封爵至重 勅下在廷諸臣會議
停妥與疏 上聞務使 成命不違 聖意勿失庶
朝廷大信可全 宗藩大分不越將來法制尚可行
於天下也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議處 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
皇明疏鈔 卷之一
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返天下殷憂之伏謀當
預圖方今 宗藩日盛祿糧不及人皆憂之言官亦
嘗屢切陳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
議 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冗
蠹頓裁時稱一快然天潢繁衍而椒聊爪鬣者不可
限也 國課有額而歲徵難派入者不足供也近因
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掌已經通行各藩
及兩京各衙門人據所見得具疏請今已及期止有
南京禮部一疏稍擴條格畧陳其弊而其他亦未有
言及之者蓋以 宗藩事體動關 祖訓是以議即
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 祖訓而聊且通融則亦

補偏救弊之法而非拔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糧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 宗藩必不能謀生 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之議者每曰 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 祖訓之言 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 宗藩而各得所當先統觀 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 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蓋 高皇帝雄畧開創首啓宗封象建諸子周錯要地如北平天險 文皇居之北平東盡諸侯而西瀕大河如大寧遼左上谷雲中遼寧谷代四王皇明聖錄 卷之十 十 為之葆塞鴈門南控河上而西局嘉峪如太原關中延慶環靈酒泉張掖則秦晉慶肅四王為屏蔽也如內郡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翰基布星羅此固一時也迨於靖難以後世襲隆平齊谷繼譚漢趙旋蕞或懲或貸日積猜嫌彙臬益煩兵權盡釋 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寮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疏養弊而防滋密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荒瀆譎暴歲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園土之收辟有勒盡之慘况乎邸用繁增經制無畧醜解莫解尾大為虞仁人悽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人多祿寡支

用不敷假貸揭償朔食望米以致資身無策日不聊生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交語及中冓則言之醜而不可詳殍為道殣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強梁者彎弓走馬白晝搶奪於郊衢柔輦者執捶擁蓋潛身竄入於輿皂此又一時也夫高皇帝昧之初列建宗子 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 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一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 主變而通之耳夫 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皇明聖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 玉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位視 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於歲供京師之米即使盡發 上供之輸猶不足王祿之半為今之計欲裁 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剝削已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迫於饑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若於無措而遑遑在慮况乎名封婚禮請乞保勘奏禁

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參之手夫今日之事已為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而生二子又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夭亡然死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有曰國課不給稍做漢家分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為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絕亦可少蘇有司之力為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郡王其祿千石儻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兼支尚有本色米三十石也又一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夫婦臧獲少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飧婚姻死喪其何以贍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之者以其各有營業而日生不窮也今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生臣固知其不能矣臣謂當今國事之極大者莫如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祖法亦不可盡不觀諸祖宗朝乎彼國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綰茶鹽等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代肅遼慶寧國諸

皇明疏鈔

卷之十

三

皇明疏鈔

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至永樂祿日殊秦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而文皇去國初未遠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况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寢之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祖訓也而累葉以來皆無之則高皇祖訓列聖已不遵而奉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即使高皇而觀今日之困如此文皇而過今日之難為又如此將援照制祿之初而盡給之手抑通變其術而別為之

皇明疏鈔

卷之十

三

皇明疏鈔

年而親王之祿亦遂大減是 高皇誅其身而用其
 言伯臣之身雖僂而有功於 國則大矣臣於此時
 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之
 事國事也人臣之義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臣職掌所
 關禍福利害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
 臣無所悔何者害及一身為甚小而利在 國家為
 甚大也昔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及見其有疾喻以不
 治將深乃三見而不信以致於不可救今 宗室之
 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數年而深入骨髓則
 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故僭擬數款開列如左條議
 上 聞伏乞 勅下本部通行各親郡王大集將軍
 皇明疏錄 卷之十
 中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處賦稅
 見有幾何自今以後人數合增幾何天下民力足能
 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為
 久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參酌孰便
 孰礙何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
 為利便即具奏前來聽本部議覆施行至於臣之意
 見所不及與之易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
 國者一劑量之耳臣不勝切望之至 一限封爵查
 得嘉靖年間豐林王台瀚奏稱 宗室之中其弊難
 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子女多少議親王限
 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冠帶榮身並無爵祿

令其自行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郡王以三子為
 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覆 先帝
 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不必
 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為少拂宜乎
 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蓋 帝孫
 王孫親疎有等 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 國朝歷
 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減矣故除初封 親
 王且姑照例襲俟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 累朝
 支派之分列各藩者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 親王
 嫡長子例襲 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
 馬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
 皇明疏錄 卷之十
 三位馬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
 許以封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
 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請
 名士農工商職其自便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
 第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皇親事例止任
 外官其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或曰 親
 王之子例為郡王郡王之子例為鎮國將軍各將軍
 中尉之子例得職祿今各宗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而
 不封者竟與齊民等不幸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
 貴賤貧富迥然懸絕已為不情况讀書必賴燈火之
 資經商必藉買遷之本力穡頃得乎畝畝之授工藝

不能無俯仰之累彼將何以為生耶臣以為宗女宗
婿尚有壻資多者給銀百兩今後合無將親王之
子不得封者至十六歲賜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
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二十歲亦賜之冠帶仍給
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得封者有志入學賜
之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賜賜各子仍俱給銀二
百兩以上各子遞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所賴
似無失所之嘆但與查勘一節極當慎詳庶無冒濫
以滋妄費之弊如是而各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
而遊蕩廢棄者則譬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
奈何而已或曰擅出城郭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
業則必不能出郭恐為不可臣嘗稽之祖訓並無
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郭者為近日放
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檢
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
刑今入仕受職與交易慎事一切貸之則貪婪克縱
凌弱暴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為宗室不加刑責原
非古道即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所
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宗室
一有小過不以有司治之而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
兩彼必忿爭而遽欲聞之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
妨業彼小民者豈願為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

皇明疏鈔

卷之十

三六

前卷

錙銖不治千金可攫斤兩不戒則腴產可侵故曰有
司之法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望
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國朝之
外傳也今之宗黨皆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
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成
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
所不為匿名執役甘心捶撻是陽諱其名而陰忍其
辱也若顯拔縉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
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
媿矣臣嘗熟思而酌議如此一議繼嗣查得郡王
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
明人知共守惟親王若得之親弟親姪繼襲臣愚
以為親王之得封謂其為帝胄所分天子之
次于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
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絕耳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
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
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
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先世嘗有
勳勞於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剝絕繼其世緒是所
以勸有功也至於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
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
爵職何緣躡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自今以後有

皇明疏鈔

卷之十

三七

前卷

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
 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冒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屬查
 得 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
 中尉之職自 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
 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 國終
 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
 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薄之矣親親之殺天秩本
 然耳禮固有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
 今至奉國中尉孰非 皇家祖免以下親乎且 祖
 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 朝開國 四祖肇基 德
 億熙仁皆為歲主則於 祖且然矣而况卑屬乎臣
 皇明 奏 卷之十 三二

於前款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
 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疎無等揆諸古者六世親竭之
 說大不侔矣合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
 下不必 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
 資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
 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
 鄉君各隨父之差等請封初不限其數之多寡及至
 選配儀賓各有職事 誥命祿米從人等項今男封
 既有限制合無將 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
 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
 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 誥命列之官階足

為榮寵合將祿衣免給亦無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
 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 親王者給銀
 二百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
 八十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壻聽其自
 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宗女宗壻除已前者勿
 論外以後各宗女壻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
 帶婚資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冒費查得冒妾子女
 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
 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各庶
 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運營或驕惰遊蕩
 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口糧恐不聊生似亦 聖世
 皇明 奏 卷之十 三三

之棄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
 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
 以口糧則宗人不至告病而 國家亦可以節無益
 之費矣 一議擅婚查得 宗室請封選婚必有本
 部題覆行選各宗選有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
 覆方有勘合行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請而徑自配
 偶或雖經奏請未授封號而先以成婚皆為擅婚擅
 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
 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捏
 奉到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請淑恭宜安
 人等號此等名色雖各有不同皆屬擅婚例無授封

之理然彼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違
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也夫
各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
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養養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
述者矣為今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
之子照例給與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
以後生者止許 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
理可也伏候 聖裁

請裁定 宗藩事例疏

張居正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脩 大明會典節奉 勅

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

皇明疏鈔

卷之十

三十一

周詳

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脩間臣等看得
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為繁 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為
重乃屬纂脩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
後呈送 剛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
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
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
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月刪
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最
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
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
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其
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 國家之財力

已竭 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為隄防嚴加裁
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
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議擬不定靡所適從或一
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
碍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
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弊如 親王樂工
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蓋以藩王
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為然今乃

皇明疏鈔

卷之十

三十一

周詳

樂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親
王故絕既許為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必親弟親姪
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姪而繼
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
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亦當視其
親疎以為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給此親無隆殺
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
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停給此恩卹
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
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
繼室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

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於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吏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為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為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礙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此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為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

為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於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今改姓易籍發為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看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 勅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 宗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為憲令然後開送 臣等纂入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

皇明疏鈔卷之十終

好尚

奏止齋醮進香疏

張寧

臣聞釋道之教遠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寔盛然三代君王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為此五者而為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慶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於有為而終於無為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為而強於無為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生育頓絕不過百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諒辟有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煩能以禍福輪迴之空談警動於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為治化之外一術耳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為之崇奉也恭惟 皇上曩在清宮繼登大寶風精儒學日御經筵於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葺造無度牒僧道等項尋奉 睿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僧道教化不便為詞多被獎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 皇上

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

百職事但當和衷協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

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歛

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

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

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

當勸以去逸愆願天心之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

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

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

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為徒以辨香尺楮

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為朝廷祈

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存森列可厚誣如是

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諸

儒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克塞仁義故辭而闢之

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之人

靡然相從仁義不止於克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不

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

伏惟 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是

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

嘗舉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

三宗之舊典 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

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

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
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為此倔強與彼
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
略有所干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
上法古昔聖賢正道之心監大學衍義明道術之
語乞 勅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日期等
項不許擅備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扶名教振士
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臣等待罪
言官不敢緘默誠惶誠懼謹題以 聞

乞停遣使西域疏

毛紀

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
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
地者 祖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
號不過因而命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
衆使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
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及
夏得禱史冊載之可為萬世之明鑑仰惟 陛下聖
仁神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宮懋學毓德繼膺寶祚在
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無故而為
此奉新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為堂堂天朝衣冠文物
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異
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詔旨

如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違為一切
其累一至於此况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
遣伴送亦有通事人員揆之事體似不可以煩 朝
廷近臣之往番供送也雖曰 先朝嘗有此例當時
庶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
亦不甚損即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
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空虛而四川等
處腹裏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瘡痍滿目呻吟滿
耳地方之疲敝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
拯濟猶恐弗及尚忍復有此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
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千古稱之以為美談夫
光武七制之賢君也而况不為光武者乎伏望 陛
下俯察愚忠收回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
天下後世稱為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疏

楊廷和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
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
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
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疏請於
聖明慈壽皇太后乞 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
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印等官

人員一一遴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 陛下任使其曾經 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即蒙 懿旨施行暨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扁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禳禱必須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 恩寵賞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於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 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饑死臺城一則繫繫金虜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抵敗亡畧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說邪小人公肆

惑惑不遵 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內修設齋醮 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 宸聽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手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况 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 御講筵修齋設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蓋正道異端不容竝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踈播之天下傳之萬方其禍甚矣陛下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 聖德而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善閉邪培養 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於 廷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聳動 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 聖明亟納臣言特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脅緣阿附者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 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姦僧道一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過米麵菜果等數又 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門

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於凡無益
黜一切停免惟日以敬 天法 祖修德保身為先
務則 聖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 聖德愈光所以
綿 國祚於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

扶植國本疏

林俊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
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 陵寢搖動日月繼
食野熊入禁鑿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
北鄙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
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
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

皇明疏

卷之十一

三

五

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
根食取已竭饑荒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
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
先期奏聞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恣不加意勢
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
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
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
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
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賈則彼地空乏買米
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
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恤之 詔重賑周之罪

人心曾遣才力大臣拜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贖
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
到官糧或隣封積蓄官為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
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
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
心彰 陛下為明聖聽納之主莫萬億斯年無疆之
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為
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性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
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
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

皇明疏

卷之十一

八

五

險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
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
京師多方廣緣誣蒙 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
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 內庫銀數
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
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
則 聖壽益綿 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
此唱 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寶國
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賂 聖祖武
之轍 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 聖政
三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

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
官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
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
新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
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
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
假以進貢買辦為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
家貲山積尚名不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荐
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
肯為是被 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九
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
文已奸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
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
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為身危之斷
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
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
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
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
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
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
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
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 陛
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
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
矣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黜異端以隆 聖治疏 屠僑
邇者道路傳言 宮闈之中不時脩齋醮或於 乾
清宮或於 坤寧宮或於 清寧宮或於 仁壽宮
或於 五花東次等宮殿皆名為好事或一永日或
三晝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令光祿寺買辦素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十一
物費用錢糧不可數計皆太監崔文主領其事名為
高公督率番漢經廠僧道人等導引 陛下親蒞壇
場行香拜錄又先年壞事張銳等各名下管家等項
人員復已環侍左右相扇誘引以為此事臣等聞之
不勝駭愕切意傳聞之言未足憑信及本月初六日
通報大學士楊廷和等奏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
光 聖德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
知道了欽此臣等始信人言之不為虛傳而 宮闈
禁密之地有所不為為之則難掩蔽於外如此仰窺
聖明益深駭愕是豈 陛下今日之所宜有者乎今
輔臣既以為言即宜明示罷革乃復延之然 杜恭

獎以忠愛之言而不見聽受之實徒諉於知道之而不能行其所知果何為者乎夫齋醮之設不過曰祈天永命耳為崔文輩者亦以為非此則無以搖動陛下之心此正自古小人巧意以中人主之欲之謀也 陛下不察遂傾心於此輩之導引委身於佛老之下風屈天子萬乘之尊為下民匍匐之拜是豈真以其術為可以祈天永命而行之不諱乎臣等請得而論之佛老之教異端也非吾聖人之所為道也供奉之惑自古有之然每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如秦始皇嘗求長生不死矣不免沙丘之隕落漢武帝拜文成五利矣卒致海內之虛耗明帝繪

皇明疏錄 卷之十一 十一

佛於清涼靈帝奉祠於宮中漢業之衰迄今為慨其

宋張

他如梁武帝謹於事佛豐於舍施不救臺城之餓宋徽宗勤於奉道厚於設醮無補漠北之辱楚王英敬信沙門而受誅夷者卒以佛法也符堅崇重道安而被縊殺者卒在佛寺也此佛老之教之不可為而供奉齋醮之不足恃其明鑑如此 陛下當中興圖治之初正學問方新之日博觀前代史籍獨不能究其邪正利害之所歸而顧乃傾信於儉邪之齋醮以甘心乎夫求福利者道莫大乎崇正圖永終者事莫要於慎始 陛下之心固非止欲永一身之命亦以為祖宗社稷億萬年之圖也但古人已覆之

蹈而吾聖人悠久之道自有可行此臣等所以陛下之初心獨不在彼而在此也嘗讀論語有曰仁者壽讀中庸有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嘗伏讀 皇明政要 太祖卻道書之獻有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馬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濟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斥之母為所惑 太宗却道士獻經者有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人主好尚稍不動檢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詐將來流毒無窮矣 宣宗斥欲

皇明疏錄 卷之十一 十二

化緣脩寺祝壽者有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宗崇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嘆也凡此皆吾聖人正道之所在夫論語中庸之言 陛下於經筵講之熟矣其曰仁者則有天理自然之安而無人欲陷溺之危若聖帝明王皆仁者也脩身體道朝廷日近乎儒髦寡欲清心後宮不濫於女色自然心廣體胖神完氣固而壽不難致也其曰大德蓋指

廣

於舜有聖人之德盡為君之道好問以廣天下之言

好

於察以盡芻蕘之善明四目而用衆人之視以為

人之聽以為聽故能克享天心
老之齋醮乎至我 太祖 太宗 宣宗聖諭所及
又 陛下於傳受而得之直者矣其曰聖賢之道與
五經之用亦皆不外乎正心脩身樽情節欲親君子
遠小人斥奸佞納忠諫不離正學不尚無益昭然為
保邦之要圖延祚之至理及商宗之懼妖而修德遇
災而聽言重交修於輔相監成憲於先王周王之穆
穆以望道學不懈於緝熙翼翼以宅心身常安于敬
止故三代皆享國綿遠若此者又何暇于齋醮之祈
禱乎 陛下稟仁聖之資當奮大有為之志遠宗堯
舜而上紹商周乃舍 經筵之所當習講與 祖宗
之所以垂訓者不事而顧甘心于秦漢梁宋之故轍
亦獨何哉聖人之道永終無敝 陛下上法 祖宗
遠師聖賢勿孤輔臣之忠愛於虛獎必措知道之
明旨於躬行自今以後奮然正道之由大黜異端之
惑息壇場之勞以凝神於文華之清燕移佛老之拜
而留心於師臣之尊禮 經筵必勤 日講不廢防
好色之鳩毒以保身服忠謹之藥石以享年凡近日
齋醮之事與供香火之地一切罷革將太監崔文并
張銳等餘黨及其他隨附蠱惑有名之人逐一查出
通國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奸邪欺罔之戒則 法

下一轉移之間其幾之察也有復善必速之明
之矣也有改過不吝之勇真大聖人之作為出於
常萬萬也由是聖道昭明而邪術屏塞群議息於下
大心享於上治化隆美民物熙皞則 聖壽之罔極
非止於仁聖之所獲而國祚之綿遠不啻與商周同
其曆矣夫欺蔽蠱惑之禍 陛下所知也登極之初
深究正德頹敗之所由 首詔拆毀內府佛寺神廟
并在外玄明經山等項宮祠而下張銳等群奸於臺
獄此萬代之瞻仰也今不一二年而旋復崇尚其事
信任其餘奸豈人情乎臣等固知此非出於 陛下
之本心而成之者崔文輩也非其心之所自為而欲
單絕其事誅逐其人特易易耳伏乞 聖明斷然行
之勿為因循勿事姑息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
等職當言路義不容默不勝懇悃激切俟 命之至
禁邪誘以斂 聖福疏 李錫
臣竊觀 先朝群小蠱誘 先帝無所不至幸遇
陛下踐祚以來誅竄貶逐奸黨一空死者已矣其生
者豈肯帖然於閑散哉其設心積慮將令名下人
投間抵隙以中 陛下之歆者久矣 陛下一中其
試則彼之術售而 陛下墮於術中彼之進也不難
此類一進必將復試 先朝之毒手再用已慣之奸
若天下國家必至於極敝大壞而後已有天下國家

者可不為寒心也。邾邇者中外傳聞以為陛下曰天災示戒，聖體違和及前星未耀，塵聖明之憂，懷無妄之虞，誤中群小之邪術，為此齋醮之謬舉，親蒞壇場自行拜禱，貢獻賞賚所費不貲，光祿寺之供用已難，內庫之銀兩屢用事屬悖謬，物議喧然，皆以為經筵日講，朝廷盛典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請自退朝後以御之。陛下憚其勞而不之聽，至此拜禱則不覺其勞，給邊賑荒，國家大事也。部寺大臣及科道等官屢屢請出內庫銀以給之。陛下惜其財而不之聽，而至賞賚則不惜其費。陛下不勞於所當勞者，於此不當勞者反勞之不費於所當費者，於此不當費者反費之。豈愛正道不如崇邪術，保赤子不如寵群小哉！臣知陛下之意矣。陛下之意豈不曰齋醮此舉可以感天地，可以致神明，可以弭災，可以保聖，螽斯能蠶之慶，可收果然，則不惟陛下欲為臣下皆願，陛下為之美，顧肯阻此大慶，以自異於群小哉！但臣讀書有年，講此已久，知此舉無益也。故敢昧死為陛下言之。且陛下之所禱者，豈非道教乎？豈非佛法乎？二者誕妄不經，載在典籍，已往覆轍，實今明鑑。漢武帝嘗事道矣，文成五利皆蒙寵幸，既而竟覺其非，曰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惟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十五

許言

其後宋徽宗專事道教，迷而不反，遂躬繫虜庭，竟死五國。則道之不足信也明矣。佛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楚王英首崇信之，竟被誅。梁武帝崇信無比，餓死臺城，韓愈佛骨一表，其說詳矣。則佛之不足信也明矣。然此舉群小亦自知其無益，特假此可以蠱惑聖心，可以潛移聖意。陛下之寵引黨比之人，故誘陛下為之。此輩亦曾以此蠱惑先帝，先帝竟被其惑卒之。幸豹房蓋新寺，遨遊歲月，不知止極。遂至於子道乖於慈壽，夫道戾於莊肅，皇統以絕。徒爾仙逝，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也耶！陛下必欲求福，亦有道矣。書之洪範有曰：九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又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解之者曰：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言君之一事一物一言一動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則五福自集於身矣。是故堯之福壽多，男本之于峻德，舜之福位名壽本之于大德，曰峻德曰大德，建極之謂也。曰無與不齋醮，陛下必欲求福，亦建此極而已。然建此極必清心，必寡欲，必節飲食，必慎起居，必公好惡，必遠佞臣，必遠群小，必經筵必日講，使親之恭作，必之從，作又視之明，作哲聽之聰，作謀思之睿，作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十六

許言

聖夫如此則德合天地行通神明天災何患乎不繁衍也
聖壽何患乎不若堯舜愈斯麟趾何患乎不繁衍也
執伏望 陛下體洪範之意法堯舜之德監漢以下
及 先朝之弊大奮乾剛俯從大學士楊廷和等并
科道等官張翀等所題先將崔文等拏送法司問以
蠱惑之罪以為群小之戒然後將臣前項所陳一一
舉行則邪說以杜正道以興多福有自求之益 宗
社享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闕異端以隆治疏

鄭慶雲

往者 聖體屢示違和臣等奏請務學親賢保 聖
體以慰群望一節實自古帝王祈天永命之本也近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十七

馬慶雲

見邸報伏聞於 乾清坤寧等宮復開番漢僧經殿
設齋醮 陛下親臨跪拜行香受籙或永日一舉或
一日再舉甚至三晝夜通舉名為吉祥好事又於

乾清宮特令內臣十數輩專一演習經典講究科儀
豈將以求福田利益邪臣等聞之將疑且憂且畏近
日遠近聚談皆謂 陛下初無此心蓋因太監崔文
招引先年罪人張銳各名下掌管家人執挾邪術以
蠱惑 陛下耳且此輩豈真為 陛下求福利邪不
過乘此以亂聰明以自為權寵計也况佛為教不足
信乎自古人君信佛之篤而得禍之重者莫如梁武
帝人臣論佛之詳而見道之明者莫如唐太宗

佛為莫狄之法恠誕不經歷述自古帝王書考

於反身循理之實而非緣於事佛之故至謂後世事
佛尤謹享年尤促數語尤後世人臣論佛者之所當
法也梁武帝之於僧寶誌珍膳廢而不食宗廟廢而
不享雖其自有之身亦三度舍之而不恤崇信可謂
至矣卒之侯景臺城之禍佛莫之救此萬世人君事
佛者之所宜戒也然猶異代不足覽觀 先帝遣使
自蜀西徼外人吐番直至西天迎取活佛以七八年
之久入萬餘里之深靡費億萬佛亦未有幾成大亂
而西南遂以虛耗至今悲怨之聲尚猶未息各處創
建不正淫祠及前王諸王佛子俱經 皇上所痛而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十八

馬慶雲

親革者也 陛下豈偶忘前日可戒之轍而復蹈之
耶豈古之帝王為不足法而乃下效梁武帝之所為
耶不然或以臣等論佛之害未盡明悉而韓愈氏之
言亦不足信耶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况 宮闈深邃
地隔塵凡設立醮壇紛紜誦讀誠為溷濁 陛下以
萬乘之尊百神之主乃自屬身夷狄之教傳笑天下
後世光祿寺每日供設費用不貲今民窮財竭正貢
不給額外何堪誠有如諸臣之所憂者然臣等之憂
蓋又有甚于此者先儒程頤有言曰人主一心攻之
者衆故凡有舉動則左右儉壬之徒皆將各挾其術
日夕窺測以為投間抵隙之地或以女色或以貨財

以神仙之求餌以金石之藥教以房帷之邪術

官觀之興造一實微開群蠅畢聚人主之于好尚

不謹哉今諸邪者必謂 陛下經筵日廢而禮義之

念幾微 聖體違和而禱祠之說可入萬一 陛下

不悟而輕信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彼小人輩但

知希圖富貴利己為身至於誤君誤國彼又奚恤伏

望 陛下舍已從人反躬思道將大學士楊廷和等

尚書喬宇等科道官張紳屠僑等所奏詳加覽察痛

懲其非速將太監崔文及罪人張銳各名下家人拏

送法司明正其誣上行私之罪祈禱之事再不舉行

習學之人盡行罷去自今以後古訓是師而不惑於

異術之支離正人是近而不移于左右之引導清心

以寡欲保身以保民則年不祈而壽自永災不禳而

福自至矣非惟臣等之幸實天下國家莫大之幸也

亟誅蠱惑遺姦以隆 聖治疏 張紳

竊聞治功難成而易敗邪術易惑而難祛苟辨之不

早而去之不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蹈已覆之

轍邪正感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

下英明神聖追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覆轍之

弊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頃者 大內之

間禱祠繁興而上而 乾清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

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為吉祥好事修建不

傳聞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於 乾清宮令內臣十

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賞賚逾渥寵幸日密

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顧假之官闈修設之

徒例用緇黃之流而顧屬之內豎議者皆以先朝罪

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員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為

嘗試之計而 陛下耳熟諂諛之言心遊老釋之教

不覺墮其愚弄曲奉淫誣親蒞壇場不以為異流聞

四方播傳後世使 陛下負奉道之謗蒙好佛之名

太監崔文等之罪固有不容於死者矣近該大學士

楊廷和等題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事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二十九

極言虛誕誣罔利害望 陛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

蠱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并黃緣阿附之黨盡為斥

逐更欲 陛下日以敬 天法 祖修德保身為先

務廷和等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為慮甚遠其為

陛下甚忠伏讀批答 旨意僅云覽卿等所言具見

忘愛朕已知道了而前項蠱惑阿附之徒置之不問

耳旬日重疑人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

謂過也知惡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

焦寧吳亮輩寔挾此術以誤 先朝殷鑒不遠殊為

可惡茲復踵其故智上累 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

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惑於其說昵於其人彼必以

為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挫愈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群邪傷
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為可慮不但一節一目小
小虧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
寧畧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倡此說者皆謂聖
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已疾交謹不已用堅
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
之聖帝明王深懼尤物之滅周女戎之敗晉慎之遠
之福慶用昌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請也
昔宋太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為先真
德秀進言於理宗以親賢為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寔召康
公廣砥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美第祿爾康矣而繼
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惑德性易移
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
扇惑罔物慾豈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
以引之而翼之於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
心恬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長世之道要
不出於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克積閨帷而
其間一二人者號為點慧柔曼為惑尤甚是怠於日
講疏於 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葆養愆度時見
和大小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逆 聖意

無所忌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恣無已之欲於宮壺之
間以荒淫為無傷而要難必之福於夷狄之術講筵
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月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
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伏願 陛下思祖構之
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亂之歸
亟從廷和等所謂先將崔文并 樣蠱惑誘引人員
黃緣阿附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擊送法司明正其罪
尤望日御 講筵以親道德之士日謹閨闈以塞情
竇之非或古今治亂人心向背務嚴包桑之戒而咨
諏之益詳或鷄鳴淑女厲階婦人務慎貫魚之寵而
取舍之有定如此庶幾道體不奪於人心剛德不撓
於彙昵有以養性情之正有以培壽命之源政治光
於 祖宗而名壽加於堯舜區區齋醮之舉無益有
損宜無足置之牙頰者矣
除邪類以建皇極疏 劉世揚
伏觀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頃因 天變警懼
修省停罷齋醮及一應興造不急之務中外臣工勉
承休德天下引領想望太平皆謂雖前之舉措間有
差失猶幸 聖心未為邪誘或可因而施啓沃輔助
之益耳乃者何過惑太監崔文等妖妄之說大興異
教各 官彌日開建齋壇修齋誦經內外供具糜費
不貲 天子臨拜謂之好事又有漢晉西天經廠

靈濟宮顯靈宮等處修設上下傳降中外扇誘以為福利噫此何等事實誌公徐知常王老志欺君誤國之故智梁武帝宋徽宗臺城南渡之覆轍謂陛下甘心乎竊痛恨陛下此心為異端邪妄所引去恐自此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夫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治也釋老之教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而後稱聖明稱治平者必曰唐虞曰三代在昔聖人之致治蓋可見矣書洪範皇極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夫聖人所建立標準為四方之所取正者亦惟盡人倫安義理體信達順以集福于上使天下觀感而化會極歸極以敷錫福于下無他道也故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謂之五福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謂之六極說者謂五福六極在君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係於訓之行不行禍福從來斷可知矣今棄彝倫而崇異教惑邪說而背正道持此以求福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事豈不其遠矣哉夫以天子之尊而躬拜釋老之場以天地神人之主而動心冥福之及此不過使後笑今猶今笑昔而已矣且彌勒釋迦輪迴管世天尊神將驅魔降祐此間閻山野忌部所為轉相誑誘積久成習遂假以號召無賴群聚為寇賊奸宄每自此始况天子法宮躬自下門

風翕然並趨細民無知鼓倡易從此奸宄之資之本也故我太祖高皇帝大誥深惡愚民念誦無彌勒尊佛以為六字謂之造禍又戒今後良民凡有六字即時燒毀毋存毋奉永保已安我太祖真皇極之君也謂此六字為造禍歎燒毀六字以保安異乎崔文等之所謂造福保安矣故祖訓一條開載庵觀寺院燒香降香禳告星斗已有禁律違者及領香送物者皆處以死然則我太祖之律令嚴矣其見理甚精而慮慮甚遠故著之祖訓與聖子神孫世世守之今崔文等及先朝壞法亂政名下掌家管家未殄之徒交引朋比習學異教欺誑陛下扇惑中外搖動人心糜大官大貲之財紊初紀清明之政臣以為今日宜遵祖訓處崔文以死并究其黨及表裏扇引領香送物之人咸治無赦仍頒降勅諭布告中外以破群惑以塞禍源惟陛下遠監古昔近遵聖祖上畏天命下卹人言斷在必行則宗社幸甚然崔文等今日所以敢為是欺誑而不顧者良由先朝奸黨吳亮焦寧等陛下治之未正其罪耳此二人者勾引番僧符同劉允愚弄先帝齋送番供奉討鹽茶遠涉烏思藏迎來活佛發擾天下耗糜百萬及陛下詔取回京詳奸伏罪而允止降詔問住亮寧止發遣籍沒顧得保全首領

適天誅此崔文等今日之所以肆行無忌也然前
允等 陛下猶能暴其蠱惑誘引欺 君誤 國之
罪而罰治之今崔文等朋奸邪類違 祖訓法所不
赦大小之臣連章累牘發其罪狀 陛下乃曲為庇
護不蒙顯戮是縱使為奸何所不至矣 先帝以吳
亮焦寧而不得善其終 陛下以崔文而不得正其
始前車既覆後車不監旁觀有見當局則迷臣竊為
陛下痛之惜之伏望 大奮乾剛亟為殄絕使 官
闈之內肅肅雍雍廓然一清異教既熄邪類既除則
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 陛下
一意崇儒重道日御 經筵虛受 日講為涵養薰
陶之助如洪範所謂視明作哲聽聰作謀言從作乂
貌恭作肅思睿作聖之五者敬事無替使嗜慾寡禮
樂備敬義立而身脩 內令嚴而家齊 陛下所以
盡倫理建 皇極以感化天下端在是矣故建極則
福集於上而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美天下
化則福錫於下而無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禍故雨
暘燠寒風五者各徵於五事而以其敘而百穀用成
庶民乂安至此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諸福之皆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此之謂好事謂吉祥謂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故號曰皇極之世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所
以治天下者 陛下誠有見乎此則彼之區區異端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五

邪說微求福利符呪經偈警動小術祇見其幻且妄
而無所用之矣夫義理明則妖妄難惑志向定則他
岐莫移不然今日 陛下雖勉強聽納俯賜施行而
真知未開立志未定恐他日又未必無崔文如今日
崔文之為吳亮焦寧也此又愚臣區區芹曝之願為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伏惟 陛下憲天聰明而
廣納焉臣無任恐悚待罪之至

黜異端懲小人以隆 聖道疏 安磐

臣聞所謂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禱祠
功利之說皆是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後世
佛老之害為甚而佛氏之害為最甚神虛無寂滅之
術售生死輪迴之說流而為懺為齋為醮為青詞為
道場為法事其徒漫以糊口者非二氏本旨也東漢
以來奉佛者身之禍福國之安危年之修短唐臣韓
愈論之甚詳近日大學士楊廷和等兼以徽宗事言
之又甚切 陛下可覆而視臣不敢贅惟事近可鑒
者莫如 武宗皇帝敢昧死一言 陛下試垂聽焉
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為左右蠱
惑即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即從事番教於是鎖南經
吉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諳即從事取佛於是太監劉
允驅馳西域矣十數年間 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
持呪或結印往往傳播民間番教無資於祈禱而偏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五

未見其蹤跡糜費大官流謗道路二者 武宗實恨焉此 陛下之所聞見者既而劉允放而鎖南囚天下頌 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頌 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頌 陛下之儉 宮掖

清而小人伏天下頌 陛下之英數者斯 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柰何甫及二年遽襲故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哉 陛下聰明絕出所以掃除二氏

之害人其人火其書者天下方屬意而崇尚及舛戾若此臣愚何望焉然非 陛下本意太監崔文等為之也謹按崔文本以鍾鼓廝役資緣 青宮用事冒

陛下太監幸 陛下下降革邇來營求遂還舊官今復導陛下以此使 陛下失其所謂明喪其所謂聖忘其

所謂儉損其所謂英取笑天下貽譏後來者皆文為之臣謂文可斬也文之意以嘗試 陛下也 陛下既為所動欲行香則行香欲登壇則登壇欲拜疏則拜疏臣恐無已則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貨利無已

則導以遊幸則導以土木則導以征伐文以漸致也諸餘如文者又將牽類伺便求所意欲逞也 陛下德同堯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黨紊亂故曰文

可斬也望 陛下不憚改過翻然悔悟將崔文等拿送法司治以重刑掃迹絕壇以塞禍源一意講學

訪儒臣庶理明而邪說不得干譏特而小人不能

眩 恩可遠施 澤可一以之祈天永命其於功効與奉彼二氏者相萬也天下臣民拭目傾耳決安危之機在此一舉伏惟 留意

除邪妄以彰 聖化疏 夏言

比者恭遇 皇上詔及群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篤養盡制之孝闢邪崇正之化 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伏奉 聖旨命大學士臣李時同臣

言入看即所謂大善殿者臣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夷鬼淫褻之狀仰惟 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

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度梁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醜礪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

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竟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

番夷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顛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宫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為

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 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始議徹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留
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廢宇
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骨佛牙之類皆屬污穢不宜
使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勅下所司瘞之草野
一切掃而淨之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為大聖
人非常作為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不勝幸甚
後世幸甚緣係除邪妄以彰聖化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旨

崇正黜邪以隆聖治疏 史梧

竊惟帝王所以遵天下之幾不可一事少試於權奸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三九

之巧而其所以主天下之心不可一毫稍違乎道義
之臣臣等伏覩陛下登極之初詔毀添蓋佛寺
神廟石經山祠而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畫行查革凡
所為類矯武廟故事直欲追唐虞而上之今不載
恭迺有邸報如壇場齋醮之設大小廷臣所疏者是
武廟前日之所為而今復為之陛下之昔以為非
而今顧其以為是而行之耶夫天人禍福之幾之不
可微幻誕妄証之妖之不可信大學士楊廷和給事
中張源御史屠僑等蓋已連章累疏援古證今互攻
其謬無餘說矣臣等不容復贅矣臣等惟謂天下之
理有是非之分邪正之對是非邪正之所以相勝

其幾每決於人主好尚之微不可以不審也今乃指
佛為非目佛為邪匹夫愚民而皆辨之豈有人主德
高天下而智獨屈於匹夫之愚也特壽夭禍福之疑
有以奪之焉耳夫禍福一出於天夫人而皆辨之豈
有人主為天之子而獨不悟也特不勝左右群枉之
讒焉耳左右之事其君者亦豈不知帝王萬乘之尊
而錯聽於削髮涅槃之說貽笑中外也但彼之良心
斷喪焉耳彼之良心斷喪之欲眩其君者先之以壽
夭禍福之說以售其似忠似愛之姦繼之終之凡可
以蠱惑君心而逞彼之便者無所不至矣由此觀之
則今日齋醮之設亦安知非陛下主一無二之心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四一
誤旁落於權姦之試也哉臣等聞之深為陛下惜
亦深為陛下懼也况王道異端勢不兩立朝廷
之所作為天下臣民之所趨嚮千百年道統正脉之
所繫不可不慎也夫既以身繫天下臣民之所趨嚮
則上有好而下必有甚焉者矣陛下為天下生民
主亦肯率天下之人而歸於無父無君之教也哉既
以身繫千百年道統之重則有今日浮屠之說其誰
啓之陛下亦甘暫釋道統之傳而坐百年之後壞
道之議也哉臣願陛下重思之也王者之度如天
地之無心揆之理而順則行稍有違焉則改陛下
今日之所為以為順耶則何以來廷臣之所論

如是者以為違耶則何不改其違以歸於正而後
 朝無異議天下依然共仰 日月之明也耶臣等所
 以共為 陛下爭也然臣等論列至此終不甘心於
 左右妖妄之言復毅然堅執一說以勝之請為 陛
 下終之夫左右之言佛不過曰佛能養壽命之源佛
 能造天下之福也臣等則以為養壽命之源不在於
 佛而在於講學養身造天下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
 過彊扶弱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於節慾順理
 造天下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信任君子屏斥小人
 過者 經筵之講暫 御復釋何有於講學養身復
 聞聲色之過過而不節何有於節欲順理主事羅洪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載罪遭慘刻是以一百戶之故中傷手足也何有於
 過彊扶弱事關大體不由內閣尚書林俊呼斥回話
 而崔文之姦固結不去何有於信任君子屏斥小人
 不知是而徒佛老焉齋醮焉使大臣解體小臣離德
 陛下亦何便哉臣願 陛下遵崇正道講學養身信
 任君子屏斥小人速罷齋醮之舉求夫倡言之人而
 重治之佛像盡行燒燬僧道盡行屏逐將其蠱惑之
 甚者與崔文明置典刑仍乞 勅禮部嚴絕僧道內
 侍往來之路以杜媚竈由徑之漸其有僧不循禮法
 濫使養髮之徒出入內侍衙門希圖賄賂漸要 恩
 寵者即送法司拏問則王道明而異端去矣

開左道以化疏 鄭一鵬

臣聞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左道惑
 衆者必誅無赦春秋辨華夷中國而夷狄則夷之故
 杞侯用夷禮則貶而稱子惡用夷也恭惟 皇帝陛
 下聰明恭儉出於天性自 臨御以來汰冗省費蠲
 租責已一切無名寺觀輒弛以利民其於好惡節儉
 之慎古帝王莫能尚矣近該臣巡視光祿觀正德十
 六年五月以來欽錄簿者知 宮中用度之節日常
 膳之外少有所取比年以來禱祀繁興調度彌廣有
 乾清宮好事有 坤寧宮好事有 清寧宮好事有
 西天西番漢經廠好事有 五花宮好事有 乾清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宮西煖殿 坤寧宮東次間好事有學習道經日給
 茶飯者如此之類或三晝夜或一永日或間日一舉
 或一日再舉 經筵供具日虛設而無所用夫以
 陛下明聖可為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不以古之聖帝
 明王自期日事釋老之教不親儒生師古訓日以脩
 齋誦經為事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
 愚以為此輩挾此術進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兼
 持此術以欺 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至今莫
 可藥救臣謂此輩一日在 宮中則貽一日之害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願 陛下亟誅之遠之
 今朝野嗷嗷咸謂 經筵既疎則忠良正直之士日

道場既盛則番僧寺觀之事日興雖 聖明在上
決無此事而履霜堅冰可不寒心哉臣嘗散錢糧每
一齋醮豆腐麵筋用錢萬八千有餘以日計之所費
不知其幾十萬以月計之不知其幾百萬 陛下頃
因 天戒停止齋醮知其費財無益明矣而 宮中
猶為之者豈非左右以福田利益之說欺 陛下也
邪臣請為 陛下陳之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生
死於夷言語侏儻不通中國假使來王不過當 陛
下一見 賜之酒飯而已今既化之鬼乃崇信而尊
尚之不取輕於夷者幾希且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岳
瀆視公侯中外無文之神靡所弗統今舉夷狄之神
祀之 宮中勞民費財為禱祀之具其拂經悖禮孰
甚焉且古之帝王享祿位名壽全福者莫如堯舜禹
湯文武堯壽一百十有六歲舜壽百有十歲禹湯壽
百歲文王壽九十七歲武王壽九十三歲當時未聞
有佛也考其為治曰嘉言罔攸伏稽衆舍已野無遺
賢不虐無告不廢國窮又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曰
聲脩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曰微柔懿恭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自朝至晷不遑暇
食其為戒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滯于
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哂
百姓以從已之欲又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三

佛示刊

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又曰恒舞于宮
歌于室時謂巫風殉貨色恒遊畋時謂淫風侮聖
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又曰生則逸不知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依又曰黷于祭祀時謂弗
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未聞有禱祀之說也當時百
僚師師萬邦咸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下言治者莫加
焉漢文帝迎佛於天竺而佛始至中國梁武帝信浮
屠三舍身為奴又講佛經于同泰寺臺城之變遂至
亡國唐憲宗迎佛骨而唐業衰宋徽宗惑徐知常王
老志林靈素作千道會班金錄道場于天下自謂教
主道君言路壅塞恩倖持權遂成靖康之禍自有傳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三

以來事佛得禍者有之未有事佛得福也書曰與治
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
后 陛下上嘉下樂動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詎肯
蹈梁武唐憲宋徽之覆轍乎方今天災時變月無
報京師之民苦於賦繁役重有鬻賣妻子者有無衣
寒席行乞者有母子五六裸而餓餒者州縣則徵法
煩擾仍以饑饉窮者轉而為盜賊其良者往往廢
於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燧荷戈而不得食此其為
難哉景公店欲誅祝史晏嬰諫曰雖善祝豈勝
一為人之詛君欲誅祝史修德而後可景公說會
政薄斂責已景公遂愈 陛下以為公之

民怨耶樂耶 天地 祖宗之付託兆民之仰
 宜如此雖有忠言讜論往往以已有旨却之恐歛民
 怨不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
 僧之請此愚臣所未解者也 陛下勿以民怨為不
 足懼秦末民怨矣勝廣起漢末民怨矣黃巾起唐宋
 末民怨矣黃巢金元熾書曰不見是圖又曰民可近
 不可下可不懼哉臣願 陛下思 天地付託之重
 念 祖宗創守之艱以民怨為必可畏以人言為必
 可恤時御 經筵召儒臣咨諏善道 召大臣諫臣
 察納雅言清心省事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愛人為
 深固邦本之計伏願改西天殿為寶訓殿 祖宗御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三五

製諸書盡貯其中西番殿為古訓殿五經諸子書盡
 貯其中漢經殿為聽納殿諸臣奏疏盡貯其中令司
 禮監同大學士楊廷和等共選內臣知義禮小心畏
 慎者司其鎖鑰 陛下經筵之暇朝夕游息其中凡
 誦習道經者盡數逐出無使左道夷狄之教得以熒
 惑 聖聰則壽何以不若堯舜禹湯文武治何以不
 若唐虞三代哉

決 聖意以毀佛像疏 朱演
 下新惟大君者天之宗子精神意氣相為感通君之
 所以天之心為心天必默相以順成其美以宏其
 所以所趨之正故甘露降黃河清雨陽燄

年歲豐稔此皆 陛下聖德隆威禮教休明之徵應
 也即今大興隆寺火災之故臣又有以驗 陛下之
 驅斥佛教深有契乎 天心天固默相乎 陛下以
 順成乎此志然耳夫佛本夷狄之教非聖人之法自
 漢以上未之有也明帝之時始入中國嗣是以來漸
 崇信之乃聽其宏殿峻宇雕梁畫棟圖形塑像繪彩
 泥金群聚天下淪沒三綱之人而養養之惑世誣民
 耗財蠹政莫此為甚唐臣韓愈佛骨一表闢之甚詳
 凡少知義理者無不知其為非然流傳既久因循成
 俗卒未有能盡除之者此豈天之心乎恭惟 皇上
 慨百世之沉迷洗千古之陋習乃 命京師內外毀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三六

寺宇汰僧尼申 勅天下臣工勸諭僧人還俗將以
 漸除之以挽回天下於三代之隆此何心哉 天之
 心也 陛下以 天之心為心 天之所以感契乎
 陛下者諒無不至矣臣故於今大興隆寺之火有以
 驗其然也蓋 陛下前日之獨存此寺者非謂其有
 益於治而存之也蓋曰姑存之漸以圖之耳則盡其
 教而除之者 陛下之意也夫先師孔子之像 陛
 下謂非禮之所宜亟 詔去之天下始而駭然終而
 余然信而安之以為 陛下見高千古意出百王真
 足以垂訓萬世也則盡去佛像以息異端以崇正道
 陛下之有是心也久且切矣今者大火并其

佛像所居之殿宇而煨燼之 天於佛像示可蓋默契 陛下之心而順成之云爾夫此寺者天下之寺之宗示毀于此則天下之寺之佛像之當毀也可知矣臣聞天下之事得其機則易於為力欲息天下之佛教當必先毀天下之佛像蓋毀佛像者王化之機也伏望 陛下仰承 上天順成之意俯察王化易行之機降 勅禮部申明禁約頒布天下凡各寺院一切佛像悉令毀之投諸水火永絕根源則僧人不必逐也夫其所依彼將自散迨數十年天下將不失其所謂佛者耶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之所作為有出於尋常萬萬者又不在此舉耶世之感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皇明疏鈔卷之十一終

皇明疏鈔卷之十二

巡幸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疏

王廷相

仰惟 皇上下諭禮部欲躬詣 顯陵相卜言兆旬日之內合行事宜靡不整辦齊備戒行有期臣竊觀皇上南行之計決矣必矣無疑矣但臣日來積有私憂過計之慮欲聞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敢輒觸君父之怒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忍而不言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况大臣有心膂股肱之托與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為 皇上陳之伏惟宥其斧鉞之誅少加聽納幸甚幸甚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災傷特甚人相啖食流民載路盜賊蠲與悉有犯屬車之塵以致驚動 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南巡近邊酋虜如花當部落聞風為患深入腹裏如往年搶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扈衛官軍旗校及內外從官諸色人役不下數萬其糧料草束車輛馬匹各處供應所費不貲郡縣倉庫在在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措處者此三者皆衆人之所慮慮之在外者若處置得宜猶可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明常加靜養善攝精神小有不快今也遠涉長途日月登歷

縱安與輕輦未免勞頓而况衝冒風塵隔殊水土六
 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儻致 聖體違和 聖心不
 暢誰其任之登頰山原不如深宮大庭雍容之為安
 觸冒風塵不如逸神靜志逍遙之為樂 皇上何乃
 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嘗每日於朝祭之時獲觀
 天顏潤粹祭氣滿容便於一二人臣言之不覺喜動
 於心時而聞有不快即為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去
 逸就勞舍靜而動安得不為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
 以不得不竭愚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
 一時其所關係至大至重至緊至要何以言之居中
 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二 二 沈德潛

機權半由諸人也况勞人動衆之餘加之若急無聊
 之故變生於倉卒患起於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
 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足為後世殷
 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知也知之而不言之
 是無深遠先機之見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草草視為
 容易泛常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履危徼倖於萬
 一無事者也伏望 皇上垂鑒往事少為加察焉且
 皇上必欲躬詣 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於 先
 皇也以臣觀 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
 何以言之漢宣帝曾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皇其
 父宋理宗能皇其父矣而不能稱帝以廟祀漢哀帝

能稱皇而廟祀矣而不能宗祀以配天今 皇上之
 於 睿皇廟祀美薦謚美稱 宗矣配 天矣而因
 心之愛無所不極自 臨御以來建 皇極贊天地
 康四海服諸侯而繼述之業日為之隆雖大舜之克
 孝武王之達孝亦未有過於此者伏望 皇上自信
 之自重之况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何必躬自勞
 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於士庶人之愛敬乎今
 日之事 皇上必欲合葬或送而南或遷而北定有
 宸斷臣請當事自行仍望 皇上選遣安靜老成曉
 事親信內臣一人與臣同事再 勅內官監選責各
 應該用人匠數十人聽臣指使或送或遷兩月之內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二 三 韓

即有次第 皇上安居九重清穆高拱而臣等亦能
 辦集其事却將戶部所供糧草賞賜各項銀兩留為
 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可以慰 皇上誠
 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上遠行之勞亦可以濟修
 陵之費大事易得以襄而亦無意外之虞矣 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

仰惟 皇上項因 慈孝獻皇后梓宮南祔 顯陵
 即下南巡之命意欲恭詣 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大孝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
 純孝何以加焉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然者

敢為 陛下披瀝陳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一 梓宮在殯朝夕 上食雖付託有人而我 皇上遠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忽然而已其二 臣等常備員扈從 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冲粹少有過勞輒便咳嗽况今遠去數千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路淹瀝月日 御膳稍有愆期或為霧露所感或為風沙所觸當此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三 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託得人但我 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湖廣三省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為盜千百成群傳聞西平鄆陵地方皆被攻劫撫按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聞也况大 駕遠臨供億不貲雖本部差官畧為協濟終恐悞事其五北虜自數年以來頗為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臣恐恐幸而無事近日京東朶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去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示懲戒而腹裏之患亦不可不預為之防也 大駕遠出此北虜聞之安保其不跳梁乎其一有不可不知者自我 成祖鼎定燕都即設六倉銀庫收貯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繼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為充

今各邊奏討無虛日工部借支無止期 大駕遠出支費又不下百餘萬兩部大倉所貯不過百餘萬兩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將何以應之臣私相謀維雖有心計如唐劉晏百輩亦恐無以善其後此今日之國用 陛下所宜急知者也 臣等職司邦計日夜憂惶計無所出犬馬愚忠竊敢陳獻以 聞伏願陛下少寬鈇鉞之誅特賜採納豈但臣等之幸寔生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休也

王好問
止行幸疏

臣等竊惟昭德塞違帝王之盛美也盡忠補過臣子之善物也故人臣不以主聖而忘匡弼之忠則君德為日新而臣得以同其休人君不以臣直而存厭敦之心則臣節益勵而君得以享其逸明良相與之休君臣同德之盛不外是矣恭惟我 皇上大孝性成至仁天縱自即位以來求賢納諫躬親萬幾凡詔勅所出政令所施無非績 列聖之緒而率 先帝之休也通者日御 經筵講求治道穆穆皇皇都俞一堂之間而凌跨乎萬古之遠天下欣然思見帝王之盛矣故臣等至愚日惟仰望 陛下緝熙此德不移外誘則持循之義理道自敷百工庶職殆將精白承休之不暇矣乃見禮部傳奉 聖旨於十二日 駕幸藩邸臣等意我 皇上仁厚之德不忘舊跡私

切喜之但人臣忠愛之心無窮故責望之心甚遠匡
 楨之義固有不吝以不盡者蓋人君之舉必揆之於
 義而合然後質之於心而安故春秋書祭必書之蓋
 重之也 陛下德同堯舜非中主比而此臣
 恐天下有議之者焉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人君奉 郊廟而臨政事所以紹 祖宗承天地孝
 之大者也故衰疚之情不容不少奪焉外此而一遊
 一豫皆私情也義有不協則理無可渝豈 聖情之
 所能安乎往日 先帝靈駕之發以 皇上之至孝
 雖躬次山陵情猶不已也而祖送之祭止於闕門者
 緣義有所制故情不得伸耳今掩王之禮方畢期祥
 皇明通鑑 卷之十二 十一
 之時未邁臣固知 皇上哀慕之情猶昔也南郊之
 祀未舉西廡之典未行臣又知 皇上禮樂之思猶
 歟也乃即有藩邸之幸馬泮澳之游既非居喪之所
 宜有燕佚之樂又非初政之所宜行 皇上獨不可
 以已乎昔漢祖歌風故鄉後世不以為過者蓋以其
 親提三尺備歷諸艱且當遲暮之年而敦故舊之好
 義初不悖也 陛下獲位大光日升川至而三年之
 報倏忽隙駒是為樂之日長而為報之時有所限制
 也 陛下試熟思之臣言非謬妄也夫犬馬之微猶
 知報主臣等為 陛下耳目之寄有所見聞分當啓
 沃其忍使 明聖之君而有舉動之過乎夫 朝廷

之體統甚尊 陛下不可以自褻 祖宗之神器甚
 重 陛下不可以自輕疑神于 九重而運化於萬
 有安富尊榮無可踰於此者矣又何必親冒塵喧而
 輕出 大內也哉臣聞主聖則臣直臣等幸屬風雲
 一德同心所自許也故為主之義重而愛身之念薄
 狂瞽之言惟 陛下裁擇臨幸之命或可以暫收警
 蹕之嚴或可以暫撤以成仁孝之美而防佚遊之漸
 則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干冒 天嚴臣等不勝待罪
 隕越之至

玩賞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皇明通鑑 卷之十二 七
 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玩好之具
 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本心 陛下以天
 縱之聖日新之學游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
 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
 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傳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
 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
 隱天下欣然以為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所以為
 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
 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
 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 勅諭群
 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稽

首稱頌以為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
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為則煙火之
事決知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
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
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
也臣伏覩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
儀貞靜舉天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
火為樂哉况今兩廣弗靜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
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
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赤旱
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
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之計無所
出可為寒心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
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為此
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
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
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數語以為之是以三代以
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
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
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為此鄙
詞上瀆 夫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
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

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
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
之心即 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於 陛下之
前且知其不可將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
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
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
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
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
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
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
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
皇明疏鈔 卷一一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後事耳謂大
之舉乃曰後事三不足焉 聖明之累是皆不察書
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修耳目百廢隳焉若
於此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有甚於此者將無
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
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
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
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
伏願 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之
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
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

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
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
平無疆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
豈有大於此哉 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為
沽矯不以臣等為迂闊使天下後世知 大聖人之
作為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 宗社生靈
之大幸也 臣等昧死以 聞

乞取回收買玩好太監疏 王恕

臣始為 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處地方饑荒軍民
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
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
矣 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益於江南
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
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老稚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 勅往來提
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
此行為賑濟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
造之恩 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祚
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若為收買玩好之物而未
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
傳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
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為當此饑荒之

際 朝廷正宜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
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
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
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
繁興財力日絀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宗
遣使往涼州諷李太亮獻名鷹而太亮不可明皇令
益州織半臂褶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
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
之明李太亮蘇許公之忠今 陛下以上聖之資居
至尊之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
可以為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

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

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
於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太亮蘇許公
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為 陛下下言之者非為身家
計也為社稷計耳惟 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
民幸甚

請停造鰲山燈疏

朱衡

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內官監太監
孟冲等題為欽奉 聖諭事隆慶三年六月二十六
日奉 聖旨朝殿掛燈照樣畫四五張來看欽此七
月初一日節奉 聖旨造方圓鰲山燈會高低尺寸

每樣畫一張樣來看欽此本監欽遵謹將 朝殿
燈樣方圓鰲山燈樣本月初三日奏奉 御批朝殿
後五掛燈每樣造一對來通高一丈方圓鰲山每
樣造二座通高五丈欽此傳奉到監本監欽遵行擬
油木工官郝江等開呈該用南杉板枋木植金箔銀
珠青綠銅鐵鮫片等料本監節經造辦別無餘積及
添雇各色匠役并搬用人役與同本監官匠相兼做
造呈乞題請合行工部照例奏辦等因到部臣等伏
惟前項傳造朝殿掛燈五對方圓鰲山燈四座事體
尊嚴如蒙 勅下工部照例辦送仍委幹濟司屬官
一員與同本監委官協同看管庶工役早完人心嚴
肅等因奉 聖旨是這物料作速辦送工部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前項物料計筭約該銀
三萬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又不下數千兩及查節
慎庫收貯料物銀十分缺乏見今各監局年例并造
成 鹵簿大駕及添造軍器修理都城重城等項工
程約該銀二十萬兩俱候支給尚不敷用且各司府
災異頻仍民困已極實難盡法徵解物料無從措處
呈乞施行到部臣等看得太監孟冲等題稱傳造
朝殿掛燈方圓鰲山燈合用物料及各色匠役乞要
本部辦雇一節臣等即查據該司呈開合用物料約
該銀三萬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不下數千兩臣等

不勝驚惶切惟自昔聖王凡有造作必協之於義而
約之于時於義所不當為於時所不可為則為人臣
者必當懇祈於 上務求停止此乃人臣之職人君
之心所當然也見今本部庫貯錢糧該臣等十分節
縮所存尚無多餘而各項工費并年例緊急錢糧方
且仰給各府徵解奏用屢催不至而前項造燈動計
數萬抑將何所取給竊見數月以來四方奏報災異
者踵接於途即如閏六月內京師積雨畿輔澤水東
省蝗蝻殆遍真定其他處如徐沛河漲蕩析萬姓之
居瓜鎮海溢損傷千人之命古今災異叢集未有如
此之甚者正當上下交省脩明刑政以仰祈 天心
昭格轉災為祥即使造作之萬萬不可已者猶宜暫
行停止而况無益之作不急之事如鰲山燈者是豈
不可以已乎近又該欽天監奏稱隆慶四年元旦日
食十六日月食夫日食天變之極大者日月之食於
二旬之內又在歲首寔傳記所罕聞今鰲山燈必為
明年元宵而設臣竊以為當其時 皇上方且撤樂
減膳恐懼修省之不暇又何必為遊宴玩好之圖乎
若以 朝殿掛燈為不可缺則 先朝原設者歲久
敝壞稍加脩整費亦不多查得該監尚有備用錢糧
支給是矣亦不宜屑屑請討今以造燈一事揆之時
與義俱不可者乃費銀至三萬餘兩將來播之天下

傳之後世豈不為 聖政累邪仰惟 皇上聰明離
照仁儉天成於此等事少留 聖恩必為然知其不
可臣等忝居股肱之末職守所關不改緘默以隨不
忠之罪伏乞 聖明仰察 天變備前 將前項
物料毅然停止庶於義為協於時為順財用不糜災
變可弭臣等不勝悚慄祈懇之至
貢獻

止貢夷疏

倪岳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并禮科抄出鎮守
巡撫兩廣等處太監等官章眷等題稱撒馬兒罕地
面阿黑麻王差使臣哈只火辛等賞送獅子等件從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十四

馬

海道滿刺加國前來進貢除將獅子鸚鵡行屬支給
官錢買辦喂養及差委的當官員同番使人等管送
赴京外具本先差舍人于鐸親賚題知該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查得成化二十年本地面差從陝西赴京進貢
獅子駝馬本部查照舊例議擬題准 特賜番王阿
黑麻并伊妻男各色紵絲紗羅絹布一百九十餘匹
賜獅子駝馬價絲段共六十八表裏給賜加賜使臣
帕六灣馬黑麻等絲段七十三表裏銀一百七十五
兩衣服絹匹數又不貲似此從厚賞賚各夷猶且心
無厭足節次奏擾不已又蒙 欽賜路費銀兩後各

夷領貢事完要從海道回還蒙 憲宗皇帝特旨准
從海道回去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撒馬兒罕所
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所宜蓄留之於內既
非 殿庭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用日逐
喂飼之費及所賜前項銀幣等件俱係府帑之財帛
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真偽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
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
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為
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 聖德之光輝補
益治平之實效也 臣等切為 朝廷惜之蓋因各夷
先次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若不為處置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一

十五

馬

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倣倣以 朝
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蠢蠢者貪得
無厭何哉 臣等嘗聞聖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
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
詔却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 憲宗皇帝成化
初年亦嘗降 勅諭止朝鮮白鵲海青之獻 皇上
踐祚之初首頒 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騷
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
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却令帶
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
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為 聖德恭

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是而終始
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
巡官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等
仰窺 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聖德之累但
恐有先年事例為容其到京則經過道途騷擾必多
賞賜犒勞須從舊例况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陝西
甘肅驗放起送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等一十八名
到京為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
有 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
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詭
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二 夏人貢
真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從陝西又從海
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
道啓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
却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臣等愚見
深為未便伏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
詭冒之姦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却所貢仍差的
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
撫或巡按及合干司府官就於所在官司支給官錢
量為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脚力送回廣東量與賞
賜嘉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為修理着令撐駕回還
仍請 勅一道曉諭黑麻王謂爾忠敬之心 朝

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陸
西陸路赴京為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
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醜知 明天子之所
為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俊良益脩政治使家
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
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猥猥夷獸亦何足以
為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太監韋眷都御史
秦紘安遠侯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 朝廷重寄
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臘暹羅滿刺加國瓜哇
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於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
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二 徐人貢
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
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為當如果夷性執拗不
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此差人星馳具奏候請
明命以為進止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
叅究伏乞 聖裁
停免額外貢獻以昭大信疏 張紳
臣聞帝王之盛貢 獻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苟
且之政貢 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脉耗是故奸譎
之徒挾殘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誠君子之所羞稱明
主之所深惡亟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覩 皇上登
極 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止之言有以仰窺

陛下仁聖天至愛惜元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適其私而海內臣工懼忻鼓舞皆將翹首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體 聖懷講求

德意或託舊例以誤 天聽或假謝 恩以言已私此皆悅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也而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後之失格 恩旨於不信啓貪戾於方采 臣竊為 聖明惑之 臣節查得

大明會典 內府織造所用紅花於所產之處稅糧內折收按歲差人進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數其法一成而不變其額百世而不虧而寧夏鎮總衙門所貢紅花蓋不繫令甲之內特一時喜事

皇明錄鈔 卷之十二 十一

獻諛之徒創為此舉以誤 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建白乞為停免而沮於群咻未得 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為厲階夫寧夏地方

孤懸河外與北虜為隣其間雖有平行田疇類多鹺鹵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耕耨看守採擇之苦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往往筆趣窮軍出錢

賠補自甲及乙及丙操切嚴峻莫敢或後而又程途為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僱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使用尤為不貲 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倍於所貢之數徒以愚苦軍民招取怨讟此愚臣之所為長太息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

輒有獻馬之舉名為謝 恩此實 先朝敝風所宜亟為痛革以塞其源而不可輕有假借蓋前官員受 命聞外僅可有行三坐五廩米而馬匹之出殊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待知者而知也

先帝不逆其奸而顧謂其效順於我蓋喜其能充吾之腹而不悟其割吾之肉取其能適己之欲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弊至使中官旁午道路依憑別旨以發府庫之財假托供奉以糜縣官之物如趙林

張玉等恣為番達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珊瑚等項名色蒐羅種種數目浩瀚折乾動以百餘萬計而西土之膏血竭矣此固 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

皇明錄鈔 卷之十二 十一

也頃來各鎮貪殘官員仰荷 聖明一一誅退而易以庶靜老成之人但所謂進馬之說猶仍故智未之有改夫 陛下聰明神聖追跡堯舜或洞察其奸而

痛絕之臣不得而知也然臣區區之私竊慮 陛下或悅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殷勤之意而入其甘美之言居然受之為彼職分之所宜所謂教人以貪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媚之徒類以啗人為

生者其心專為私而不利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於靜是以百計鑽伺嘗試 陛下以求售其奸 陛下大奮乾剛塞其途轍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於他日辟之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也而况

示之以貪以啓其端乎夫却千里馬之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兩漢四百之基絕龍花藥之貢宋真宗慮其為交州之害而出內侍裴俞之輩垂之史冊為世美談伏惟我皇祖洪武二年免租之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歲無之及蘄州進竹篔簹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歲進葡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可口腹累人而我仁宗覽黃驥賈湖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而有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之言英宗拒海溥馬駝之進至擲其奏於地而有莊涼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之語夫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屑而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典則具在是固聖子神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况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苦之後陛下於先年實徵錢糧歲辦織造等項皆已量免其深仁厚德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痾癢無細不細抑搔撫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貢獻之害而臣下未能開具本末上請蠲除此非特鎮總官之罪也夫歲額租賦陛下尚不惜一免以幸天下曾謂額外之貢獻乃恬然安之以病人乎臣固知聖慈惻隱之念於此必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冒昧以聞伏願

下上繩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費寔多知馬匹之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畧一時之小利以懷萬世之永圖勅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為停免以永除窮邊之害及通行訪查凡不係有司額貢著在令甲止是各鎮自行創造因仍未改者並不許貢獻以擾軍民其鎮總等官敢有指稱謝恩并各項名目獻馬求媚即為根究來歷坐以剝削官軍之罪如此庶幾不失詔旨之初意而有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塞而邦本安固不搖矣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張紳

皇明疏鈔 卷一一 張紳 竊聞之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雜出此固苟且之政非臣等所望於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處停止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擾人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尊奉詔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諛以杜貪戾之漸乃奉綸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

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宣諭與通太監等之故事乎抑 大明會典 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都其進獻諸果應著令甲使相繼承以奉 宗廟夫何畧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薦新取其時鮮以隆孝思初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况鳳陽所產即如張陽所開諸果皆兩京所素有 皇祖之意殆以驗看守之勤惰樂種藝之有成或偶因使用之豈虞後世遂以為例相延於無窮耶 會典不之載則其不以為例也審矣 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與 會典同為不刊之書內一款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為名僉取皂隸科歛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 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惜反汗復啓厲階夫匹夫食言人且非譏而况 天子之指揮關繫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 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搖動敵證捷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隸并浙江福建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貢備載 會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 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看自行收買進貢臣等猶切疑之以為陽之收買或不一時資也既而侵尋復有此奏 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不

之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饑荒守備為地方設也為張陽者正宜深加撫戢用奠邦基乃敢陰懷側媚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黃船則雜以人夫曰茶芽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違 詔書全然不顧雖 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積年鷹犬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免徵夫索錢騷擾地方津貼打乾重煩驛遞故曰聖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民以為 列聖在天之靈其肯享之乎又况倖途一開四方效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花石綱史冊昭然率之罷散天下皇風因以不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皇明於此 明主謹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事為之慮哉大都宦官出守若非蚤夜搜羅指稱名目為希寵自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獻為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陛下思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所請如遇前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獻 皇陵其南北進獻果品并茶芽皆係額外仍舊一切停止切責張陽務宜安靜毋起事端以作備於天下尤望申明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但有違 詔獻進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天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却貢獻以光 聖德 鄭一鵬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三
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刺馬駝珊瑚珠
玉等物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
面應否起送你部裏還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
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
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
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
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却千里
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冊足為
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冲澹 即位之初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二 二四 滿升

聖獸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馬用之矣
臣聞議者謂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為不然周
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王漢
文帝唐太宗皆以却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此
事明鑒也今不以四君為法迺欲踵周穆遺跡臣不
知何說也 臣訪得各處遠夷朝貢經歷地方輒肆騷
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交轅伴送之使或折辱厨傳
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賞賚已計倍蓰
爰稽漢典亦有閉王門關謝西域故事且一夷朝貢
未足為 朝廷重輕無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若盡
行起送不惟復踵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勅該部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二 二五 滿升

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干嗜好古帝王
莫能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陛下所必屏而不溺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為 聖德
累耶 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象以
備用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為而費肉以飼
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今乾明門等處禽
鳥蟲蟻尚多存留近易州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連者
皆仰給大官日費猪羊米穀黑綠豆菊秫之類以歲
給之亦且不貲 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放
未蒙 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牛等獸即非土
性所宜必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 國用却之有光

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或起送
頭目數人赴京其獅牛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退庶
幾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其窺
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
文帝唐太宗豈專美於前哉其乾明門等處禽鳥蟲
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應特賜停止仍乞明示中外
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 皇猷益光 聖德益隆臣
不勝願望之至
却異物以養 聖心疏 張祿

太宗時有却獻名鷹者遂悅李大亮之諫而止此皆
 聖主賢君不貴異物惟善為寶所以能成永清太平
 之治澤被當時譽垂後世也頃者魯迷地方進獅子
 二西牛一該禮部題奉 欽依獅子西牛送內府交
 收原來慣熟從人五名照例留用調養欽此臣聞回
 夷西方之人獅牛西方之物以是人而貢是物其來
 也遠其行也久固見 陛下威德所致但中外風土
 不同而人物之性亦異今留此物養此人非惟拂人
 之性抑且違物之性也况獅子不可耕不過為觀視
 之具耳 國家有之不為重無之不為輕收之何益
 也哉臣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且甚馴習以為奇獸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二 五
 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類
 耳其馴習者無他因彼飼秣之久故狎熟如此奚足
 為奇豈若麒麟鳳凰為國之禎祥者比也然獅與牛
 借曰畜之無害于事不傷於財亦足為喪志之戒况
 所費不貲者乎以獅子言之日餵羊二隻月計之則
 六十隻年計之則七百餘隻羊七百餘隻計價當五
 百餘兩矣以牛言之食芻豆常理也今聞食果餅等
 物則是牛乃食人之食食人之食是以待人者待牛
 矣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斷乎無是理也至
 於回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費多端難以數計臣恐光
 祿財力有限不宜濫費如此靜焉思之以有限之財

而養此無益之人之獸夫何為也哉即今遠近災傷
 日無虛奏 陛下聞之必惻然有不妥者倘隨事寬
 省一分則疲弊之民即受一分之惠也臣嘗度之回
 夷孰是物以來豈真知以下事上之敬不過假此携
 帶方物與中國貿易以覲厚賞竊大利耳不然奚肯
 離鄉越國冒是千萬里之勤若此耶况 陛下臨御
 以來勵精圖治緝熙 聖學凡聲色玩好之慾一切
 擯絕誠近世人君所弗逮者臣民知之天下聞之外
 夷或未聞也伏願 陛下以初政為訓以古帝王為
 法 勅下該部遣通事明諭夷人使知中國寶賢人
 而不貴異物今後勿使復進仍返其物歸其人薄其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二 五
 所 賜以沮其希望之心可也再 勅邊臣自今以
 始諸夷凡有來王奏請 裁處如有以禽獸進者即
 曉以 朝廷好尚在彼不在此麾而止之俾還本地
 勿得停住境上使番漢交結致成他變如是則 聖
 心清明而不奪於玩好 聖學堅定而不忽於細微
 萬機之繁殆如日照月臨罔不公且平矣將見四海
 享寧謐之休萬邦樂雍熙之治彼周之武王與漢唐
 英君誼辟豈得專美於前哉此誠 宗社之福生民
 之幸也

皇明疏鈔卷之十二終

皇明疏鈔卷之十三

差遣

停止鎮守內官疏

孫仁

竊惟雲南自古羈縻之地而不通於中國之法蓋其犬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肇大亂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在今日可謂大治矣臣竊以為可憂者彼刀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背負肩挑亦無舟運車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况管轄之司密加羅網賦役之法繁於中州可耕之地盡為軍衛之屯不毛之居尚供縣官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把火頭之科取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指下年又弗堪矣而况土官視為外府取利不遺於錙銖流官思係邊方歸計務盈於囊橐捕兵之擾未見賊面而各寨傳食一空捏害之俗槩指賊跡而平民償贖數倍又不堪矣而况總兵之莊戶不遺於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於總兵大管小管之需索公家僅取乎虛名豪軍豪民之冒附重差獨歸於下戶又弗堪矣柰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擾乎甘言悲詞之求討上之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莊田為世守也而太監亦有莊田受人控

獻果何為乎 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邊民也而太

監乃歲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以

為舊規而不疑也然豈 聖明之所有乎又况把持

高稅包占漁戶私通土官之賄遺餽索官軍之答賀

尅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妄追

子粒廣修宮觀擅立生祠以民田供香火以官糧折

馬料習以為常而無所忌此豈 聖明之所與知乎

誠夫弗堪矣夫夷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土

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日以窮亂日以長

今日掠某旗明日標某寨撫之旋叛勦之愈熾前日

安矣鳳朝文之變今日嚼峨蒙目之賊患已形矣若

其人何以漢法繩檢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

此哉夫今不圖寬恤恐 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

也茲遇 陛下明見萬里高出百王將太監杜唐取

回并以違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

痛使獲更生夷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去而

餓虎未僅存赤骨又將無遺隨矣夷民易感又不勝

驚懼臣切惟雲南鎮守非洪武永樂之舊制始於宣

德年間之權設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弊之至於斯

也雲南雖係邊方有黔國公世守其上已足為 朝

廷腹心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

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衛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

無不濟鎮守太監誠得已之冗員也夫官多民擾其在中國猶以為病而况邊夷乎况近遭安鳳之變被災者室廬未復接濟者債負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手縱使安靜行事不襲前弊然奔命之勞供役之費已不貲矣况未必然乎 陛下法祖愛民之一念 皇天后土寔所共鑒遐方窮谷罔不皆知乞追復 祖宗舊制憫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鎮守太監暫且停止姑候數年安集之後再以議增亦未晚矣如此則邊民深感寬恤之恩益勤尊親之念守在四夷而中國永安矣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續修四庫全書

切據江西鎮守太監已經奏行拿南京燒造太監近亦病故誠恐差補前來深有可憂蓋鎮守太監到地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奉帶崇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况官兵四集救死扶傷皇蒼嗷嗷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動而難安况賊盜無種起於饑寒禍福無門生於

迫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白晝殺人則訴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江東鄉贛州南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心悸神憂朝夕致慮為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蓋厝火於薪投種於地鮮有不發者而况噓其焰培其根乎臣蓋灼然有所見者也前議查革不蒙俞允未幾鎮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懼且泣曰人殃乃至乎頃蒙 聖明將丘得拿問尹輔取回百姓聞之皆私慶曰人殃幸不來乎自茲良善樂業矣小民無擾矣官府不添科派矣豪強不敢肆矣獄訟賊盜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四

續修四庫全書

日可消矣夫前項太監初本為地方之設今聞其來憂愁懼泣則若遇蛇蝎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水火是誠何賴焉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旱暵與宸濠之毒而已加以淫雨無時洪水迭至禾稼淹溺室廬傾圮閭閻呻吟之聲耳不忍聞道路饑餓之色目不忍視溝壑展轉之狀口不忍言民之困苦比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例將江西鎮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撫巡三司等官綜理及將燒造太監永久查革磁器行令饒州府督造起解供用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閹寺也周禮閹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

不預焉 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
不立鎮守太監蓋倣周為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
至永樂間始於緊關去處暫設鎮守是時江西尚無
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為成法而以暫設者為舊規甚
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橫政肆出綱
紀蕩然民財蠹耗海內多事 孝廟末年深知其害
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值變中止至今天下以為憾
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
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斷自 宸衷詢於內閣及九卿科道等官會議
將各處鎮守一併查革以復 太祖之規以成 孝
宗之志則天下之禍亂於是乎塞蒼生之荼毒於是
乎除矣言出禍隨臣非不知但臣職在言臣志在忠
惟 陛下察之

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近該臣等奏乞免撰差官織造 勅書節奉 聖旨
官已差了再不必具奏執拘欽此臣等一聞此 旨
相顧驚愕備員大臣素蒙禮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
此在朝群臣亦皆彼此駭嘆不止正德年間亦未見
此 批答 內閣題奏有如此 旨意者臣等固當
引身退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以思不能廢
幾改之之望若以具奏執拘為嫌而乃悻悻然見於

其面非臣等之所宜自處也臣等豈敢以此擾 陛
下哉恐災傷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群起而為盜賊
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已見違拘不通也執 祖
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勿與天
下公議大相違拘以取後世之譏也今臣等言之不
聽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
邪佞之言聽之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
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 累
朝事例臣等考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
累朝並不曾差官織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一行之亦
非 朝廷美事 憲祖 孝考卹民節財 聖德善
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為法乃獨此不美之
政以為事例言也方 陛下登極之初嘗傳 旨欲
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舶并提督大霸馬房守備倒
馬關等處及看守廉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先後
具題俱蒙 俞允停止各官不差 勅書俱免撰寫
海內之人方傳頌 聖政之美今日何故織造一事
乃不蒙嘉納且特降 旨雖出 御筆親批決非司
監官所敢擬議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
我 祖宗臨朝一應批答皆由內閣擬 進惟正德
年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管示 御批以濟其
貪私者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迄今此輩邪佞小

人敢於今日復蹈前車覆轍其心惟欲蒙蔽蠱惑以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戚 社稷安危 陛下何忍墮其奸計壞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至正德間幾致傾覆仰賴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年百尚不及一二今日豈堪再敗壞耶與言及此可為流涕臣等決不敢撰寫 勅書以重誤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垂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逐一查出斥逐在外不許仍前奉侍左右以杜後來亂政敗事之漸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

皇明詔

卷之十三

七

王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

近該各處撫按等官奏報災異重大饑饉非常以此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題奉 明旨會集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條陳荒政奉 欽依是這地方災傷重大軍民十分困苦存留起運糧米歲辦等項錢糧俱與停免其餘救荒事宜都准議行還差堂上官一員前去會同撫按官嚴督所屬將前後動支銀兩設法賑濟務使人沾實惠不許虛應故事欽此隨該戶部疏名上請又奉 欽依務要用心設法使窮民各沾實惠以稱 朕憫念元元至意欽此續該兵部議奏南京兵部題差郎中

皇明詔

卷之十三

八

孫

蔡賢請 勅計處馬船料價奉 欽依是官不必差待豐年來說欽此又該禮部題請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慶成例該筵宴奉 欽依各處地方災傷准暫免宴欽此臣等備員大臣義均休戚仰窺 聖意憫念窮民無所不至苟有濟於天下當不惜於身家顧慮臣下交備未至救禦無方正思朝夕講求荒政次第敷陳以仰承 德意近該內織染局奏差蘇杭等處織造給事中張原曹懷章僑等連章論列工部尚書趙璜等擬奏俱以地方災傷乞暫停免未蒙 俞允中外物論實切驚疑將謂卹民之政未臻實效而厲民之令已播先聲臣等實有意外之虞敢忘先事之戒切惟 皇上克思天戒屢屢脩省之論軫念民窮博求賑濟之方雖內帑可發雖漕運可留雖歲派可免雖馬船工料亦可停差雖宴會盛典亦可暫省傳聞天下使窮饑待盡之民亦有更生之望若差官織造之 命獨未中止則是 皇上所以懇惻為民之實意徒為矜念不切之虛文天雖至高其聽惟卑民雖至愚其知如神以此應天天或未格以此濟民民益增憂且今年災異近世所無江北之生靈惟江南之仰賴先年亦以織造煩擾差遣非人遂至鹽法阻壞機戶逃亡國本有傷邊儲大壞覆盆未遠明鑒具存又恐南畿財賦之地易致動搖中原益

賊之機待暴而動臣等深憂過計有不容不盡言者
至於上用袍服歲有常供鎮巡等官必能辦理豈
敢有缺如蒙 皇上俯念窮民開納群議暫止差官
之命仍依工部所擬行令鎮巡等官辦料織造務
要時解用若有違悞及不如法者罪有所歸候年
豐時和地方無事另行議處施行則 皇上綸音之
渙汗而 聖意之真切自足以上感天和下慰民望
而臣等恭陪 廷議亦得以仰贊 德化之成矣干
冒 天威不勝恐懼懇切祈望之至

俯從讜言停止差官織造疏 張紳

臣等頃見 皇上徇內織染局之請差內臣二人前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去蘇杭織造科道諸臣力言其不可九卿諸臣力言
其不可前後章疏累數千言凡天時水旱之災民生
死亡之狀織造開端之弊差官剝削之苦 詔書反
汗之失治道進退之機不惜忌諱披瀝血誠以入告
我 后於內者要亦詳且盡矣而一二起釁之徒持
之益堅 陛下入其奸言主之愈力人心恫疑莫知
所為於是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楊廷和等起而為 陛下懇懇言之是宜 陛下
重苦口之論以恢 宗社億萬年之圖克不忍人之
心以救江南數十萬就死之生靈也願督之以上緊
撰寫 勅書責之以不必具奏執拘 朝著譁然

顧失色廷和等惟重愛 君無已之情體 國不私
之義復抗顏論奏直欲以言之從違為身之進退豈
得已哉正以遣官提督織造既非 祖宗令典所載
又非今日事勢所宜正德年間差去內臣雖或未良
猶恐 朝廷一旦清明不無按法之誅是故有所畏
而不敢盡其惡者 陛下猶得以赦之也今 陛下
業已革之尋自復之縱之於既罷之後而興之於再
構之餘雖有 明旨不許生事擾人其將何所忌憚
而欲責竊脂以不肉也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以不聽
者一也往時百姓忍死十五六年以望今日謂隆冬
之後必有陽春幸而 陛下首詔天下凡織造內臣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十一

盡數革回天下歡然若更生不圖未二三年即有此
舉則是百姓之厚望於 陛下者卒然失望於 陛
下也夫以無所忌憚之內臣而馭此失望之百姓安
危之兆明若觀火此廷和之言不可以不聽者二也
况今四方災異層見疊出跨江南北奏報危急大抵
皆乞求拯救痛哭危苦之言 陛下終夜以思宜有
惕然未寧者為民父母忍復重荼毒以失其心乎自
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前項重傷之地多係古時雄
傑之區切慮來春二三月間賑恤無術幸災伺隙之
徒緣此以逞潢池多盜弄之孽 九重履宵旰之憂
異時雖欲衛生之肉固已無及于事此廷和等言之

不可以不聽者三也廷和等所職古之所謂三公居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也臣等所謂古之諍臣立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者也臣等爭之不足而廷和言之 陛下督責之廷和等爭之 陛下依違之猶未慨然明 詔天下曰織造停差臣等雖頑劣無狀未敢言去恐廷和等之不能安心於辦事也以輔臣言事不聽望望然而求去此豈國家之利哉此其言之不可不聽者四也伏望 陛下仰觀天時人事之變俯察諸臣懇悃之言崇儉朴以先天下寧兆庶以固邦本前項差官織造之 命亟賜收回只如該部原議施行誠為官民兩便仍乞嚴行蘇杭等處

皇明詔錄

卷之十三

十二

織造

凡織造之家不許造作淫巧奇異服色以長侈靡之風以傷醇醲之化實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乞止差官織造疏

張嵩

近該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不敷欲照先年事理請 勅差官前去陝西織造惟復勅工部另行計處奉 聖旨准寫勅差官前去織造臣等聞之竊謂此等舉動皆非 陛下意也何者陛下御極之初嘗禁革各處織造矣 先帝差去內臣即日取回天下至今稱頌 聖明不衰是蓋洞知差官織造之為地方害也審美豈昔知之而今顧不

之知耶子惠因窮人主之盛德也關陝往歲以織造之故屢驚輦肆為侵擾財利兩空怨訕四作賴 陛下起而休養之數年方迴更生之望而又回夷作梗北虜多事歲輸月餉民不聊生者視昔有加焉乃復重之以此恐非 陛下之所忍也前此蘇杭織造段疋左右以差官請 陛下既誤聽之矣臣等言之宰執言之竟未之能回至今尚有遺恨可容再誤耶且紵段猶切於用而蘇杭為財賦之地猶或僅可支持羊絨則固可緩者而關陝土瘠民貧人心悍勁一有不堪易於生亂况當此憔悴之極乎是誠不可不先為之慮也異時或有他變為計亦晚矣按請者曰惟恐一時取用織造不前其意真若為公也 陛下亦以為職掌則然也殊不知名為假公實則營私不過曲遂欲去者之鑽求而交濟其欲耳使其果出於公則弘治四年正德十一年皆止是賈司禮監揭帖行彼處鎮巡等官織辦其例具在雖非經典猶足為訓何至獨舉差官為說哉我 孝廟深仁厚澤培固邦家末年差官一節未免為純德之累然其所可法者多矣該監獨擇其累德者為 陛下當遵不亦逢迎之甚哉又曰 四官供應不敷其意亦真若為公也殊不知窺伺 陛下孝愛之心可以易動故假此以聳 天聽以決其必行之計 陛下偶未之察耳不

皇明詔錄

卷之十三

十二

織造

然則 仁壽宮舊為 昭聖皇太后攸寧之所急於
興作亦未為過而 陛下方且以地方困弊採木之
官既差復止其視此舉輕重如何顧乃緩於彼而急
於此臣等以是知此舉斷非 陛下意也夫古之賢
君未嘗不以崇節儉為天下先是故禹惡衣服漢文
帝衣弋綈我 祖宗亦嘗服布素澣濯之衣豈為勢
之不足哉事在得已不以天下而奉一人也 陛下
動遵古訓躬行素約以勵維新之治百凡玩好不急
一切報罷海內方忻忻然慶幸以謂 聖人在上當
日觀太平之盛夫何緣此一二左右而不保克終之
譽切為 陛下惜之伏望 陛下無以得已之請而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三

易節儉之心無以自奉之故而傷惠綏之政俯從臣
等之言收回成命不必差官如前項羊絨袍服果不
敷用乞 勅工部議處經其工費定以數目移文陝
西鎮巡衙門如法督辦完日即便責委人員齎進既
不失 朝廷供應之需而又無累於 皇上聖明之
德惟 陛下採納焉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停差遣以恤邦本疏 張原

先該內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請差
官前去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覆辯
論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儘為詳盡不
圖 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內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

關係 聖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忽臣不
得不昧死一陳其愚 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
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 聖明洞見萬里咸知其為
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勝喜幸迄
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 旨何前日知其
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見今各
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殍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
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
加之以徵科朘剝之擾耶 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
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拯濟之方累降 明旨
發內帑減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四

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
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 明旨所許雖止
蘇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於是謀利之人遂援以
為例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
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數亦或在所不免
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夷虜之
所殘擾民或死於饑餓之間鋒鏑之下者餘無幾矣
呻吟之聲瘞瘼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
臣切恐民之無告者或遂於反袂而不逞上梗 聖
化噬臍何及耳聞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瑋指稱進
貢差人私齎其滿載船艦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

造比時給事中章僑預以為言正欲逆閉其途總
 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請梁珪當倭賊構亂之際
 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幹團營織造
 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
 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珪
 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也自後
 賄託左右夤緣官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誘
 引疏濬之術致今差官之命竟爾必出而莫之挽
 回臣按珪之擅啓弊端違格詔書致陛下歛眾
 怨為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
 伏望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民窮盜起之義
 皇明疏錄 卷之十三 一五二

停止織造監臣疏

韓奕

臣等謂保天下不難在順萬邦以答天心積久成化
 循行無替自能居高不危持滿不溢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萬世一日誰能禦之臣等又謂安人心亦不難
 在就其所欲止其所惡積成保養真如父母則天下
 萬邦莫不雍雍熙熙樂其有父母之德怨尤不作大
 小附順舉天下皆知有聖人雖田夫野父不解人事
 亦莫不傾心引領願輸賦稅願為聖人氓誰復怨之

臣等在兩浙地方遙聞皇上欲遣監臣二員前往
 蘇杭等府監督織造自此風一聞兩浙之士不限遠
 近莫不驚惶呼動騷然不安臣等亦自相顧望因悼
 嘆往昔今復使人畏懼如此甚非所以安人心也况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往往即其民之所不安者而畫
 夜勞思廣咨訪而圖以安治之至於宮室車馬衣服
 飲食每自損抑不欲過焉即今蘇杭地方連遭水旱
 田野蕭索官司苦催科之難軍民愁轉輸之苦田野
 多失種之民桑社有停機之婦道路多餓棄之屍郡
 縣報困貧之盜民不聊生日甚一日哀乞賑濟聲振
 道路臣等實不忍聞若使三代之君值此窮苦固有
 皇明疏錄 卷之十三 一六一

寢不就安食不暇飽而思以祈天恤民以下答群情
 更肯厚身棄眾以重貽民患也哉仰惟明明天子
 龍飛在上凡往時一切不度之政幸已革去天下方
 望其仁政深厚積久培養漸以蘇息數十年慘惡窮
 竭之傷今復如此凡在地之民不問賢不賢皆曰是
 處吾民死地也臣等竊謂祖宗以來聖聖相承
 萬國朝貢四夷來王故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雖尺
 地一民至於婦人女子亦莫不皆知尊君上春不敢
 廢蚕秋不敢廢穀臘不敢廢毛雖負日得暄嘗味得
 芹苟適吾意即移為忠思為一獻况當聖人御天
 燁燁龍袞誰敢不用心邪但織造之臣差不差臣等

未知之即其官司之愁科歛軍民之愁擾害怨望沸沸事甚可慮 陛下未差而能止之即有聖人觸穢之明既差而中收回之又有聖人納諫之美若欲必差亦且暫收 成命待地方寧息時歲豐稔再與諸廷臣計議可否以為行止又得聖人酌時用中之道此臣昧死請告者斷非敢欺誤 陛下也人皆謂蘇杭財賦之地素號富庶臣等備歷巡訪雖往稱殷富加以正德年間群惡兇慘即家資罄蕩至今尚無完業為人君上若不顧市民愁慘不恤人言搖動仍踵前非恐方來之事大非計國之善也臣等眼見各處地方不寧河南如永城縣歸德州南宿州一帶南直隸如淮揚鎮江蘇松崇明一帶浙江如杭嘉寧衢一帶俱見今盜賊竊發不通道踞此時正宜息盜安民以培養根本重地臣等竊謂凡此皆不暇及也臣等身歷其地有所咨聞不敢自默故不避斧鉞之誅昧死聞告仰惟 赦罪命允 特賜停止以止東南搖懼之心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解一貫 停差官以塞獎源疏

近該工部題稱看得內織染局奏要查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請 勅差官前去蘇杭等府織造伏望 皇上念地方災傷恤民艱苦仍 賜停止不必差官奉 聖旨這龍袍等件既急缺應用照先年舊例還

着該局差官二員前去提督織造寫勅與他欽此隨該本局覆題點差大監吳勳少監張志聰并堂長十名舍人一名家人五名於兵部討文書馳驛前去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聞之不勝驚歎豈上用服飾真有所不足而差內臣往督豈真出於陛下之本心哉意者左右奸貪假公營私以濟其欲陛下未之覺耳臣等仰惟我 祖宗列聖或御補綴之服或著布素之袍敝垢不換則曰自念惜福澣濯不嫌則曰非為矯飾當時未聞差內臣織造也亦未聞患服用不足也 憲宗 孝宗二帝盛德大業可以法萬世者不知其幾只此一事一時偶權宜行之

亦非真欲以為萬世 聖子神孫久法也人猶恨當時羣臣不能直言極諫用使後人之奸貪得以藉口迨至正德年采權奸用事日肆征取內臣千方營幹參隨百計誅求織造之弊於斯極矣幸遇 聖明御極凡取佛採辦燒造一切害民之政剪除殆盡而織造之差亦首先停止蓋不獨浙民受其福天下之民皆受其福也 詔下之時如霖雨於大旱之後人無不稱其便雖有憮邪如鼠伏於深穴之中亦誰敢售其奸臣民延頸皆想望太平甫及二年有餘不意今復有此差織之舉豈前日害民而今習德便民耶抑豈前此二年服用有餘而今歲遽不足耶又豈前日

詔書懇切如此為民而今日豈肯自食之耶是必宜
 官欲行侵漁科盜計耳臣等故曰左右奸貪假公營
 私以濟其欲者此也今四方災異迭興水旱頻仍餓
 殍盈途生意已盡而浙省倭寇為患地方困苦尤甚
 陛下遣官賑恤乃忽為此科害臣等恐浙民聞之
 悲涕愁歎食不下咽思投何地之溝壑也譬病羸之
 人氣息奄奄投以良藥尚不敢望其活今乃以毒藥
 中之其不絕者鮮矣臣等觀該局所奏前項龍袍係
 干緊用惟恐彼處官員故行怠玩聽差去官員具陳
 奏聞豈非假此挾制欲使郡邑官吏望風承順供饋
 之不暇少不如意即被以不恭之罪耶又欲督同浙
 江并南直隸巡撫巡按各司府官員提調織造夫撫
 臣督同織造豈朝廷設官分職為民之意哉至於
 齋去式樣則欲馬快船隻車輛裝載差去人員則欲
 廩給馬匹軍民應付式樣不過數紙器用先如此其
 奢華足跡猶未啟行聲勢先如此其張大况在途之
 需索到彼之供張其薰天氣燄又豈待言而後顯哉
 由是言之此官一差變產陪官鬻見抵罰今年織戶
 來歲流民信有如臣僑所言者矣縱橫街市搶奪民
 財折乾索質水珍陸異信有如臣懷所言者矣弊源
 一開末流無所不至陝西之織絨江西之燒造各省

之買辦採辦各府之管店管莊紛然而起信有如臣
 原所言者矣臣等特罪言官誠恐民窮盜起因是激
 成大變雖萬死何贖伏望 皇上念百姓之艱難法
 祖宗之儉德納言官之正論斥左右之奸邪收回
 成命俯從該部所議不必差官如果不足但 勅該
 局先將緊急 上用袍服開出本部行浙江鎮巡府
 司等官令其議處買辦速解 進用尤望 皇上一
 遵 祖宗良法美意不必曰正德年間事例固不可
 行而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皆不可行也則我 皇上
 與 祖宗帝王同德浙民亦得以安生而不被其荼
 毒禍亂亦可因是以止矣

聖明御極 詔單一切浮費三四年間疲瘵
 之民方脫橫征之厄依棲舊業而窳崖堡峒十常九
 空豈以北虜在套土魯番出沒甘泉亦不刺占據青
 海四面受敵報無虛日今歲買戰馬明年易糧草攻

臣見邸報該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
 袍服不敷奉 欽依差官織造隨該科道交章論奏
 欲要停止未蒙 聖允仍欲差官臣見聞之餘不勝
 憂懼竊惟絨袍止是弘治五年鎮巡官織造一次正
 德二年差官未久隨即停止後被太監廖變等假此
 大肆科取笑及銖錙剝民骨髓至今追思無不感額
 幸逢 聖明御極 詔單一切浮費三四年間疲瘵
 之民方脫橫征之厄依棲舊業而窳崖堡峒十常九
 空豈以北虜在套土魯番出沒甘泉亦不刺占據青
 海四面受敵報無虛日今歲買戰馬明年易糧草攻

暫停織造以蘇邊民 吉崇

守之計未成倉廩之虛益甚平居無事人有隱憂况今流賊竊發平涼雖擒首惡餘黨尚存亦不刺壓牧洮境大肆侵掠掣兵防禦而洮地不產五穀全靠腹裏雖銀一錢止糴糧七八升民經抑買破家幹運供億不前外迫於槍擄內迫於銀糧勢若水火人心驚惶此正所謂門庭之寇腹心之疾萬一其患不止不獨臨鞏可憂雖全陝不得安枕而卧也當此困極之時正宜多方休息加意愛養乃復差官織造以增一番之徵求啓百孔之漁獵臣恐貧民甚有不堪其苦者矣 陛下亦嘗垂念全陝特復總制節發內帑銀數千萬兩接濟軍餉以裕民力至於差官織造獨不暫為停止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也且今西征將士枕戈而卧茹霜而食臣仰窺 陛下雖有絨袍亦當自服之不安顧乃務要差官織造重耗財力疲瘠之民何時得蘇伏望 陛下憫念時艱俯就衆論收回 成命停止差官或暫命鎮巡等官查照舊規減半織造或待邊患稍寧照舊舉行庶全陝之疲民需用一緩二之恩各邊之軍需無顧此失彼之患矣

追罷遣差頭

章僑

臣愚無狀頃於織造一事過為憂時之計冒進逆耳之言言在帶管意在專差蓋庶幾乎范祖禹所謂先事之戒者殆猶持束草而障必潰之波以杯酒而殺

已燃之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既而該監局果有此奏該部之議雖惟其長 遣官之命竟由中出懸河無所施其辯而回天無所庸其力天下又必有咎臣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煩瀆為 陛下從長再籌之嘗聞 中興之君與創業等 陛下起自藩服再開天地則宜以 太祖 太宗為法蘇杭遣官織造國家令典原無登載雖曰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維時天下民物富盛且中官多賢誠有秀才所不如者前日該部之言盡之矣以今觀昔大段不同正德之積瘵未起嘉靖之 新恩未孚議者乃欲急急於此舉此治理進退之幾人心去留之際可不熟思而審處耶何者 陛下力行初詔雖唐虞三代可至乃不旋踵而棄其大以欺視百姓此端既開百孔沸出正恐元祐之補緝不足以勝紹聖之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又况奇災酷戾布滿寰區東南水旱有白頭老父所未嘗見者守臣哭痛之言 陛下不聞之耶正宜下罪己之詔開直言之路以博求所謂賑恤之方初漏沃焦如恐弗及柰何以此舉為亟乎傳聞四遠相望危疑安知窮民不聚曰十五六年未死之餘延望 今日乃爾其終窮矣土崩瓦解不可復合誰謂東南之民素弱不足以煩 九重之慮哉譬之羸瘠之人加以重負使日行百里此必死之道 國家以

東南為腹心未聞腹心受病元首四肢得以保其安
 康者也為今之計上焉者望 陛下儉德令圖服弊
 濯以臨朝躬節約以率下專意培養二三十年口不
 遺侈靡之事務使元氣充足百姓富實如文景如成
 康如 祖宗之舊可也不得已而思其次服用等項
 必不可缺則宜如該部斟酌移文彼處官司如法織
 造以時 進供有不堪者罰及主管庶不勞中官之
 跋涉亦可也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欲藉中官者亦
 宜遲緩數年候天道順成於上人情歡洽於下東南
 足有生意如成化弘治年時然後簡內臣之賢者一
 人去彼勾當即回庶不煩擾地方亦可也三者之外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一
 無長策焉今此舉雖所遣得人未必皆饑虎之流而
 所周察隨能不縱猛狗之惡臣又訪得積年察隨之
 官或官襲纓紳父子兄弟世濟其凶論撥置不遺其
 奸語誅求必盡其術且又多造違禁服色私帶來京
 以射厚利揆之 明法罪在必誅若此輩者實察隨
 中之鷹犬織造中之蝥賊也故今傳聞此輩皆悉力
 營辦以為肥己之圖中官之好事而不惟大計者則
 又從而急欲和成之噫利歸察隨怨歸中官利歸中
 官怨歸 主上所得者衣服所失者人心以理勢推
 之其於治亂安危所係有不可以逆觀者 陛下曾
 一慮及此否耶臣誠不知世務反覆幾晝夜思此終

於事體未便昔人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臣則請
 遲一年民亦受一年之賜云耳所有前項差遣伏乞
 速 賜追寢臣濫叨言官議論無補上不足章 明
 德下不足裨蒼生罪則大矣進退可否惟 陛下之
 所命臣不勝感泣

停差遣以回天變疏

吳瀚

臣等仰觀 陛下踐祚以來四方奏災異者無慮數
 百疏然皆未有如東南之甚且久者蓋自紀元初年
 七月間即有風潮之變風潮之後繼之以大旱大旱
 之後繼之以霜雨各徵迭見幾二載於茲矣恭惟
 陛下戒諭臣工同加修省適者 軫念窮民差官賑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五十四

濟甚盛心也以 陛下之敬天如此勤民如此以之
 底豫 天心殆無不可夫何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復有地震之變越二十六日戌時分迅雷大電
 兩傾如注至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地復震動以雷
 電交作於窮冬之月坤性失寧於立春正旦之辰是
 又天變之尤者臣等仰而思之莫得其故近聞邸報
 見奉 欽依差內官二員提督蘇杭織造臣等不勝
 駭愕然後知 天不悔禍無足恠也何則東南之民
 自罹災異之後枕藉而死者不可勝數雖以京城大
 都之中饑殍載塗無日不有臣等督令該城兵馬及
 地方總甲人等逐日掩埋夫以城中如此城外可知

矣江南如此江北可知矣 陛下念此災傷之處哀
此凋瘵之民調恤保護猶恐弗及况可差官為提督
之舉耶當此時此地而有此舉臣等不忍見亦不忍
聞今日之民如久病之餘元氣索然動履飲食之間
雖千方調攝猶恐弗濟若更投之以毒藥加之以挫
折幾何其不急且弊也若差官之 命果行則沿途
供費騷擾寔多至於挾 朝命為營私之地假進奉
為漁獵之謀東南之民益不堪命矣夫差官賑濟為
何心也差官提督為何心也幾微之際願 陛下加
察焉差官賑濟為何事也差官提督為何事也向背
之間願 陛下留神焉昔者唐文宗服三幹之衣當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時柳公權猶有不足之意其言曰 陛下當進賢退
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幹濯之衣乃
末節耳仰惟 陛下聖明遠過文宗萬萬今乃惓惓
於織造之舉者臣等知其非 陛下意也此必左右
為自私之計以誤 陛下耳即今民困未蘇 天怒
未解臣等願 陛下痛加脩省如成湯之素車白馬
儉於自奉如大禹之惡衣菲食差官之 命速賜追
寢所有織造一節就令本處官員提督庶幾民困可
蘇 天變可回矣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喬祺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益

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日
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
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 勅書內織染
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服近該科
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 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
甚駭以為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珍
恠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舍
之不輕惓惓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內
外皆有以知 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今
即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臣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意也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為 陛下陳之 祖宗
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為地方計也自張慶請
勅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又况成化弘治
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頻仍邑里蕭索
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曹之剝削兩
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
以惡弟為謀主養無賴為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
索扛有分例魚鹽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疋
富豪大戶無故訪拿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府以下
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
道路側目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 勅是猛虎而益

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哉畢真浦知覆轍在前切恐此一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服尤為不可益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病於饑饉 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洮岷河州則有亦不刺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邊警不時支給不暇連年 勅遣重臣鎮壓其境雖收薄効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應不貲參隨爪牙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驛傳恣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匱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加以科擾必將騷動

皇明詔錄 卷之十三 二十七

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救火也其不動外夷之覬覦者或寡矣 陛下宵衣旰食內修外攘言及邊事輒勞 宸慮今瘡痍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又可重以此等騷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浙江為財賦之區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近年以來東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強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者每為 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有言當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

憂一旦變生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逭其責矣伏願 陛下不以 成命為難回不以微言為可忽緬念萬姓之艱危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亟賜罷黜以為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人以充鎮守陝西織造羊絨乞如該部所議着令彼處官司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弭矣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休端在於此是臣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戒幸成以圖長治久安疏 林若周

臣聞去歲山東盜起報者數以日多始之以數人繼之以百以千以萬而猶謂不已又繼之以官兵或至失利克焰熏熾隨至戒嚴至有以厘 聖慮近據鳳陽府手本飛報前賊已於二月初三日被大軍圍住洪廠集地方剿絕殆盡人心始得稍寧是益 陛下德繫人心威寒逆膽天助吾順不半載而底定蕩平可幸矣但痛定思痛豈不寒心曩者劉六劉七之變亦猶是也後無一生全但兵民死於劉六劉七者不知其幾十萬民財沒於劉六劉七者與費公家之犒賞者亦不知其幾十萬猶曰以是為幸嗣是又幸於今日矣夫幸不可以常僥况于兵劫及今不圖又安知不望幸於他日蓋 陛下知盜之興而不知其所以興知底定平蕩之可幸而不知安定於無事之當

皇明詔錄 卷之十三 三十一

圖知為吾地之梗不容於不殺而不知其初亦吾子為之也亦可矜憫臣惟民之為盜固不幸而自待以死吾又幸而殺之又及夫無罪之兵民吾何忍哉方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盡極矣而有司方爾漁獵鎮守之徵求者又不已此民焉得而不窮且盜也夫有司漁獵近蒙朝 覲已大明黜罰矣其鎮守太監陛下亦宜親降手 勅切責或有以處之則亦庶乎弭盜安民之一策也彼鎮守太監要亦有人心者親見夫民窮財盡豈不知恤但所以刻剝之者亦其不得已之勢然也蓋方其出鎮之時所用或有不數十萬金者夫數十萬金豈一人所能獨辦固無藉小人為之分投舉借以成之爾是以奏帶參隨雖有定例而無名之充孰得而稽之為鎮守者不過享一身之富貴此輩各多其利息以倍償其資本則彼雖有一點愛民之心亦將有不獲盡矣臣愚以為宜乘此盜賊方熄之初貪官污吏一革之後亦宜將鎮守取回與民休息則未有民不富盜不已而太平不立致也且向者 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亦屢有及此者而陛下諉之以 祖宗之舊不見施行是以民無仰賴馴致於此固養疽囊之未察也今又無以處之豈不類於玩疽囊而不治而果以為不足以傷人哉若謂以為不可以驟舉也臣愚又以為宜 勅各處巡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三

臣

巡按備查鎮守府參隨人員不許無名濫充及雖經奏帶但額外者許以奏革抑且為鎮守者逐債主也其跟隨軍伴雖有定數亦須為之申明仍着各該衙門按月或按季更換不使積年在內交通撫按官員時為查考但有生事害人者即便拿問今後遇有盜起地方與致令百姓疾視而未敢發有實跡者就將鎮守太監取回缺不必補撫按官員亦嚴黜罰則亦變通神明之一法也大抵天下之理與其動心於臨事孰若預咎其本原與其徼倖萬一之為得謀孰若曲突徒薪之為全智臣以 陛下聰明睿智先有以及此矣但或未之舉耳今舉是為治未有不常治者也若徒取必於幸者又况未必可以常幸 陛下何為必以幸而為治哉不必於幸其為幸也大矣 陛下又何為不舉哉臣踈狂不知進退敢以此言進固知不容於左右而自分去但去一臣未為無臣也臣何惜一去哉臣請無避惟 陛下擇焉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三

臣

慎差遣以廣 仁恩疏

郝杰

本月初七日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內官監太監李芳傳奉 聖諭着內官監太監李祐與同撫按官照依御前發去原樣織造如法細膩鮮明不許踈怠違背有了的陸續解進寫勅與他工部知道欽此續又該本部題為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已有諭了如何

又這等說着遵行寫勅與他上緊去欽此臣等仰窺
 聖衷無非以織造衣服 御用攸係或恐造作諸工
 罔稱上意故特命中官責成專理也臣等敢不仰承
 德意而復為是冒昧以瀆 天聽也哉但以為 朝
 廷迺風動四方之原而政令為鼓舞萬民之術恭惟
 皇上臨御之初首頒 明詔特召南京蘇杭織造臣
 等俱即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傳聞莫不謂 聖
 心軫切民瘼首釐弊政舉欣欣然思見 德化之成
 也今歲時未久 詔墨尚新 德意綸音一旦廢格
 是 陛下之令將不自信於天下矣矧 登極之詔
 新政所關先後異同法難遵守 帝王畫一之政恐
 不如是也且臣等恭觀 陛下即位以來銳意太平
 虛懷嘉納銀鮮克貢特 旨即停遣使監管聞言報
 罷是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百姓也邇來何以織造之
 故不思踐其 明詔而遠遣中官復勞東南之赤子
 乎况撫按各官咸有地方之責者若 陛下專責二
 臣俾其幹理則隨事效忠人臣之分也孰敢不為
 陛下進解以時造作如法而自負 明命也耶此固
 事之所可已者也蘇杭等處賦役告煩邇年以來因
 踏特甚今殘喘未蘇督造復往乘與服御所用不多
 而工役科派所費必眾且 禁闈近行禁勢尊嚴大
 小有司奉承恐後一應財物均係脂膏愚民無知必

將以為 陛下之惠不終於天下也止一事之微重
 息詔之大寧非 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乎此臣等所
 以不忍緘默而冒昧陳之伏乞 陛下俯納愚衷收
 回 成命仍將應織等物專責彼處撫按等官欽遵
 御前原樣如式織造陸續上 進庶 聖恩得以久
 霑 詔旨不致中廢而 帝王克儉之 成德復見
 於今日矣

皇明政錄

卷之十三

三

皇明政錄卷之十三終

皇明疏鈔卷之十四

命令

慎政令以圖治安疏

黃重

臣惟人君政令所以繫天下人心者也顯設於朝廷之上敷布於四方之遠得其道則臣民蒙其福失其道則臣民被其殃是政令之行誠不可以不慎者仰惟陛下起自藩邸入承宗祧登極之初渙頒明詔凡前數年之大小奸弊剷除治盡自是一二年間民困頗甦生意漸復內外臣工私相慶幸以為雍熙太和之治復見於今日矣不意邇來聖心少察初政漸移謬種弊端大臣執奏而不見從小臣力諍而莫能入此言之可為痛心見之可為流涕臣不能悉舉謹以耳目間見者為陛下言之如轉陞官員已奉詔書查革且武職非軍功不授又係祖宗舊制豈容輕改夫何前者趙雲以太監趙山之故陳乞得官為錦衣千戶朱幾楊倫丘麒郭洪以太監楊聰丘清郭昇之故陳乞得官為錦衣百戶雖有尚書彭澤都給事中許復禮之執奏而陛下固執前旨竟莫俞允夫錦衣衛官員職司直駕侍衛任遇獨隆人多慕之今此源既開末流何極臣恐狗尾續貂又如先朝之冗濫矣設醮以徼難致之福太監崔文之罪大矣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都給事

張紳監察御史屠僑等相繼論諫辭甚剴切詎意

陛下篤信邪言不肯垂納至今黜齊未聞明白寢罷而崔文之植根深固肆志橫行慕左道而任奸回臣恐邪說自此昌矣錦衣衛官校高權斛面主事羅洪載輒行鞭笞行事固為過當但其心亦有可取陛下下允張瑾之奏下之詔獄尚書孫交都給事中劉濟御史楊樞等先後陳奏戛止數十而陛下固執不從卒之洪載更調外任瑾罪止於罰俸偏信虎賁之士輕棄文學之臣臣恐奸人自此橫矣宋鈺告李陽鳳撥置科欵事下刑部未經鞫問崔文懼怕乃賫緣內批取付鎮撫司打問尚書林俊再三執奏陛下以其違旨着令回話都給事中劉濟御史王鈞等力言其非終未見聽奪法司見問之事付諸原奏所親之人臣恐成法自此更矣凡茲政令傷治體而長奸欺所損非細陛下聰明天縱洞燭幾微夫豈暗於此哉特未之思耳且今日內閣六部大臣皆陛下腹心之寄也而科道等官又陛下耳目之司皆所以與共理天下者也今守其官而不得行其道當其責而不得行其言不知陛下所與圖回治理者付之誰歟臣恐尚書林俊去則國無其人誰與共理又豈朝廷之福哉誠不可不為之慮也如蒙陛下念祖宗社稷之重思繼體守成之難深惟既

往之愆俯從各官之請仍將趙雲楊倫丘麒郭洪官
職革去以後內外人員不許援例陳乞崔文送法司
懲治以後左右近幸不許妄進邪說違者罪之羅洪
載復其原職以抑小人排陷之私李陽鳳仍送法司
問理以存 祖宗畫一之法伏望 陛下自今以始
親近正直屏去奸邪日 御經筵講求義理數 召
大臣咨訪治道至於科道等官進言亦一一親 賜
睿覽反復玩味見諸施行如是則 乾綱總攬於上
庶政旁達於下治安之計無逾於此狂瞽之言曷曠
天聽死罪死罪

法 祖宗慎睿旨以光 聖治疏 顧濤

皇明錄鈔 卷之十四 三十一

臣等仰惟帝王之御天下也居高聽卑非命令則何
以奔走天下鼓舞萬民也哉故易之姤其大象曰天
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此之謂也惟其所繫有
甚大焉者天下之所以治亂人心之所以從違中華
蠻貊之所以觀望天地鬼神之所以鑒臨福履災害
之所以隱伏咸有繫焉者故必至公而后可以折天
下之私必至正而后可以闢天下之邪必至明而后
可以燭天下之幾微必至和而后可以銷天下之粗
厲必審定於未發之先執守於既發之後上順道以
出命下奉道而順從而后可以絕天下之窺伺邇者
朕遠者望道化光也故易之巽彖曰重巽以申命象

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書周官曰慎乃出令詩
大雅抑之篇曰訐謀定命皆深有見於此耳三代之
時君臣之際情意交孚事至物來面相告語殿陛之
間而家人父子之風行焉命令烏得而不善耶降及
季世堂陛之階過嚴而腹心之意已微紙筆之文太
勝而講求之實甚遠其命之敷也有其言無其事有
其事無其效職此故耳西漢之時惟文帝庶幾有古
帝王風故太史公作史記惟於文帝紀凡遇詔旨皆
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志其有所以傷其無也洪
惟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凡天下事情諸人皆
得章奏或容面相告語務求至理然後 命下海內

皇明錄鈔 卷之十四 四

康寧 太宗文皇帝又爰立內閣設大學士掌絲綸
凡章奏悉下其手稟擬訖再上 帝前睿覽訖遂下
各衙門諸臣無敢增減一字於其間者故當時 睿
旨之頒皆公是公非善惡苟乖於法不諱私昵苟有
其勞疎遠不遺焉自茲以降 聖子神孫萬世守之
萬世之盛也柰何一變於正德逆瑾等弄權欲箝天
下之口以顛倒是非之衡一切章奏凡有關於忠君
愛國弗便已私者多畱中不出其出者或着回將話
來或便加點逐或跪門後着鎮撫司好生打着問或
道路遠假 駕帖到處舉人朝為廷臣暮為邊鬼生
不保身死不保墳凡此內閣被其攘奪而不由稟擬

先帝被其蒙蔽而短於聰明壞祖宗之德意失天下之人心莫有甚於此故其事至今天下凡有人心者言之到此孰不揮淚而切齒也哉幸而陛下龍飛雄藩入繼大統登極一詔凡先帝時逆瑾等弄權弊政一旦剗洗殆盡聖德神功彌漫天地天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他無敢增減一字者或親灑御墨睿旨一頒天下罔不稱快暇則時召內閣大學士從容訪問務求至理或親賜果物待以腹心臣等聞之皆擊節稱歎以為虞廷之風亦不是過聖祖神孫正相合德成王高宗不足為也尚何有於漢文帝柰何邇來道路喧傳以為漸不如初向之章奏陛下悉經睿覽而今日之經睿覽者十無二三如此則憂勤之意微向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而今日之下內閣者十無二三如此則師資之意微向之憂國愛民者多見俞允而今每不從如此則公論之所以日消向之誣上行私者多見罷黜而今每得請如此則私議之所以日長向也違法之事與夫犯法之人皆的有定處而今也每見含糊至於莊誦邸報曰已有旨了曰已有旨了罷曰已累有旨了曰已有前旨了罷甚至諫者之詞稍或過直有犯權勢則便着鎮撫司知道或便着回將話來雖元老舊臣畧不優禮若此者不一而足夫朝廷天下是

皇明疏鈔

卷之十四

五

王

非之極也朝廷是非之衡定則天下之是非罔有不定者苟衡焉一移則天下之風靡然而去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故聖旨之頒是是非非惟求其當焉以快人心而已苟前旨偶未當焉則陛下速當俯從天下所請以光聖治可矣故從諫弗弗改過弗吝此帝王之美德人主之雅量也豈可溺於苟且陷於偏私不論是非不審曲直一切報罷如臣等所見邸報睿旨與夫臣等所聞道路喧傳者哉况欵曲故縱多加於權勢犯法之輩而留難阻遏每逮乎縉紳忠諫之人夫諫官乃權勢之仇有國之寶也彼固欲效忠於陛下耳雖所見有偏處其心則無他也萬一有所偏私適所以自考耳故人主之於天下一日萬幾而眩惑壅蔽者不少也而進諫者又以螻蟻之軀觸犯雷霆之威是豈諫者之所利哉故人主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尤恐其不諫豈料聖明在上乃有此訑訑之聲音詎人於千里之外虧帝王之美德損人主之雅量其有甚於今日之見聞者夫如此而欲其命之發也動天地感鬼神華夷率俾福履駢集胡可得也夫如此而欲其命之發也折天下之私關天下之邪燭天下之幾微銷天下之粗厲絕天下之窺伺道化光也胡可得也雖然臣等據道路所聞與邸報所見論列在此誠有不自信

皇明疏鈔

卷之十四

六

夏

者蓋 陛下之春秋日富一日 總攬乾綱日深一日則親賢講學必日篤一日進德脩業必日增一日其肯不任內閣票擬而獨任偏信哉誠若此則甚非我 太宗文皇帝設立內閣大學士至意其與臣等所陳經史德音亦遠比諸正德亦無幾也可不痛哉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今日之聖旨命也猶令也公則重私則輕謀諸君子則重謀諸匪人則輕能法 祖宗則重不法 祖宗則輕重則 君尊尊則其國安輕則 君卑卑則其國危此數者不可不審也或曰今日閣老前者二言官交章論之矣今后票擬似亦不須臣等以為破 祖宗之德意壞 國家之大體必此言也使二言官之言足信則 太宗之德意不足法乎况二言官之言多出於一時憤激念亦不到去后日子也適足以為藉口長奸之資耳且票擬在內閣主張在 陛下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後益以法 祖為心凡 睿旨之頒須珍重愛惜勿以人言自沮勿以無過自恃勿以有過自諱崇帝王之美德擴人主之雅量親賢講學已聖益聖凡天下章奏悉下內閣大學士票擬自 聖覽後餘臣當敬守奉行務公是而公非毋私怨而私惡陛下時賜面語立為稽考仍乞 戒諭司禮監務虛心求善况崇儒抑邪安靜檢束今日司禮監太監張

皇明欽錄

卷之十四

七

禮部

佐之所自許者亦衆人之所共望者萬一果如道路所聞邸報所見是豈前此執事者之故智遺累歟抑亦今日司禮監之所欲改焉者也 聖諭一頒彼必樂於聽從矣夫如此則是非之衡既定 君臣之美並臻將見 聖旨之頒所謂動天地感鬼神等效驗有可必得其與經史之所稱述者媲美 祖宗之所建立者合德較諸正德遠矣則前日之道路所喧傳者今為道路之所稱頌前日之邸報者見疵今日之邸報者見德而 陛下之不克有始者今將有終矣臣等職在言官凡有聞見不敢避罪隱諱謹用上陳以為規諷萬一云耳如曰偏有所向犬馬之性甚不慣也惟 陛下留意焉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一法令以全治體疏 余瓚 照得先該 欽天監官葉湘等題稱躬詣 清寧宮後被災處所看得方位有礙不宜蓋造節奉 欽依着該衙門預備物料修理該工部議各處財竭民困奏派物料恐非所堪要將沒官房屋高整者量留數處以備將來別用其餘變賣價銀以備修理題奉 聖旨是沒官房屋變賣價銀都准你部裏收貯以備修理之用欽此近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東城思城坊把拾巷東首犯人錢寧房屋一所賞與 皇親邵茂住皇城門大街北犯人廖鵬房屋西二所賞與

皇明欽錄

卷之十四

八

禮部

三親邵輔等住坐東一所并街南房屋俱賞與奶子
劉氏住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工部題稱各處高整
房屋節經奉 旨賞賜 皇親將輪蔣山蔣壽蔣泰
邵喜昌國夫人訖止有錢寧廖鵬數處見今 大婚
禮在邇將來 三宮戚晚例該賞給房屋創造一舉
不堪傷勞派行天下豈能濟急查得犯人數內王灝
江彬王準三所亦頗相應合無分給 皇親邵茂等
居住所有錢寧等房屋仍存留以備後來 三宮戚
晚賞給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愚昧不
知所云果准工部所議量留以備將來別用之 旨
手抑且變賣價銀收貯以備修理小宮之 旨乎或
皇明疏鈔 卷之十四 九

利鑽刺之謀徒知棟宇連雲可愛也獨不念
妃各號房依住之苦乎徒知 皇親戚晚可得也獨
不體將來 三宮戚晚將何以給賜乎徒知以一已
之私欲可飽也獨不思 朝廷之大信不可以不守
乎爰自正德以來姦黨相繼弄權 先帝又加巡幸
天下之民敲骨瀝髓已不堪命矣幸而 陛下起自
輿藩入承大統中外臣民所以仰望 陛下者何如
皆以為堯舜可期而三代以下中主不足論也雍熙
可待而漢唐以來小康不足論也今 陛下臨御幾
年矣天下塗炭者未起呻吟者未息邊方警報殆無
虛日軍士缺糧動踰數年開課之間害及巡撫白日
之內搶劫都城 陛下試思之以為天下果雍熙乎
抑小康乎况近日以來火災屢起黃霧四塞人無鬻
馬變不虛生此蓋 陛下聰明仁孝有願治之心故
天心仁愛屢垂災異以譴告之也而 陛下所以答
之者何如 詔書已下冒濫革矣而今日所陞者
藩邸之牧圉也明日所陞者 藩邸之廝徒也是冒
濫可革而獨不革於 藩邸舊人矣傳乞罷矣今日
所賞者 皇親之莊田也明日所賞者 皇親之房
屋也傳乞可罷而獨不罷於蔣邵數家矣蓋 陛下
之在輿府則與府之人同 陛下之人也今日 君
臨天下則天下臣工孰非 陛下之手足乎天下人

民孰非 陛下之赤子乎自 陛下一身而言則邵
 將之家固 陛下之親也自 祖宗列聖而言則
 先朝戚畹孰非 陛下之至親乎天下各王孰非
 陛下之骨肉乎今天下之困窮已極而饑寒餓殍者
 誠不知其幾也不聞有實惠之加而所加惠者惟
 藩邸之人 九廟之神靈在天而子孫蕃衍又不知
 其幾也未聞有存恤之典而所賞賚者惟將邵之家
 夫臣民所以仰望者如彼 上天所以譴告者如彼
 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如此災異可息乎否也 陛
 下反而思之將以為何如天下後世又將以為何如
 其於新政能無少累耶該部所以畫惟夜思殫心竭
 慮勤勤懇懇不避煩瀆為 陛下開陳者正欲 陛
 下撫安生民轉災為福為堯舜之主雍熙之治也而
 陛下聞之如石投水乃曰已有旨了臣等待罪該科
 莫知所謂不敢緘默冒昧上言伏望 陛下留神省
 察覽狂瞽之言以天變為當畏以民困為當恤以
 祖宗創業之艱為當念以天下之神器為當惜以心
 制事以義割恩將前所 賜皇親邵喜等房屋量加
 裁省分給邵茂等居住將錢寧廖鵬房屋 特降諭
 旨依該部所議 明示存留以備將來別用仍戒諭
 邵茂等毋入下人之言毋聳 宮闈之聽安靖保身
 共享嘉靖之休必不得已只如該部所議將王獻等

房屋量為給撥仍乞 勅司禮監以後凡有當行事
 件務下內閣及該部詳議可否奏請施行毋得傳奉
 以籍人口庶法度畫一而治體可全私恩杜絕而新
 政可隆矣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章僑

邇者南京 孝陵神宮監司香內使谷大用奏為懇
 乞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 陛下付之該部
 知道是蓋不與其進也仰惟 聖明銳意中興決不
 為此輩所惑而臣竊有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
 惡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幸未即誅方將喘息不寧
 猶恐不得首領以沒而何敢於自鳴其為此謀蓋
 以嘗試 陛下也不於此時早辨而痛絕之死灰復
 燃之心羸豕躑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所為
 過慮也痛惟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
 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八黨之克
 釀十年之禍而污我 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 先
 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 陛下知之悉矣是
 故節奉 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每隨侍 先帝朋
 奸黨惡百計蠱惑離間 宮闈竊弄威柄變亂 成
 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賂盜竊名
 器冒濫爵賞古今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從重治姑
 且寬處谷大用丘聚降倖南京 孝陵司香欽此乃

正德十六年四月之明旨也禁其黃緣則曰谷大用魏彬張永等首先黨比蠱惑專權亂政張銳張忠張雄于繼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進用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社稷貽累先帝俱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惡革豈容黃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交通請謁的即係奸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乃嘉靖元年十月之明旨也夫天語誠嚴威於雷霆凜於鈇鉞由前旨則大用等死有餘辜由後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矚何所倚賴故違詔旨而敢於陳乞如此叙奉迎之勞懷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皇明疏鈔 卷之十四 十一

投干進之機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既誤先帝於御前復欲誤先帝於康陵其為設謀積慮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辨而痛遏之而姑從應之恐乘間伺隙每飯不忘一邪先登羣兇競起擅父債之毒而甘心於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往時而已也先帝既誤陛下容再誤耶且今左右諸臣號為老成練達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共塞蹊徑將小人自無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啟其竇致被復亂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尤左右之所黨惡者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絕不惟是也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事罷閑文武官吏人等或以考

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牖下未為不幸顧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貨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為白倒上以為下權門乞哀怨家致仇恣肆浸淫漸不可長凡此皆先朝之罪人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迹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陛下大奮乾剛申嚴異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不復用之意然後勅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各嚴加鈐束其有黃緣如谷大用等前項罷閑官吏人等希圖復用蠱害新政者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拏斥逐務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陛下以謹微之思圖勵精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嚴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不言將有不勝其言者以故冒昧不敢謂犯人之私也伏惟聖明裁擇

信 詔旨以正 國法疏 許復禮

頃者錦承衛左等所鑿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奏本到科為懇乞天恩比例查功復職等情臣等披閱奏詞相顧驚愕不意陛下維新之日輒敢有此欺頑奸負之徒以惑亂聖聽此事關理亂之機臣等不容緘默照得皇上登極節奉詔旨正德元年

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欽遵今王邦奇等係先年殿衛緝捕妖言奸細近奉詔旨查革人數先該兵部題為 開讀事請差科道部屬等官遵照 詔旨內事理查革題奉 欽依選得兵科給事中夏言四川道監察御史鄭本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文盛錦衣衛千戶陳澍李經公同會勘各據本衛所關造文冊兵部選官堂稿各人親供逐一清查磨對扣算停當備造文冊會本題請奉 欽依是這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兵部題覆

皇明疏錄 卷之十四

節奉 聖旨是各該官員旗校都依機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勝靡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叅奏重治欽此欽遵先因錦衣衛旗校費宏等及王邦奇等六次抗違 詔書奏辯復職已經臣等六次叅出兵部立案未經究治今又妄引 勅諭撫拾勘官大為欺罔之詞巧肆朦朧之語惟欲蠱惑乎 聖聽不顧警違乎 詔書其間至毀勘官為奸邪指查革為欺罔是非倒置變白為黑大肆狂悖之言無復忌憚之意則是狐鼠得其依憑而目中已無法度矣此輩若猶縱而不治終將何所紀極乎且奏內首以遵 勅旨為言乃為近者

為表修省之 勅諭也臣等嘗聞罷冗員裁冒濫乃為備省敬天之實未聞冗濫復職而反謂可以修德動天也查得弘治二年七月內該禮科都給事中等官韓重等題為修省彌災事內稱武職非軍功得陞旗校因行事陞職甚非 祖宗舊制合通行查革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等妖言的只照成化年例給賞不陞等強盜的應捕人員照舊不陞定為例欽此大哉 聖訓萬世當遵以此觀之 先朝修省彌災正欲禁革冒濫而邦奇等乃引此以為查革復職之媒不亦謬乎知 勅諭之當遵則必知 詔書之不可違今未遵 勅諭而先違 詔旨亦獨何哉

皇明疏錄 卷之十四

蓋在 先朝權奸用事納賄買官中官弟姪濫叨封爵權門厮役驟得美官金紫雜沓於班行車馬喧填於道路至於殿衛陞遷尤為驟易倚仗權奸之勢竊弄威福之權串同番子誣捉奸細妖言不經法司較成深奸大罪或一年而兩次類奏或乘便而陳乞陞官神人共怒道路輿嗟幸賴 皇上飛龍九五開國承家數年冒濫膏緣一 詔盡行裁革或追奪誥券而為民或削除職級而歸伍事出至公裁之聖斷臣民恪守孰敢愆違今邦奇等屢恃頑冥肆行抗奏自非依憑城社倚任錢神何敢乃爾蓋不思嘉靖乃正德之改元而倖門不容於再關 詔旨又中

興之命脉而新政豈可以阻撓然隄防一決潰突滔
 天末流難制典守者孰敢少得而慢邪其奏內稱見
 在食糧者止百十餘人似欲以少自恕而幸其或可
 見容也然一人破例千百隨之容一人是容千百人
 矣况百餘人乎况中興一 詔挽人心於既去之餘
 圖治化於更新之始昭如日星天下共見 朝廷紀
 綱法度率此焉立理亂攸關誰得冒犯今必欲違之
 是壞亂紀綱法度欲轉嘉靖之治而為正德之年矣
 且正德元年治道未始不善而二年之後竟爾變之
 非遽變也亦由小人潛通僥倖之門而執法者因循
 不守方徇情以示私耳卒至極亂大壞幾危 社稷
 皇明疏鈔 卷一四 十七
 設鑿不遠可復蹈邪故孔子贊易乾則致謹于幾坤
 則致戒于漸良有以也况前日查革之餘邦奇等尚
 有旗校之籍若果奉公效勞自有榮進之途何苦倦
 倦焉為非分無益之求自惟于罪戾耶又况 聖恩
 浩蕩不追既往與物自新邦奇輩自合安分懷刑以
 觀太平之盛可也乃敢屢逞狂悖之詞甘蹈充發之
 罪蓋由邇來法令不行事尚姑息以致人情玩忽養
 成奸宄之風上下相安而不自覺矣臣等伏望 皇
 上大奮乾剛痛懲往事守維新之 詔旨使群小不
 得以抗違申渙汗之 綸音俾奸宄不得以拂戾乞
 勅法司將王邦奇等一千人犯收捕下獄從重問擬

遵照 聖旨押發邊衛充軍以為小人欺罔之戒庶
 法令昭明倖進者知所止矣
 慎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
 邇者給事中劉宸得罪褫職科道諸臣以為斥逐言
 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 賜優容不意上犯 天
 威嚴加詰責 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蟻蟻微軀粉骨
 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退而深思猶有疑惑
 既存胃臆不敢腹誹謹用敷陳冀回 天聽此臣區
 區一念之忱 陛下誠有 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
 者或可聽也不然則曰是狂愚耳不足問也其又不
 然則是奏擾之罪無復可逃萬鈞所壓雷霆所擊摧
 折敗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 聖慮耳
 皇明疏鈔 卷一四 十八
 然臣念 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曰
 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
 以出命下順道而從之於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古
 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陛下之出命於此殆有
 歟乎 陛下即位之始 詔旨流宣臣工奉行罔有
 或怠可謂得巽之義矣既而初心漸弛 德意頗乖
 人心未免驚疑臣下未免駁議馴至今日更又可愕
 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之 聖諭有曰 朝廷設
 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似也然言官風
 聞言事自 祖宗來固已許之蓋勢有所不及詳擬

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徐行勘實庶足防
 奸如曰止當撓實不許風聞則論劾益難檢邪日肆
 矣 聖諭又曰劉取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
 又不認罪取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惡言者競與
 各以所聞告之 陛下多糜內帑取亦奏所聞耳其
 實固不可知取既有聞不敢不告取之心則實也律
 文曰奏事詐不以實取何嘗詐使取而不以所聞告
 乃為詐不實耳若夫回話之說尤有可議方崔文有
 訴 陛下下令取查明銀兩耳取之再奏亦止言內
 帑不得查究崔文不當構陷耳 陛下固未嘗責取
 回話取亦何得認其罪哉 聖諭又曰姑從寬調外
 任以稱 朝廷容宥之恩臣則以為 陛下何能容
 宥之有夫崔文 陛下弄臣也劉取 陛下爭臣也
 弄臣以快一身者也爭臣以利天下者也假使取更
 踈狂徑訐 陛下猶當宥之以彰仁聖乃為弄臣私
 昵之故而黜忠直之臣未見其為容宥也 聖諭又
 曰這廝每如何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擊問究
 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蓋為
 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匡救豈有敢為同官奏擾 聖
 情以輕駟擊問究治之禍又况草疏初心已分顯戮
 其身不敢保于取乎何回護之有 陛下殆亦不亮
 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矣而君臣之間更相

救戒不敢怠忽 陛下繼亂而興治績未就奇災大
 沴所在興嗟正宜恐懼修省訪問缺失乃禁臣下使
 勿復言臣之愚狂誠不敢奉 詔也夫自 興獻帝
 尊崇之議外廷羣臣不能悉合 陛下之意及夫近
 日都督同知陳萬言 賜第之事又復議論相乖左
 右近褻必有獻諛貢佞抑或借此與讒將謂外庭於
 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 聖情疑惑心意漸踈謂
 此輩為尊承謂羣臣為違慢言不足聽計不足從是
 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 陛下之赫怒固宜然此豈
 盛德事哉又如內帑銀兩 陛下既有職掌不容擅
 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為取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為
 而使取查明以難之及取言其難然後加之罰也是
 乃挾術構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 陛
 下先因刑部之叅已曰崔文已有旨了饒他後因崔
 文之訴乃又極其慰留溫語褒詞不一而足是方以
 有罪而恕之忽以有德而章之私情公義轉展相妨
 意有偏授便為所勝臣恐 陛下剛明之資或其有
 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絳
 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實關大體蓋一時詰
 難雖下情易窮而少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非重巽
 順出順從之義也 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俯從
 衆志省察愆尤割去已私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說復

劉叡之官自今 睿旨擬行一切責付內閣務俾詳慎允當大順人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羣臣將順之不暇又奚奏擾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使臣為良臣毋使臣為忠臣亦臣之夙願也臣言已盡涕淚交零待罪 闕庭不勝戰慄

信 明詔以杜弊源疏

鄭自壁

近該 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敷要將本監裁革過人役并軍民匠餘選取照舊食糧應用該兵部覆題奉 欽依這人匠查係弘治年以前額設的准選收藝業精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役占欽此臣等聞 先朝權姦柄事政出多門各衙門假公營私收集無賴無慮京儲數萬告空賴 陛下登極改絃易轍 詔令一布如日中天其剗刷宿弊扶植綱紀條約雖多而裁革冗食一節是又元氣賴以綿延 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心者柰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復不恤反汗則是自易其令自侮其法而非畫一之政矣政非畫一豈 帝王之政哉此臣等之所以駭也自 陛下臨馭以來宵旰孜孜圖維化理形諸 綸音一則曰弼成嘉靖之治二則曰共成嘉靖之治注切淵衷焦勞 聖慮卒使嘉靖之治渾融完確如金甌拱壁上欣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赤子雲霓之望而 陛下之心始釋然

矣今日之舉無乃瑩者瑕完者缺欣者變而望者缺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來各省不登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一歲發去各邊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二年之積重之以此各監局循例效尤難以阻遏將來忘實狗名按圖索駮持籌而往不識司國計者有何擘畫也且 孝廟之時倉廩充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者耗 孝廟之實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之耗耗正德之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復如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臣等之所以懼也臣又思之 陛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雖竭天下之財力以供億闕庭來天下之技藝以趨事禁苑良不為過今 陛下下方欲用人臣等輒行諫止豈過為矯激以取批鱗之罪哉但所重者已渙之 詔令所靳者欲匱之糧儲所謹者易追之覆轍所慮者難料之後艱故敢曉曉如此耳連日京師聞有此 旨閭巷紛籍彼曰仍以其項下進且曰今不得于此衙門必得於彼衙門一時遊手之人競出安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况該監人匠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事亦不廢今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薦臻妖祥叠見 陛下正當脩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損

以答 天戒豈可更啟此端以興遠邇咨怨重傷天地和氣也哉如蒙乞 賜追寢 成命將人匠不必選取以立冒濫之幟缺名人匠 勅該部查照先今題准事例轉行各處清軍御史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官員清查正身或戶有人丁即行起解送監上工仍勅黃錦等安靜行事毋得備關倖門自招物議庶工作不妨倉庾不費而清平之政無疵類矣

平政令示鎮靜以定危疑疏 曾忭

臣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畧事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 聖明御極禮備樂和天下臣民咸望至治而邊鎮之兵一紀四叛

雖於 聖德無所缺損而咸和之化胡可謂醇速變

激亂固撫臣之過而軍士悍傲輕於變背胡可謂順紀綱法度幾至淪敦胡可謂立人心抗桎鼓之易挫胡可謂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者也然以 廟謨廷議當有為 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妄有陳說近觀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於懲嗜廢食之過也臣等敢遂終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情得而爭奪息幾微輕重之間則低昂懸判矣 國家大鎮凡七而叛者五豈其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滋而偏重之勢成也今縱不能亟圖而善反之豈可復助其勢而益低昂之手以臣愚論之呂經奉 命

於循不能宣布 德威迺重法厚欵以肇舉端罪誠不可辭然巡撫者 天子所命大吏也自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履首足之分即其舉措少乖而 國家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而拘繫之無異小吏然甚至鼓衆閉關呼噪稱叛此可謂非罪乎今縱不能明法正罪以杜驕悍固宜平議而均治之矣兵部迺過懲於大同之故遂不復為 國家長久之慮不待勤報即懸斷而遙議之夫巡撫越牆而避繫都司本軍士逼逐而拘置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鼓衆呼噪擅開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嗷嗷哀求原無他意至於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巡撫則

與更置庇其罪而深為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於

撫臣則厚文周内惟懼弗深於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以為安也臣等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為今日之事異於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所以敢行叛亂者其事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積厚聚餉給不匱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伏親藩庇同城社四也外隣強虜急可奔援五也積慝稔惡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以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為叛而我之所以師久無功也遼陽遠在廣寧三百餘里邊臣節鉞

士馬精銳厚餉積芻堅甲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兵不過五千芻糧仰給遠在城外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為朝鮮北為朵顏海西毛憐諸衛皆國家冠帶効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北狄強黠無忌世為中國仇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內復鮮親藩之庇大同六恃無一有者也是故閉門呼噪而終不敢有他者非誠有所畏懼蓋自量其力也臣非妄意誠知其無能為矣今陛下重於舉事思與天下休息此不過一傳檄而定耳夫重抑士卒則挑釁速禍將激目前之變偏罪撫臣則傷體損威將貽大之憂二者皆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遼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陛下宜鎮之以靜曠然視之待以無事一若邊境常報悉付巡按御史從公體勘長慮周謀聽其廉實委悉以聞陛下權其事變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則罪巡撫罪在軍士則罪軍士使刑罰平而法令昭務足為國家久安之賴兵部不得過事姑息遙斷是非曲為低昂偏右軍士重抑撫臣令其名分乖舛法典隳廢見張皇之形示懦怯之迹使天下得以終窺我而無畏也夫待之以無事則反側不疑示之以鎮靜則國威不褻付之於邊臣則罪狀可稽得情而徐議則闔關在我

皇明疏鈔

卷之十四

三十五

張成

臣有一二委曲不盡法者猶曰邊臣之故而廟堂之體固自尊也如此匪惟足以安反側之心抑且足以全國家之體旬日之內軍士不款伏而請罪者臣不信矣又何必如兵部張皇損威而後為安也伏望聖明虛心定變順應平施不得過勞聖慮重厘當守以損陛下英明之治臣等無任惓惓

慎政令以崇國體疏

劉思賢

臣等於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接到內閣傳奉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着廠衛暗訪來奏欽此欽遵臣等仰見陛下遇災知懼保安圖治之盛心也臣等待罪臺端於諸臣政事不調于召災沴不能糾正致煩九重嚴命儆惕有位臣等愧死無地尚復何言但廠衛暗訪一節實係國體安危不敢不為陛下陳之夫天下之政猶之一身天子元首也輔臣腹心也部院股肱也科道耳目也恭惟祖宗立法以機務付腹心之臣以幹理付股肱之臣以糾劾付耳目之臣用即弗疑疑即弗用而人主從容高拱鏡鑑自得上焉推赤以御下而下不懼下焉輸赤以奉上而不猜一體相成泰象斯舉此時廠衛之設止於盤詰奸宄議察非常而官員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毫髮不得

皇明疏鈔

卷之十四

三十五

陳瑞

干預 祖宗之制蓋甚善也後因奸佞肆權創置西
 廠潛奪威福流毒縉紳 先帝即位首鑿此弊一洗
 更新故四十五年以來百司庶府莫有敢欺亦莫有
 忍欺者相孚相與之情真可以媿都俞吁咈之盛矣
 設今部院有不能盡職之臣而科道等官不能糾舉
 在三四輔弼日侍左右自足備顧問資鏡照矣必以
 咨訪之權付之廠衛且訪曰暗訪則事必真秘恐
 以是為非以無為有何不可為往日西廠之事可鑒
 也况廠衛既得以訪部院則部院之位望日輕輔弼
 之忠悃難達 陛下不惟疑股肱疑耳目且疑腹心
 矣數者皆疑是所信者獨廠衛耳疑既多則臣下之
 情阻信既獨則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為寒膽方
 今 聖明在上太陽當中羣陰退伏即廠衛諸臣固
 未必敢私作喜怒仰負任使然履霜堅冰勢以漸至
 陛下以耳目寄之羣小羣小之中萬一有常瑛王瑛
 者鼓煽其間雖使呂強復生而臣等能保其不蹈前
 轍乎此大小諸臣所以改觀易聽而不能自安其職
 業也伏願 皇上推至誠以體羣生本大公以弘聽
 納部院政事不調明加譴責或令科道等官指實叅
 奏下輔臣計議恭候 宸斷其暗訪一事再乞 聖
 明酌議應否施行廠衛諸臣有乘機收置奸徒妄生
 事端希張氣燄者仍許臣等訪實叅究則羣疑自釋

庶職畢脩 明良交泰實在於斯臣等不勝隕越祈
 懇之至

慎大柄審大號以隆大業疏 李學曾

臣惟賞罰者人君之大柄命令者人君之大號賞罰
 之行所以勸善懲惡而制馭天下之臣民故曰大柄
 持之不可以不慎也命令之出所以通志成務而昭
 示天下之臣民故曰大號擬之不可以不審也自古
 帝王未有舍此以為治者亦未有忽此而能善於治
 者仰惟 陛下臨御之初撥亂反正顯遂忠良誅竄
 奸邪與夫 詔旨之宣諭章奏之批荅大公至正無
 罅隙可議中外臣民改觀易聽雖深山窮谷莫不引
 皇明跡鈔 天卷之十四 三

領拭目思見德化之成夫何逾年以來漸見乖謬賞
 罰一行命令一布鮮有合人意者隱而腹誹顯而巷
 議紛紛然謂國事將日敝夫夫賞固有常度近來以
 藩舊乞廕子以戚畹乞田宅以官豎家人乞武階職
 事隨所意欲無弗遂者恩不忍割義不見從則賞不
 以功而濫於私昵矣夫罰固有定法近來事干內幸
 與其家屬有犯或免提問或不查究甚則奪法司見
 問之事而委之錦衣衛鎮撫司使得以高下其手顛
 倒是非則罰不及罪而流於姑息矣命令固有體要
 陛下下一日萬幾凡內外章奏必欲一一親覽而自斷
 之固不勝其煩宜不能無待於內閣之票擬也近來

批荅多有未善未必盡由票擬如臣下有補拾之請
例曰已有旨了各於改過而視之為贛也有切近之
論例曰該衙門知道略不究心而視之為汎也 成
命一下百挽不回所謂君出言自以為是如不善而
莫之違誠不能無愧於所謂大哉王言者矣夫人君
法天以為治賞即天之雨露也罰即天之霜雪也命
令即天之風霆也雨露而淫霜雪而愆風霆而失其
節豈天之道哉然則賞而借罰而縱命令而弗臧豈
君之道哉臣願 陛下慎之審之凡有賞罰必先
勅該部定擬其功應受其賞其罪應服其罰然後請
自宸斷見諸施行毋順陳乞之情毋容庇護之黨
皇明疏鈔 卷一四 千九
凡百命令事無大小悉付內閣票擬然後裁自 聖
衷其有未穩即便再令改擬精切然後形諸批荅仍
將臣等六科日逐 旨意題下付下內閣查對某件
曾經票擬某件未經票擬某件與原議相同某件與
原議互異參驗明白仍復繳進一有欺弊即行追究
以杜亂階更願 陛下深宮燕處之餘閱考前代諸
史治世之賞罰何如而當命令何如而善亂世之賞
罰何如而不當命令何如而不善辨之必明信之必
篤行之必果守之必定務求與治同道慎勿與亂同
事此則大柄不移天統不為 宗社大業可以永隆
而無替矣臣待罪言筵日花憂懷區區犬馬之私實

有不能已者是以昧死敷言伏惟 省覽臣愚幸甚
天下幸甚

重批荅以清 朝政疏 黃臣

本月十一日該試監察御史胡劾才接到都察院題
本送科內開先差御史秦鉞前去兩淮巡督鹽課一
年已滿相應更替照得河南道監察御史吳鎧山東
道御史張鵬翰俱各在任伏乞 聖明於內點差一
員前去兩淮更替等因奉 欽依是及查舊日 旨
意點差巡鹽必明批一人姓名今奉前 旨臣因反
覆思之該院備兼請之章 旨意應無兩可鹽法有
專領之 勅御史難為併差今該院不敢欽遵該科
皇明疏鈔 卷一四 千九
不敢發抄難欽遵則事恐廢閣難發抄則罪坐遲延
此所以大不獲已而有言也蓋聞令出惟行人君之
治也守正不阿臣子之職也君有令而臣抗者其罪
必誅為弗順也臣有意以阿君者其罪必誅為弗忠
也善而莫違惟順之良否則妾婦而已納約自牖惟
忠之大否則儀行而已我 朝不設諫官分建六科
議事封劾封者封還 詔書之謂也設者設正書
之謂也臣待罪此官幾有八年守此二字重如重
每著心思嘗形夢寐今遇此 旨故敢昧死上言伏
願 陛下恢 天地之量納芻蕘之言啟 日月之
明剖藩籬之蔽詰此 旨意何人票擬何人秉筆以

臣逆料必出左右之手望 陛下重加戒飭使之各保身家 陛下愛臣則富貴之而已爾致使 旨意錯誤至於如此所當寒心臣又風聞近日錦衣衛缺官兵部題覆其本不下內閣俄而 簡用四人之命徑從 中出致使京城內外人心怖愕物議沸騰言之者嚙指縮舌未能出口聽之者握手閉目幾不敢聞夫何使人至於如此蓋以錦衣掌印僉事之官其在武職衙門最為緊要遷序當循公論甄拔必杜私交今乃不使內閣得聞他日倘有軍國大事機密重圖夜半 宮中飛降片紙則內閣重臣并科道庶僚萬死階下不足贖罪蓋事權雖云被奪而責任之重尚存崇卑雖云異階而公論之嚴不貸向者逆瑾剛愎自用常有此舉其後輕逐內閣 顧命大臣至行 詔諭雖嘗幾壞國常終亦難逃明辟詩曰啟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何不近監於茲以遠法我朝 祖宗列聖之良法美意也哉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俱先行票擬或有斷國謀王事須坐論或經邦弘化關係非常必 親幸其閣或召見面議是以政得其理人無間言百餘年來率由茲道臣今傍觀國是將且日非 朝政機軸轉移就謬外方災盜疊報滋繁今使內閣虛代言論思之職使中貴專權惑三之惑竊料此風漸不可長萬一

傳之四方人人疑貳甚則派諸外裔在在雌黃使金櫃石室紀德政之微類 聖子 神孫失步武之芳繩則今日點差之命臣恐內閣亦不知也 陛下幸思 祖宗締造之難 天地付托之重萬幾之所叢脞萬民之所怙恃時 臨文淵大資 顧問凡百章奏悉付票擬先將該院題本容臣封還惟後 俯從原請於吳鎧張鵬翰內 點差一人令其更替則綸音無再失之嫌庶績有全熙之慶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十五

爵賞一

慎爵賞以正 國體疏

汪淵

臣等伏觀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勅旨內外文武勲戚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立或以效勞或以迎護或以當時在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者二人廢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千戶者二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加祿陞俸給賞各有差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慎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酌功爵不稱德滋泛濫之弊啟鑽求之門不至於拂人心壞國體臣未之信也 陛下興獻帝長子 興獻帝 孝宗皇帝親弟不幸而 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嗣 孝宗非 陛下而誰歸然則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為况先帝之遺詔明頒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太監扶安等何與贊襄至於駙馬等官崔元等之捧 符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效勞惠安伯等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為功而殊恩曠典一槩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親戚并藩府諸

臣 陛下即位之初俱荷 寵榮或陞祿位或隆錫予於分已足於禮已榮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遽封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勩不可以輕授我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開闢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不世襲今日 陛下之有天下與 太祖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 陛下與開國諸臣之輔 太祖高皇帝如何 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陛下應得而得之在 陛下不為泰於諸臣不為功胡乃輒生異議濫序勞勩官爵可及於爛羊祿賞反輕於救袴古人謂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又曰眾悅而後行賞今 陛下勅旨一出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眾之公又無眾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 陛下此舉古今天下殊恩擬議不下廷臣撰 勅恐非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以詔天下何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足惠 聖明在上舉動之輕爵賞之濫如此實非臣等願望也臣聞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况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 陛下思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詩曰既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獨不以 先帝為鑒乎

正德年間姦邪怙勢倖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陸請乞
 奴人厮僕悉厠崇階冗食贅員布滿朝著紀綱紊亂
 國祚幾危幸而 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朝
 政始清今 陛下行之未久何為而復蹈前轍臣愚
 竊謂此非 陛下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
 必貪饕儉小急於富貴盡惑 陛下行之假報功之
 說為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之願得矣於 陛下之
 國事何執濟一己之私誤 陛下天下之大此輩真
 諸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長隙不可開臣恐此舉
 之後供一事者必自叙偶一得者必要功姦回犯法
 之徒必援引而覬覦夤緣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
 將日甚於 先帝之朝不至於極敝大壞不已也臣
 等待罪言官職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
 繫大非細故敢不捨生昧死為 陛下極言以救今
 日之失以杜將來之禍伏望 聖明念大業之艱難
 惜爵賞之隆重收回 成命俯恤人言庶幾 恩不
 濫施政無乖謬而 宗社可保於靈長矣

慎爵賞嚴 主威以正 國體疏 張九叙

日者 陛下親降手勅付之吏部兵部臣等皆以紀
 元之初肇修大政必有 聖謨號召文武羣僚以新
 天下之瞻聽以振紀綱之弛隳是以異禮貌而特賜
 既乃尚書喬宇等覆 奏之後有本送科則 陛下

以入繼大統歸功臣下爵賞之施特超常格臣等見
 之伏竊愕異夫后無嗣建支子以繼大宗禮之經也
 以是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之製明示以兄終弟及
 之文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慮深遠矣况 陛下以
 武宗皇帝第一 懿弟入奉 皇考孝宗皇帝之祀
 為萬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與人歸不
 約而合 武宗遺詔之頒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
 之出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皆以職事奉 命視
 草寔遵我 皇祖之明訓當其時非敢擬之而後定
 也若 陛下以為元功進爵為伯給之誥券俾子孫
 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恐非廷和等之所敢當也漢
 盧植語實武曰同宗立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勲
 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
 武不能用卒受聞喜之封以及於敗廷和等之所知
 也費宏拔起久廢之餘贊佐 清朝之政遇亦奇矣
 若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亦非宏之所敢當
 也 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任
 廷和等盡格心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懼
 矣親捧信符迎立等官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侯
 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前者賞
 銀各一千兩紵絲各二十表裏酬過其勞論者方以
 為濫彼之受之已不勝其愧而已矣我 朝駙馬

尉與公侯伯俱列為爵非若前代徒為名號崔元以
民間子弟惟材貌選尚 公主受茲重爵報答 洪
恩雖勞不過比之以勤事之人臣萬萬不同無功而
侯恐不可也而况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五百石
乎張鶴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並列榮遇
已極加祿三百石盈濫甚矣况太師人臣之極以奔
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大禮不得盡其
職守固已踧踖不安太子太傅廕子一人為錦衣衛
世襲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當也夫叙援立之功
率因叔季之世主威削弱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
國家體統嚴正事權無偏重之虞 陛下曆數在躬
神人歆戴柰何自受擁立之名執宦寺之用事也自
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人司
之迄於東京委用漸大於是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
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
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漢之紀綱因以大壞
及唐中衰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之禍遂
不可言今 陛下聖德龍興非若漢唐之主果立於
內寺之謀也 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後
輒欲廕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 陛
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溫祥賴義泰文張欽張淮各能
同心贊襄大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廕其弟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五

五

五

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當 武宗之世事
多司禮監所擅幸 陛下一切置之不問亦已寬矣
顧乃以贊襄大計歸之臣等恐 主威之漸以不振
也至於蕭敬累經論列 陛下不惟不能遠之且復
用之亦已誤矣槩因旅進得加祿米三十六石廕弟
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使誤又甚焉黃偉鮑忠各歲
加祿米二十四石廕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
僉事臣等抑不知其以何功也恭惟 陛下之在藩
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 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
諒 陛下養成懿德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為前後今
陛下祿從事藩邸劬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
董英戴永張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閻洪趙山黃錦
李清王竚孫端趙彬李雲張昇蘇瑾郭伸趙林陳林
張西劉臣劉銳丁玉劉榮各欲加祿米多者至四十
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二十四石廕弟姪為世襲
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亦一人其大者為指揮使
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千戶百戶夫佐等各先任
藩府承奉等官不過給應使命幸遭際會從駕來京
既已陞各監太監諸職并得着蟒衣玉帶等項服色
榮已極矣今若加祿世廕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
明王立法自近之意我 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
者漢文帝之自代來也當劉氏開創之初諸呂難作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五

六

五

之際惟宋昌決策勸進乃獨重賚其餘六人但以叙進未聞以從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况此二十七人者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 陛下柰何欲事出漢文之下乎况我 祖宗初治之令甚嚴各監局內臣無敢招置家人樹立田產交通外屬者是以志意專良無敢敗事自王振以來始壞舊法甲第名田橫連都鄙姪支附半於郡縣專樹黨類更相援引希附強權者率腐身熏子以自銜進敗國蠹政之事至正德以來極矣 陛下方屏逐群小查革傳陞乞陞官員未一年也何為蹈其覆轍私昵寺豎且使錦衣衛內官監之譏再見於萬夫之口哉臣等

皇明詔錄 卷之十五 七

誠以為不可也方 陛下即位之後即 勅下禮部頒賞勲戚文武大小臣工既各差受銀幣之錫矣督兵迎護道路惠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陞俸當時在 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科道官不必復賞表裏銀兩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夏臣亦不必加官益祿進階而廢其舍人蓋前日之賞 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既賞矣旋復賞之是何例也臣等聞之上出無名之賜為費下受無功之賞為貪費非經國之謀貪失格君之本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大義也柰何欲以利啗臣下哉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我

外戚雖得例受封爵皆以大宗嫡統之親以叙次進陛下既專承繼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命尊 祖母曰壽安皇太后 本生母曰興國太皇后踰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又推其情俾邵喜蔣輪得進伯爵徒取私厚外氏之名於天下後世哉 陛下既母 昭聖慈壽皇太后則 孝貞純皇后乃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二家為外氏而二家各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盛外家寵偏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諸舅受封比綏和之末丁傳皆為列侯陰沱女孽大千天常於是黃霧四塞異世相見諫大夫楊宣曰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士氣之所致也而西京之敕寔以是兆今春以來黃濁之氣蔽天塞地晝夜不解日月星辰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日雨土其暮風霾大作變恠異常皆 上天先事垂戒及我 祖宗陰示告教之意 陛下徒知警惕而不知攬威柄決蒙蔽以回變異乃欲大啟封爵及於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廕高官又將及五十人何視之輕而予之易且多也若 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官得奉 朝請斯固悠久保全之道不啻私親之禮也 臣等竊又聞之爵人於朝與眾共之言人君不敢以天官私非其人也其所謂人君獨斷於上者則以合卿大夫國人之言而後斷之非

皇明詔錄 卷之十五 八

獨出已意貿然斷之也今陛下特降手勅大頒爵賞既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視草代言內閣又不預聞顧乃與一二近習決策於中大違經議甚非祖宗之法意者一二近習欲擅贊襄大計之功固結陛下之寵幸播弄威福既以世賞牽制內閣又以厚爵援樹外氏徧賚列卿及諸給事中御史以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治錫議者之罪亟收成命以決蒙蔽之漸如果斷自宸衷亦宜舍已從人示天下以王者無私之義遏絕奸諛杜群小徼功固寵之心則主威日嚴人無異議近習知懼政柄不移天變可回國體可尊矣此誠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五

九

疏

宗社安危所係天下治亂之機惟陛下慎之重之無貽後悔也臣等披瀝肝膽不勝惓惓

慎名器以愜公論疏

許復禮

頃者該兵科具題為欽奉事據通政使司送據蕭謙等各告受賸前來本部欲便遵照節奉勅旨將蕭謙等賸授指揮千百戶俱照後開註定錦衣衛各所司帶俸等因隨題奉聖旨這各官都照原降勅旨與世襲蕭謙等着堂上帶俸張潤等各依擬銓註管事內府衙門該祿米的着戶部查照勅旨行欽此又隨該兵部覆題前事內開蕭謙張潤等不係軍功槩與世襲不由考選俱令管事上輕國家之名器

下貽謙等之罪愆等因題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竊惟恩賞一事前日群臣交章諫止情已罄矣詞已竭矣未蒙俞允近日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及南京六科十三道等官又皆交章奏請亦未蒙准信臣等仰承聖意遲延月日不欲連章數諫者以俟聖心開悟洞見輿情不以改易為難而以從善為貴且使要於至當而後已迄今閱日之久大臣累疏辭免而尚未得處戚畹近習晏然冒受而醞釀益深夫爵賞本為勸功也衆悅而後賞之理之常也今陛下延賞群臣而使物議沸騰如此則亦何貴於賞哉况錦衣係近侍衙門所關者重若不待選擇而槩以賸叙私及其人則將來戚畹近習比例夤緣充斥衛所耗廩祿而竊威權又將復蹈正德年間之轍矣况世襲必由軍功見任必待考選此祖宗之成法累朝之事例若一旦廢之何以定內外武臣之法守而服天下後世之心也耶臣等職司言路今雖循默順旨天下後世必將以今日為濫賞且責臣等以不言之罪臣等與其受天下萬世之責且陷我皇上於有過執若披瀝肝膽盡言於上以不免於斧鉞之誅為是耶且此舉未善若小臣言之而大臣未協未足信也近臣言之而遠臣未言未足信也今大小臣工合詞奏請遠邇臣庶不約而同陛下獨可違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五

十

疏

之而自信乎聖王本人情而為治若違衆心而直遂恐非所以與衆圖成之道也 陛下試於 便殿燕閒之時悉取前後諸臣辭奏之疏遍閱而詳察之其義可以自見矣密勿大臣功在 社稷誠有如 聖諭諄復慰勉者 陛下尚且准辭伯爵况近習之廢叙顧敢居然冒受乎前日南道御史陶儼等奏稱中外臣民咸謂 陛下偏厚戚屬欲徇其苟得之情故連擊內閣以息其私賞之議今若此則是果如人言矣紛紛物議何時而能解息乎且封廢過制在諸臣則受貪冒之名在 陛下則蒙濫與之失本以廣仁恩顧以虧 聖治臣等竊為 陛下不取也然戚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五 十一

院驟進已不厭衆心而都尉封侯則難開事例從龍超擢已為過望司禮舊任自足醇勤今又世襲不由軍功見任不由考選何以示法天下耶况加祿陞俸係耗軍國之需銀兩紵絲各有歲額之數蘇軾云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見今邊患告急四方靡寧群小窺測投間抵隙人心未定治亂攸分胡安國所謂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望之以厚薄其情正此之謂也况人臣之義與國休戚天下安則人臣榮天下危則人臣辱若惟貪圖榮利而不顧國事之成敗前日正德年間之事可以鑒矣是

豈遠而難見晦而難知者哉且維新快觀之際史冊必書四夷必覘天下 諸藩亦必拭目而具瞻者若本源一差末流難制臣等伏望 陛下思之若果無關於治亂不傷於 國體臣等何為不知將順 德意為美而且好處戚院近習之怨恫耶臣等言論及此拊心自訟深慚精誠不足以感悟而言意不善於開陳愧古人遇巷之誠曠瑣諫垣諍之職臣等罪豈能逃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開張 聖德收回累次之 命姑惜封廢之恩於有功者則加議處務使賞當其功而不處非其義於無功者斷之以義使賞不濫授而絕僥倖之萌庶乎 祖宗之成法保守而不墜 朝廷之名器貴重而不輕可以服天下之心可以銷覬覦之念可以弭四方之變可以節糜費之供成 中興之治者此其一大節目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五 十二

重官賞以全 國體疏 安磐

臣聞賞以待有功而一切無功者不得濫官以選良士而所謂賤類者不得干故無功而賞則有功懈賤類而官則良士羞臣竊見太監張欽義男李賢 陛下因欽之請而官以指揮諛部諛科言之可謂剴切詳盡而 陛下固以與之臣竊以為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明帝不許而止賜以錢夫公主之

與內監執親公主之子與內監之奴孰貴即官與指
揮孰尊明帝不肯即其女之子而 陛下乃指揮內
監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而不可者有八總旗千
百戶 祖宗朝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賤不
可一也徇內監之私情亂天下之公典不可二也撓
大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諶等以蕭
敬等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言以家僮受職匪惟
諶等羞與之列而內臣之稍知臧否別良賤者亦自
不平不可四也開義男濫仕之途使席寵陳乞者藉
為口實不可五也且今制 公主之子嫡且長且賢
者官不過指揮李賢內監廝養而比隆焉諸 公主
聞之其謂 陛下何不可六也况張欽本出朝鮮隸
於欽者如此即今朝鮮使臣常處館傳必將語其人
曰張欽吾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位中國之人
可知矣外夷輕視 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為左右近
臣不宜為此犯禮之求使 陛下負謗於天下不可
八也凡此八者在 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
危在人心則關向背無一可也而 陛下必欲與之
何哉伏望 陛下俯從諫部之議及諫科之言將
前命停止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裁倖進以伸公論疏

許相卿

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衆則

論公公則民服故刑賞者人主所得專不得私也頃
者 欽准蔭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
揮同知蓋騰物議乖 舊章累 新政有必不可者
兵部尚書彭澤等言之兵科都給事中許復禮等又
言之工科左給事中安磐則又言之三為衆人不啻
三論亦公矣而 陛下初 諭曰已有成命了再
諭曰已有旨了三 諭曰諛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
也 朝廷之政公則一體私則萬殊恐中外貪競小
人自此乘隙躡踵非分無厭之求則是業已啟之而
何以禁之然則欽為亂國經澤等為失官守臣等為
負言責但不知議者謂 陛下為能守 祖法何如
耳故尚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冕為錦衣千戶今
尚書王守仁克平汀贛官其子憲為錦衣千戶欽非
二臣比而賢官崇於冕與王憲是忠勲大臣之子
曾不若近倖中人之奴天下徇國死事之臣聞之其
誰不解體借曰 陛下念使令之適服役之久寵以
賜金優以加俸有識者猶曰非德賞也况賢非欽之
類欽之隸耳而濫 恩如此人言如此 陛下尚不
吝而持之豈欽甘言媚謁惟恐失之為愧而衆方蛇
盤蚓納陰有藉之為地者乎何 陛下重違內侍而
輕拒士大夫也漢儒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畏也嘉靖建元以來冬無積雪春多霾風意者刑縱

賞濫號令失常之應伏望 陛下寢前 命禱賢官以感天意以昭公論非惟塞小人非望之心亦助成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惓惓

導 成憲禁傳乞以惜名器疏 屠僑

近談錦衣衛右千戶所播幢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 興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姊邢氏寅侍 藩宮之勞乞要比照輔聖夫人家屬百戶魏振等事例陞本衛所見任職事談兵部執奏未蒙 聽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莊奉夫人邢氏弟校尉邢福海肅奉夫人顧氏弟小旗顧錦都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本部執奏奉 聖旨

皇明聖訓

卷之五

五

五

已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沮又談邢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于帶俸數內乞要見任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官有當授則必任之以事邢福海等不思乞陞已非其據且嫌於帶俸而欲乞見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直以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非有軍功不許輕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今邢福海妄擬陳乞談部執奏為 成憲之難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重竟批答曰已有旨了是何甘自紊壞至此哉且武職之授必有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宗有勲勞於國故官其子孫與國

同休戚也今邢福海等以其侍 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其姊氏嬪御自有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與又其所擬輔聖莊奉等名號不同則各人在 宮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 恩非今日可援之例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况千戶乎千百戶皆不宜也况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為明白治亂之機大有關繫 陛下聖明豈得獨昧於此乎議者皆以為由於莊奉肅奉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於陳乞顧錦亦得併傳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不戒也尚矣寵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太真之禍可鑒也若果以邢氏

皇明聖訓

卷之五

六

六

顧氏侍奉之勞則既有 寵命之褒矣即欲推其私家亦不過賞資之而已爾若武職世襲以待有軍功者豈宜輕授乎况傳陞乞陞官職乃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弊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乖 成憲首詔裁革天下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意查革方定 聖墨未塵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此以宮闈親屬傳授蔣冊等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及吳振等為百戶談部執奏臣等交章空言無施至今為憾茲乃又因女侍之故至以旗校之役而輒隆以錦衣五品之階不獨止其一身之榮而定以子孫世官之典在 祖宗不肯輕假以名器 陛下每濫

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功者更將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武宗之朝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派尚至於泛濫而不可收拾今日傳乞之事或由宮闈或由女謁則恩常掩義公不勝私而其派之弊又有不可勝揀者于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伏望陛下熟思臣等所奏深惟祖宗成憲之當守朝廷名器之當惜登極詔旨之當信特為追寢前命令福海等止以原役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陛下改過不吝上有以昭一德於乾斷之剛而聽言能行下有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皇明疏鈔

卷之一五

十七

張原

慎重爵賞疏

張原

昨見吏部奉勅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勅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承襲欽此又談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丞欽此又談傳奉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景俱與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命錯愕甚有不安於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之常經先王之大法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檢人心砥礪世道陛下續祖宗大統為天下義主當以

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隳祖宗天下法制也鶴齡等無間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恩寵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上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官階者一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寵賚頻侈爵賞橫濫抑且私厚戚屬輕用王章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萬言親聯國戚列佐都督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固有可諉臣猶嫌於太驟鶴齡果何謂耶若以為母氏之恩罔極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覃恩已至今

皇明疏鈔

卷之一五

十八

張原

茲之子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勞績於國則論功行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勅今年又降一勅去年加其官今年又加其官洪恩過寵頻頒疊見以瀆以僭至於如此然何時可止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槩濫被輕授無度實傳陛之厲階何以厭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也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事也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內降手勅率易行之撥之事理殊為未安况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俱在陛下又似不宜任情

易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大盈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絕私恩而不肯少馬假借乎外戚其外戚之知義理識時勢者亦或守禮法戒盈滿而不敢少馬憑藉於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於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陛下願今所為又似戾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評臣所以為陛下甚惜者以此况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饉連亘道殣枕籍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陛下曾不少動於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戚畹皇明疏鈔 卷之十五 九十一而數數累覃乎恩澤臣恐天下以陛下無意於斯民而祇知有外氏其害非細也臣所以為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遵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防俯納臣言將前項恩典暫為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賜賚有名官爵不濫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言非敢薄於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觀茲事理之或舛實有不能恣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死上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漳
頃者吏兵等部奉勅旨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舍人蔣泰蔣清蔣景俱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吳振武受俱授百戶欽此該臣等會題為遵成憲重名器以全戚畹事奉聖旨陳紹祖著帶俸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窺陛下之心止以陳紹祖見任為不可而俯從所言其餘未蒙賜允者或以為可行而弗之改也若果可行臣等將順之不暇又奚敢故為執諫先自乖違以忤聖意哉緣此數者皆出溺愛之私情實違祖宗之成憲於聖德不能無虧於治體誠為有碍不容以緘默也蓋國家之事有重有輕有公有私有緩有急其間分限相去或相十百千萬至有不可對舉而並言之者若於其中權度不審分限不明鮮不倒行逆施以妨政害治而啟釁召偏者臣等敢以今日重輕公私緩急為陛下言之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率由典常列聖相承續乃舊服百數十年太平之治非偶然也先帝之朝群奸蠱惑百度紛更民命國脉不絕如綫賴祖宗之聖恩厚澤猶在民心積功累仁尚疑天眷乃得元良入奉大統以光啟中興之業此誠皇明

再造時也今日天地賴 陛下以清寧萬物賴 陛下以生遂 列聖百五十年之舊章成憲賴 陛下之績成 先朝一十六載之變更救壞賴 陛下之修舉責莫有重於此者事莫有公於此者矧今變異頻仍災沴重大南北直隸湖廣江浙河南山東旱澇非常留都郊甸疫癘大作流離轉徙哀號載途病餓死亡僵尸殺野又况邊儲素匱烽燧屢紅畏天命而悲人窮者責躬引咎之不遑矣勢又莫有急於此者陛下宵旰兢惕以思所以拯溺而救焚猶恐緩不及事雖天理民彝所當行而可姑緩以俟時者亦當一切姑置退聽以紓目前之急今 陛下於此重且急皇明疏鈔 卷之十五者恣然漫不加意而徒汲汲於外戚之恩澤其於輕重公私緩急分限何其不審量耶 祖宗於公爵非元勳不封非追贈不及故昌國之爵 孝廟終身新於其父而今乃一旦加封其子使鶴齡無功茂德偃然於開 國元勳之列而陳萬言亦驟躋五爵之中夏臣遂濫叨宮保之秩竊恐功臣自茲解體矣錦衣衛官 祖宗非軍功不授而 陛下痛革傳陞乞陞之詔猶在耳也蔣泰等何功吳振武授等何親乃一日傳四五人及一親二三姓 成憲可故違 明詔可食言歟至於部司執奏科道交章 陛下非惟不為動念而復增益之近者又復 勅吏部太傅定國

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勛俱加兼太子太傅鎮遠侯顧士隆豐城侯李是惠安伯張偉俱加太子太傅遂安伯陳鏞玉田伯蔣輪俱加太子太保旁及濫施各器瀾褻獨不念爵賞者天命有德之具人君鼓動天下之術哉傳曰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顧名思義厥責匪輕恐此膏粱統綺之輩難望其輔養而德而裨益 東宮也 陛下此舉殊異乎爵因及惡德官不及私昵矣臣等竊惟 陛下所以為此者不過欲推恩 后族寵榮戚里而已既而欲掩其迹也故因陳萬言而及張鶴齡夏臣因張鶴齡夏臣而及徐光祚郭勛等心愈勞而事愈非思愈濫而失愈遠矣此焉能為有為無不足為緊要者而於臣等之所謂重所謂公所謂急者其分限相去何啻千百千萬 陛下棄臣工之忠益違 祖宗之舊章甘食言於 明詔終背馳於上天而斷然行之忘天下之重而專意於所輕拂人心之公而溺情於所私棄置天變民窮之急而獨於 祖宗所未有禮法所未宜者汲汲焉何其於輕重公私緩急不審量至此也或者陛下以天變不足畏民窮不足恤 祖宗不足法焉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古先言明徵定保有天人之責者不可不惕然猛省也臣等

竊疑今日之天似無仁愛人君之意何者荒旱徧天下而獨於京城內外雨暘時若禾麥豐發或者將為是奪濫益疾而以休徵咎予未可知也今日之民誠所謂救死不贍矣收成無顆粒而饑寒困苦之極賑卹不特科差如故其肯坐以待斃恐流劫鄉村殘破州縣不特菜蕪之曠徒可逆知也試觀今日有識寒心而陛下獨未軫念若臣等待罪言官又皆畏避苟容恐濫恩非賞益于天和廢公行私重為民困而禍亂隨之則臣等誤陛下於有過祖廟社稷之英靈天下後世之公議其肯逭臣等之責哉伏望皇上念九廟簡畀之重而思所以光揚祖烈憐皇明疏鈔 天卷之十五

四海凶荒之急而圖所以培固邦本體天命爵賞之功而非分之封拜濫冒之名號收回成命廓然太公動循禮法俾中興之業始終善美以貽億萬年無疆之福而戚里亦得保全令譽與國同休陛下下之重急要務克舉無遺公道派洽而私恩亦兼至矣豈惟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惜名器以全威晚疏 王璜

臣伏見陛下推恩四氏有封公者有封伯者有加官保者有為尚寶司丞者有為錦衣衛千百戶者在陛下以為必如是而後可親親也臣切思之甚為不可故敢不避忌諱為陛下陳之張鶴齡之封公因

父爵也似矣然昌國之封歿後之謚蓋榮終之典也今以其父榮終之典而為其子生日之封不審鶴齡身後將何以加之也臣恐不至於封王蓋不止矣王非臣子所當封也皇親之疎遠者尚多而其親且近者張氏之外猶有夏蔣陳邵四家也鶴齡既公矣四家必將援例以請不從則親戚之間似有厚薄之分從之則公爵不勝其冗且濫親同恩宜同陛下亦將無善處之術矣且今之稱公者定黔英成而已鴻勳姁績其紀於太常者視鶴齡蓋不止百倍也今廁鶴齡於四家之列抑何以服天下服後世哉此施於張氏者之不可也前此皇親封伯遲則五六年速亦二三年而夏氏之封又遲至十六年之後今陳萬言猶未逾年即封伯爵比於諸外戚則太驟夏氏則相懸矣夫皇親而封伯當封者也以當封之爵而乃不能少待於二三年之內臣謂萬言之處當貴亦甚不智也其子紹祖固他日之伯也伯者武衛尚寶者文職陛下欲貴紹祖武臣中獨無可以居之者乎以待位武衛之臣而置之文職之列踰階侵官莫此為甚况父子封爵之事即今物議未平守法奉公之臣如葉寬翟璘者猶繫獄待罪而陳氏父子封爵拜官日加一日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深淺矣此施於陳氏者之不可也官保所以蒙養聖

功以致他日之太平也此天下第一等人之任彼夏
臣者不過循理守分保有富貴而已惡足以當此雖
曰兼官不親其事似不大害事者然量才而授官帝
王之先務顧名而思義君子之盛心以此言之 陛
下之賜夏臣之受皆非矣此則施於夏氏者之不可
也玉田之封亦足以榮蔣氏矣 陛下以為未足而
復使為指揮者二千戶者三一門貴盛其 賞之僭
已不待言矣然猶諉之曰至親也吳振武受 陛下
何親也而乃亦冒錦衣之榮此門一開凡與 皇親
瓜葛者皆得為錦衣矣若夫姦巧之徒伺間投隙藉
錢神以交通假親黨而冒爵此又勢之必至而臣預
料其必然者也此施於蔣氏者之不可也凡此數者
陛下回已行之矣然聞言必察者智也改過弗吝者
勇也 陛下天錫勇智臣不敢謂不能察於是不能
改於是也伏望 陛下依納臣言收回 成命則
祖宗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激切之至

慎名器以保全功臣疏

胡洵

竊惟爵賞所以報功也重之足以勸輕則至於濫不
勸而濫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何也失礪世磨鈍之術
也孰謂名與器君之所司而可以忽易乎哉近詠吏
部奉 勅太傅定國公等官徐光祚等六臣或加兼
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傅或加太子太保在廷之臣

相顧驚愕謂此 殊恩胡為乎無故而普施也且爵
為公為侯為伯蓋先有絕代之功而後膺此不世之
賞惟子若孫得之已不勝其榮矣一旦益之以非分
之寵謂之何哉世固有以武臣而加散官率皆奉若
天命未有若此之輕且濫也蠻夷戎狄不式王命逞
其兇惡來寇掠我邊疆於是乎克致戎捷則加之草
竊奸宄窺伺神器鼓群小而從之以來虔劉我生民
於是乎克奏膚功則加之強臣跋扈侵欺王畧圖為
不軌以致震驚我社稷於是乎克定其難則加之今
光祚等六臣有靖邊之功與有遏亂之功與有定難
之功與三者皆無聞也而猥加以官保之名無功之
賞有識者之憂也萬一武臣中於前三者之功有一
焉或兼而有之又將何以賞之不可賞而賞是褻天
之命不當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何也爵賞出於天
非人之所得私也昔唐玄宗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
相張九齡不可玄宗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職可乎
九齡對以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是以卒不之賞
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以使相品位極矣後
更何加耶因賜錢五十萬而使相亦未嘗輕賞夫守
珪有破契丹之功彬有平南唐之功唐宋君臣於官
賞之際尚如此其慎今光祚等席寵惟舊安坐而食
曾不能建奇功樹偉績以求無忝於前人而無負於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五

五

疏

厚祿豐爵履餼之刺方且藉藉不休茲又賞之以散
官寧不益重其過臣知六臣亦必揣諸已而不敢虛
受也昨談徐光祚等具辭節奉 旨有奉迎防守之
勞之答奉迎臣子之分也防守臣子之職也循分守
職何功之有况中間又有并其迎守且不與而一切
加之此尤可駭之甚者伏望 陛下重念爵賞出於
天不宜有所左右而致輕褻鑒宋祖之不與使相及
九齡之諫止唐宗愛惜名器收回 成命庶幾塞僭
濫之源杜僥倖之門而鼓舞豪傑之具保全功臣之
道兩為得之足以奠 宗社於無虞矣

靳濫予以重武階疏 鄭自璧

皇明疏錄 卷之十五 主 三

近談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監黃英病
故蒙遣 臣 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富等普賜 恩
典節奉 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他弟姪黃
富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着在南鎮撫司見任管事
黃喜正千戶黃鉉副千戶黃銳黃鏡黃綬百戶陳昊
所鎮撫俱見任管事欽此又談酒麪局副使米用題
稱司設監太監賈友病故乞將姪男陞授節奉 欽
依賈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欽此甫閱崇朝疊此綸
命 臣等疑懼交集以為 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
一日萬幾鮮有愆度誠不世出之主何獨於爵賞一
事重違倖請 臣等屢疏之而 陛下屢弗之畧不一

轉移也竊惟 祖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排難之功
雖寸級不得輕授 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
造膝之人雖破常格然上虞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
而終止或 恩濫而中裁憚心固慄慄也逮及 武
廟之世法弛於時窮弊滋於奸要紛紜雜沓封墨
敕之章歲無虛日嗣我 皇上續緒懲愆鑿弊一浣
而新之見諸 明詔以為戡亂宿功汗馬實績斷自
某歲以上與非此二途而咸覽世勲者物仍舊否者
黜蓋去者七留者三天下欣欣望治之心溢諸眉睫
矣既而時欲深法欲玩左右侍御之臣縟身家而速
功利朝為一辭焉移 陛下莫為一辭焉移 陛下
皇明疏錄 卷之十五 主 三

時則有若楊總有若丘清有若郭昇有若潘俊范志
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者半却者半未肆也
然而倖竇浸而開矣至於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愈
切而有初之政益乖諸臣愛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
施不易一遇可借名色當局者互為鹽梅轉相藤葛
輒爾強聒如成憲然少長不倫群而官之親疎不分
繁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
據今言之縱使黃英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
所即其寶鏹修瑩 旌功賜額賁幽之典迥特一時
則英之百年之瘁能無報乎九原之魄能無慰乎是
又不在乎後裔之官與否也又查得近年司禮監太

監張淮秦文炳病故其弟姪原以指揮乞充任者各一人惟戴義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故陳乞過多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人其弟姪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一為副千戶者二為百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昊者亦獲別名曩歲濫觴未必至此臣等仰窺陛下豈不以福威在上祈懼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可抑豈知朝廷之恩節則平優則溢平則重溢則輕重則授之而下足榮輕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豈止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糜常祿奚啻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軍役奚啻百餘人車從喧闐里閑竦畏冕耀多矣但其徒擁虛銜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祇見其褻耳夫名器者祖宗賴之以磨鈍勵世者而陛下直芥至此謂之繩武可乎況今各處秋旱春霖天妖地異國家賦入半屬蠲除皇上已下明綽令各衙門興革利弊以聞其若惜名器汰冗員固恐懼脩省之首務臣等方將畢輸丹悃擬列皂囊因以徹九重而回於穆乃復仰此舉措敢兀然而自嘿耶伏乞陛下為祖宗守法為天下惜財塞厥竇而拓其所僅存返厥初而副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人賞不以徇情而裂常調追寤二項成命將黃富賈通等槩免甄錄則聖政

公論愜實大中至正之道若聖衷其有未慊則將黃富照依張淮等事例任之南鎮撫以示優渥雖於事體非宜然亦毋寧過厚之意也若聖衷仍有未慊則將黃富等近族一二人量陞一階俱賜見任管事其餘族之疎遠與夫姓之別異者俱照舊帶俸着役賈通止與旗役所司食糧此則臣等勉為將順之策殊非今之善者也惟陛下擇而行之不惟清時美政可以愜中外而型無窮其於消災弭變之道諒非小補也

慎爵賞以戒不職疏 鄭自璧

近談鎮守大同地方太監武忠以老疾具疏乞休奉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力擒捕盜黨盡絕以致邊方寧靖勞績可嘉不准辭着照舊用心鎮守還廕弟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朱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天祐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諒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測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廕忠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之未真亦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朝廷今日之命將以憑吾輩之驚怯者也二說皆是殊不知忠之飾詐能來溫厚之旨而不能逃輿論之公能殺冕旒之明而不能掩天下之目能欺各邊之明且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鎮之

愚且昧者誠如是奚以賞為臣敢參詳為 陛下言之夫自大同告變赤子成讐秉節鉞者徒擁重兵寄心腹者坐觀成敗大臣嬉河上之師主帥辱推較之命 宗藩避難骨肉睽遠闔鎮生靈幾為魚肉迄今思之猶且哽咽幸伏 宗社威靈 廟堂謨筭桂勇奮激忠義倡率于先朱振思報感恩收功于後其先後曠職廢事鎮巡等官悉蒙 原宥此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也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合辭糾舉然又諒身勢之孤危體 朝廷之德意疏上而中止者三終使人心未平 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之幸也忠豈不知哉今據忠奏內其曰不習水土老病益篤未審此病何乃不作於叛軍熾惡匆耿惶懼之時而乃增劇於地方底寧安恬暇豫之日其曰協謀鎮巡擒斬首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畧率至授首其起助惡遣忠部下率至成擒博訪廣詢漫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歷履謂忠無要挾之意可乎陛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不探其心而誤中其計睿旨溫醇 天恩優渥援他績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今職之有瘵振幸前事之僅贖不惟忠不敢偃然而二臣者亦不敢強顏而受也不然何以自紓于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為不可者也如蒙乞 賜追寢 成命武忠不必 賜蔭朱

振蔡天祐不必陞職仍乞戒飭忠等宜當矢厥忠貞同補前闕俟將來建有邊績別加陞賞不得因人成事自甘碌碌之名罔上售私輒犯洶洶之議以貽累聖明以自速 天譴庶幾 朝廷爵賞當功邊檄守臣知勵矣

靳惜名器以懲奸頑疏 鄭自璧

近該兵部將查勘過錦衣衛旗校季全等革職來歷奏 請懲治節奉 欽依閻安等五名由營建定礮廢陞的准與原陞職級內崔王着見任管事其餘季全各與做署百戶職事不許黃綠管事重複奏擾此外亦不許恣例陳乞有違犯的參究治罪欽此臣等皇明頭銜 奉 命不勝錯愕以為此輩當時進身情弊 詔旨開載已極明盡科道等官磨勘駁查殊無訛舛臣等先次執奏亦敢自謂剴切豈期水石之投猶有今命聖慮所在愚莫能窺良無用於說說者但此一舉國體人心兩無一得此臣等之言又不能但已也且季全等俱為市井庸流關葦下品捕盜緝奸挾苞苴而徼績衝鋒破陣詭名姓而奏功百計朦朧黃綠青紫 陛下在藩邸之時亦嘗痛 先朝之積弊矣亦嘗憤此輩之干紀矣 登極之初且原其必懲之罪止蒙削籍而此輩亦皆俛首縮頸不敢肆辯者以陛下去之者有辭而厭服其心也夫何痛憤未幾旋

自踵效奸回得志公道不伸 詔令視如有無法度
終於廢閣天下後世其將謂何此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德報有功爵以顯身
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名出於上而無窮利
入於下而有限然願治之君終不肯輕名而重利者
欲人之趨之也全等彼時靡費帑廩百十萬石盜竊
名器十有餘年幸追罰恩已逾涯 陛下又從而
衣冠之爵以情援權以寵加賤及臺廡溢於局外使
將來捐軀殞命者薄名器為何物焉知所以得其上
哉今日其造端矣此其不可者二也且全等方革之
初節奉 明詔有曰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克軍被革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五
之後屢奉 明旨有曰朦朧奏辯的叅奏重治又曰
再來奏擾不饒宣之 綸綽威如雷霆布之朝野昭
如星日相去幾久盟約已乖一時儉人糾類呼朋依
城負社竟有今日縱是不許黃緣比例然 威明之
旨既成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約束難恃往迹甚
明况閩安等五名俱係內官傳乞事同一體法恃兩
端已作厲階終成倖竇且法久則勢將必玩人情如
水隄防一開各相奔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阻
遏之計顧不難哉此不可者三也臣等豈不知將順
可以獲君循默足以悅衆但 朝廷之體不可不全
名器之錫不可不重人言之騰不可不恤妨治之

不可不虞利害相權擇當從重不然犯衆怒以欽謗
豈人情哉再照季全等自往歲九月抵十二月始奉
有 前旨查勘中間奏擾凡七八次俱經本科痛行
叅出使該部擬此豫為叅奏縱不能果如 明詔發
遣以去然倖謀或可潛折黃緣之典未必據頒頒亦
未必至濫濫亦未必至此而竟至此將誰充哉今職
掌過事姑容左右曲為求請臣等又奉職無狀不能
積誠感格以回 天聽使汗號已渙而復反 國是
既定而復搖此中外之所以扼腕也如蒙乞賜追回
成命將季全閩安等仍前革職通行拏送法司照依
詔旨問擬發遣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大信之
皇明疏鈔 卷之十五
必不易大法之必不撓光明俊偉而新政無瑕類矣
臣於全等本無德怨譏刺既衆讐怨必多特以待罪
言官勢難中寢惟 陛下諒其心赦其罪而採納之
臣等不勝拳拳祈望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十五終

皇明疏鈔卷之十六

爵賞二

杜傳乞以光 聖政疏 夏言

昨該 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稱本官
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姪男家人戴
錦等十一名乞量 賜職級准充校尉等因奉 聖
旨戴錦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該部
知道欽此 臣等待罪該科伏覩成命私懷憂迫若違
寧處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 國家之令典言職
由傳乞而得實 先朝之弊事且爵賞者天下之公
器人君之大柄也惟功與德乃可授之非此二者不
宜濫與 祖宗以來恒加慎重 列聖相承守為家
法惟是正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臣物故
輒將弟姪廝養及親交技藝之人一槩乞恩傳陞錦
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則三五人漸而至
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自注所司自求管
事自定名數 朝廷利其貢獻左右為之祈請今日
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然阿縱而莫
聞教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復振舉十餘年來
錦衣之官充斥官署至不能容大倉之米耗於俸糧
幾至乏絕幸賴 皇上繼統御極首下明詔內開正
德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

革臣等有以仰見 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革弊
求治之切意也當時臣言猥以菲才實奉 新詔前
項傳乞人員俱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罔不慰悅名
器自此稍重國用由是漸紓 宗社靈長之基 國
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柰何改元以來未及二年
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事紛紜 聖
旨不聞允納至於傳乞一事尤為蠹政之尤先前祇
因太監趙山之死既啓其端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
至於今日戴錦戴俊之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聰
之死 陛下念及藩邸舊勞憫其沾恩未久曲加恩
澤猶之可也乃若戴義歷事累朝恭侍 列聖遭遇
聖明被膺簡任衣蟒帶玉平生榮寵亦已極矣迺者
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鏹廩給齋糧帑分麻
布官造塋域優崇亦已厚矣今因梁恭等之乞復蒙
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 恩典實為過濫此則臣等
不能已於言也且 朝廷之政 祖宗世守之法皆
大壞於 先帝而 陛下更化之功革弊之大盡係
於登極一詔今乃復有此舉則是欲蹈 先朝之故
轍而非所以全 明詔之大信也是欲違 祖宗之
成法而非所以隆 聖明之新政也况 先朝之傳
乞 陛下既有以革之今日之傳乞 陛下又何為
而從之若以 先朝之傳乞是則前日之裁革非也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五
宜濫與 祖宗以來恒加慎重 列聖相承守為家
法惟是正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臣物故
輒將弟姪廝養及親交技藝之人一槩乞恩傳陞錦
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則三五人漸而至
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自注所司自求管
事自定名數 朝廷利其貢獻左右為之祈請今日
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然阿縱而莫
聞教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復振舉十餘年來
錦衣之官充斥官署至不能容大倉之米耗於俸糧
幾至乏絕幸賴 皇上繼統御極首下明詔內開正
德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

前日之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也先後矛盾首尾
衡決帝王畫一之政似不如此臣等考之古典武職
資格自軍立功至副千戶凡歷四級以西北三邊賞
格言之則該擒斬虜賊四名類以西南番賊苗蠻功
次言之則該擒斬十二名類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
則該擒斬二十四名類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
五次至三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次
以陣亡言之則該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之難如
此錦等何功而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從五
品月支俸米一十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
本色而在官員每月支糧一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
皇明取鈔 卷之十六 三
江南水漕陸輓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
何德而陛下乃厚祿之耶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
而止蓋軍功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戶若
併加一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
且戴義乃 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
等又得冒軍功之極賞耶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慎
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一開末流日趨於濫人
人據以為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
災傷殆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邊防無處不言疲
敝田野無人不稱困苦虜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
不竊發正宜澄汰冗雜以寬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

能舍此不圖寔成大弊數年之後冒濫如前一網既
紊百目盡隳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矣伏望
陛下上承 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將今次傳陸
戴錦戴俊官職特寢成命痛加裁抑仍令 內府各
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勞効妄自
請乞以累 聖德且使中興之政始終如一不復為
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區昧死願獻之忠也惟
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辭免陸蔭疏

王守仁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臣題該本
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蔭子
皇明取鈔 卷之十六 四
一人左帛人行廿襲百戶焉 勅獎勵欽此欽遵臣
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水淵切念臣
以章句陋儒過蒙 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
餘既又求長舍短拔用於閑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
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
難回京然軍馬錢糧調度方畧悉經區畫會有成案
本院見督官兵征勦涑頭等賊未能親往督戰除分
兵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
原議上緊依期進勦毋得遲疑參錯致悞事機一應
臨敵制度俱在各官相機順應若賊勢難為兵力不
及或先離散其黨與或陰誘致其腹心聲東擊西陽

背陰襲勿拘一議惟求萬全軍門遙遠不必一一呈稟反成牽滯又經牌仰上緊相機督勦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四名口奪回器械賊物一百三十二件把牛馬八十三隻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口隻四件行仰各道徑送巡按紀功御史審驗紀錄明白造冊 奏繳外參照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訊等荼毒三省稔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劫郡縣即其奸計雖亦不過妖狐黠鼠之謀就其雷焰乃已漸成封豕長蛇之勢今其罪貫既盈神怒人怨數月之間克遂殲殄雪百姓之冤憤解地方之倒懸此皆仰仗 天威廟堂有先勝之筭帷幄授折衝之謀賊徒破胆將士用命之所致也 臣等獲睹成功豈勝慶幸及照巡按紀功御史毛鳳振揚風紀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蒞事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 臣才微力弱必致輕僨謂其責任之不專無以聯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假臣以提督之任 朝廷從而假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

皇明彙鈔

卷之十六

五

王恩

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戎兵漸至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桐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洲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分遣官屬齎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勦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始促臣之來蒞事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畧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 臣亦何功之有而敢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王良為御齊整乎轡御之餘緩急於喉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駑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况 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 允報庶幾生還賦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 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 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 成命 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 臣仍依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 上無濫恩下

皇明彙鈔

卷之十六

六

王恩

無奸賞宜力受任者免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力者獲
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恩懼罪懇切願望之至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 國典疏 王守仁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
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
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者你部裏即會官集議
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
承襲照舊崇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
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
京兵部尚書照舊崇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三代并
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七

王守仁

驚惶莫知攸措切念臣以凡庸誤受 國恩在正德
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存陟
清顯謬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肇變
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 朝
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
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 神
聖 陛下龍飛閔臣覆盆之寃而照之以日月懇惻
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
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受以留都本兵之任懇
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
君者而况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以堪此乎今又加

以爵封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
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
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
且不可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
四然亦不敢不為 陛下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
謀積之十數年矣持久應機而發不間月而敗此非
人力所及也 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
聖神以中興天下之業故厥其謀而奪之魄固 上
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貪天之功矣其不敢受
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
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八

王守仁

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
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
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則有先事禦備之謀
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膺
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二也變之初起勢焰
灼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諸臣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瑛胡堯元
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林王冕顧
必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
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故
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或監錄經

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其功者固已有之終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詐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陰黨竒謀心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功效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用事錄

卷之十六

九

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後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說寧濠及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冤齋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眾則非臣一人之所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况區區犬馬之微勞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其足以為功乎臣世受國恩蓋身粉骨亦無以

或行苟免鯨鱗况又超擢本

兵既已叨冒喻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病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貪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人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以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殘喘於林下即以濫施於臣者普加於眾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之志如此則効忠赴義之臣死且不朽矣不勝感恩懇切願望之至

皇明詔錄

卷之十六

十一

王時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諸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議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臣方輒然瘠瘵僅未殞絕聞命悸懷魂魄散亂已而伏枕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貪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優恩獨加於臣余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

能獨辨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
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閉 朝廷之大澤而使天
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
廷之議也 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
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款人速
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
矣此而更不一言事已日遠而意已日衰誰復有為
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剖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
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
昔情有所激於中也切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
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無不震駭失措而况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十一
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有賊兵隨在皆有賊
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
靈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
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
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 成命可保土地
為辭則臣亦將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
厲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
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
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
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

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
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
其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
者自當之手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手
夫下之人犯死難以赴義則上之人必行之賞以報
功今臣爵獨崇而此同事之人者乃或賞或否不行
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
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
由此言之亦何苦而捐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
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
害安處富貴而遠於衆口之非也夫披堅執銳身親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十二
行伍以及期赴難而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
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
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
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毆牛耕我之田既
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
無乃太遠於人情乎今議者或以其也素貪而鄙其
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
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
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
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之士尚得
追論其平時耶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疾之

口而未必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
 夫人况一時烏合之眾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無
 已甚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
 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
 猥之行平時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
 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何暇逆計
 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
 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
 手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
 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
 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十三

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罪可乎夫人
 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
 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皆
 自以為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
 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
 是使 朝廷之上果以獨賞其功於臣而此諸人者
 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
 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構
 挫辱而已也群憎衆疾惟自搜羅以為罪曾未見有
 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今而 陛下龍飛赫然日
 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雷於是陰氣始散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十四

况矢石之下劔刀之間前有必死之刑而後有夷滅
 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
 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施
 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
 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
 未然不可見者賞已行而其人過猶未改也則從
 而行其黜謫人將日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
 顯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
 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
 有加不能創姦警惡徒以阻忠節之意快讒嫉之心
 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也非其

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利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也則此爵祿恩賞亦存國之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是為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臣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敢苟得耳伏願 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獨厚果以臣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諸部亦有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 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惻祈禱之至

請差官查勘功次以明賞罰疏 余子俊

節該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潘垣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今閒住常道新任右僉都御史王應鵬及山東副使牛鸞山西僉事陳大綱都督同知魯綱俱報稱山西青羊山賊盜已平昨自十月十八日以來涑旬之內各官捷音連十餘上俱各奉有 明旨下之兵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十五

王時

部但中間獲功緣由前後不一進兵期會彼此各殊然亦詞涉張皇自多戰伐事事鮮據實跡意重希功臣等切照青羊山之賊本皆 陛下赤子生長山谷賦性冥頑所據負罪 朝廷原非無故作亂祗緣都御史常道不能審辨於初而率易請兵激成負固之謀及進勦不利則畏沮太過又定招安之計以致賊首陳卿懷奸玩法逞其兇殘憑險弄兵招集黨與殊不知山中居民衆多俱隸縣官呈申其間善良愚蠢豈盡從其所為即有獷悍疆梁始或聽其號召苟以一山皆賊實為淑慝不分而欲一槩加兵詎免玉石俱碎書曰殲厥渠魁從罔治此自古帝王用兵之大法也當時撫按官徇於意見不同偏主撫勦二說殊不知殲厥渠魁是之謂勦勝從罔治是之謂撫貴在並行豈容偏廢若是要在得人則滅此而後朝食無難也柰何向來此賊未下各該地方官員寡謀之徒莫不畏蜀如虎貪功之流以為奇貨可居首鼠兩端莫知從適徘徊觀望坐失機宜以致流毒兩省畜患經年幸賴我 皇上仁覆群黎明見萬里屢降勅旨深厭佳兵憫其無知緩以歲月惟欲吾人悔禍不忍濫及非辜於是止諸路之請兵罷常道之巡撫仁聲流聞盜賊感泣脅從之徒日圖解散首惡之勢日益孤危是以乃者三道兵臨一鼓而下蓋又懷悛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十六

王鳳

心本無鬪志兵威所加降若時兩擒縱惟意如驅犬
 羊此實仰賴 陛下帝德好生之仁神武不殺之威
 所致也而魯綱何敢誇張戰伐以斬首為功保薦撫
 臣提督自任大肆欺罔臣切惡之參照前都御史今
 閑住常道始則輕謀妄動輒興兵端既而好事微功
 驅民為盜以致賊黨勾連遂難解散及致挫衄即將
 招安卒之撫勦皆非恩威並失上煩 九重宵旰之
 慮下貽三省軍民之災厲階自誰允宜罷黜但有事
 以來畏罪懷憂不免嬰心調度責躬拊已亦復竭力
 馳驅據其展轉奏陳類非有心僨事都督魯綱本椎
 魯武人飛揚暴將先奉 朝命遷延在途方且廣務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十七
 徵兵虛張聲勢意在大肆殺戮以邀首功八月初七
 日綱駐劄潞州不能宣揚 朝廷德意乃張大官軍
 虛聲以致賊眾驚疑奔裂肆出乃於壺關黎城潞城
 三縣地方日肆剽掠殺傷男婦燔燒屋廬此時賊在
 平地正宜騎兵野戰乃頓師安坐竟不能追擒一賊
 知其無為却復入山盤據今次進兵之期在初六日
 副使翟瓚等領兵入山已從魯班壑穿腦尖綻口至
 洪梯至陡崖所過賊巢俱已蕩平十之五六而陳卿
 父子俱已奔竄谷堆底門樓安陽等處賊巢俱已撤
 棄燒燬收降擒斬功已過半而魯綱乃於初八日午
 時方領人馬來會於智度寺初九日走據嵩腦賊從

山西路口青羊石返頭等處遁走至十一日賊首陳
 卿為僉事陳大綱所擒十二日陳綺為副使牛鸞所
 獲數日之間不聞綱軍有所調度部下士卒春嘗與
 賊交鋒今乃自詭領兵對敵之稱連日鏖戰斬獲首
 級二十四顆意是老弱潰散竄伏谿壑之間以求旦
 夕之命者京軍捕搜妄殺報功事同殺降法宜抵死
 以上二臣皆有罪可論黜罰之典所宜并加者也及
 照各官報捷 臣等備將奏內事情逐一磨勘及拘差
 來人役當面研審所據近日進兵機宜平盜方畧盡
 出都御史潘墳經畫至於刻期入山則副使等官翟
 瓚等奪險先登搗其腹背之功居多牛鸞楊朝鳳等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十八
 遇敵嬰鋒扼其咽喉收降之人頗眾陳大綱張羅伏
 機塞其歸路遂使首惡奔竄僥倖首就擒以上各官俱
 有功可錄旌賞之典所宜先行者也至若諸路各項
 官兵深入賊巢戮力用命乘危歷險百死一生合無
 不必拘於擒斬之例而以不妄殺人為功俱當從厚
 勞賞以勵人心但查勘前項功罪事干三省又兼京
 邊官軍若照常屬之巡按未免彼此隔別虛冒難稽
 紀驗異同事體不一 臣愚欲乞 勅旨遣差風力給
 事中一員前去各該地方會同撫按從公覆實明白
 具奏施行及照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為巢穴
 譬之山居豺虎澤萃蛇龍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

制御有道小有萌動即禁捕之不使蔓延庶免今青羊山賊首惡亮黨既已成擒必須械送京師得闕下明正典刑以昭國家大法但招收勝從男婦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勢難羈縻速宜區處為今之計欲遷置平地則慮無養贍之資而官給之糧殊非久長之策欲處之故地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不拔難免將來之虞臣愚欲望特降綸音令差給事中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王應鵬親歷茲山遍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岩谷斬截去處可以刊木通道削險為夷即便選委疆幹官員起集丁夫赭山斬木務使道路縱橫人馬可以通往則收降之人仍令依山便業居住編為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庶幾易於安定斯為得策若果山險難闢前項勝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他日之患則當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土多寡相擇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以為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三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為百年無事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將山間微糧田地計畝從寬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種即將附近衛所屯田抵兌酌量數目畧如井田之制分授收降人戶每人田若干隨處安插耕種俾為永遠世業官司仍量行賑貸以為廬舍牛種之資若立巡檢司則將附近州縣民間拋棄地土分給耕種不

許徵糧起科若一處不給則散置各縣地方造冊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僉充該司弓兵兩項區處似有可行然因時制宜可否裁度又在勅使撫臣從長區畫必能仰體聖心為國善計以俟他日上請定奪非臣之愚所能懸斷也又照各該州縣近山居民邇年以來被賊殘害重遭軍旅所經室廬焚蕩田業荒蕪流離失所誠可哀矜欲乞陛下俯垂軫念勅令撫臣亟發倉廩及時賑濟仍行州縣暫免差徭加意存恤則人人感悅地方可保無虞而皇上父母九有之心庶幾少慰矣臣等寡陋之見不能仰窺廟謨然芹曝之誠發自忠耿如蒙乞勅該部再加詳議所貴賞罰允當可服人心計慮深長可弭後患不當循用常調使功罪罔明苟圖便安使貽禍異日則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止傳乞抑奔競疏 鄭一鵬

近該吏部題為纂修事奉聖旨孫元席春劉夔陞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為乞恩比照事例該陞館職事奉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修撰劉夔編脩欽此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朝有此傳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

茲三者失一不可以為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款凡
 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
 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參出施行欽此又
 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
 大小官員敢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
 朦朧奏請希求進用黃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
 選法本部參送法司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
 准擬欽此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出於
 公則爵重而賞競勸是以我 列聖愛之重之布在
 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
 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
 皇明詠鈔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
 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
 夫正德年間傳乞雖多類出於武職雜流若文臣清
 秩無有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之隄
 防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
 時權奸所不敢為而書敢冒為之是其罪反浮於寧
 彬輩謂 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
 已僉事為 天子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正宜責
 其弟脩職圖報奚內外之釋耶且 先朝子弟為臺
 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
 翰林院俱黃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

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為例
 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為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
 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
 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參照席書本以儉
 邪小人龍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
 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合璉等以
 誣構大臣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以
 改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璉等之疏必不上矣
 書挾私誣構專恣欺罔璉等其為鷹犬無復忌憚平
 生奸偽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乎身為大臣而為子
 弟乞官上壞 祖宗成憲下污縉紳清議有臣如此
 皇明詠鈔 卷之十六 三十一
 陛下將焉用之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收回 成命
 將席書亟賜罷斥為大臣專恣無耻之戒其席春等
 亦乞查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
 退為民其書及璉等挾奏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別
 白是非取自 上裁則誣善肆讒之奸不得以汙
 治朝黃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
 仕路永清矣
 慎爵賞以弭弊端 鄭自璧
 近該御馬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作人等授內官
 監該造宮殿事例乞 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
 間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一冠

帶人匠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罔辨喻分希恩貴賤不分率污奏刻計得六十八人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渙錯愕相應者不啻臣等而已臣等竊惟 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莫先於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榮重者莫越於文武二途故武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與有長人之責必勲多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銓而序班亦係儀禮之司必資及試優而後授間有外此而得非思出當緣則姻聯戚畹然亦固可指屈未有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徵恩死事邊戎未嘗一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疊校迤邐白首青衿動嗟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闕可驗也夫骨朽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鬱以此而較之前項人役張顧耗廩徒手櫻官者難易果何如耶 陛下試請少注 睿思其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敢知也且內官監以蓋造乞陞惟內臣弟姪百方鑽刺如籍錦衣其諸匠作則皆銜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其襲濫名器破裂舊規之失科部察行無慮數四尚意 天啓 聖秉行收放罷顧可指為明例耶其若該監匠作得官錦衣者臣等聞之故老惟有番銀李甲匠王箭兒王等數家然亦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

王恩

多歷年所事出 特恩蓋不多見胡得無上事而以瑣屑之勞唐突之驟使小夫細卒例獲優崇繪役墨工咸通官籍其為當緣之計固不踈矣所惜禮儀清地可廁工師近侍衙門淪為匠局將來餼公影射之輩藉口技藝之微咸矚矚然有垂涎班列之想矣謂不作備於是舉乎又况此輩虛名徒掛實用全無程職業則專務淫巧以為智能課事工則玩愒日時以為勞動避差役則假威內府以復身家尚奔競則轉相效尤以階章服干求之迹人所共知似覩之容彼亦自媿若固有所圖也 朝廷安所利而容之正德數年足可懲鑒幸賴 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弊盡釐以故察政體則先時縱而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時輕而新政始重量度廩則先時濫而新政稍克計帑藏則先時殫虛而新政浸裕夫統御一道脩墜異趨賦入無增豐歉殊軌揆厥所原豈不以朝廷之聽有偏與不偏冗贅之員有進與不進也臣等待罪該科親奉 前旨實不忍曲為將順致 陛下復蹈故轍以叢天下後世之議故敢昧死上塵伏乞約飭御以風不遜之俗嚴省試而庸信度之工亟賜收回 成命將官匠趙奎等照舊供職着役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官一二人於文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再照張忠等當 清朝肅政之時為恣情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

王恩

干紀之舉恢張偉門蹂踐公器守法之人似不如此仍乞 天語戒飭務期安靜以遠罪愆庶幾 國度不虧物議不作而後釁或可弭矣

靳濫恩以重名器疏

鄭自璧

該兵部題為捷音事節奉 欽依是回違犯邊各官奉命征討遠涉道途風聲所及將士用命致有克捷勞績可嘉張忠蔭弟姪一人做正千戶金獻民杭雄各一子百戶俱錦衣衛世襲各官奏帶隨事人員該陞賞的便查例來看欽此兵部題奉 欽依各官奏帶參隨人員各准陞一級其餘官軍與重賞你部裏還開姓名來看欽此 臣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而不僭不濫又古人之所以封建厥福而致中興之道者甘肅之役回虜掃國而來也各官奉 命出師鞠躬盡瘁指揮之下使賊仆幟軀而去 陛下加其勞勩恩蔭有差報功之典良亦不薄其若參隨人等均陞一級人得沾恩累無等級得毋傷於濫乎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參隨則百有三十三員名矣 陛下誠以此輩均効勞役亦當甄別重輕以寓激勸而况其間贊畫豈無奇拙任事豈無繁簡行役豈無安危槩而錄之布滿奏牘則三臣之下從役官軍無慮千百莫不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

三

曰如其者如其者名雖奏帶所事者特晨昏類櫛之功耳俱已錄用視吾輩觸風寒負戈弩以臨不測者勞減十倍吾僅蒙賞何厚薄不均如此彼處邊軍無慮數萬又莫不曰如其者如其者名雖奏帶環營而列無虞也俱已錄用吾輩突鋒鉅排患難以志軀命雖僅獲功顧奪占之勢迫宵所臨查勘之檄往迤經歲陞賞恩澤茫如捕風一字聲牙前功盡棄何難易不均如此切惟 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名與利而已故曰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又曰行罰自近行賞自遠今 陛下輕名而賤利急近而緩遠權度之間倒施其法冠裳濫及輿臺名器賤同瓦礫臣恐既得者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陳功為恨此風著聞人懷懦志脫或外難復作誰肯樂於用命哉此臣等所以懼也此事係該科不敢不為 陛下言也乞 勅兵部轉行太監張忠等查照先年尚書彭澤事例將奏帶人員分別等第勞績頗多者量加甄錄其餘遞加賞資以杜將來錫予之繁全各官遜讓之美庶幾名器重而人情樂趨邊士奮而後患可圖矣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

三

抑倖進以遵 大禮疏

解一貫

祖宗

先該吏部題王价原係朝覲考察閑住人數 祖宗朝百六十餘年凡經考察黜退者並不曾有一人復

職王价假以建言 大禮若使遂其僥倖豈惟無以
為不職之懲抑且啓奸人倖進之路伏望將王价仍
以原陞教職致仕等因題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
欽此續該革職先祿寺錄事錢子勳奏稱伊與王价
一般閑住人員建言 大禮事同一體彼累蒙陞用
獨伊仍着致仕似有不均乞照王价陞用事例施行
奉 欽依錢子勳准他復職欽此夫以吏禮二部所
擬既如彼 陛下所以處价與勳者復如此 臣等深
有所未喻故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獻竊思
大禮者 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
者 陛下勵世磨鈍之物非可僥倖而得彼議禮者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五
皆何如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於 陛下果
惟求其說之行決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一毫覲
覲之念猶之可也若假公營私望風希 旨以議
大禮為因以贊 聖旨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
騙 陛下之官爵則為奸邪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
已幸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官則與京官錢子
勳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人皆君子而非小人哉臣
等查得王价錢子勳俱係朝覲考察黜退人數平素
無賴縉紳鄉閭皆所不齒直穿窬小輩也唾去果核
自知屏棄槁木冷灰不復生然故假建言 大禮以
圖進用耳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非真有心於議禮

者也 陛下前此將价陞一級勳復原職各致仕固
已墮其術中今又將价晉京職勳復原職各見任是
復落其套內我 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黜
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者為定例以風勵庶官今若
復用价與勳則不惟壞 祖宗百年之制抑且啓小
人倖進之門即今考察京官在邇何以示後諂諛成
風邪佞得志故自議禮以來始猶陽假陰售今如价
與勳則明白陳乞不至於必不得已矣始猶以獲一
官為倖今如价與勳則恣意谿壑不滿其所欲不已
矣餘人言固不足信尚書席書議禮臣也亦曰价勳
不可准與復職准之則典禮汙壞其言亦不可信耶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五
小臣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老成謀國大臣也亦
曰价革不可復晉京職復之則奸人倖進其言亦不
可信耶 陛下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不復原其
設心不復究其欺罔則今日某甲以議禮得官明日
某乙以議禮得官小人將以 大禮為騙官之資誠
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是 朝廷之典禮真
為此等人所汙壞矣垂延富貴者朝以議禮駕言染
指功名者暮以議禮藉口小人將以官爵為囊中之
物誠如紀等所言無以懲奸而杜倖實以做利而遂
私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原議將王价錢子勳仍令
致仕後再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拏送法

司嚴加重治則 朝廷之典禮尊不為小人所壞
國家之名器重不為小人所騙豈非 清朝一盛事
哉

杜請乞以慎名器節秩廩疏

劉體乾

近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慶等題稱本官司
禮監太監鮑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鮑恩等八名
陞級奉 聖旨鮑恩等准各陞一級兵部知道欽此
又一本乞將鮑璇等五十名准收勇士奉 聖旨鮑
璇等准收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惟 國
家所以奔走天下激勵人心者惟爵與祿惟予與奪
也予奪公則人無瀆志爵祿慎斯 國無廢權故我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六

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授此其良法至意
同符堯舜者也而乞陞官職盡行裁革我 皇上見
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 太祖者也 聖聖相繼如
出一轍 宗社靈長之福端有繫於此者夫何慶等
狡猾由性貪冒成風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奏
乞彼豈不知 祖宗世守之法昭如日月而今日赫
然中興之令典有非 先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
恣肆如此 臣待罪該科義激於中實有不容已於言
者且恩等官至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崇貴矣又衛
屬錦衣地方不為不清切矣律之舊章宜在深懲而
痛黜之者幸賴 天慈矜宥不失故物為李慶者固

當曉恩等以 王法之不可故違 聖恩之不容倖
得使之矢心圖報思感激於無窮可也顧乃覲覲非
分遽躐崇階畔援無涯罔知 憲典於此不禁則章
服如之何而不侈越名分如之何而不陵替府庫倉
廩如之何而不耗竭也哉 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指
揮使九級從軍當擒斬北虜九名顆正千戶六級當
擒斬六名顆實授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顆總旗二
級當擒斬二名顆若等寄身戈矛命爭一擲甘心矢
石功求半資猶復官司勘驗奚止數人文移往來動
經五載軍功之難得如此恩等何人可以希圖此爵
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品月該支俸三十五石正千
戶五品該支一十六石實授百戶六品該支十石總
旗該支一石五斗勇士每名該支一石合五十八人
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五斗合一年而計之共
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雖糧米不敷多有折色而銀
絹所給亦是民脂豈可容恩等無功而坐食也哉 臣
竊料慶等之意不過謂忠逮事累 朝積有勞勳生
前蟒玉之榮金帛之賜茲者瑩域之建 諭祭之加
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膺是殊典已足酬功
又何至上干 國家億萬世之紀綱下賤 國家億
萬人之膏血以求為彼後人作富貴耶是何慶等不
知足也昨自鮑忠初故之後京城內外眾口喧騰共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十一

五

謂忠家財約有九十六萬雖是出人傳言未委虛的
而言以物致必有根因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
服器玩稱是則賞蓄不下幾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
富盛如此則其席估之惡素行可知矣雖自今落恩
等之職而擯斥之天下後世亦當不謂陛下待忠
之薄也縱忠有可加尚之功勞朝廷亦自有優恤
之恩典今正聖明在上功罪莫逃賞罰不渝倘有
可錄必賜追崇是則惟辟作福之大義而何煩慶等
紛紛奏瀆耶且官其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暨成劉
鐸等五十人異姓別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
也何乃混以名籍一槩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盜朝
聖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廷之器以濟已私引類呼朋復欲市朝廷之恩以
通物賄遂使胥徒雜沓手青紫廝隸混淆於冠裳臣
謂清朝之名器而慶等敢輕襲如此耶又且徑列
職銜自定名數意氣專恣事若已出臣謂雷霆之下
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此哉今胡雛作梗邊塵屢驚
策勲者日廣而職事不蒙其用遣戍者歲增而糧餉
不副其需孜孜瘡衷固嘗屢陛下之宵旰矣此亦
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為恩等一念庇覆之私遂不
知有天下之大君父之憂為所急也臣愚伏望陛
下軫念多事之際重惜國體收回成命將鮑恩
等官嚴加裁革鮑璇等勇士速賜停罷仍令以後

內府各官有故若果著有勤勞該在優恤一聽上
裁以見恩威出自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輒得冒叙
功勳僥求官職則員無冗授足以服西北捍禦之心
俸不虛糜足以紓東南漕輓之力而內治既脩外患
斯弭矣
閩廣軍功既錄再獻愚忠疏 張鹵
頃劇賊曾一本就擒捷聞該臣題為乞勅慎議
閩廣軍功以嚴激勸人心事又諉兵部覆題前事欽
蒙聖恩將總督右都御史劉燾巡撫右僉都御史
熊桴塗澤民而下首功參將王詔總兵俞大猷郭成
李錫而下各陞官廕子及銀幣之儀有差夫諸將成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功誠亦可嘉朝廷報功誠已不薄目前之注措似
矣但閩粵事固難于在目前成功尤難于為將來已
亂姑以往事當鑒者言之如自嘉靖己未庚申以至
乙丑丙寅之際諸臣稱山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
山寇之猖獗者猶故耶自嘉靖辛亥以至乙丑丙寅
之際諸臣稱海寇蕩平者數矣而何今日海寇之猖
獗者猶故耶蓋其所謂蕩平者每當渠首一得群兇
未靖于時即假聲稱以誑誤朝廷不曰安插則曰
招撫致一酋首方擒一渠魁輒立浸淫十餘年來竊
據我良田殺戮我良民海墻民物已十去六七當事
者猶且下誑民心上徼君寵公然謂為給榜招安

報大捷以欺 先帝徒以進秩錄蔭為一身顯榮而
不更念萬姓無祿之隱禍諸臣之罪狀誠渥矣往事
一談聞言酸鼻故今言閩廣之亂者但謂一本繼吳
平而不知吳平未死之先一本已在當時諸將祇以
相傳溺死之吳平為目前深幸而不思存留之一本
更所當虞是一本繼吳平者實諸將貽之使繼而非
一本之能陡起以繼吳平也其在今日尚存餘黨即
總督肅所自言則猶有外夷未靖之賊山中流劫之
賊沿海接濟之賊及似賊非賊者凡五種即按臣楊
標又舉其尤則有林容程老王老即臣等嘗聞則有
惠潮江葉卓鍾諸姓及香山蠔鏡其說尤多廣西古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三

田一縣久沒賊巢守臣以失地為常談以安靜為省
事今竟至此莫敢誰何屢報一本二百號船隻亦難
謂沉溺擒獲俱盡是未除賊黨視昔更有明徵南京
兩浙之銀既已經發京運之供又已特給諸路徵兵
更難中阻是見在兵力視昔幸有可賴以此增兵足
餉之時當此乘勝長驅之際所賴于督撫鎮總諸臣
正宜協力同心淬礪整棚將前項諸賊取次蕩平殲
絕黨類係干一本賊中已平者專責之紀功山賊等
項未平者仍責之巡按稽查其已經擒斬者要見若
干名額其招撫安插者要見在某里某都某排其
項下入籍服役務盡使妥帖完畢仍將地方一應安

輯事宜一一審處如練土著以去募兵增建置以絕
竊據擇守令以重民牧蠲徵賦以甦疲瘵諸餘頭緒
正在多端如良醫視疾于人之沉疴方脫必大補藥
衛庶保生全恨今諸臣于此一不置念惟苦蹈覆轍
觀其甫 獻捷音總督劉燾即倡為水土不服之說
巡撫熊桴即上一病勢危篤之疏而總兵郭成願告
回籍養病一節敢即亦效為飾詞游言以引索高價
此其心皆何心不過以為一本既擒吾責已塞縱後
日禍亂復生于吾固無干預更不思臣受君托當事
靡盬雖殞軀捐生亦宜自盡且神明天道不可獨欺
即如一本就擒一事彼夏月擁重兵于東北逆風之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四

地者惟共為觀望延捱而王詔以添設新兵殊無依
藉乃一本卒獲于詔手故臣昨專 請于詔當有特
加固用以勵人心亦所以明天道諸臣于此即可深
思而顧尚恐為欺誑執迷不知何謂伏乞 勅下兵
部通加看詳將臣所言蕩平諸賊始末經畧一一條
議果因時乘勢不可緩圖即乞請 勅下彼中當事
諸臣如期從事再乞 勅下吏部自後將督撫諸臣
托疾章奏俱與罷停直待事定功成擬加擢用不得
容聽其因襲規避徒啓紛紜替代以致誤軍機則
國運易危為安民生轉禍為福臣披瀝愚忠于此固
不任懇懇惓惓之至

慎名器抑冒濫以正 國體疏 管大勳

伏觀發下題本有司禮監太監滕詳等題一本比例
乞 恩復見任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 天
恩以圖補報事又一本比例懇乞 天恩以圖補報
事各奉 聖旨朕念黃錦効勞年久克著誠慎伊姪
黃浦特准錦原奏新恩并照鮑贊例着復職管事兵
部知道黃保等着查照鮑恩等例與他兵部知道黃
斌等准收充御馬監勇士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反覆
捧讀深思過慮時事之當言者孰大於是臣又何俟
而不言哉臣竊惟爵位者 國家之名器不可濫也
郵錄者 朝廷之大典不可冒也自惟溪壑之欲未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十五 同修刊
厭則請乞之端遂開請乞之門未杜則專恣之漸遂
起而天下之亂實階之故聖王制治謹於未然忠臣
為國必防其漸况身居言責而目擊弊端之已著者
尚可隱忍規避於 君父之前哉謹按革職錦衣衛
僉書後府都督黃浦及黃保黃斌等事情臣請為
陛下下一陳其不可伏望 聖明俯察愚忠試垂聽
馬臣嘗攷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輕陞授而錦
衣衛官入以待衛 殿廷出以扈從 法駕至為清
貴故舊例錦衣衛堂上官事體隆重凡遇員缺必由
該衛題請兵部慎加推選二員具名上請 簡用又
錦衣衛為事復職雖遇 赦宥仍調在京別衛帶俸

蓋重其任慎其選二百年成法具在今該已故太監

黃錦昔事 先帝頗著勤勞節蒙 國恩錄廢其弟
姪義男為都督錦衣指揮等官黃時坤黃時泰黃鎧
黃安蟬聯金紫其餘未盡舉也 皇上登極覃恩又
廢授黃詔為指揮僉事矣續蒙加錄黃錦弟姪一人
與做錦衣衛僉事使為錦後者揣知過分辭之可也
如其不能別選無犯親屬以膺 新命亦可也胡黃
浦不思 先帝明旨罷革乘錦病勢臨危希圖復職
妄引鮑贊例朦朧將錦名奏 請夫贊見任正千戶
而乞陞指揮僉事與浦革任右都督而復圖見任管
事者事例不合理難比照且贊是時承 先帝旨准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六 三十五 陳成
他不為例即已慎之矣今浦安得據為例焉况原奏
既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合候該部查議應否題
覆取自 上裁顧乃百計夤緣急為請乞貪冒無恥
之輩遂裁冠結綬於朝班之上廢黜不叙之流復佩
刀懸玉於殿陛之間秩崇一品序並三公豈不盜名
器而紊紀綱背 先帝而忽 前旨乎浦之罪不容
誨矣再攷 祖宗陵寢設立衛所官軍以護 神靈
而守 御器此其制不可一毫僭竊者也黃錦雖勤
勞其分臣子也其功使令也身沒之後 陛下命工
部坐塋地蓋饗堂建碑亭 賜旌祠所以榮寵之者
極矣其墳墓祠宇令伊弟姪輩往來看守同朝五貴

會聚一門氣勢張大誰敢為黃氏竊塊土折寸木耶
 迺駕言守墳妄乞 朝命黃保黃雄黃如金等六名
 復冀 恩典進秩錦衣其越禮又何如耶夫以親屬
 而守先塋家事也若 命以職官則國之臣子也豈
 有堂堂 天朝侍直宿衛之臣而為一中貴護朽骨
 扒上擬 陵寢下冒 恩澤如之何其可也 國家
 事務日繁員職日冗而經用日匱今戶部計算隆慶
 二年財賦所入不足充廩祿諸費共約欠銀二百萬
 兩有奇見奉 明詔清查內外衙門添設官員及餘
 冗員一體具奏查革決無可以增添耗蠹彼黃斌等
 三十名果何人斯乃敢盡數寄食公家不顧清查之
 命而反行冒充勇士手夫勇士冗役也而益其冗焉
 國將奚給每名計一歲當費幾何總三十人約數十
 年其蠹耗又何可計耶竊 朝廷之廩祿養詐冒之
 廝派收無名之豺狼糜有限之膏脂言之良可痛心
 切齒矣據引鮑恩等例蓋先年太監鮑忠身故李慶
 等題要將鮑恩等陞級鮑璣等收勇士隨該給事中
 劉體乾論劾蒙 先帝溫旨嘉納深燭冒濫裁革太
 半今 皇上秉攬朝綱肅清 朝政近年陳乞等弊
 尤當盡行釐革彼黃錦一中官供事之臣耳何為而
 生前身後同宗異姓群然數十者皆得被封拜蒙甄
 錄而能使 國家之報懋且重若此執中官尚然假

令有安邦定國攻城掠地身當鋒鏑而功名鍾鼎者
 抑將何以報之伏望 陛下念名器之不可輕思貪
 冒之不可縱收回 成命乞 勅兵部備查前項事
 情將黃浦遵 先帝明旨仍令革職將黃保等查議
 舊典裁革以正 朝廷之統體將 斌等遵奉 明
 詔革除以節 國家之財用毋得聽容妄引近例以
 恣無厭之求庶乎冒濫之弊抑而請乞之風杜矣臣
 又聞 先朝宦官若懷恩戴義輩率能薦賢為國秉
 功效忠贊助 鴻猷光垂青史我 皇上中興固幸
 有輔弼諸臣翼幹於外而 九重之地深望有懷恩
 戴義之賢以維持於中斯治化可成而無疆之祚可
 衍也仍乞 陛下勅諭中官各勉忠義毋徇私情妄
 為陳乞與外廷協贊 聖治則 官府一體內外同
 心而中興大業端有賴矣臣待罪該科事干名器責
 所當言他非違恆無任懇切祈請待 命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十六終

皇明疏鈔卷之十七

脩省一

脩省十事疏

劉球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答聲影之隨形而國家之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嚴於脩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太戊脩政而殷道興雉雉于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為虐宣王脩行而王化行皆能脩省以奉天故災之降不為其國害反為其國福也昨者雷震 奉天殿鳴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疏

皇上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群臣各省厥職脩省之意至矣固足以答天心而弭災異矣臣竊以為今日脩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 其一勤聖學以正心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以時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是 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為心視政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官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脩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

其二親政務以攬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

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

門或便殿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

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于上 皇上臨御九年

事體日熟願守 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

權綱有歸而政惟一 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

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

之君無不樂有正大君子為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

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

肖之分惟 皇上察之於已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

也則親之果不肖而當遠也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

人日退矣 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

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為之然後可

交於神明故堯命伯夷猶讓于夔龍誠以是職不易

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又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

乖宜選儒臣為之庶祀典克脩 其五嚴考覈以督

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不廢而郡縣之吏不敢

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遺綉衣採訪等使巡行

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

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

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

臣為言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潔者三分行天下自

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無辜
 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具奏乞
 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脩舉 其六慎刑罰以彰
 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
 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狗喜
 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
 上獄狀有奉 勅旨減重為輕加輕為重者法司既
 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
 聖意是以不能無枉 臣竊以為一切刑獄宜從法司
 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
 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

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

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 其七
 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
 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之以示戒者為此也今
 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
 亦 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鬪豈宜獨役而不加
 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 其
 八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
 者各處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
 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
 日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

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 其八息
 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動漢高
 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
 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
 八軍皆爵賞不可勝紀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
 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冠思任發借彼言果
 信得冠以歸不過宣諸廷礫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
 彼挾以為功必求與彼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
 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
 制是滅一麓川增二麓川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
 者必多臣見 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

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

之窟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
 於好生之仁哉况群寇思幾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
 貢無悔過祈免之意若 勅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
 緬甸不煩動衆生致只斬寇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
 思幾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
 以小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
 以為宜還將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十餘
 萬之命 其十脩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
 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
 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

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為患也深不可
不預防之莫若於今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
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
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
法以求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
武備不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
以感上天之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臣不
揆愚陋昧死以言伏惟 聖明裁之

應詔陳言疏

陳俊

臣等伏觀今年正月初七日 欽降詔書有以見

陛下敬天之渝郵民之困恐懼修省求言圖治之盛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五

皇明疏鈔

也雖隆古聖明何以過之是以 詔書到日誤罹刑
辟者蒙更生之恩宿負錢糧者免追徵之苦如釋重
負如解倒懸饑者得食勞者得息危者以安憂者以
喜莫不願 皇圖之鞏固祝 聖壽於萬年向非
聖心惻隱詢謀屈策焉能以致是 臣等竝受 國恩
待罪南都有所見聞雖不奉 明詔亦當披肝瀝膽
以圖補報萬分之一况 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若
猶噤而不言言而不直是 臣等上違 聖諭下失民
望將何顏以立於 聖明之朝乎竊惟 朝廷之布
政令也猶上天之降祥異也一政令之得宜若禎祥
之見而天下無不忻悅一政令之失宜若災異之來

而天下無不驚懼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政令乎誠能
本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民心自安天
意自回尚何災異之不弭而禎祥之不至哉臣等欽
遵 明詔謹條陳今日闕失利病一二事以 聞

一洪武永樂年間官有定員朝無倖位是以賢能盡
職食之者寡近年以來無功而陞無能而進者日多
一日他如工藝之人逋逃之徒邪術之輩各尋蹊徑
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糜廩祿虧損
名器非所以勵賢能而勸有功也合無今後文職非
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武職非有軍功者勿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六

皇明疏鈔

陞其已陞除額外文職悉令記名回家待有缺之日
聽吏部察其可用者取用係醫卜匠藝出身悉令各
執本藝每月止支食米一石其餘俸錢皂隸俱各革
去其軍職非有軍功而陞在錦衣衛帶衛及管事者
俱改調在京各衛帶俸止食原俸原無俸者每月亦
止與食米一石餘俸俱各革去悉令差操俱不許管
軍管事兩京一例若在成化十一年以前陞用及貴
戚之家循例而陞者悉令照舊其在京考滿該陞官
員內樂舞生出身者止於太常寺官天文生出身者
止於欽天監官醫生出身者止於太醫院官匠人出
身者止於工部所屬文思院營繕所等衙門官叙用

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堂
上官庶不虛費錢糧混亂名器 一近聞太監梁芳
差鎮撫梁山舍人梁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文
欽賜官鹽五萬引着該司官出備包索船錢用銀數
多該司無從措置被其逼迫今奉 明詔不許勢要
之家中鹽雖稱前鹽係是 欽賜之數百姓愚昧難
以戶曉未免致疑又令運司出備包索船錢人情愈
加不堪伏乞 聖裁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前鹽住支
今後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
者許戶部及科道官糾劾使人無覬覦官有儲積
一南京朝陽門外漆園原設百戶二員甲軍一百餘
名每三年一次行取直隸廬州府人匠二十名到園
開漆所得漆不過二百斤棧園原設百戶一員甲軍
一百餘名每三年一次行取江西南昌府土民八名
到園剝棧所得棧毛不過二百斤俱差內官一員監
看開剝桐園原設百戶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
行取應天府油戶不限名數到園收領桐子打油除
存種子外所得油止有一百餘斤俱送 內府南京
丁字庫交收南京工部遇有修造黃戰船隻等項又
去該庫關支合無今後止令該園餘丁自行開漆剝
棧及顧人打油免再行取廬州等府開漆人匠剝棧
民打油人戶及免差內官監看所得生漆棧毛桐

油照數就本部交收庶使事體不繁出納兩便 一
南京兵仗局見有 欽差內官四員名帶領匠作一
十四員名在局成造擺朝軍器五萬七千五百頂副
經今三年未完緣地方災傷人民缺食南京工部及
應天府措置物料借倩夫匠并應天府供給下程等
項俱各艱難合無將前項軍器暫且停止收過各項
物料公同南京工部并應天府委官查盤見數收貯
官庫待後豐收之年行令南京守備太監提督該局
照數成造仍將各項物料應減省者減省應改會者
改會庶使人無重勞料無虧費 一南京 御馬監
內官監等衙門每年起運竹木板枋數多撥船裝載
沿途拽運勞人乾淺去處又行起車裝載勞人尤甚
况連年災傷人民流亡合無將前項竹木板枋停止
一二年以後減半起運庶使人無怨嗟料有樽節
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所貴察
其忠良辨其姦妄而登用之擯斥之爾近者員外郎
林俊經歷張徽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職任國
師繼曉以左道惑眾亦被放逐遣歸田里此足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受其直而特為寬貸洞
燭其誣而不為欺妄也切惟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
俊張徽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行術
者合無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或降調外任

皇明詔

卷之十七

七

七

皇明詔

卷之十七

八

七

或冠帶閑住悉令復職俾圖自効如有政令缺失仍許直言無隱及令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嚴加禁治如有姦妄之徒或執巧技或挾邪術者不許潛住 京師希求進用敢有窩藏隱匿者罪及隣佑如此則異端不至橫流正道可免榛莽 一各處府州縣學廩增生員近年以救荒許納粟銀入監出身中間多有白丁錢虜或在學無成或入學未久或臨期冒報有司急於應令起送不暇詳審如此生徒學業未成禮節未習僥倖入監束書日計若又放回依親寧無忌肆或暴橫鄉里或干謁官府日後選用情焉面墻妨政害民寔多有之合無分送南北國子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九

十一

守備官將各門各關并各庫添差官員盡行革退令其各管本等職務照依正統年間事例存留守把管理免致多占官軍庫役妨誤公務 一在京鑄工中帽二局每年各差內使二名管送布絹等物前來南京織作却裝回京與內官做造衣被中帽等件該與在京內官者就彼給散該與南京內官者帶來南京給散差來內使在京有住半年者亦有住七八個月者有司日逐供給艱難占用馬快船及洗箱軍民人夫數多有妨差操兼且一往一來不無勞擾合無今後北京內官衣被中帽等件就在北京做造給散南京內官衣被中帽等件就在南京做造給散庶免往來勞涉騷擾軍民 一南京龍江廠原係民間納糧田地先年設立堆放楠木俱已用盡止存朽爛不堪者數根其該廠房屋墻垣俱各坍塌見今地土空閑仍前占用軍餘一百餘名看守合無將地土給還原主領種辦納錢糧朽爛木植變賣銀兩入官看廠軍餘退回原衛當差於官無損於民有益 一直隸蘇州等府買辦年例供應器皿項下黃紅羅黃紅絨金箔銀硃土硃生漆銅油熟銅熟鐵鏡面鉛錫等項及四川布政司折納歲辦皮張項下生漆熟鐵等項多是差人齎價前來南京收買却被攬頭棍誑騙花費或被解人舖行通同侵分中間情弊多端難以故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十

十一

舉以致前項物料不得完納有誤造作合無今後
京工部將前項物料價銀分派各該司府徵收起解
本部轉送應天府官庫收候買辦送用若有積案附
餘銀兩准作下年之數其一時物料內有高貴及價
銀內有不敷本部另行處置庶使情弊可革工程易
完 一應議官子孫在京法司有奏准事例徑行提
問今南京法司但應議官子孫有犯俱先提事內人
問理有碍將原告并干証人監候羈候奏請提問有
行提數月并半年之上不出官者及至問完不拘徒
杖罪名一緊監候請 旨發落未免久候及監候人
難合無查照在京法司事例前項應議官子孫有犯
皇明疏錄 卷之十七 十一
除 皇親外其餘有犯亦就提問問完之日徒罪以
上監候杖罪以下羈候俱奏請發落庶為便益 一
南京御馬監每年起運首種種子四十扛俱係南京
太僕寺坐派養馬軍衛有司辦納蓋是先年北京地
方不產此種以此取去播種今北方已種六七十年
豈無種子可種今却仍舊起運以事言之物價雖小
而催徵解納之際所費實多皆出自軍民合無行令
南京御馬監今後不必行取首種種子解京庶免科
擾下人受害 一 朝廷差內使在浮梁縣景德鎮
燒造 御用磁器今已年久顧覓夫匠買辦柴土顏
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年用銀不下數千餘兩

俱是饒州等三府小民出備雖曰磁器計其所費不
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陞太監鎮守江西往
來提督而家人常川在彼生事尤甚供給益侈即今
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且饒州鄱陽湖迤邐
數百里上控荆襄之衝一有警急民窮財盡何以為
備此三府之民誠可痛憫而燒造之役所當急罷也
况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必多合無暫且停燒三
五年以蘇民困待後缺用再行燒造亦為未晚 一
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產銀冶府分其間或屢
有頑梗之徒嘯聚為非地方人民因而不安者况中
間鎮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項府分煎銷
皇明疏錄 卷之十七 十二
銀課往來供應頭目人等甚是勞擾合無今後止令
專管銀場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解至總司
會同太監煎銷實為民便右件臣等略陳一得之愚
如此伏惟 皇上仁孝恭儉敬天勤民宜乎天人交
感協氣嘉生而乃年不順成災異迭見者無他皆由
臣等不能仰副 聖明所致乞將臣等罷歸田里別
選賢才任用庶回天意
奉 勅陳言疏 鄒緝
臣伏奉 勅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災 勅諭文
武群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
俾知警懼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

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群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與上天眷懷遂加譴罰 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群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 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所以為 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 聖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派亦繁群臣不能深體 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藝培尅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蚕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伐斬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斂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

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已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為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為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為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群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牆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汗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 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 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 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父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譏毀以為不肯辦事 朝廷不為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在皆然

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
 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成風
 恬不為恠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
 此豈能無所怨譁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
 民饑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
 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踞賣妻鬻
 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歛不
 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百餘石
 而使天下之人糠糶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民食以
 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 朝廷厚與糧賜使之
 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閑遊往來擾害良民
 皇明疏 卷之十七 十五

此乃姦說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為名以圖
 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其可以信用之乎 朝廷
 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內官齎往外蕃及
 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
 一二耗費中國糜散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
 國自昔有禁令乃竭天下之所存以與之此可謂失
 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與人民畜養馬多人
 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賠償馬戶貧困則復鬻
 賣妻子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
 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
 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群臣皆諫以為不可

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
 許今達鞏胡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
 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
 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况此蕃夷
 習俗既殊所性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土而居中國
 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
 即遣歸本國不必留之以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
 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
 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
 古人有言淫祀無福况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
 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
 皇明疏 卷之十七 十六

失民心上違 天意怨譁之興實由於此夫 奉天
 殿者 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群臣發號令出政之
 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為災之大自古
 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已深
 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
 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天以實
 不以文臣願 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
 停止後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樂
 之心罷絕下蕃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夷外國來朝
 貢者賜養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
 令出塞俟三四年餘後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貢雖

足以為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於此窺見中國之
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利也彼皆人
心不識恩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
有不至必且為中國患矣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
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官有關則取用之簡
拔賢才申行薦舉嚴考官吏有貪職蠹政壞法為民
之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
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罪黜之勿復寬貸若有廉能
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勸
大抵敦教化厚風俗勵廉恥勸善良此有國之先務
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耻之道立而姦貪之俗自
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獲
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
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
一槩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
官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
之時法司執滯當條罪者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
復拘繫亦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常為京職者則降
出於外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歛科需不急
之務悉乞停罷饑荒之民則令所在有司發廩賑濟
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為之
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十七

禮部

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為國家千萬年無窮
之命脉今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
固國本益安欲為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
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
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為去就未有不
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
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脩禮讓必使之遂其
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
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
而不怨生養遂衣食足則人知重廉耻樂妻子保親
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
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
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
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為
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
妄費則國本充實財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
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廉耻天下之人得以休養
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
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
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
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
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十七

禮部

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還高宗
謁 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 聖躬休息於無事
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
復有所興作以誤 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
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
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 陛下益甚殆非 國家
之利也 臣不勝惓惓于中輒冒斧鉞之誅謹陳其愚
以復 明詔干犯 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至惟
陛下矜其狂愚少垂 聽鑒

脩政彌災疏

范珠

臣按春秋凡書災異未有無其應者然古者人君遇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十一

孟成

災而懼克謹天戒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如克正厥事
而雉雖不為異側身脩行而旱魃不為災漢唐宋以
來英君誼辟每遇災異必減膳避殿求直言之士罷
不急之務躬自尅責百為脩省用能挽回天意轉禍
為福其間過災而不知懼者多緣左右近習之蒙蔽
或宰執庶臣之獻諂委於下人之感召託為陰陽之
常事甚者指災為祥以異為瑞上下相安釀成禍患
且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自能仁愛終無絕道君有
所失天必昭鑒小則出災害以謹告之大則出恠異
以警懼之無非欲其及時以脩人事更圖以收治功
謹告之頻警懼之數而猶不悟則自取傷敗尚誰慰

哉所以從古以來明盛之日常少晦亂之日常多信

史具存足為明鑒臣以 國家邇來災異迭見豈無

召致之由天象既垂必有事機之應一二年間御史

不以言給事中不以聞翰林院不能考據以敷陳於

經筵欽天監不能占候以推行其事應豈以水旱堯

湯所不免而天變不足畏乎不然何彼此緘默恬不

為懼雖 聖聰務於博聞而事每缺於上達因循如

此將何以回天意而安人心乎臣切以惟天子可以

祭天地以其地位相屬而氣與之相感耳緣前災異

豈徒謂尋常所召臣伏願 陛下引咎在躬脩舉時

政而後責宰執大臣以匡政之不逮如此則天意可

回人心自安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將不期而至矣臣

謹以八事為 陛下言之 一開講讀以熙 聖學

臣聞傳說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

訓乃有獲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者聖帝明

王道積厥躬德脩罔覺而卒收治功者未常不資於

學也漢光武日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而

太子勸其願愛精神則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唐太

宗於周禮一書夜誦不倦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

卷太宗讀書自己至申方休因宋琪以勞瘁為諫論

之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然其所學豈直俗儒稽同

合異為訓詁之末緒章繪句為文辭之習誦其言究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十一

孟成

其理體之於身心見之於事為又以考驗古昔用人
行政之得失興衰治亂之所由之數君者所以胃次
明白措施無爽而當時治功之美可考若梁高祖之
誦三慧天災臨而不悟孝元之講老子魏師至而不
知非惟無補於事而且不免於患此又務學之得失
足為世勸戒如此我 祖宗列聖莫不勤於問學又
以其暇廣為制作訓戒臣下伏惟 陛下聰明先物
睿知有臨得於天資者固足以符合前聖而輔養之
道不可不至也然經筵之設歲有常月月有常日未
免一暴十寒前作後輟 臣請經筵之外簡擇儒臣中
義理精詳語言明正者或三日五日或不拘日召至
便殿講說聖經賢傳與歷代典故群臣奏議及我
祖宗寶訓文理長者一二章短者三五章務使連屬
辭旨毋摘畧而不備反覆辯析毋避忌而不盡隨事
獻規因言求實歲月既久必能緝熙 聖學培養
聖德 一擇輔道以隆國本臣聞古之王者太子始
生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廟則下過闕則趨自
其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及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
孝弟仁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輔以正士而德無不
成夫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也後世或以律令為教或以奕棋得幸如秦之趙高
唐之王伾出入青宮益其嗜殺之心導以逸豫之習

匪惟為國致亂而禍敗隨以及已我 太祖高皇帝
稽古為治特置東官官屬有三師三少之徒又有詹
事春坊之設無非為國本計也 臣今切見 東官當
幼冲之年正蒙養之日宜遴選宅心公大學識醇正
者以充官屬公大則不至於私媚醇正則不失於迂
腐然官雖備員而不親近亦虛耳須使之朝夕與處
出入必偕又在因其所明而誘之以正隨其所尚而
約之以中口不談佛道之書手不持珠玉之玩目不
親邪媚之色耳不聆淫蕩之音涵養其性情蒸陶其
氣質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俟年齡之既長又逐時以
務學則儲德自然成就矣 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
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
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
方之賢良其除之夫後世官以諫名得專其任奮忠
死義代不乏人而時君每加獎異以暴白其心志如
史可考難以悉舉我 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
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事 國初以來不輕用
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望一二年間科道官
員惟知作崖岸備邊幅旅入旅出隨沉隨浮以敢言
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或滿考而未嘗舉劾一人或
辭任而不聞建明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

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之斥嗇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濫有如温造之劾李佑者乎姦佞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於時勢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盖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頽靡至此可為太息臣請 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勢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智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裨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於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晏嬰裴度之賢亦為今之棄人夫夫既因言選官必欲循名責實其各官考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三十三

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皆効職官不徒設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往時言者稍侵權貴輕則箠楚之加重則徑行之入甚者遷謫遐荒寬死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臣伏望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官既務於得人言必貴於採納如此簡賢如此納言何勞廣設訪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姦慝不去忠賢不進刑賞不清舉錯不公休祥不至災殄不除中國不安外夷不服乞將臣戮

於市曹以正今日妄言之罪 一復者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人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久更事且熟係國家之安危為士庶之屬望雖年當休致必再三勉留非特尊寵耆舊亦以愛惜人才也 臣訪得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夏頃高明李侃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官或托微恙而去任 臣與各官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觀其謀猷設施果超出於流輩果無愧於古人但聞其 命下之日趨裝即歸略不顧惜棄捐華要自分幽閑其與夫馳末景於桑榆負厚顏於鍾漏惟念子孫之計殊愆蓋惡之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三十四

心老病侵尋強自支持乞哀權貴冀復容留者霄壤懸絕况各官猶皆強健未即衰病士林仰慕時論攸歸名下必無虛士珠玉豈宜暗投 臣伏望 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無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節彼必感激思奮將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 國家舉擢之無遺才也 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一罰有耳畢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王君臣同心翊贊戒勅之言禮樂法度之施使其闕而不得則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

史官無以紀錄後世何以考據我 祖宗列聖號令
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姦諛無從為計往
時 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情亦決洽
萬一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得以
抗言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群下瞶瞶瘖瘖面
墻而立賞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關已發於
四方是非獨蔽於目前若以為抄謄勞人則各官自
有操牘執翰之徒未嘗言己之病若以為漏泄機密
則 朝廷必無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
不令傳報莫解其由將恐小人乘此為壅蔽之計肆
欺罔之姦塞下之耳目蒙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五

臣

請今後凡遇內降 旨意悉聽各衙門官吏於午
門前互相抄寫通行報知示以大公至正之道不為
瑣屑較計之私事既無壅情亦獲通誠裨助化理之
一端也 一重守令以施教養 臣聞漢宣帝嘗曰庶
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
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即官出宰
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若守令
然漢史所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
補或從科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用非不專而迄無
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槩俗
業任有司者以催辦錢穀為能事以奉承上官為得

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
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迎送之遠邇伺其拜跪之
疾徐假公營私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
化陽城之撫字輕不免於罵詈重莫逃於箠楚每三
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
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徇於方面府正之一言
其間善於奉承者貪墨指為公清暴虐稱為平恕失
於阿附者髮鬚微白即目為老疾錢穀少負遂排為
罷軟部院既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
致使董猶莫辨玉石俱焚夫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
在漢為吏或長子孫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
事則化理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
及生育而先去任為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
為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
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卧治人非聖賢寸長可
用甲以墨而黜代甲者狼毒益滋乙以耄而免繼乙
者龍鍾尤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
伏望 陛下痛懲此弊特 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
泛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
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為良牧則褒旌之
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為酷吏則黜逐
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五

臣

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

非科日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賊濫之罰使
 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頻冀收教養之績則
 人有恒心事不苟作而民間迎送之費可以少損庶
 幾漢廷循吏復見於今日矣 一汰僧道以懲游惰
 臣聞韓愈有云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
 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
 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自有
 僧道以來其門戶名號雖異而衣食日用則同豈假
 於鬼輸實由於人助歷代若梁武帝捨身為佛家奴
 宋徽宗有道君之號當時二家徒眾之盛可知然梁
 有臺城之厄宋有金人之禍曾不聞一人赴難又不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五

疏

聞其神陰有所助是不惟有損於人而亦何益於國
 哉我 太祖高皇帝鑒前季之失慮僧道之濫定為
 額數府不過四十州不過三十縣不過二十又著為
 律條不許私新建寺觀替剃僧道蓋欲以漸而絕其
 根抵不使滋蔓也豈意近年以來名勝之地非寺即
 觀游惰之民非替即剃棄絕仁義蔑視君親變中國
 為戎夷化人類為禽獸然當豐收之年彼以邪說誑
 誘愚俗謀為皆遂偶值凶歉其說不行或因饑寒所
 迫或為妖說所動如四川吳深荆襄石和尚遺患地
 方累歲不絕且往年一次放度僧共數萬人其間
 認父師盜罵鄉貫僥倖請牒之後恣意所如官廳不

得辨驗關津不得盤詰軍民竈匠皆不可知見今各
 邊軍伍不充有司差徭乏人以京師目前觀之備操
 赴工者率多疲瘵疴羸黃冠緇衣者悉皆豐肥俊偉
 以此補伍則為精卒以此應役則為壯夫何乃縱之
 游手游食為吾人之蠹哉况其屬通曉教典萬無一
 二縱淫肆慾甚於常俗敗倫傷化莫過於此伏望
 陛下痛加裁治通行天下汰黜僧道拆毀寺觀則人
 知警懼不敢肆為游惰以影避差役而為吾人祛除
 一大蠹矣 一撫流移以靖地方臣聞孔子曰遠人
 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古者待遠人
 尚然今之流民乃 朝廷之赤子語言不異衣服不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五

疏

殊非若蠻夷戎狄之比何忍驅之離散冥之死地負
 聖明之至仁傷天地之和氣往事之失不可追咎臣
 於荆襄地方原未經歷遙聞彼中多是山林峻處可
 以刀耕火種平處可以墾田作居漁樵可以克用淘
 沙可以獲金以此四方流移之民假息其間夫奚不
 可且此流民遠離鄉土輕棄墳塋豈得已哉或迫於
 官府之誅求或艱於衣食之不足又或犯死刑而逃
 往或避重役而潛住混處年久難以別白寬則住而
 安業急則散而為非所以撫治官員貴於用法平恕
 而不可以威濟立心恒久而不可要近功以威濟未
 施而刑罰要近功必不施以善政怨氣塞天積弊

敵野又前人之覆轍矣頃者撫巡將久居流民間
熟田一槩撥與官軍屯種名雖撫之實則逐之欲其
安生豈可得乎以臣愚見莫若於湖廣河南陝西附
近去處都司各衛選其家有生計智勇素著者以補
軍職有司官員擇其守已清介撫字有方者以補民
職其御史差替則照每年巡按事例務使流移各得
其所田地儘力耕種勿限其畝數稅糧減半報官暫
停其往輸但係已成業次不許奪彼與此一切造作
管辦傷財勞力之事毋得煩擾其犯罪避役非有原
籍公文坐取不必窮其既往亦惟欲相安以茲撫恤
之至猶有梗化之徒取其渠魁必誅不宥既不妄為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二十九

脩德弭災疏 展旒

臣等切惟災異之事自古有之顧所以弭之如何耳
善治之君不以無災為可恃而患弭災之無術則災
變而為祥矣昔董仲舒有曰天心仁愛人君故降災
異以譴告之所以然者欲其省心脩德以為保邦之
計也伏惟 陛下以 聖智之資紹 祖宗之統

法美意固嘗渙發於綸音厚澤深仁亦以漸被於
下然而地動之患始見於河南再見於湖廣遼東今
又變作於四川宣府之城且屢震不止甚至有聲軍
民為之驚疑朝野為之駭異是豈細故哉又况數年
之間邊陲之虜情猖獗內地之兵戈攪攘民困於轉
輸兵疲於征戰如今春以來恒暘為譴連月不雨天
道未順地道不寧是豈無其故哉蓋以人道之未盡
耳意者或忠良之見棄或邪枉之見用或言路之未
開或遊宴而傷其時或征歛而病其民有一於此皆
足致災而况 臣等愚昧有負言職災異之興有由然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三十

也若復隱默不言非惟得罪愈深而坐視災變亦非
臣子之所忍為也謹按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
而不能升天之怒也故先儒以為人主父母天地力
天之子父母震怒聲色異常為子者當祗敬恐懼恐
所以平格之也然平格之術豈在他求哉脩人事而
已蓋天人相為流通人事得則和氣應而為祥人事
失則乖氣應而為災此必然之理也古之時非無災
異然當時賢君遇災知懼或求直言以聞缺失或避
殿減膳以圖自新或者刑肆赦以洗冤濫所以雖有
其災卒無其應但不警悟者則蹈於危地矣伏願
陛下近因天旱憂念生靈躬齋沐以禱 勅

可以寬刑獄固有以見脩省之誠矣然而災異之元未止此也矧今北虜跳梁憑陵中夏雖曰進貢其實觀我虛實思患預防豈容或緩伏望 陛下思父母讜戒之意憫赤子驚憂之苦勤 聖學以脩其身親賢臣以圖其治正直之見棄者進而用之庸愚之廢事者以禮退之開言路以通隱伏之情納諫諍以廣含弘之德一爵之賞必加於有功一刑之施不及於非罪遊晏以時而不過於流連錫賚有節而不至於妄費任將帥以練兵嚴軍令以肅衆凡天理人情之所欲為而不為當去而不去者一一舉行使兆民有所感戴天下有所觀望則人事無不修矣人事修於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三

肅清

下則和氣應於上和氣應則天地之位萬物之育可計日而待矣故成湯因大旱之故責以六事而變旱為豐文帝以地震之異躬脩德化而轉禍為福唐太宗吞蝗而天災自息宋太宗平刑而霪雨即止 陛下弘天地之量寬斧鉞之誅俯察愚悃悉賜采行仍勅在廷文武群臣及在外各邊總兵鎮守撫按三司等官交相戒飭思咎省躬脩德政以厚民生整軍旅以防外侮一以慰黔黎仰望之心一以答 天地示戒之意庶使天意佑而災變以息人心定而疆宇以寧矣

應天以實疏

賀欽

臣切念連年以來災異之作畧無虛歲而今年尤甚自春抵夏或風霾曠日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怒浪或日月無光始則叵陰而少精明既則又旱而無雲兩陰陽失序氣候外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脩之所致歟昔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天心眷佑我 國家仁愛我 皇上欲其恐懼備省以享治安於億萬年也頃者禮部尚書姚夔等具陳災變之狀乞脩內外之政 綸音獎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行此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之日陰曠頓然而精明既而以久旱為懼躬率群臣齋戒三日以答天譴此又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即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既息而復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豈 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羣臣無應天之實心以助 陛下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之天之怒而變也甚矣而 陛下方且遊樂是從訥喊動地鼓砲震天其為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之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三

肅清

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之

方歟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
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在廷大臣以及庶僚
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懼 聖情
陛下以為可行彼亦曰可行 陛下以為不可彼亦
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諤諤之節其憲憲泄泄
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又
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願感
之之心有未實故耳伏望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
民命之將絕痛懲前日既往之失渙頒省躬求言之
詔篤格天之實心脩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
宴之樂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敢為無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三十一

自改而勉乎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事虛文其或過
而不改善焉不勉鯨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
以勵其餘如是則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
是實心而齋戒以致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
大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以為祥
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天澤有不降
者臣未之信也 臣猥以庸愚備員言責不能進盡忠
言以裨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蠹致茲災咎罪不勝
誅夙夜憂惶無所容措若於此而復緘默不言則將
來災禍必不止此雖萬死不足以贖尸曠之罪矣因
敢不避忌諱昧死自陳伏惟 聖明察納而躬行之
皇明疏鈔 卷之十七 三十四

則天下萬世不勝大幸

皇明疏鈔卷之十七終

皇明疏鈔卷之十八

脩省二

脩德政弭災異疏

商輅

臣等嘗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茲災變以謹告之
 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思省過咎
 以脩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變禍為祥轉危為安
 也 皇上嗣位以來純仁大孝昭假上下弘恩霽澤
 覃被海宇凡在臣民無不欣戴宜其嘉祥至而景貺
 臻然而數年之間災變迭見今又妖物頓興豈非天
 心仁愛我 皇上之至故屢屢假此謹告示警實欲
 躋斯世於平康之域也往因災變文武群臣嘗舉政
 事之當興革上達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
 而復寢者有之故今妖物之興寧不有在乎 皇上
 洞知此異以為上天示警憂懼脩省不遑自寧誠可
 謂善於事天者也竊惟事天當以實不以文弭災當
 以行不以言誠能推今脩省之心以脩德則德無不
 脩推今憂懼之心以脩政則政無不舉德脩政舉殆
 見人心和於下天心和於上上下下協和百福荐臻諸
 休畢至又何妖孽之不殄滅人心之不安靖乎臣等
 職忝輔近不能少裨於德政之萬一觀茲災異惶懼
 實深除有關於 聖德謹陳愚見外茲復條具時政
 數事以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之則中外臣民不

勝幸甚臣等昧死上言伏候 勅旨 一節財用夫

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要在樽節以用

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

賞犒早滂饑荒何以賑濟故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為

本其弗信歟近年以來 朝廷貨財多為下人侵耗

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

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鋪行人等多估

價值賣官規取京箴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

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在京間住

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皆收留其有病故

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

耗貨財乞 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

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

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量帶盤費其

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

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

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令該

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

者許該部參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

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却貢獻臣等謹按傳曰下

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

甚焉者也。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洪惟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土官夷人之家。凡一物之進，必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雲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為甚。且水路萬里之遙，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之患。良由自我有以召之也。臣等伏望陛下明示詔旨，今後除常例歲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又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得之矣。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惟聖明留意。一開言路。臣等嘗聞宋臣蘓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亂世反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為泰，不交而為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壅。

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也。洪惟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人直言，無隱有以見。皇上之心，即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奈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臣等仰望聖明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明詔在廷文武群臣，凡致災之由，弭災之策，悉陳以聞。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於施行。言之不善，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事何憂不理。災害何由不息乎。一慎刑罰。聖人不得已而用刑，用之貴在得中。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盪，妖孽滋興，不可慎歟。仰惟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假於京師，或值災變，必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者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辯。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偏州僻縣，隔離上司，寫遠者，豈無經年含冤死於犴獄者乎。此在聖明之世，不能不為之惻然也。合勅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毫釐不爽，庶人無冤枉，邪氣潛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古者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節人力也苟役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讟以興怨讟既興和氣有弗拜戾者乎此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礮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良以此耳茲者 朝廷修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捍禦內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民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非以佚道使人孰能然歟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即須 德音悉令停止庶軍士得以休息怨讟不生和氣漸臻矣 一足軍餉 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二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兩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溝壑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者廷臣嘗議及此 臣等尤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勅戶部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拖欠子粒採把未完草束或開種鹽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腹裡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赴邊收貯或將官銀及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

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其實回奏毋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用兵查見積蓄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事 一飭邊備 臣等見得遼東拜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一帶地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朵顏三衛為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被蒲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金等關口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遶年點閱緣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 勅吏部奏遣歷練大臣或歷練老成給事中二員請 勅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邊墻垣口子逐一檢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為經久整點煙墩脩葺葺堅固以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脩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 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存與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今兩

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 勅吏部推選剛直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 勅前去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務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應 詔封事疏

鄒智

伏觀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巨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 臣竊惟 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歆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

皇明野史

卷之十八

七

宋本

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 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未至歟昔孔子脩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脩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違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伏讀 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與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 臣請溯流窮源為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

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興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周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襄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

皇明野史

卷之十八

八

宋本

所盤結而不肯去上獎社稷下獎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 臣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下恕矢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 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必為之靖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 臣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

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問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皇明矣

皇明聖訓 卷之十八 九

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饜白台閭頊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

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胷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點檢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為陽宦官為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為陽人欲為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繫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

皇明聖訓 卷之十八 十

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
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
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
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
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為法可也臣願天變
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歎視無一人敢為陛
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
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
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
以為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
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
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為太
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
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欽崇天道疏

鄒智

臣聞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為之
子者憂愁鬱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矣然
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
成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遽肆然於一家之間為
之廝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
畧不思顧其主以為長父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
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

將轉而為怒矣夫天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
外小大之臣陛下之廝養也今陛下方釋天之
怒而中外小大之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
臣所以寢食不安也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己也
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衆臣不敢毛舉以瀆
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
心留聽焉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
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
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
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
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
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
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
唯若不能然心似倪倪若不敢然甘於模稜恬於伴
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
而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
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
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
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
嘉祐之治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
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為夏竦吾黜之孰為夷簡吾
容之孰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

皇明疏鈔

卷一八

六

三

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
 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
 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
 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
 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
 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
 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羣居終日迹若鶯斯間
 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
 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謫隨之其誰吾聽鳴
 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
 者何忍為此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
 皇明錄鈔 卷之十八 三

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
 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
 顧忌言有可采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
 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
 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
 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
 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
 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
 私家故小人巧為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
 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顛削其爵監察知
 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

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踈之於部屬
 或竄之於蠻煙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
 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 陛下飾
 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駿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
 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
 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
 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
 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
 獨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皇太
 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
 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皇
 皇明錄鈔 卷之十八 十四

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
 省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
 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
 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
 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
 不畏哉臣願 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
 以正人君子為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 宗社生靈
 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
 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
 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 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
 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

指某章為某書訓某字為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
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
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
陛下撫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
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日之不然
則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去矣豈
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脩省以謹天戒疏

柴昇

臣聞之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
輔厥后惟明明者誠以災變之來治世不免應各有
類未嘗妄羨顧消弭之者何如耳是以先王有見於
此為君者必恐懼脩省以消災變為臣者必奉法脩
職以供乃事至於百官之衆莫不各脩其職以輔其
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災異以弭咎不為凶此
其所以為明明后也仰惟 皇上繼隆丕業宵旰攸
攸三載憂勞有如一日服命之初首抑浮侈率從儉
約慈祀上下祇薦宗廟表勵臣工勤恤民隱出入起
居罔有弗欽黷號施令罔有不臧是宜嘉祥迭見繁
祉駢集夫何頻年各處奏報災異歲無虛月以天文
則有亂電雲雷之間作日蝕星變之交馳以地理則
有山鳴地震之屢報河決水溢之相仍以人民則往
往有螟蝗旱澇之災在在皆饑饉流離之苦災譴不

一而足考之紀傳所載未有若此之多者也臣於近
日得之道路傳聞咸謂斗漢之間復有星緯之變臣
愚不諳天文參人之言理亦或有以故文武群臣罔
不悉心傾耳意 朝廷之上必有宣諭脩省而數日
之間寂然無聞外議沸騰群心滋惑臣愚獨有以仰
窺 陛下蓋欲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
故斷自 聖心引咎歸已默加脩省不以外聞深有
合於虞帝傲予之心商湯罪已之意三代以下之君
誠未有臻此者也然臣竊思之以 陛下一德無間
克享天心端拱法宮動無過舉凡此咎徵豈所宜然
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竭沃心輔德之託百官之衆不
能盡體 國邸民之實而臣等待罪言責者之譽謬
匪躬之士一切因循遂成弊習百政優游精白罕著
事有召姦法多階隙用舍乖違人情鬱抑沴氣成象
咎徵由斯是以今日星文垂異臣已灼知為臣下不
恭之戒矣豈可皇皇然獨貽憂於 陛下也雖然亦
足以見天心之於我 皇家諄諄存顧先幾預告以
啓 聖心蓋欲 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乾
德固執 主威銷壓未萌以光前烈也 陛下誠不
可不加之意焉賴惟 聖見昭晰痛自脩省畏天之
威諒非為虛以臣之愚自古君臣同體逸動胥及豈
有主憂而臣不知天變而臣不與者哉亦宜渙發

明詔以示臣工蓋以 朝廷凡百政體君執其要臣
理其細君臣之間脩省之義豈宜異同夫災非倘來
必有所以致災之由變不虛出必有所以召變之端
如徵在君身必謀何以建皇極大中之準如徵在群
臣必謀何以秉進賢退不肖之公徵在四夷何以善
制遠安邊之策徵在小民何以布綏懷保惠之仁其
徵於權奸也必思所以潛消預奪之機安在其徵於
貴戚也必思所以橫施濫恩之典當懲推此以往稽
之衆人之中必有超群之見 陛下采而行之用裨
政闕則事炳幾先患皆有備雖有天災不能為之災
雖有時變不能為之變商宗以是而啓聖周宣以是

皇明詔錄

卷之八

十一

十一

而中興有足徵矣厥後季世之君及漢唐以來庸辟
暗主率有天變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畏謂天
命為可恃謂人言不足卹玩災成敗莫可救濟史冊
相望歷可指陳竊惟 陛下天資挺異英睿夙成端
可高揖于舜禹之上安行于唐虞之域豈所望出于
商宗周宣之下哉 臣又遙聞荆襄鄭漢之交山深谷
險財盡民窮流賊聚劫猶未敗息恐屯嘯日廣釀成
大患及見北虜醜類數假 進貢窺我邊隙倏去忽
來禍幾莫測誠欲絕其來則違吾柔遠之畧縱其入
則墮彼貪狡之計屢屢 皇上疇咨反覆計無善處
臣竊憂之此正人君遇災思患側身求言之秋也夫

何今茲踰旬星變日著臣下默然罔知戒懼而 陛
下罪已之言不行于 詔旨思患之謀不及于咨詢
臣恐小民愚蠢罔測淵衷不知 陛下引咎受愆憂
勞內切不欲彰聞恐駭物聽咸謂 陛下違遠 天
戒虛而不答則是 陛下誠有畏天之心而群臣不
能盡體誠有憂民之實而小民不能必信甚非人王
合群離萃天下之道也揆之古昔聖帝明王懼災求
理之術恐不若是為諱焉 臣愚伏望 陛下仰察天
文俯求人事果有咎變其徵非虛推畏天之心以宣
戒乎百工弘求理之道以博延乎群議則內外交脩
名實俱舉庶可答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苦之望

皇明詔錄

卷之八

十一

十一

以彰 陛下之威德繫天下之歸心不亦偉哉

災異陳言疏

馬文升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等官劉纓
等各題稱四川雲南廣東廣西福建山東河南陝西
山西南直隸等處山崩地裂水泉湧出河水流紅渾
濁四日地震如雷搖裂城垣及聞天上聲響如鼓或
邊郭旗竿鎗頭各處火光或星如車輪紅光燭天黑
夜如晝江水白濁濃如豆漿等項災異各奏前來該
部具題奉 聖旨是各處災異屢見朕心祇畏爾文
武群臣宜同加脩省以回 天意毋視虛文有當舉
行的各該衙門將緊要事情指實開具來說除通詳

脩省外臣等竊惟災異之見必有由然乃天心仁愛人君欲其恐懼脩省轉禍為福而保天位於悠久也蓋上天以生物為心人君以子民為責而群臣者又所以代君而治民者也必上下交脩各盡其誠使民安養而各遂其生則精神感通天心悅而禎祥屢見民被困苦而不得其所則天心怒而災異頻仍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往古可見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誠以格 上帝孝以奉 兩宮仁以惠群黎誠以御臣下宜其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然而猶有前項之災異者實由蒼生困苦已極而無拯救之術群小恣其姦蠹而無禁戢之令織造未息府藏益見其皇明疏鈔 卷之十八 一
空虛齋醮頻興買辦日見其逼迫官吏貪殘而無所畏懼法令廢弛而未能振舉軍民田地豪勢霸占脩造工役士卒疲勞賦役繁重民困財竭嗟怨之氣上干於天亦由臣等苟竊厚祿叨掌銓衡不能奉宣德意藻鑑人才之所致耳豈 朝廷一政之或非一事之失宜而遽致此災異連歲之不息無處之不有者哉古之人君遇災脩省而益隆其業者甚多伏望 皇上念今日所居之位乃 祖宗之位必思保守之甚難今日所治之民乃 祖宗之民必思愛養之甚至法天之剛健而動以理萬幾體易之節亨而儉以省財用凡臣下奏疏乞 勅令各該衙門明白查奏

更乞 皇上斷自 宸衷采而施行久而弗渝則天意可回而災異可息 宗社靈長而天位永安矣今將本部合行緊要事宜開坐上 請伏乞 聖明留意 俯賜垂納 一裁冗官以省財用竊惟自古人君之治天下莫先於節財用節財用莫先於去冗員冗員不去則財用不足一遇兵荒必致措置無術此自然之理也蓋財取於民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於其經費之餘而品節之必至於泛用無制苟取無厭而民不致困窮流離者鮮矣故周之太宰以九賦歛財賄以九式節財用蓋歛量入為出而不至於匱乏也仰惟我 祖宗法古為制官有定員俸有常數近年 宗室位多武職太濫祿米俸糧所費甚繁而京儲府藏所餘無幾且在京各衙門額設大小官員不過一千二百餘員其傳奉大小官員將有八百餘員除僧道等官并冠帶醫役外中間實支俸給有阜隸者尚有五百九十一員每歲該支實米不下萬餘石而折絹又不下數萬兩若因大營建脩造 宮殿効勞頗多者傳陞一級固不為過其或止是織造或染作脩整樂器或造 鑾駕等項俱係職分之所當為別無重大功勞一槩傳陞官職歲支俸米占役阜隸是冗員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此等之官蓋由各官內外衙門私其所管部屬之人豈

惜國家財賦之耗 皇上亦豈知此等之人不當輕授其官所以啓公論之騰沸而致國體之漸虧也且古者官以待有功賞以酬有勞有功者斯加其官有勞者斯授其賞今各官不過曲藝小能全無功勞濫叨官職妄費俸糧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况今京儲不多府藏空虛民力已竭民財已盡天災示警意或在斯正宜沙汰冗員樽節浮費之日也宋司馬光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當今天下地方所出者有常數而國用所費者無常數將來耗損匱乏之患將必日甚一日矣是以文武大小臣寮屢嘗懇懇為皇上言之苟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供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消弭災異莫有急於此者伏望 皇上下大奮乾剛俯從 臣等所擬斷自 宸衷將傳奉額外濫支俸給阜隸干礙國賦者除進藥有劾及書寫 制勅外其餘通行裁革或止許冠帶榮身隨藝供事如更 聖恩優容照依成化年間事例重為減支半俸更乞 皇上今後不係脩蓋 大宮殿有大功勞之人乞 恩傳陞官職者明以察之義以斷之勿循左右之請恪遵 祖宗之成憲以省 國家之錢糧如此則人心既慰而天變可消矣 一杜奔競以彰國典伏見三年朝覲大明黜陟乃 國家之定制 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也豈惟我 朝自三

代以及漢唐宋亦未之有改也故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蓋有功不進有罪不黜雖堯舜不能平治天下昔人論人主之職唯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蓋天下人才一人之聰明或不能徧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吏部又付之都察院吏部都察院數人之聰明又不能徧知也不自用而付之公論公論者何諫官之所論列方岳之所開報與衆人之所議論耳目之所聞見叅之於衆審之於獨吏部之所不可都察院以為可則不敢去也都察院之所可吏部以為不可或不取去也叅互反覆以求無負乎 朝廷付託之意 陛下以振為不足信乎不當使待罪此位以為足信乎不當復為掣肘既已去之又復留之則去者誰不自陳以覲復留之幸昔范仲淹為宰凡有不才監司一筆勾去富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今以為名言聖賢經傳古今子史其于小人惟恐去之不早除之不決未聞有所愛惜而不忍去之者也 陛下仁覆如天曲為保護其如小人之不可長何中外之人窺見此意紛紛而起故胡孝之後王璠繼之邵賢之後宋瓚又繼之雖遠年如鍾越任之毅之徒亦皆相告奔走而來之紛紛者尚未知所止也况今九載考績之典有陞無黜若三載考察之典又復不行

則貪官污吏徧滿天下戕害 陛下之赤子誰復敢去之乎 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為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臣等於此數人者豈嘗有所怨仇特以國法所在民命所關不得不然耳今幸賴 皇上遵 祖宗之制徇衆論之公胡孝等未遂其姦人心罔不稱快近日以徃奏辯者少息允望 陛下自今以後若再有考察黜退官員奏擾者赫然震怒下之法司明正其罪則貪酷有所畏奔競有所沮而不敢肆無忌憚矣 一革濫進以通選法切惟致治惟在於得人官得其人則政無不理民無不安而天下治矣自古君天下者必以畜養人才為先務也仰惟我 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雜流者不得并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者所以年未衰老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固敢貪污迨天順年間憲臣連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柰各學生員實緣作弊有方三十五或方三十以下者亦作四

十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缺戰器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乏糧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講書既作監生須撰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保出身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人受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貪人財物豈能行事展布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 准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免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 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合無通行在京各衙門并在外巡按等官今後著落各該有司多方預備賑濟食糧凡遇兵荒如果錢糧不敷宜從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豈至乏財再不許奏開生員上納銀兩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 國事如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於壅滯官使得人而小民得蒙其實惠矣

因災變思患預防以保固南都疏 馬文升
查得近該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奏稱弘治十五年

七月初三日猛風急雨震蕩掀播樹木拔仆屋瓦飄
 飛人心驚惶勢甚可畏 天地山川社稷等壇并
 孝陵 太廟共吹倒松栢等樹數千餘株及 皇城
 各門內府監局京城內外城門關隘處所并文武大
 小衙門墻垣房屋亦於是日被風雨滲淋震撼損塌
 數多牌樓之傾倒旗竿之摧折不知幾處加以江潮
 洶湧江東諸門浩如波潮之漫進城五尺有餘新江
 口等處江淮濟川等衛戰巡馬船商民船隻多有飄
 沒及溺死之人詢之父老皆以為耳目所聞見風雨
 之變未有甚於此者也及該欽差守備鳳陽地方內
 官監太監倪文亦奏七月初三日午時被猛風刮倒
 皇陵皇城萬歲山圓立方丘獨山龍興寺并南山一
 應壇壝大小樹木大約不下萬株軍民房屋一千五
 百餘間各具奏前來該禮部奏 准合無行移兩京
 大小衙門各行所屬洗心滌慮痛加脩省凡天下急
 務得以盡言無隱等因備咨到部除痛加脩省外 臣
 切惟南京鳳陽乃 祖宗根本重地 皇陵 孝陵
 寶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藏體之山 太廟
 乃 祖宗神主奉安之所與夫天地山川社稷等壇
 皆國家重事所繫非輕今風雨猛驟將各處百十餘
 年樹株吹倒如此之多而江水洶湧損壞戰快船隻
 溺死軍民人口如此之眾皆併見於中都南京是蓋

天怒之甚誠非常之災變也伏惟 陛下覽此災變
 亦必有以悚惕於 聖心矣然 上天垂戒譴告之
 切夫豈能無意者哉思患預防誠今日之急務也惟
 禮部奏奉 明詔群工言之已詳臣猶恐有所未及
 者馬切以國家之事在外者言之所大可慮者一則
 胡虜之猖獗一則南都之無備且胡虜之強四肢之
 疾密邇 神京兵馬咸聚設有侵犯尚可支持况戰
 守之備素所講圖但南京雖江山險固為帝王之州
 而論建都之地以茲為次者以其居長江之下流也
 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始欲建都於汴梁
 隨又建都於鳳陽終復遷都於金陵雖知居於下流
 乃於湖廣地方設立三十六衛所官軍二十餘萬并
 江西沿江又多設衛所控禦上游以為金陵之屏蔽
 及於江西九江府設立九江衛徑屬南京前軍都督
 府以為蜀楚之襟喉建置立法至為詳密彼時京儲
 俱係各省民運赴京官軍專備戰守所以三十餘年
 安於磐石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意固有在
 但南京各衛所官軍分帶一半隨駕前來江南糧米
 後令官軍漕運以備京儲該用官軍一十二萬而南
 京湖廣江西沿江衛所官軍已掣其十之五六矣加
 以逃亡事故埋沒者又不知幾何以致上游無備屏
 蔽不固而九江以下直抵南京城池缺人守把教場

無人操練倉廩空虛所狼狽既畝傳報烽火之墩
臺又無飛哨事情之船隻江賊出沒劫殺官商鹽徒
縱橫操持軍器南京相去京師二千餘里隔涉大江
城池寬曠武備不足此心腹之患萬一不逞之徒嘯
衆之輩長艘巨艦順風而下倉卒之間何以禦防晉
宋齊梁都於金陵者俱有故也言之至此實可寒心
臣任兵部尚書之時每常慮此奏准於九江衛添設
副使一員專一整飭自九江直抵南京沿江一帶衛
所兵備以防不虞尋被言者革去誠非遠慮也且天
下之兵備可有可無而九江之兵備決不可無緣今
江西盜賊滋蔓擒捕不絕湖湘軍民困羸瘡痍未復
皇明疏鈔 卷一八 五
風俗人心比之洪武年間大有不同窺伺覬覦者安
知其無患生於忽禍起於微乎如蒙乞 勅南京
內外守備大臣痛加省身之誠毋負留鑰之任各營
官馬時加操練京城門禁嚴為隄備坍塌城池作急
脩築損壞戰船早為脩備凡防奸禦侮之事用心經
畫從長議處重大者具奏定奪仍乞 勅吏部推舉
頗諳韜略素有風力官一員陞任副使江西按察司
帶俸請 勅前去九江衛居住上自湖廣接界下至
建陽衛所俱聽提調專一整撫軍馬脩理城池督造
軍器整點民快擒捕盜賊禁革奸弊及查沿江驛遞
巡司紅馬站船巡邏官兵或軍伍之不足甲仗之缺

少與凡有益地方防守之事宜從長計處停當徑自
具奏定奪其沿江有司官員事有當稟行者俱要稟
行不許視非統屬輒與怠玩凡事仍與守備軍職協
同計議而行不許偏執悞事務使威武奮揚戰守有
備潛消奸宄之邪謀用為南都之保障仍聽南京內
外守備官并南京都察院巡江都御史節制及請
勅湖廣江西鎮巡等官各將未獲盜賊督捕盡絕因
苦軍民存恤得所一體整飭軍馬撫安人民以備不
虞毋得因循致悞地方臣叨任大臣預國休戚聞茲
變異若不披瀝為 陛下言之他日倘悞大事則臣
負國之罪將何以逃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斷自
皇明疏鈔 卷一八 六
宸衷俯賜施行
地震陳言疏 馬文升
臣惟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
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
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亦未有震開而裂水出
將成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况朝
邑縣南近陝西華嶽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
嶽相連潼關朝邑地震如此之甚則華嶽黃河必為
之震溢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應况陝西乃關中重
地西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正月朔日
地震有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榆林夷狄侵凌中國

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除痛加脩省外照得即今北虜小王子部落日眾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節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近年入寇少散搶掠專一攻圍城堡燒燬草束而用兵且精亦有號令觀其所行其志非小若不使之大遭挫敗遠遁陰山或自相讐殺部落離散年復一年得我厚利獲我甲兵以彼之馬力籍我之技巧恐終為中國之大患也仰惟 陛下宵旰勤勞勵精圖治雖古帝王亦不過是宜其兩儀奠位四夷賓服今陝西地震如此其異非常是皆天心仁愛 陛下故示以警告之欲其早為脩省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皇明政錄 卷之十八紀綱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武嬉奢靡成風虜寇猖獗人心渙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脩德弭災之日伏望 陛下祇畏變異脩省刻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脩設以惜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每清晨視 朝日奏事二次內官早取回京以蕪軍民之困以備三邊之急仍乞 勅差官致祭西嶽西鎮之神將被震倒塌房屋及壓死壓傷軍民量給銀兩以為賑恤墳塋之資及將所屬一應不急之務俱暫停止凡百安輯之方悉從舉行尤須

操練軍馬脩理城池務使地方寧靜軍民獲安則臣亦不虛負累次勉留溫切之詔矣

應 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適者寢宮被災 皇上兢惕 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仰見 聖顏憂戚伏聽 綸旨痛切無不感動流泣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 勅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 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 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 陛下感悟之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皇明政錄 卷之十八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 天意下究人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 陛下欲圖理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無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憊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 臣竊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 聖躬卑立 皇儲未

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 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諫乃日與邊軍共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 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 陛下尤宜早為裁抑 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 旨事乃寢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理義不宜奏兩請之辭上裁則制度不隳功實不謬

皇明疏鈔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 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動于一時而怡豫于無窮陛下何難而不為此乎昔成王感于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于雉雉之異是臻嘉靖之效 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取哉

慎刑弭災疏

何喬新

臣等仰惟 陛下嗣位以來勵精圖治約已裕人召用老成貶斥邪佞臺諫有言常舍己以從之刑獄有疑每屈法以宥之宜夫和氣召祥雨暘時若星緯順度山川咸寧矣然兩雷風霆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之奏報今京師畿甸又有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 德意之所致耳俯躬省咎罪不容誅竊伏思之水陰類也以地言之則中國為陽夷狄為陰以人言之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政事言之則德為陽刑為陰洪範庶徵皆由人事所感今水兩為災意者夷狄之謀侵邊歟小人之或干政歟皆非愚臣之所能知臣等亦不敢越職而言獨以臣職掌言之恐天下刑罰未盡當此亦致災之一端也夫民情狡詐百端而隱隱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於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鬪殺誤殺而檢勘者輒以為謀故盜賊或係搶奪拒捕

而巡捕者輒以為強劫苟非的有證佐誰敢輕與辨明縱款辯之眾口譁然或以為受囑或以為納賄以故好名畏謗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謗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以在京法司尚且顧忌如此則在外可知矣昔臯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之仁蓋如此伏望 陛下因兩水之災廣好生之德特 勅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再行詳審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及人命無屍可檢強盜追無賊仗者備開矜疑緣由具奏取自 聖裁在外各布政司及直隸府衛州縣有巡撫者 勅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審錄無巡撫者 勅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并直隸府衛正官審錄中間有可矜疑者其實以聞仍下法司參詳取 旨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囚官員照奉 欽依事理情真罪當者就行處決若有稱冤異詞及情可矜疑者即與辯理具奏處治庶幾刑獄不冤災變可弭矣臣等又聞正統四年六月京師大水為災 英宗睿皇帝 勅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具奏賑卹又條示合行事宜 勅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各脩其職今 陛下率由祖宗令典已 命巡城御史查勘京城內外被水軍民給糧賑卹矣其通州一帶水患尤甚乞 勅該部

委官查勘一體賑卹係官錢糧果被漂流者量為分給俾 聖澤沾被無間遠邇其各衙門合行事宜亦乞遵 聖祖勅諭斟酌而行之萬機之暇 召問內閣及文武大臣詢訪致災之由同加脩省至於脩德以凝天命正心以端治原動聖學以講求治道法祖宗以輯寧邦家此又敬天勤民之大本也尤乞 聖心加之意焉

皇明疏鈔卷之十八

皇明疏鈔卷之十八終

皇明疏鈔卷之十九

脩省三

遇災修政疏

曹璘

臣聞王政清明則星辰順度地震天怒不寧之象雷者陰陽擊剝之氣即如人心之怒洪武禁門乃我太祖高皇帝初業之前門雷震此門上天之怒必有所在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之謂也雷者積陰所成電於金陵門而茂陵獨盛何也火者積陰所生賢佞分明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今火於內園而狂夫發惡 祖宗

根本陵寢之地豈宜有此大變乎浙江景寧縣山頭白氣如物飛騰白色屬金臣恐民貧盜起兵戈之釁將從此始入夏以來霖雨伏陰又不晴霽南京欽天監又奏白晝太白守辰歲星守巳臣愚以為陰盛陽微之兆官官用事夷狄猖獗或上天垂誠冀以感悟聖衷者豈不至哉况今胡虜奔衝蒲苗出沒四方草竊潛謀江南職官叛逆言及於此良可動心然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宋景善言妖星乃退商湯自責早化豐年仰惟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時正持盈守成之際身逢災異况在諒陰雖修省之詔屢下而災異之變未消臣愚以為四方固可慮而蕭牆之禍

不可不防邊陲固可念而腹心之疾不可不治然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避殿服素撤樂減膳講學不倦永言孝思察權奸求直言簡輔臣擇近習防夷狄之患急兵戎之謀如是則庶幾其可矣否則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圉圍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上天之意未易回也洪惟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嗣位以來日御 經筵講求治道此則周文望道未見之心也然不過經卷一開講章一誦 鑿與既下紳珮繼出中間豈無疑難而未聞 天語之下詢臣寮孰無忠悃而未聞 玉音之顧問徒事虛文未臻實效臣愚以為人主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五宗之付託 聖子神孫之麻嘉綿 宗社之靈長為臣民之歸極端在講學一事又况 經筵故典方舉而輒休暫行而遽罷人君舍此欲何為哉早朝晏罷所接者非宦官則宮妾而已臣以經筵一事誠為 陛下計筭歲時寒暑之來除去四月其間朝會祭祀豈無妨悞一年之中強半不學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如是而欲望 聖學之日新 聖德之日就譬駕南轅而望北冀樹曲木而求直影何可得也 祖宗艱難何所藉賴 子孫無疆之麻何所引長 宗社何由靈昌臣民何從歸往臣願 陛下無拘舊例凡遇三伏隆冬各暫止一月其餘日期仍

行大小之講大講則應日舉行小講則無日間斷萬
 一有疑乞垂清問庶使理明則與舜好問禹拜昌言
 同一揆矣 陛下雖深居獨行亦宜凝神反視恭默
 思道尋覽墳典留意蒸民恐詔光一失不可再得大
 禹惜陰周公待旦良有以也 臣又願 陛下孝事
 兩宮思慕 二親當飲膳則思其辟穀衣裳則思其
 在笥安居則思其依土權樂則思其幽寂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思日慎一日則持守之念堅怠傲之私
 亡 先帝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矣 臣於去冬已嘗
 潛伏勸 陛下黑衰視事欽奉 聖旨許臣盡心臣
 今者每仰瞻 陛下逢時遇節輒漸黃衰輦帳從官
 緋朱金碧炫耀人目夫逢時遇節慘然思親可也而
 未宜盛服 經筵所講者聖賢之書將以求諸道而
 明其理也當哀而不哀未知與經典合否夫食稻衣
 錦孔門所忌放飯流歡孟氏所譏即今 梓宮方殯
 禩祖未祔 臣愚不意 陛下大孝乃安於此 臣實惑
 焉伏乞 皇上但漸淺色三年之間白駒過隙况乎
 富貴之享如日升月恒方興未艾豈爭數月之期而
 悅從時俗哉 臣聞言路通塞 國家之盛衰繫焉恭
 遇 皇上踐極之初人皆效言圖報雖蒙一槩容納
 未見毅然施行近聞人皆云 聖上已有拂諫之漸
 矣且科道請復 經筵臺諫之盛舉也而未蒙即

賜俞允給事中賀欽勸學辭職臣子之至情也不
 方拔擢而遽准退去此則疎賢近佞惡直悅諛之端
 也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大對曰大臣持祿
 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
 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允執初心堅如金石使讜言
 得進不為奸佞所蔽天下幸甚不然則指鹿為馬指
 鳥為鸞人亦不復敢言之矣管子云君門遠於萬里
 陛下位居於中孤立於上使非臣下言之萬一有潛
 藏隱伏奸宄狡猾之徒何由得盡其情狀乎臣伏觀
 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闖
 割火者臣有以仰窺 祖宗盛心即古除肉刑之意
 望明疏鈔 卷之十九 四一 王

所以重絕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軍民因見內官富
 貴立致故將子弟勦滅絕人理希爵賞為門戶之庇
 因而死者未可勝數夫有疾而天治世所羞况無疾
 乎有罪而官前王不忍况無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
 不行淨身之徒往往多方求進或秉鈞衡或參機務
 或充鎮備或管錢糧蒙主上以自恣或竊弄威權以
 怙寵剝削軍民擾害地方背公比當習以成風近年
 以來又設翰林院官教訓內使儒臣由此而黃緣顯
 擢內官從此而曉解世故假儒術以文奸懷深謀而
 誤國附虎以翼不可不虞臣愚以為上天示戒災異
 屢出實皆由於此輩夫 國家養賢將以為用也內

官內使以掃除為職者也三公九卿百司庶職各任其事天子端拱於上臣寮奔走於下是也今陛下倚任宦官而疎斥儒臣則刑人不近竟託空言而朕肱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 皇上遵依 祖宗成法政事俱由淵衷裁決親近儒臣講求治道內官在內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國政革罷教書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今後遇內使缺少行取抄沒幼童仍乞 勅都察院刊榜通行天下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律議擬發落如此庶人不戕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矣臣竊聞甘涼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塵生邊報日至虜情請詐皇明疏鈔 卷一九

愚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儲何所不給又况京營軍馬素不習戰軍畏其聲勢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皇明疏鈔 卷一九如招募邊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入自然萬一醜虜入寇不得已而興討罪之師京營止在挑選精猛官軍之老練者漢官統之以往策應庶幾穩便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天下民窮財盡水旱相承家無儋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典田拆屋賣男鬻女如是而猶需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強壯者相聚為盜矣乞 勅該部查勘被災去處即與量免科差老弱貧難量與賑濟毋令失所天下幸甚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前日見承運庫內官奏言折糧銀不敷一季俸鈔及訪得戶部收貯糧銀四萬餘兩太倉見銀僅有二十萬兩古人謂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京師所積不足一年之用誠可懼也賈誼云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舉數萬之眾國胡以餽正今日之謂矣乞 勅該部查算鹽鈔并各項見收錢糧多方措置仍將各處倉庫賊罰并積年叅充吏典知印承差監生上納銀兩請勅差官分投查盤明白及過年拖欠錢糧星夜催償起運前來應用填實府庫其各處邊倉糧草如果缺少先儘解到腹裏倉場該納者即改撥在外備運前

去務足三年之用古人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者也夫以食足兵彊固可殄滅醜虜而統馭之道要在將帥得人如王憲劉寧陳英等已蒙委任公論攸宜臣又訪得降級總兵許寧勇而有謀諳練邊事伏乞 皇上暫棄前過假以署職令其獨當一面統眾殺賊彼以久間待罪之人幸茲任用必然奮不顧身以圖報稱然兵事不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慎也為今之計乞 勅各邊鎮巡等官俱蓄積糧草戒飭戎事伺察虜情練兵秣馬振揚威聲又嚴烽火謹斥堠以備之什伍依次恒如有敵不軌之甚則與之戰亦未宜輕舉妄動以望明聖鈔 天卷之十九

陳萬言以禪修省疏 何孟春

臣聞之昔范睢獻秦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不足言也蘇軾上書其君仁宗亦曰臣試論小者而其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言係乎事事有小有大泛言則淺究言則至臣今獲承明詔將言其淺而小者乎亦將言其至者大者乎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不失為至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溷其君言固將先乎所急者雖然在其君聽之何如耳乃者 清寧宮災 陛下夙夜祇思

思初天之戒儼神明於蠖濩遣官分禱 天地太廟社稷以致災之故首罷甄秀亭之工作已成者而撤之特 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涓流不容私潤燭火冀可助光中外執事者喜激衷申悃誰其忍默浹月之間囊封投匭於 詔旨所斥百官政弊奸貪顯跡軍民利病收拾砌累餘積廢勘罔不上聞自以朝無諱言時難再際延頸企踵洗耳刮目願俟報可而 九重玄邃景相依違所見施行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者耶不然則此詔也宋司馬光之謂數年前亦有之而今為修故事而已乃今閏十一月日有食之災見于天古

聖明聖鈔 天卷之十九

之君臣尤不敢忽 陛下修省之誠當不遠已毋致臣下有此疑也當世之務入於弊者多矣官之奸貪殆未易知行伍間覆盆不照之處紛紛利病如凡牛毛一時刀筆安能槩舉臣以 詔旨徵諸道路得數事亦欲為芹曝之獻而恐非時之所急者敢先以果聽斷公任委為 陛下勸焉而始及之以上禪修省萬分之一可乎臣惟前日宦官李廣未死桑雍釀憂狐媚希寵氛祲之盛至薄太清 陛下於聽斷不無有所借任委不無有所專今天禍其身身死罪露宵旰之間聽斷果矣 朝廷之上任委公矣臣猶以為言者豈欲即已往勸 陛下於將來庶幾 陛下

有所懲艾不致將來有如廣者之所為也書稱萬幾詩詠普天率土人君御煩治廣代天工者雖有其人而動皆覆白於上苟聽斷不果意緒紊於遲迴弛張滑於猶豫藻鑑昏於繫累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可得立爵非士共罪非衆棄而賞罰不可得明前之所是著為律後之所是踵為令而號令不可得一太阿且為人所盜弄而能禁其毋割乎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安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嗣祚權入弘石之手而宣業遂衰由其優游不斷牽制文義以失之也箕子洪範言沉潛剛克繼之以作福作威子思中庸論天下之至聖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九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九

陽文刊

而終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斡旋也臣亦不能無感焉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 詔不果用者兵部議推總制西路重臣所推閱數人及越乃賜俞允王越得陛下之識擢推究其源豈無有譽越於 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以詔與補外者吏部故累以布政司參議缺聞而所補皆所陪點之人踰年而後得參議前之不得有毀綸者矣團營官軍兵部題准不許奏討做工而毓秀等處工役竟復不免差撲此固有人以啓 陛下然也甘肅守臣奏復哈密乞憐降 勅及金印命服封其國長 聖斷著差官去兵部具題欲無差官詔如前旨於是擬差二員以上本入一月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一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一

陽文刊

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且宣付史館以成君之美也臣不能知然知陛下不行其言則必無是無乃其言謬悠無可採者乎彼之敢於上聞傾瀝肝膽其思必熟其計必審非以為已謀也以為已謀小加譴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為已謀而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不審計而傷於慙失於裂滅者陛下亦當山藏海納於短取長優示旨諭以獎敢言之風未可棄置如無漫不加阜白使左右者得以甘心而成其曖昧之禍以誣風節之士也書曰小人怨女詈君忍乎匹夫之無狀而必省諸已况於在廷之臣為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魏中

國元士負其慷慨以言為獻者乎商周之際以不諫而得罪者有矣墨刑是已未有諫而得罪者也諫而得罪見於末世然漢唐有道之君亦自不爾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以言事罷為民按察司副使楊茂元以言事降為府同知彭程楊茂元之罷與降當時必別有以得罪者人相傳言則以為為某為某矣禮部郎中王雲鳳以省牲日駕後騎馬得罪降知州雲鳳先常發李廣之奸於陛下故論者亦謂此乃李廣因事以中傷之所謂曖昧之禍也今日之給事中胡易御史胡獻比言事者胡獻見蒙降調胡

易猶在禁獄欲加之罪固自有辭臣愚但恐非陛下下求言始意臣聞彭程已死楊茂元王雲鳳行當復用於論定之日胡易胡獻二臣者陛下儻查無大過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對曰陛下自觀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諤諤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警人情無甚相遠彼顧欲噓死灰以自焚啖野葛而自毒耶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不顧盡其言于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脫其口咎攻其身怨種於前患生於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沉自營心口相戒甘苟翫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為觀美務因循而長偷謾樂輒熟而憎剴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聲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於盛世安所取乎此臣所以願陛下之聽斷果也人有常言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人主有是大器者也是大器可以一人有之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則不能濟故必有以借其力於下有以借其力於下則下得與力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不可輕借人主於共理天下者而任委可以不公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魏中

乎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否之初六其辭亦然此不無謂也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師解之者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參亦以補芘黃泄之不可以爲醫繩墨以引斧斤斧之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苦澀雜之不可以爲味至必然者陛下視今之所任委何如乎萬邦黎獻共惜帝臣委命致力不爲乏人而天冠地履尊卑分懸上下情隔苛禮維甚交誠未孚言獲傷舌動遭掣肘貂璫乘烏默運潛持陰邪之徑貨利之關日闢日廣爭馳捷出人才雜揉吏事滋蠹陛下且不知其底極矣陛下試一思之致此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取以圖天下之治其相得其相歡也都俞吁咈談燕一堂推置心腹洞徹表裏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為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忌避而其君所爲而成所欲而遂陛下能如此乎臣生長外郡見臣郡之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爲通所屬急於見無不賂門卒者既見以簿書上簿書空積則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以議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於守何親而得賈利而假權况乎人主之左右爲狐爲鼠爲鬼爲蜮豈無賈利而假權者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褻昵也前日李廣未死陛下之政事彼得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三

王

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羣臣趨趨齟齬於外觀望風旨李廣之不若也固宜有苞苴其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基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招携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註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真不知恥哉無以結知於陛下故結知於陛下之左右憂時之念奪於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足勝其營身之計士風如此陛下可無挽之科道請按李廣賊簿以治交結者罪陛下秘之但令指名來上而卒置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於所聞末由比實陛下置之不究論者咸歸陛下能惜大體然言路崢嶸聒聒立風采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以示後勸陛下用意過厚以爲彼附李廣自廣有寵故也廣死無所寄寵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厥類陛下此處且能惜士風矣臣以爲陛下果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於任委孔子不主瘠環而戒倉沮孟子邪正必不兩立今之士大夫能嚴顏正行無求於李廣然有如廣者復存于今當其氣熾焰張之際抑將柰何閒居評語不過俛首太息而已彼誠不得君嫉妬是畏無以展布四體盡竭思慮事功之的難以責其必至臣以爲此三二十年來任委未公之積弊所致也自古願治之君無不詳責於臣下而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四

王

攷其政詳責於臣下使賢否不能隱考其政使是非不敢私所以使其不能隱不敢私者非君之智術以伺察猜防為也臣觀唐太宗論其臣房玄齡輩優劣人為數語斷其平生無爽諸司所行事委曲皆悉之非太宗能以身親羣臣朝夕不廢延納何以得此恭惟我祖宗在位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優接臣下罔存形迹早朝奏事未畢每於晚朝盡之正朝之外尤隆經筵勸講之禮遇有機務輒駕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與之商確間臨內閣命學士定其可否則然後施行明良胥慶一德一心以馮以羽庶尹允諧百官承式故大學士楊士奇有三朝聖諭錄李賢有皇明疏鈔卷之十九天順日錄之作具載列聖所與議論之言藹若家人父子傳播四方見者踴躍今陛下早朝視事能幾時刻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晚朝曠廢經筵勸講之禮雖存而聖意無所咨詢侍從之臣講罷亟退殆以粉飾治具云耳天下事陛下一切徵諸尺牘何以詳責於臣下而考其政哉臣惟臣下之告君見於疏奏不如見於對陳之為切疏奏之言不如對陳之言之易為功蓋疏奏者情每難盡而對陳者從容出之每有餘疏奏者以言期上之行而對陳者得反復究竟利害之實而上行之自勇疏奏者人遠讒邪或蔽之而對陳者下輸其情上獲其益雲

龍之廷公論具在無扞格也今羣臣其誰得更番需次對陳於陛下者天下事一切惟尺牘之聽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陛下無自知之無以詳責於臣下而考其政何得無其弊哉臣聞之我朝之有內閣猶前代之有中書省也我太祖皇帝罷丞相革去中書省太宗皇帝故以老成文儒選居內閣專備顧問預審密勿是內閣者論道經邦之地唐人謂政常在中書為治本宋人謂事不由中書即亂世之法臣以今較之政宜常在內閣事不可不由內閣陛下蓋隆其禮而重其責焉大學士如楊士奇李賢皆膺列聖之眷注故得盡其才九重有一言一事皆得議於其始故不至布出於外而致誼嚶之紛籍今則不然所以有委任未公之積弊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記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臣願陛下恢張經綸之慮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條件內外便宜一一付之該某部所掌則令某部與俱不畏猥煩務求今之所以異於古者何如得失之機何在設施之方損益之節以何為善欲變害以為利何為而可詳審斟酌既得畫一則斷而行之仍令內閣及府部者舊大臣各薦其所屬科道預舉其所

知以應宜召以匡所行之不逮不以小恩廢大義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於兩可之辭不沮於交鬪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若復有之六科得而繳駁十三道得而糾舉定不至以水濟水泛害無極也經筵之日陛下誠能好問好察于休勿休孜孜無倦侍從中當有以正己之學為格君之學諷誦詩書嘉揚善導以益聖德於緝熙者我太宗皇帝嘗詔武臣有曰上能推誠則下樂盡力陛下能公於任委臣下感激自然百倍不錫馬而榮不授鉞而懼同心併智相與淬礪以效區區將自不容已陛下於此而循名以責其實定其黜陟才之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十一

疏

革董子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朝廷正而天下治其道如此臣敢以此勸陛下臣言非老生迂士之泛談也若夫臣之得於道路者請別白而終言之其一曰臣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古人有是言也縣得人則百里受其賜郡得人則千里蒙其庇或非其人則百里千里嬰其害聖君在上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獲其所猶當不可况百里千里之生靈可寄之於匪人乎臣觀今之為陛下守令者有非其人者矣狼羊相牧禽犢是資閭草齧齧所在皆是陛下之民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供於棘舌肌膚刮於鋸刀終歲瘡痍痛定復痛知治體者能無怵然古者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不輕也今之為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至宜少不才者而府佐及知州知縣佐貳等官則不皆進士為之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此郡縣所以有不得其人者歟世之所重者進士考課之法旌異之典獨詳於進士出身者而監生吏員出身者不才者恕於考課才者略於旌異此其弊也論者曰進士年少氣銳州縣職非彼所止彼能以黃甲自愛其不安小成而多舉職旌異之典每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流大較鐘鳴漏盡日暮途窮之人志氣銷蝕精力疲憊僅勝冠裳無有幹局望利而饒觸事而一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十一

疏

風鍾類考課若其弗恕彼浮家飄宅何所於歸十人而九皆坐可黜之列無以酬其燈火樓運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中有錚錚於鐵蕭蕭而驚者雖其上司旌異間及該部自以非進士此無所言旌異也臣以為不然趙禹之才出於佐史龔勝之賢出於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為卒史為獄吏為書佐矣人才何常之有作之則振摧之則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機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比比號名進士者珉中玉表有不才者矣郡縣之職今况不皆進士為之監生吏員出身常居大半而上復無以為作之進之之機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十九

五

采名不采實惟其出身之拘而不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才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者遂無顧藉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為於是受賂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為事巧需酷筭一毛不遺上司至則厚奉迎以寬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為子孫地是監生吏員出身者無勸於前無懲於後幾何其不率天下而為不才之歸也如此天下之民何辜焉 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其待之也一凡諸途出身之人參錯有位皆英英而騰蒸蒸而升有以自樹今乃風馬牛不相及一大府連數州縣分職數十員不數進士進士外乃少可旌異者考

課之法不嚴而旌異之典有所偏之弊也臣愚欲乞今後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分守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倅官員有政績超卓堪事數者分守分巡以呈巡撫巡按處事為覈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途而偏低昂之衡該部按其旌異者前後多寡適擢用之不廢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涇進士者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棄而砥行礪節漸標榜於時流矣若復有曠職廢事害民者督之於考課於進士不以其名第加護於監生吏員不以其生平可憐而加貸也臣惟古今之考課道二一察其守一視其為守以廉為以能二者凡有官之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十九

五

最臣以為課牧民官者在以得民心為本世有廉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非有响咻溫暖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民心為考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者有得民之愛之者旌異在部該部既按以擢用之又每歲查照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為高第如漢故事 陛下特降 聖書獎諭以風天下不得民心雖文案無隙於照刷而旌異無所取使天下之為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蒙庇受賜游及於無外矣 其二曰臣聞 國初各處未嘗有巡撫官宣德間始以侍郎都御史為之時惟南直

隸河南山西陝西有常置其他布政司 詔遣有時
一年二年而皆回今秩皆都御史除浙江福建外則
皆有常置矣臣惟今之巡撫即魏之慰撫大使隋之
宣撫大使唐之存撫安撫使也宋亦時命焉而今為
重邊方領制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 勅紙
便宜行事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昔宋神宗
謂文彥博等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謹擇人久於
其任彥博等對曰為治之要無以易此故熙寧元豐
諸道使臣有久至十餘年不除代者勞效顯著則增
秩賜金簡慢不職則削官奪賜乘驛入奏更互赴闕
呂祖謙至著以為一代法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
又為加重其人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切見
吏部推各處巡撫都御史該腹裏會戶部該邊方會
兵部揣此停當而後上請親擇何謹如之然其受任
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德其人而
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已易
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
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及煖而座已非矣今制
歲差御史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撫
無異何復用巡撫為哉臣聞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
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
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以今日觀之京官

分曹列署察察稠沓似無不久任之弊外京官若不
久其任即已不得究其用下不得沾其惠 陛下欲
行久任之道於外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官每年
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
果行者臣請即腹裏邊方為限腹裏三年邊方五年
必須一次赴闕 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以示
其優異一以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
著錫而慰遣之其在不職科道得指實而論之夫巡
撫擇其人於先而久其任於終于更互赴闕之際有
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賜之辱則彼之得久其任
者必為有益地方以無負 陛下者矣 陛下他日
朕肱輔弼亦必多得人而不肖以徒手幸博 陛下
之崇級厚祿者無有矣抑臣聞知巡撫官為撫治地
方而設浙江福建乃獨無巡撫何也閩越地瀕海島
番倭出沒未為無事賊首葉宗劉鄧茂七嘗據其地
僭號稱王攻劫城邑嗜噬無前至勤王師就勦血喋
通衢始獲制其死命以今視昔二省地方獨可忽乎
湖廣鄖陽江西贛州今因流民不靖俱添巡撫官而
所管地方連帶他省他省顧無巡撫可付責耶臣以
為地方東牽西制下司難以奔命遵行贛州巡撫官
可改專管江西彼鄖陽者非山西之延綏陝西之甘
肅比可以裁革而江西福建二省不可以不添設也

伏望 陛下以臣此議下之該部酌而行之使大臣不孤巡撫之責各處俱得巡撫之惠 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所甚惜於名器者欲以奔走天下之人而礪世磨鈍也惜之故人不為得而得者以為重後世不知此爵祿混混源濁流濫苟一男子皆獲波及無所於擇肉視乳臭坐致人上視其名器不足為其重名器不足為其重而彼何德於上之有上以其法應與也與之下以其法應得也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雖得罪譴不足疵類如此上之爵祿輕於糞土不足以為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所以識者致議於其時歟臣惟我朝 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 朝久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三三

林

級豈陣前手刃之賊或由其勢邀或出其貨取或得於尸戮守臣皆與奏報張皇功次繪無為有織虛成實該部雖經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竟不少衰今之新任陞有功之人要無 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歟墮將士立功之心因噎廢食未見其可將世襲之歟繼繼繩繩無有限極車載斗量把推腕脫其如後來之冗何 朝廷于此必有道以處之 臣愚不能窺竊願 朝廷之惜名器也 臣惟今文武途二食君之祿寔一世襲既優諸武矣則法度之所繩於文武者豈容復異今問刑衙門文職犯賊必罷職枉法滿貫必充軍而軍職犯該監守常人盜責犯侵欺枉法滿貫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枉法不滿貫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犯均而罪不同科甚不倫 臣質之律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 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者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條例近例又有載犯該竊盜掏摸盜官畜產白晝搶奪姦宿軍妻行止有虧敗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為民子孫承襲噫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為民法已弱於懲惡之典而其子孫即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為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其罪豈不且輕於降級調衛之不得即替者哉或謂降級調衛者猶存其職為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三十四

王

民者其職亡矣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於其身故即承襲於其子孫以報其先人也湛恩汪濊固如是夫臣以為今之陞世襲者不皆祖宗時開國佐命之舊至其罪又每從寬寬之其源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為其重也乞勅該部計議今後各邊有警守臣上請與師勢果緊急該部即行文彼處出榜以示從征官軍臨陣若能奮先擒斬首級回轡之際徑赴鎮巡官處辨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陞而願賞者鎮巡官辨驗明白厚與賞犒敢復奏報依阿為人首告及該部或彼處巡按御史異日廉察得出凡關節所通俱坐欺罔又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五

陳揚

政施仁惟其是而已天災流行時不皆太和天下不皆三登萬庾旱乾水溢何歲而無民傷無彘朝廷則有不盡知者臣以天下郡縣歲凶荒處民稅糧有一毫不獲觸免者有以知朝廷之不盡知也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宜不忍而彼有忍者矣臣切見歲凶荒處耆老告報府州縣不敢謂實委官踏勘踏勘者返曰實始為申合干上司鎮巡等官鎮巡官不以為實委官踏勘者返曰實始為請命命下該部查例當行始為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即其所傷分數以減征緩賦民其有速獲貸賑者乎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鮒望斗升水於旦夕猶不足以救而彼文書往復動經數月半年豈其所堪哉故今之歲凶荒處耆老不以報告府州縣以無益也府州縣不以申合干上司鎮巡等官以無益也府州縣委官踏勘不過搔擾一番鎮巡官委官踏勘又一番擾到頭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宜不忍於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所以朝廷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人如鬼腊突絕炊煙極負相屬殍尸相藉誰與出涕無賴於此嘯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之為害而有司催督租稅又門常胥徒身常枷棒良民且亦流移行劫矣臣以為九重軫念元元欲盡文王如傷視民之實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五

陳揚

宜及先事 詔諭各官所治倘遭水旱凶荒年歲該
 府州縣預委公正官一員遍歷田畝勘過分數明白
 開申鎮巡官處若係半災即將當年夏稅秋糧仰行
 照依所勘分數開除若係大侵即為設法處置仰分
 守分巡於該府州縣預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
 委官職名及貸賑若干回報以憑奏聞毋拘常法必
 俟得命蓋古人權以救荒有為之者救荒之道宜速
 不宜緩速則骨肉之恩人人皆徧緩則排門散粥延
 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因視河內火過河南
 以民傷水旱遂持節糞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
 官行事於外非黯當時者類地方去京師遠權以救

皇明彙錄 卷之十九 三

荒不為尊也或謂 朝廷誠降是令各處凡遭水旱
 不蒙賑則蒙貸倉廩何所儲民將有過稱凶荒者臣
 曰非也漢文帝自即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
 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為凶荒尚爾況於凶荒而
 可吝乎儲蓄者固上之所以為民也上惟無以他妄
 費冗食奚懼乎儲蓄之虧凶荒者水旱致然所謂有
 目者共見有耳者共聞者也其勢豈至於可欺哉
 其五曰秦開阡陌廢井田後世仍之天下遂有兼井
 之弊然弊之所為止民間貧富強弱之相形耳今乃
 有甚焉者其 皇左乎 先朝畿內地空間籍之公
 家佃民種而汝入其地廣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

以病於民也近年看庄人役罔恤國體近庄田土小
 民衣食之資橫加侵占由尋及丈跨畝連蹊求益不
 已在庄傍者產去稅存征科之及負累賠辦富者以
 貧貧者何能安養民間馬牛羊豕或誤逸庄地即不
 可望得歸有以近庄故塚墓被其發掘屋廬被其拆
 毀者耕夫餉婦稍不退讓輒鞭箠酸忍痛敢怒
 而不敢言按巡之使過之而不敢問守牧之官即之
 而不敢直曰此 皇庄無如何也然則 九重厚民
 之意何自見之承平以來生齒日繁盡地力不足以
 給民食而在地今廣於昔豈荒而待墾者庄賦今贏
 於昔不過掠之於無辜耳 國家未得庄之利民間

皇明彙錄 卷之十九 三

得庄之害已無端矣且 皇庄之名臣愚有所未解
 天子以四海之富任土作貢豈此數庄為已物耶昔
 漢景帝詔民徙寬大地宣帝詔池籓未御幸者假與
 貧民郡國公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
 食元帝亦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
 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今天下未有寬大地以便
 民者畿內之庄固公田也今縱不能以假貧民種食
 勿租賦可於民之所種食而租賦者奪之使民以貧
 乎畿甸咫尺不能無害民之地况遠於此者陂湖園
 池課程之類為 王府所有者私蓄聚歛之臣各操
 漁獵之具而所在之民能無苦乎臣聞勳戚世族所

得附京 恩賜庄田家人亦有挾之以蠶食於他者
軍民之不逞亦復以已業投獻權要恃為窟穴而他
取償焉或投作 陵戶以嫁糧差附京如此在外
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齊民之奸治世之賊心之
所營為害不貲不可不嚴為之所也 臣愚欲乞 陛
下勅該部官往勘 皇庄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告
認舊業鄰證有可執結割而歸之其庄占已久者收
為本庄餘地地坐某府州縣則某府州縣就地起科
佃民耕種止稱公田毋得仍作 皇庄名目丈量已
定造冊繳部歲收其入查該內外某衙門應用則付
某衙門以備歲費若遭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既不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五
失庄之賦亦不病治庄之民而畿甸之內無滋毒之
疾矣該部仍通行各省有 王府處陂湖園地課程
之類係 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為送納租稅
免致 王府差人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行戒飭管
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一應人等舊非 陵戶等戶
不許冒報及不許以已業投獻權要及在外投獻
王府敢復不悛及不行自首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
衛充軍民諷口外為民事干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
兼并之弊其甚者庶幾可去 其六曰臣職司馬之
屬竊檢軍政條例有以見我 朝列聖之拳拳於軍
政也我 太祖皇帝武戡胡元治不忘亂設為衛

養天下兵衛若干所軍若干荒陬絕徼所在充斥今
經百三十年未嘗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處府州縣
今皆有清軍官而又有 欽命之御史上下相兼專
以清軍為責其清出軍丁例僉批解軍丁到衛例存
恤之府州縣清軍官清出數少者候考滿行黜解人
縱軍在家延住及在道而賣放者併坐以軍衛所官
旗吮喂所管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調衛立法之密若
此此外問刑衙門又有問發充軍之律清軍御史又
有招募為軍之榜日積月盛是宜各該衛所伍符尺
籍無所影射邊徼謫刺歲有增添今視 祖宗時額
數乃五不存三七多亡四邊方腹裏一遇番替僅僅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二
無餘何也 臣知其故矣夫軍新舊相仍有抽充者有
條充者有配充者有投充者漫天下商出參隱不
容齊一丁從衛所逃故則冊從原籍清勾清勾不斷
於適年而逃故常虛於舊伍承平之生齒豈益減縮
奸黠之徒或竄大戶而易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乘
調他衛而遂脫宗或因流地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
清也清軍官異境之人在任不久豈能備知本軍充
調來歷里書作弊動曰挨無文冊展轉屢煩敝紙千
百之中幸得清出一二起解之際又非親丁得解親
丁亦不得其正妻同解而去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
婿其臨期略買之妾婢耳此類到衛其有不逃者乎

彼該衛所率去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率過數年
 勾而再解又出數年之外在逃三次於法應死彼輒
 執稱原籍不獲或稱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
 肯追究何怪乎逃故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為
 押送沿路為防護際煙瘴逼沙漠筋攣藤糾制雖實
 邊而邊卒不可實不徒其戍者之無生而且累其送
 者之無還也其出榜招募者近能得幾正軍正匠及
 聽斷之丁在所不許彼蓬萍無帶孰保收籍今之時
 非 國初比土著素產孰願為軍此例之行虛各而
 已此今之衛所所以軍不免於缺乏也 國家大事
 莫大於戎 列聖拳拳于軍政為之條例無非欲軍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張慶升

之盛焉 國家億萬年根本計而稽之衛所至不及
 祖宗時額數之半臣愚欲乞 今日行所以安為軍
 者之道焉臣聞唐陸贄論鎮守之兵又曰非物理所
 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論選置鎮守之兵又曰必
 量其性習辨其土宜而總之以便於人情之一語今
 天下為軍者北人而南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水棄齋
 費不前僵顛於不可極之途而疢瘵於已至之域豈
 便於人情者哉是以軍戶被清如剝膚軍丁被解如
 奪市原籍苟可埋沒違恤其他衛所苟可在亡無虞
 厥後律示免死而人懷等死之心榜求報效而人不
 動自效之念也然則陸贄便於人情之一語其安為

者之道乎今日所以安為軍者之道即贄之謂也
 其性習辨其土宜是已合無該部計議轉行各處清
 軍御史督同各該清軍官員將所屬府州縣軍戶通
 對伍項文冊清出軍丁係缺伍失向及先年清出在
 官遠方不曾到衛者清理有次造冊繳部略訪弘治
 三年題准改編事例將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
 區其衛所南北於南北仍各度其近遠南北近遠既
 定則查算其清出軍丁之數與之兌換使南解補南
 北解補止近及五百里遠止二千里此收則彼分豁
 彼收則此分豁行令天下衛所分豁之後不許再勾
 則密理能寒者不失胡貉疏理能暑者不違揚粵風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張慶升

塵免其艱難水土易于諳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
 將樂然就役矣豈憂額數之不復乎彼各處問刑衙
 門所有問發人犯定擬衛分雖罪應發極邊亦宜分
 其南北俱拘連當房家小隨住斯不過遠以累長行
 押送人役而本犯不致逃故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
 戍不遠無以儆眾臣以為欲儆眾庶當在遇 赦不
 輕原也軍豈復借於招募乎軍戶所已清出軍丁戶
 有不願行者令其戶當二軍於本處或隣近衛所註
 籍食糧差操其戶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重遷宜多
 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臣此議皆便於人情以安為
 軍者之道倘 賜施行天下軍民幸甚臣之所得於

道路者此六事其中亦有急於時者故終言之願
陛下終聽之焉 陛下聽斷誠果任委誠公羣臣將
皆從適自效于 陛下聽斷任委之中所與所革將
萬萬於此矣此臣所以以果聽斷公任委為 陛下
勸也臣草茅蟻蝨至賤極微叨與生成敢忘覆載寸
心有見妄瀆 聖聰至萬餘言中猶絲縲 陛下幸
察臣愚愛 君愛 國無有他也 臣不勝瞻天望
聖俯伏屏息待罪之至

災異陳言以裨實政疏

曾鈞

臣等竊聞帝王之世天不忘傲人不諱災明主不怠
側身之誠良臣不忘格主之念故得休徵協應而治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化獨隆貞符載於圖籙榮光流於竹帛不可誣也然
大臣以體國為義則謀於廊廟也無隱情小臣以懸
關為心則效之片曝也無異語故夫翊襄鴻運圖惟
化機又在於臣道之各盡而已茲者風霾示戒於京
闕木冰告異於留都水旱連災於各省虫蝗分害於
河南此咎徵之見於天者也疫癘致淫於河洛流離
轉死於湖襄盜賊競作於東南胡虜騷於西北此
變故之見於人者也夫以 陛下道格玄穹德合黎
庶天下既已治矣而災異復此存臻何也董仲舒所
謂天心仁愛不可誣也 陛下憂形於色引咎在躬
發德音采羣議令勿事文飾 陛下一念 天地

祖宗實臨之故得三元效靈百神受職甘雨應禱生
民樂業祈天永命之道端可識矣 臣等見聞寡昧其
何能仰 聖謨之萬一顧 臣等待罪言司職居獻替
苟有見聞不敢緘默謹拾遺議冒瀆 宸嚴一日用
人二曰理財三曰備邊四曰弭盜用人之術莫先於
謹習理財之術莫先於舉要備邊之術莫先於審機
弭盜之術莫先於察情何謂用人之術莫先於謹習
士習之弊廉汚之戒弗嚴也靜躁之分弗明也今之
為藩臬守令者率多以培剋為能事以苞苴為習途
苟且文書曲鈞聲譽而為之監司者每不能盡激揚
之實或以喜怒為工拙以毀譽為軒輊以奉承為舉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三十二
劾而銓司又或以虛名為查訪以交際為遲速故士
或以守樸而沉下僚或以挾資而鈎頭權習以成風
感而為沴亦有由然故曰廉汚之介弗嚴也大臣者
所以甄別賢否愛惜名器以為國綱者也循資以處
常品越格以待異才宜其自有定規而人莫之干也
今一有員缺則自銜以求進交爭而不慚是以京師
有權講之號每聞之人曰茲缺也將與某人代之者
某人而代某人者又某人也已而果然則亦以為固
然而弗怪矣夫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之如其不宜
用則何聽其求之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故
曰靜躁之分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則亦有可議

者古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而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以率物今則躬奢而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疆辯而傷體矣古者大臣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今則私鬪而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辨惟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何謂理財之術莫先於舉要昔人謂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也問之於官則官庫匱矣問之於民則閭閻困矣推求其故或者制用者不得其經也夫所謂司國計者謂其能用其故而行之以酌盈濟虛之術也若握筭執籌而僅僅於升斗出入之間富翁所以守財者耳昔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而書景德蘇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五

五

轍因之而錄元祐皆以歲時事之變易藉財賦之登耗酌同異而施籌畫臣等願 勅下戶部以歷年事例纂輯成書以每年之所常入制每年之所常出較其大分所餘幾何於各衙門之凡有錢糧者皆准而輯之既知登耗之由須酌調停之法講求經常可守之規以周倉卒不虞之用而後可也只如諸營繕之不可已者先定其則於會估母使冒破次程其度於興作母使虛濫終稽其實於關支母使侵耗則物力不屈而事功可勸有宜速不速可完未完者則巡視官叅劾而重處之則亦不俟他求而財用自足矣所謂備邊之術莫先於審機者機之所在功之所由以

成否將之所以不得其心以馭之非宜也兵之所以不得其力以養之非素也此必至之機也近者兵部奉 旨會推論固多端矣亦有所不必論如烽堠聞謀之類一將官之能耳將得其人此有不舉耶若夫會推將材之議 臣等亦以未必能得何也熟聞弓馬背誦韜略非將也機權侷於鬼神氣槩吞乎胡羯肝膽孚於士卒忠義發於天性乃將也若專徇其驍勇則開張之無敵卒不免於敗若專取其議論則趙括馬謖用之而遂窮故將者非一日之致也積而後見者也天下未嘗無將材須居本兵與任督撫者有真誠為國之心寤寐求賢之志而後可以得真將也若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五

五

一時論薦而遂欲得之恐不免於虛文方今將官縱腋削以充囊橐用要結而營保陞賞緣得任苟且圖存 陛下之所謂不輸忠畏法蓋天鑒之矣近者翊國公郭勛創為之說曰武臣之失機者非不能勇蓋因寡不能勝衆又曰將官多被撫按官不諳軍旅逼其出戰夫不責其柔脆之不習而輒誘於兵力之不侔不責其忠義之不生而輒原其失守之非罪臣恐三軍之衆聞而解體四夷之人因而生心故必公於擇人信於行法而後將可得而議也夫人臣有聯事之義有一體之誠而後可以集事芻糧之必儲也矣但兵部知足食而不深求所以足食之法則曰諱

多發倉銀戶部則佛然以為不係於無食也兵部下
聞戶部之虛實戶部不聞兵部之緩急皆非也太倉
銀兩固無可發矣而邊計終不可以不儲民稅逋負
固無宜徵矣而窮兵或不可以不恤乞 勅下各邊
巡撫官備查見在若干逋欠若干其追徵而得之足
支若干待其自後盡徵而無欠也足支若干歲其無
待於仰濟矣手其有可以區畫矣乎必為久長之計
勿為旦夕之謀而後兵可得而養也所謂弭盜之術
莫先於察情者盜亦民也釋耒耜而執干戈則為盜
饑寒所迫不足以保其室家故弱者轉徙而就亡疆
者奮暴而為劫固其勢也故撫臣賑濟之惟法有司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三

無姑息以養亂或懸賞功之 詔使地方居民財力
足以抗賊者許其以家力計擒之而酬之以官或為
向導或助兵糧者則視其勞而為之賞及今猶可為
也臣等竊聞各處礦場所得每不償所費而無賴之
睥睨於礦也尤不少此亦彼之害穴也伏乞 勅工
部議罷之亦可以緩意外之虞矣凡此皆書生迂愚
之見知非經國之遠猷然一念之誠無非為 國雖
不能盡其成略而亦或得其發端惟 陛下賜之覽
觀下該部詳議可否 上裁之臣等不勝戰慄懇惻
之至

脩德以應 天數疏

汪俊

皇明疏鈔 卷之十九 三
臣等先推得嘉靖三年正月五星以次聚于營室但
其象為太陽臨近當隱伏而不見今後其象果伏而
不見則其數一定而不爽矣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
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
莫不有大禍惟視人君德之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
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
殃離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
星之聚有福有禍其福靡不在德其無德靡不受禍
如五星之聚房周祚以昌聚於南箕齊桓用霸漢興
有東井之聚宋盛有奎宿之聚是四者皆當更革之
際一禍一福培栽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寶聚於尾

而唐德弗稱遂有祿山之亂而唐業衰焉今陛下以聖德中興而五星之數適有聚室之祥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靜寡慾修德之大儉用省財養民之實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天意孚則此五星之聚莫大之福陛下真有以承之而可以為宗社生靈賀矣臣等職司占候竊照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者至於修德應天之實則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交修協贊以成此大慶必不使天眷別有所顧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于營室則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陛下及大臣圖之等因題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稱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者仰祈修德愛民以承大慶更乞延訪羣臣博求其道而實行之又欲加意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其言切至深為有見臣等仰惟陛下正位凝命外形穆穆之容事天恤人中懷翼翼之敬適五星有聚室之祥所謂有德受慶子孫蕃昌陛下實嘗之矣顧皇家占說以自古五星之聚有大

皇明詔錄

卷之十九

三九

孫建

福有大禍惟願人君之德何如陛下於此可不惕然大有動於其中而益加慎乎昔堯校舜以天下命之之辭載於論語者最得其要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云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有不可易者此言舜有天下乃曆數所歸非已得私之也繼之曰允執其中夫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凡事一循乎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預焉中之一言帝王治天下之心法也終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足民為保天下之先務也陛下起自潛邸入承大統天人協應萬姓悅服所謂天之曆數在爾躬者陛下既深知之矣馭臨以來起居視聽之微以至於用舍好惡之著惟理是從不屈於欲所謂允執其中者陛下亦允蹈之矣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冗濫糜費靈耗無餘而天下之財盡歸權室公私並竭國非其國向非陛下起而救之則已無今日矣今天下之民生理未復而又重之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殍相望朝廷屢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即積漸至此而陛下實承其弊遺大投艱上天之託于陛下者甚重也極溺天下之望於陛下者甚切自非改絃易轍大

皇明詔錄

卷之十九

三九

孫建

有所為其何以上承天託而下慰群情哉伏望仰稽
乾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遠羣小崇教長成逸欲
嚴諸一心自足以為祈天永命之本其化感懋祈禳
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以傷治體至若足國
裕民則今日之務莫急於此必先儉約必節好尚
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凡係無益即賜停
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
力則生理庶乎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
禮官星象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證以贊天
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
常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羣聖言之若出一
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望垂情經典堯舜為師執一
中以臨照百官賚四海以永綏天祿應天之實莫大
於此其欲修攘以消盜賊夷狄之謀者合無候命
下之日移咨兵部徑自查議具奏仍乞勅令各衙
門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係國體民生至計
者許其明白敷陳上請施行以共成嘉靖之治以答
皇天之眷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十九終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

備省四

災異陳言八事疏

王守仁

皇上以邇者彗星之變警戒備省又以虜寇猖獗命
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
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
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
大患在於大臣及左右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
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殺獲
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性互相為奸憂
世者謂之迂遠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
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于不
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天心仁愛適有邊陲之患實
憂懼警惕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
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
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
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
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
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乘
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采擇一曰蓄
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
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

曰省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救 何謂蓄材以備
 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
 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
 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
 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
 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
 之偏安且有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
 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一統
 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虜寇
 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
 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 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 二 王忠 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
 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
 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
 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
 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
 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
 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于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
 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
 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
 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
 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

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 臣願自
 今畜之也 何謂舍短以用長 臣惟人之才能自非
 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
 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
 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
 囚而建霸孟明三址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
 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
 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
 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 臣嘗聞
 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
 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 三 王忠 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多事則彼人
 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
 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
 彼又素知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
 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
 謂使過也 何謂簡師以省費 臣聞之兵法曰日費
 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
 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
 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
 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
 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

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六
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
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
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宜先聲而後實者
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
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密於
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
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
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
豈不為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論功則爭
先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 四

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
矣此誠以逸待勞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
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
斬於棘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麾下是以皆
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
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陽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
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 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
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
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使
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
輩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賞緣皆以權力而強委
之也彼且需求剌剌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
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戍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
權力以相後先而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
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敢斬之以殉乎是將之威
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眾哉臣願
陛下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
於棘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
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
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
民而亦無所用之也 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
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

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仇明以天淪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仇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虜有不足破者矣 何謂省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謂之省小全大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

六

七

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蓄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計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為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 何謂嚴守以乘微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

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蓄威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克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羊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從之是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焉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七

七

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弊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柰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款

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災異脩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通者 皇上以災異降 勅令文武羣工同加脩省
次日臣又欽蒙 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 聖懷俯
省已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 聖諭拳拳惟恐不自
知其過臣等不言蓋嘗賜臣以繩愆糾違之章矣然
實未有可繩可糾之事亦安敢妄贊一辭但政事之
缺失或未能當於人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
議大臣未聞執奏言官不敢論列 皇上無負於天
而羣臣之負 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無所自臣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八

命

等職在密勿若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
自當明白開陳今觀羣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
休息之意顧亦有拾陳腐之言者祇應故事立新奇
之論者窒礙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聞報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詔以文而已竊謂今日
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
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 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為
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自古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為
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為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
安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嘗聞前代之臣有告其言
者曰為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

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
竭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
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
毀譽失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為不足懼
者非真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脩德以弭之則轉禍
為福其曰深可畏者其變無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
緩而其伏最深今日之弊實恐墮此臣謹就其急且
要者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
直言以防壅蔽敢為 陛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
登庸宜無所謂藏匿者宜令吏部再加訪舉釋幽拔
滯登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節行可以勵流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九

命

俗則小過不須計才略可以濟時艱則浮言不足恤
夫古之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嘗無
人而遇急差遣動稱缺乏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院會同
大臣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孰為濟險應變之才四
夷侵凌孰有折衝禦侮之略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
下之安危者誰歟有若人焉今為置之朝堂以備緩
急之用此今日謀國第一義也內外諸司視臺省為
傳舍以官解為逆旅事多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
其可得乎 陛下近命巡撫官不許輕動蓋灼有所
見豈獨巡撫為然凡厥有位必皆久而後可責其成

因襲之弊其來已久吏部近亦稍稍釐革宜仍令再行查處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待其政成事立而超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路荒廢職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久任之規可從而定矣至於救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民之失業甚矣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黃放白催比比皆然部繳雖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科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固其所也切觀天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為甚北直隸八府為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雨澤愆期禾苗半稿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濟河道有力役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等處地方頻年遭

皇明詔錄

卷之二

十一

沈曾

水飄蕩屋廬湮沒人口今不為之所將無民矣乞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糧盡行蠲免勿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覆勘如果有收止徵一半以寬民力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南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將夏糧蠲其半租秋糧待秋成時月視其豐歉另為定奪其他各處奏報災傷照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心固邦本感召和氣之至要也北直隸及各省十分省難地方所蠲錢糧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查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司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代補民糧或折作價

銀解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襲暗賠之弊貽帶微之害以負 皇上寬恤之恩其他軍需料物歲徵月派源源不絕民何以堪宜 勅禮工等部通查如常賦之不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為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額外之徵從省稍紓民難至於直言不聞尤今日喫緊受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為職 陛下今其直言而各官所陳多浮泛常語竟無人敢以直言上聞者直言既不上聞則伏奸屢慝何由而知讒諂面諛之人進矣然不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尤當直言若知之而不肯言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 陛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意矣乞 勅各衙門大臣

皇明詔錄

卷之二

十一

孫達州

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無或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雖成命已下亦當執奏科道官遇凡用人行政之失矢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觸忤輒為忌避尤望 陛下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取其言之善者即賜施行言之失當亦必包含不加譴責則直言上聞官邪必糾民隱必達于以廣四方之視聽于以決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已於上羣臣奉職於下天休滋至庶幾在此不但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懼災備省疏 朱鳴陽

臣等切見本月十一日 清寧宮後房火臣等竊惟聖德休明 天心眷格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駢

集乃於 大祀迴鑿之初遽有此咎雖云人致實則
天為雖曰小災實關大體 天心方享而警戒之意
尤專咎徵所形而指示之機特顯臣等反覆思惟妄
意揣度典禮失中歟直言廢棄歟爵賞太濫歟刑罰
縱失歟外戚驕盈歟近幸干政歟有一于此皆足召
災况茲數愆各有指驗臣等請為 皇上備陳之頃
者所論典禮申私情則有傷於大義尊 皇號是反
戾夫天倫不特舉國以為非 皇上亦自知之不特
人心以為非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曰
其釐之官乎踰禮故也漢傳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
齊尊火焚其所居之鴻寧殿今茲之火切近清寧上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十一
天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體不可踰而人言所當
恤故耶 聖心於此固為惕然雖上而 宮闈之心
有不因而警動者乎循指示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
警惕之誠以圖消弭之效此其尤為先務者也大本
既端餘弊當救凡有致災之因皆切脩省之實 先
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然近
日以來聽納漸倦持逆心之論或厭而不從爭大禮
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襲蒙蔽之舊昔
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蓋其一也裁革冒濫 明詔
方行錦衣之籍未清而冗流闕進雜趨之途方塞而
幸隙大開文希京官武圖世襲皆藉興邠為詞不知

公義安在雖 明旨嚴加禁革而鑽刺猶復自如是
革冒濫而反增冒濫所謂放賢賞淫官非其人則火
此又其一也權奸亂政天下憤心撓法曲全重違物
論所據新建寺宇孰非塗墾民膏而其家人產業一
皆攘奪民利必湏盡數拆毀一體沒官庶為絕去禍
根稍釋民怨今 明旨於寺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
則曰不相干是名誅惡而反縱惡所謂蔑棄法律則
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於外戚翼之以賢教之以禮
慎始防微之意不為不至乃若指揮邵喜雖聯戚屬
宜抑其踰分之求以全其始終之懿今也求房屋而
輒與房屋求莊田而輒與莊田賞賚過多 恩寵大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十三
盛誠恐其志意日驕希望日廣殆非所以保全之道
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又其一也至於 綸音
之頒所以示大信於天下也今倭幸間得轉移而聰
明間有蔽惑一事之予奪前後互殊一人之罪有變
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守是果主於何人及擬票
旨意多不由於內閣政本所存治亂攸繫豈宜潛操
默運以致旁落下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此又其一
也然此數者皆由典禮失中所致耳蓋典禮之加既
徇乎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直言始
不用矣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
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官掖之私始妄請求

貴近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者矣伏望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由知禮之所當慎不必強加夫 皇號而必先端其本原聽納無倦容受必弘大號渙汗而不渝大綱總攬而獨斷抑外戚方驕之勢杜僥倖進取之門興邸臣僚除原係科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者不動外其餘納銀等項人員并軍厨匠役人等近因比例陞授職役者通乞 勅下吏兵二部逐一查出或量減其階資或全奪其職任其千百戶軍旗見註錦衣衛者另改在京別項衛分各處寺宇并各家財產及賞過邵喜房屋莊田仍 勅法司并戶工二部應抄沒者照依前項封記無問祖產新產盡數抄沒已賞過者仍令還官房屋估價變賣莊田照畝起科其寺宇亦乞俯依禮部原議通行拆毀如此庶大禮得中已足以回天意而庶政交脩自無致災召變之由矣

陳言脩省以弭災異疏

何孟春

臣聞二氣不和必形於災異五行或變莫盛於水火火出為風風稱號令猛風非號令之恒水騰為雨雨象恩澤驟雨非恩澤之正有一于此謂之咎徵 陛下聰明睿智承 祖宗丕基嚴恭寅畏受 皇天眷命爰自踐祚詔頒天下歡動海隅諸福百祥所宜駢

集然茲改元之歲正月火乘春木而內禁為之災是火性不炎上也七月水泄秋金而舊都被其害是水性不潤下也風雨助虐抑又甚焉何也 臣稽古驗今諸凡此類皆人事感召之所在 天心仁愛之所歸也今春京師災異臣方外遠竊伏思念 陛下初政誠美中間豈無召此之由而今根本重地乃有此災其未然而預告者乎其已然而當驗者乎 陛下遇災知懼引咎自歸避正殿減常膳致齋積誠祈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痛自省循兼 勅兩京文武臣

寮同加脩省上思以答天心下思以慰物望此商王高宗之所以底中興也 臣才猷未効於平日位次忝

居於大臣脩省之餘其敢無言以獻萬一 臣伏觀陛下今降勅諭謂此災異由於政事乖違刑罰不中

民困未蘇國是未定是誠有之 陛下盍亦求所以乖違而不中以致未蘇未定之所由乎 臣伏觀 陛下

下年來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多矣書云今出惟行弗惟反人君發號施令其可二三而今有

朝更而夕改者賞用酬功非功則人罔懷恩罰當懲惡縱惡則人罔畏法而今有私進而倖免者 內批

與外議每相杓鑿續降與前 詔自作方圓法曾禁止未踰年而復見施行事已停除不替月而重增條

貫有司將何據守天下於何尊信 陛下試取登極

命爰自踐祚詔頒天下歡動海隅諸福百祥所宜駢

以來降出 綸音反復考之各衙門之所執奏諸言
官之所敷陳 陛下嘗嘉其言有理嘗許其說得是
或槩批以是答以知道及後略不措意所行且與背
馳之事何可勝數部院科道進呈章疏危言正論無
非欲裨 陛下更化新政而 陛下謀移始慮內啟
多門意向既從他請則答曰已有 旨曰已屢有
旨曰成命已下其如外議何指揮已入憲言則答曰
罷曰不准或遂從寬或仍免查究其如前 詔何巨
所謂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 陛下試於
此而考求之則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國是
未定之所以然舉了然於 淵衷矣 陛下既知其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

十一

實自當改從外議一依前 詔脫再涉疑令各府部
院寺科道等官各將曾經執奏敷陳已上奉到 旨
意事宜再行斟酌擘畫備開款目奏請區處 陛下
付諸參預密勿元老詳勘以 聞斷而行之 天鑒
日臨誰敢獨為上拂 天心下違物望之議萬分一
有舞文巧詆兇饗奸竊不肯守法奉公勉備職業人
等出乎其間事發於內則罪在臺閣閣官事發於外
則罪在府部院寺科道等官 陛下明施嚴憲無少
宥原天下後世其誰不服 聖明威斷 陛下躬
上聖之資履中興之運令必行禁必止成畫一之政
立悠久之規特其權綱挈其要領使薄海內外咸遵

一軌以光丕業以保養命以延億萬年太平之祚豈
不休哉古人有言脩德所以勝妖雖禍可轉為福商
王高宗不得專美於前臣有望於 今日惟 陛下
留神聽覽臣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懼災脩政疏

劉瑞

祠祭清吏司案呈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地
動一次二十八日夜雷電交作雨雪連綿至嘉靖三
年正月初一日地又動一次案呈到部臣等切見南
京地方跨江南北數千里水旱荒災視諸省尤甚去
秋以來饑饉日甚一日流徙成羣死亡載道至人相
食哀號之聲顛沛之狀有父老所未見者民窮至此
可謂非常之變矣仰賴 聖慈 詔旨屢下帑藏數
頒深切憂勤亟為拯救 聖天子嘉惠窮民可謂非
常之恩矣乃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今歲正月初一
日地動者再雷電交作又繼之以大雨雪此何異也
雷不宜震地不宜動而動不于他所而獨于南京此
何地也震不于他日而獨于立春元旦此何時也臣
等文武臣工不能仰承 德意俯恤民窮故災變之
來方興未艾凡有耳目莫不駭愕蓋南都天下之本
也而軍民又南都之本也本安則天下安矣故臣等
不敢汎舉謹條今日之務大且急者六事以 聞
其一多發帑藏自正德以來金帛盡於查盤倉廩空

於士馬民間之富十室九空况益之以水旱饑饉公私俱困幸蒙 聖慈撥賜鹽銀十萬兩又給賜銀七萬兩江北淮揚等處亦給賜銀三萬兩恩至厚矣殊不知江址之災甚於江南故流徙於江南者動以萬計若三萬兩給之其何有濟况水旱之餘牛具種子一切無之春作固可慮而秋收尤有不勝其憂者伏願 陛下一視同仁特賜江北內帑官廩各數十萬付賑濟巡撫大臣令其加意賑恤不惟救其身口目前之急更為處置牛具種子以為日後之資庶乎瀕死之民可全其半矣昔成化中山東大饑 憲宗皇帝嘗賜內帑銀四萬五千兩官廩二十三萬石銅錢五百五十五萬文正德初南京京城內外嘗以荒告武宗皇帝賜銀九萬兩米二十七萬石遣侍郎高銓賑濟軍民獲安夫山東不過六府南京止於一城祖宗救之如是其急况今日之災傷重大者乎惟陛下念之 其二嚴督逋賦邇者軍儲告乏矣 朝廷納守臣之請撥留京儲三十萬石羣情大悅然乃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至計蓋儲可借而不可再也議者謂備軍儲莫先於督逋賦浙江江南等處逋賦自正德以來有至一二百萬者非小民之罪也糧長奸猾而侵欺府縣交通而虛報管糧者又從而縱之日復一日遂至於此奸猾藉以成家軍儲至於罄廩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

十八

楊

非無部屬之親臨亦不能完其一二若責以巡撫之選制不過得一依准文書耳又何望其救燃眉之急哉况今南畿告荒軍士之需僅可半歲延至秋後將何支給今日之可憂者莫大於此也伏願 陛下重念軍儲 勅遣京堂五品以上官一員付以重柄專一巡督逋賦責限追完罪在糧長則盡其田產賠償田產不足則盡其妻子賠償罪在所司則量其多寡以科罪罰追究弊源正刑誅慢如此而逋賦不完者未之有也逋賦完則倉庾充溢而軍儲不乏矣 其三督察賑濟官員自古救荒無善政要在得人苟不得人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府州縣官員其出身既非一途其制行安能一節况賑濟之急救焚拯溺若非嚴督於其始必難責效於其終伏願 陛下勅賑濟巡撫大臣同心併力選委府州縣官廉勤幹濟誠心愛民處官事如家事者分投賑濟多方區畫務使實惠及民流移復業若有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如王成活流民五十萬如富弼之為者奏其功勞特加爵賞其貪殘自便不恤民隱或尅減軍士月糧或侵欺賑濟銀兩是民賊也即奏行罷黜不必待應朝考滿而後舉行庶人心警畏不至害事而殃民矣 其四脩祭告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未嘗不遇災而懼為民請命蓋君道之當然也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

十九

會

神禹成功九山刊旅宣王憂旱靡愛斯牲而祈年穀
索鬼神而祭之又載之周禮月令今南京及湖廣河
南山東災傷廣矣饑饉甚矣流亡衆矣非常之災也
而朝廷略無祭告是缺典也伏願陛下懷畏天
之念發罪已之誠亟遣文武大臣各齋香幣告于天
地及被災境內名山大川為民請命則皇天親於
克敬鬼神享於克誠災害不生民生可遂成化中山
東大饑憲宗皇帝嘗遣大臣劉吉祭告泰山弘治
中南京大風拔木孝宗皇帝嘗遣大臣徐備等祭
告天地山川比歲異常風雨陛下亦嘗行之今
民之災可謂極矣惟陛下念之其五謹戎備饑
寒者盜賊之源也戎兵者盜賊之備也備不脩無以
應倉卒之變法不立無以堅士卒之心今饑寒甚矣
盜賊可憂也蓋承平日久武備之不脩未有甚於今
日者不獨南京為然也但根本之地所係尤重伏願
陛下謹不虞之戒銷未至之憂特勅南京內外守
備叅贊重臣協心同道一洗其弊而新之凡富豪之
占役請託之差遣月糧盡於買頭做工偏於窮卒悉
皆掃除然後揀其驍勇強壯之士百人抽十千人抽
百萬人抽千各備器械分為隊伍操練以精其能賞
罰以奮其勇必使治師訓整如李光弼而能以寡勝
衆約束明簡如岳飛而能不犯秋毫庶幾武備日脩

兵威日壯倉卒可恃矣雖有宸濠之叛逆劉六劉七
之橫行不足憂也其六端大本蓋臣等所謂五者
特脩於政者耳其大本則原於陛下仰惟陛下
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也風雷者天之喜怒也雨雪
者天之生殺也其氣皆與天子相為流通者故曰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疾風暴雨伏願陛
下善事天地如事父母清心寡慾以正天下之
本親賢遠佞以成天下之務節用愛人以惜天下之
財諫行言聽以來天下之善齋醮無益之作也不以
妨吾政織造有害之求也不以病吾民爵賞刑罰一
付至公而奸巧之徒不敢肆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
皇明疏鈔 卷之二
憲吾心即天心矣天地不期悅而自悅風雷雨雪不
期時而自時鬼神不期順而自順尚何慮天意之
不回而災變之復作也臣等犬馬之誠干冒天威
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省 聖躬以答 天戒疏 郭宗阜
邇者流星為變事出非常司天之人計已狀聞久矣
臣不敢贅言竊惟皇上敬天之心無間瞬息值此
異變不知當何如恐懼以思天意之所在又不知
當何如籌度以思防患於未然幾欲數陳愚悃以求
不負聖君緣皇太子故意聖懷弗寧不敢遽
瀆以言比見萬幾出入不愆常度以是知聖人之

心不滯於情非凡近所能測也謹冒死上言天變之生也無常有先事而為之兆者有後事而為之應者或應與兆舉莫知其端大抵天遠理微難以人度深求的指之則鑿矣在人君惟反躬自責側身脩道為得其要焉蓋人君者天下之主天心所屬變雖無涉於已俛焉以身當之若有不勝其罪譴者則天心眷顧將亦消于變之所為起者矣譬諸事親父母怒不喻其故若能起敬起孝齋栗周旋於傍有不能底據者寡矣如曰怒不為我逆探父母之意而為之處得之固無不善不得豈不益盛其怒傷父母之心哉 皇上至德升聞休徵協應災變之出罔非臣下之罪也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下

於 聖躬何與焉但天人之理君親有不得不任其責者伏望 皇上視茲星變如由已致兢兢業業不以目前拂意之事為足應而圖之於遠不以前人紛紛牽合附會之說為足信而求之 九重之上益廣包涵偏覆之量益隆謙冲虛受之德益崇易簡寬平之政以淳厚治理以和順人心以克養元氣如是而猶有不盡之防倘來之患臣不敢信也 臣寡昧無學管窺之見不足以發犬馬之誠再望 皇上勅下廷臣各出忠讜以備采擇求諸道而合即 賜俯從則今日可畏之天象安知不為億萬年無疆之兆也 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戰懼之至

脩省陳言以副 聖懷疏

顧濬

近詠南京通政使司手本內開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欽奉 皇帝勅諭備述災變戒勉文武官員同加脩省以承和氣者臣等伏而思之 陛下之言及此是即古先聖王克謹天戒以康兆民之心也天地鬼神其實臨之臣等請為 陛下條舉而疏陳之可乎蓋變不虛生以類而應故人事一失則天變見于上地變見于下自古至今其理決有不可易者 勅曰政教有未明信也蓋今日之政莫有急于軍政與夫荒政者何也為軍將之情未通也為士馬之力多耗也食糧則積案盈箱臨事則空伍離次勇力者盡投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引

於權門厄羸者僅見於執戟所養非所用也所用非所養也竹鎗木刀倚為長技露體空腹日為勁兵此今日軍政之弊於留都者如此三年九年既不能積之於平日達權濟變又不能善之於臨時粥可鬻也行於一鄉一邑則可羣列郡之窮民而鬻粥以養之可乎行於時秋時冬可也行於春馬夏馬可乎米可給也或以五日之殘喘而待十日之所養錢可散也或以十日之所費而收五日之所復勸借則貧富皆窮而富者或不措移粟則轉輸不繼而養者非所養籍名則强者上弱者下而里書之弊橫生漫賑則近者來遠者集而作偽之風延蔓聚之或不能散散之

或不能聚任非其人則惠填溪壑籌非其策則尸此
丘山此今日荒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之教莫有
甚于邪說之為害者師生之情既疎而紙筆之文太
勝朋友之義既薄而虛空之習已多閉目搖頭妄稱
道學異言異服扇惑人心或駕言周孔而行多盜驍
或詆忤程朱而跡似癡狂或公論不容而故下奇着
或議禮多險而脚踏兩邊或厚餽士人而汲引之心
勝或肆筵致餞而僕隸之膝輒堂官首領攘臂喧呼
而體統甚乖暮夜青天舉動卑污而倡優為狀由捷
徑則廉耻掃地索高爵則鬼媚欺天道學實為偽學
比黨成爲惡黨此今之邪說之為禍於士林者如此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勅曰刑罰有未明信也蓋刑所以飾怒耳惟公則刑
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賞所以飾喜耳惟公則賞一人
而天下知所勸夫何京師大辟以神術而連歲滋出
入之望留都大辟以故慢而小吏得以移故殺之權
衣裳在笥而傳陞乞陞之禁未嚴甲第連雲而 賜
宅 賜蒞之 旨未息御史馬明衡等雖犯忌諱適
足以明 主聖臣直也而未見矜恕禮部尚書汪俊
不為迎合實足以見愛 君以禮也而徑為賜歸壞
朝廷勸懲之典貽萬世美刺之譏此今日刑賞之弊
于天下者如此不殺賊則屈死之魂不散不鋤強則
弱者之情不通諂諛行則骨鯁棄徂詐長則直諒消

願忠者或以欺名愛國者或以忤罪權勢熾而寒素
走 君門遠而事情鬱府部以顏色之厚而應死者
每不死郡縣以囹圄之滯而宜生者常不生桎梏嚴
而情法不應紙筆勝而出入多頭或曾參而蒙殺人
之名或盜驍而得伯夷之譽此今日冤抑之情誠有
如 勅諭所慮者蘇松以址徐淮以南窮困之情誠
可痛哭去年無春既又無秋今麥苗盡死又無春矣
嗚呼值此三者小民何以爲生哉故或鄉井背棄或
兄弟相離或夫棄其妻或父遺其子向也食死人固
以求生今則食生人初不待死白骨轉轉飛鳥不集
氣息奄奄啼聲不揚不止如鄭俠流民之圖也方今
皇明疏鈔 卷之二

聖德當天澤又下究但賑濟之銀屢頒而實惠未流
蠲免之書每下而催徵如故官司之勤惰相錯而里
書之開報未明况至荒之處以賑濟為先而蠲免為
次次荒之處以蠲免為先而賑濟為次然蠲免須蠲
於未徵之先而賑濟須賑於未死之日及其既徵而
蠲蠲者何事既死而賑賑亦何為其間蠲非所蠲賑
非所賑又有不可言者執簿書則惠何稠疊求實惠
則名固大虛此今日窮困之情誠有如 勅諭所慮
者雖然政教也刑賞也冤抑也困窮也四者之中尤
以政教為要而利害之說豈出四者之外 勅曰利
有所當興弊有所當革然利弊不相離本相尅者也

弊革則利興弊興則利革非弊之外別有所謂利也
 今日之利弊臣等謹按 勅諭中再申明之冗食之
 患除則食糧者皆用力買閑之患除則用力者皆勇
 士人力既齊則馬足自健將帥既良則下情自通此
 今日弊革而利興於軍政者如此執一者執一以害
 一融通者通一以利二故可粥則粥而不泥於錢可
 錢則錢而不泥於米理先蠲免則賑濟在所後理先
 賑濟則蠲免在所後簿書之弊革則籍名者皆窮民
 淹滯之弊革則需惠者必救死動者既勸則惰者思
 奮立法有人則用法斯善此弊革而利興於荒政者
 如此體認之功多則空虛之學廢大道之門關則捷
 徑之路塞申明目張膽之氣則閉目搖頭之習自亡
 崇法言法服之教則異言異服之術俱息道德一而
 推兩端者遠心跡明而下奇著者去崇節義則輒膝
 自疆尚廉耻則市道亦歇惡黨一破善類必揚偽學
 既消正學自長此今日弊革而利興乎教化者如此
 不通關節則京師大辟何以滋出入之望能問故慢
 則留都小吏何以移生殺之權立論在言官采擇在
 陛下也寬忌諱則正氣作司禮在宗伯斟酌在 陛
 下也畧從違則大禮平嚴傳陞乞陞之禁則封爵貴
 慎 賜宅 賜莊之 旨則 國用足此弊革而利
 興於刑賞者如此誅賊所以明冤鋤強所以助弱息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 五

壬邪則忠義何為不揚略權勢則寒素何為不作顏
 色希而後公道信囹圄空而後生意多此今日弊革
 而利興於冤抑者如此戒惰則勤者益奮退私則公
 者益進去固則惠流去偏則澤徧去刻則政平去名
 則實大去為禮之非禮則俗正去為利之非利則財
 生今日江南之地民窮極矣而風俗之太多如舊也
 大率一歲之中婚喪酒食衣服無益之費不下數萬
 須要裁省去後有仍前過侈者嚴加責罰以厲風俗
 立為永制江北之地民窮尤極矣而麴糶之為害如
 舊也大率一歲之中淮安以百萬石之麥為麴當耗
 天下一千萬石之米今者官府或平價相買或勸借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 五
 一半賑散饑民仍嚴立禁約時下不許作麴作酒販
 載出入以濟饑荒不為常例如此則今春無麥可以
 有麥今春雖饑可以濟饑此弊革而利興于困窮者
 如此雖然生變弭災固出於以上八者然此猶有說
 焉蓋京師天下之本也 朝廷四方之極也今日
 朝廷之上其弊多在於相擊而成災耳或以君子攻
 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林評事彭
 尚書之言進則言路闡宏之謀立史道曹嘉之說上
 則閣下虛大禮之議黨類立而綱常亂 國是搖而
 天下攘皆足致變故天變于上而天道不清地變於
 下而地道不寧饑饉死亡了無停息者是豈無所自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 五

哉故攻小人不如處小人處小人不如化小人然時
攻而攻時處而處亦謂之化攻君子不如畏君子畏
君子不如愛君子然不攻而畏不敬而畏不謂之愛
與其攻人不如自攻與其自攻不如自化化之者未
有不動人者也然而握其樞以運天下者賴有今日
聖天子在上建禮樂中和之極立天地綱常之主但
議禮之家主禮以寓情者如禮部等衙門尚書汪俊
等主情以議禮者如刑部主事桂萼等桂萼取來京
矣至於汪俊則放之使去然後前日之議即在廷
集議之說也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建室稱考之議顧
無輕為動作以為陛下大孝之累蓋禮得則尊者
皇明疏鈔 卷之二
愈尊禮失則尊者反卑禮官執奏必有說耳今夫常
人之家禮有應得雖道傍之人亦從而奉承之况
陛下乃天下之父母也惠澤威福孰不愛而畏之手
借曰甘奉承常人而不奉承天子罪當萬死雖至
愚不為也觀此亦可以亮俊之心矣伏望陛下復
回汪俊還其舊職令其與在廷諸臣從容詳論諸
臣執禮於下陛下持平於上務使情不掩禮禮不
間情綱常之主既立中和之極乃建萬世之典一定
兩官之好益深父子之名既正祖宗之靈皆安
君臣相和朝野服習王教之首既端諸福之物皆至
兩陽時日月明而天道以清山川固禾黍多而地道

以寧於此而災不弭疹不消和氣不感召以副陛下
下終夜惶惶憂軫元元至意者未之有也所有條奏
事宜臣等謹乞勅下該部集議立為前件施行其
事關陛下者恭願陛下留心焉
實備省以回天意疏 蘇信
臣等聞人事感於上天變動於上或先事而兆見或
當事而垂戒稽之洪範證之春秋明有符應天之示
人者顯而其相與之際不誣也竊思正德年間羣奸
相繼用事播弄威福蠱惑先帝之心政出無經
國是顛倒諍臣罹禍小民怨嗟當時災無虛日天下
咸曰致之者逆瑾彬寧之徒而善言天者亦以為誠
皇明疏鈔 卷之二
然也幸遇聖明御極進賢退邪誅惡鋤奸民隱吏
治興革得宜言路開而國是明恩詔布而人心
悅固宜和氣致祥天休滋至矣夫何災異相仍年
滋月甚有如勅諭所言及前後天下之奏報者其
故何耶臣等有以仰見上天之心矣蓋其仁愛之至
責望之深固不以吾君既聖而或已也夫人君者
天之宗子也天之愛君猶父之愛子君之事天猶子
之事父陛下稟大有為之資荷上天無窮已之
愛其所以遇災而懼思以轉災為祥而盡事天之實
者無所不用其至也茲者勅諭之文深思上天示
戒之故民情政體詳示中外事天之實似亦無不盡

者伏觀之餘不勝忻躍之至尚何憂天意之不可回哉然愛君無窮臣等至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臣等之職亦臣等脩省之實也今或言矣而未行或行矣而未盡使於此默而不言則有以廢其職而所以脩省者皆虛文又何以仰答吾君事天脩省之心哉臣等請得而盡言之蓋脩德所以事天也陛下文華殿之講固有日矣今則經筵之輟已久而賜召之命未聞則脩德無其本勤政所以事天也陛下奉天殿之御固先曙矣然而章奏之進雖多而親覽之功尚少則勤政無其要經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今則錦衣多授於近幸而爵賞之柄以濫用之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卷

失宜者有如此傳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今則言官每急於外補而遠竄之路復開取舍之失宜者有如此廖鵬惡浮錢寧猶作疑獄李隆禍階邊閫不即顯誅刑之未當者如此南京科道等官章疏之進事或連於內官太監例諛迴避也而每有守備會議來之 旨戶部主事羅洪載之事罪實起於逆瑾錦衣衛例諛迴避也而頃者有拿送錦衣衛打着問之旨政之未當也如此南京馬快船之差例有定數今則張虛聲而裝載私貨任意多添莫能禁止而沿河之夫役益困矣南京神帛堂等戶舊有定役今則託逃亡而影射富豪用計包占莫能裁革而平民之戶

復愈重矣此皆利弊所當興革者也臣等職司起居罔知忌諱惟以九重脩省之實誠有在於此者故敢冒昧言之伏望陛下特賜采納而施行焉則脩省之實以盡而所以事天者無不實也將見德澤旁通吉康臻至然後天意可回災異可弭矣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務實德以答天戒疏

彭汝寔

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莫之能違也邇來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之變於上者累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之變於下者亦累矣羣小漸張盜賊公行萬民失所下至草妖木異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卷

之屬非時失節人物之變於下者亦累矣三變頻仍庶徵攸咎真可畏也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志予之天不可為也然則今日之災異謹告是雖皇天震怒而其仁愛之心亦憫憫已於此而不亟求所以應之之實誠恐天之終為予棄如秦漢末世也近自閏四月以來伏觀皇上再下交修之詔固已極遇災而懼之心咎在臣等失職尤宜遠賜罷黜矣是故上下之忠邪未辨朝野之三公未紓迎合叛禮者不禁養寇資亂者未戮長鯨巨鯢多得漏網賜莊乞第多無厭足此皆臣等不能明目達聰之責也臣等願賜罷黜以為進賢退不肖之倡庶可以

助 皇上省災之誠而或足以仰答 天心矣至其淵默靜深之地所以感召而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陛下之身心典學也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亦惟其職之大小為責耳望 陛下念省驗之係於日月者瑣細而分省驗之係於一歲者重大而要所以存心為出治之本講學為明心之功者時不可以寒暑而回也地不可以幽顯而殊也人不可以踈近而別也 皇上英睿中外稔聞嘉靖改元亦已再歲而春秋之進已逾志學矣豈可徒具堯舜之資而不務堯舜之學乎側聞 經筵所講者不啻如過耳之好音問難略無恐不可以言得也黃閣票擬者不過付文移之批答 召對不聞恐不可以言師資也近見先少師李東陽所記燕對錄皆我 敬皇帝與二三元臣及今大學士楊廷和等日相商確時政之大者凡諸司題奏質問可否令各擬票 面賜裁決親御 宸翰批而行之以及都察院大臣莫不詢其政務久或移晷多或連日藹然家人父子之情故自弘治以來深仁厚澤至今四方歌誦不已者皆有得於 召對講求之功何近日高拱深居付諸臣以文移而 召對之不聞也狎近羣小而親賢樂諫之不聞也惟其本諸身與心者無復實學是以行政之可適用人之可間皆有所不能無者矣燕閒虛廢於

女寵腹心委託於貂璫二廖諸張乃得緩死天下所切齒也李隆蘇縉俱得無恙忘士所扼腕也齋戒之日擅打強擡斛面者誠不可也而修省之時鎮撫以報復窘辱主事羅洪載可乎巡司小吏抗違中貴若有罪也而內臣夾帶私鹽越度不問以至挈解巡檢陳景貴可乎崔元狐媚蓋羣奸之赤幟百凡寅緣者多矣乃敢謂止因家人而繞一囑託乎蔣輪狼貪蓋戚里之谿壑既得富足矣乃敢以非類之子而上祀典廟乎昨者災異上言如禮科等科給事中張紳劉濟等所論近日得失切中時弊皆我 皇上所宜極力俯從者也却乃照常批答真可為長太息也九若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王

未信也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終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一

脩省五

急修大本圖治安以盡修省疏 楊一清

臣等聞之主聖則臣直今 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
情格而不通天下之事日趨於敝臣等默無一言是
終為容悅而上無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百姓之
惑也罪可辭哉仰惟 陛下天錫勇智神授英明自
居 春宮萬姓仰德及 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
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社稷賴
祖宗上天之靈假於近臣戮其罪狀 陛下奮雷霆
之斷誅滅黨與剷滌兇穢復累 朝之舊章弔群黎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二

書

之疾苦息煩屏苛與民更始舉賢任能庶政一新天
下莫不歡欣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
賊瑾之荼毒知 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
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
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存興盜賊蠶起將及二年兵
屯不解民困益甚 陛下又嘗采納廷議 命將出
師招降撫順以安脅從蠲賦寬租以蘇凋瘵督責之
令相尋脈貸之使迭出 廟堂之上弄無遺策然議
論多而成功少即今師老財耗公私俱竭中原數千
里之地僵屍流血殺人如麻城市村落蕩為灰燼戕
賊我將吏攻陷我城邑不知其幾事勢至此亦示

矣况此歲乾象失常坤輿弗靖上天之示譴不一四
方之吉變無時臣等觸目生嗟經心抱痛殆非一日
近該禮部題奉 欽依文武百官同加修省拜誦之
餘感懼交集展轉思之無可為計竊惟 朝廷四方
之極君身天下之本意者今日之所建白小舉而大
遺徒事其末而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
之由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於三
代而使天下之人疾首蹙額懷怨積憤如漢唐之季
死有餘罪矣謹撫今日之政關係大本最切要者為
陛下陳之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聽
政之恒規也 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 朝不過一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二

書

二豈非欲弘委任責成之道以成端拱無為之化乎
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一日不見則思數日
不見則憂羣臣百司願得一觀 聖顏一聞 天語
久而不得則進退惶惑俵俵無依憂思鬱結漸以解
弛且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窮苦而日興
怨懟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肆
猖獗小可聞於外夷不可訓於後世伏願繼自今昧
爽視朝令諸司照舊奏事日以為常黼座僅歸於數
刻 綸音不越乎數言未足為勞而可以收權綱決
壅救新百官之承式回萬方之瞻視亦何所憚而不
為乎古者天子退朝深宮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

防範備至竊聞 龍輿長幸豹房住宿累日豹在
知為何所似非 天子所居又聞日於後苑訓練兵
戎鼓砲之聲震駭城域豈非念安不忘危之戒而為
思患預防之術乎顧此乃將帥之事非官禁所宜密
通 廟社恐無以妥 神之靈况今 前星未耀
震位猶虛而乃疲精於擊射之餘耗神於馳逐之下
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壯歲之嗣則其心為之惕然
陛下柰何以 宗廟 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是此羣
臣之所以夙夜而不能安也伏願繼自今高拱穆清
深居近密戒嬉遊無度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混雜
不經之所以清意外之慮自然血氣循軌精神內固
皇明聖鈔 卷之二十一 三
上帝孚啟聖之祥 後宮行多男之慶 國本有託
人心以安 宗祧至計莫急於此至於經筵日講
陛下嗣位之始時常舉行近歲講期甫臨輒聞報嚴
勸講之官殆為虛設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且一心
之微攻之者衆不在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詩書理義
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伏望繼自今祇循舊
典時御經筵非盛暑隆冬不可輒罷仍舉行日講故
事親近儒臣講論經史涵泳理義以培本原則聰明
有所開發治道益明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凡百好
尚皆不能奪之矣前此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易曰
正其本萬事理大學曰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陛下

術從聽納見之施行由是修 聖政以亨天下之志
誠 聖嗣以定天下之志弘 聖學以成天下之務
大本既立庶政末節各有司存自當隨事納忠以圖
報稱則天意可回民生可遂寇盜可消境土可寧上
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大緒近以慰臣庶
之憂疑遠以答華夏之觀向實 宗社萬億靈長之
福也 臣等竊時高位勢共安危受 國厚恩義滿休
戚當四方多事之際不能展一籌以消患害茲奉
明旨修省若不能極陳探本之論以贊維新之化依
阿洪恣苟度歲年縱能免觸迂之罪於一時豈能逃
誤 國之罪於他日乎臣忠憤填臆不知所裁冒犯
皇明聖鈔 卷之二十一 四
天威罪當萬死
陳言消變跡 仲選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
以德應則災變為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
是故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
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啟聖事
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
人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
平之機也未足為損而固已為益惟求其應之之實
何如耳近該禮部類奏通年四方災異歲無虛月皆
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實為寒

心既而伏親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憂懼又曰此非下民所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為 陛下此言即禹湯罪已之言也 陛下此心即周宣警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弭災變而充和氣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惟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心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災變無亦有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或者 聖學之未敦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百官之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天和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五

臣不揣愚陋敢條七事上陳伏冀采擇 其一曰敦聖學夫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為用入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幄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啟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不亦未必盡知也臣等未敢盡以為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 召密勿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體利害始終備細 聖心瞭然

然後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臣並與之評論其人才識制行應當是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不職罪坐舉者如此久而行之積少成多其餘可以類推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勵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 其二曰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言逆尊卑之序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下英明夙成釐正羣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大阿出匣莫可容議通者或以奸黨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宥其罪或奏摺官而即與擢官或討 勅命而即得 勅命人言紛紛皆謂此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陰援引而覆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不免於下移而無怪乎 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用入行政之間惟以理法是準以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遽賞人有入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天意可回矣 其三曰遠小人 臣等讀易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其卦為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為否所謂泰者世道治平之謂也所謂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變也可知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六

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 左右張璉桂華以
讒夫而得預 經筵劉際以白丁而久廁內閣蔡亨
蔡銘吳大田以無望匪人而居華職之數人者天下
人人知其為邪佞也知其為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
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耶臣等伏願
陛下大奮乾剛于此輩人或令其閒任或令其致仕
毋使久玷名器以恤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
其四曰勵百官夏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
常憲百官修職厥后惟明明說者謂其人君能謹天
戒於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修常職以輔佐於下
則君無失德而為明明后也自今觀之 陛下遇災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一 二二 余前引

皆置之謫戍如豐熙等為民如馬明衡等降遠方如
馬卿陳遜等調外任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
紹宗等罪之誠是也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
之微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
或降或調使之抑鬱而不得其志是豈 上天生才
為世用之心哉近者 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察
之皆復其職而以上諸臣獨不被其曠蕩之恩此災
異之所以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天地父母之心
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處近地不幸而死者旌
其忠而錄其後俾生者得效其愚而死者得瞑其目
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 其六曰蘇民困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一 二二 余前引

天地生物以人為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得其所故
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六十五
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
催科不擾為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庶民
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
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以水旱
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奸煽毒酷吏肆威
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
民數不及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故不惟
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為吾民者大家
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 天地一大父

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為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為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徭役盡刷貪殘暴酷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 其七曰振武備臣等觀之往事凡地震冬雷冰雹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萬萬無此然災變不已必生荒歉葦蒲之盜伺隙而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徒事文具而不識戰陣士卒皆市人惟充私役而不辨什伍凡年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備操守備者往往皆老弱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選閱累日不足應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不可緩也乞 勅南京兵部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嚴加簡閱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

任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開熟點視器械務求堅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利者本管官一體住俸待其完熟然後開支如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氣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當陳力平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闕失致使災異迭見驚惶 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略陳愚見以塞萬一儻言有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黜以應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訓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陳愚見以禱脩省疏

兵仲

臣伏觀近日禮部以災異數多具疏上陳奉 聖旨

皇明錄鈔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禮部

各處災變非常朕心驚惕你部便行與各衙門痛加脩省其有利弊興革事宜還會官議擬來看欽此臣竊有以見 陛下之心誠知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致災必有其由弭災必有其實不徒遷就於上 陛下應天之心至矣盡矣為人臣者可不思鞠躬盡瘁以補過披肝瀝膽以盡言乎 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理自然也君臣得道則天慈之和氣充塞而禎祥至君臣失道則天地之乖氣戰薄而災異形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凡陽不能以勝陰陰不安於從陽皆足以致此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 陛下即位之初詔逐宦官畢直等數十人

抑內外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如鎮守浙江
六監鄧文違例請 勅侵越職掌而織造市舶之差
亦漸次朦朧增復矣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權姦江
彬等數十人裁革錦衣等衛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
慶今則如武定侯郭勛驕矜剝削六軍怨咨而黃富
賈通之徒亦漸次朦朧傳乞矣 陛下即位之初查
革各衛勇士力士軍匠幾千萬人天下稱慶今則復
有無籍之徒託名投充坐費月支而利歸權門矣
陛下即位之初起用諫官老臣數十人天下稱慶今
則議禮諸臣有不一言而以衙門列銜被斥逐舍
寬負屈者亦多矣臣所謂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所
皇明疏鈔 卷之二
當修省者莫大于是先年大臣責難陳善同寅協恭
者常多近來招權樹黨如張璉輩之攻排費宏出
位妄言挾恩肆志心迹昭然幾於無忌憚矣先年大
臣進以人望退以自引者常多近來持祿固寵如
費宏縱子犯奸國法已彰家醜已露恬不為怪幾於
喪心矣先年士大夫多廉耻近來有一美官缺公
然爭攘多恃智力之巧否以為得失權要之家其門
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良近來浮靡剝削相效目
為賢能者多逢迎幹辦之徒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者反為棄人矣臣所謂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所當
修省者莫大于是伏望 皇上謹上天之垂戒究政

治之得失凡百政事一如嘉靖初年遵舊制以
請慎選將以肅軍政革冗費以節財用恕狂直以來
讜言銷朋黨而嚴邪正之防重廉耻而勵進退之節
進正直無援者數輩以獎恬靜之風黜奸諂有跡者
數輩以激循良之治悔過頌恩慎終如始君臣和德
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則和氣自然充塞禎祥自至而
災異自弭矣臣留心雖久常慮誠意之未孚適 明
諭下頒竊喜進言之有會是以昧死盡言伏願 陛
下俯察微忱追思初政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急勵 聖志以答天變疏 秦武
臣奉都察院劄付巡視東城本月初十日該黃華等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坊兵牌黃富等呈稱本月初九日總甲崔祿地方城
上旗竿天雷打碎一根張見地方洪孤寺天雷打碎
樁竿一根韓榮地方官城上旗竿天雷打碎三根鍾
紀地方史洪家天雷打碎燈竿一根李朝地方裏官
中房內天雷打碎枕頭房柱一根孫玄地方住人陳
觀家天雷打碎樓房脊一根具呈到臣臣不勝惶駭
夫中國四夷之望京師中國之望東城五城之望旗
竿東城之望也地莫近焉者也物莫魏焉者也况天
不虛加以人而感變不虛生以類而應且天行健者
需天之怒氣以張其健者也不於其遠而於其近不
於其僻而於其魏是豈無意於其間哉其殆以 陛

下剛德不足而為是奮發激烈欲 陛下取法耶其殆以 陛下肆志偷安聞變不警大張其怒而欲陛下震恐耶其殆以遠在各省邈不之知必於耳所親聞目所親見而欲 陛下悚然動心而速改耶其殆仁愛之切眷顧之深以 陛下賢資猶足為善而為左右小人所蔽惑如慈母之於赤子促耳而呼之者耶臣請以 陛下之所以得罪於天天今日之所致怒於 陛下者八事焉為 陛下言之 踐祚之初兢兢危切至昭格之聽精潔無瑕始入朝而霖雨効靈未逾年而麒麟獻瑞 陛下敬天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徒事修省之虛文絕無感通之實意祈禱之禮雖行而所以動遵禮法克享天心者則未講審錄之命雖下而所以昭雪冤枉挽回天意者則未修 陛下敬天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一也 踐祚之初愛民如子 詔書一下中外更生蠲久逋之稅以蘇窮極罷不急之務以解倒懸 陛下勤民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頗以崇高為樂而不以生民為意地方苦於奏帶而於生事害人者之未聞 輦轂蔽於征求而於攘臂稱首者之不察老弱盡於溝壑膏髓困於虎狼 陛下勸民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二也 踐祚之初深惟舊制盡釐正德變亂之章悉復 先朝畫一之典任

官則專之吏部而恩幸以裁獄獄則下之刑曹而嚴衛不預 陛下法 祖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偏信耳目漸肆更張或以義子而襲內官之封或以內使而侵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選阻撓既多法司之律例更易殆盡 陛下法 祖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陛下者三也 踐祚之初訪於耆舊廢棄振拔賢俊登庸委三公以論道而輔相之職日展於九重任九卿以分職而更張之化漸遠於四海 陛下禮臣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專事虛拘罔存實意勅由中出而內閣不得贊其辭法以私行而六曹不得據其志或以執法而反貽回話之羞或以抗章而徒取 溫旨之慰 陛下禮臣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四也 踐祚之初虛心請益廣詢博訪言聽計從納犯顏之章則稱為有理取切時之蹠則許以舉行臺諫效其悃誠田野獻其芹曝 陛下下納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漸似憎厭言涉權貴則付之該部知道事在匡救則批以有旨了或謫之外任以挫其鯁介之風或加之罰俸以摧其英發之氣 陛下納諫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五也 踐祚之初務學為急時下經筵常親翰學雖在 先帝哀疚之中不廢儒臣進講之禮寒暑不倦而道理日明勤苦既深而亟養益到 陛下講學

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益加廢弛竊句讀之末而不究義理之歸務口耳之文而不察躬行之實稍及寒暑則屢日告休適在忌辰則大典報罷無孜孜不已之誠有訑訑自滿之態 陛下講學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六也 踐祚之初澹無所好左規右矩清心寡慾自早朝以及晏罷了無偏側之私由深宮以及大庭悉皆光明之行 陛下修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始狎奸邪之人作為頗僻之事如道家之教至虛至妄則屈九五之貴而齋醮淹旬佛事之說無父無君則利福田之私而蔬菓必事公卿執奏科道交章猶且匿庇崔文甘耳誑惑 陛下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十五

下修身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七也 踐祚之初家規必飭持正大道以遏恩私守平明之政以杜請託內治外治歸於至公宮中府中均為一體 陛下齊家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昵官聞之愛悉徇里戚之私以小易大陳萬言之請不可從也則重違其意而不恤道路之沸騰貪得無厭蔣輪等之請不可從也則受命如響而不顧賞賚之侈靡上違 祖訓下拂人情猶且堅執 聖心半不可破 陛下齊家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八也凡此八者在天下有離散之憂在縉紳有危疑之慮在 陛下有切近之災在 社稷有動搖之

患在 祖宗有付託之羞在子孫有瞻仰之累 皇天固 陛下之父也父固所以愛其子也安有父見其子之危而不為疾聲大呼以警之哉安有父愛其子之甚而不為嚴詞正色以叱之者哉天固愛之而陛下固拂之父固怒之而子固違之嗚呼臣不知其終矣伏望 陛下上體 天心大策 聖志必修天理必逼人欲必親君子必遠小人必進高明必絕污下必虔恭寅畏以敬其天必節用愛人以勤其民必率由舊章以法其 祖必賤貨貴德以禮其臣必虛已受善以納其諫必誠心下問以講其學必舉動不僻以修其身必好惡不偏以齊其家由是而天不喜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變為景星為慶雲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為鳳凰巢於阿閣麒麟游於苑囿者未之有也而皆始於 陛下志之一其幾亦在於能策與不能策之間耳臣干冒 天威不勝惶悚之至

懲既往戒將來以回天意疏 毛玉

臣惟前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失而不思所以戒之是猶蹈覆車之轍終不免其覆矣可不懼哉切照正德年間賊瑾擅專紊亂 朝政一時惡黨如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焰薰灼權移 王上威脅人心繼而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效尤竭天下之財而取之盡錙銖填

蹊徑之欲而用之如糞土大興土木京師之甲第連雲廣置莊田畿內之膏腴遍野一人不下數處一處不下數萬兩內臣奢僭至是可謂極矣十六年來一變於流賊再變於真鐻三變於宸濠錢寧江彬相繼變亂以致 宗社幾危人心已失天下之不亂者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耳幸而 天佑 國家篤生 皇上起自藩封入繼 大統祛宿弊而革故鼎新用老成而因能授任求賢如渴從諫如流消數年之禍亂建萬世之太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該南京守臣各奏風雨異常 郊社 陵寢 官闕及軍民房屋損壞加之江西湖廣水患尤甚 陛下惕然畏懼 皇明錄鈔 卷之三十一 王

特勅臣工同加修省臣有以仰見 陛下克謹 天威即古帝王遇災而懼之心也大臣科道指陳時弊之累於新政者殆將竭盡臣固有以知 陛下將次第舉行以求應天之實不徒文具之虛也災異可消天意可回尚復何言但犬馬之私有不容於終默者以正德之年履轍日擊耳聞非若殷監于夏之異代也鑒之而復蹈之可乎近聞 京師籍籍有言皆云谷大用魏彬張永暨張銳張忠等當緣復用臣惟大用等罪惡滔天死有餘辜幸蒙 寬宥置之輕典公論至今未平復用之說萬無此理但小人無厭之心惟利是求以趨炎附熱之人豈其投閒置散之久頭

鑽肘刺冀其復取亦其情也及聞從 龍近侍內臣漸以驕奢互相視效經營房屋置買莊田納賄招搖仍蹈覆轍夫谷大用等若使復用則寒灰復燃恐燎原之可憂從 龍內臣而不知戒則涓流不窒恐滔天之必至正德年間之事又將接踵於時矣况人主一心攻之者眾投閒抵隙貢諂獻諛盡惑 聖心潛移 聖慮如戚畹之希求近倖之請託與夫奇技玩好金寶珠玉邪說禱祀之類以漸而至有一於此皆足以為 聖德累可不懼哉伏望 皇上講求治理緝熙 聖學慎厥身而端治本閑有家而澄化源戒嗜欲之可好杜請求於未然 大奮乾剛痛懲前弊 皇明錄鈔 卷之三十一 王

將谷大用等罪惡暴著以示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奸以釋衆人之議仍乞 戒飭內臣保身惜福體國愛民無過於侈以開賄賂之門肆勤乃事以助維新之化如是則禍原可塞 天意可回而太平之基端在是矣

嚴交修以答 天心詠 程啟先

臣等竊聞 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祥謹告必於大亂之世斯有棄絕之心故高宗則雉兆祥太戊則廷桑致異二君者畏天脩德遂至中興 陛下聰明仁孝端拱淵默即位以來剷削弊政放逐奸黨疎黜宦寺親近儒臣治軍恤民勤政講學繼夫動靜語默

俱能克享 天心 上帝鑒臨斯須間在茲者禮成
初郊災變遽作 皇天之於 陛下雖父子親愛不
是過也然天人相與殊甚可畏 陛下獨不思仰答
之手蓋以人事忽於幾微天變昭于顯著事成積漸
變不虛生 清寧宮 兩宮所居也災及小房剝林
以膚也意者徇情之禮有戾乎天常僭逼之名有乖
手典則非 陛下無違之孝失儀禮報本之經遽薄
大宗忘情所厚且外政撓于風旨親晚肆于貪求輔
臣執議而因仍空付于從違禮官建明而奏覆率多
于規避加以經生之邪說因而佞倖之獻諛違天理
以遂私昵之情假 母后以掩天下之口廢百代之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一

十九

禮部

典章貽萬世之譏議臣等以為不正太禮不罪禮官
不能黜邪說是皆應天之虛文矧夫 國是漸搖初
政漸改正人漸遠讒巧漸近 旨由中出而內閣不
知則是任賢之貳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則為去邪
之疑講學廢于 經筵視 朝循乎故事諫臣斥逐
耳目有雍蔽之虞大臣踈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
之權重下宰相樞機之地委于宦官近雖譴謫而復
濫蒙覲覲名雖沙汰而實巧為影射適臣則貪污乾
沒經累劾而遷除邊將則偵師庸夫尚依違而未黜
考察或遺于大惡舉錯少戾乎群心莊田之賞賚太
多 藩府之乞陞未革廉退之風未獎忠鯁之氣未

倡禮樂不興小大之典常未正刑罰不中輕重之罪
犯不當此皆臣等昧于糾虔令茲多失上千災變致
屢 宸衷伏望 陛下仰畏天明俯從眾論止大禮
以隆 聖孝親大臣以輔 聖德齊宮府之體以肅
聖政嚴大小之治以弘 聖化母徒虛應故事期于
上當 天心仍將臣等罷斥以懲緘默之罪庶幾禎
祥必至災變不生寔 宗社無疆之休矣

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疏

蕭一中

近禮部捧到 皇上勅諭內閣爾文武衙門官員各
宜仰體朕懷同加修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
寬抑有未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一

二十

禮部

俱要一一看實舉行事應奏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
臣聞臯陶賡歌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而釋之者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衆事皆安由臯
陶之言而推之則今日修省之事臣下固當分任其
責而躬行於上為之先倡者則在 陛下耳臣竊念
利弊之所當興革有關於天下 國家者其條件甚
繁臣不敢縷舉以瀆 天聽謹以 勅諭中四事為
陛下言之所謂四事者何曰政教曰刑賞曰寬抑曰
困窮是已臣伏思 朝廷政教固亦多端若夫 登
極一詔斷自 聖心而頒之天下可為萬世法程此
亦政之大者竊見比來漸次更張與初政背戾遠甚

使人信之而復疑之至於近日大禮一事 廷議據
 經守正而 陛下顧惑於杜萼之邪說以致建室之
 議不蒙報罷且自 畿甸以及四方俗漸澆訛民無
 定志士無定守是政教誠有未明也臣聞書曰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則刑賞者
 天之刑賞而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竊見比來傳乞多
 自 內降擬罪不由理官故邢福海顧錦以莊奉肅
 奉夫人之故而授錦衣衛正千戶王欽王錦以黃緣
 奸巧之計而獲倖免死罪他如陸宣張祐等本無勞
 勛而濫冒皮作局副使李洪石明等罪至殺人而止
 於克軍降級若近日馬明衡朱瀚季本陳迺林應驄
 皇明聖訓 卷之三十一 三三
 言事件 旨而逮下 詔獄尤其甚者刑賞誠有
 未當也至若冤抑未伸臣竊以為不在所禁之人而
 在所害之人如見監犯人廖鵬王獻齊休藍華罪大
 惡極巧在被其荼毒而臨決之時彼方百計 奏辯
 希圖苟免固知 聖心洞察不為所移但不令即蒙
 誅戮則無辜被害之人冤抑且未獲伸矣又邇者災
 變頻仍饑饉載途民之困窮已極荷蒙 聖慈發內
 帑餘重臣以賑貸 恩至渥也臣竊以為大臣不親
 理而付之所司苟所司未得其人祇足以糜 朝廷
 之費而窮民固有不沾實惠者矣况織造差遣不免
 於騷擾土木之作大勞乎民力則困窮有未恤也臣

願 陛下聽朝之暇于此數事做惕深省察其所以
 而究圖之 登極一詔信而勿二建室一事罷而勿
 行又敦本以先天下崇化以風四方嚴禁傳乞而邢
 福海陸宣等濫授之官特 賜裁革罪下法司而李
 洪石明等應犯之條究問如律王欽王錦雖已發遣
 而百萬之賦仍行追併馬明衡伍臣固犯忌諱而逆
 耳之忠即 賜矜宥如此則政教明而刑賞當矣廖
 鵬王獻等嚴加牢固而臨決之時速行誅戮以謝冤
 抑雖有 奏辯在所不聽織造土木等二事固業已
 為之而俯念災傷特 賜追寢以全民命至賑濟之
 令尤行申飭如此則冤抑伸而困窮恤矣臣備員言
 皇明聖訓 卷之三十一 三三
 路惟思竭忠以圖報稱而况 陛下脩省求言豈容
 默默而已也惟 陛下少留神則災沴可消和氣可
 召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乞修省以消天變疏 周那
 臣伏觀 陛下紀年嘉靖以來孽火晦霾猛風驟雨
 江湧地震之變洊至沓告不可殫述而 陛下修省
 之詔亦見再下矣蓋凡史冊所載雖叔季餘閏而天
 之降凶亦未有甚於此乃者又有星流於中天光芒
 特異及震雷迅烈又有被其擊殺者其災異亦太甚
 矣臣愚不習天官五行之學姑以春秋之義證之
 莊公七年書夜中星隕則成周失政之應也魯僖公

十六年書隕石于家則宋襄滅師之應也魯隱公二十六年書大震電則公子翬構逆之應也又僖公十五年書震夷伯之廟則季氏之殍之應也夫星失其度雷異其常而其應皆不誣况逾日之間而二變交作其災異亦太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天人之際毫髮不爽則陛下曷亦思所以自省乎臣昧死請撮其時政之大者言之古者以誹謗而置木懼直言之不聞也前御史曹嘉以彈劾過當然亦思舉其職也陛下雖置而不問以勸來者可也乃以遜辭偏請直奪一階以竄之遠方而且連坐僉事閻閱之旁助以竟其治夫嘉閱可罪也獨不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為求言計乎古者命乘傳以斬將懼軍機之易搖也前總兵官李隆以私憤謀害撫臣行路之所共知也陛下雖即軍中斬之以威不軌亦可也乃復淹時越歲至於斷案已成猶欲押赴所在以根勘罪狀若將與為之地夫隆可矜也獨不為死者慮乎古者中官馮寵雖丞相得以檄召議辟蓋慎近習之易縱也前太監崔文縱家奴以公斂民利其勢亦熏灼矣陛下雖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亦可也乃復庇及其奴追易成命奪法司以歸之鎮撫是文輩有回天之

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於安陸此不易之定理也陛下於興獻帝日討尊崇之典而欲冒擬於名號樂數之間至使禋祀無主而不擇親賢以為之後則公義既失而私恩亦未為得也夫人事既失於下則天變自動於上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夫有以感之則亦有以消之有以感之者我也可不慎乎臣愚欲望陛下慎選宗室近屬之賢以主事安陸律復曹嘉閻閱以大啓言路亟黜崔文亟誅李隆以明正典刑仍詔在廷之臣上封事言得失以勉辛維新之治如此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弭矣不然雖綸音日降宸慮日瘁亦何裨于災咎之應哉臣又觀陛下於災異之未其始也未嘗不懼然比來似亦幾於玩矣臣仰窺宸慮豈不以災異久而未應將終於無應而不足懼耶昔成周三川地震應在十年李唐太白經天應在三世蓋微而著久而益徵天之示人信矣史之所占明矣伏惟陛下欽若昊天日慎一日惟知人事之所當修不敢恃天變之可幸則天下幸甚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皇明疏鈔 卷之三 高

錄臣言以弭天變跡 周瑯

臣聞君父一也子之事父必期於承顏順志敦至樂於家庭不然父怒於上子懼於下則易所謂睽非家

人之義矣臣之事君必期於都俞吁咈諄至和於堂
 陛不然君怒於上臣懼於下則易所謂否非泰亨之
 道矣臣伏見近日科道諸臣論列時政亦屢矣陛
 下一切拒而勿聽甚者詰責又甚者罰俸又甚者左
 調是陛下未免震怒於上廷臣未免惴慄於下君
 臣懸絕天壤不殊此固泰之象耶否之象耶此臣區
 區犬馬之念蓋不敢不特言也伏惟陛下踐祚之
 始嘗詔廷臣言事矣亦嘗嘉其有言矣亦嘗亟行其
 言而茂昭鴻烈矣今耳目固未易也而肯馳乃爾臣
 伏思之陛下豈為是左執鬼中右執殤官之故智
 耶殆聖心有疑於諸臣之言故愈言而愈怒愈怒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而愈拒也夫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主讒賊之口若
 是則譎張肆幻諍臣獲譴天下事將日入於弊而莫
 敢上聞矣可勝慮乎臣仰窺聖心所以致疑於臣
 言者其必曰每一指摘輒致爭論不已是慢令不恭
 也獨不觀唐有諸魏徵者曰徵凡所諫諍不從不止
 意以陛下為幼不同於長君唐太宗深拒其說益
 信任徵以啓貞觀之盛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
 疑其慢令得乎又必曰廷臣論事特過歸於上以邀
 其名爾獨不觀唐玄宗季年追論宋璟好名無比蓋
 其疑璟之心已醞於既相之後李林甫因售其諛而
 代之位夫以璟治以林甫亂而始終莫之辨此所以

迷復之凶也今不察其所論之是非而類疑其邀名
 得乎又必曰廷臣每論事必多雷同附會是特為朋
 黨自庇也獨不觀唐德宗以陸贄黨於張滂諸人而
 裴延齡遂得恣其傾擠之奸以熾其亂今不察其所
 論之是非而類疑其朋黨得乎夫慢令無上邀名植
 私朋黨亂政人臣之大戮也夫人非喪心失志抑安
 忍自棄其身以徼大戾借使有之亦不過失於誣誤
 失於過激迹有近似而實非也然此亦萬一耳今以
 萬一之似而疑紛紛者之作直果皇極之道乎臣愚
 欲望陛下自今凡廷臣論事一以至誠臨之聽之
 必行之之必果不幸而有誣誤過激之論亦必曲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賜優假以作其氣而凡所謂慢令邀名與夫朋黨之
 疑固不當復萌於宸慮也臣又按今天下諸路風
 霾地震赤旱凶饑之變幾無虛日則自古災異之甚
 未有甚於此時此正求言納諫上下交脩惴惴然不
 遑暇食之際也故傳稱宋仁宗以日食風災勅有司
 廣開言路陳得失而當時言事者至有削封獻牘字
 皆方寸又有謂今之天下非陛下之有抵忌觸諱
 而仁宗皆不暇計今廷臣字畫小誤督令回話詞指
 稍忤遂成嚴譴果求言納諫以消天變之道乎詩記
 宣王雲漢之災其曰我心憚暑憂心如薰則君身之
 謂也其曰靡人不用無不能止則群臣之謂也今

九重新於聽納廟堂沮於職守戚倖怙於私昵科道
怵於罪罟果上下交脩以消天變之道乎臣愚仍望
陛下急詔中外言得失仍許大小臣工自今有官守
者得舉其職有言責者得進其忠如此則政事可修
生民可阜而和氣之薰蒸猶不足以回天之心弭天
之變則經義皆不可稽而感應之理証矣臣不勝戰
慄惶恐待罪之至

順人心以回天意疏

何維栢

五月二十日該內閣輔臣傳示 聖諭今日寅時上
天示戒于謹身殿實朕所致也卿等具 奏問慰朕
已悉忠愛但雷火非人為之必有所謂修省之宜當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三

四

如此論錄示禮部臣伏讀於此見 陛下惕然悟修
省之幾至明也五月二十一日該禮部具題本日奉
聖旨上天垂戒朕切感懼致招在朕勿以他諉自二
十二日始朕與卿等修省如例大臣不必自陳各衙
門大小官人但要思盡厥職如果有關係 國家大
計善言各自陳說來行臣 伏讀於此見 陛下戰兢
自咎欲聞善言求修省之實以對 天命此 陛下
之誠心至切也為臣子不能上體 聖心以其實告
於 陛下者是欺 天者也臣不敢不盡其愚切惟
人君之至尊也崇高富貴之勢生殺予奪之威皆擅
於一已天下之人莫不尊之畏之孰敢撓其勢而化

其威哉所得而配者惟天而已矣人君受命於天奉
以行道所得以宰制之者亦天而已矣天之於君也
猶父母之於子也非大不肖父母不忍棄絕而不愛
有過則教而戒之未改則箠而警之以復其善以成
其愛天之於人君非無道之世亦不忍棄絕之有過
則必示之警之而畏而改則悅而祐之以成其愛警
之而不畏不改則怒而抑之亦不終警矣是以警戒
之間而人心悔悟之幾天命之向背國勢之安否繫
焉甚可懼也 陛下因雷火之警即躬自訟求脩省
之宜祈善言之進此深達 天心之微求治保安之
機也故臣今日不以有警為慮而以受警能畏為美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三

四

何者人心玩則易怠感則易奮怠則明哲之聖不能
保其必治奮則中才之主亦能易危為安故在明智
之君惟恐其無警無警則易安而危矣在中才之主
恐其警而不畏不畏則眷愛日孤矣故人君之患莫
大於自矜乎天地人君之福亦莫大於察天之微也
陛下聖智仁孝勵精圖治英明廣運制作底定孟子
所謂大有為之君天下古今所共仰而愛之者天心
無私其肯忍負 陛下者哉降警殿宇誠示仁愛之
端致警戒之切俾 陛下因警而感感以思奮奮以
立勸朝兢夕惕而無懈其所玩庶不負 上天深愛
之意故今日之警乃所以安全之爾臣願 陛下今

何所道而臣猶復喋喋云者真知 陛下為堯舜之
 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唐虞之治而後已也臣
 觀 陛下臨御以來犯顏敢諫之臣比之 先朝尤
 為獨盛其故何哉良以 其主難逢明時不再故凡
 苟有志於用世者咸果乘時自奮以承 德意之萬
 一其幸而得言者亦必反覆籌度而始敢冒犯乎
 天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直未能悉中乎時宜
 而其中心所發則忠愛憂思惟欲求盡乎臣節較諸
 循循默默徒取寵以固位者蓋不侔矣今而放逐既
 久悔悟日深險阻備嘗事體自習是 陛下之所以
 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 陛下何不悉加寬宥以遠
 皇明跡鈔 卷之二 三
 追堯舜湯武之盛軌哉臣以為非獨堯舜湯武為足
 尚也三代而下如漢高祖晉武帝雖皆有為之主要
 之亦未聞乎王道者然周昌則以高祖為桀紂劉毅
 則以武帝為桓靈當時二君非惟不少加怒抑且笑
 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為美談而二臣狂直之過亦自
 難掩則凡言之當否其得失固在臣耳而於君德何
 加損焉伏望 陛下念成才之難擴有容之度凡諸
 臣之一切以言而獲罪者宥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
 之路原其事情以次錄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籍
 官司存恤其家仍令自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所見
 許令自陳養其敢言之氣以無負其報主之心將見

民失其所天者則怨怨則逆氣乘之逆氣成象則天
 為之怒而災異生焉故明辟覈於天人之故則莫急
 於節一己之欲以得天下之心消未形之怒以致天
 地之和夫變不虛生妖以德讓臣見數年以來災異
 層出水旱虫蝗之厄日蝕地震之警四方疊奏特舉
 大略 陛下所可得而知也至於民受其慘物失其
 依居者多菜色死者填溝壑流離困苦有司實惠不
 至無所控訴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財之所生成於
 人力秋毫之入皆民膏血 陛下不可得而知也至
 於農事艱難未獲而償饑弗得食下民輸輓辛苦萬
 狀勞弗得息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 陛下即位以
 皇明跡鈔 卷之三 三
 來遇災則有賑遇 赦則有免 恩至渥矣然而臣
 工不能上承德意科斂百出加以貪污侵漁之害催
 徵之吏一下小民破產鬻幼舉室罄盡上覃恩而下
 則墜澤不流而害則沒民雖至愚豈得不怨此 陛
 下不可得而見也又况近日督邊糧者以糧草告竭
 上兵柄者以軍餉告竭司會計者以糧貯告竭督工
 程者以銀兩告竭凡形諸奏章博之羣議此公用之
 困 陛下所得而聞也至其工作所以耗竭之故與
 夫邊軍渴望之者 陛下必不得而悉知也百姓困
 於下公用竭於上州縣征稅之貯上供殆盡 內府
 累世之積日漸消耗况北有邊虜之備南與閩罪之

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

師中有土木之役入之有限出之無窮古人所謂以有限之財填無窮之壑者及今不為之計則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謀國重臣及是時正宜舉民之疾苦論時之利害度事之可否量勢之緩急一以實告於陛下陛下仁恩浩蕩明照萬里使得備知夫天下呻吟若此公私窘乏若此天下事勢可否緩急又若此則將惻然而懼惕然而思譬猶屠人執無罪之牛羊將刳殺之以市其利屠者雖安死者甚苦使陛下親見其窘迫之狀號叫之聲則必急為之解而忍坐視其斃死也哉臣以是知陛下之必不忍也但惜今之議者多不以實告乃敢倡為加賦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之說是但知固一已寵幸之私而不為陛下惜天下生靈之命但知濟陛下今日之事而不為國家顧後日無窮之計謀國之臣若此可為欺公誤國甚矣陛下宜整飭之以為監戒夫天下猶人身然今有羸病之人神昏氣餒手足不能動履召醫以治之尚恐其不起乃復加之箠楚則立見其死矣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人心國家之氣脉也今財盡不能勝其求力屈不能勝其役人心洶洶然敢怒而不敢言然而不敢攘動者賴陛下十數年恩威有以懷服之爾如使賦額再浚橫歛交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即如

漢武輪臺之悔噬臍莫及矣此志士忠臣所以終不寐臨食而嘆不能自己者也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言慎之不可不早也夫止患於未形則易為力防難於已然則難為功故臣私心懇切望陛下今日修省之餘留神獨斷萬機之中何者為重何者為輕何者為本何者為末酌緩急之序析利害之詳察天命之徵審安危之繫亦在乎熟思之而已夫憂其所當憂者謂之仁已其所可已者謂之智為其所當為者謂之義陛下建宮宇以備規制安南之役以誅不庭天下臣民皆知陛下之不可已矣皆知理勢所必為矣然臣嘗推之夫能舉烏獲之任者必資育之徒也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出語人曰吾足以舉百鈞是謬也今民力殫財竭公私交困可憂之時也工役之繁師旅之興是莫大之任也以可憂之時勝莫大之任是猶責一雛之力以勝烏獲之重也人皆知其必不能矣故臣願陛下今日為其所當為已其所當已者耳夫兩宮之建與山陵之役所關至重勢實不可已矣至如沙河功德二處之役則在所可緩矣夫力能舉則併時可為臣何敢冒死以阻陛下但近者該覆題沙河之役以七百萬計則功德之改作亦不下二百餘萬矣至於都御史毛伯溫議處征南軍餉亦須四百萬此皆大約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遙度之議乃若工程顧情侵剋私弊則有會計所不
 能盡者軍門犒賞日期久近則有意外所未及者今
 日之利搜羅殆盡往者納粟之利所得不過百萬尚
 不足周年之用而天下已嗷嗷然謂陛下輕爵以
 獲利所獲不足以償所失事勢至此可謂極矣今復
 以千百萬之數責取於困極可憂之時臣恐雖有聚
 歛之臣亦皆無所施其術矣為今之計莫若緩沙河
 功德二處之役併力以圖兩宮之成餘以漸積為之
 亦未為晚至於安南之征臣且不敢論其利害直為
 財力不足恐大事一舉勢不可止民益困用益窘而
 師尚未旋於此之時將何以給之夫財非神造鬼設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之也用不足其勢必厚歛諸民民不支則去而歸諸
 盜驅民之盜仁者不忍也况古人舉事貴於萬全欲
 以面成慎於謀始臣望陛下再以臣言思之如臣
 言謬妄則甘罪無悔倘有可采則量時之可否勢之
 緩急事之利害民之疾苦若此寧稍緩之以俟歲和
 時稔積漸以面成則此舉臣見其利無見其害也孔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又曰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孔子大聖也言足為萬世法臣願
 陛下事重師之則民心不搖天心益享內憂不作
 外患自消實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順人心以答天
 譴之至意也臣待罪言官今數月矣朝夕惶懼未知

報稱臣雖不敏非不知前車之戒然陛下以言
 臣臣不能以實對則不惟自欺以負陛下亦且獲
 罪於天矣故臣一得之愚不自隱諱亦忠於陛下
 之職分也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三

臣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一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二

修省六

修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禮科抄出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秦金等題先
 該禮部咨為 勅諭事節該本部題奉 欽依 上
 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勅諭思與在京在
 外文武群臣同加修省凡關係吏治民隱興利除害
 政務都要着實舉行以回天意欽此備行前來臣等
 仰窺 聖心遇災知懼即古帝王勅天寺幾之心也
 臣等仰惟 朝廷四方之準 君心萬化之原皇極
 建而休徵乃應中和致則位育自臻粵自 皇上入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二
 繼大統以來昭德塞違勸精圖治革積年之宿弊復
 祖宗之成規動無過舉宜足致祥顧自去歲迄今四
 方頻告災青風潮水患之非常氛霾旱暵之繼作加
 以盜賊竊發胡虜跳梁循省咎徵皆臣等不能將順
 德意病國厲民之所致也敢不痛懲已往思補將來
 凡有軍民利病吏治得失可以便宜興革者略以次
 第舉行其於事關重大者另各條具奏請外臣等復
 有二得之愚敢為 九重之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蓋言保終之難不可一日而或懈也竊觀 陛
 下臨馭未幾政漸弗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兼以
 民貧財盡賦重役繁嗟怨之聲足以上干和氣 陛

下可不慎然慎終如始以慰答天人之望歟臣等請

試言之 陛下登極一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想望

至治比來百凡舉措多與 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

民失仰此 詔令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

下即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 內閣部院之間

極一時名德之選蓋 陛下在藩邸之時已先知諸

臣之賢故用之而不疑如大學士楊廷和等嘗 召

見便殿詢以機務可謂信用得人矣記曰敬大臣則

不眩夫所謂敬者聽其言行其計不徒禮貌之而已

也此聞諸司章奏或不關 內閣票擬 旨意或竟

從中改師傳重臣諮詢疎濶至於緊切事情下同諸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二
司疎請 陛下徒答溫旨未見依從此必左右計竊

政柄而謾言得行乎其間也蓋大臣必有自安之勢

而後可以責其體國之忠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

可以遂其欲為之志今貌敬而心疑名任而實阻則

諸老臣者咸懷顧慮而有去志 陛下欲誰與共理

乎此任賢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

之初求治如渴聽言如流九卿科道凡百建議朝請

暮報未有不允納者比來諸凡政務但干涉威曉臣

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一則曰已有旨了二則曰

已有旨了事若遂非迹同拒諫此聽納不能如初未

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鑒 先朝名器之

濫冗食之繁凡傳陞乞陞官校匠役人等一切釐革
 儲蓄稍充 國計有賴曾不幾時復蹈故轍比來宦
 戚之家 藩邸之臣或爵以侯伯或官以錦衣至如
 已故太監趙山等弟姪趙雲等相繼陳乞亦得千百
 戶之除爵非平亂祿非軍功日新月盛無有紀極是
 朝廷之名器益濫而府庫之儲蓄愈缺將何以勸功
 而給用乎此慎惜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
 下登極旬日科道糾劾奸黨巨惡俱 命錦衣衛等
 送都察院鞫問刑部大理寺擬平人謂積年墜典一
 旦舉復比來非機密重情俱下鎮撫司問理臺諫論
 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法守不能如初未慰
 皇明 卷之二十二
 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首 命戶部將 御
 馬場上等倉場正德十六年合用糧料草束比常減
 半坐派蘇松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 恩至渥
 矣其以後年分仍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
 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事方舉行人皆欣忭乃因太
 監閻洪等飾辭瀆 奏遂寢查覆積弊彌深此恤民
 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查遣
 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回人干永等禁點左道一歸
 于正比來誤聽太監崔文蠱惑之言乃於禁嚴之地
 修設齋醮或盡日而罷或連日不止耗盡財用涸瀆
 宮庭此禁止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

位之初 神氣精明體幹充盛仰瞻 天日之表鬱
 有松柏之姿比來 聖躬時或違和 天顏未能如
 舊豈鼎盛之年志在色之戒歟燕閒之地遠養心之
 道歟此保固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凡此有一
 足以干和况兼之乎是未可諉為適然之故而弗加
 之意也中外皆曰 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
 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
 公朝或不知也 臣等竊惟政不可一日不在 朝廷
 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 朝廷者非必天
 子之獨運也以機務之繁多也設公卿以代理之慮
 視聽之壅蔽也設臺諫以糾察之股肱有託耳目有
 寄是謂政在 朝廷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
 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然則 內庭外
 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文謁之情親而聽受
 有不察名曰總攬而權實移於下矣伏望 皇上上
 憂天命下悲人窮思 九廟付託之重念萬姓仰戴
 之勤側身思過修德格天重 詔令以彰天下之大
 信公賞罰以示天下之無私時 召大臣諮詢治道
 票擬付之 內閣勿因請謁而中改刑獄付之法司
 不以喜怒而他移科道論列可行者務見於施行諸
 司執奏當從者毋拒以前旨停止齋醮而斥蠱惑之
 奸如崔文者決不可貸也慎重名器而禁傳乞之濫

如趙雲等決所當革也查點倉場馬牛減派糧料草束必使戶部舉行毋因浮言廢格至于寡慾乃養心之要術女色為伐性之斧斤此尤陛下所當兢兢戒懼不可須臾忽忘者蓋人當血氣未定之時正加意培養之日使嗜慾能節於壯強則精神自固於永久萬一後時而悔噬臍無及矣伏望陛下保壽聖躬深自愛惜見可欲之事則思曰恐戕生也居得肆之地則思曰恐損德也嬪嬙進御以時寢食願養有節處嬖護猶在廣庭慎幽獨如臨師保則聖壽萬年之固可必子孫千億之祥可冀矣以上數事乃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機保邦之要道陛下於萬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五

張潮

幾之暇虛心省覽決意施行將見天人慰悅和氣流通災異潛消休徵協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等分忝臣民義關休戚惓惓犬馬戀主之情無任懇悃願望之至

張潮

遵明旨陳時政以答天戒疏
通者 天心仁愛 宗廟災燬該雲南等道掌道事 河南道御史党承賜等題為答天戒嚴交修以隆聖治事奉 聖旨是宗廟災燬朕所震驚所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況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除各衙門具疏自陳俱奉 明

旨簡擇去留外臣待罪銓曹奉職無狀仰荷 聖慈不即罷遣容令供職雖 乾坤浩蕩之德曲賜包容而犬馬感激之私益圖報稱曠瘼是懼夙夜靡寧切惟災變之生不虛警省之機責實我 皇上敬天尊祖已極其誠而臣體國奉公容多未盡故一夫不獲一事有乖未免下致人怨止干天和况承平日久獎緣法生風俗日偷政以習壞不敢盡謂之無也臣久負素餐之愧繆有一得之愚謹以本部見行職掌相應裁正者條陳六事曰抑奔競重恩典惜人才廣廢遺公舉刺懲貪墨蓋于國體民瘼亦少有關徒事彌文惟舉行者加之意焉而已塵瀆 天聽伏乞 聖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六

張潮

裁 一抑奔競 臣切惟女而自媒則非貞女士而自衛則非貞士况榮進素定非可以強求資望未協不可以速化但近年以來不安義命者徒知崇階清秩之可榮不顧禮義廉耻之大節故一缺員而請求滋多一不遂而橫議四出此士風之日陋而公論之日廢也伏乞 聖明降賜嚴旨凡各衙門內外大小官員各務請共以俟時不得憑陵以干謁如有仍前假托請求及有不遂挾私讒惑者 勅令都察院訪察彈劾并容本部指名據實究罷斥不許撫拾誣抵則奔競之風息而正直之氣伸官守得以行其職矣一重 恩典切惟 國朝定制文官一品至七品俱

有封贈之典觀諸司職掌及會典所載至為嚴慎其在京官須滿一考在外司府州縣等官必再考稱職詢察覆實方准題給所以重君寵勸人心也及遇蒙頒 詔係一時曠蕩之恩亦自有限制以見任 開讀為始但近年士風日薄牽比請乞紛紜不已圖遂私情用知法守相應裁正以便遵行合無今後兩京堂上四品以上官除奉有 特旨及例該考滿具題取自 上裁外其五品以下或考滿稱職或見任遇恩并外官七品以上已滿考者查曾旌異方俱與請給其餘考無稱職初薦調繁 開讀例前事故例後及凡到任或試署初授起復除補但在 開讀之後者並不得牽引附會朦朧奏請候 命下之日通行內外各衙門知會遵守庶 朝廷名器不至于濫施臣子忠良亦因之以激勸矣 一惜人才切惟人才之長養甚難而君子之使人亦不求備然非平日愛惜而保全之則後生輕進終不若老成持重之有為而一蹈過誤者或自新改過之無由也若槩以一事未善一行少虧從而推折且因人媒孽或因註誤以棄之則 國家儲養之久而用未克終人才遭際之難而志因以阻合候 命下通行各衙門并巡撫等官凡遇人才皆當愛惜保全如舉劾考語務在虛心公道舍短取長先觀大節中略細過不必深求太刻

至無所容則優容博大之體立而人才長養之日充庶緩急取用亦不乏人矣 一廣廢遺切惟効用之忠凡在人臣皆切耿耿惟危于時命故安居自守不求仕進少有志之士終老丘園而諒其本心豈甘又廢况靜養之久而請練之深乎即今天下養病致仕誣枉廢棄者除奉 欽依起用之外豈更無人撫按官薦舉訪求或亦未能徧及蓋素昧平生者耻求見之無因憚于干謁者又養素之自重故或舉所知或許相見而其不知不見者未必非可舉也合候 命下通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舉廢務在從公廉訪多方巡察必望實相孚卿邦推重者疏名奏薦候本部查明錄鈔 奏奉之 命下之日通行備查先廢錄由恭今事重公論題請起用則負屈不伸者再得用于 清朝而廢棄之眷求又 聖明之美政也 一公舉刺切惟民生休戚關有司之賢否有司賢否在撫按之甄別故舉刺公則用舍當而勸戒昭矣邇來各處撫按及各項公差等官舉劾司屬官員甲可乙否率多矛盾同是人也一人舉之盛稱其美一人劾之具列其狀以致淑慝莫辨舉措難憑故每遇考選考察部院雖無延訪但一時風聞不若親見者之為真衆口淆亂不若歷試者之為的所以憑信舉劾考語為多其或誤信而用議論忽騰又以臧賂誤信而去公論雖惜竟以廢棄皆緣舉劾之未

公也合候 命下通行各該撫按等官于凡所屬官員皆宜用心詢訪從公舉劾無徇好惡無計親仇務令監別精當議論歸一若復仍前舉劾互異聽本部都察院并科道官參論查究如近日兵科題准舉劾將官事例及遵照憲綱事例糾言不實者抵罪并私治十三年該部院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曾經旌舉官員有犯罪革職者原舉官員一體參究不許隱匿欽遵施行庶賢否不失黜陟有據而治道不無裨補矣 一懲貪墨切惟張官置吏以為民也民生不遂貪墨者害之也今天下司府州縣廉污不一其通賄無耻上下交征罰贖科派假公濟私者固不足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二

九

王

吏一不參究本部雖屢駁回展轉希冀終無守法如之何吏不貪且縱也合候 命下行都察院及行各撫按衙門凡遇奏辯賊官加意慎重必委廉正守巡親提詳審從公問斷勿聽買原告及花銷公用等項果有虧枉必將原問官吏究實擬罪方准起送雖有陞遷事故亦俱明入招詞以驗賢否仍查照節年題准科罰事例申明禁約及痛革前項立總之弊庶貪墨少懲而民獲安矣

謹天戒以隆盛治疏

唐胄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二

十一

王

言之至若徂常習故槩有二端其一里甲本以勾攝公事催辦錢糧也乃設立為總者或一二人有欲則責里總里總責之各里或交際宴會或買辦供給皆取必焉胥吏為姦數且加倍其二商賈有額納官稅亦有場務起稅者矣乃各立為總辦者一二人有欲則責之行總行總則責之各行上自綺段布帛下至魚肉菜果皆取必焉咸價虛領十不償一奈之何民不窮且死也又犯賊革職官員黃緣請託或賊罷黜厚載而歸更不聞引例充軍者甚則既報缺補官不一二年黃緣奏告復與辯釋起送改選或選就近則例變為科罰降級殊不知前入後出必有是非原問官

自警上天愛子一萌意向即垂象以兆先以致五十七年重熙之治 陛下承上天大非常之託者與祖宗同而天心未見克協豈所以自警者未能如祖宗之誠哉宋儒胡安國有言曰克謹天戒雖有其變而無其應不克畏天災害之來也必矣夫所謂變即天地風雷日月星辰雨露山川草木禽獸之異也夫所謂應即水旱凶荒盜賊疾疫亂亡之禍是也蓋天之仁愛人君也因其脩已行政之失則出警之及其不能悅也又應災以怒之故古之賢君如商之中宗警桑穀生朝之變即修德以格而反享七十五年之治高宗警飛雉鳴鼎之變即正事以答而反成五十九年之治 陛下即位之初乾坤再造脫斯民於水火天下方仰復見唐虞三代雍熙之治夫何近日以來畿輔四方無處不告變且非常變則天之示警也至矣即今南畿江浙湖河無地不告災且非常災則其示怒也至矣使 陛下有畏天之誠安得至此臣不暇泛舉姑以目前提督織造一事言之臣往歲經過江北地方聞軍民談及織造官船之苦已不忍聞近檢部牘見有前差官及文移內稱有假其賜黃棍之威欲以肆閹御史之橫暴珍貧民而道路騷然逼官死竄而州縣連逮附帶至於千艘私貨挾於巨萬百孽千殃不可悉數竊意彼當營差之時群臣曾

以為言 先帝亦謂其一內臣數奏帶十餘船而已臨行且有不許分外生事騷擾之戒豈意出外肆毒至今經過地方夢影恍惚猶驚聞談神色亦變及荷明詔除革莫不鼓舞歡呼以為天日復見不意 陛下近准內織造染局之奏復或差官蘇杭督造遠近傳聞驚愕以故群臣莫不竭力交諫有謂例不出於祖宗未可依行端始造於成化亦非美事極言淮揚死傷之災不可摧殘推論蘇杭貨財之本不可損利減徵尚欲惠沾大令豈可反汗皆極言其不當差有謂營差必非安靜之人償貸必至殘噬之毒過郵空其雞豚供所竭於水陸參隨虎狼之威工料給辦之苦皆極言其不可差也有謂原局置於 內府多年供應不見有違今織造給以官銀所在官司自足幹辦皆言其不必差也至於惜大體以彰令甲之信借優容以安輔臣之位懼激變以致意外之虞累牘連章至明至切而 陛下一無所聽何哉豈以 兩宮之進用為急歟則自古賢妃皆以儉德為美我 太祖嘗謂侍臣曰今富有四海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矯飾實恐暴珍天物剝傷民財大哉言乎實萬世之鑑矣故漢肅宗母明德馬太后惟服大練左右皆著布帛自謂為天下母欲以身率下後世至今稱之人子之孝以成親之名為大 陛下若必執此以

為奉恐。聖母之心亦不安矣。若以龍袍請用，缺歟則大禹之聖以惡衣服見稱，今日比我太祖素服儆變，此又異時而同事也。抑聖心亦知此差之可止，但觸於諸言者之過激而耻屈歟，是又大不然矣。自古君德莫不以屈已納諫為先，故稱古聖王之德必曰舍已從人，必曰改過不吝。况此事既布朝堂，勢必聞後。陛下將使後世以已終於從諫為美乎，以終於拒諫為美乎？今外人皆謂聖心寡欲，何事於此，但無柰於宮掖左右之請託爾。誠若此則又大可懼者，蓋此輩親昵易於誘引，故成湯桑林之責必以女謁，諶夫為言古稱君德之養必左右僕從。問非正人，故隨衛近侍宜選老成厚重小心之人，若有干管即為讒佞，宜亟去之，以免後悔。况詔書輩弊多端，而此條尤為痛切。若此破格復之，則凡條內所稱如燒造分守守備之類，寧保其不再干乎？却之則彼有辭從之，則上天託陛下以中興之治者，未見其能體而於正德群奸之弊，反一一將奉之而不失矣。豈得為敬天之誠哉！天既儆矣，且示怒矣，豈不可畏哉！伏望陛下體上天因時篤生之念，思祖宗艱難創造之業，憫四海困悴已極之民，畏天心仁愛之戒，乘此差官之事未舉，明告在廷，收回前命，以安人心，以回天意，且望事事一復祖宗之舊。

凡稱有過舉，曾經諫論未納者，皆儆省改易。視之餘日玩經史，便殿之間時接儒臣，經筵日講，虛心聽問，言路諫章，屈已容納，以成大非常之治，則禎祥自見，壽考無疆而保有祖宗之鴻業於萬萬世矣。

因天災以圖治道疏

丘九仍

臣伏觀自陛下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有作，無息四方周徧，而南京尤甚。前年水旱風雹，黎民食乏，當時群臣各具奏聞矣。臣謂啟靈相襲，難於善政，繼今惟有上新。天心連賜數年豐稔，貧民庶幾更生耳。夫何三四月間，霖雨不息，五六月間，土石皆燠，彼民有麥薄收，又傷腐爛，即今有秧當插，拆裂何堪。夏去秋來，生意將絕，縱今得雨，禾稼無望，禾稼虧而民窮民窮而百患生，重傷之餘，豈宜有此。此臣所以為之深憂也。臣伏思南京豈惟根本之故而郡縣租稅實朝廷仰賴以活者，夫以軍民殘喘餘息而更加以今日之災，是皇皇上帝為仁愛陛下耶，為先覺其本耶？天道高遠，杳不可測，若消災弭變，自古歷有顯驗，殷憂啟聖，實又為陛下今日自新之由。臣庸陋奚足以言，然壤勺微誠，欲增海岳，謹條陳四事，開具于下。斯於切劇時務，未敢泛略伏望聖慈特賜睿覽，如蒙准行，則脩政立事之規，消變弭災之實端。

有在矣 一開言以求得失切見近日以來諫官畏而不敢言言而不見聽群論而不改屢執而不回或以直而謫遣或以諫而駢死所以致此者 陛下未嘗不求言而言者或有過當耳然言者之意以為不激切不足以回 聖心邇來少有言者是又 陛下懲之太過也 陛下承 先帝太壞極故之餘由朝廷以至四方弊根無恙謂宜見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庶足以救萬一今也偏聽勿恤沮抑遏塞往往有之此嘉靖之治所以未成而 上天之災所以未息也因災異以求言古來賢君之首務而史書特筆以紀美者也 陛下仁聖宵衣旰食勤學勤政海宇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共聞彼賢君奚能彷彿四方弊病 朝廷缺失隨日以滋非一人之所能盡知者乞 勅大小臣工條析具陳無或隱諱以言之善否為政之從違是 陛下隆大舜舍己從人之善陋漢唐以匡不逮之休也 一親大臣以資治理臣伏觀 祖宗之御群臣或於東角門或於左順門與若便殿自公卿以至科道等官皆得 召至 御前從容商確面諭政治得失蓋祖宗亦以勢分大懸患易成於隔絕股肱一體情貴相為流通况 面諭可否灼見於一心廷揚獻替率協於衆論此古之帝王致治成化之要道也今日視朝經筵之外中外分隔真仰雲霄大小同心徒切

葵藿雖率見之奏章得言者無幾近來所圖政治似若未多近古開閣延攬 賜坐史冊焜耀以為美談陛下即位以來學古以蓄德法 祖以憲治臣謂如此美政獨何為而不可遵 祖憲哉伏乞 視朝經筵外不時 臨御諸門便殿悉 召文武大臣及翰林科道等官 曲賜慈顏一咨講論 陛下運乾剛之明凡有所見一斷自 聖心所言所得揭若日月况言出而千里應之政成而萬古仰則嘉言美意四海傳聞禽獸草木莫不歡忻鼓樂獻靈呈瑞由此而雅樂興頌聲作矣 一遠儉人以信君子切見 陛下即位之初首 召天下耆舊還朝以興政治豈不以正德年間群小擅權而正士鮮少耶不二三年尋復罷去是豈諸臣不足以厭 陛下之望也或有一二以貪賄著聞是 陛下之心必疑於是但今在廷之臣其皆君子耶抑亦小人耶二者並論小人居多夫君子小人之心迹古人論之甚詳但今之小人情狀難盡此宋人所以患其難識而論者多未得其情也 臣今之懇乞非為彈劾姑且未指其人伏乞 陛下於投機赴會希 旨取寵諂媚交結趨競鑽刺苞苴沽術厚貌深情巨奸大詐陽假善名陰濟實利之輩凡此皆世之真小人也近日言官惟指議禮之臣自臣言之奚啻於此邇來申救此五太為分別臣

恐黨禍將形更加攻擊斯不可救伏乞 陛下留神
獨察於其間則進退予奪之際即旋乾轉坤扶陽抑
陰之機也小人去則君子來矣君子小人之進退雖
關氣運之盛衰陰陽之消長然實在 陛下之一心
耳臣不惜區區之命而諄復為 陛下言之蓋懼禍
患將及耳 一恤民困以回根本臣伏思自正德年
間毒痛四海群黎嗷嗷已無生意伏遇 陛下中興
真倒懸之解也今五六年矣富者就貧貧者就逃逃
者不息死者不已戶口日耗村落彫敝杆軸一空雞
犬亦盡比諸往年未見其愈也豈撫按多乖其方郡
縣多非其人而然與抑 陛下理之未得其要而澤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十七
不下究歟皆未然也蓋政仍其舊事不缺民力有限
而弊端益滋故耳為今之計求弊為先求弊而悉其
隱革之斯祛矣姑即應天府一郡言之罷神帛堂額
外富匠以歸於府縣則無影射躲閃之弊而貧民安
致獨累革府衙納月錢之劇弊已歸於行位則得差
操勞苦之衝而貧軍何由致逃覈豪官占買之田而
遇收其稅糧貧戶奚有重賠累獄之患嚴富猾買囑
之禁而均平其徭役貧民奚有勞苦弗息之歎若此
之類難以枚舉今如次第舉行行之必盡其利革之
必去其害大小貧富歸于一均毋若近來止於文移
一番安有迓移困苦之患耶生民弊病不啻牛毛

海之遠大率類此伏乞 陛下俯念民為邦本
其根而沃其枝民為元氣勿割其肉以充其腹凡所
以愛養之道樽節之政一一講求天下之人必有條
分縷析燭照數計為 陛下言之者矣必如是而後
可以言治實 宗社無疆之休

陳言修省以消 天變疏 華湘

臣聞王者配天象地故其政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政
事之修則休徵應焉政事之失則咎徵應焉蓋善惡
萌於此而災祥見於彼故曰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夫
陰陽之氣充於兩間苟不常而失節無不緣政而起
者或一法之拂其情或一令之敗其度天必垂象以
示其警是故震雷雨水隕石生蛟孛入於斗鸛鶴來
巢於魯六鷗退飛於宋四時之或五行之反春秋書
之呂氏紀之劉向志之悉本於人為之感而莫有爽
焉者也人君於此能謹天戒而克省其愆雖有其象
而災可弭不知所畏則禍患生而傷敗至矣竊觀本
監觀象有臺候風有竿今年五月日在戊寅而雷震
焉臣嘗考之凡陽陰凝結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
而為雷故震之為卦一陽在下二陰在上乃陰閉乎
陽而不得出之象然同日擊物之處或於城堞或於
梵宇而獨發於觀天之所者為甚夫天豈無意乎天
意以臣乃掌占候之官也頻年以來星變於上

皇明疏鈔 卷之二 十八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一

於下恠異數與於四方天之譴告明矣而臣不能待
陳時政之缺以竭愚衷是以 上天罪之而震怒之
形然則臣敢不蒙死而為 陛下言哉粵若舜之為
君古今稱聖者也格于文祖之日首明四目而達四
聰誠以人君之耳目蔽其聰明則紛錯眩瞶而是非
賢否之實淆然顛倒而莫知所從如秦之二世惑於
趙高梁之武帝惑於朱异隋之煬帝惑於虞世基遂
至天下大潰而不聞此萬世之迹也仰惟 陛下承
景命曆數攸歸起偏剔垢凝神化理凡有利所當舉
而弊所當革者品式條貫規制區畫見於地張于奪
之間有倫有等方其即位之始優禮公卿獎臺諫屏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三

十九

既

權倖以抑私昵汰冗濫以省浮靡祛釋老以斥左道
罷二作以蘇疲敝清名爵之冒審刑獄之施深仁美
意藹於改元之一詔內外嚮風萃夷仰德罔不跂足
以待而思見其 德化之成不啻如漢文帝之感山
東也柰何所復者不旋踵而壞治者已漸不如其始
矣臣請得而言之古之君臣之相與意氣孚洽而怡
然交歡於一堂臣有言焉而君聽也臣有謀焉而君
行也故致治之盛不可及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者
此也今也形迹疏濶而外 朝一接都俞吁咈之語
眇不可聞或併與其優禮者而皆失之此不如始者
一也 國家以言寄於科道則諫諍乃其職耳九朝

政之得失臣工之邪正生民之休戚自不可苟焉
緘默也使可苟焉而緘默官何以諫名也陸贄曰天
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時有小人而廢
聽納以見人主不可以不受諫邇來言者封章奏牘
日有所陳而於鯁亮之讜論不聞其 嘉納一二以
勵其氣則今之諫官殆為 清朝之剩員此不如其
始者二也近習之臣 聖王出而撫世酬物其慮之
也周其防之也固惟恐其乘間伺便以移吾之心志
蓋其漸靡積染之習雷水非鑽也可以穿石汲縷非
鋸也可以斷幹故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
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茲固聖王所以防之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三

二

未

之意也彼其匡君翊國如勃貂管蘇如鄭衆呂彊今
遽未可謂必無其人然有依憑城社席寵飾詐者衝
決於其中則不能屏而抑之此不如其始者三也頃
年太倉之儲終歲告匱而邊徼遺租不下數萬蓋由
食之也不量其所生而入之者不足以供其所出蘇
軾曰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則冗食不可以不裁也
近復見夫闒闒亡聊之人私門奔逐而鼠穴肆出將
如曩時之不可救藥此不如其始者四也彼邪說之
為人害也久矣誰以福利之報而人心為之陷溺則
浸淫沉痾國事日非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是豈但以為吾民衣食漏卮而深惡痛絕之若此哉

今以萬乘之尊而俯臨其誦經之壇不獨不能斥而遠之反恣之而轉令盛也臣不自揣緬念往轍竊於此恒懷漆室之憂焉此不如其始者五也日者都城內外營費不貲西山諸寺薙業相孳而倏然毀之不疑天下莫不頌其為帝王之盛節今復以其當鬻於民者而賜戚里史遷謂自古受命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所係如此苟不節之以禮而顧縱之以奢不思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豈所以保全之乎况紫宮之建司空之力竭矣復令新其甲第是停之未幾而勞之即至此不如其始者六也然猶有二焉則甚於此者臣請復得而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王

於行者如此輔臣言之而不聽大臣言之而不聽諍臣言之而不聽天心或有時而愈怒符何以應之乎臣竊私憂過計陛下所以漸不如始必有蔽之者也臣不敢遠撫往事為言近以正德之事觀之先帝之資明睿天成而事變之來確然獨斷唯其惑於羣枉是以十六年間流寇弄兵而北方騷騷叛藩作亂而南土震驚光庶愁困疆圉虛耗物力悉屈而海內蕭然則繼其後者豈可不熟計而痛鑒之哉念我皇祖龍飛淮右親冒矢石以取天下艱難危苦甚矣陛下握符臨御上承先緒任大而守重苟不夙夜憂勤砥節修德以衍萬世之基則無以慰宗廟不棄之靈答蒸黎無已之望也臣觀三代以還入繼大統莫有賢於漢之文帝者夫由藩邸而踐天子之位乃國家交會之際上天仁愛必出災異以啟其衷故文帝之世天非無變帝能率下以德而民應之國富刑清登於大道故呂祖謙曰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留也臣如賈誼猶痛哭流涕太息其當時勢之事以為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陛下試觀今日之事果何如耶名器濫以假人而天工未勅財貨盡於供佛而天物不惜議理違乎常典人心有所弗和不能行天之春令也總戎踵其故習節鎮無所戢飭不能

皇明疏鈔

卷之二

三

王

行天之夏令也。翫法滋惡，喧傳萬口，不能行天之秋令也。錫宅與工勞費百端，不能行天之冬令也。由畿甸而海宇，民則苦於征求，而鮮康阜之樂；土兵則疲於剝削，而率瘠弱之羸。卒吏則失於磨滌，振刷而不多見乎修正；廉節之士風純俗，日滿紀綱，漸弛天下之事，不容不寒心而眩目者，難以縷數而徧及。譬諸腹心受病之人，貌年動作如常，時外視之若無病者，而其元氣已索然矣。苟不及其未深而療之，養以參朮之膏，濟以薑芥之味，處於閒靜之室，而無所勞則厥疾何由而瘳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固不可因循惕玩而不思所以治之之本，唯在修德而已矣。心皇明詔錄 卷之二十二 三三

之不正，則德不可修；學之不講，則心不可正。故宋朱熹屢以是言進於其君，而厭聞不用。宋室卒於不競，君子所以不勝其慨也。臣聞陛下經筵進講之後，進而尋繹其所講，存養於幽獨，體驗於施為，察理欲之機，決存亡之故，辨別君子小人之分，日召公卿以講治理，面諭臺諫，以通乎下情，禁權倖之橫，塞冗濫之源，開釋老之非省，工作之費，慎名節以勵世，不以無功而輕授，明刑獄以鋤兇，不以有罪而苟免。凡政令之布，必應時而行，銳然鼓舞，精勵於其上，是能以天之心為心，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天下之事既理，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吏稱民安，兵疆恬厚，紀綱整

肅而時雍，迓衡之治，於是乎成。何星霜水旱，昆蟲草木之妖，不可除而文帝不可並哉？斯言也，諸臣進說屢矣。宸音之答，雖溫躬踐之實，未見陛下殆未加之意焉。臣念祖宗以來，本監未聞有今日之變者，乃敢忘其謏陋，妄有所說，而一念之忱，實無任惓惓也。冒瀆天威，罪不容死，願造室以待斧鉞之誅。方鳳

脩德政以弭災變疏

臣聞天變之來，雖或然之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或下罪己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不敢易以處之也。陛下臨御以來，方及年餘，災異數見，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烈星隕，天鳴地震，父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內府火災，延燒國學，號房及百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中西時分，惡風暴雨，夜以繼日，衝撞搏擊，天地震撼，瓦石飛走，孝陵石欄倒壞，樹木傾拔，一千三百餘株，園子監等坊牌并城中房屋，倒壓大江平湧，潮水丈餘，儀真居民漂沒及千餘家，商民船隻覆蕩，無數浮屍填塞，觸目痛心，變異之大，未有甚于此者。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因人事之感召而陛下德政之可脩者，尤所當急。臣敢昧死言之，經筵雖日講而未聞有咨詢之實，甚至有意期而不御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延納之禮。

其至有累月不得見者免租之 詔方下而追徵益
急是失信于窮民沙汰之法方施而傳奉繼行是縱
姦干倖進信內使之言而使御史貶責主事被執益
長貂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功受封無名賜第
漸張閹閹之威欺君誤國如張銳等罪當萬死今則
止于充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黨惡害民如浦智
等罪不容誅今則止于降級而入官贓物還給本人
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失一事之弊
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怒者臣不敢
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
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我 孝宗之所以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二 二十五
致治者其道何先及 武宗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
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機之際得失自明善者
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
信者必察其誠偽而不可委以腹心 臣僚之老成者
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迹賞罰必公毋奪于私
請而至于濫縱政令必信毋惑于羣議而有所改移
凡百章疏必由內閣或行或止必取 上裁而擅自
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
于小成以自足仍 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備
省務求實驗毋視虛文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
下之治其原蓋不出此矣 臣 天威不勝戰慄

待罪之至

務貴勝以答天戒疏

劉世龍

臣伏觀六月二十九日 明旨南京 祖宗根本重
地 宗廟尤重朕聞大變不勝驚惕茲 五祖神靈
必須奉慰其祭告及備省之儀禮部便開具來看此
誠 上天示戒務要應之以實勿事虛文繼觀七月
初三日 明旨又云致災之由端在朕一人欽此臣
三復 天言不勝感激乃作而嘆曰明明天子真大
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 臣愚何幸而躬逢其盛哉
臣聞天眷有德變不虛生仰惟 陛下蓋與天地同
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所從來實惟中外臣工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二 二十六
職守無狀以致上干天和災及 祖廟 陛下乃輒
引咎自歸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此一念天監
在茲昔周成王啟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公出罪
已之言星為退舍矧 陛下修省之誠務欲見諸行
事之實 臣見 天心上格和氣日臻 宗社無疆之
休端在是矣 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 臣職
非言路本不當言又有所懷不能自已茲重有感於
陛下畏天之誠敢不乘時以效夫野人芹曝之獻謹
以時務之重且大者列為三事仰瀆 九重誠以
陛下繼天立極有感必通故寧冒好名之嫌以少伸
其圖報之私非敢為無稽之談以自取夫不韙之戾

也伏望陛下察臣懇切之情恕臣狂妄之罪深惟
 為治之不在多言俯念愚者之或有一得曲賜優
 容少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風
 俗之不正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之也人心之
 壞非由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使之也夫患得患失
 之心勝則寡廉鮮耻之徒多寡廉鮮耻既繁有徒而
 正色直氣日以消滅則平居之所恃以尊主庇民臨
 難之所恃以仗節死義者焉攸賴哉今天下之風俗
 人心臣不知其成何氣象也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
 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如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二 五
 脂如韋為鬼為蜮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或片言不相
 協而禍患已速於身家或一咲未及終而戈戟已礪
 於骨髓是以人圖自全勢不兩立與時浮沉之輩則
 惟以安分守己為高而常恐獲戾於人獨立卓行之
 士則徒抱憤世嫉邪之志而安能手援天下以致人
 心益薄風俗益偷究其末流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
 也臣以為轉移變化之機非陛下以身先之雖後
 家置一喙市列千金則積久之敝安能一旦而不變
 邪伏望陛下洞察幾微大加矯正握其要以風動
 四方端其本以統御萬事勿以詭隨阿諛者為賢能
 勿以正直鯁介者為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喜勿以

私惡而有所怒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謙已以來忠謹
 之益仍勅大小臣工各相戒勉務協和以共圖成
 功毋朋比以私植黨與事關九重則明白開陳利及
 萬方則懇切敷奏可者獻之否者替之不以事之小
 而互相隱藏不以勢已成而巧於遷就獲乎上者勿
 以此而望於下壞於己者勿以此而責於人將見四
 方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俗尚自美如此而天心
 不應者有是理乎臣恐陛下所謂應之實者似亦
 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人君之
 德莫貴於使人得盡其言之為美夫上下之情不通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二 二
 則貴賤之形迹日隔而壅蔽之禍深人得以盡其言
 則人君之耳目日廣而欺隱之弊絕夫壅蔽深則寸
 步之間皆如隔世雖欲用其明而不可得也欺隱絕
 則萬里之外皆如對談雖不用其明而自莫之道也
 古先哲王深知其然是以堯設敢諫之鼓舜有誹謗
 之木成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報謙虛自將
 延訪多術猶懼夫天下之情或有未通天下之言或
 有未盡此所以上下交孚幽隱畢達而大業昭於四
 方榮名垂於萬世者職此故也仰惟陛下天縱聖
 神德超今古其於天下之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
 而何所遺其於天下之情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而

日修省之實加之意而已臣何慮焉昔者漢文之世災異迭見可謂警之至矣然文帝能行修省之實以致之民恭儉率下化民以德露臺惜百金之費后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糜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絕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止輦受言前席賈生除誹謗妖言之罪可謂能受天下之善數者乃其大者爾至於節目之詳史不盡記以故順人心以召和配天命於有永行國脉於後裔傳芳聲於異代此天心仁愛而不已雖屢警而無害也下至武帝雄才大略芝房寶鼎祥瑞之文日見然卒致海內虛耗幾於亂亡何也有所恃而無其警天故縱皇明疏鈔 八卷之二十一 貢文選刊

之爾文帝畏所警而治武帝樂所恃而替人君察於此二者可以鑒矣故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此之謂也我皇上心揆堯舜道憲祖宗視漢文未足數者然聖王取善不遺下體賤如芻蕘尚欲擇而用之而况文帝為世世師者哉此臣所以惓惓望 陛下修省之餘兼取文帝之可法者覈其實而效之民心悅而天意得矣大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之耳目在民故上下交與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等麓淺不敢效漢儒徵驗之說以誑 陛下特以為今日急務莫先於順民心而已矣臣聞之國之所保者在民民之所天者在食

天下耳目所見聞益足以裨益 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脉相貫通益足以培植 宗社之根本盛德大業殆將與堯舜湯武並隆而漢肯二君不足道矣如此而天下有不孚和氣有不應者哉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臣聞帝王為天下之宗師而舉動尤人君之大節一動所在四方為綱一時所行萬世不泯此其關係豈小小者而可以不慎乎哉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動與天合博大纖悉何事不周而臣猶復惓惓不能自已於言者誠念生逢堯舜之君而惟欲快覩雍熙太和之治也 臣聞之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為中外臣僚之表率勲戚實國家休咎之相關苟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少貸焉者猶當曲為之處而不可輕廢棄也 臣惟 陛下之於大臣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托故委之以重任而不疑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焉而去之又忽焉而召之又或因事而械繫之箠楚之則何以為臣人者勸哉夫臣之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命而莫之違也而上之所以處之豈容不察其情而全其體耶 臣愚以為 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

事託詞省令自効以禮而退如其素行無缺委任
 隆乃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 陛下固以付
 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望恐非所以御人
 臣之道也至於故舊如近日張廷齡家憑寵為非勢
 所必至罪既難議法再不容此在 廟堂自有定論
 臣何敢贊側聞長老之言 孝廟在時待之過厚或
 至釀成今日之事殆未可知矧彼豪貴之徒焉知威
 滿之戒自貽伊慙今復誰尤區區逆豎亦何足惜獨
 念 孝廟在天之靈 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
 能庇其骨肉之愛於情忍乎 陛下孝養兩宮心如
 日月海內臣民孰不稱誦恐於此際殆亦不能不為
 皇明錄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一動心也頃見通報創造神御閣啟祥宮特令二三
 大臣督理其事此固 陛下尊祖愛親事亡如存之
 義臣則以為南京 太廟之灾方在日前 陛下脩
 省之誠正達 天表五廟之靈俟俟馬何所於依安
 慰之儀皇皇馬人皆有待抑其煨燼之墟未知應否
 重建如不可已則今日工役之重且急更有過於此
 者乎矧興作頻年四方彫敝灾傷變故到處相聞此
 又民勤於食時詘舉贏之候似宜劑量緩急而為之
 以漸殆未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萬幾應酬之際
 凡有關於 聖躬者尤望澄心定慮熟思審處謀之
 於始以圖其終慎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而物無

不正德盛而業日益隆人事備於下天心格於上和
 氣氤氳灾變消弭億萬載隆長之慶端在是矣此皆
 狂妄之談不識忌諱之甚不知 陛下所謂應之以
 實在此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手否也
 元旦日食脩省疏 徐棻
 臣聞天人之際每達於幾微而帝王之德常成於危
 懼近觀邸報該欽天監奏為日食事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初一日戊寅朔日食分秒推算共食九分九十
 三秒日未入見食八分一十八秒日已入見食一分
 七十五秒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竊惟日者衆陽
 之長以清明普照為德正且者三陽之首以生育長
 皇明錄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養為事乃於茲時謫見於天蔽虧侵揜若此况入秋
 以來如西南之赤氣廣東之大水徐淮之荒歉並見
 疊出已為深災而又加之日食於三始數十年來未
 有天變如是之甚異者也夫十月之交詩人垂訓而
 春秋於日食必書其謹天戒也至矣蓋變不虛生而
 日食為異食於正且者為尤異臣驟見之不覺憂懼
 恭惟我 皇上懋昭 聖德總攬 乾綱憂勤惕厲
 圖惟化理其所以故 天勤民者雖古帝王之勅天
 命畏天威無以過也是宜克享 天心感召和氣詎
 至有此以巨替見度之豈非以 聖明在御而大小
 臣工奉職不效者之所致歟抑天獨厚我 皇上欲

皇上寅畏自修增益 聖德應之以誠轉之以福而
永綿 宗社無疆之慶也歟是以臣抱日中之慮效
獻曝之誠而有不能以自已也伏願我 皇上深體
上天仁愛之意益虔帝王兢業之心應天以實恒謹
時幾之戒弭災以德愈養和平之福仍乞 勅下禮
部咨行各該衙門大小臣工俱務竭誠修省盡心職
業毋諉日食為常數毋謂救護為常儀要在盡人事
以答天道焉蓋日食之為占陰威陽微先儒謂小人
陵君子夷狄侵中國之象也以實應之則進君子退
小人莫要於考察也即當三載考察之期乞 勅部
院務要失心會同秉公持衡去留允富以明黜陟之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幸甚臣待罪言官適逢天變義不敢隱上瀆
無任懇切戰兢之至

省咎陳言以回天意疏

王應鵬

禮部題奉 聖旨彗星三見為妖必有其由 上天
垂愛朕敢不祗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寧卿等文武群
工皆有輔贊之責可不痛思省改匪朕一人九卿衙
門官還各省咎自陳以聽裁處其餘依擬務要思忠
論實不許挾持泛引假公報私欽此欽遵臣本非才
重任官職已經具 奏乞休荷蒙 溫旨勉留臣無
任感激思奮因不自量直欲講求治亂之原以圖安
靜平和之治惟 陛下寬斧鉞之誅幸甚臣聞天人
一理也太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善
言天者不求之天而求之人求之人者不俟乎天之
既譴也俟其既譴而求晚矣 陛下嗣天歷服十有
二年于茲臣仰觀睿意所向真欲以堯舜禹湯文武
自許而陋漢唐宋於不為也故講明敬一之學敬
天勤民蚤夜孳孳惟恐弗逮方 大禮既定大獄既
明之後 陛下蓋有以真見乎世道之敝而毅然有
傷今復古之志矣於是首定 西郊之禮兼考百神
之祀 躬籍田 親蠶桑改服色辨儀位尊孔氏黜
異端於凡用人行政之間苟可以補偏救敝者靡不
殫志悉力三代以下求君道如 陛下者豈非千載

一時之會耶乃者休祥游至諸福竝臻此固 聖德之徵矣然而 國是猶有未定民生猶有未遂者是 小大臣工奉職無狀之故也 臣請以義利名實四字而槩今日之事言之夫義者無所為而為之也利者有所為而為之也然義與利相形名與實相須未有義利不審名實不副而可言治者嘉靖之政猶良醫之治大病一時群邪潛伏而元氣尚微正宜休養生息以俟其充而議者昧此徒知事機可乘而不知求治不可太速徒知積弊可憤而不知荒穢不可不包一時議論紛然公私雜出蓋有不勝其好大喜功之心者遂使老成任事之臣禁而不敢語非不敢語也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不得語也此其為有所為而為之也耶無所為而為之也耶 陛下有更化之善矣而贊成者或未至 陛下有法祖之美矣而守法者或未謹以用人則屢進屢退而進者未必皆賢退者未必皆不肖也况退而復進乎以行政則屢興屢革而興者未必皆是而革者未必皆非也况革而復興乎名曰慎刑獄而煩苛自恣名曰恤困窮而力役未已邊儲之處給未周武事之因循如舊異端未斥左道復行賑文方下蠲賦猶征鄉間有愁苦之狀學校無絃誦之聲其他類是者不能枚舉若是而曰我能為君求治理興教化祇見其狗名喪實而徒取天下之紛紛也由是末流

之弊遂成刻核長妬訐之風傷渾厚之體識者寒心昔宋臣李沆有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斯言似亦甚謬而君子以為得大體至于今稱其言不衰蓋沆之意以天下之最可患者人心之不一也人心之不一由於政令之不常也如使祖宗之法入得而議之則天下何時可定况祖宗之法閱歷世故未嘗不善第行之既久不無小弊故其弊斯已矣而議者不察遂謂天下有全利害之事此真武士之狂談也是豈可不於義利名實四者之間求之哉伏願 陛下因往察來愈修敦學之功益謹精一之訓精則察夫四者之間而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不惑一則守其至當之論而不移凡諸衆言之相軋佞說之要求辯詞之奪正者 留心省覽裁之至理使不得逞至於任事之臣必求其所謂中正和平老成持重者而後用之又申經久之法修畫一之政如此則王道昭明邪說退聽政有恒圖人無異向 國體有渾淪完固之勢而君臣可常享安靜和平之福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亦此道也 臣所謂不求之天而求之人者宜莫有切於此臣狂悖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二終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三

脩省七

拜災變疏

吳巖

臣愚伏聞本年正月 乾清宮災臣不勝驚惕憂慮之至以 累朝經營之成業一旦煨燼其為災變未
 有若是之大者臣嘗考之往史變不虛生必有感召雖上天仁愛之意顧人君脩省之何如耳若能應天
 以實則一誠感格可以轉災為祥若徒事虛文則反為褻天而適激其怒恐將來之變更有臣下所不忍
 言者恭聞 陛下果能祗畏天變悔悟方切頒修省之令下求言之詔深得自古帝王拜災消變之道甚
 盛舉也而大小群臣亦知不易遭逢欽承德意自三公九卿以至科道諸司一時上言各陳所見有言誠
 格 九廟者有言孝奉 兩宮者有言早朝晏罷者有言 經筵日講者有言早建 皇儲者有言疎遠
 義子者有言接儒臣以講求治道者有言出番僧以屏絕異端者有言禁中市以肅內令者有言遣邊兵
 以謹外防者凡此皆 今日先務之急而所謂應天以實不事虛文要亦不出此數者而諸臣一一為
 陛下懇懇言之可謂至矣 陛下當此憂勤惕勵之餘正處仁遷義之日 聖德之所以隆替世道之所
 以治忽天命之所以去留人心之所以得失其

在於此正宜遇災而懼痛加脩省慨往者之莫及冀來者之可追改絃易轍悔過自新於九諸臣忠言讜論即賜俞允而次第施行庶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弭矣夫何脩省之令雖頒而脩省之實未見求言之詔雖下而納言之實未聞除誠格 九廟孝奉 兩宮臣不敢妄議外竊聞視朝尚至日昃而連日之免尚復如舊也講筵尚未盡舉而通宵之戲尚復如昨也皇儲尚未聞建也義子尚未聞遠也儒臣尚未聞延接而番僧尚未聞屏絕也中市尚未聞禁革而邊兵尚未聞遣還也豈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鄙乎抑亦諸臣之言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不足以動聖聽乎且聞大學士楊廷和所上之疏節奉 聖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改動是蓋 陛下不欲聞諸臣逆鱗之言而有此一時權應之旨至所謂常理舊制則臣未敢以為然也夫開肆乃市井之事稍有識見之士尚未屑為况於萬乘之尊而曰天子之常理固如此乎番僧乃夷狄之教稍知禮義之家尚不容入况於大禁之內而曰 祖宗之舊制固如此乎揆之於前脩省之令似乎有背求言之詔似乎有違如此而欲感動人心如此而欲挽回天意如此而欲消弭災變難矣是以臣愚昧死為 陛下言之若

曰常理曰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乎前所謂誠格 九廟也孝奉 兩宮也早朝晏罷也經筵日講也建皇儲也遠義子也接儒臣也絕番僧也革中市也遣邊兵也是則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若舍此數者而別求所謂常理所謂舊制抑末矣

天變自陳疏

王廷相

准禮部咨為脩省事題奉 聖旨朕仰承 天慈下戒實切戒懼還待朕行 祭告禮脩省着今日始青永角帶至祭日止百官勿外示儀飾須中加省畏自陳依行餘罷 欽此欽遵移咨到院咨行到臣仰惟皇上欽承 天道寅畏神祇百凡敬事和民無所不用其極宜乎 天心格而和氣襲邇者 奉先寶殿乃有震雷之變都城鼓樓復有龍火之災若此天人

不順應者臣俛而思之 皇上憲天之政如此其至望治之心如此其切今日之災變夫豈 皇上致之意中外臣工不能仰體 聖心奉職無狀之所致爾臣謹以今日中外士風臣節頹壞之狀為 皇上陳之以見臣竊位不職宜先黜罷之由伏惟 聖明察焉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古之士風如此天下烏乎不治 社稷烏乎不安臣觀今日 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廉靜之節盡喪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為營利之計賄賂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節罔不如

意濕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者乎在 先朝豈無賄者餽及百兩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千數或及萬數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今也納賄受賂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觀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不惟利是圖矣大小效尤內外征利由今之道不變其俗則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削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害乎且古之大夫難進而易退寧自守已以俟時無寧違道遠化以失已寧道世不

皇明與錄

卷之二十三

四

臣

見知而不悔無寧熱中阿附毀道以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素有所養而然爾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濟世務小則可以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焉豈不有益於 國臣觀今日士大夫之風殊與此異恬退者衆嗤其拙奔競者咸嘉其能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志或以諂諛售或以賄賂求或以奉承得甚至一負有缺各趨權勢之門講論年資體例應得之故既定則後講者或不能得以是無不爭趨走捨而論之往來頻數闕者厭煩矣既講而得則人咀噬騰謗雖吏部亦難於處措故京師有講論捨懷之嘲斯人也自以為得計而不知有識者之笑

於側矣夫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之類也
奔競者進則恬靜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
朝廷之上無君子矣無君子則法揆何由而清紀綱
何由而正姦宄何由而除是奔競之風熾世道不祥
之機也豈非時政之大蠹乎仰惟 皇上聰明神聖
允邁堯舜道源政本澄清宜矣而臣下貪穢奔競之
風至矜如此豈不大可恠耶臣惟都御史職任糾劾
百僚振肅風紀今茲二者官邪風壞莫此為甚既不
能正身格物使風清弊絕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
論列悠悠坐視日惟嘔嘆致使內外姦貪公行無忌
糾察何在振肅何在由是言之臣之不職在庭之臣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五
莫有踰者雖蒙 皇上天德包容不即誅罰而臣尸
祿曠職罪安所逃且夫一婦舍寃三年不雨忠臣下
獄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應甚著况賄賂交通匪
人在職中間事情乖變賢否顛置害及地方視之上
干和氣以召 天變實臣奉職無狀致之矣伏望
皇上將臣罷歸田里別選才賢以端實政可以責成
懋功可以建立庶政脩省以實而災變亦可弭矣
自効不職以弭天變疏 楊言
臣等聞變不虛生感召有自近者 上天垂戒 仁
壽官災 皇上特 勅諭群臣同加脩省臣等度
陛下之心畏 天變也成湯高宗警懼之心也 天

變美宜至哉蓋責在公卿有司而不在 陛下罪在
諫官而不在 聖躬 朝廷設六科給事所以舉
正欺獎今欺獎日積 天譴不可遏也吏科失職致
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尚書林俊等見幾而去大
學士蔣冕等不可而行學士豐熙等給事中張漢卿
等編脩王相等抗諫而或謫戍或為民或箠死張德
桂等始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勢以誣重臣戶科失職
致 陛下儉朴不聞而陽和地土張嵩等請索無厭
鹽商掛號崔和等貪饕大肆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
祀未恪于神而 廟社精靈無忭懽之庇兵科失職
致 陛下法度廢弛而查勘錦衣濫職初設山海抽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六
分增收匠役五百陞賞奏帶人負刑科失職致 陛
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藍華等脫籍沒之法諍臣如
郭禱等施柵械之刑工科失職致 陛下興作不常
而局官陸宣等乞全支俸糧內監陳林等請抽解木
植凡此數端乃時弊之急且大而所以拂天理逆人
心傷和氣者多矣是故 皇天赫怒示以大變上以
動 陛下脩德之心下以顯諫官不職之罪也然上
下固宜交脩而 仁君重於責已伏望 陛下益崇
敬畏之心克念災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還謫戍之
官優為民之職恤箠死之後鹽課地土蘇農商之困
抽分押解免征貨之貪當籍沒者正其法加柵械者

亮其忠濫帶冒賞者明其罪乞陞求俸者削其官將
臣等速賜罷黜以彰不職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復
六部以條利病興革之宜慮之遠念之深行之誠待
之義如此而天變不弭治理不臻中興之業不隆
且康巨等未之聞也犬馬之誠不知忌諱萬死萬死

自陳乞罷以弭天變疏 鄒守益

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准禮部咨開監察御
史党承賜等題為答 天戒嚴交脩以隆 聖治事

節奉 聖旨是 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脩
省以實事 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關失

着各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況濫
彌文諛術門知道欽此欽遵備行到臣臣聞隆古交

脩之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
德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

惟明明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之心為心是謂善事
其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之心為心是謂善事其君

昔在殷王中宗桑穀生于朝而拱異亦甚矣訪于伊
陟德以勝妖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

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飛雉升
廟揖而鳴孽亦甚矣聽于祖已克正厥事故嘉靖殷

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歷觀史冊鑒戒甚明或多難以興邦敬勝怠也或

災而殞祚怠勝敬也故脩養之所以引年綿祚國家
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以至于聖賢其任重道
遠決諸一念之真純而已矣決諸真純之一念無或
轉搖而已矣邇者 天心仁愛火及 宗廟牲古災

變於今為烈 陛下孝思懇切深自怨艾諭告臣工
痛加脩省至有欲投火中之言與桑林自為犧牲之

禱異代而同神即此一念 皇天后土寔共鑒之
高廟暨 列聖之神靈寔共鑒之若保此真純無或

轉搖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斃亦保務以
上天之心為心則知人安民命德討罪綏萬邦而撫

四夷若決江河沛然無俟外求矣 臣感極而泣仰屋
皇明錄鈔 卷之三十三 八

竊嘆以為 皇上憂勤如此其切孝誠如此其至凡
厥臣工休戚一體股肱當竭其膂力耳目當竭其聰

明務以 陛下之心為心無或有懷私售欺以便身
圖而負 國恩庶幾各守常憲以盡脩輔之義其能

者宜洗心盡瘁以共濟艱難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
無竊祿位而糜民膏脂 臣伏念太學古稱棗俊之關

司成首任師儒之責而南畿又為 國家豐鎬之重
師道不立則善人不興善人不興則善治不復其於

政體樞紐匪輕我 高皇帝之規曰本監正官職專
總理一應事務須要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
莫乾後進不可尸位素餐因而怠惰以臣之愚自知

甚明學術膚淺不能以宣暢聖道才識朴魯不能以
練達 國體雖勉強鞭策欲效涓埃而終愧尸素宜
先罷黜若再持祿貪位以忝官箴將何以嚴交脩之
實而廓維新之休乎伏望 聖慈將臣放歸田里遴
選時彥以端化原庶脩省以實而災變可弭矣臣無
任戰兢待罪之至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
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
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
朝災非常有應為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
皆以為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
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
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為陰盛之類書曰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
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禹
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政之闕
失以上副 陛下脩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志
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凌閭
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為有若影響之不謬者敢昧
死為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
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

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
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顧
頡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
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于
委任臺閣最為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
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筭于
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 朝廷
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於僭逼此 聖祖之慮所以
獨超乎前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
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詔等官終永樂之
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 王言備
顧問而職輕負眾則無專恣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
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 東
宮舊恩無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
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 祖宗之微意寢以
失矣 列聖相承循為典故議者以為今之內閣
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
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
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為
未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廁跡禁扉今大學士嚴
嵩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 恩寵以張其威

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己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朝廷先以聞于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遠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剋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願指諸司曲為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勤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而不敢與申理至于宗藩勲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為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高皇帝覽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三 十一

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覲進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為常例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羞耻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此 陛下天縱聖神 乾剛獨運自以為予奪悉由于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

過稟擬取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稟擬莫非兩存其胸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逃于天誅而高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為易見高柔佞而姦深其惡為難知前此諸臣有指高姦邪之狀者有列高貪穢之迹者皆 陛下之所熟聞無俟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高欺罔 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蓋高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 旨 陛下見其小有所諱以為非盡從者而不知高成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為執論以絕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為非招權者而不知高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俟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聖明則諸司代高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高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賂高與言等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三 十二

立心之深為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髣髴也嵩粗
有文學性亦警敏 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
言而不信竊意 聖心必以為嵩有可用之賢而無
關于 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
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
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
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
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掎剋日衆而卒伍
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
國是日淆群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
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十一
陛下欲致太平則群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
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
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
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
盛之德總堯舜之盛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
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
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為 陛
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為昔漢光武不任三
公其後政歸閣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 主上
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
言為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干天變洪範有曰

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善
于而家凶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
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惟 陛下燕
閒之頃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 聖心
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臣
見 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
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
神莫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之
法以展舒諸臣矣二年以來雖仰仗 皇威虜無深
入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見有堅
甲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之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十四
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
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遣帥
用倖以掎剋為得計以營求為有能遂致 朝廷之
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
綱一壞雖有百萬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
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
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克國自古
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 臣願 陛
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
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黜以應
天變以後閣臣得如 成祖故事斯為上策若 陛

下以為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可許
 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
 弊風如此則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
 其不足平矣高素有術數善為傾陷聞臣斯言必將
 自謂直贊陛下故人目為姦邪陛下左右直贊
 之臣非止高一人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高則非
 以其直贊陛下明矣前此徐學詩等曾經論高又
 必將謂臣為其鄉人報怨夫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
 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之孝忠臣孝子不
 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螻蟻之微上
 干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為其無
 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為也况御史何維相節經
 論高彼又將誰為乎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
 高別生飛語曲為中傷或將臣疏停閣于外先為辭
 以激陛下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
 與力所能及亦惟區區盡死節而已臣職在諫諍目
 擊天變深惟安危所係不敢不竭其愚干冒天威
 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亟脩省以回天意疏

何起鳴

臣奉命遣往四川祭告回還四月十九日申時行
 至陝西西安府興平縣關外忽遇地震從省城東南
 延往西北去訖有聲如雷平地起仆不常遠望城內

鄉村灰塵障天臣不勝驚駭急奔城內遙閱垣廬十
 室九款及至咸陽涇陽一處較甚一處至高陵則舉
 城無完壁舉室無全人悲號之聲徹於四境訪之臨
 潼咸寧長安等莫不皆然如咸寧之壩橋柳巷涇陽
 之回軍永樂傾倒盡如平地毘沙里朱仲良之八十
 五丁奉政里陳朝元之一百一十九丁全家俱覆且
 地裂泉湧崖崩窟壓為變異常詢之父老僉云自三
 月初四日戌時地震動以來未常停止前此損傷人
 畜房屋數多今次比前又甚幸而今次尚在晝間人
 民被傷較少若是夜間吾民無噍類矣見今地震無
 幾時人皆扶老携幼飲痛抱傷野處露宿魄不居身
 考之載籍以來未聞有經月而震震而有聲如雷者
 也臣聞之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灾
 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
 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
 也仰惟陛下臨御以來郊社親矣朝講勤矣
 臨雍耕籍大興舉矣惟國用之艱難而留心樽節
 慨邊事之久壞而亟勅國新黜遠左道裁抑冗員
 凡所以畏天命而悲人窮者以次舉行幾無遺策
 固宜導迎善氣凝承天休乃今地變異常如此是
 曷故哉臣反覆思之無乃天心仁愛陛下故預
 示非常灾異以警告之欲其反身脩德以為至治之

圖與臣敬為 陛下陳其脩省之畧惟 聖明留意
焉 一曰脩聖德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先儒真德秀曰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
木亦得其所何也人君之一心即天地之心而言動
舉止喜怒哀樂關天地之動靜其中節與否天地之
位不位因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從表無毫髮差也今
茲地震夫豈無因臣願 陛下覽此惕然興思法宮
之中一言一動一舉一止或喜怒或哀樂果皆發而
中節乎脫或發而未中節也則坤道之不寧未必不
由乎此也是可畏也曷若遠法成湯痛自省改兢兢
業業無怠無荒凡百遊幸服御降鑿升輿悉依 祖
宗舊規每日視朝之後依 祖宗故事 駕詣文華
殿留心講筵 親近輔臣託為心膂與之高確政事
勿以祁寒暑雨而間功勿以君門萬里而隔越如此
則 聖德懋脩 一人享安和之祉 聖心寧一兩
儀收奠位之能矣 二曰宏納諫書曰惟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言納諫有益也自古人君遇灾知懼
多求直言以聞闕失蓋以陰陽升降之機君子小人
消長之際定係於言路之通塞也 臣愚以為求直言
不如宏納諫納諫在於恕諫臣唐陸贄云諫者多表
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
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成德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往者建言得罪諸臣今皆
一一起用如近日給事中石星陸鳳儀正所謂諫之
狂誣也 陛下覆載含弘之量獨不能容此二臣耶
臣願 陛下俯允臣言下之諛部將星與鳳儀查照
胡應嘉事例及時起用幸希 聖聰益弘諫納輔臣
親臣也凡有封進虛懷聽受九卿大臣也凡有執奏
曲賜允從科道諫臣也言之而是則重加褒納言之
而不當 上意亦俯假優容庶言官委靡之風從此
益光由是而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道日消猶曰休
祥不至灾沴不除者 臣未之信也 三曰務實政切
照地道不寧感召有自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
由來者漸矣試觀禮樂衣冠之中多懷鄙偽之心科
條紀法之內絕無誠惻之意士夫競利而尊君親上
之義疏民庶設機而父子兄弟之恩薄疆暴自恣交
馳於中國寡弱無告含冤於四海百姓安矣日見艱
難而恐潰也紀綱張矣日入朽腐而恐裂也上自為
上下自為下譬之頭目手足氣脉俱不貫通是以陰
陽乖舛地道不寧積至三輔重地大變發泄天之示
人顯矣為今脩省之計豈可徒事虛文大小臣工必
虛其心以為天下通天下於一身啓清明光大之治
協高下異同之心振偷惰苟且之氣仍乞 勅諭百
官改圖既往思補將來在輔臣則悚然自省曰我

如而可以燮理陰陽在九卿則惕然自省曰我何如而可以克勝重任在撫按則懼然自思曰我何如而可以為君保民以至百司庶職莫不反已自脩各求稱職各該衙門自隆慶元年以來一切題 奏并及登極詔內事宜中間有壅格未行者逐一開列前件着實舉行在京衙門各將見監囚犯一一審錄有可矜疑者無拘成案請 旨處分通行在外請司一體欽恤務期洗滌冤濫宣揚醇酒仍限一月以裡各另具 奏如此則君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自然陰陽順軌和氣薰蒸而災變自息矣 四曰飭邊防臣見地震不獨關中為然近而 京師遠而延綏河

皇明聖訓 卷之二十三 一九一

東河南地震一時疊見水電火光又復相見說者曰此皆夷狄不承於中國之象也去歲 京師淫雨遼東火光宣大水電奉幾胡虜兩路入犯破我石州殘我永平震驚我 京師 陵寢此其往事可徵明若觀火矧今虜酋黃台吉賓兇見擁重兵侵擾莊浪靖虜一帶勢不可支而聲東擊西又屬不測在備禦之策豈可瞬息疎虞伏望 皇上軫念 京陵至重生靈荼毒可憂天語叮嚀該部通行各處鎮巡等官預計兵糧多備火器深溝高壘以能保境土為先不專責其執俘而失守信地者必戮據險守隘以故占先鋒為勇無輒罪其失律而規避觀望者必誅行邊大

臣據實整理務究其弊源無苟且而增兵益餉各調鎮巡乘時調度在固其聲勢無掣肘而避任推舉各懷忠君愛國之心共收戮力同心之績如此而妖氛不靖中國不安者臣未之聞也 五曰恤災患切見高陵等處地震異常小民被災重甚官室傾圮生計蕭條既沒者骸骨無與殮埋幸存者肢體類多損折商賈絕跡於市農者無意於耕訛言復興人懷危懼前三月初四日地震咸寧禁垣傾壞因之失囚倘有無妄之徒乘釁而逞腹心之患殊為可憂且各處城垣衙舍坍塌數多勢必脩理若復責之瘡痛呻吟之人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臣知其必不堪矣臣願 陛

皇明聖訓 卷之二十三 二

下亟廣好生之仁弘敷賑濟之澤 勅下該部行該省撫按備查各該地方被災人戶分別等第先在庫官銀量行賑濟仍將隆慶二年夏稅各照分數暫行蠲免其倒損城垣衙舍官為脩理毋得重累疲民一面出榜曉諭使知 朝廷憫念元元至意如此則人悅天聽而災變自弭地方保無虞矣 六曰重縣令夫人之有疾病疴瘁者則必呼天不已則必呼父母呼天者謂天之尊而能庇佑我也呼父母者謂父母之親而能撫摩我也今之縣尹非民之父母乎高陵等縣地震之變又不特疾痛疴瘁已也為若令者果如痲痺在身而曲加撫摩之耶臣固謂不得而知

也昔者鄭灾禱竈推象謂鄭必復灾子產弗信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鄭不復灾此以德消變之驗矣今日陝西地震不止一二次灾傷不止數十家為有司者亦悲人窮而吊其灾乎臣亦不得而知也所據灾變異常凡在地方官員應該考察但念三年大計朝廷纔有處分已稱明允更難再議臣愚伏望 皇上 勅下吏部備查陝西被灾州縣正官見在庸劣者亟議更調缺人者速行銓補就於新科進士內選除即更調之中寓考察之意不惟瘡痍得撫摩之望而地道自安翁闢之常矣參照臣濫叨耳目之官平時則含默苟禄况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冒負乘之羞承乏禮神之遣中途則抱疴遷延安逆恤私之罪灾變之來職臣之由謹齋沐剋責甘聽罷斥外臣待罪該科職在米風日擊灾變若不據實呈馳上 聞則上負 朝廷下負蒼生臣之罪益大矣伏望 皇上以天變為可畏以民瘁為可懼俯納臣言痛行脩省仍 勅該部詳臣所言倘有一二可采亟議施行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李鳳來

因變陳言以實脩省疏

恭遇 宗廟被灾節該欽奉 聖旨宗廟灾變朕心震焉所宜痛加脩省以實事天等因欽此 臣等待罪疎遠職居言路既不能先事論列以防其變於未然

又不能即事納忠以祈其休於未艾臣等不職之罪無所於逃仰荷 天地包荒之德不即誅戮曲賜優容古之天子君臨萬邦百官承式君雖不令尤當承之况今 勅下各衙門條陳時政得失而臣等豈敢默默以無言乎竊聞在天有五行在人有五事行有休咎事有得失得失之感休咎之應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斷不差爽惟願君臣上下脩否之何如耳古之聖帝明王莫堯湯若也然當時之水旱古今所無故一則曰洛水警予一則以六事自責是時君臣交相脩省以新治化率致六府孔脩萬世永賴而兆民允殖誠所謂多難興邦啟憂啓聖者是也恭惟 皇上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臨御以來二十年矣其 法祖 敬天之誠修德愛民之實不可謂不至且久矣其千祥百瑞之應固其宜也夫何邇來去冬少雪今春欠雨風霾蔽日麥苗盡稿而 宗廟之變尤有甚焉此皆不宜有而有者夫豈無自而然耶揆厥所自實由 臣下曠廢職業不能仰贊 聖德以致之耳今日特頒 恩詔以宥天下策免大臣以新治理此正脩省之要而皇皇圖治之時也 臣等謹集眾議為今日之急務者俯伏為 陛下陳之取其關於 國體切於民瘼者有六事六者何曰執治體明治功正紀綱慎刑獄禁暴斂重水而巳 何謂執治體伏聞唐虞有周之時辭后

讓而庶尹允諧百官穆穆以迓治平此唐虞以雍熙為治周家以仁厚立國治體何如其渾厚也而今時則不然大小臣工各相爭競人心不同如其面然至其營一政圖一事彼此忌嫉自相矛盾陽若交好而暗實穢排除謀取勝者有之坐取中傷者有之是渾厚之氣散博大之體虧其何以立可大可大之規此大傷國體而為今日之急務者一也伏乞 勅下在廷諸臣務必一德一心以消背戾之氣同寅協恭以冀有道之長則衆賢和於朝萬姓和於野而導迎善氣其庶幾矣願 陛下留意焉 何謂明治功出治者君而相與成其治者臣也嘗聞古之人臣夙興夜寐匪懈厥職以成精明之治而今時則不然勤者不一二而怠者恒八九方辰而居午而坐堂事雖小必經五六日而始畢事若大則旬月而尚未完官遲則吏緣為姦事又則弊孔百出公文人犯日怠日隳只徒苟且了事斯亦已矣所謂敷同日奏同功者信有之矣豈特公事為然耶雖奉有 明旨看了來說者或半月而覆或一月而覆至經年而置之高閣者亦有之矣是宴安之氣盛警戒之志衰其何以成正大光明之業此大傷國體而為今日之急務者二也伏乞 勅下府部等衙門以卯時升堂酉時散部凡百大小事務刻期完報先後欽奉 明旨一一查覆

有仍前偷惰放肆不動職業者容臣等指實奏庶臣有警惕事無廢弛而精明之治可以上達矣願 陛下留意焉 何謂正紀綱大凡邊鎮有功總兵官隨將捷音差人飛報撫臣則總其功罪具實以 聞而巡察者廉其違悞而舉劾之此定體也至於該部題覆亦必俟行勘至日審驗詳明然後按功罪別賞罰奏 請定奪庶淑慝辨而勸懲昭矣近年以來巡察者往往報捷身負其功而撫臣又歸功巡按互相推獎遂使姦巧彌縫違悞倖免揆之事體甚為不通而該部題覆往往不俟行勘而輒請 恩賚夫既以為功矣勘而定有罪又將何以處之此皆市恩徼利皇明弊鈔 卷之二十三 三

漸不可長將來有功不錄有罪不誅遺害邊方所係不小此大傷國體而為今日之急務者三也伏乞 勅下部院明正事體繼今凡各邊有臨敵斬獲賊級者止許總兵官馳報巡撫都御史則咨訪功罪開列具奏其巡按御史止許舉劾違慢敢有仍前報捷者即係貪功射利之臣定擬罰治至於兵部題覆務使行勘至日方許指實奏 請若後隨奏隨覆以致前後矛盾功罪混淆容臣等即行論劾庶體統正賞罰明人心允協而弊端不作矣願 陛下留意焉 何謂慎刑獄古人以刑期無刑為主策以刑措不用為善政至於我 國家大明有律有令問刑有條有例

甚盛典也近年天下軍民負屈寃者不得已具控告
伸具本奏鳴往往被經管衙門阻抑不行遂使強梁
肆惡柔懦吞聲有傷和氣及其收問在獄者審實明
白已知事出無妄一時不肯釋放其罪所當決者又
奉 恩命而暫停夫生者生之死者死之王道也使
生不能遂死不能決當夫盛暑隆寒之時饑饉凍餒
之形咨嗟愁怨之氣何時已也在仁人固不忍聞在
天道亦或厭聽此切於民瘼而為今日之急務者四
也合無 勅下內外各該問刑衙門遇有軍民告訴
即便施行以伸冤抑如事在不疑則明正典刑以泄
神人之憤係非其罪即照今日明詔 恩旨作急釋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三

甚焉又一等光棍開放活應預先估計小民產業若
干則放與錢若干每日連本利收十分之一定在何
日了完若或過期拖欠則必盡其家業鬻其兒女以
賠償之一名謂活應子一名謂虎皮錢小民無知而
墮於計中不越月而家產蕩然矣額天無門控訴無
地含冤吞氣莫此為甚此切於民瘼而為今日之急
務者五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申明禁約曉諭中外
自 命下為始盡行禁革敢有仍前蹈襲姦弊許被
害之人從實陳告緝事衙門拿獲痛加懲治以清夙
弊願 陛下留意焉 何謂重水利蓋水利之說關
於民者甚大水利通則澆洩有備雖大旱大澇終免
赤地漂沒之苦否則灌漑無所禾苗無救而饑饉荐
臻矣以故我 國家軫念民瘼於臬司既設水利官
一員以總管之於府州縣又設水利官一員以分理
之其良法美意至精至備矣夫受是職者宜夙夜勤
勞循行阡陌以盡厥職以惠斯民以仰體我 皇上
愛民之意可也近來以此官為冷淡無利或息偃公
衙虛糜廩祿或營利別委以規賄賂其溝洫之通塞
畧不介意一遇水旱束手無策坐視民斃而已有臣
如此將焉用之此切於民瘼而為今日之急務者六
也伏望 皇上擴天地之大德重天下之根本乞
勅工部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嚴加禁治凡屬水利官

員務要及時講求多方濬築務俾溝遂相通旱澇有備不得另行差委以分其力若有營求別委規圖賄賂者追贖罷黜毋得輕縱如此庶官盡其職而民受其惠矣願 陛下留意焉凡此六者臣等固已條陳於上雖招灾致變不專在是而皆今日之所當急處者也伏願 陛下特賜 睿覽采而行之庶幾民安政舉滋弊少釐而今日之灾變可弭矣

極陰成象灾變異常懇乞省圖疏 周弘祖

嘗聞天人感應之際甚可畏也人事成於下則天變動於上若梓鼓然故書曰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灾祥在德自古及今變不虛生感召有自也 臣如今春夏

皇明聖訓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徐定

前後接到邸報見各省地震有聲動搖數日裂為溝渠水溢泉湧又旗竿數丈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在在而有甚至天雨黑豆此尤載籍所希聞者臣不勝憂懼 天心微眇非淺陋所能窺測然稽之往牒裁之大義亦可得其二三地陰也以安靜為德以動搖為妖水亦陰也洪範傳云人憤怒則水湧溢火者陽中之陰也漢儒翼奉云極陰生陽不早則火隕星成石據胡氏春秋五石隕宋之徵亦屬兵象陰類也黑者北方之色壬癸之位水也亦陰也凡此數者皆極陰成象之徵也陰陽之義雖非一端總其大者言之若陽也臣陰也中夏陽也四夷陰也大小文武諸臣

也內臣陰也我 皇上文明撫運 陽德當天召祥履慶理固宜然而灾異若此何耶蓋地天交而為泰君臣交而為治歷觀古今禍亂之源每生於壅蔽而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故 聖祖 御製大誥以君臣同遊為首篇其慮至深遠也我 皇上嗣登 大寶幾二年矣未聞時召輔弼諸臣面加商確雖無孤睽間隔之跡較之賡歌魚水氣象終是不同此則陰不上交其致變者一也天生四夷謂之驕子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邇來虜患彌切議論日多朝為總督暮即掣歸旋議巡邊隨復報罷以數易之將馭不練之兵不必交綏勝負可卜萬一有慧黠

皇明聖訓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八

周憲州

胡兒志不在於子女王帛攻城掠堡留連內地何以禦之此則夷患日熾其致變者二也風沙為殿古人耻之近日事係中官多為委曲凡有請求無不允從乞免點馬即奉 旨免點矣乞免查盤即奉 旨免查矣承天 白在仍得親收籽粒矣太和香錢官司不得稽查矣織 之使方罷即遣矣糾劾之疏間留中不出矣諸葛武人云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點陟臧否不宜異同彼若別為奸弊何苦顧戀避忌若此之深其尤可駭者每遇 負借具謝疏多得溫綸迥出六卿之上此尤 祖宗 所絕無者志得意滿恐生為階史冊傳書均為不美 則官勢日橫其致變者

三也古人云不見是圖今群陰之象已見矣見而圖猶晚也矧弗圖乎伏望我 皇上鑒災異之非常察群陰之交固念 上天仁愛之心勤脩省答天之實清心寡慾虛已求言慎賞罰予奪之柄戒遊幸逸豫之私凡有大政大議召輔弼部院大臣面議而獨斷之以法地天交泰之義然後以專又任邊臣使悉心展布得收安攘實效以禮法裁近習使各保富貴毋輕犯 祖宗憲章則陰氣潛消休徵畢應夫 巨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陳未議以弭災異疏

鄧光先

臣近閱邸報內開五月內平虜地方地震有聲大同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二十九

四

地方天雨冰雹頭畜打死數多房屋亦多打損又詢之北來者每稱京師自五月以來霖雨如注連旬不止房屋傾倒無數田禾盡成巨浸等因 臣思變不虛生必有所致乃 臣等內外諸臣奉職無狀不能布宣德意之所致耳 臣不勝震省 臣聞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宋儒有言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使陽盛足以勝陰漢儒有言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姦於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祥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恭惟

陛下體元建極端拱清穆用人圖治宣政布仁無非奉若天道宜乎天地清寧兩賜時若以躋太平今乃災異疊見又俱屬陰勝之象若此者何也是可以深長思矣 臣濫竽言責待罪楚方時變激中不揣愚陋謹以召致之由及消弭之議備為 皇上陳之伏願俯賜垂覽而採納於萬一焉竊惟 祖宗朝時每召見入臣商確政事與許好問論祈天永命之道與傳獻論水旱災異之警勢分相忘油然如家人父子至今仰為盛美今我 陛下恭默臨朝諸臣祇肅天威祇完引奏見辭數事近聞 御經筵時不過講說虛文初無問辯相及閣臣并九卿大臣未嘗一召見面議 國家大政諸臣章疏少經 省覽或下情不通則和氣未孚 天心之所以示儆者意以是歟陛下仁厚天縱慈柔性成如查盤內庫 明詔之頒行也多依違於近習官廕錦衣酬功之厚典也顧濫予乎官闕姦惡憮臣高拱猶豫而去之不決黨邪小人齊康稽疑而處之太輕華英或有未嚴去邪或有未果則陰氣潛滋 天心之所以示儆者意以是歟又或者 朝政之暇退居深宮防檢有疎馳情於娛樂溺志於幸遊宴樂張馬女謁甚焉而兢業以勅時幾憂勤以畏天命者有未至也夫 君心上與天通一念不正天必鑒之 天心之所以示儆者意以是歟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三十

四

者其在是歟 臣嘗聞之商高宗懼災克正厥事周宣
 王憂早側身脩行皆轉禍為福而治成中興及時脩
 省消拜以敬迓 天休者在 陛下當汲汲加之意
 夫臣願 陛下因 天變示戒之嚴念 祖宗創守
 之難思 先帝遺命之重脩德省愆戒膳徹樂避殿
 露禱思過求言親信閣臣及九卿忠直大臣不時於
 文華殿會極門平臺等處 召見 溫顏款洽與之
 面議政事講求安內攘外之畧裕 國足民之方務
 期措諸治理諸臣章疏摘要者或書之 御屏或陳
 之几案時每觀覽見之施行常事照舊疏 聞有大
 不公不法者許科道官大班糾舉以防壅蔽留神萬
 一 皇明聖訓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不合乎天心仍 勅內外大小諸臣痛加脩省許敷
 陳直言以為消變弭災之助庶乎下情通則和氣洽
 陽明盛則陰濁微 君心正則 天心悅災殄消除
 庶徵協應天下可臻治平之休而 宗社永保靈長
 之慶矣

脩急務以弭災變疏 鄭大經

臣聞安不忘危者聖王圖治之心警戒相成者君臣
 保安之要古帝王所以致治未亂保邦未危者率是
 道也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求治不遑暇逸宜
 泰寧之效日臻太平之象可見也夫何維新之氣象
 一時雖若改觀而實政之未脩宜治化之未究也推
 本所自無乃 皇上求治之心雖切而意念或有未
 純經治之文雖飾而踐履或有未至與頃者禮官恭
 請 皇上宣召大臣諮訪時政臣工欣然幸都俞
 之盛復見於今而治化之隆媿美於古矣儀章條上
 竟爾寢閣以至諸臣建言事關 君德言涉 官禁
 者一切格而不行是以上天仁愛之意屢申四方枹
 鼓之音不絕臣下急急之意日甚而治之未登於理
 也不由然哉臣請得而備論之語致治者莫先於用
 人莫要於理財二者在今日尤為急務焉何者胡虜
 強於西北而跳梁之念不忘粵寇蔓於東南而憑陵
 之禍未熄湖湘之水患滔天 畿輔之蝗蝻徧地近

日京師陰雨決自雲霧同塞陰盛陽微之徵莫大於此顯患隱憂所關 聖慮方至切也為今之計若不預備人材以備任用將來之患胡以禦之第時尚清修求靖方之士於今也恒難必加意搜羅虛心延訪不問顯晦資格取其長才可以禦侮者十數人焉破格推用或列職卿二或分布 畿輔至於材官將士亦加遴選或簡自下僚或起自廢棄姑取其節不責其全或寘之管中或儲之督府萬一緩急藉以措手而至於倉皇之際弗計其能否而姑試之以聽其效此方今急務也至於用財一節尤為緊要極天下之大無終歲之儲當計者焦勞苦思之所得不足以補一朝之漏卮夫中人之產必會一歲出入以為準不足必節縮經營為長久決不忍坐視窮乏以至於億也 國家全勝之天下經費匱乏一至此極而尚恬然莫為之計倘寇賊之警突發無已而旱澇為虐懸省之民且待命於上焉司計者固將束手以聽其敝也而可乎臣向因論廣中事及於儲材一節該吏部題履行內外衙門各舉所知延至幾月僅見一二撫按言及而無當於用其他尚未有及者又見戶部題歷給事中溫純建言財用亦行各衙門議 奏三月以來寂爾無聞識者以君臣晏然比之燕雀處堂自謂為安者方今郊壘多虞經費缺乏天灾時沴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三

皇明疏鈔

然正至顧不以為異焉識者又將何以喻之伏望皇上幡然覺悟奮然改圖察天變之異常憫民窮之劇甚慮寇盜之橫行念國儲之空匱亟 賜宣召輔臣及部院大臣詢訪時政諒善道人材何為而乏財用何為而匱天變何為而屢形盜賊何為而充斥伴各以職條對商確計慮務求實濟夫 宣召訪問不必遠法帝王我 祖宗 先帝皆有已行故事見於交泰召對等錄可攷也 皇上試一行之 聖心所注自能感格於 穹蒼 德意所宣亦將震勵乎百辟而又申 勅大小臣工實心幹濟無事虛文用人理財二事為今時之急務悉照原行條上方畧無致疑沮則君臣合德人心之鼓舞自神上下交脩事功之率作自信由此以圖治功庶事執體要而可以次第舉矣再照人才之生也不數而用之貴及可為之時方今兩京卿寺及在外藩臬之長咸備六卿之選督撫之任者也在位固多才行相稱矣間有清德著聲而賦材或艱於大受律節素勁而力量或勸於奔馳者將摘其今之所短或恃於與論之公槩執其昔之所長又歎於分量之劑以致一遇有缺動稱乏才者可惟也乞 勅該部於前項官員若肯見幾高蹈引疾陳乞察其望重公平者量進職級以示優異年力衰庸報辭足稱者止與題履致仕用全晚節不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三

皇明疏鈔

得一舉擬留致羅人言以卒素履才望年力不在此限者不拘見任起用不得藉口於此希冀高尚負缺聽採素擅才名薦有異等者需次銓補庶甄別之下無闒茸之具負而遴選之加獲譽髦之實用矣財用天地間決無神輸鬼運之理欲講生財之策以濟燃眉之急將取之官與帑藏罄於抄刮之無餘抑取之民與膏澤竭於誅求之殆盡惟加意節縮去其害財者而已伏望 皇上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慮先根本深自損抑由 官闈以及 朝著之大自 服御以及賞賚之施多方裁省以端化源仍乞 勅下戶部會計四海九州之租賦關市山澤之權務一歲所入幾何 朝廷中禁之經費六軍群吏之資贍所出幾何九邊主客之兵餉原額幾何今增幾何 王庶之祿糧先年幾何今增幾何逐項覈實開具揭帖查照督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題造會計錄每季進呈 御覽 皇上時一披閱 聖心必有惕然不寧者該部仍以所核數目刊刻成書徧給文武大小衙門遵照原行各陳所見或節其冗費或裁其冒濫可減者減可革者革逐一裁酌以備採用當事臣工各宜實心區畫度長挈大剖繁析滯冀有以裨 國計以濟時艱若近日裁革冗員或僅革早官下職是無了此幹辦之臣恐聚議十年無資毫釐之用徒是

文移雜沓紛然可厭後日事窮勢促咎將誰執諸臣試以會計成數時一展玩有人心者亦必悚然不寧矣伏望 皇上天語叮嚀戒諭諸臣勿謂時可苟安而日恣玩愒無以事有主者而漫不經心務期戮力脩職無墮後艱則倡導於上既開裕用之源而責實於下益弘不匱之用矣臣待罪言責目擊時艱反覆疚心杞憂深切敢以時政最要者不避瑣屑敬用塵瀆干冒 宸威不勝懇祈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四

弼違一

省營繕以光治道疏

何孟春

臣切見近日司禮監節傳奉 聖旨蓋造乾清宮西
七所并添脩萬歲山後毓秀亭該各衙門措辦物料
雇覓工匠摘撥團營做工官軍者臣自聞 命寸衷
若驚端居以思中夜而歎 陛下即位以來節儉形
於宮闈仁恩遍於寰宇積之於心施之於政無非為
國愛民而數年之間土木頽興若神樂觀等五處迄
今尚在做工宮西七所固難免於蓋造山後毓秀亭
可以不復添脩今乃前工未訖後工踵之此作未成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何孟春

彼作復繼費府庫之財疲軍民之力恐與 陛下初
政愛民之心不相類也 臣謹昧死而冒言焉 命下
踰月矣臣未見有為 陛下言者意者 陛下銳於
所為言必得罪人故自危不敢言耶何宜言而又
言也雖然臣有懷於此欲進而退將陳而止者亦已
屢矣竊計 陛下之聖豈不能容狂瞽之言而必罪
寒諤之士哉 臣知此之宜言而畏首畏尾自同緘默
是自欺也 臣歷觀載籍前代人君未有不惜民力好
厯土功而克善其治者民之所以勞財之所以傷國
本之所以易搖國用之所以不給致之雖非一端而
土功實甚聖帝明君故必謹焉事繁緩急時酌應否

非不得已不輕以為而其為之必皆出於為民如大

禹之溝洫文王之臺沼始下無所病而上安其利王
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視歲之所入以定役數
凶札之歲則無力役新甿之治則無征役於役民之
中寓愛民之仁如此今天下所在差遣如蝟毛貧孤
靡遺而大者初建王府供餉軍需元元之察難以縷
數耳目之所不及臣不舉以恩天聽也京師比年土
木之功豈盡同於古之役民者乎參時酌事豈皆甚
不得已者乎春秋莊公新延廡傳曰言新者有故也
因故而新之似無大損而孔子必書之于策以見其
非時而役也毓秀亭之添脩何以異於延廡魯人為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二

何孟春

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長府之作
不見經傳蓋因子騫之言而止 陛下於凡工作獨
不當仍舊耶漢書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
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
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
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文帝之時海內富庶都
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鉅萬太倉
之粟陳陳相因且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他所
肯復妄費有如此者乎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則凡
規制一定之外肯復有所克拓而侈於舊乎漢文為
後世嗣統守成之令主蓋以是也 陛下志欲齊軌

禹文顧不念漢文帝之言耶且今之時視文帝之富庶何如矣 國家無事百三十年于茲豐茸豫大之運宜非漢比而閭閻之下愁嘆之聲窘戚之態殊不稱於盛世昔有子有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臣觀漢文帝在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時豈無一切用度國有餘蓄故耳 陛下視今之內帑儲峙果誠有餘何不間歲示天下以免租之詔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愛民之心歆感生育遂油雲霽雨之望於苗稿之日之為大哉而必取盈舉諸弄權之利以供工作臣未睹今日之有餘蓄也 陛下試計今日工作奚翅百倍

皇明疏錄

卷之二十四

三

陶

露臺之費也二處物料七所之所寄放及該監之所收貯一有不敷不免索之於外索之於外則工部不免那移順天等府不免科派盧溝橋張家灣等處局廠應用者曾不能補料之半柱礎等石皆要開塘起取瑠璃素白磚瓦亦要設窑燒造凡百所需無不擾擾在內者以一糜二在外者以十供一如顏料中石大青大綠皆每斤值銀數兩所用無慮數萬斤銀亦無慮數十萬兩木石等匠除在官人外雇覓該二百名每名一日工價七分一日即該銀二十一兩略約一年工價已費七十餘兩矣 陛下方春時和不為賑貸之議柰何有用之財棄之不急之務有限之入

蕩於無藝之支無漢文帝之富庶而所為過之無乃不可乎京營官軍統之以三而簡之以十二所以肘腋宸居股肱郡輔蓄精銳專備倉卒調遣者也其半外衛四都司春秋兩班按期輪替即漢南北軍而兼乎番上唐左右衛兵而併其府衛以居重馭輕從中制外我 祖宗之貽謀存焉非土木之功所當役也臣揆之制軍民二役分自後代成周役民之法有為五兩卒旅者兵之役也今之比閭族黨州鄉之中朋戶抽丁既專役于兵矣而復不免於他作不失之重役乎邇年神樂觀等五處做工官軍有八千者有五千者少亦不下三千三大營已撥去一萬七千

皇明疏錄

卷之二十四

四

丁

團營撥去五千備更番者又該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二年者有二三年者動輒再閱寒暑在京土著之家稍有生理逐月雇工等項用銀至一兩餘外衛而無業者則行糧糶蓋答應不前自度難支多行遠窺心畏罪罰不返本衛亦往往有之夫人情孰不欲骨肉相保鄉井相聚而以行役別其父母妻子差戍拋其田廬屋產采薇之謂靡室靡家載饑載渴者不可憫乎今二處做工團營又該撥去九千通計更番即一萬八千之數綠絲見蛹勢殆未已竭澤得魚後將何繼且臣聞之各處管工官員大較假公濟私便遷延以規利務隱射以求閒工程不急催完軍士致荒訓

練在管聽操者無幾何矣管中之弊殷實私于辦納
精壯私于跟隨技藝私于造作教場操點暫令應名
號令甫畢四散而去稽其數目莫竟所止由做工有
以為推托之地也虜使祇今入朝本營人馬送迎
擺列已告不足萬一意外之虞突如巨測欲一呼十
萬容可得乎此臣之所為國家根本慮也往事不
可諫而臣不惜覲縷之者願陛下今日之察之也
雖然臣聞之道路之言又有當為陛下告者外間
嗷傳陛下添脩毓秀亭而盛厨廡叢臺榭將以極
遊觀也陛下早朝晏罷勵精圖治清燕之間寧有
他念我太祖高皇帝皇明祖訓遊翫去處更不許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五

蘇軾告其君云人言雖未必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
者臣愚故為陛下惜也欲人勿疑莫若勿為陛下
下能如祖訓所戒於疑何足置喙宋英宗朝有請
于汴河築堤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已其事築堤以
防患而民不欲尚為之已今日之工作異築堤者多
矣我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見問曰鄧
愈築城百姓怨否曰頗怨即命罷之築城以衛民因
民頗怨而遂罷之今日之工作異築城者多矣陛
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無怨耶無怪乎有是言也是
言殆近於謗然畏謗而悔過非陛下之聖不能也
道德之端淫泆之原皆起至微而方寸轉移天淵懸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六

造今乃及此殆為祖宗之舊不忍就墮而人言大
謬者生于疑耳見影疑形聞響疑聲疑之所在未全
無以言之所生亦必有為輦轂之下眾口沸喧傳之
四方訛且益甚矣仰惟我太祖皇帝沉機先略創
制定規佑啟後人纖悉畢具洪武八年建大內宮殿
詔有司不事華麗曰使吾子孫後世守以為法又曰
游觀之所朕決不為嘗指宮中隙地謂皇太子諸
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今但令內使種蔬蓋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恐奢侈之易萌而宴
安之易溺也陛下允執厥中監于成憲游觀二字
臣奚復容臆揣而外間得於彷彿之迹終莫釋然宋

絕月令工師之命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特重言
之一器物之淫巧而上心乘之以蕩况所以蕩上心
有大馬者是誠不可不慎也君之心權輿乎天下之
安危休戚者也慎持之則財不肯輕費力不肯輕役
斂於民也薄動於民也簡不慎持之則反是而天下
之安危休戚分焉此常理也陛下之聖臣知無他
念矣彷彿之迹猶願陛下去之七所制度所當有
毓秀亭事理所可緩陛下儻察臣言於此叅酌而
弛其一凡物料工匠官軍盡得減半則慶幸在朝
廷當何如禔福在生齒當何如而外間之所疑亦自
釋矣如或亭已拆動則可加補葺不增一楹使完而

已古者宮室塗而不凋摩而不刻人君之孝因在謹守 祖宗之法之訓而豈在侈土木於前觀哉 陛下幸加早斷毋以事集而難已也唐貞觀初太宗謂公卿曰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是也母惡臣言之慙而難受也貞觀四年太宗發卒脩洛陽宮張玄素切諫比之煬帝太宗為罷役是也臣以下之聖必不罪言者故敢進此愚忠未諳事體甘觸諱忌草茅耿耿自不能已惟 陛下少垂察焉臣伏闕待命不任惶慄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勅旨

重惜事體以正 朝廷疏

林俊

皇明疏鈔

卷之十四

七

馮慶

近該東廠太監芮景賢受民趙紀詞狀奏奉 欽依差錦衣衛官校挈解知府郭九臯等來京問理一事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 聖旨未賜允納昨者又奉 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賊私數多特差官校挈解來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趙紀告稱因定國公家奏陳土豪火隱功田被知府郭九臯問發伊男趙文子克軍仍許懋九臯并同知張守接受馬甫廣等金銀致死人命等情臣查得定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 欽依着撫按官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議

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郭同臣與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臯同知張守定國公奏內事情從公查勘續據該府勘明申稱奸民趙紀違例投獻捏稱馬甫廣等霸占等因已經都御史孟春會同具題外據今趙紀所告前事則是據拾原勘官員中間似有依憑城社之迹姦弊顯著法當懲治柰何反開告許之門遠與挈官之獄况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守今天下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及撫按衙門 祖宗以來守為成法况東廠原奉 勅諭責在

皇明疏鈔

卷之十四

八

馮慶

緝事專為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隸地方遠在千里縱干人命賊私自屬彼處撫按衙門東廠委的不應受理又不當輒與聞奏趙紀縱有冤枉重情自當赴本管上司陳訴若有見監人犯亦合具本奏行法司不應驀赴東廠首告今芮景賢昧於事體輒受民詞既以聞之 陛下一時未察不宜付之所司輒差官校挈解今日舉措委於事體非宜且 陛下之言曰待挈解到日朝廷自有處置臣謂 朝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今挈解之舉已為法外之事臣未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 朝廷行政貴識體要人主為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臯挈解到日鞫問貪黷

是實 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設或趙紀所告涉虛九臯被逮而死則虧損 聖德孰任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真偽不辯而九臯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紲道路與嗟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 國家待士大夫之道也况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衆徒使挈解到京終是難與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 朝廷所損非輕臣愚乞 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公無主先人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 明旨將知府郭九臯提解永平府聽理將趙紀所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會同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九

北直隸撫按官逐一體勘待勘得郭九臯等賊私是實人命果真然後挈解前來處以重典以為天下貪酷官員之戒實為未晚若趙紀所告事出誣罔則亂法之姦罪在不赦亦乞 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失法令自行議論自息朝廷正而人心安矣臣昧冒進言無任隕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停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

竊惟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君民上下相為一體故民安則國本固而君隨以安民危則國本顛而君未有能獨安者古之帝王嗇已裕民日慎一

日深圖不見之怨所以自為社稷計也近該各省直官奏稱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四川等處地方各被十分重大災傷亢旱逾時繼以霖雨或狂風驟作江湧海溢或時疫流行闔室病死即今蘇湖淮鳳之間泮水橫流壞民廬舍一望成湖或依岡附木以居或莖草剝樹以食或賣鬻子女僅得二三十錢或鬻一妻僅得銀數錢者甚至無人收買委之通衢而去抱之投水而死郭門日昇死屍五六十人骸骨枕藉百里無烟而湖廣地方父子夫婦兄弟貸食無路一時自縊困窮之極甘就死地豈惟四方近御史盧瓊奏稱畿甸之間隆僞男無完衣婦穿暑布遮道號哭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九

不忍見聞豈惟畿甸京城通衢委巷乞丐男女數多裸體骨立深夜號呼雖 九重深闕靜亦可徹中官貴戚誰不見聞至於白晝通都盜賊公行洪澤滁陽之間嘯聚已至數千水勢未消二麥未種來夏難望收熟秋成又未可知救濟之策今已窮促將來之憂尤有甚者項年各處豐歉雖或不同乃若無一郡不被之災無一年不災之處離析殍亡百餘年來未有如此之極也仰惟 皇上祇畏天戒勤恤民隱特納輔導大臣及部院科道之請發太倉之金截歲漕之粟不急征徭一切停止且責撫按等官用心賑濟務使小民得沾實惠 綸音慷慨聞者感泣雖堯禹之

心不是過也但惠民之政方行而厲民之事已至致
 陛下徒有憂勤之名小民不蒙 恩惠之實則為
 皇親陳萬言之營建第宅差太監吳勳等之蘇杭織
 造勞民傷財可已而不可已也且土木營繕不急之務
 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萬言新宅尤不急之
 大者則必行而不可已雖經該部執奏科道論列未蒙
 俞允即今深冬寒沍疲勞萬卒藝火呵凍汲汲完美
 甚至於一木用銀七八十兩畢工之費不知幾百十
 萬見今工部缺乏錢糧各項物料未免派辦困窮之
 民豈復堪此且近日多官議賑內帑太倉至無可發
 之銀多方湊借僅得二十萬兩萬言之宅其費如彼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十二

若移以救民全活何止千萬餘家顧以一時營建害
 百萬生靈之命亦何忍而為此乎况邸報相傳四方
 災變萬言亦有人心者乃欽怨遂欲恬不辭避又豈
 萬言之福哉昔我 太祖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
 喜謂侍臣曰朕夙夜兢惕弗違底寧凡有興作必量
 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
 敢不謹夫 太祖之時財力百倍於今宮殿興作且
 不敢侈 陛下為戚里興作槩不量時宜而為之可
 乎臣等以為此大不可不己者也清軍刷卷不急之
 差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內臣織造之差尤
 不急之大者則已革而復開雖經科道交章諫止內

閣大臣九卿等官相繼執奏未蒙 俞允內外喧嘩
 嗚嘆率謂先年織造中官虐害地方蓋自京畿直抵
 蘇杭水陸舟車往來騷騷民間鷄豚索然皆空叅隨
 人等嗜利為害不可勝言 詔書裁革實快人心今
 者羣邪競進賄賂交通左右嬖倖之人當或蒙蔽復
 開前隙 陛下誤從其請親批 御翰力拒忠言此
 豈 國家之利哉昔我 太宗服敝垢之衣語侍臣
 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
 濯更進因備稱 太祖見 高皇后躬補緝故喜曰
 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孫法故常守先訓不敢忘
 夫 祖宗循儉惜福實乃家法 陛下正宜恪守率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十二

行崇尚恭儉迺違信差官再開弊端下擾生靈上累
 聖德臣等以為此尤大不可不己者也况先王一民
 饑則猶已饑之一民寒則猶已寒之今旱沴之災遍
 於天下豈止一民之饑寒 陛下為民父母迺忍忽
 天變棄人言以興工織造為急萬一宇內困窮盜賊
 駢發未免上屋 宵旰之憂何乃重服飾愛戚畹而
 忘天下之大計乎邇者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罷織造
 陛下迺以具擾執拗拒之且數奏而意未從夫內閣
 大臣以輔導為職即古之三公坐而論道者也一切
 政務宜與圖可否而後行之今謀議既不叅預至其
 有言批荅如此豈君臣協心圖治之道乎昔 仁宗

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凡政事缺失或羣臣言
 之朕未允或卿等言之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
 其毋憚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缺
 政民無失所夫 祖宗以繩愆糾繆求匡輔之益
 陛下以具擾執初塞忠誠之路以此消天變召和氣
 臣等未之聞也即今奸小并興於內而政治日非災
 變叠見於外而生民日苦不圖嘉靖昇平之望願猶
 出於正德所未有者乎此又 臣等之深憂也伏願念
 天心儆戒之重思下民蕩析之艱將陳萬言房屋工
 作暫且停止待豐稔之年再行從省計議其見差織
 造人員 俞令內閣不必撰寫 勅書即賜停止仍
 查黃緣蠹惑近幸之人并校幹參隨人等通行拿送
 法司問罪其應用龍衣等項查照該部原議止行彼
 處撫按衙門依時督造供用務使不缺永為定法再
 不必議差內官以開弊端尤望體 祖宗敬天恤民
 與其委任大臣之意凡一應事宜務從舊制而與內
 閣議擬然後施行其九卿科道凡覆奏執建言等項
 留神鑒覽使天下政務一出正大之途左右羣小不
 得抵間請乞以紊 朝廷庶幾君臣之情上下流通
 和氣可致災變可消邦本永固矣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臣以災異脩省妄有建白繼奉 聖旨令臣明言臣
 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
 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
 諸臣奉 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
 以草茅之見騰為狂妄之說塵瀆 睿覽但臣涵養
 未至故氣乏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踈謬乃重煩
 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
 言實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譴責
 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於見
 聞實不容已者况承嚴命之下苟復畏罪隱默或支
 離遷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 皇上虚心納諫之仁
 皇明疏鈔 卷二四 十四

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誅殛謹
 以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惟
 皇上既許之復終察之臣愚萬幸臣惟吏部諸曹之
 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鉉者小人之尤者也往者吏
 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其任不肯輕予今乃屬
 任於鉉豈不以鉉為賢於諸臣耶然而 命下之日
 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切切不已舉曰
 此地非鉉所宜處也蓋以鉉之為人心行反覆舉動
 乖張志惟務於逢迎心祇期於報復向總憲臺累遭
 論劾今遷吏部又被群言臣恐失今不處使在位日
 久益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

謬則其為害可勝言哉此鉉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
 郭勛賦性奸回立心險詐阿奉權貴叨受 天恩蓋
 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為險人
 也 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
 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為臣子者
 朝夕觀效皆如勛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此勛之不
 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 祖宗
 導迎和氣光昭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
 行純白資望深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
 贊仁輩庸惡道流充任其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即
 極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不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十五
 至一遇祭祀則專意于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
 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
 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 臣愚
 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
 用之豈亦 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 皇上踐祚
 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辭紕繆
 以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
 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
 懲創已久况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以遺
 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于廢棄老
 死已乎雖累有寬釋起用為言者尚未蒙慨然允行

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材為請即荷加納中外
 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下該部已久未
 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
 馬不過虛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以為
 是得罪者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
 然豈亦 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為之間
 如稽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
 屢興財力並竭採運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所至
 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
 亦豈少乎又如真人節者得以其術過蒙采聽
 於 內府脩建醮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十六
 能自己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乃不惜糜費使之
 頻舉且 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而元節復率其徒
 侶持其幡樂敢于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
 為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能必其無
 市恩播威賣綠債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
 臣民祝願之念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
 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為功書之史冊以垂後世
 亦謂何哉凡此或皆 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
 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蓋欲 皇上遠稽堯舜
 所以德高羣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使
 或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之末少有間斷即未

純一即弗中和是故慎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無足以備採擇至屢明諭臣罪安可逃矣伏乞 聖明原臣願望之至宥臣狂慙之失將汪鉉等早賜罷免得罪諸臣亦明 勅下該部量為議處及大工完日加意休養無復有所興作以重困農民而禱祀之事一切遠却如此而民心有不嚮應天心有不潛孚者臣未之聞也 臣踈遠賤士矇瞽狂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 聖慈矜憫再賜垂察斯世幸甚斯民幸甚

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疏

周瑯

伏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可謂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一七

陳

有前代帝王圖治之勤有前代帝王望治之切是固宜任直亮為耳目以擴其聰明任老成為腹心以資其謀畫斯固適治之大端人本也夫何比來臣工論事連章累疏殆無虛日而一切漫不加省即此豈宗廟社稷之福太平有道之象哉臣請撮其甚者言之頃 陛下有命欲為都督同知陳萬言蓋造房第節該科道等官余瓚等言之尚書等官趙璜等言之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諸臣指萬言為奇貨將沾直以自賢耶昔漢田蚡以外戚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後乃稍退君子猶譏其縱之於始而徒懲創於後也今萬言所沾之恩庇非一所

給之地宅不貲亦足以稱肺腑之親矣乃以公私俱困之際又欲驅既罷之民於工築之間以滋其窮奢極靡之欲不幾於以飽食鞠子者耶臣於此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主事羅洪載妄捷錦衣百戶因下之鎮撫司獄節該科道等官劉濟等言之尚書等官林俊孫交等言之 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諸臣與洪載同臭味故朋黨以相庇也昔高歡謂鮮卑曰漢人是汝奴男為汝耕婦為汝織汝何故凌之又謂漢人曰鮮卑是汝作家為汝擊賊汝何故嫉之君子謂高歡偽醜雖不足語蕩蕩平平之道亦稍有蕩蕩平平之餘風也今洪載所犯特愚慙之過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一八

陳

所坐非重大之條固不足以赫雷電之威矣乃以儔類飲恨之餘昇之以所願甘心之人於羅織之內以為責報取償之地不幾於以膏沃助新者耶臣於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左右閣豎之請屢於宮闈之內為齋醮之舉隨該給事中張嵩言之不報又該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之亦徒被優答未見明賜施行豈以諸臣類儒生緣飾經義不能助 陛下求福田利澤之美耶昔舜命重黎絕地通天漢文帝詔天下祝釐皆不得歸福於上而舜文卒為賢聖其後世亦皆引長不替至如崇奉二氏如梁武帝宋徽宗皆履轍可按柰之何復效之耶臣於此

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然此特聽納失也昔魏少府楊阜欲上疏省宮人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杖之且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而與此等為密乎帝聞愈憚君子亦以為知言今廷和等皆以卿輔之職上兼師保之重固宜使之造膝承弼相與都俞吁咈於無間也今陛下於宮闈齋醮一事徒使閣豎陰柄其議而廷和等既不得與聞於始又不得幹旋於終則陛下非與此輩為密而於廷和等疏乎唐李德裕論致理之要以為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憂不理此正端本之論也今內閣以代言論思之地即古之中書不異也而

皇明疏錄

卷之二十四

十九

疏

陛下一切處分內閣或不預於票擬而閣豎儉小時得恣其竊弄則政事非出於多門乎是又委任之失如此伏望 陛下留神聽納以達下情凡前項諸臣奏議一切早 賜施行毋固於偏私毋怵於欺誣務使天下拭目以觀維新之美仍望 陛下留神委任以崇政本凡一政令必付之內閣票擬而以 宸斷主之凡二三左右皆不得睥睨掣肘於其間如此則聰明不至於壅蔽政柄不至於下移而 祖宗重熙累洽之盛不難復矣

陳樊端以圖美業疏

張達

竊惟 陛下臨御方二年於茲當墨衰勿遽之時汎

掃紛更一歸憲度使士風頓回 國是大定天心克享臣嘗追而思之此何等精明何等氣象當時進言者往往以不克終為戒蓋慮夫令圖難終政成或怠非謂行之未及踰年而舉措遂漸乖背也臣歷觀史傳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終者寡不暇具數如周穆王唐玄宗皆親致太平而卒之為後世嘆息者然猶服勤幾二十年未有若今日 詔墨未乾而渙汗隨反治效未臻而弊端旋復者也 陛下居常慕古遠軼堯舜之上區區周穆王唐玄宗顧足異哉方 陛下即位首下詔曰 先朝勵精雖切化理未孚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故一時號令政事煥然可述不但如臣前所名狀而已夫何力行未及新化首乖事有昨以為非而今以為是人有昨以為不肖而今以為賢變黑為白朝令夕改臣實不知其端臣請以今日之事與初即位異與正德年同甚或有正德年所未有畧舉一二言之惟 陛下垂聽 先朝常建新寺崇佛教矣而今日之齋醮繁興 先朝嘗鑒羣小濫傳乞矣而今日之爵賞普施 先朝嘗頒內降遺政本矣今日事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也 先朝嘗棄法司賂大獄矣今日法之不行於貴近者非一也科道會本而責以奏覆豈獎勵忠言降黜之初心大臣執法而詰令回話豈召用典刑者舊之本意

皇明疏錄

卷之二十四

二十

疏

至如崔元封侯蔣輪市寵陳萬言乞西安門新宅
先朝貴戚未有若此之恩幸也廖鵬繫獄劉暉得官
李隆復差官就彼勘問先朝罪人未有若此之淹
縱也臧鳳守邊未遑歸闕今日之外寇多梗也礦徒
弄兵毒流諸郡今日之潢池有傲也四方萬里災傷
日聞畿甸股肱來牟絕望民生無聊過先朝也恒
賜肆虐星土示冷天變頻仍過先朝也凡臣檢拾
僅惟疏節其餘蒙蔽陛下背理蠹政禍民虞國未
能覩縷塵瀆者猶不知幾伏惟陛下赫然大奮剛
明之威遠覽古今之變行一事必曰吾嘗以此等為
先朝弊政躬親革之矣今何為而復行用一人必曰
皇明疏鈔 卷二四 三

之臣不勝惓惓憂測之至

親政權以折奸防亂疏

許相卿

臣聞天下政權必出于一一則治二則亂上操則
治下操則亂賢公卿大夫衛翼奉行之則治匪人僭
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參近事以此推之百不失一
蓋於今日誦詔令遡政機切慮深忌憂大懼繼
之涕泣不能自已夫天下之變先事言之言之不信
且易致禍遠事之至言又無及臣言官也是以但取
及事不敢愛死伏惟仁聖察愚忠而裁其罪切觀
陛下入繼大統御極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諫申
救法守裁抑僥倖竄竊兇邪不旬月間盡復祖宗
皇明疏鈔 卷二四 三

吾嘗以此曹為先朝奸人躬親去之矣今何為而
復用退朝之時清閒之燕深惟社稷之圖規恢
億萬之計絕嗜欲之妄使身常強固無以怠惰委政
柄勤學問之功使德常清明無以邪奸竊大權則治
何以不若商宗壽何以不若虞舜彼周穆王唐玄宗
信不足錄矣不然天下之事變無窮國家之治亂
莫測先朝承孝皇熙洽之餘今日當正德紛
更之後事殊勢異較然甚明陛下苟因循姑息不
盡反目前之為臣切未見其可也臣顛愚之性不能
隱默豈不知犯忌諱者負雷霆之誅拾細微者享富
貴之利願臣今日之所得能幾何而不為陛下陳

涉中人曲降 温旨於法有碍則曰免提問於罪難
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廕則曰與做錦
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弗逆
昔申教者今阻撓昔裁抑者今牽引此與正德之初
何異而明哲廉直之士雖欲盡節竭忠勢可得乎臣
聞俊將為去矣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
能留矣或復祿強顏依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
以偷歲月之安幸禍之萬一於不吾逮者其猷為識
趣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 陛下將與近習私
人共理天下且帖然乎臣又必知其不能一日安也
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

皇明疏

卷之二十四

三

三

武宗時病已帖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起之慮然元
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何也承 孝廟之澤也
其在今日病雖稍蘇元氣憊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
攻之也寒燠不節飲食不時遂至長已何也承 武
宗之禍也故勵精圖治舍已從人庶幾可以望治而
况群小竊權奈政以趣之哉亂幾已形臣言今已晚
矣伏願 陛下超然覺悟收還政柄用大舜勿疑之
勇齊威烹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充無良如崔文者
勅送法司處之重典以塞人心警其餘類然後務舉
親政遠色去讒勉留故老延訪忠言體察民隱 官
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克殫治可商周功可 祖

宗 陛下享無疆之祚群臣與弼諧之榮近習私人
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天命難謀固
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近習私人亦非便身之圖也
臣實畏之

陳切務以裨 聖治疏

王俊民

臣伏見近日 聖治精明 聖斷果決深快天下之
人心者有數事焉臣姑舉一二事証之如定國公徐
光祚奏討地土已累奉 旨查與人心不無疑慮也
續該戶部尚書秦金執奏節奉 聖旨這地土著與
民照舊管業欽此又如御史魏有本因申救都督馬
永旋被謫降雖累經臣工論救未蒙 俞允人心亦

皇明疏

卷之二十四

三

三

不無疑慮也續該吏部尚書廖紀執奏節奉 聖旨
魏有本准復原職欽此此二者 綸音一出人心踴
躍稱快臣於此仰窺 陛下有天地包涵之量焉有
日月照臨之明焉夫勢已去而終回事垂成而終止
其視前代史冊業已成之業已許之者萬萬不侔
聖治何精明也 聖斷何果決也是非特秦金廖紀
感遇思奮而已凡中外大小臣工孰不乃心 帝室
奮脩職業以求無負於 陛下也哉臣以為太平之
治可計日而致也臣又因此仰思 聖心於天下之
務惟務至當之歸必不厭臣下之言為煩瀆也臣故
舉今日之切於 聖治者四事伏為 皇上陳之如

蒙乞 勅該部議擬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一
宥小臣之過切見學士豐熙等謫戍遠方已經累歲
禮部尚書席書奏乞原宥及都督馬永回人又蒙
聖旨豐熙等朝廷自從寬赦宥欽此臣於熾一窺
聖意固欲從寬放還諸臣矣但側聽既久未蒙處分
乞 勅該部查照前 旨即 賜勅還使諸臣再觀
天日之明則四海共享雍熙之治矣 一規大臣之
失近該侍郎張璠詹事桂萼攻發大學士費宏過失
非九官相讓百僚師師之風也節該給事中葛明御
史張祿等劾奏伏蒙 陛下兩賜優容俱有 溫旨
勉留是固 聖明信任大臣畧其細故之至意也但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三五
恐此三臣者各懷忿忌積日愈久積怨愈深而挾私
之意多於奉公之心也是豈 國家之福哉如蒙仍
照葛明等所奏當罷斥者亟賜罷黜當罰治者量為
罰治或 召之面諭戒以和衷使三臣無懷伎憾之
私則群臣益成協恭之美矣 一重賞功之器近該
御用監官為已故太監王英奏乞 恩典奉 旨黃
富等俱授錦衣衛指揮千百戶等官該部科累奏裁
減未蒙 允俞臣切以為指揮千百戶等職 國家
所以待有功也今以一人之故而陞至七八人之衆
以賞功之器而昇諸無寸功之人憚天下立功之心
啟後來援例之患實出於此伏望 陛下重賞功之

器塞無厭之求仍照該部該科所奏即 賜裁革著
之令典永為遵守使人無望外之思則各奮立功之
念矣 一罷不急之工近該工部奏稱欲先脩 仁
壽宮其餘玉德安喜景福等宮暫停脩理又該工科
亦奏前事但未蒙 俞允 臣切惟事有大小工有緩
急夫 仁壽宮者 陛下所以奉養 昭聖皇太后
况又出於 章聖皇太后之慈訓事關 皇上孝敬
之大節此工之不可緩者也雖竭天下之財力亦當
汲汲焉為之若夫玉德等宮則皆在所緩耳今欲一
時脩蓋未免有時絀舉贏之患非 陛下節用愛人
之心伏望俯從該部該科所奏特 勅脩蓋 仁壽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三五
宮其餘玉德等宮暫且停止則財用易給工力易完
皇上孝敬 兩宮之盛德益昭著于天下矣
戰慄士以杜亂階疏 鄭慶雲
臣等近覩 朝報內該禮科給事中劉家劾奏太監
崔文亦自行奏辯不數日劉家有調外之 命遠近
傳聞各相驚歎夫崔文 陛下左右之臣也職宜引
君當道為 國惜財顧乃倡興左道蠱惑 聖心虛
糜錢糧不可勝計罪彰彰矣劉家為 朝廷耳目之
官彈劾是司志在闢邪心存愛 國 陛下不思寬
容獎用調謫若遺是 陛下以崔文一人之故而逐
言官塗 國家之耳目拂士大夫之公論壞 祖宗

之成法塞天下之言路皆在此一舉矣諺曰教女以
 絮尚恐不絮而况教之以不絮乎教臣以忠尚恐不
 忠而况教之以不忠乎今陛下選用臺諫專以言
 責之今復以言罪之將見人皆以言為諱自此以後
 萬一有奸臣逆子竊發不軌以圖危社稷誰復肯
 為陛下言乎夫天下之禍恒起幾微慎始防初不
 可不謹昔武宗皇帝在御之日逆瑾一內臣耳
 武宗寵之科道官從而論之武宗復從而怒之斥
 之械繫之在朝之臣動觸禍機舉各緘口閉舌莫敢
 言其過於逆瑾徐起挾天子之威權以震動天
 下之人心基積勢成尾大不掉遂謀篡逆幸賴天祐
 皇明疏鈔 卷之五十四 二十二 卷之五十四 二十二

皇明元惡就擒不然則今日天下之事又不知何如
 也 國家宦官之禍一見於王振再見於曹吉祥三
 見於逆瑾雖奸謀弗遂國非其國矣此陛下之
 所知而亦崔文之所習聞者也臣等謂今日崔文之
 惡不戢必將與三逆豎同陛下當為國家計崔
 文亦當自為身家計不然則非臣等所知矣傳曰星
 星之火易於燎原涓涓之滴易於滔天今乃不知撲
 塞而復倡起之後將何極夫小人輩之所以竊取權
 柄擅作威福希圖富貴乞求恩澤旁伺左右垂涎染
 指回顧却走而不敢竊發者以朝廷有言官在耳
 恐一遭彈劾罪無所容也今陛下罪一言官則彼

小人者蠢然而起自以為得計凡可以遂已私圖已
 利萬一如臣等前所云者無不為之矣彼將謂此後
 諫官必不敢言而已不必有所畏憚也如此不亦可
 懼可憂也乎臣等又伏觀陛下登極新詔凡在
 先朝有因以言得禍於死者贈官叙蔭於廢者叙復
 超遷振作士氣開廣言路實中興第一美事不意
 一二年間至此極也况今天變見於上人事乖於下
 四方饑饉賊盜生發此正陛下脩省召求直言
 之日奈何復舉動若是乎伏望陛下即將劉家
 召回照舊供職崔文早賜罷斥毋使其惡日深為
 國重患且致天下之人窺見陛下不能容言受諫
 皇明疏鈔 卷之五十四 二十二 卷之五十四 二十二

縱惡長奸親小人而遠君子也臣等待罪言官義無
 嫌避狂愚之言惟陛下采納焉

戒逸豫以光 聖德疏 高世魁

臣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
 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咸和於萬民
 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皆享國長乂自
 祖甲以後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民之
 疾苦惟耽樂之從因罔或克壽始知儆戒者帝王保
 治之心逸豫者世主危亡之漸也仰惟皇上臨御
 以來早朝勤政日講勤學故事神祇孝享宗廟

疑神淵默端拱深宮一念勤慎雖古帝王亦不是過
 近者孝奉 兩宮觀騎泛舟昨又欲以端陽令節看
 標錫宴雖率由舊典自能樽節但臣有意外之慮請
 為 陛下陳之臣聞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夫舜以
 大聖人處雍熙太和之盛漆器細物若無害也而諫
 者猶恐其為侈靡之漸至於十人而不止當時不以
 為迂益彰舜德之高明今 陛下之德無愧於舜近
 日有此二舉其將為逸樂之漸矣臣待罪言官豈容
 緘默以自愧於舜臣之十人乎然此實非出於 陛
 下之本心也左右必有援 先朝故事請者否則豈
 能遽移 聖心平日勤慎之素樂聽而勇從耶蓋謨
 訓功烈盡善盡美者 祖宗精神心術之所在也萬
 代如見固 聖子神孫繼述之孝其或因時成事行
 於昔而泥於今者亦當通其變而使民宜之也臣近
 觀 旨意輒引故事如鎮守鄧文之換 勅則曰這
 勅原是先朝舊規如太監張忠之乞陞官臣則曰這
 陞官授職亦依倣先 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
 陛下以濟其私 陛下已入其機而不悟矣臣恐自
 茲以往巧立機關旁引故事以誘 陛下于嬉于遊
 于畋于荒于聲色于貨利于未求于淫巧于紛更者
 接踵至也臣不慮 陛下有為物所累之心矣臣觀
 正德初年 先帝未有關德特因左右一二小人之

誘日漸月化卒流蕩忘返不可收拾 先帝初心未
 嘗至此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尤物迷人逸樂
 蕩性誠可畏也誠可懼也殷鑒不遠可不加之意哉
 且 陛下以為今日之治與舜之時何如在朝之臣
 果如九官之相讓乎在外之臣果如百工之允釐乎
 內之九州果皆康衢之民乎外之四夷果皆有苗之
 格乎十六相果盡舉四凶果盡除庶績果咸熙四靈
 果畢至乎臣切以為未也方今之時正虞廷君臣更
 相戒飭之日詎可謂天下蓋已無事天位信爾可樂
 乎哉伏願 陛下存雖休勿休之心嚴無逸乃逸之
 戒慎起居以節嗜慾疎近昵以親儒臣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毋以一日二日可樂而以匹夫匹婦或能勝
 予則諂諛之徒自不敢肆面欺之詐如昔之誤 先
 皇而臣於 陛下庶幾無愧於十臣之望舜矣臣不
 勝戰悚殞越待罪之至
 任賢納諫以禦變圖治疏 王洋
 臣聞賢才為 國之利器言路係 國之命脈有
 國者能用賢則興不用賢則替言路開則治言路閉
 則亂自古得失靡一未有不由斯道者考之經史昭
 昭可見也 陛下嗣統之初信任儒臣嘉從直諫釐
 革弊政屏逐奸邪政事紀綱煥然一新用舍賞罰罔
 有不當天不忤下忻忻企望太平年穀屢登瑞祥叠見於

時羣賢滿朝直言盈庭此皆 陛下任納之明效大
 驗也頃歲以來漸不克終 朝廷大政多自中出而
 宰執不盡其議甚至攜手同車而不之卹也舉措刑
 罰或失其宜而臺諫不得其言甚至駢首就獄而莫
 之顧也夫宰執以輔政宰執之議不從則善政何由
 立臺諫以補闕臺諫之言不聽則奸黨何由懲是使
 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政事日弛紀綱日紊 陛下有
 願治之心而聰明壅蔽天下之治漸隳 陛下有愛
 人之念而恩澤不究生民之命漸促豐年不作災異
 頻仍雷電不時兩澤愆期伊洛秦楚同日地震江淮
 曹宋同類相食赤子弄兵於潢池軍士不得乎一飽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此近代所無之變而忠臣志士之所為隱憂也上厯
 聖慮為之惻然脩省之 詔屢下而政之不節猶故
 賑濟之策累施而民之失業無補以臣言之 陛下
 任賢納諫則有前日之治志意少衰則有今日之變
 今欲易變以為治亦惟改今日之所為復前日之所
 行以任賢納諫而已耳 陛下俯從臣言特尋初政
 復禮忠賢任信不疑政事一以委之而不間以非人
 大臣已去如蔣冕陶琰汪俊林俊之賢仍加召用可
 也崇獎直諫采納不倦聰明一以寄之而不謂其逆
 已言事被罪如劉家鄧繼曾陳逅李本馬明衡朱泚
 林應聰呂柟鄒守益之直仍 賜勅還可也 兩宮

孝養 聖情既已無間而 昭聖援立之至恩起敬
 起孝可也 恭穆大禮 聖衷既出獨斷而席書桂
 革等之奸特放之遠之可也而又罷織造之官停土
 木之使借名器之濫慎錫予之節杜請託之私抑微
 倖之漸罷貪殘之吏汰浮冗之員藏閭閻之富廣邊
 儲之蓄 陛下又日御經筵以講論道化而深戒逸
 欲日 召臣僚以資訪治理而重防壅蔽引伸觸長
 不舉一而遺二勵精化理不勤始而怠終若然則正
 臣日親正言日進 聖政日新聖業日隆而天變不
 弭豐年不至兆民不安天下不治萬無是理也如不
 能然臣恐因循玩愒非惟不足以為治而饑寒迫切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將來之憂又有甚於今者 陛下聰明天縱洞達治
 道臣不揣愚陋冒死謹言伏惟 采納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五

弼違二

憫人窮卹人言以昭 聖德疏 楊一清

臣近者被 召赴京途間聞 朝廷以內織染局奏
 差官前去陝西織造心切疑焉陝西之民極矣方懼
 寬之未有其道拯之不得其方果有是舉則如見火
 之烈顧欲從而膏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
 德不類也既入京師則聞工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
 給事中張嵩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陳察王朝用等在
 陝西則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蓋巡按
 御史郭登庸吉棠王鼎節旨論列俱欲停止前項織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任正刊

造取回差去內官連章累請不聞上回 天聽則又
 隱憂深念以為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內外之論不
 約而同事關地方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省覽而
 獨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 陛下平日聽言納
 諫之美不侔也前日臣在閣見發下工部所覆各官
 奏本大學士費宏石琚賈詠與臣議票當依該部所
 擬乞請停止昨日早送下欲仍照前 旨施行臣等
 相顧驚愕除仍將原票封進外伏念臣又官陝西近
 又初自三邊取回生民愁苦之狀戎虜驕橫之勢邊
 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痛忽聞是舉若默不
 作一言則 陛下斷自 宸衷引而置之輔導之地

將何用哉切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臣下之言有緩
 有急以輕重言則卹民固本安內攘外其最重者也
 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綵龍袍曳撒鞠衣之類既
 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重固自
 有別矣以緩急言則各官極陳地方凋敝錢糧缺乏
 憂外患之方殷內變之將作其最急者也而該局之
 奏止恐有悞供應其緩急亦復不同矣及查陝西織
 造非 先朝舊典弘治年間始有之彼時套內無賊
 腹裏有收間一舉行民不重困 孝宗皇帝采納人
 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鑾等以織造之故
 剝民膏脂痛苦入骨當事者厚網其利而 朝廷獨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任正刊

任其怨向非 天啓 聖衷掃除弊政羣姦伏辜地
 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至於何地也今
 陛下所遣內臣縱使謹厚安靜不蹈前人覆轍而帶
 去官舍匠作人等豈皆一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生
 事擾民之害難保必無切見延綏河套連賊雖大勢
 過河而伏藏久住之賊其數尚多不時窺伺侵掠各
 塞難保不復入套寧夏賀蘭山後又多賊營河西亦
 不刺賊衆盤據西海近渡江在我洮河番境住牧此
 腹心之疾也而甘肅回夷之警旦夕難測較之弘治
 年間可憂不啻數倍平涼鳳翔等處盜賊又復肆行
 劫掠各該守臣方將調集兵糧以備戰守復恐公私

匱竭無以為謀事勢至此而欲蹈正德年間之弊政以不急之務而重困夫奄奄垂盡之民乎誠恐民愈窮而盜愈滋外寇乘之而入河西洮岷之地將非國家所有臨鞏平鳳諸郡安能保其晏然無事乎故今日陝西差官織造臣反覆思之誠未見其可也及又查得陝西各府州縣拖欠各王府祿米并折色不下數十萬石負欠官軍俸糧至三五年未支節奉明旨責限令其補支所司矐目束手無從處給拆東補西僅支目前不經之費加之此地甚非所宜且織造開局雖在西安而羊絨必取之臨洮蘭州此地凋敝已甚年成薄收見今銀每錢止糶粟米六七升民

皇明疏抄

卷之二十五

三

書

不聊生若更迫之密通賊黨非死於溝壑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書郎為朝廷之股肱科道為朝廷之耳目而提督巡撫按等官又朝廷簡用以寄一方之命者也今諸臣合辭乞罷情懇意切彼豈不知逆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安哉亦職業所在利害切身有不容不言者臣仰窺聖意蓋以成命已下難於追改差官已久不可復回然因時制宜聖賢明訓從諫弗拂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請而行之繼因羣臣之言而罷之則陛下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上有光於前古下作則於方來若之何其不可也况該局原奏止言各色羊絨見在數少不敷

皇明疏抄

卷之二十五

四

書

供應不言欠缺而各官所懇亦欲該衙門將緊關該用供應絨服開數行令陝西鎮巡官如式織造亦未嘗停止若依其所言上用既不有悞下人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規規於該局先入之奏以拂中外之公言哉且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之常必不可缺惟正之供何足為過但羊絨初本庶民賤者之服非官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奸巧之徒造為織金粧花之麗五綵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費至百餘金一疋價可十餘兩在先王當置諸淫巧之科在 今日當申嚴侈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 聖明亦偶未之思耳不然則陛下嗣位以來勤卹民隱寬徵之今無歲不降軫念邊方內帑之銀不時給發不以玩好奪心志不作無益害有益仁聲善政莫罄名言何獨於此一事執之甚堅豈非視之輕而不覺其為害之重若是乎伏望陛下慎守儉德以廣愛民之仁博納讜言以成從諫之美乞早降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一應該織羊絨袍服等件交付陝西鎮守太監晏宏巡撫都御史王蓋等督同三司官員如式織造陸續進用惟復照依工部所擬令太監梁玉先將急缺上用袍服備造完備定限回京其餘可從緩者與見織未完者俱交付鎮巡等官織進一應錢糧寧取諸官帑無派於民軍

若是年歲荒歉或虜情緊急即便具 奏停止待年
成有收地方無事之日舉行如此庶使民心不搖邦
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徵邊儲防禦外寇地方
可保無虞矣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
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
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
此制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
無暫而不懼為大於其細而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
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五

五

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
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
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
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
賀諂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國
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
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觀大
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未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
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於此時留
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
蒙 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

受 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於 國
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
所見大要是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 聖心之憂
者焉 陛下告誡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
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焉臣竊
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菑為利實則可憂
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
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蠱則不可得而救矣
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
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
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六

六

陛下撥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 廷
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
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菑而以大
可憂者為樂邪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
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
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
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
耶又如朔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於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 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
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

則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日怨則天意可知夫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脩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廢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脩宮室而至於亡國願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七

三

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違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耄耋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脩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惻懷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歲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循聖體違和朝儀間缺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逸樂之具也陛下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雖雖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八

四

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眾
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於庭苑
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陛下睿哲先
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
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
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怪之徒輕之
若芥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
為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
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
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九
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聖躬之福耶甚非聖
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
之道也臣聞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
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
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
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
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
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
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
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
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

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識見
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
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
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
日翰林院左贊善兼脩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
於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
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存
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
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
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
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十
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立園亦必深自晦
藏為保身計矣孰敢發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
蓋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
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
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
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察
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
之道以報國家崇顧禮遇之恩於郭勛則豫有以
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
行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

心以祈 天祐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於千億虛靈
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為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
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
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
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
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
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塞主上不聞者無足
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
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國厚恩

反求眩瞽莫決趨舍矣乎非通論也 臣受 國厚恩
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
不一毫諱過不為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為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
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
慈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
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
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 陛下自視于
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
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

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
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剷除積弊

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歲敬一以養心定冠履
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
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
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
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克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
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
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
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修富

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
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
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
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官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
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特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
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 陛
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
下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
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
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
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

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衮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
非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
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
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
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
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 陛下正言馬都俞吁咈之
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
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
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 陛下
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之心惑也過
於苛斷是 陛下之情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
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欺不事事敗
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
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
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
事之說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
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憶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
陷 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

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
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跡既為諸臣
解之美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關于臣君道之不
正臣請再為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
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
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于予人而為性命者此盡
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
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
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
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為天
賜仙桃藥丸惟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
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
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
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
真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
也桃必採而後得樂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
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
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
陛下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
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
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

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為道也即近觀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為貪竊今為逆本梁材守道守官 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日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揚心焉無用于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羅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為嚴嵩之順不為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揆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鵠突依違苟舉故事絮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四

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手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為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行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正朝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卑陶伊傅之列相為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

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厨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為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縑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六

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 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于其間 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求賢逸于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煥薰為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
我立而 陛下性分自有真壽美此理之所有可
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舉理
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精神玄
修求之懸思鑿想繁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
可乎 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
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
為順 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
以昧死竭忠惓惓為 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
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 陛
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上 李己

等項停止採買而又一款有云收府各衙門供應
糧朕加意節省用自有餘該部務查照弘治年間及
嘉靖初年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年分加派者盡行
革除將革過數目奏知仍造冊送科備照如各衙門
假以缺少為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
官即時參奏治以重罪欽此夫 陛下之出此 詔
旨也豈虛假以欺人耶蓋誠留心省節加意 國儲
以實心而行實政也是故 成命一頒惟騰海宇以
為有君如此太平可立致矣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
干請紛紜奸巧百出眩惑 聖聰動搖 國是遂至
買玉買珠不一而足使 詔旨既出而輒更 成命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一 上 王爾

陛下之意不過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雖買此珠玉
所費能幾不知抵璧投珠毀牀碎漏在古先哲王我
朝 聖祖行之俱有懿矩蓋曰此等玩好寔不可衣
饑不可食徒為移易性情糜費財用以故棄而不惜
方今 國家縱使十分充實 陛下猶當慎乃儉德
惟懷永圖以希哲王 聖祖之芳跡矧今府庫空虛
矣小民困竭矣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矣邊
方年例奏發者無時省直饑荒求濟者不已司計之
臣雖千方那補百計撐持尚且不給茲以一玩好之
故而用數十萬之費何以區處何以借支况各處錢
糧舊欠者奉 詔蠲免新派者催徵未至太倉雖有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元 閻本成

所蓄贏餘正宜存積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
而無繼於後耶方其事下該部大臣懇懇執奏以為
不可無非省費裕國之意而乃不蒙 俞允者蓋由
崔敏等獻諂希寵惟欲積財貨以奉私求蓄詐懷奸
意在假供用以充私橐以致 陛下惑於邪說而正
論不從墮於奸計而忠謀不用誤國欺君莫此為甚
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肆意希求轉相欺蔽
不至於空人之國不已矣臣等為 陛下切憂之伏
望 皇上念 成命不可紛更大臣所當信任將該
庫奏討金珠等料俯從部議申明 詔旨一以昭
陛下之儉德一以全 朝廷之大信其太監崔敏盡

惑 聖心罪在不宥伏乞速行罷斥揚于諸臣仍乞
天語嚴切戒諭使各奉公守法仰承 德意凡 明
詔所在除革者不許妄計阻撓以遂覬覦今後內臣
凡有奏 請悉付所司參詳可否既而該部執奏斷
在必行敢有徑請 內批欲遂奸計者即係欺罔并
聽該科糾劾重治此則 命令畫一 朝政肅清雖
有權奸不敢欺蔽矣

聽忠言信 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巳

臣等於本月二十日據戶部接本官送到內承運庫
署庫事尚衣監太監崔敏等奏為急缺年例金兩寶
石等項事內開猶請祖母綠珊瑚馬瑙等項各數目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元 閻本成

不同欲令戶部作速買進以應該庫緊急關領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臣等切惟財用國家之首務節
儉人君之美德故古先聖王必加意節省以永保萬
世無疆之治我 皇上節儉天成同符往聖臨御未
幾即 詔令停買珠玉等項臣等嘗伏觀其先年
聖旨有曰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
妄費分毫你們還宜悉心處措以濟國用此大哉
皇言真社稷蒼生之幸也矧今二年以來災沴頻仍
稅糧不繼寇盜蜂起所在皆然頃聞大同等鎮警報
自右衛以達陽和天城諸處胡馬數十萬絡繹不絕
雖曰未敢長馳而禍機實難遠度此從來未有之事

遠近無不駭驚臣等昨查得大倉老庫并外庫實存銀僅三百餘萬兩糧僅七百餘萬石且各邊年例尚未全給使今年幸保無事猶存支持萬一秋高馬肥點虜深入不知一應兵馬器械糧芻犒賞何以待之此正 皇上宵衣警惕之時與臣子扼腕獻籌之日該監乃欲輕動太倉銀兩買辦金寶等項以供一時之玩好如 陛下令德及先年 詔旨何哉臣等訪得貓睛祖母綠等物每塊約用銀百兩玳瑁珠每顆約用銀二三十兩夫 天子至尊無上初不藉此為美有之於 陛下何加無之於 陛下何損臣等不為財用惜獨不為 陛下美德惜不為九邊慮獨不為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億兆年太平之基端在此矣 宗社幸甚 崇節儉以隆 聖德疏 魏時亮 欽惟 皇上登極至今 節儉之德聞於天下昨隆慶元年十二月內該內閣傳奉 聖諭戶部查見在庫銀兩若干穀幾年用該部以銀數僅穀三箇月餘上 聞計一年之內尚欠八九箇月沿邊百萬軍士餽餉無從給發荷蒙 皇上軫念 親灑宸翰 持賜聖旨這銀兩軍糧如何缺乏至此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你每還宜悉心措處以濟國用欽此大哉 聖謨真 宗社無疆之福四海億萬生靈之福矣何者今天下空虛極矣四海百姓困窮極矣所謂僅設三箇月餘者尚以太倉銀庫言之若各衙門與各省直之府庫即正支外求一月之餘積有不可得故昨者 賞邊借之 皇上內庫銀兩又責差三四御史徧括天下之財以補隆慶元年蠲免之數尚不穀用我 皇上軫念缺乏至此者但言戶部之缺乏而尚未知天下之缺乏為尤甚也乃若天下百姓則啼饑而號寒者徧野流離而輾轉者盈路加以今歲各處荒旱南自閩浙北自淮鳳西自川陝愁苦怨嘆之狀在在皆然此真民窮將有盜起之時臣下皆當危懼之日所在官司欲發倉庫以賑之而在庫無可賑也欲 請內帑以給之而

內帑無從給也夫民窮莫可為救又若此必我皇
上所尤憫念者故在今日惟仰賴我皇上之節儉
以開億萬小民之生路耳乃九月二十九日司禮監
傳尸部恭捧 聖諭買些貓睛碌寶石珍珠來欽此
臣等伏見傳 宣戶部之時舉朝咸謂此當秋防之
日我皇上必憂邊餉不足而 召諭之也此當天
下告旱告災之日我皇上必憂百姓賑給無措而
召諭之也今 諭之者為買貓睛珠寶等物大小臣
民無不驚愕臣等竊聞聖明王不貴異物惟貴安
民當此小民不安之日而貓睛寶石云者饑之不可
食寒之不可衣所謂異物我皇上何貴視焉况此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三

異物乃 宮中之庫藏所必有者原自足用奚必責
之戶部召買也漢文帝惜百金之費為中人之產不
肯妄費如貓睛者一顆不啻百金千百金之積千百
之生靈膏脂在焉 皇上損此有用之財以買此無
用之物諒節用愛民之心必大有不忍者矣今一開
召買珠寶之端實深損 皇上節愛之德稍知忠愛
我 主敢不力為諫止乎 祖宗累世節儉相傳自
我 聖祖深鑒前代奢侈之害碎胡元水晶之漏却
陳氏鏤金之床有司奏造 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飾
者皆令以銅為之 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儉
約非身先之何以率下開奢汰禍亂之源未有不由

小以至大者 聖祖儉德如是 聖子神孫世世
之遂使天下富安府庫充足傳至 先帝初年 祖
宗之庫積厚矣自末年小人欺誑開召買貓睛珠寶
之門以及土木齋醮等費遂致 祖宗累世之積費
用盡竭而天下之民力盡疲 皇上登極效 先帝
之初年除未載之弊政四海之內權若更生乃今忽
傳此 諭豈我 皇上節儉之初意哉大小臣工天
下萬民不為此一物惜而為我 皇上之 節儉聖
德惜為府庫空虛百姓之困窮惜 先帝末年費猶
可辦以府庫竭未盡空百姓猶未盡窮也今者 國
匱極矣民窮極矣萬民仰望 皇上節儉如望時雨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三

臣下有人心者孰敢不力贊之 先帝承 祖宗富
積之後不節儉猶可以支持 皇上繼 先帝虛耗
之餘一侈費必難以措處倘有以 先帝末年故事
為 皇上言者乞我 皇上憐念天下府庫百姓不
加罪之必深絕之仍 崇節儉之 聖德焉昨 皇
上十分減省未嘗妄費之 旨出自 親灑宸翰惟
時 聖諭一問吏部朝 覲官一問戶部銀兩我
皇上獨於戶部覆旨特灑 宸翰賜下臣等固仰知
皇上留心節儉已至真足以動 天地配 祖宗克
先 先帝之令德也今貓睛碌寶石珍珠之買此寧
不可節儉寧非 皇上所謂用度可十分減省者哉

寧可謂之正供可以安費哉 聖謨洋洋言在人耳
天下之民方切傳誦要與永保 聖謨於恤民乃所以示仁於 聖旨乃所以示信於 制用乃所以示議於 祖宗繼述乃所以示孝侈隙之開甚非 國家之福也且當此 國匱民窮之極又萬萬不堪此者寧不大可隱憂也哉伏乞 皇上法 祖宗累世之儉念十分省減之 旨思府庫空虛之極憫百姓窮困之灾仍 賜收回 成命將貓睛珠寶等物一切罷買此後惟 一意專尚儉省以光 帝德以濟時艱永底四海之生大隆 九重之福由是則費用既省府庫漸充天下百姓可安 國家元氣可復久

皇明疏鈔

卷之二五

三五

史洪

安長治之休可綿之億千萬世而弗替矣
仰崇儉德俯恤民窮以永圖治安疏 魏時亮
本年九月內我 皇上諭買貓睛寶石未幾荷蒙賜罷中外大小臣民鮮不懽忻踴躍謂我 皇上軫念匱乏真 聖主恤民之仁惟懷永圖真 聖主節財之義罷玩勤聽納炳 離照之明方 諭買即停止奮 乾剛之斷 聖德傳播如是臣等犬馬愚衷曷克揄揚於萬一也迺今十二月初七日司禮監仍傳 聖諭買各樣寶石珍珠睛碌鑽多買此三日要隨該戶部具題節奉 諭旨嚴急不一而足臣等伏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言帝王

保守天位在人民而保聚人民在財用古先帝玩不事異物不貴汲汲焉惟以養百姓節財用為先所以致治一時聲施萬世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也太祖高皇帝嘗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於宮中無事時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又嘗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於是却文石御銅器且教 太子諸王曰前代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當記吾言常存儆戒是以 聖子神孫祚貽萬世無非 太祖之所留也 皇上登極首罷採買專尚節儉嘗讀 聖旨有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可謂遠邁哲王近法 聖祖天下百姓

皇明疏鈔

卷之三

三五

夏大猷

何幸焉 宗社臣工何幸焉今者 諭買珠寶各樣竊料所費不止分毫 皇上儉德寧無少累臣等嘗聞之節儉必謹乎錙銖侈費率由於玩好犬馬愛君寧忍欺負矧昨者貓睛罷買薄海內外已傳 令名一旦改之殊駭觀聽左氏有言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以唐玄宗之陋尤能焚珠玉於殿前誇令名於天下說者謂殿前之焚稍似沽名之過然玄宗令名竟與太宗憲宗媲美稱曰三宗未必不自沽名之一念起之也短之者不過謂其儉德不終令名更損我 皇上罷買貓睛諸玩無沽名之念有令名之實今復有寶石買辦之論遠近臣民寧不為

皇上之儉德令名惜哉舜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則買珠寶等之異物寧忍於不諫乎此而不諫非以堯舜望我 皇上亦非以堯舜之臣自待也况近日災變異常人情洵懼一歲之中無論天裂星隕地震山崩兩豆兩蟲諸怪即近日山西以一男子變為婦人前此所未聞史冊所不載陽變為陰朕兆匪細 皇上接於目能不做於心乎長至之後 京師陰霧浹旬夫春霧則恒有之若冬氣歛歲更值寒雪迺或霧連晝夜舉目蒙晦即其象占尤可深思切懼者蓋今日之天下百姓困窮盜賊將起官風不正慮患已深 宗室棄多貧不可以為生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聖

兩廣傾危朝不能以保暮言及根本最可痛思 聖主在上正宵旰明作之時臣工在下正交修共勛之日要必喜怒刑賞之政務感人心理亂安危之幾輒勤 膺訪百官舉職大臣法小臣廉四海更生遠者來近者悅兵戎詰而神氣張屏翰寧而元氣固庶使天下長治萬世永安此非所急而顧惟珍玩珠寶之崇恐非 聖朝美聞也我 皇上節儉聖德性本天成茲者懇乞俯念民窮益光聖儉將異物罷買 明旨再申則 聖主聖德愈彰中外懽呼愈甚即一事一念之聞見 宗社生靈之福而天下萬世之治安信有不難於致者是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而已臣

無任殞越瞻望之至

納忠言罷採辦以紓 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眾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為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戒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為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遂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保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日 勅下戶部買辦珠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聖

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 聖德謂能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者復有採辦之 旨戶部不敢違 命用價值市之以 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疑其必 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 聖諭則曰內府缺珍寶着戶部買此來你每如何這等說姑不究夫 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臺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 聖聽也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之所以汲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復不聽臣當將順 君德亦何事於言哉然竊謂臺諫未有議論之先 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 陛下玩好之

心遂當悔悟願乃不降 旨罷免而反曰姑不
恐 陛下玩物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群小
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 貢獻其弊將有不
可勝言者臣聞玆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 陛
下索之愈急則彼索價愈高玆珠寶數兩費金數千寶
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 國費買無用之玩物
果何意哉况今南北多事之秋正 國家用財之際
兩廣缺餉疏 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
多與其 請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
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
天之所以儆 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敦尚節儉痛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五
加修省以答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疏畧無傲畏復
有採辦之 命欲其天意眷祐轉災為祥不可得矣
伏乞 陛下以湯武為法大嘉臺諫之言 明降停
免之旨今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悉罷
之後或有以玩好之物陳之惑 陛下之耳目者必
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不修誤之於昔猶
能改之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答臣民仰望之心
可慰夫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惓惓周知忌謹
冒干 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裕 國用疏 傅孟春
臣聞天下之化始於閭門人君之德成於恭儉是故

虞舜克諧二女必先於民財之阜成湯不遜聲色尤
謹乎貨利之殖古之聖帝明王所以維持國本宣暢
化猷而綿雍熙之業者端不外是仰惟 皇上睿資
天縱 洞察理欲之幾 儉德性成克除奢靡之習
天下臣民莫不引領傾心日望 治化之成本月十
一日禮部接出 聖諭祖宗之制官中設六尚皆預
教以讀書使稍知禮法茲已缺少着照例選民間女
子年十一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者三百人進禮部知
道欽此欽遵夫六尚之員既缺則選納之制當遵
陛下乃於從吉之後方為此舉是誠動中典禮益昭
盛德之至部臣仰體 德意亦既遴選以進夫供役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五
于內數百人足矣使新者既入而舊者不少矜放竊
恐幽閑之思上干和氣女謁之盛適召災殄非所以
增 官闈之福也如蒙 勅下各官量減三百移其
廩費以養今日之所進者庶乎人不必加而使令足
費不必增而財用裕一以消怨曠之氣一以省 官
掖之費所以凝天和而迓百福者端在是矣本月十
八日續該戶部接出 聖諭取銀三十萬兩來欽此
陛下富有四海則府庫之財皆 陛下之財取之固
無不可然王制曰天子不言有無以其總制邦用出
貨財者戶部之責也今竭四方之財以輸戶部竭戶
部之財以輸各邊計歲用之缺乏者百六十萬是財

用之不足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今日一朝而取三十萬兩臣恐不知其將安用之縱令事合給用亦乞勅下該部量入為出不必取入 宮中以增 內帑之冗耗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 天命眷顧久而不厭明明 祖訓真萬世之龜鑑臣仰窺 聖德仁明恭儉固能恪遵 祖訓但恐左右之人或以聲色貨利獻諛希寵者伏乞 皇上勉崇儉德益敦化源 念宮政之當飭下之禮部卜吉戒期還 皇后於宮中以理陰教以為 六宮之表率或新選既備舊役有餘乞 降詔旨稍令減放以遂物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性思財用之當節下之戶部核其舊額出入之數與今昔盈縮之由釐為會計實錄 上塵 宸覽廣集群議講求其理財之要以紓 國計之縮遇有經費悉下戶部出納不必取而用之以滋冗靡庶 宮壺之化以肅而協氣流通出納之數可稽而取用有節將媿美帝舜邁德商湯不難矣

擴善端以寬無辜重者舊以保至治疏 陳相臣聞天下之政本出於一而人君之心惟在兩養然養之之要惟在於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使用人行政亦莫不然則施之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臣待罪諫員日者見科道為諫都督陳萬言房屋事

荷蒙 聖恩免究鴻臚寺官讀六科十三道諸臣謝恩仰窺 聖心聰聽之下若有大不安者臣以為此陛下本體之明也又覩昨去百官早朝侍班天雨驟至 陛下即宣鴻臚寺免其奏事此 陛下不忍人之心也大小臣工孰不稱慶以為推此而治於政何有夫何仁心獨見於明廷而天光不照於豐部臣敢以近日之事數之萬言 欽賜房屋 陛下不忍之恩也而尚書趙璜因而認罪郎中葉寬等以之繫獄者為不用恩焉耳陶淳革去管事 陛下本心之明也而太監芮景賢之慰留知府郭九臯之妄拏者為不用明焉耳崔文左道亂正王法之所不赦言官交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三十二

章論劾 陛下不忍罪之而反忍於奪法司之權遂使者舊大臣如林俊者一旦致仕李墨夾帶私鹽律例合當有罪御史累次奏辯 陛下竟不察之而反惑於聽挾讐之訴以致盡職小官如程景賢者久禁淹獄尚書百官之表率事體所關非輕章奏不敢不慎今 陛下不曰回將話來則曰且不查究是果敢禮大臣之道耶科道 朝廷之耳目設官以諫為職風聞不敢不奏今 陛下既斥加於前罰俸繼於後是果廣開言路之道耶臣恐自今以往林俊去而九卿之心灰矣葉寬等罪而百司之體解矣郭九臯之被拏則守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賢之受誣則盤詰關

隘者喪膽天下臣民以為如此而苟安如此而取欺如此而見賞如此而受罰其不相率於苟且將就之習者幾希當此之時 陛下高拱穆清之上深居法宮之中聲色雜於前便佞諛於後闕宦弄權而怙勢戚晚恃寵以張威臺閣不得預政科道不敢盡言陛下雖有堯舜之資湯武之志必不能脫正德之餘習而成嘉靖之新政矣况今邊方軍餉在在告乏留都民疫家家未保而地震水旱之迭見盜賊虫蝗之四出此正 上天示戒之意君臣脩省之秋也及今不圖末流安救臣若懼罪不言 陛下以臣為何如職天下以 陛下為何如主而我 太祖在天之靈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孫達刻

被多方內則裁省光祿諸費外則停止織造諸工凡今四海之內稍有生全之望孰非 陛下五年之間力持節省之賜也通以 上用之絨差官陝西織造一時人心竊謂 明詔方新何為復有此舉臣則以為 聖性克儉所以復有此舉必是十分缺乏不得不然想所織造亦不過百千餘匹取足一時之用而止也近據司府報監官開數各色袍服凡三萬二千二百四十四套而撫按諸臣會計諸物料價七十五萬餘金其他進貢之盤費匠作之工賞機張之修整監官之供需儉從之廩糧尚不及計要之雖百萬未已也一時急緊議將各正項錢糧數萬那移應用待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孫達刻

亦不瞑於地下矣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在深宮此心也對大廷亦此心也待近臣此心也待遠臣亦此心也覽子思致曲之言誦孟軻善推之語不溺於聲色不惑於近習誠心任賢虛心納諫慰留林俊以全起用之初心釋放葉寬等以昭天下之公議辯明郭九臯等之冤獄免除李學曾等之罰俸時 親內閣日 御經筵如此則 聰明不蔽而雍熙之化以臻 聖德日新而堯舜之君可並矣

蕭條居止多依窰洞錢糧逋負倉庫空虛內供 四藩祿糧而 宗儀積欠者幾十餘萬至於官師頻年缺俸又其次也外供四鎮軍需而老家軍不得請給者凡二三年至於冬衣布花屢歲未頒又其次也重

以去冬無雪今春無雨入夏以來通省亢旱臣近經
行如臨蘭等處正係出辦絨線地方而一望赤地黃
河以西則又冰雹連天生計既窮民心轉棘至有一
家三人而駢首自縊者言之殊為痛心欲請賑則帑
藏皆空欲請蠲則供輸難措臣日夕思之中心如焚
唯恐外患內憂之相繼挺作也而况當此繁重之大
工計其所費雖加派一年之賦役尚未可辦也而謂
艱疲災傷之民其能堪之乎夫人情困苦則呼天疾
痛則呼父母其心豈不知嚴父母而畏天其情誠迫
其心自不能已也今陝西之民可謂困苦痛疾之極
矣其引領 陛下而呼天呼父母者亦孔亟矣自非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五

五

聖慈俯念民瘼將前項織造 大賜減省則臣知民
力必將不支而大工亦將何時而可竟也且臣聞陝
西羊絨與羅段迥異其織造必視天時非若羅段之
可常織其收貯僅可一二歲非若羅段之可常收若
使多織而又歲之或致蛀壞是又可惜也如蒙 天
恩勅下工部會同該監將所開數目酌量緊等行令
監官織造其稍可緩者 俯賜裁省數目少則易完
物料少則易辦而加派少則艱疾災傷之民亦尚易
供而不至驚駭逃移且監官亦自易處而不至遲久
縲滯 陛下休養之恩同符父母而陝民生成之感
永戴天地者寧有窮乎民生乂安 聖德彰顯此又

愚臣一念憂民愛 君所以不避斧鉞而拳拳言之
者也臣干冒天威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五

五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五終

釐正一

駕帖辨疑疏

王恕

臣荷蒙 聖恩叨掌風紀材朽學淺不識事體近聞雲南中衛百戶汪清來自京師齎捧 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戶朱鑑 臣竊有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前去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 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詐偽也今聞齎來 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為外夷脫回中華軍丁事都察院奏奉 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欽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等齎領前項 旨意公文於本年五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安等到官鞠問問百戶汪清又齎 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郎中鍾蕃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但為事體之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但啓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 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於上

意而不死則是違 君命而罪愈重若非 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 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孤遠之踪劾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撩虺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 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方啓釁以致麓賊及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父老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等所為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告訴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為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二

陛下言之况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准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攪擾夷方之事木邦等處節有書告訴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否 祖宗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欺 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幸而免之亦豈忠臣孝子之心之忍為乎且忠孝乃臣子之節臣若不忠不孝存心 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 陛下况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乃臣之分黨權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為也有此情悃干冒 天威不勝戰悚待罪之至

請華西廠疏 商輅

伏惟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下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望風生事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内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舉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亦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究其所以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而群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常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瑛者則以附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

附

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思傷害良善虧損 國體大為 聖德之累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遠果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群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彞刑罰之說遂至海內殷富斗米參錢外戶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彞死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彞見之夫德脩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亂考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我 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於人四方萬國孰不歸戴 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一旦有警變且莫測可不懼乎伏願體天道之包容遵 祖宗之成憲 旨意必經於六科奏訴必由於通政責政事於府部付刑法於法司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賊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不然此風日長眾口嗷嗷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四

附

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若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却搜尋細故凡街市鬪毆罵詈爭雞縱犬一時躲避不及者或捶楚或煩瀆 聖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至若官員犯罪追賊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封兵部武選司門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黃夜越牆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京營管軍頭目俱係 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自

有賞罰今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鈴束以致各懷危疑至如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今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誤事非輕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夫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五

夏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六 黃瓚
竊以重斂足以困民冗官足以病國故設官而無損於民有益於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益於事有害於民去之可也併省之可也今觀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亟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五年裁革三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存留三員近增一十五員則前此所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地而戶部工部糧鈔管閘兵備等官並亦有事於此於勢既不可缺其費固已不貲至於監督之臣與部官協同監收內外監臨已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昔而監督之設乃獨數倍於前何也夫官多則承稟亦多而非一人之所能

回矣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黃瓚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六

萬

專其勢徒足以相擾而實無益於事其宜省一也雷
 多則供應寔繁而非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各十數
 州縣之力而猶缺於用其宜省二也居處不一司府
 公署皆分布而居其守巡等官每無所寄寓其宜省
 三也投跟者眾僕御騎從相望於途而驛遞衙門日
 不暇給其宜省四也斗級困於誅求應役一年費銀
 百兩往往鬻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糧戶疲於取索
 納米一千石用銀八九十兩往往繫官而死獄其宜
 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清本天下之要區北拱京師
 南通江淮西巨韓魏宜使其人民日益庶富商賈日
 益輻輳可也今之時非特居民愁困十逃五六而富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七十一 命京州
 商大賈苦於和買亦皆棄業而他遷貿易之所日見
 其稀落矣夫國無重鎮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則保
 障未固此其所宜省者七也况山東連年災盜所在
 凋瘵臨清之民困已甚矣不得已而傍借十數州縣
 併力以助其十數州縣者亦非有餘財也計其勢固
 將併困矣若復借給不已又將復求於他狼狽不支
 無可為謀矣其因果何所止乎夫民之困也政使撫
 之猶恐其不及又從而重困之歎其不為盜不可得
 也為盜不已歎其不相延而為亂亦不可得也臣惟
 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逋負殆將幾萬
 老穉流移動至千百近者礦賊繼竊於淄青響馬之

徒復馳騫於濱蒲臣以欲為地方計者莫先於安
 姓欲為百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欲節財力則去冗
 食以省浮費今日第一事也何以言之困之於一邑
 一州者可言也弊在於一時一日者可言也臨清廣
 積二倉舊設監督內臣其員未至甚多其費未至甚
 廣臨清之民亦已病之而當時已有建議於朝欲併
 省之者矣今所領不過一事所臨不過二倉何至以
 十五員之多而群聚於一州之內前日一州之困今
 且遍遺一省前日數百之費今已倍增數千而其他
 征求需索之弊有不可以盡述者况聽差銀兩本已
 盡丁門而取亦祇為料價而設今各官建議欲行借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八十一 命京州
 給臣等雖暫徇其情其亦一時補救之術非後來可
 繼之道若監督等官今不裁省將來供給愈重欲取
 之於民而民無可取欲借之於官而官無可借即欲
 更為無已之歛實恐別生不測之憂臣等誠有所未
 安也且撫民之方不必求以與之苟無以取之可也
 御民之術不必求以威之苟有以來之足矣伏望
 皇上俯念小民之艱難重惟地方之至計大發乾斷
 悉去冗員則奸弊既革供給大省而東方之民亦可
 以漸蘇矣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玉

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大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

一開則羣枉竝進言一塞則庶政日隳治理所關匪直細故而巳也昔軒命九官咨於岳牧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肆我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缺輕則該部擬授重則會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革傳奉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琦等又以傳奉而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之而登州備倭今則胡震以之而通州分守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帝王致治祖宗立法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然以傳奉而較內批則較於宸翰而絲綸得以奪銓衡之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六

九

必援今以為例則是傳之百世而害百世又非特一時之害而已也是以防患者貴微除惡者務本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之治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之風以陛下明聖加以斷其於是何有哉伏望覽既往之迹察將來之弊將王寧金琦孫伯堅等革退仍將胡震送法司明正其罪杜絕內批禁止傳奉申飭庶僚各慎厥職庶幾退一人而群邪自消納一言而衆善斯集治理之成必比隆於堯舜矣

去疑貳專委任以杜神姦疏

張達

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史曹嘉給事中于桂相次論列之事狀夫史道輩指
劾廷和蓋以諫官言事本許風聞若可諉也至議侵
內閣之權則倒持政柄臣不知其何說彭澤糾劾史
道是以議論大臣當存體貌若有見也至於辨言官
之口則因噎廢食臣不知其何心臣竊惟 朝廷之
政柄必有所寄不在臺閣則在官閣不在官閣則在
近習臣請歷以前代治亂言之其政柄在臺閣而亂
者有幾在官閣在近習而治者有幾一一數之則貢
成之地斷可識矣故臣曰今日內閣之任不專而政
事尚有缺也天下之公議必有所歸不在臺諫則在
衣冠不在衣冠則在草莽在臺諫而亂者有幾在衣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十一

論

冠在草莽而治者有幾亦一一數之則委任之司從
可決矣故臣曰今日言官之任不至而公議尚有鬱
也然此皆屢奉 綸音節經論列言官增氣而大臣
心安煩復之論臣若可已也可已而不已不必言而
必欲言之者何也蓋恐疑貳之未定而未讒言之口
間隙之可乘而貽瀾倒之禍也他日內閣之事或有
與權要相涉者必曰內閣所行未必皆公道也觀前
日楊廷和為史道輩所論事是也噫此說一行則政
本失而私黨啓敢有以此說進於 陛下之前者是
欲離 陛下之腹心奸邪害政之言所當亟黜者也
他日言官之言或有與貴倖相礙者必曰言官所論

未必皆公論也觀前日史道輩所論楊廷和事是也
噫此端一開則聰明蔽而巧佞行敢有以此言進
陛下之側者是欲塞 陛下之耳目便發醜正之論所
當速遠者也臣伏觀宋史唐介論文彥博織綺錦以
媚貴妃結堯佐以固私黨且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
不可隱彥博愧謝不已一日張貴妃侍仁宗親見所
為燈籠錦者妃曰彥博以 陛下眷妾故有此獻或
以為彥博夫人遺妃彥博不知也夫以彥博夫人所
為而遂以罪博則介言失實矣然仁宗終不以疑介
而博迄以功名終臣伏惟 陛下弘此之謨則疑貳
自消奸言不至腹心耳目之司各得其職矣二者各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十一 論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十一

論

得其職而天下不治萬務不舉美祥不應者臣未之
前聞也臣竊見 陛下慈勤嘉納有虛懷聽受之心
懇款備極有至誠委託之意宵旰勤勞有勵精不怠
之勇而臣猶進言於 陛下者何也內閣大臣未嘗
蒙 召對之寵而言官章奏罕獲承甲夜之視故也
且夫古之任大臣者顧問備至延見不時是以不惟
疑議得決而抑且心志交孚至我 祖宗列聖悉由
茲道議機密則左右盡屏謀大政則畧漏率忘令猷
鴻軌或在方策燦然可述所以開業之艱難致治之
光美皆有以也臣今伏見 陛下凡有大事合與大
臣商確者惟 宣諭之旨屢聞而召見之使罕觀且

政關慎密甚有家人所不可得聞同僚所不得聞者如此等事而欲展轉相託臣恐宣泄又未免生之虞因循則浸成誤國之禍抑亦情志隔絕忱情不孚陛下雖屢降溫旨示之以無疑命之以展布而終未免於扞格也且今之士大夫偶有交際非極稔熟或寄聲於友朋或申款於簡素比及相見尚多生疎必至握手交歡言笑啞然然後足以成莫逆之好况陛下體勢之尊威福之重轉移之間利害隨異大臣非得屢奉面言真見心素而欲其慨然不疑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臣恐其必不敢也方今當陛下清明之初左右謹戴盆之戒凡有宣諭舉當皇明疏鈔 天卷之二十六 十一

聖心然中人之情狀難測設或積日累月巧蔓蠹滋之後因緣傳奉以遂其已私假托大臣以文其奸計問之內閣則曰陛下之意也質之陛下則曰大臣之謀也天門九重堂上萬里切恐大臣將有蓄疑於終身而無由一白於陛下之左右者上下不交內外無攝為害又孰有大於此哉夫以陛下之明臣固知必無是事但臣過事而慮可也慮及而不言可乎伏願陛下自是以後有大政大疑必面召內閣大臣從容講論更可明示惻誠不遺肝膈如此則啓沃有資奸欺不生情志無間而大臣得其任矣至於天下章奏自軍民切已之事以上及於左右所

請之私大臣辭避之疏言官彈劾之文補拾之論天下水火盜賊災祥之報日不知幾款以陛下一人之耳目一人之精神而事加省覽事加體亮勢不及也然無關於權倖無關於大臣者各有司存皆能承奉德意就使容私十無一二惟關彈劾與補拾者則未免由曲徑以彌縫假倖門而掩襲甚之公道全廢私意橫行此大非所以昭中興之治也臣伏願陛下自是以後每日條天下之奏章軍民切已之事有幾左右祈請之私有幾如此等項明著款數一一附合仍照每日常格批出聖旨各付有司其諫官彈劾補拾之奏必經聖覽必由聖斷必由聖批然後頒降則欺弊自絕請托不行何者人必非其用而後有所為彈劾也事必垂其常而後有所謂補拾也執此二端則其餘章奏雖不必一一省覽行之而當自不必勞宸慮矣行之而不當則諫官將繼言之終何以逃陛下之明覽哉是陛下所親省覽者雖止一言官之奏而天下微情曲隱固已網絡無遺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身不勞而事畢舉之道也不然何以陛下之聖明雄斷近者諸大刑罰奏疏雜沓而迄無見反正耶良由萬機無窮耳目有限陛下或見其始而不見其終左右或舉其細而遺其大是以雖甚悖禮悞國之事而卒蒙嫗煦姑息之恩

良可惜也夫大臣未蒙 面對臣方以腹心之任不專也而論者以為太重言官罕承 俞旨臣方以耳目之司失職也而說者以為橫行嗚呼衣冠之士縉紳之流自相詆訐自相非議快一時之論而啓無窮之疑因一事之失而傷莫大之體有識之士孰不為時事仰屋撫膺始之以竊嘆繼之以太息繼之以哽咽流涕也哉所願 聖明在上養和平之治斥偏激之論專委任責成之心絕乘便伺覷翕訛交聞之奸謂臣之言為 陛下腹心計也非為大臣作遊說也為 陛下耳目計也非為言職立門戶也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重 明詔納忠言以慎初政疏 田美

近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題為清理馬匹料草事奉 聖旨這內廐及各馬房馬匹自永樂年間設立以來原無科道官查點罷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戶部尚書孫交等及巡視科道等官論奏奉 聖旨這禁內錢糧馬匹自來定規已久了不必紛更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六科十三道等官交章論奏俱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又該太監閻洪等題為遵舊制以安軍伍事奉 聖旨勇士旗軍已有 前旨不必點閱驗審了該部知道欽此續該兵部尚書彭澤論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伏觀正德十六

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書內一款在內天師府中府二草場在外壩上等十九馬房倉吳家駝裏外牛房司牲司司牧局今年合用糧料草束於原會數內減去一半坐派以蘇山東河南北直隸小民困苦以後年分還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日照數會計以免冒濫又一款騰驤左等四衛勇士除弘治十八年兵部并科道官查出見役正數并事故外其餘詭冒名籍未經裁革仍又黃緣回衛虛掛名額者各照原擬舍餘發原衛民丁發在京缺軍衛分各充軍後食糧差操已後勇士替補照例開送兵部驗軍官驗過方許收糧欽此欽遵 臣等仰惟 明詔一

出天下翕然稱快以為此 聖天子維新之政自今以始太平中興之業可立致也夫何旬月之政以

近倖閻洪之言遽爾變更雖經該部科道等官執奏陛下終未 俞允使良法美意託之空言城狐社鼠肆然無忌臣等叨居言官寧忍阿意曲從而為陛下言哉夫戶兵二部乃 朝廷軍馬錢穀之司查點驗審則二部職務之所當行矧 綸音一播百官之所承式四方之所取信而決有不可易焉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此聖經之格言實不易之定論使朝更夕改則 詔旨皆為虛文矣何以示大信於天下哉痛惟數年以來權姦用事

國之大體十喪七八天下亦岌乎其危矣幸而天啓
聖明嗣登大寶天下延頤想望太平正宜謹終於始
而為更化善治之計烏可徇左右之私請沮朝廷
之新政而失天下仰望之心耶又况明詔數條
無非興道致治之事今以一閭洪而可以背違詔
旨則凡一切裁革冗食之徒皆將藉此以為口實必
至於事事紛更矣履霜堅冰其機可畏陛下誠不
可不加之意也然此二事雖係該部之職學舉正欺
弊實為言官之所司其中間事體及累年事例臣等
蓋嘗講究大畧虛增馬數冒泲料草則內外馬房之
弊也詭名冒籍虛支糧餉則騰驤四衛之弊也弊久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十七
而不革則財日竭財日竭則民日困書曰可畏非民
又曰后非眾用與守邦陛下念及至此寧無轉移
感動之心乎且孫交彭澤皆陛下耆舊老成之臣
科道等官亦朝廷耳目之寄陛下於大臣言之
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此外可信從者果何人
哉大抵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羣
枉之門臣等所言是也公也為國也非為身也閻洪
等所奏非也私也為身也非為國也伏望皇上明
以照姦勇於從善恪守明詔毋惑讒言乞勅戶
兵二部再加詳議內外馬房每年終仍令巡視科道
官備查馬匹牛羊實在數目具奏以憑會計騰驤

四衛勇士該替補者仍令開送兵部驗過方許收糧
其太監閻洪巧言亂政再乞陛下痛加切責俾之
悔過以圖自新勿使怙寵以干國憲如此庶朝
廷之紀綱不失而小民之困苦少蘇久安長治之道
端在是矣

納忠言懲欺罔以謹初服疏 邵錫

伏覲 皇上登極 詔書一款內開以後勇士替補
照例開送兵部驗軍官處驗過方許收糧又一款內
開以後年分還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牛羊實在數
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欽此通行欽遵間該 御馬
監太監閻洪等朦朧奏 准不許清查隨該兵部尚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十八

書彭澤等題稱騰驤左等四衛勇士旗軍人等虛掛
名額冒濫食糧乞要照例查驗以革冗食及將該監
各官拏問重治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罷欽此續
該臣等六科題稱 御馬監及壩上等十九馬房遞
年虛增馬數冒支料草乞要遵 詔查點以省浪費
并將太監閻洪等革退閑住等因又奉 聖旨已有
旨了罷欽此臣等聞 命之餘夙夜憂懼竊謂 陛
下當此初服正天下仰德之始不可信嬖倖拒忠言
至於若是其極也夫人君理天下莫不以兼聽而明
亦莫不以偏信而暗蓋兼聽則忠謹進偏信則讒佞
行此明暗之所以分也故古之大聖莫如堯舜猶必

稽叢舍已明目達聰以來天下之嘉言以決天下之壅蔽至如秦二世偏信趙高漢元帝偏信石顯是皆不以天下為耳目而以近習為耳目以致奸生惟幄禍稔蕭牆而卒不能覺悟誠可哀也然則後世為人君者誠能兼聽納言則下情必得上達豈有中官欺蔽之患邪抑惟我 孝宗皇帝勵精圖治十有八年信任大臣廣開言路是以奸不能惑佞不能欺往因四衛軍士冗食數多特差兵部左侍郎熊燾等逐一清查又以各馬房馬牛浪費錢糧特令給事中許天錫等通行查點節有 明旨成法具存宿弊一清人心痛快後至 武宗皇帝任用群閹始終壞事如太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二十九

明旨

監谷大用等竊弄威權百計蠱惑故前項清查之法停止不行是以每年占役軍士無慮數千侵剋錢糧動以萬計蠹國病民莫甚於此卒致人心共憤 社稷幾危幸遇 聖明嗣位洞燭群姦知前項軍馬錢糧弊端百出特下 明詔許令兵部及科道官清查此誠祛弊省費繼志述事之大者也天下臣民莫不延頸相望太平何 詔下未及一載而太監閻洪等首先沮撓肆為欺弊妄奏事遂中止不惟抗違 詔旨抑且蠱惑 聖聽夫今重則君尊不重則人玩今陛下登極一詔乃與天下更始其信當如四時而不移其行當如汗出而不反第因閻洪等一言遽爾變

改則 王言不信政柄下移竊恐群小效尤必將以詔旨為虛文視法令為故紙恣意妄為事事違背其為初政之累夫豈小哉既而該部大臣懇切執奏科道各官交章力爭其心惟欲 陛下遵 明詔以全大信守 成法以隆大孝為天下生民計為 國家千萬年計也顧乃不蒙 俞允且曰已有旨了罷何其忠言難入而易阻橫議易入而難回耶且天下之事出於一已者謂之私合於衆論者謂之公前項清查軍馬錢糧之法群臣皆曰可行而閻洪等獨以為不可行今一言既出衆論難移豈以在 廷群臣之見不如閻洪等一二人之言為可信耶臣等反覆思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疏

之不得其說將謂此法必行於時無補殊不知自 孝宗清查之後每年計省倉糧不下十萬餘石每歲計省料草折銀共該二十七萬餘兩今若踵而行之則上可以充裕 國計下可以節省民財不可謂無補也將謂此法不行於事無害殊不知冗食日增則京儲因而虛耗浪費日甚則生民由此困窮將來公私告竭咎將誰歸不可謂無害也用是而觀則知左右之言斷不可信清查之法決不可罷夫以不可信而信不可罷而罷則是踵 先帝之弊致壞 孝宗之成法徇左右之私情拂群臣之公議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人君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人

君資群臣以為治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今
陛下於大臣科道之言一切拒之不聽則是自廢股
肱而不能盡其展布自塞耳目而無所用其聰明
陛下孤立于上將誰與為治乎臣等嘗聞書曰慎厥
終惟其始言善終在於謹始也又曰與治同道罔不
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治亂之分在於慎所與也自
古人君未有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亦未有與治
而不興與亂而不亡者也今陛下當嗣大歷服之
初政令得失所關社稷安危所係正宜從善如流
改過不吝省費以足國節用以裕民斯為慎始圖終
與治同道者也今乃不以前車為戒猶蹈其覆轍恐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臣等以為陛下固大
有為之君豈宜有此是必太監閹洪等怙寵恃恩
玩法無忌以私役軍士為當然而不知國用之匱
乏所當慮以侵欺錢糧為得計而不知生民之困苦
所當憂乃敢欲踵奸貪肆為欺罔以故夤緣左右親
信之人捏寫旨意蒙蔽朝廷使聖明不得一
覽內閣不得與聞不然何清明之朝而有陛下
之威權誤國欺君莫此為甚迹其情罪死有餘辜曾
不思自來權奸蒙蔽身不免於誅竄則亦何利之有
況今改元之初風霾大作日失精光皆小人蒙蔽
之象也此必天心仁愛以垂譴告正欲陛下恐

懼修省以謹初服然初服之所當謹者莫大于去左
右蒙蔽之患也昔齊桓公問於群臣曰國何患管仲
對曰患夫城狐社鼠人主左右是也今聖明在上
而左右敢以欺蔽如此若不覺悟早去恐聰明日
蔽於上惡政日加于下而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
者矣臣等所以夙夜憂懼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中興之不易俯從
公議斷自宸衷表明以燭奸剛以去惡將太監閹洪
及該監僉書等官通行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宦
官欺君誤國壞法亂政者之戒并將四衛及各馬房
軍馬錢糧俱照詔旨聽兵部及科道官逐一清查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
施行至若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凡事有不便於民及
與聖旨不合者悉聽各部查革改正仍乞今後凡
百章疏先令內府議擬然後批答不必徑從中
出務使政無過舉其左右近侍敢有仍前沮格忠言
不得上達許臣等面劾重治如此則政令無多門之
弊群小絕欺罔之奸庶幾天變可弭休徵可致而
堯舜之聖亦可以媲美矣豈惟天下之幸實宗社
無疆之福也若果聖心難悟天聽未回是必臣
等忠誠未至言無可采乞將臣等特賜罷歸以為
言官不職之戒臣等無任懇切候命之至
裁濫役以節京儲疏 鄭自璧

近該司禮監太監張佐等題稱：裁革過工作人等復牧應役奉 欽依是既作工浩繁缺人用役這人匠七百七十名都准補額食糧兵部知道欽此臣等參詳累日遠欲抗言然前疏盡矣而 陛下不納今復何言終為循默然物議沸騰痛惜 新政將來 聖心悔悟復罪臣等以不言臣等療官之咎無所於追雖追悔無及矣是以欲罷而不能也且此等人數標沓不齊或市井遊食之輩或丁多有力之家以甲姓而影射乙名以途人而詭充子姪或 冢三四人或一人三四籍躲避差徭貪圖糧賞憑藉 內府驕炫鄉隣身不閑藝業而謂之高手上工按月辦苞首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六

而謂之應役不缺弊端百出難以悉陳遂致司農之計而倉庾告空有識寒心而 朝廷不覺逮 陛下登極之初盡行祛滌仰頌 聖德中外翕然蓋天祚我 國家而有意斯民也然弊革而不能久與不革同法善而不能繼與不善等頌興而中止必可頌者鮮終方快而輒憂必可快者止始是豈臣等敢望于 陛下者哉今該監人匠之多寡工作之減繁臣等不敢預知但司禮衙門 君近而地親知禮而守法夫 君近而地親則形跡遠者恒多觀望幸其啓巽而可援知禮而守法則踰閑干紀者多是比方公然效尤而無忌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得向風

然設衙門必有職掌既有職掌必任與作既任作必皆以浩繁為辭以缺人籍口便益所在誰肯不趨南北兩京監局森列臣等恐 陛下之側自此請乞無虛日矣至於糧儲艱苦該監亦知故奏內有曰水旱災傷食糧不充足見審時體 國之意但稱洪武年間舊額似欲盡數收補臣等竊謂過矣何則法立於前者甚善而未流之弊難保其不無典貽於後者當導而通變之趨不拘其能守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苟於時勢不合咨然不息縱有經傳明文何補於治即今 御用監先已收五百名矣近又乞書蒙人張明師等六名食糧矣弊源既開焉有紀皇明疏鈔 卷之三十六

極不識以知禮守法衙門何苦而為人作俑以叢天下後世之責哉其必此等革退之人百方鑽刺以動該監致該監不察而遽瀆 宸聰 陛下不審而誤賜俞旨也伏乞 憫東南之重困而難繼徵求思供款之既豐而漸減需索勿食 德音而沮群望勿狗近習而廢後憂追寢 成命勅該監將見在人匠嚴程併力以應一時鑄造前項人匠不必濫收以招物議庶 朝廷之新政不虧而該監之愆尤可終免矣喋喋之言自知犯衆但待罪該科職掌所係惟 陛下諒之臣不勝戰慄祈仰之至

懲欺用以杜後漸疏 鄭自壁

近該錦衣衛校尉元鏞等奏辯復役奉 欽依各級
查勘果不係詭名頂請的准與收欽此又該千百戶
等官季全等奏辯復職 欽依季全等陞授職級緣
由與他備查果不係冒濫的開寫來看欽此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裁革冒濫該部以事體重大奏 准
差科道官查勘事竣具奏該部覆題節奉 欽依各
該官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
還與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朦朧辯的你部裏及該
科參奏重治欽此續該王邦奇等抗 旨奏辯該部
參題奉 欽依這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職級的已該
科道部裏官公同查勘明白 朝廷從輕革罷免其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

官旗校尉先次造冊遺漏開報不實應該減革及回
還原所司等項的既磨對駁勘明白各依擬減革查
發王邦奇糾率人眾撻拾勘官首為亂階沮壞新政
本當提問姑從寬并張迪等車錦陳昂等都饒這遭
欽此竊惟 詔令者出之 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
後世人心去留之所關 宗社安危之攸繫也 詔
令所出則賞罰寓焉故賞而信則人樂趨而善者勸
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王之所以風天
下圖化理者此而已 詔令一布而中少變更則人
遂玩之以為無據而况游令無徵則凡在賞罰之下
孰不滋僥倖之念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官西廠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

內府三五成群此等踪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舉知之不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從固有老成解事者矣但恐其間亦有為彼所惑過聽其言貪圖賄賂而反陰於 陛下之側為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度幾宜不惜反汗即奏施行此臣等所不能不駭愕也况先次 諭音屢降一則曰原單有未盡的會同查勘明白來說二則曰還有查未盡的着再查明白來說則是 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網不足以緘佞口而厭衆心今日之 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季全元鱗等備查奏 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與該衛人等素無德怨應留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全憑本人親供研審再三駁查數次况 明詔條格昭如日星猶持規矩以掄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今季全等文冊親供固在無隱語無遁情無捏詞無翻案縱使復查後先磨對徒招翻閱之勞反覆奏 聞祇見宸聰之瀆而被職役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 明詔所載應革款內誰敢少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如蒙伏望 皇上重王言之不可食謹倖門之不可開追回前項 成命 勅該部不必再查以招後輩仍將王邦奇元鱗等通行拏送法司照依楊忠等事例問擬發遣以為屢次欺罔之戒臣等待罪該科若

循默不言獲戾益甚用是不避讐嫌不辭謗怨披瀝上陳進退小人治忽一幾惟 陛下留神則 宗社幸甚

奉 旨查明銀兩疏

劉最

先該 臣劾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內帑銀兩千戶陶淳不法等事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續該刑部題覆奉 聖旨是崔文已有旨了饒他昨該太監崔文奏為再乞 天恩陳情辭任辨明屈抑以弭後患等事奉 聖旨爾端謹老成操持有年小心廉靜方切任用不推辭宜照舊用心辦事銀兩着劉最查明了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聞 命驚惶莫知所措切思當文首事之時已經科道官不次論劾屢蒙優容齋醮未息中外傳言咸謂近來不用光祿寺供應乃於 內帑支取銀兩侵費頗多 臣思 內帑之財乃 祖宗累朝之所蓄積以待不虞之備豈為左道之資况今天變屢形兵荒叠見正當重惜財用以厚民生豈宜妄作無益陰耗國費此實朝野之同憤豈 臣一人之私聞事關安危豈容緘默是以輒陳愚悃奏請追究 臣之職也 聖恩浩蕩特從寬宥 臣謂崔文宜感恩悔罪不敢復以邪謀私術誤陛下矣詎意旬月之後復有此奏要令 臣逐一查實侵欺 內帑銀兩數目夫 內帑銀數屬之內府惟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

三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

三

司禮監得以稽之雖戶部為國司計尚不能考其
入盈縮之數今欲令臣查明不過假難稽之事以
覆已過投可乘之際以構會臣罪耳夫 聖明納諫
之時崔文復敢恣肆巧辯以箝制言官臣謂此風實
不可長且被劾之人皆得強辯反噬則言官無可劾
之人所指之事皆欲清查左証則言官無敢指之事
巧於障蔽者自此得以遂其奸讐於報復者孰不盡
用其計是豈 祖宗設言官之本意亦豈 陛下私
納言之偉度哉但崔文之情罪自有公論而臣之所
劾實出傳聞惟是崔文方切 陛下委任而臣不知
忌諱直辭糾劾不能無罪乞將臣罷出以洩崔文之
忿臣實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俯伏待罪之
至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元

劉景

舉正欺獎疏

劉景

伏讀 英宗睿皇帝勅諭六科有曰朝廷設立六科
給事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獎扶善抑
惡知無不言使百僚知所敬畏然後為能盡職若依
阿從事徇私交通以負委任事發必罪不宥欽此臣
待罪該科一年餘矣雖才疎識闇不能使百僚之敬
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徇私以交通嘗陳八事殊無
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明無以感 聖君而措
之實政今復聊遵舉正欺獎之訓有三事昧死為

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必
為賢否天下視之以為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故必
不可悻悻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
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為決一已去就以為感悟君
心之幾遠其言而必去用其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
義也今之一二大臣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
責難彌遠之志未能據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
自劾請歸似乎以義自處然歸疏方陳謝 恩隨至
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腑
昭然寧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輩蓋以去就力諍矣
其如上不聽何使拒諫之名歸於君而避賢之名
掠於已名求去而實坐要 溫旨名自劾而實始
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 陛下之見信
耶然是獎也豈 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為哉其所由
來久矣臣愚欲乞 陛下於大臣之自劾求去者必
諒其不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
則必聽其去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
讓以要 溫旨假君父以違已愆則誠信交而欺偽
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一也我 朝凡大臣員缺
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眾心才識足以濟眾務
者充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科道之屢次彈劾
者濫遷焉惟 武宗朝羣小得志政以賄成青州府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元

劉景

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反淫一級遂超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為科道之劾章為張龍之催官符然 武宗豈能知之權奸欲苞苴之歎 朝廷蒙昏闇之名言及於此良可痛心今 陛下以聖明御極前日之弊豈宜復有只如今陞侍郎李瓚童瑞有何德望簡在 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可知矣今迺排臺諫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此與張龍輩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懷私大臣陰為之地以壞陛下之法者夫臺諫一面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是視科道為贅員而公論不足惜矣使人人如瓚如是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 武宗朝耶臣愚欲乞 陛下 特勅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兩京九卿之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開具被劾情由 上請或量陞外任責其他劾或優加散秩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競息此臣所敢舉正者二也我 朝準古制設立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司封駁糾劾之任號為言官其職甚重凡大臣子弟皆不得為所以防親暱而革欺弊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乎時而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宣德年間薛瑄為御史大學士楊士奇等欲見之辭曰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士奇稱於朝士論兩高

之而臺諫之風采殊振今一二言官之於大臣也私相慶賀杯酒勸酬旦奉 勅於 朝堂畫請命於私室遇塗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事既嚴情好既密尚何望其能糾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紀以肅 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固瑄之罪人而大臣乃以是為賢其視士奇輩又何如苟慙直不阿敢言無忌者皆得陰排巧詆以阻斥之則是所以成其側媚而教之緘默矣尚何怪哉臣愚欲乞 陛下 特勅吏部都察院公其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搏擊為能要必以剛直為貴雖以浮瑣為可厭要不可以緘默為賢嚴加察訪有如臣所言者當書之下考選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慙直敢言之士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姦柔之心庶士氣振而浮習革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三也方今百司庶政事屬欺弊者多矣臣特舉此三者以為言蓋三事在今日關係事體甚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既正則餘漸可歸正而有不必言者臣性疎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傷觸必多惟 陛下 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一 群心以圖治本疏 趙漢

臣聞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夫志不間於所私是謂大同而上下之交成焉德業興焉泰之理也仰惟 皇上粹質天成虛中聽納所以萃天下之公光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

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

皇明疏鈔

明之治日可俟也然 改元以來 維新之政名隆而實則病焉正以此同彼異群心之未一耳乃者大小臣工論議紛紜自相抵牾此世道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故若忽焉不加之意則傷和兆戾豈不有負於 聖明也哉 臣竊觀近日章奏中僅得御史黎貫見京師各省三邊皆窘乏可慮也於是經理之請御史盧瓊見直隸山東河南殘於盜賊也於是振乏寬輸之 請左給事中安磐等見亢陽愆時謂民隱或救也民望未慰也於是安養生息之 請是數臣之言謂皆今日當務之急而不可不急焉者也荷蒙 陛下勤民恤本既下該部議之矣臣復以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言 為言者蓋以 朝廷之上方將大舉仁民之政左右近臣勢必惡其妨已則承此群疑之隙為陰沮之地司國計者亦因委之無益而姑為目前之應也且以方今國用虧民食乏殆有難於無濟而並足者仰於官歛賑發借貸日益無所恃矣仰於民歛賦稅服役日益不可支矣公私俱匱則其靈財之弊節財之方正本清源之道在所必講者如戶部尚書孫交應召以來蓋嘗銳意脩舉然屢為 陛下左右所沮廢格不行豈非以眾志不同上下不交之故也哉臣請述之如九門錢鈔較入錙銖重為關市之暴草之可也各門內臣不便沮之京通臨清徐淮監督大為輸

運所苦草之可也各倉內臣不便沮之馬房王典牧而已干預錢糧肆意剝削單之可也各房內臣不便沮之上林苑子粒地畝役人戶之業止額外之利何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陵戶計丁優免懲其避重就輕又非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熏皮房與鷹房草場恣劫奪之計啓盤遊之端斷給環民孰為不可也不便於內臣沮之大孫交以耆舊起用不得一行其志如此此其歸老之疏所以有辭臣固恐其於前科道所 請將深懲自怠為吏牘之彌文而已臣又謂今日內外大小臣工同委此身以仰事 陛下則其所以為心亦同此公而已矣何為外議日可中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言 官否之外諱臣中官是之然其所願以匡救者執政大臣也又以小臣之狂疑阻忿疾適以見短而致疑於 聖明也 臣謂近日言官之罪固其自取也陛下勿疑言官自疑也何也是惟無私私則必相攻訐要亦何害其為致同之道哉伏願 聰聽睿思深究大同之理用乎上下之交自委用以來之所建明會各堂上大臣通行議擬何為耗財之靈在所必去何為節用之宜在所必從賑窮蠲負若何可行邊餉內儲若何取辦合眾論之長為畫一之法上煩 聖覽裁斷施行臣知良法美意必有可觀國需民食必有所濟而 朝廷信任大臣之心益重 采納群言

之是蓋宏公神一日執事益將同寅協恭次第圖為
新政成矣生民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六

三三

方輿

卷之二十六終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七

釐正二

重 明詔懲奸黨以隆新政疏 汪文盛

先該兵部為開讀事題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
并在京親軍衛分便差風勵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
各一員遵照 詔旨清查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老
成官二員會同清查欽此又該兵科等科都給事中
汪玄錫等亦為前事題奉 聖旨是各該清查官員
務要秉公持正悉心查革毋致仍前冒濫該衙門知
道欽此欽遵 臣等會同監察御史鄭本公通行五軍
都督府并錦衣等衛所查取應革官旗備細親供文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一
冊及該武選職方二司各將節年奏帶舊例及陞官
堂稿開送前來以准職方司于本開稱太監陸閻等
原無奏帶姓名其錦衣衛會同委官千戶陳澍李經
通行逐一查對磨笈應存應革職級明白備造文冊
及將查無奏帶并奏帶舊例及寧夏山東河南四川
等處奏帶過多功次冒濫緣由具本題奉 聖旨是
這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
看了來說欽此欽遵事下該部適尚書彭澤應 召
始至參詳斟酌至再至三謬謂臣等仰承 皇上更
化善治之美意祇奉 詔書裁革冒濫之明條乃於
旬月之間查革過官員旗役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

積年宿蠹一旦頓清蓋整竭將順之誠弼成塞違之治所謂有君如此焉忍負之題奉 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他冠帶閒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叅奏重治欽此欽遵竑實恭賴 皇上秉乾之健繼離之明斷自 宸衷法由近始十七年冒官之弊蕩滌於臨御之初數千員冗食之徒釐革於 詔令之下寅緣鑽刺者無所庸其技能姘媚脂韋者不敢樹其黨與真 明詔所謂昭德塞違更化善治而尚書彭澤等祇承 明命奉行唯謹中興大業千載一時執此以從則違庭無解體之將戰陣得用命之士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二

考

國祚可以靈長倉庫可以充實生民可以不至於流離盜賊可以不至於繁興頹壞之紀綱可以復振廢弛之法度可以復張可謂 國家百餘年來甚盛之舉也 命下之日雖五尺童子猶知稱快而革盡職級人員復蒙給與冠帶並得保全身家已從輕典實荷殊恩被革之人俯首帖耳無復敢有異議矣詐意社鼠城狐尚燻炷之難盡蠅營蚋集顛驅去而復來以致 明詔之頒甫及一年革官之令繞行八月而劉瓚等乃敢蹈抗違之罪逞狂悖之詞引類呼朋動以數十抗違奏擾已至再三侮弄 朝廷蔑棄憲典左右倖臣陰為庇護蒙蔽 聖聰欺罔 天聰 陛

下不亟加誅竄乃有着了來說之命夫倖門一開其勢難塞臣等竊恐自今以往閭閻之排皆前日冒濫之輩 綸綍之下盡更改新詔之旨群邪相援以干進小人躡踵以求伸 詔令不行所司終無奉上之公議論徒多大臣終無佐國之實公欽其怨私受其福公賣其名私享其實將見本部及該司官員祇供查復冗官簿書勞瘁力或不給而日亦不足矣欲望其整竭忠誠展布四體脩舉邦政整理戎務其可得哉夫今之為郡守邑令者其始至也必有號令以治一郡一邑之人守而不變治乃有成使朝令而夕改之則一郡一邑之人終不可得而治也矧 皇上位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三

考

以龍飛文以虎變踐祚之 詔群聽屬心會幾何時而變更紛紛其何以鼓舞天下哉且近年以來俗尚姑息政務容養浮薄之人任耳棄目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轉相傳播或謂臣等奉行 明詔裁革太嚴或謂流賊功次不宜類革殊不考 臣等祇奉 詔例未嘗於條格之外任情有所裁抑流賊功次不犯 詔例者何嘗不存一資一級必覈所由或去或留必求其當載在文冊頗極詳明如張永之在寧夏攘奪邊功以私部下谷大用陸閻張忠之征河南山東黃緣持旨致陞官旗六百餘人與夫奸細妖言之寃設立名色之巧傳乞之濫奏帶之多選法之壞紀驗之冒

報功之弊臣等前者論之詳矣今姑自劉瓚陸宣等六十九人而言之 明詔革官之條目一十有三而劉瓚陸宣等或一人之身而十三條皆犯其不盡然者則自所犯之條從而遞減焉不單於此必單於彼也一曰傳陞則陸宣陸永姚鑑俞昂尹海王慶秦玉有之也二曰乞陞則陸宣陸永陸旺陸恕鄧華周海賈文鐸章章鄧永陶欽有之也三曰例外奏帶則劉瓚陸宣葉鳳儀楊永通張鑑秦聰寧潤李寰梅張王禮劉和章縉劉綸秦淮吳瑾姚鑑李彥實高堂張榮蕭義章章甄忠王良王言馬清田殿陶淮許鋼鄧華周堂周浩鄧永饒寬朱繼宗陳保賈文鐸吳淮安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四

汪世麒王慶季芳張鑑王晏有之也四曰報効則蕭諷陸永劉和劉綸陳紀陸旺神政高堂陸恕劉勤杜剛秦琳鄭宏秦鈇秦忠吉方俞昂潘浩尹海秦忠秦王魏順鄧華王晏張信凡不由奏帶者皆是也五曰一人數處報功則秦琳之八處蕭通之六處秦玉蕭諷陸永章章王良之五處陸宣郭銳秦聰張余安鄧華朱繼宗秦鈇季芳劉綸之四處葉鳳儀楊永通秦淮吳准吳瑾王彪劉勤馬清田殿周澹劉永劉樑張榮之三處皆是也六曰一時兩三處報功則秦聰四川之功方陞而河南之功即至蕭通滄州之功未陞而甘肅遼陽之功又至是也七曰併功則陶欽陸永

王晏是也八曰冒籍則黃連張信是也九曰各邊不曾斬首巧立名色則陸宣郭銳陸永秦琳王禮劉勤蕭義陳保甄忠王良王言張余安田殿鄧華朱繼宗秦玉是也十曰兵部擬賞奉 旨陞級則寧潤秦聰張鑑蕭通章縉王禮陳恕賈文鐸尹海張信蕭諷劉和是也十一曰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級則陸宣秦琳秦聰梅張寧潤吳瑾王言魏順蕭義張余安吳淮季芳是也十二曰大同應州功次冒濫則蕭諷秦聰劉和蓋松劉樑張信劉綸潘浩章章張余安是也十三曰納冠帶止許於實授職役止加陞則魏順之冠帶舍人武舉陞者一級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五

止該署冠帶小旗是也數內如蕭諷蕭通蕭義太監蕭敬家人也陸宣陸永陸旺陸恕太監陸閻家人也神政奸黨神周家人也秦玉秦聰秦琳秦忠秦鈇太監秦德家人也張余安劉勤太監今降級張永家人也潘浩太監潘亨家人也劉和太監劉恭家人也王彪太監王銘家人也甄忠太監甄瑾家人也鄧華太監鄧敏家人也田殿田監丞家人也賈文鐸太監賈和家人也章聰太監章興家人也周浩周澹太監周景家人也尹海太監尹生家人也中間或為錢寧之腹心或為張銳之牙爪或為江彬之鷹犬乘時射利挾勢害人正德年間敗壞 國家之典常變亂 祖

宗之法度盜竊 朝廷之名器剝生民之膏血虧損海內之元氣致四方之盜賊蜂起召連年之災異相仍皆此輩為之也既幸逃兩觀之誅當省愆而思過乃敢鼓三寸之舌欲誣上以行私臣等又就其所言而畧辨之夫 詔書內開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報功除原祖職役照舊其餘盡行除革正為各處總兵太監提督總制等官奏帶之濫而言夫五名三名之例專言鎮守分守而侍衛上直人員不許奏帶之例則合總制提督等官而言之也若謂鎮守奏帶有例而總制等官無例則查革之 明詔可以廢格而冒濫之宿弊何必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六

王三刑

查革安得比以為例又該兵部題查得官軍就陣擒斬強賊申憲頭等一百六十餘名額該紀功官覈實將官軍李林等六十餘員名准陞一級其黃景山等三百餘員名擬賞後太監張忠等陳乞又將擬賞人員通行加陞臣等議將李林等就陣擒斬兵部擬陞者存留而中間又係一人數處報功并冒籍等項者必革無疑存留之數蓋亦不多其辭賞之陞三百餘員名并緝獲夥內零賊陞級者盡行除革今革盡者妄謂臣等將正德年間於例無礙存留一二級者則又比以為例若此而可比則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亦有冒濫如今日所當革者臣等又豈違 詔例而追革之手洗垢求痕吹毛覓癢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分至尺何其欺罔之甚邪且混稱李林等三十員馬秀等百餘員不列姓名殊無根據徒欲顛倒是非亂人聞聽以文其奸耳臣等職忝所司先是誤蒙 簡命悉心查革唯知奉行 明詔無復顧忌夙夜從事而臣等亦自謂殫盡心力庶幾無有遺憾矣柰何劉瓚等勾連成黨朋比為姦借力回天挾貴通神朦朧奏辯既而尚書彭澤等知 明詔之不可不遵知罔功之不可不革知公論之不容但已知臣等之不出於私力逞群姦抗辭執奏中外之人咸謂陛下必昭然垂日月之明赫然震雷霆之怒必將劉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七

王三刑

璣等拿送法司置之重典以為抗違奏擾者之戒不
 意 陛下徒是該部之言而復賞劉璣等之罪雖於
 裁革職級無所改更而於前後 詔旨尚有未信夫
 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
 奏帶及稱報効在各邊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兩
 三處報功或併功陞授官旗者除原祖職役照舊其
 餘盡皆除革敢有抗違妄奏者俱問發邊衛充軍此
 陛下即位之詔也被革人員有朦朧奏辯的你部裏
 及該科參奏重治此該部覆題 臣等所奏奉 陛下
 近日之 明旨也且 臣等單過劉璣等六十九人職
 級無一人非 詔例之所當革該部前後查覆無一
 人有所虧枉今劉璣等兩次奏 辯則是抗違妄奏
 既犯 明詔問發充軍之條朦朧奏辯又犯 陛下
 參奏重治之旨此而可饒則號令不足以示信法禁
 不足以懲姦參奏之言是而重治之法尼而不行奏
 辯之言非而抗違之情置而不問枉直並存可否淆
 亂 臣等竊恐四方聞之得以輕議其新政且璣等小
 人微如蟻蝨何足愛惜而 陛下以身庇之此蓋
 陛下左右近倖之人或納其賄賂或私其黨與或欲
 市私恩以陰結邪類或欲假寵昵以干預朝政為之
 巧說陰謀以誤 陛下也如蒙伏望 皇上念 祖
 宗之成法不可不守人主之法柄不可下移近習之

言不可輕信名器之重不可假人嘉靖之詔令不可
 漸改正德之弊源不可復爾小人之志不可復長天
 下之事不可再壞俯從 臣等所言將劉璣等拿送法
 司遵照 詔旨從重處治則人心知畏法令不撓中
 興之治 陛下可垂拱而成矣

思患預防疏 周用

臣考之古圍師教圉人養馬冬廐夏房冬寒則煖之
 以廐夏炎故涼之以房其順時調燮以善其生者無
 所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民居稍遠極
 目荒墟曠無室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
 致暑雨蚊蟲之生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逃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九

避 陛下鑒其弊近 命科道官點閱此誠防閑之
 至計也然既有以防之寧可無以處之乎又况迄今
 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侵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
 處所為今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數座使軍
 士分地而牧割屋而居馬亦得以就其隱庇復於居
 中建立廐宇以處領 勅之官使得便於點閱庶幾
 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永固矣 臣等前踏地至香河縣
 神機營草場係太監覃昌姪覃綱管業 臣等丈量之
 時道路稱快問其所以緣覃綱管庄之人倚恃聲勢
 擅作威福收斂之時征求百端佃種之家遭其漁獵
 納之覃綱之家者十無二三管庄之人所得者常居

八九連室與嗟無由控訴夫羣網已故太監之姪耳而管庄之人倚之尚足為害又况非羣網比哉且陛下損數畝之地以厚左右勤事之人若未為過而不知其轉展委托毒民歛怨有如此也即一處而觀之則凡權豪勢要之所謂庄田者其征利禍民營私歛怨大率類此今草場之為庄田者陛下既令臣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夤緣左右復圖奏請者未必無也臣願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絕小人之營求則國體正而人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一人四海之化始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有皇庄牧馬之地陛下為天下之主聖母享天下之養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是晉天率土莫非皇之庄也豈必於其間復私頃畝之地收數斛之租然後謂之庄哉臣以為官闡之用設有不贍取府庫之積以益之使不失庄田歲入之數則上可以愉聖母之心下可以舒生民之害矣願重自裁抑罷庄田以益牧地凡各處之名為庄田者由此而悉屏棄之則奏討之門自杜矣臣又見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玉王鎮等住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庄田以裕其食用此固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於饑寒流為劫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未慕慕

也臣詢之於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營略同臣稽之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昔聖王於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况慕義來歸居於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哉况其間習於土俗而精騎射者不必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遐邊之卒手不能孑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臣願陛下留神於無事之日加恩於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矣若夫達官之閒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材力超眾騎射絕倫之人散之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竊見錦衣衛已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通行查單之詔書後有奏擾重治之勅旨抗違玩侮情法甚明無容於詳著辭說者陛下曰兵部看了來說豈許之邪邦奇等之奏至再至三至於六且七矣終不一懲其奸若縱之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之楊王錢寧邦奇等以賄納身甘為鷹

安磐

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構會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揮挾之財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法司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買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間死者填獄冤苦之聲籲天無從幸 陛下晰其奸蠹首下查革之詔少紓人鬼之憤然不追及致死無辜之罪不藉其害眾成家之產或降其級或令冠帶於 上恩可謂曠蕩浩溢無涯矣而邦奇等日生怨望不自悔戢敢於抗違撫拾原勘肆然無忌動若有憑意者 陛下左

皇明詔

卷之二十七

十三

萬曆

右之人以身設利陰主其中欺故凡為之申理關說者皆姦黨也不可察也不然邦奇等情 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虞該科之叅駁其曷敢邪且該科批邦奇之奏尾已六具叅矣而該部該司未聞引詔曰當查革引 旨曰當重治束之凡閣漫無可否名則立案不行實則不肯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煩瀆者該部該司成之也况邦奇等號於眾曰該部言非本部不爾施行但該科既以叅出臣愚以為大臣理國當事不應有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 陛下今日收已渙之人心莫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萬方同慶者在 登極一詔中間事體重大關

涉國課者在裁革數條此輩唾手攘臂壞之一朝則屬階之下環而立者然而伺者睥睨而垂涎者將四至譬之隄馬時省日視東塞西築猶有蟻穴之虞今聽其决則水之奔放衝激欲過而障之其為不易較然甚明矣臣為言官皆 陛下守隄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至而暗然及其破壞潰决然後嘵嘵其聲罪可贖哉臣聞法令者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數降其旨下數違其意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先朝為罪人使 先帝結怨於天下在今日為頑民使 陛下失信於將來且新政之初 聖心方堅猶且橫為奏擾如此况一二年之後左右之人為之遊說耳且熟者乎是誠不可不憂而慮也為之說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真者例用查革此於情不堪乃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而後論功真者十一而偽者十九則安可以一真而蓋九偽之罪哉凡此不有所懲則無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 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部成其數奏之辭巧辯厚誣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 陛下念治亂安危在此事之開塞母惑人言明勅該部備查前後 詔旨將王邦奇及寫本之人問擬發遣以杜後患仍許直言敢諫之士為 陛下陳說不使小人遂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甚

皇明詔

卷之二十七

十三

萬曆

預防流弊激勸臣工疏

劉燾

切惟 陛下自登極以來四年於此日御經筵以端治本早朝晏罷以圖治道孝養 三宮以立皇極洗滌宿弊以追蹟前古近者大禮已成 詔示中外人心悅服天下想望治平冀復見 孝宗皇帝之政夫何在廷之臣不能仰體 聖懷早夜孜孜以共成化理一有論列輒輕以朋黨形之章奏臣愚以為此代表衰頹之風不可啓其端於治平之世而當預為之防也 臣觀漢宋季世其間號為賢哲不免自相危言激論互為標榜故姦人乘隙而中傷尋致黨錮之禍偽學之禁淪胥及溺而社稷隨之往事昭然載之史冊故後世願治之君忠良之佐常為之憤歎不平今皇明 陛下清明之朝豈宜有此不韙之言我 國家以周禮建官六卿分職萬幾之政一斷於 朝廷內無專權之相外無握兵之將雖有奸邪無所為施况實無其人耶內官五年外官三年各一次考察論其貪廉賢不以定黜陟其制嚴矣容有漏網則科道拾遺南北交章其在言官則吏部又得請旨奪之外任而倖免者寔少如尚書楊旦侍郎汪偉俱 先朝舊臣累經考察自陳不聞有過而給事中陳洸一旦據拾悉皆指為朋邪擊之使歸此皆不可曉也且國家網紀法度昭布森列 陛下神聖天日在上群臣檢身救過之不暇孰敢比周為患近日議禮之臣各執

已見不能將順 德意幸賴 陛下明斷又經 詔示群情翕然以定向書席書言事欲有紛更已屢蒙 聖諭量必知檢給事中陳洸事有案卷荷蒙省令退避即令行勘又之公道自明學士方獻夫乞歸一疏又蒙 特旨諭以安靜 聖心於此已洞見群下之情矣但今二三之臣宜深自譙退使有問者必曰今聖人在 天子之位大禮一節天叙天秩斷自 淵衷如某等何與焉如此則不失臣子敬君之義昔成王稱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則各臣學識未到亦其所短也常人之情無所懲則不知所警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特賜 天語戒飭務使在廷之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以撫五辰以成嘉靖之治以無貽後悔自玷於 清時况邇年以來邊卒強悍兩弒撫臣而國威重損大勢回賊犯我邊鄙甘肅之地危於一髮致勞 九重西顧之憂在廷之臣不知何能輔 陛下以振國威以弭邊患也三年之內四海之中大半災傷饑饉之餘死者夫至病者未起流移者未歸矧風雷星宿之變禽獸蟲蝗之災山崩川裂天妖地異 上帝所以譴告之者可謂極矣不知在廷之臣何能佐 陛下以足食足兵也 國家養士謂何所以匡濟時艱恐不在

區區口舌文士排擠角勝之間此則 陛下所當聽
策群臣以圖有為監之往古驗之目前猶當漸銷異
論極力隄防以救將來之弊也 臣又聞伊尹之告太
甲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益告舜曰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孔子稱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
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陸贄告其君曰諫者多
表我之能受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彰我
之能好諫者之漏洩示我之能容然則法祖親賢聽
言納諫此 陛下君人之體也 大學曰人之有技若
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
容之諸葛亮曰開誠心布公道廣忠益集衆思又曰

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大臣之體也書曰敬爾有

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此群臣之體也孔
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此諫諍體也司馬光曰先其大
後其細先其急後其緩此言事體也趙抃曰君不幸
有註誤當極力保全之小人雖有才能當排斥之不
使安其位程頤曰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
無過中求有過此彈擊體也凡此四者又皆言官之
體也伏望 陛下因臣之言而思之朝夕敬慎以立
君人之體由是 法祖親賢聽言納諫察忠邪之分
明理亂之原則舊章成憲不宜妄更老臣耆舊不宜
自遠而骨鯁直言之士必示優容以廣聰聽如侍郎

胡世寧所論更置言官選以部屬此劉瑾時弊政恐
非 祖宗之舊如聽行其言切恐緘默者留而敢言
者去矣楊旦汪偉察其無過宜當召還科道等官以
言得罪及議禮謫戍之臣俱宜量移內地或復其原
職死事者矜恤其家以示 陛下大造之仁夫元首
明則股肱良由是大小之臣以及諫官各宜篤守居
官之體以勉盡職業以無負 國家養士及任用之
意如此則官守者脩其職言責者盡其忠時艱可濟
嘉靖之治可成而所謂朋邪姦比之說亦自銷融於
春風和氣中矣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 聖德疏 張嵩

臣惟君出令者也臣承君之令而致之下者也令出

於公孰敢不行以自取夫抗犯之罪也我惟拂於道
於是乎始有不敢承令之臣矣近者 陛下誤聽太
監崔文奪取刑部見監犯人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
該部尚書林俊等執奏不發 陛下責其違旨竟以
奪之臣工相駭父老私議皆謂 祖宗成法鎮撫司
因送法司問未有奪之法司而付鎮撫者也惟正德
年間劉瑾錢寧竊 國威而移 主權始變亂之不
圖嘉靖之治復有此舉以 陛下明聖豈昧殷鑒直
以崔文巧於蠱惑 陛下為其蒙蔽致然耳夫 祖
宗立法深意攸存萬世子孫慎守非 陛下可得而

更之法官可得而曲從之者也况刑部為天下首德之地法不能守何以示極恣奸長暴他日不可救藥胥自今始矣此臣等所以執奏而不敢曲從者要亦有見夫取罪輕而守法重也且君之於臣忠信重祿大臣尤加隆焉凡以欲其奉公守法以弼成治理而臣之自信所以結主之知以免圖報稱者亦惟以此而已 陛下即位以來優遇大臣每出 溫旨俊尤荷褒留顧非以其學術之正名實之隆爾耶迺今旨意嚴峻不亮其執法之公是視之以容悅之臣耳惡用褒留為哉夫俊不得其職必不安其位不安其位必去徇一官豎而使老臣去 國臣甚為 陛下惜之且 聖諭近又曰着鎮撫司從公問是為俊等不能從公者手竊原 聖意欲逐崔文之計而又不安廢俊等執法之公故不得已姑為是少慰之詞耳豈所以推心置腹而敬信大臣之至意也哉 然崔文所以徵寵而不可解者徒以設醮脩齋妄言不可必之福以欺 陛下諸臣連章論劾竟置不問遂使驕橫得志以致 祖宗成法至文而再亂之必待其釀成瑾寧之禍始為之處則晚矣伏望 陛下少申睿思大奮 乾斷俯從左都御史金獻民之奏科道諸臣交章之論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究問崔文治以誘引變亂之罪則直氣爭輝群情稱快而中興之

治遠邁商宗矣

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疏

章僑

項因旗校王邦奇等乞恩比例復職 陛下答之曰該部看了來說續該都給事中許復禮等反覆論辯其不可乞將王邦奇等置之於法為小人首亂之戒陛下則曰該衙門知道 臣竊疑焉 臣嘗伏觀前後旨意大率曰該部看了來說者示所司急施行之意也曰該衙門知道者所謂泛然應之可否之間所司視之以為尋常者也改元 詔書應查應革者一十有三條給事中等官夏言等奉 詔查革官軍旗校三千一百九十員名誠所謂積年宿蠹一旦頓清嘉靖 今曰一大機括也其王邦奇等係先年緝捕陞授人數委的冒濫壞事允宜裁革會題言之盡矣陛下於邦奇等曰看了來說 臣竊以為看其所謂徇私有無之說非看其所謂比例復職之說也乃於復禮等則漫應之若無大緊要然者仰窺 聖意不知何所主持曾未幾時輒自懈怠如此其直以為天下戲乎為邦奇等之言則曰兵部已許我矣為左右之言則曰此彭尚書許他非關我事夫彭尚書或一時無情之言該司不能舉奏致有今日玩事之咎固其能逃且今 明旨之下輕重判然彼玩不知則謂陛下亦已許之矣 陛下左右皆將許之矣所不然

者臣等科道天下人心 祖宗在天之靈耳然則又非獨該部之罪也則其搖唇鼓舌引類呼朋鼓足極倖之門抵掌玩侮之術何足恠哉凡其袖手而畫籌陰行以倖成者且三千有餘今茲舉以邦奇為試侍之以恕則闕然而起繩之以法則帖然以伏此其情狀大畧無難見者也又如淨身男子千百為群雖曰死灰尚有復燃之心張銳張樞等鷹隼在籠每遇秋風不無飛揚之志此途一開不可復止決隄而欲思版築之功燎原而後求撲滅之術雖有智者莫能繼其後矣然則如之何亦曰治之而已矣禁之而已矣蓋此關於 國家也甚大革之則安復之則危革之則治復之則亂革之則進君子復之則進小人革之則為嘉靖復之則為正德其機如此一反掌間耳豈不大可寒心也哉近聞該部具本執奏思舉其職以補過也伏望 陛下振乾健之威赫雷霆之怒細覽該科之奏 特允該部之言將王邦奇等拿送法司從重問擬以警其餘實 國家無窮之福也苟或依違可否之間仍前不斷之 旨如此等輩終無寧帖之期嘉靖新政乃 陛下自壞之耳天下事尚未可知也

乞寢貧圖以保元化疏

章儔

今者道路傳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差挾紫實錄帝

管織造事之有無雖不可知臣竊為天下慮焉蓋瑤力有通神之便智有移主之機萬一 天語既下而爭之祇益見其難矣請得而預言之可也維我 皇祖立法垂訓酌天地之中貫百王之義載之 會典可攷也間嘗伏觀織造之 令有曰凡供用段疋及祭祀制帛等項須於 內府置局如法織造每歲供用段疋務會計歲用數目并行外局織造由此言之內局以供 上用外局以備賞賚焉耳絲料則有常賦人匠則有常役侈靡則有禁織巧則有罰服澣濯以臨朝躬儉約以率下是道也傳之萬世可也不知因何兩浙等處添設內臣二員專管織造正德年間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三三 或以萬金而付一人或以數人而守一缺參隨狼虎其雄名色網羅之密如初任有所謂拜見焉歲時有所謂節禮焉各項有所謂分例焉科派有所謂解扛焉樣段動以數千疋造多逾本數稍有未足立時退回甚者或裂之矣故有變產陪官鬻兒抵罰今歲織造之家未歲荒蕪之地凡諸疾狀何可具言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言民窮矣又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院彼牽牛不以服箱窮斯病病斯怨為人上者之有念於此也不亦可為於邑也哉伏惟 皇上改元一詔凡係新添內臣俱已革回與天下相休於無事之中豈宜復有此舉 臣浙人也偶有所聞地方祈

焉誠恐管帶未已必有專差界門一開諸弊皆作鎮
守買辦也市舶採辦也不獨一織造之弊也江西燒
造也陝西織絨也南京龍衣也畿甸皇莊也與
凡添設者之率而路也又不獨一浙人之病也則
朝廷其失信于天下乎矧今南直隸等處旱魃為虐
疫癘大侵浙江寧波等處倭寇遺患沿海蕭然四方
災變報無虛日正謂有九死無一生也為民父母痲
瘵乃身可使手足自斃之耶夫百姓安則朝廷尊
中官榮焉反裘負薪皮盡而毛無附焉此謀者其亦
不仁甚矣伏望 皇上慎乃儉德鑒于 成憲守
明詔而不移視嘉靖如未至自奉寧如 太宗之衣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三

敵垢而思所以覆冒乎天下中官寧如 高后之補
故衣而思所以慈育乎萬民賑濟有實 惠蠲免無
虛文可也如梁瑤者叨居列鎮苟懷利圖上負 天
子下負百姓矣乞 勅司禮監移文痛加戒飭并將
其所差及近日各處貪緣幹辦之人通行查究以破
奸究之計以塞禍亂之源是謂垂衣裳而天下治見
今日之堯舜焉何其幸與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解一貫

近該內織造局題差內臣前去蘇杭等處提督織造
該部議處以為未便 陛下竟允其所奏始而臣等
科道等官言之 陛下不聽也臣等不勝愚瞽之憂

豈在廷大小臣僚所言皆非無一人之可信無一辭
之足取哉臣等科道小臣議論固不足采而喬宇楊
廷和等皆老成大臣亦無足采哉何 陛下之不聽
也夫科道者 陛下之耳目也大臣者 陛下之股
肱也而 陛下則天下臣民之主宰也絕愆糾謬知
無不言者臣等耳目之職也扶危持顛以道事君者
宇與廷和等大臣之職也而明目達聰從善如不及
改過無少吝者豈非 陛下之盛德哉今此織造之
差臣科道等官以為不可九卿大臣亦以為不可至
於 內閣重臣又以為不可 陛下堅執一不之聽
臣等恐耳目股肱皆失其職而天下之人聞之以為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三

廷臣無一人是信足取矣 陛下孤立於上群小蒙
蔽於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夫 上用袍服誠
不可缺不可緩但有益於事無害於民 陛下差之
可也必差內臣而後足於用否則不然 陛下差之
可也歲時豐稔百姓富安 陛下差之可也今此三
者未見其有一可焉何也觀 先朝差此官時陽假
進 御之名陰肆剝削之計供 上用者纔一二私
帶造者常八九是無益而有害矣 陛下何為而不
聽也又觀該部議處物料令彼處司府官買辦織造
令彼處鎮守官提督必期於足用不失於後時一有
所誤責有攸歸如此是不煩差官而照用自足矣

皇明疏鈔 卷二七 三

陛下何為而不聽也又觀宇與廷和等之疏 陛下念天下凶荒各色錢糧尚且蠲除 慶成大禮亦已省免獨織造之差不為停止是哀矜之念徒事虛文又况地方流徙死亡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文賣不得則母子相持大痛投河而死讀之使人酸鼻而不覺其淚下是歲凶民窮之極也 陛下又何為而不聽也 臣等知陛下至仁之主有天地父母之心豈忍恣然於此是一時惑於左右誤聽之耳夫大臣者立於廟堂而佐天子出令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即今喬宇楊廷和等 陛下既以為賢而置之具瞻之位

皇明疏錄

卷之二十七

十四

李華

矣中外亦以為得人矣顧乃一切以為非計而都不用其言是徒備其員也非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之道也中外之臣聞之皆曰彼密勿大臣尚不足聽我等小臣何益於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非導之使言也彼為大臣者豈能安於其位而有志經世者亦豈肯隱默居官執昔人告君之辭曰木從繩則正石從諫則聖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此言受諫之美也又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順之則喜而有福背之則怒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此言拒諫之失也 臣

等待罪該科有言責之任義不容以緘默故昧死為陛下再陳之伏望 陛下聽宇與廷和等所言收回差官 成命只照該部原議施行則大臣遂以道事君之忠 皇上有從諫如流之美而臣等區區言官之責亦少塞矣干冒 天威無任戰懼之至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璜

通者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奏乞換給 勅書始而該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雖衆 聖意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默故敢不避狂愚再瀆 聖聽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所以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勢背於理則不可行違於法則不敢行阻於勢則不能行以是三者而律鄧文之請殆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兼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要兼管將為國而利之乎抑為己而利之乎為國而交征利者必危為己而放於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屬階於已於國兩無所據欲無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於撫按文欲無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為之乎會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即成民之亂以理為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參提職官及罷閑官吏矣鎮守各官而乃參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知撫按其將何事况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即係編民彼有何事而亦欲參提

皇明疏錄

卷之二十七

十五

王璜

之邪此理之不可者也大明律內一款曰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守不得參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曰在外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許濫受是鎮守不得濫理詞訟也以此推之鎮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太祖高皇帝例行於列祖而經孝廟圖點頒行者也文能知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心也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可以治者也理訟拿官則奸宄者將挾訐薦賄以求逞善良者皆積怨含憤而罔伸世未有惠奸宄賊良善而可以治者也夫理不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文乃肆為欺罔甘於首禍朦朧而請之罪固不容於誅矣向使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焉而執奏之則當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輕舉妄動即與會勅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覆題曾謂堂堂本兵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哉若曰不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用彼相若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陛下因臣等之言覽前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勅書收回明正鄧文之罪戒飭該部之悞惟期治道之有成毋拘成命之已發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信 詔令以蘇民困蹶

黃臣

臣聞儲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自古英君誼諱未嘗不以為重臣竊以為大地自然之利但當愛養之樽節之以藏富於民而已况可歛之耶况可非分以歛之耶臣等伏見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乞勅南京守備轉行南京御用監委官并南京工部委官一員公同前去直隸蕪湖抽分廠并龍江尾角抽分竹木局委官處抽分杉木板枋等料數內揀選印記陸續關支就著彼處軍衛有司差人搬運本監委官管運赴京交收應用等因續該部執奏前事奉聖旨該監所奏竹木板枋准抽取陸續解京應用欽此

皇明疏鈔 卷二七 三十一

臣等聞命以來驚愕失措多方詢訪極意思索稽諸國家之定典而罔弗戾徵諸異代之數法而罔弗合求所以將順綸音而終不可得是以昧死上言

洪惟皇上龍飛之初即下明詔先朝弊政剝剝無遺節該荊州杭州蕪湖三處抽分廠專為打造糧船或造供應器皿而設以省科派小民之計近來兩京各監局相沿具奏差人赴蕪湖廠支取杉楠等木數多又有內官監差官中半抽分二年有餘致將造船銀料不敷支給累及運軍出利揭債缺船運糧耽誤國計原差太監李文等詔書到日即便回京以後不許援例奏差欽此除欽遵外當時此詔一布

天下軍民如出更生以為堯舜垂拱人人踴躍思
 太平夫何甫及四年該監遂有此請 陛下遂有此
 旨况蕪湖抽分竹木查自正德十年 武宗皇帝額
 外添取以供泛濫之用今 陛下愛人節用出於天
 性何用此為姑以裝載起運一事言之所費已為不
 貲其民已見不堪以故南京兵部尚書李克嗣等以
 為不可南京工部尚書崔文奎等亦以為不可南京
 吏科給事中彭汝寔又以為不可况昨漕運總兵官
 楊宏題稱事故火燒漂流等船二千二百餘隻議欲
 查催蕪湖抽分未解木價買料打造尚未至於中官
 抽取也今又遣中官矣推斯舉也破裂 祖宗之成
 皇明詔鈔 卷之二十七 三二
 憲蹈襲 先朝之弊政絕商賈通財之脈傷江淮轉
 輸之力奪運舸以困漕河疲武士以妨戰守騰謫涕
 怨鬱抑人心誠足以上干 天和下召民亂 陛下
 何樂而必取之於此以為供用之器不可以或缺等
 威之辨不可以終乏耶 臣又以為 祖宗以來未嘗
 專遣中官抽取而用度甚克等威亦辨姑以近事言
 之 陛下詔罷抽分亦已四年其四年之間服輿器
 仗亦未聞每每告乏何急於此抽分為也抑何急於
 遣中官為也伏望 陛下念民財之當惜民力之當
 紓俯從工部所請收回中官抽分之命其蕪湖三處
 木植仍令照舊收支脫或缺用內而該監外而該部

自有定制必充裕供應仍望 聖明於凡非時之
 不急之務一切 罷舉上以弭 天變下以來民順
 天下幸甚

舉欺弊明法守疏 鄭自璧

近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將考選過騰驤四衛及
 牧馬所千戶軍政官員職名行移兵部劄仰前項衛
 所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欽依是欽此 俞命既下
 臣等意以豈近日奉有本監考選 明旨而未經涉
 本科耶猶可諉也或已經本科而臣等昏眩失於駁
 正耶職掌安在方深驚愕隨該兵部執奏始知洪等
 之作姦非待罪者之缺典也查得嘉靖三年該兵部
 皇明詔鈔 卷之二十七 三二
 議得騰驤四衛所官員合無照舊考選題奉 欽依
 是騰驤四衛免考欽此嘉靖五年又該本監題欲將
 前項衛所官員考選畢日開寫職名移部銓註奉
 欽依騰驤四衛免考欽此是誠 陛下人惟求舊政
 滌煩苛黜陟之司既不奪之該部造膝之請又重違
 手近人 睿思經營曲盡善美豈知洪等一任矯誣
 不思 德意乃至事拂乎經法乖乎律又以累 聖
 治而孤 陛下也孰何則予奪廢置柄於人君而中
 外臣工則風旨是承而不敢易紀律者今免考之
 旨於該部之議既已昭布於前該監之奏又行申重
 於後丁寧至再雖遐陬絕漠少知法守之人且不敢

犯而况至尊轂下天日照臨號稱近侍者敢剛愎恣
 橫抗違無忌也哉又查得正德十六年本監谷大用
 為考選事題奉 欽依照例著本監自行考選欽此
 大用得 旨之後方行考選自今觀之政體紛更至
 正德末年亦可謂盡矣專橫擅權至谷大用亦可謂
 極矣刷剔弊端貶抑佞倖至我嘉靖似可以無議矣
 大用尚不敢要 君矯 詔於紛更之 朝而閻洪
 乃干紀敗度於理安之世殆將誰欺况其所考官員
 臣等訪求累日秉章縮鑰者非勢豪明託則賄賂陰
 行搆局理屯者非宿昔慙慙則臨期鑽刺甚者一字
 不識訛臭猶存而亦得以參手其列擬議欠當榮辱
 皇明疏鈔 卷二十七
 任情抑人公行奏牘且曰移兵部謹選施行據茲狀
 迹則是法由彼立命由彼出周 朝廷而不有失律
 以 祖宗之意竟當何如且錦衣衛亦嘗奉 旨免
 考該衛亦未徑自考選遇缺旋為推補而已雖於程
 度不無有乖而典幸存終將可復豈若今之部擬
 如此其確 綸命如此其嚴例之別衙門顧如此其
 異是乃 朝廷務簡靜而洪導之以紛紜 朝廷自
 含容而洪啓之以聰察 朝廷任舊人而洪貢之以
 新進 朝廷絕祖武而洪誘之以更端本兵樞要為
 奉行移劄之司黼黻尊嚴為巧肆欺誣之地狎雷霆
 震駭日月之照近臣如此安在攸宜即今假借不

究誠恐柄馭潛移紀綱寢弛黜陟大事尚凌替而職
 為進止小端將蔽欺而莫憚等之而上亦曰殆哉參
 照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怙寵行私懷姦作惡典彝肆
 蟻不思上損微猷予奪擅專惟冀下伸貪慾竊弄威
 福顯著不忠屬視部司公然不遜凡此舉措俱是厲
 階論其最尤洪為首倡厥罪不惟彰哉如蒙乞 勅
 司禮監備查節奉 欽依曾否許其考選今茲具奏
 是否朦朧罔 上務見明白將洪即 賜黜罰前項
 應考官員 俯從該部所擬兵部會同都察院從公
 考選 陛下若或姑欲保持兩全無害收回今次
 成命止將洪等痛加戒飭考選官員悉令如故開到
 皇明疏鈔 卷二十七
 揭帖亦寢判行中間果有年老事故罷輕貪墨不堪
 任用之人本監陸續奏行黜退照缺選補庶 朝廷
 之權柄不移該部之職掌不失蒙蔽者知懲而效尤
 者不敢矣 臣與洪等素無睚眦只以職掌所關責在
 人前言居人後無任媿懼其若跡無微驗詞涉譸張
 則當俛聽罷黜以謝洪等
 慎予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臣聞人君之道在修己以治人無失己以徇人脩己
 以治人者事無巨細必揆之以理人無親疎必御之
 以道終日欽欽不敢少置身於有過之地失己以徇
 人者請託得行奸貪遂矣私恩曠蕩闕失遂矣害不

于下而怨獨歸于上二者得失甚明實非難辨但情
愛之私易溺欺罔之計易墮少有不察鮮不至于徇
人而不自知矣 陛下聰明天啓應時而出親見當
時之弊臣仰窺 聖心豈不欲一振而新之使 治
高千古 名冠百世與堯舜爭先乎必不肯習前弊
蹈舊轍甘于徇人以負天下之望也故 即位之初
善政叠出如裁革傳陞乞陞之官負取回買辦之內
臣禁約鎮守不許干預錢糧詞訟侵越諸衙門職掌
除天下之大弊造天下之大福孰有要於此者天下
臣民歡忻鼓舞皆謂太平之福豈踵可望也於今五
年矣不知 陛下以天下為治乎為未治乎比於

皇明疏

卷之二

三

李大本

即位之初為過乎為不及乎 聖志之所為者為盡
副乎為未副乎 陛下試熟思之當自有惕然感發
不容自己者矣夫奸欺之所以誤人國者孰不始于
利其身哉今左右近幸之臣今日乞一事明日乞一
事不知所乞果於 聖政有益也耶無亦自利其身
也耶利歸於奸欺而政因以病欲望治也斯難矣臣
姑舉一二大者言之張忠為官匠工作乞陞官蓋欲
市一己之私恩而不顧 陛下有官人之失也才承
請差織造羊絨袍服蓋欲罔一方之厚利而不顧
陛下為儉德之累也賴恩乞照例兼理沿海地方鄧
文乞照成化弘治年間換 勅豈不為有所援引可

以欺罔而得濟其私哉抑不知竊弄權柄擾害地方
其於 陛下守法愛人之仁所損不細也 陛下于
此少加詢察必知此輩利其身而不顧其 君且將
罪之不宥矣奸謀何由遂哉 陛下倘未察之隨所
乞無不應之如響該部執奏勿之聽臺諫執奏勿之
聽既輕信而悞于前又吝改而持於後是其為鄧文
才求張忠賴恩輩謀則誠善矣其如 陛下何如地
方何如茲不近於失已以徇人乎夫心之察與不察
所係之重如此寧可忽也耶臣嘗以精一執中之學
上陳 天聰望 陛下為堯舜矣雖誠意未至愧無
足以感格然區區忠愛之心終不能以自己伏望

皇明疏

卷之二

三

李大本

陛下俯聽臣言深惟自愛之計將鄧文才永張忠賴
恩輩諸所乞請盡行革去仍各加黜罰以懲其奸查
臣前疏 賜垂睿覽繼今無幽無顯無巨無細必加
精察持守之功使無一事之不當乎其理萬一有誤
即從言官之論則奸欺莫逞 聖政無愆太平可致
堯舜真不難為矣然 臣臨楮不能無感焉昔宋儒朱
熹嘗入對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百世之下
猶有遺憾 陛下勿使後之視今復如今之視昔則
非直臣一身之幸實 宗社生靈之幸也

遵 成法以重民命疏

蕭廩

本月二十三日該錦衣衛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

1. 413 戶部全書第 10 版正內

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等刁惡錦衣衛去紅門柳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臣惟恐朝設立法司職掌庶獄凡一應大小事情皆當付之聽理然必具兩造而後其情之曲直可辨必據律例而後其罪之重輕可明今查王印等許奏積書劉儒交通苑官大肆侵盜等罪太監孟冲亦奏王印等久不應役誑騙官銀等情論苑官海戶統攝之分則王印等如果逃役騙財固孟冲所當察治據屬官被本管非理凌虐亦聽開具奏陳之律則苑官如果欺君虐民亦王印等所得奏言是其彼此攻訐虛實未明正宜併行法司速為質成可也先奉 欽依不問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三

劉儒而止問王印等不送法司而止送鎮撫司中外臣民已共驚異以為 陛下仁孝根心素守 祖宗成法何以有此今者該司具奏未經平允而遽奉中批未賜矜疑而特加重罪中外臣民又共驚異以為 皇上明慎用刑素存 欽恤至意何以有此抑豈左右之人陰為黨護之計以故回易 天聽重撓法紀乎夫孟冲奏實未有質證安知其為實王印等情虛未嘗覲許安知其盡虛即使本犯果有柳號充軍之罪未備兩造亦不足以服其心况查 大明律例其罪似不至此今乃積情以就法重法以快情恐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也王印等固不足惜其如

皇上何哉法司縱不足惜其如 祖宗何哉臣任言責巡視南城前者錦衣衛之費 帖拿人今者王印等之囊頭就成皆在臣巡視地方且見二日之內士民動色道路興嗟竊謂此雖一事之失一夫之微而上為 祖宗成法 皇上盛德所關下為法司職掌黎庶生命所係不得不為 陛下言之伏乞 皇上仰 成法之當重 念民命之不可輕 勅下法司將王印等并劉儒等一千人證事情從公鞫問如果王印等刁惡情重查照律例奏 請究治倘或別有冤苦亦許其母泥 成命奏 請開釋庶法自不撓民自不寃法司之職掌以明而 陛下之 欽恤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三

盛德愈光顯矣 臣 干冒 威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復成法以慎杜姦萌 張鹵

近該上林苑海子海戶王印等及提督上林苑海子司禮監太監孟冲各累奏事情續該鎮撫司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等刁惡着錦衣衛拿去紅門柳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先後節據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刑科給事中魏體明錦衣衛千戶溫堯民等極 請當以其事送赴法司既而戶科右給事中李已試監察御史蕭廩劉良諤復申前 請皆不蒙 允俞且於已疏又欽蒙 勅旨朕處了臣下強



辯是何禮該衙門知道欽此夫自古及今人臣非喪心病痴孰敢與君強辯哉但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子不忍以父一事不從而輒忘幾諫之誠臣不忍以君一事不從而輒昧匪躬之義今日之事臣猶有不得不為 皇上言之者其印冲各奏情罪重輕事體虛實臣不暇更論但 祖宗二百年來無不許輔臣與聞之政令無不由法司詳讞之刑獄此我朝美政家法為能遠過前古今孟冲何人特欲遂其所為甘心於王印之私乃陡使 內閣不與聞法司不詳讞一任其姦欺巧幻即仰煩 皇上從中議法親自處分凡枷號充軍悉如所擬 皇上試思在 祖宗時雍熙治朝精明初政果嘗有此事乎且將置 內閣法司於何地乎 皇上何不更近思王振劉瑾諸人之禍豈嘗遽底滔天哉其機正起於今日傳二旨明日擅一令當時閣臣不能力爭於 上前而極辯之致 內閣之位望日輕今日干一政明日亂一法當時六卿不能力爭於 上前而極辯之致諸司之職掌寔失遂一舉滔天 三朝未靖追思往事猶可寒心故 先帝初年廓清大政惟首禁中官所以坐收四十五年淪浹之人心其機盡在於此今冲恣肆兇殘執迷不悟不惟深文已罪且占恠其齊惡黨助之人如劉儒崔紹孔喬珉亦不肯令其出而伏罪

以少伸 皇上之明法即此而推勢將何所不至不乞急 賜處分竊恐其恣肆日深探視日熟此巧幻機括不但可加於王印將使 皇上國事日非而大不可救此臣所以披瀝肝膽再籲 君父者誠非為一區區王印惜也伏乞 皇上大鑒覆轍上法先帝俯順群情將冲即重加懲究斥逐仍將兩疏有名人犯俱付法司從公擬斷另請 聖裁自後政令必商同於內閣刑獄必盡付於法司中官設有不法如冲即痛加裁制不使得互相效尤縱肆以陷明法此尤萬方臣民激切至望不但臣犬馬惓惓之私而已伏惟 聖明斷賜必行幸甚

皇明疏鈔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方補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七終